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一一册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EB60/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一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一一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偃曝談餘二卷

〔明〕陳繼儒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祕笈本

戒菴老人漫筆八卷

〔明〕李詡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五年李成之世德堂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戒庵漫筆八卷》提要

戒菴老人漫筆序

利城蕃有李先生云先生名詡字原德有道君子也歸戒菴老人名所著書曰漫筆〻〻者不以品列不以類分不以甲乙次第為先後隨事輒紀隨紀輒書故云漫其書浩汗縱橫闔闢變幻鴻纖幽顯靡所不有不獨成一家之言且也談衆作之奥此之為書比〻者哉蓋不博古者不曙千秋不通今者不鏡當代不諳大隘而不廣不語細昧而已嘗不明經不窮列瞿淵源

不閲史不識古今治亂不譚詞賦
風雅者喪不採名理精微統絶
不談覽不淹通不蒐羅不闚肆
不論俗不知萬媸之隱不述怪不
窺六合之外不談諧不玩世不神
仙不滑稽不表忠貞人倫不顯不
載兇俠構机遁藏故皇農羲昊
以博古廟謨郡乘以通今四方上
下以語夫男女居室以語細詩各
禮樂以明經累朝歷國以閲史
雕龍纂組而談詞賦道役性命而
探名理丘墳汲冢醫卜農圃而
談覽天人王霸窮髮鬼夷而蒐
羅街談市諺風土柔封而語俗牛
鬼虵神豕立石言而述怪射覆滑
稽談言微中而詼諧飲食沖舉
驂鸞馭鶴而神僊俠客秋霜靡
軀碎骨而表忠貞隱慝纍纍行惡
貫盈明而載兇俠斯非所謂古書
可愕可情手懲嬉笑怒罵皆是
文章者耶迄以代荳瓿之筆應
所患之求矣馬遷採七十二家言
而成史記異時
天子開石渠虎觀詔諸儒撰一代

正史是編寧能含楙先生少游郡
學試必高等七應郡試悉報罷
晚入南雍一謁選人即棄去舊知
居要津者絕不交通或欲式廬亦
避匿有司往往勸駕稽顙稱主臣
而已踐更租庸先期而辦曰我寧
徙役不往見也歷年八十八始卒
故自名老人嗟乎棄何不樸遽
移國老廉吏之列祖劄黏醻授
几與杖以賚
休明至理乃終老田野汶汶而沒
與非有司之過與屬余序者從

孫如一首名鶚聯今以字行亦號文
能繩祖武者也
太原王穉登撰并書

重刻戒菴漫筆叙

江上藏書之富夙推李氏得月樓蓋自戒菴先生博綜古令殫心著述子孫仍為世業重購精儲踰於鄴架余生也晚未及執鞭先生韋與近復兄弟敵世講獲入鄉嬛而

窺究委當纂脩邑乘時得藏說小萃多采入以徵文獻會乙酉之變王謝燕去烏傈鈌飛先生家遺書亦俱散失如羅坑厰不可問矣裔孫汝集適追弓冶力續薪傳重鋟先生漫筆以行屬余為叙〻曰自

先生家遺書散失說者謂積書等諸積金多藏厚亡均為烔鑒是大不然錢財隨積隨掃即金穴銅山何足寘喙若書籍乃乾坤之光澤作述之精神也自祖龍一炬來屢經刼運而筆山墨海填塞雞林有

當燬而存無當存而燬則以名山大川之所護持好事家之所薈萃賢子孫之所網羅壽長於鼎鐘而數超於陵谷有斷〻不可湮沒者憶董文敏總裁國史時特欲詣近復家披桃函以資華瑲茲漫筆為

叙三

漫筆目錄卷一

論存經議經　大雄黃
辨珠法　腊字
文士潤筆　燒成骰子
古塚犀蛉光　倒掛鳥
接脚　殺邊樂
文進不遇　畫士二呂
石崗石斑魚　江陰人題昭君圖
北門周烈女　李楊二相
考功賸聯　姦盜皆以詩免
端陽競渡圖　不落英不落莢
鹿鶴雌雄　南都打春
男子生產　江陰鄉賢名宦

錢寧晒衣　論眉鬚
獸皮　丘氏蘭亭
牙牌排衙　一乳三子
玄妙觀鐘磬　京城雨錢
郭載幼穎　塋籙
南京謠　諸皋記
周髀筭尺　偃遊祈壽
班般字韻詩　宋時江陰劉谷
辨姦論族譜亭記　淸明上河圖
半印勘合戶帖　閹寺騷擾
東坡公據附錦山谷跋語　犬怪
在官有族犯皆去職　江陰朱子同年

江令精察　諸先生
倭國春畫　科場貨普運普藏
胡端敏自贊　梁武宋祖詩讖
骨董門對　鄔駙馬對

漫筆目錄卷一終

漫筆目錄卷二

漫筆目錄卷二終

漫筆目錄卷三

漫筆目錄卷三終

漫筆目錄卷四

卷四終

漫筆目錄卷五

漫筆目錄卷五終

漫筆目錄卷六

漫筆目錄卷六終

漫筆目錄卷七

漫筆目錄卷七終

漫筆目錄卷八

卷八目終

戒菴老人漫筆卷一

明江陰李　詡　輯
孫男如一　校
玄孫成之重鋟

御札

江陰侯停封追叅在靖難時其裔孫所藏惟太祖高皇帝未定鼎以前御賜四札在焉此史冊所不載者謹錄之以為世寶（札中网興是熊初名）

濟旨教江陰衛指揮吳國興知會即目我用馬軍往淮上取濠州安豐你那里則是守城不須與人野戰你那城中馬軍可撥一百精銳的教忽雷王元帥領來厮殺你料着不妨便撥將來（速）　龍鳳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親筆　吳王令旨教連陽衛吳指揮如今賊寇近我境界下營不問多少則是掣軍的法而缺你則是牢固守城不妨可戰即戰不可戰等大軍來與他厮殺（速）　十二日（押）　吳王令旨教連陽衛指揮吳國興既是賊兵來近境界邊廂須要嚴兵固守城池我城中糧食草料廣有不必便與他戰不必便望應兵你且守兩箇月日我方來救賊人此行不過則是要解泰州之圍這等計量如何解得我既是要征他城子了如何無隄備教他解了圍他若要來時江南船都休出來惹放來上面深入我境我自有分曉泰州早晚下你守兩箇月時泰州先下不要輕意與他戰你不見浙東胡叅政兒子率兵守城如此謹慎長與小厮指揮也那般謹慎你兄弟二人及大小頭目如何不强似他每則是牢守親筆（押）　閏十月十六日徐相國差將千戶報到捷音當日辰牌時分克復泰州城池了當全城軍民盡皆俘獲（速）　親筆（押）（中有省筆）

（一照原監）

祭廟饅頭

祭功臣廟用饅頭一藏（五千四十八枚也）十江寧上元二縣供麵二十担祭畢送工部匠人作飯

駕幸君山

聞父老相傳　太祖皇帝曾幸江陰有駐蹕意登君山望氣謂主山卑客山高遂已之詡少年猶見山有紅墻遺跡在也是時江陰侯家以鰣魚為上供蓋江陰之貢鰣始于此主山謂君山客山謂由里山臨幸為征石牌朱錠（錠張士誠之左孫也）

梁棟注油

工部修　太廟梁棟皆竪立於厰每根頭鑿一竅以滚桐油注之逐水凡牢

鳳陽父老

太祖時鳳陽父老親自上壽以比豐沛至　太宗遷北京大朝年亦舉行後漸廢弛府縣督遣近年有至中途逃歸者命嚴其禁至鎖項批解上京殊失祖宗之意陳學士石亭訖

正德儀衛

武宗在南京儀衛有銅鑄人手掌連臂者或人炊者皆柄長二尺馬上荷之後大白旗有威武二字

輦轂巡更

北京皇城四面巡更諸舖周流傳警每夜內發大鈴從東華門出至後宰門收一一交遍盡七十二枚天明矣

宮女護領

宮女衣皆以紙爲護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江西玉山縣貢

揀花舍人

南京舊制木犀開時造餅有揀花舍人五百名

古陰陽地字

乾鑿度云元皇分雖測問陰陽（注云古陰陽字）坤鑿度云孕靈坤僊（注云古地字）

梁四公

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闖（上音攜下琛去）䨥杰（上萬）魆黼（上蹟下端）仉督（上掌下觀）四公謁武帝

駕幸顧龍山

金壇城外顧龍山　太祖高皇帝時有于高五郎作亂親征曾駐蹕於此今有　御製詞刻石碑

罩甲

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披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士夫有服者

瓊花鎮

浮休薛章憲先生曾至南京淳化鎮主人謂曰我每家被江陰人害問其故曰　太祖時取張編脩到此墜金死以地方不即救護四十家俱發充軍淳化鎮今多訛爲瓊花鎮云編脩乃張嶽仲宜也

江陰異魚

弘治三年九月邑之江濱有大魚橫死長十餘丈首沉不可見腹仰而無鱗衆爭剖之純膏腥重不可食烹其油點燈未幾復爲湖盪去

鎮寺經像

南京雞鳴寺　太祖時有金字華嚴經一部沉香觀音一尊長二三寸以金棺銀槨盛之俱遺鎮寺者主僧住持交代則送禮部易封用印不可輒開

武宗至南京取去知　太祖所留復歸于寺

念佛刻石

雞鳴寺外石壁一帶嵌石十塊俱刻南無阿彌陀佛云　馬皇后幸寺念佛一聲則刻一石

驗月體

先儒言月體本圓受日之光今可驗者予得三事人夜坐月色中身亦黑一也月缺時有暈皆圓二也安南及西域尋斯干城月初已見其半三也

陰陽互藏

綿紙有軟弱而聲甚啞者問其人曰此夏天所造名爲陰紙若冬天造者則有聲因可見陰陽互藏之義先儒言水生燥火生濕曾試觀粘膩之物以水

或湯滌之則索然乾爽生燥之謂也乾物火逼熇久則轉潮潤生溼之謂也亦可見陰陽互藏之義

五行生尅

五行相生一順而生隨時不間五行相尅皆間一物此亦自然不待安排今人論竹云公孫不相見子母不相離亦有此理

禮緯含文嘉

禮緯含文嘉三卷共六十篇天鏡經上篇卷之一自一至十五地鏡經中篇卷之二自十六至三十四人鏡經下篇卷之三自三十五至六十序云紹典辛巳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東南第三正將觀察使張師禹授多言天文災異占驗之說與各史五行

志相類

宣德御畫

宣宗皇帝畫五花馬白燕二幅俱親題賜太監袁琦者燕上柳業飄灑用粉分筋柳幹顫掣學南唐李後主金錯刀法此徐尚書晞家物舊大街戴氏收又歸織墩曹氏

天台奇跡

天台山奇迹甚多寺池中有無腸魚無靨螺螄相傳昔有僧治此二物欲食人見者譏其釋家傳生僧輙放之池中而活至今相生如此

乖崖論陰陽

太極注中張忠定公語公謂李畋曰子知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則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哄嶷

太玄經哄嶷俱去聲無聞見也

木皮代瓦

木皮代瓦今陝西秦州等處房屋猶然

元宵紙船

宸濠曾因元宵用紙造旱蓮船一隻頭作二獅子口俱啣鍰傍列五道士冠皆斜側一竿半青至尾則否徧遊各街問人有曉其意者召來忽遇一秀才見云此甚有意召去問之對曰好一白蓮船兩司

俱要錢五道官不正一竿清不全大喜留宴賞元賓一箇盞江西有五道太守姓甘初政頗清故云

蚌眼謠

童謠云若要江西反除非蚌生眼後城中小兒俱以蚌殼磨穿貫手指中為戲雖官府嚴刑禁之不止果有宸濠之亂

舉逆禍兆

宸濠舉逆日霹靂大震蒼蠅無數集頭上舟行至江中見風不利欲轉問至何地對曰黃石磯音協王失機怒斬舟人

兩科併取

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江西以寧藩之亂缺鄉試嘉靖

元年壬午科并取一百九十人

陸墓促織盆

宣德時蘇州造促織盆出陸墓（俗呼毋前）鄒莫二家曾見
雕鏤人物妝采極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
妙鄒家二女名也久藏蘇州庫中正德時發出變
易家君親見

江陰三勝事

江陰雖不辟制邑然有三事夐然絕倫者余爲拈出
地非帝鄉而有　太祖皇帝故人焦千戶高尚如
嚴光事見寓圃雜記景泰七年丙子秋榜吳啓文
舉以春秋學生發解應天徐泰士亨以書經監生
發解順天兩榜首皆邑人同學今學前有坊額徐

公晞以吏員登八座初授繕工經歷司都事歷工
部郎中進兵部右侍郎遷南京戶部左侍郎正統
初以征雲南功陞兵部尚書曾爲殿試讀卷官刻
錄讎雖江陰人而已事在國史此三事四方鮮有其
一惟合得之益奇

世英興寵

徐世英尚書晞之孫其娶妻乃　英宗母孝恭皇后
之姊所出少時宮禁相習正統某年追憶　勑問
知配與徐晞孫傳赤馳驛來京朝見用平頭巾創
今里老戴以接官者論吏部曰朕豈有白衣親與
他九卿堂上官做科道交章論列　聖旨批今後
再有來說者打掉牙齒僅授中書舍人天順初遂

陞通政使司通政前後閱四十年至弘治初始致
仕益興寵云

妓巧慧

三楊學士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最巧慧一日
被喚衆謂之曰汝能使三閣老笑乎對曰我一入
就令笑也進見問何以來遲對曰在家看些書問
何書對曰列女傳三閣老聞之果大笑乃戲曰我
道是齊雅秀乃是臍下臭盆因其姓名之聲而譏
之應聲曰我道是各位老爹是武職原來是文官
以文爲閣也三公曰毋狗無禮又答曰我是毋狗
各位老爹是公侯侯者猴也

論字體

沈括論書曰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
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唫則取上齊鉚則取下
齊如從糸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
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

神光經

神光經術家妄作之書也無稽之甚

路史

路史宋乾道中廬陵羅泌長原撰多載仙經讖緯荒
昧之說

字音

賈胡藏味都少卿玄敬讀作假而不爲古音泛駕之
馬隙學士晉商讀作泥而不爲叶音學其難矣哉

流賊題驛

流賊趙風子就擒經河南題驛云魏國英雄今已休一場心事付東流秦廷無劒誅高鹿漢室何人問丙牛野烏空啼千古恨長江難洗百年羞西風吹散窮途客一夜遊魂反故丘

歌童書筭奇遇

鎮江楊閣老蓬菴家小僕楊芝江陰徐葵亭其所送歌童也 武宗臨幸見之問其名改賜爲羊脂玉携至京後發回又有鎮江于鵬書筭初字克舉美容儀是時楊令鵬接待 武宗見而問其名對曰于鵬賜字曰萬里其圖書文曰天賜萬里二人之遭際何其幸與

銀杏火發

常州府學銀杏西南一株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火發竅中燄燄水不能沃至二十六日而止樹亦無害說者言本府解元之應是科華鑰也

聽松寺

無錫聽松寺爲二泉公所得有人揭其門云此日暫爲新相地百年還是舊僧居

遊春黃胖詩

白獺髓記開禧權臣因賜南園新成會諸朝士席間分題有賦遊春黃胖詩云兩脚捎空欲弄春一人頭上又安身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爲陌上塵以爲一朝士姓俞所作又怡顏錄載韓侂胄以冬日遊西湖宴南園席間有獻迎春黃胖者命其族子院判賦詩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二詩一也而不同如此丁晉公同夏英公看弄水傀儡夏賦詩曰舞拂跳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三公之末路益兆于詩矣

靖江漂沒

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風潮大作是夜靖江漂沒萬人崇明并沿江亦然

國初諱用元字

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

想 國初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史書無所考見姑記之以詢之熟典故者焉

八歲知畫

元岳柱字止所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柱指陶母腕上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驚異槪此可以知畫理矣

論存經議經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云（程子曰素問必出于戰國之末）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淩儀王伯厚云 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

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僞征頌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注乎

大雄黃

安遠侯柳文家有雄黃一塊重五十斤每年五月用金盆架置堂上過夏乃收沈戒菴說常見云

辨珠法

試大珠以漆圓盤擲下連跳起不定者佳一下直轉者僞

腊字

市肆有鷄腊當隻白煑爲之初不曉腊字之義易噬嗑六三噬腊肉謂獸全體骨而爲之者周禮腊人注小物全乾爲腊

文士潤筆

嘉定沈練塘齡閒論文士無不重財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託以親昵無潤筆思玄謂曰平生未嘗白作文字最敗興你可暫將銀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發興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孫思和家有一巨本錄記所作簿面題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常有疾以帕裹頭强起人請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則無人來求文字矣馬懷德言曾爲人求文字於祝枝山問曰是見精神否[illegible]曰然又曰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好問何清物則曰青羊絨罷

燒成骰子

南京顧英玉璘知許州時掘地中得燒成骰子一沓約兩三百每以六枚作小匣置之歸遺親友蘇州沈辨之與文曾得之

古塚厚蛤殼

青州城北四十餘里豊山下麥地古塚得厚蛤殼俗謂[illegible]蘇四五千枚以錦綺重重間鋪錦皆毀化殼皆隨尖潤就臍作嘴二目雙角短長異狀皆爲鳥形以漆畫之每殼中各色畫樹木人物竹籃紛錯如婦人采桑之狀有在樹上者有倚樹下者坐臥行立種種皆備亦有偕擲籃滿地亦有人頂籃樹底餘率倮形男女交感橫斜俯仰上下異

態不可具言男間有作回回貌并椎髻者婦人或散髮在後長乳尖足毛竅陰陽之物顯然抱持牽挽一殼多者至十數對正類今之春畫然不知作何用耳沈辨之得百枚回又云塚中他物甚多木椀尚存圓背亦異今製銅器皆商金銀者疑爲三代物然僧不始於三代或是北朝時厭鎮物爲近

倒掛鳥

倒掛鳥大如雀綠色宿則倒掛常置籠中以好香薰之則展毛羽受香畢而飲客至置几案間仍以香引之如前展羽一室芬馥

接脚

武宗夏后居五花宮　今上陳皇后立夏后乃退居

小二宮而讓之時御史龔鍾監脩江陰辦事吏王
實常隨出入見宮殿皆不甚高大中置龍龕 朝
廷所坐有金交椅又方木墩甚衆問內官所用乃
宮人祇候傳班短者以此木立之令齊名接脚

殺邊樂

武宗皇帝深解音律親製殺邊樂南京教坊皆傳習
余嘗聞之有笙有笛有鼓歇落吹打聲極洪爽頗
類吉利樂

文進不遇

宣德間崑山畫士謝庭循雖以畫蒙寵終日侍御園
基時錢塘戴文進畫法極高與等輩十八人行取
至京皆不及戴者考試令戴畫龍戴本以山水擅

名非其本色隨常畫龍皆四爪是御 上大怒曰
我這裏用不得五爪龍着錦衣衛重治打御棍十
八發回餘十七人皆得用命也蓋爲謝所軋云蘇
州周東村說 宣宗又嘗問謝曰還有一戴文進
聞畫得好對曰是秀才畫欠精緻是隸家畫也卒
不得進上海陸子淵司業亦云戴曾畫山水進呈
宣宗稱善令謝視之謝指摘其失曰好固好但舟中
豈有穿紅袍釣魚之理遂棄去弗用

畫士二呂

孝宗朝畫士呂紀以翎毛呂文英以人物皆被恩寵
紀寧波人文英處州人人呼爲小呂

石鴿石斑魚

浦城有石鴿大如青蛙待客最貴之物龍游謂之石
鴨西安有石斑魚生石池冷水味佳甚

江陰人題昭君圖

驪山舉火因褒姒蜀道蒙塵爲太真能使明妃嫁胡
虜畫工應是漢忠臣此邑人題昭君圖名時忘其
姓

北門周烈女

北門順化三坊周仲義妻崔氏生女十歲時正德
六年許聱鎖巷曹黼男益益後屢以不才絕婚父
母改議他姓女誓不願而止嘉靖元年五月間曹
聞女尚居室忽送禮復尋前盟周輒拒逐擔盒之
夫且訟于官女聞懼貽辱自是茹素禮神母前托

疾娍詞令鬻棺寄冶衾服凡置靈之所及身後事
一一整備六月初三日夜沐浴更衣書詩二首至
別室易新鞋縊死年二十一歲也其詩曰奴命皆
因運不通變親一念幾時空夜間得夢能分曉此
事須知不苟同又曰貴家數次欲求姻罰誓堅心
拜世尊正直無私未明事只從一死不須論隣人
周天祥女之從祖言其曾祖周效忠本江西南昌
縣人任福建道廉使降江陰稅課大使洪武二十
四年遂占籍云

李楊二相

閩有爲詩嘲李楊二相者云堪嘆涯翁與邃翁兩人
皆起自神童文章政事不多異詭譎奸邪大畧同

考試賣題湃怎怨選官受賄遂難容皇天英道無
陰報箇箇教他絕後宗巷議之口亦可畏哉

考功嫌聯

蘇州夏考功愈清介而貧松江錢學士溥在京時除
夜同沈粲在夏宅當作一春聯求沈寫之日座上
無氈且喜身安心內樂方搆思下句夏遽云吾已
得之矣對曰門前有栗誰憐眼飽肚中饑葢其家
對倉而居故也錢至新正三日送米六十石

姦盜皆以詩免

蘇州月舟和尚犯姦長洲知縣聞其能詩以鶴為題
詩曰素身潔白頂圓朱曾伴仙人入太虛昨夜藕
花池畔過鷺鷥冤却我偷魚釋之又一婦以夫盜

牛事犯上縣尹詩云洗面盆為鏡梳頭水當油妾
身非織女夫倒會牽牛免其罪

端陽競渡圖

元黃振鵬一作霞朋賜號孤雲處士繡端陽競渡圖像如
白描甚精妙大德九年作在蘇州張家徐子擴曰孤雲與施宜生同時端陽競渡卽清明上河圖也

不落英不落莢

朝廷每年四月初八日　賜文武百官午門外吃不
落英曹御史方湖弘云不落英是麵食也四月八日為佛節朝中皆崇尚故有此賜然周正建子釋迦生之四月卽今二月也鎭江醫官張天
民在湖廣榮王府端午賜食不落莢云卽今之粽
子

鹿鶴雌雄

鹿初生鼻邊有缺者是雄鶴初生雄者眼傍別有紅
點

南都打春

金陵春前一月沿街鳴鑼跳唱乞米名打春相傳
洪武見田野中有此命翰林撰詞使城中亦為之至
今及其時江寧上元兩縣給批瘸行不廢謂之村
田樂然所唱非舊詞也

男子生產

蘇州府吳縣九都一啚人孔方年五十四歲嘉靖二
年十月內晚行曠野兩次聞呼其姓名視不見人
後每夜睡夢中覺有一小兒在傍如此數次至十

一月間腹內覺有肉塊日漸長大嘉靖四年正月
內肚腹時加攪痛至二十四日穀道出血不止二
十六日巳時產下一包當卽暈倒妻沈氏驚異隨
將磁瓦劃開看有一男子小軀在內身長一尺髮
長二寸耳目口鼻俱全隣婦徐氏看稱怪異卽棄
撇太湖中浮漂而去里老宋盛等申呈巡按御史
朱實昌牌仰縣丞戴珍拘送體勘孔方因病于五
月二十日該縣纔申送到府覆審俱同實為災異
具本奏聞仍引宋宣和六年都城賣青果男子事
以祈修省

江陰鄉賢名宦

延陵季子札　宋兵部侍郎葛公官公雅　宋太

武宗時錢寧六月六日晒紅綠衣服用裁縫十六人折衣半月曹方湖云

論眉鬚

髮屬心眉屬肝鬚屬腎故風疾多脫眉宮宦皆無鬚此理之驗也

獸皮

夜間穿羔兒皮二更寒透狐狸皮可過三更貂鼠皮直至四更北人試驗如此貓皮色似鹿當頸有白毛儼如尨形取以爲褥臥之可醒酒蘇州許國用一褥曾求唐子畏畫遂爲所得豹以小而文散者名艾葉文其價尤貴於連錢

丘氏蘭亭

陶南村輟耕錄第六卷載蘭亭集刻一百一十七刻壬集一十四刻中江陰丘氏二余借觀友人蘭亭一本會萃十餘刻中一刻題云蘭亭詩叙定武舊本既不易得而世俗所傳類不强人意模搨者多弱臨寫者或雜以己意甚者妄意舊本轉相模勒字畫癡瘦遂作一等肥字其波磔乃類今時人書不知晉時人未有此法也此本出於新昌石氏雖不敢望定武舊本而視今所傳爲近故家遺物其有所自來耶淳熙戊申二月五日丘壽儁書上一錢形圖書篆東堂二字下一方圖書篆暨陽丘氏四字按暨陽即古江陰縣名此帖必丘氏二刻之一也錄之以備參考

牙牌排衙

外任官與京職官相遇外任官曰我愛京官有牙牌京官曰我又愛外任有排衙

一乳三子

邑石頭港巡儉任忠陵縣人年五十七歲妻王氏三十五歲嘉靖五年七月初三日子時一胞產三男

玄妙觀鍾磬

縣西門玄妙觀道士湯秋泉房舊傳鍾磬二物鍾一邊有漢編鐘三字一邊有太清宮三字皆陽文小篆磬碧玉邊上一頭有大晟二字一頭有太簇二字皆陰文古篆按唐明皇天寶爲太清宮祀老子淳化四年修眞宗祥符六年行幸宋太宗大晟殿元豐七年始造玉磬謂漢編鐘者如漢之制非漢鑄也大晟是祀太宗廟太簇是此磬應此律耳皆宋物也

京城雨錢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電交作次早東江米巷大街南李學等家房上拾有銅錢八十四文每个一一豎立在瓦隴中御史張璠具奏災異錢進入庫

郭藏幼穎

江西郭希顏十三歲中鄉舉在場屋作文甚捷監場布政見其遞卷尚早呼前出一對云紙糊屏風千箇眼對曰油沫蠟燭一條心憑建藏大賓十三中

鄉衆十一二時出考科衆同輩見其少年謂曰小朋友如此年就要做官做到何官答曰做閣老衆戲出一對云未老思閣老應聲云無才做秀才衆哄然大笑知反爲所傷也

箜篌

大明會典拔　朝廷樂器中有二十絃卽箜篌也

南京謡

南京謡云國子監裏聽講武定門外砲響是這等演武修文只費朝廷糧賞

諸皐記

姚寬西溪叢語曰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諸皐記又有支諸皐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

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喏皐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頭還着中人不見晁說非也成式諸皐記序曰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璿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

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諸皐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遊息之暇足爲鼓吹耳

周髀算尺

蘇州馬懷德捧星板一副十二片烏木爲之自小漸大大者長七寸餘標爲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細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塊長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顛倒相向蓋周髀算尺也

僊遊祈壽

蒲田林守夾爲父求夢於仙遊九仙以期壽限時年六十歲夢人持一碗肉謂曰仔細吃此一碗肉再無肉吃了其父聞之曰吾還有十年問何故曰七十者衣帛食肉又曰非肉不飽言再無者止此耳後至七十親家飲酒食桃腸痛驟下無疾而終果七十歲

斑般字韻詩

匏菴吳公寬書體學蘇西涯李公東陽嘗試效其體作斑字般字韻律詩相戲詩引有勿怪攙奪蘇家行市之語于是往復各五首中多警聯西涯斑字曰心同好古生差晚力欲追君髩恐斑揭遍吳箋

猶送錦搦殘湘管半無斑換羊僩亟街頭帖書虎
心勞紙上斑雲間天馬誰爭步水底山雞自照斑
鉋菴斑字韻曰硯沼百波空對影管城一孔但窺
斑長愛弱毫能瘦硬戲將濃墨故斕斑馬形始悟
當書尾羊鞹無勞强索斑寒蛩入戶聲初咽拙鳥
成巢羽獨斑西涯般字曰聊以師模埽有若敢將
交行比顏般鄭師乍許三降楚壘守終能九却般
文心捧處慚施女筆陣闘時困楚般鉋菴般字曰
臨模惡札勞唐紙結搆奇材得魯般屢俑漢庭陪
絳灌遠輸齊粟荷姚般廉頗謝罪宜先藺趙鞅行
軍已殿般聊復據鞍如馬援不因奪邑慍劉般西
涯諸聯巳自載于詩話中余特幷載鉋菴之作以

見二公之競藻于一時者如此云

宋時江陰劉谷

經義所檢討江陰布衣劉谷嘗獻書于朝廷元祐庚
午冬有欲中熙寧大臣者諷村民以田事進狀訟
谷事下淮東憲司推治時蘇子瞻守楊州淮憲內
懷觀望谷懼禍見翁書天字七以示之其文如此
天天天天天天天並列者三而一綴於六字之下谷默領其
意乃變姓皇甫逃於廬山嘗至饒州安仁婿蔣公
靜之官所淮憲以聞有旨治靜匿谷事谷逃三年
至紹聖而田事直靜亦會恩乃免此載徐神翁語
錄神翁姓徐名大更名守信泰州海陵人居冲真
坊樂眞橋之側嘉祐初執役天慶觀持帚洒掃十
數年人無識者止呼爲徐二翁蔣公之奇號爲神
翁

辨姦論族譜亭記

蘇老泉辨姦論族譜亭記葉石林避暑錄話周公謹
齊東埜語二書中載當時作二文之情實余錄之
爲索隱者助焉葉云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
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
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爲知制
誥方談經術獨不喜之屢詆於衆以故明允惡荆
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排二人素相
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荆公比王衍盧
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

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
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
亦不入石比年稍傳于世荆公性固簡率不緣飾
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
周云滄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仕至文昌
寓居霅上與先子從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
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
其姓名者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
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
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
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於坡
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

為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
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唱和中亦可槩見
也正輔上世為縣錄事縣有殺人者獄已具程獨
疑之因緩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眞殺人者而繫
者遂得釋他日役滿家居夢神告之曰汝有活冤
獄之功當令汝子孫名宦相繼為衣冠盛族至其
子遂擢第其後益大如夢言然多行不義德馨弗
聞

清明上河圖

李閣老東陽清明上河圖後記云右清明上河圖一
卷宋翰林畫史東武張擇端所作上河云者益其
時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盛如此也圖高不
滿尺長二丈有奇人形不能寸小者纔一二分他
物稱是自遠而近自郊野以及城市山
則巍然而高隤然而卑窪然而空水則澹然而平
淵然而深迤然而長引突然而湍激樹則槎然枯
蔚然秀翹然而高蓊然而莫知其所窮人物則官
士農賈醫卜僧道胥隸篙師纜夫婦女臧獲之行
者坐者問者答者授者受者呼者應者騎而馳者
負者戴者抱而携者導而前呵者執斧鋸者操畚
鍤者持杯罌者袒而風者困而睡者倦而欠伸者
乘轎褰簾以窺者又有以板為輿無輪箱而陸曳
者有舁重舟泝急流極力寸進圜橋匝岸駐足而
旁觀皆若交驩助叫百口而同聲者驢驘馬牛橐

駞之屬則或馱或載或臥或息或飲或秣或就囊
乾草首入囊半者屋宇則官府之衙市廛之居村
野之莊寺觀之門窗屏障籬壁之制間見而層
出店肆所鬻則若酒若餌若香若藥若雜貨百物
皆有題扁名氏字畫纖細幾至不可辨識所謂人
與物者其多至不可指數而筆勢簡勁意態生動
隱見之殊形向背之相準不見其錯誤改竄之跡
殆杜少陵所謂毫髮無遺憾者非蚤作夜思日累
歲積不能到其亦可謂難已此畫當作於宣政以
前豐亨豫大之世卷首有祐陵瘦筋五字籤及雙
龍小印而畫譜不載金大定間燕山張著有跋據
向氏書畫記謂與西湖爭標圖俱選入神品既歸
元秘府至正間為裝池官匠以似本易去售于貴
官某氏某守眞定主藏者復私之鬻于武林陳彥
廉氏陳有急又閱守且歸懼不能守西昌楊準以
重價購之而具述其故云爾後又為靜山周氏所
得吾族祖雲陽先生為跋其後又有藍氏珍玩吳
氏家藏諸印皆無邑里名字不知何年復入京師
予始見于大理卿朱文徵家為賦長句後為少師
徐文靖公所藏公未屬纊謂雲陽手澤所在治命
其孫中書舍人文燦以歸于予嗚呼韓退之畫記
其所關繫幾何旋復喪失獨其文奇妙故傳之至
今今有圖如此又於予有世澤之重而予之文不
足以發之姑撮其要如此

半印勘合戶帖

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　聖旨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着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着與那百姓一箇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裏下着遶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拏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拏來做軍欽此除欽遵外今給半

印勘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

一戶某　府　州　縣　鄉　都　保附籍　戶

計家　口　男子　口（成丁 不成丁）　婦女　口（大 小）

事產（基田 瓦草房）　右戶帖付某　收執准此　洪武

三年十一月　日此帖人罕得見矣余從一處覓來錄之以備典故周圍梅花欄大不滿二尺號數處用部印合同半鈐年月日下空處用全印後有一大部字印下花押直連者三又橫並者三無官吏職銜姓名背後沿邊縣刊一小韋長腔宕印于其上首行云江陰縣提調官下分注知縣錢文德縣丞傅學第二行司吏糜宗文第三行典史朱貫道每人皆有花押末行洪武三年十一月日縣印

向前不在年月處今制科場有提調官名府縣考試正官亦稱提調餘無稱者並不及之佐貳按此則以提調爲通稱矣余邑志弘治時閻脩黃公傅爲令慨前志簡略極力蒐討以成之于洪武三年任者知縣吳志遠按此則三年任乃錢文德非吳也錢傅糜朱四姓名無一見者邑尚未設主簿黃於典史下注云初名掌史按此豈掌史之名吏在前耶吏宜列于官之後而此司吏云者抑亦雜流類耶豈當時吏固在典史上耶今不可考矣嗟嗟據邑志之闕濫尚如此則國史得失譚又何容易也凡片紙隻字關典故者斷不可輕棄

閹寺騷擾

成化癸卯三月吾邑爲閹寺王敬所擾巨室珍玩自此一空賂足以饜其欲者始得免多竄跡以避之有故老談及迄今猶令人色變

東坡公據（附節山谷跋語）

蘇東坡有與李方叔公據蓋恐方叔賣所遺玉鼻騂爲之立公據以便之公據券也（黃山谷跋云子瞻妙墨作券貴方叔當乘之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辨者從傍論收亂爾）

犬怪

金陵姚宣賔齋聞見云無錫儒士朱公綖訓蒙於妻宗徐養素家月明客中夜倚樓閒眺見一白犬向月而拜至月午拜揪化爲一道士騰空而去公綖見之驚懼不敢寢坐以待旦鐘鳴從西南回至

舊地又拜却復本形而去次日公縱密告養素卽呼群犬咸至惟不見此犬尋之乃寐於静處養素殺之而絕

在官有族犯皆去職

邑訓導張用齋甫送知縣饒公免官還鄕序云洪武九年秋八月有司欽奉　詔條凡在官者其族屬有麗於法聽其解職還鄕里江陰令饒公玄德其族屬適於法有相值者於是得自於有司去歸其鄕邑余觀用齋漫稿摘此段以見國初之法云在今則官勢重而民命輕矣

江陰人朱子同年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今題爲朱文公同年錄第一甲第一人王佐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　第四甲第一百六人王訢字亨之小名七斤小字斤斤年三十一三月二十四日生外氏蔡　偏侍下　第四　兄弟四人　五舉　娶韓氏　曾祖正路故任北部郎中知濮州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遵故任中奉大夫贈正奉大夫　父庶故任從事郎　本貫江陰軍江陰縣太寧鄕就日里祖爲戶

江令精察

咸通初有天水趙弘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名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寃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僞之事悉能以情辯之時有楚州淮陰農者比莊頃以歲豐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貲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代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貲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復利首以貯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貲餘鏹至遂爲西鄰不認矣且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寃訴於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寃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乏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于州州不能辯東鄰不勝其憤遂聆江陰之善政訟者乃越江而南訴于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踰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寃泣曰此地不得理則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之經宿召前曰吾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焉敢厚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爲置法乃召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淮壖曰有聚黨而寇江者按劾已具且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居處名姓形狀俱以西鄰指之請械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移匿追牒至彼果擒以來然西鄰自恃無跡未甚加懼至則旅于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囚則號呼涙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檝趙又曰辯證甚明且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血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寃者趙又曰所盜率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囚意稍開謂皆非所貯者且不疑東鄰之越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籴納到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

東鄰賄炎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即再審其事復謂曰汝果非冠江者何爲諱東鄰所賄八百千遂引訴鄰令其偶直於是慚懼灰色祈死廳前趙令桎梏往本土檢付書契然後寘之于法參寥子曰江陰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爾之政無由人知史氏宜探此以廣當朝循吏傳此載宋參寥子高彥休譔闕史中太平廣記作唐闕史天水趙休譔弘作趙和見一百七十二卷精察二

褚先生

孔毅父珩璜新論云或疑褚先生爲褚大非也按儒林傳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爲武帝使

而褚先生者哀成閒人也孝武帝紀注褚先生名少孫爲漢博士

倭國春畫

世俗春畫鄙褻之甚有賈人攜倭國春畫求售其圖男女惟遠相注眺近却以扇掩面畧偷眼覷有浴者亦在幃中僅露一肘殊有雅致其絹極細點染亦精工因價高還之

科場貨善運善藏

施彥執北窗炙輠云黃致一初進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犖落不羈同場姑以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爲一隔句曰昔年河畔曾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有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其問乃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奇甚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何如耳宋蔡條撰鐵圍山叢談云大科始進文字有合則召試秘書省出六論題於九經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爲目而六論者以五通爲過

焉以是學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筆陣豪興則不能爲之也葢六論猶足完獨以不記出處爲苦昔東坡公同其季子由入就御試共白厥父明允慮一有黜落奈何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題一罵題可也繇是二人果皆中故知場屋要訣全在善運筆善藏短

胡端敏自贊

仁和胡公世寧自題其像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而有甚于此者輕賤繈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與曰賺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欸弗避三者吾將

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
有收也此在南兵部爲王事時作愚按世業云近世業否則吏牘或一篇古文詞州端敏公論往往是樂事劄切請之令人心開目明宜究心焉

梁武宋祖詩讖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蔕冰鏡不安臺梁簡文帝
詠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竟成臺城之讖
宋太祖微時田間兒日出乃曰未離海底千山黑
纔到中天萬國明後奄有天下其兆驗矣又作日
出詩曰日頭出來赤捺捺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
擁出大金盤趕退殘星與曉月後一百八十七年
金虜入寇徽欽北狩竟應其須臾擁出大金盤趕
退殘星與曉月之讖詩雖詹詹小言其關休咎係

盛衰豈小哉

骨董門對

蘇州賣骨董金克和嘗求春聯于沈石田翁遂索紙
筆錄書一對云小門面正對三公之府大斧頭專
打萬石之家蓋其家對俞尚書士悅住云

鄔駙馬對

鄔駙馬選時吳白樓出一對云御溝水泮閘流水對
曰金谷春深見落花句雖佳而識者知其失偶之
光果三年喪公主嘉靖四年間 朝廷舊制封杖責駙
馬二十下減俸米八百石說者謂駙馬二百石公
主乃八百石云

戒菴老人漫筆卷一 終

戒菴老人漫筆卷二

明江陰李詡 輯
孫李如一 較
玄孫成之 重鋟

狒狢七夕沐髮

四川茂州有三長官司爲狒狢蠻婦人用酥塗身髮
使澤每年七夕盡沐髮于河訖辮粧爲髻再不梳
一年一次男子則光頭頂留搭髮孫嶠齋先生漢
爲茂州知州親說如此

倮倮六月年朝

四川徼外倮倮俗以六月廿三日爲年朝是日解牛
并作諸肉牲爲鄉會會畢各以火把燃身或燄髮
衣服俱焚者以爲禳一年之災

湯大理恩賚

朝廷端午賜京官宮扇竹骨紙面俱畫翎毛不工綵縧一條五色綫繡者頭作虎形綵杖二根長尺許五色綵纏艾虎二幅紙方尺許俱畫虎并百脚諸毒蟲
在邑湯大理公沐處見 至尊於丙戌夏賜九卿
各堂上官四大字湯公沐獨多二字一曰存敬眞
書一曰處之泰然古文篆書泰作太皆 恭穆獻
皇帝御筆

誠意丹青

誠意伯靑田劉公作蜀川圖爲暨陽本中使君西行
餞者圖爲丹陽孫氏所得徐棗山館于孫親見之
對余說夫暨陽乃余邑舊稱也本中使君竟無從

考姑以俟知者然劉誠意斆名盛矣亦執釘其飾事之精如此張藻仲有題蕭山縣尹尹本中吳兩山亭卷古風一首抑江陰人姓尹字本中爲蕭山尹者耶

半黑大珠

蘇州吳姓者商販廣東已老言孝宗弘治年間欲分封諸王取珠于廣得一珠甚大半黑如墨絕然平分希世之寶也名天地分

五歲破題

翰林崔來鳳子五歲甚聰慧善屬對皆有送桃棗者忌欲取之父曰汝能作此二果破題則許答曰有食其內而棄其外者有食其外而棄其內者一日謂父曰我亦出一破題指炕爲題父故效其體爲之曰有所以眠乎人者有所以烘乎人者曰教父親做官哩眠烘二字忒俗我替你改之作卧字煖字

搜石難

乾清宮階沿石取西山白玉石爲之每間一塊長五丈濶一丈二尺厚二丈五尺鑿爲五級以萬人拽之日鑿一井以飲拽夫名曰萬人石

授書中貴

翰林教小內官在書堂中有四五百人學士五人輪五日一轉每人至日背書批做責罰尚二百七八十人甚勞若輕而留衣者當面行杖重者褫衣露體則發人他處責之每十人或十五人跪彼以次受責陳學士啓南沂云

慶成宴

慶成宴 上坐定三內臣一從中擎執一盒一從左一從右三路折旋俱至前跪啓盒出錦護衣一條左右者捧展在前而去又一內臣擎盒簪一花於冕左手列如樹甚速下衆朝臣跪 上酒三杯畢起 上乃言曰衆官人坐光祿官張幄廷中治具上饌有樂衆隨之前一人執高杖多貫銅箍上下搖擊名響節以驚鳥攫食中也亦陳學士云

廟壇

太廟總一所而中但分龕相隔非七廟之制郊天地合一壇社稷同壇而又爲屋以覆之其樂辭 太宗自製者有殺了他纔快活等語樂器多胡樂皆其所致意者亦陳學士云

江西樟樹

江西都司府樟樹極大曾大比年巡按會考各府州縣科舉諸生約三千人皆蔭蔽於下有德興舉人親與者說

殿上金佛

朝廷每受朝時置一金物于寶座香案上當其前婺源汪玄錫爲給事中見而不知問於太監答曰是金佛也殿上頭又置一小真武像皆欲以此收福江西德興舉人程楝與汪有親面聞其語如此

十可笑

張桂當路有書十可笑帖于朝者推究拷殺數人
一可笑一箇皇城兩箇廟二可笑
三可笑　四可笑四箇主事都
撻轎五可笑侍郎打得尚書叫（頭順訶）六可笑翰林
院官盡外調七可笑郎中員外改科道八可笑駙
馬喚箇現世報（謂謝某霍鄭）九可笑
十可笑

蟹背字

今上一日見蟹行地問何物內臣以蟹對取看背有
字曰桂蕚張璁驚問其故轉相追究乃太監崔文
所書因知言二人橫行也文謫南京

久瘖因怒能言

夷堅志丙云紹興庚辰歲錢大任堪自成都漕使下
世其子伸之年三十餘忽瘖不能言僾尋八年因
箠妾怒而能言後赴銓中選調江陰尉未及赴而
卒

艮齋娶妾同姓

劉文安公呆齋定之父髦永樂戊子科鄉魁號艮齋
晚稱石潭先生有行誼年四十無子其親友醵金
為娶村夫女為妾父不知其亦姓劉也生公兄弟
三人寅之湖廣參議又一鄉貢進士俱賢貴後父
卒　英廟時有奏同姓為婚者公兄弟俱坐詔獄
卒以邢田留得脫此事亦駭人使非邢田留當何
律例以處耶或曰公父會試還遇溺水女子號救
載歸送還無家又欲覓婿配之女執意侍巾櫛乃
處二室生二子與所聞醵金以娶生三子之說不
同

瑪瑙石壁

孝陵中途觀音閣有瑪瑙石後壁一塊光潤如玉永
樂時造者高厚與常石是青龍山所取

琵琶聲梅花泡

南京靈谷寺有琵琶街拍手聲應如琵琶然有八功
德水（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在孝陵墻內
寺僧於沿墻脚下鑿石作彎曲形引水旋繞而過
水皆逆行自低向高與凡水異崇化寺梅花水甃
池一方僅大如席泉出自巖石間相傳水泛起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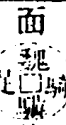
皆成梅花後為寺僧葬侵地脉今則無矣（梓州鼓推人馬
跋之逢逢如鼓狀與琵琶街類）

趙松雪印色方

松雪先生印色方料用好麻油或菜油不拘多少用
瓷器內慢火熬一二沸投下藥末草麻（以油一兩爲率用七粒去殼用白肉槌碎以試油之生熟熟則麻黑面浮）川椒（隨用不盐）明礬（爲末隨屑不柱）滲
窨（少許不滲）豬牙皂角（些少搥碎不化）藤黃（荷油冷過一宿階在油升）
（中和入油內則鮮明而不變）右件入油用文武火熬一二沸候
油色微黑（工夫）麻焦而上浮後取油置冷地上用細
紨袋濾去粗先取一兩銀硃杵細用油潤過或用
細艾或用軟鵝翎或竹屑木屑拌勻硃入勻絹袋
縫固了當然後再用曲自下而上透入如舊久乾

燥止用原煎用下油同前法透上不必再使袾盛
印色包者忌銅錫器法雖一例煎之不同

二古錢形

（錢圖）大將持刀形此錢厭勝物也吳思
橘藏

面（錢圖）背（錢圖）此古錢一背面如上徐進士文山
亮所藏都南濠得去

寶石名色

寶石金水泥〔淡黃色〕魚膽青〔碧綠或云酒青泥〕馬蹤兒〔青者色淺淡〕
〔亦光透遍身多碾細紋如毛言此非雲南所産工不易爲出自外國〕

宋潘衡墨

金陵姚氏所藏宋潘衡圓墨重二兩五錢規徑二寸

一面海水戲珠龍紋一面極光細紋簇簇邉上側
處有四字云臣潘衡造〔衡與東坡善見石林避暑錄載其造墨事〕

雷擊柱

嘉靖七年二月初二日金山五顯靈宮雷擊一柱到
底縫直如線

虹霓兆元

府學唐應德順之戊子秋未入場前家人門首掃街
見溝中一物色紫而頭如驢甚軟纏繞其足驚脫
而去乃死轉褢入鄰家門内復出須臾進唐家霍
然升天一虹霓也應德是年遂中鄉舉己丑春會
試第一人蓋文明得元之兆

宋銅鍾

金壇慈雲寺銅鐘宋元豐二年鑄聲甚清遠淩垍劉
宰有二碑記

罍畫雲雷象

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莫知雷作何狀祭器中畫雷
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嘗得一古銅罍環
其腹背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
是雲雷相間爲飾如ᘓ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
如◎者雷字也古文◎爲雷象回旋之聲其銅罍
之飾皆ᘓ◎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漢書罍字
作櫑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字失傳耳此見沈括
筆談第十九卷器用第二條

江陰青山古跡

嘉靖九年三月間邑西門外青山忽陷中空如兩三
間房大皆磚發劵者若混堂樣底亦鋪磚有麻布
花紋人入觀者絡繹牖中點火燭之氣俱觸滅或
云尚有石門閫內有聲不敢扣縣官恐惑衆命塞
其穴或又云有青窯器物被近山人得之又云有
三方竈大抵青山爲干將鑄劒之所此其跡歟王
槐亭來言恨不及親見云

燕巢紙燈蒸

鍾山江陰侯守墳戶朱龍家前室懸一紙蓮燈上有
篋作寶蓋空環六瓣如栀子花形燕巢正當交紮
處虛中亭亭往來度食搖蕩不定比之巢幕尤危
然亦奇矣此在嘉靖九年秋間

鄭樵食鑑

鄭樵食鑑四卷　調養以救飲食三失　一者腹已饑方進口正美卽止用補胃脘所養冲和之氣以救飲食過度滿脹之失也　二者喫軟暖食物加熟嚼細吞用補胃脘所受元陽之氣以救生冷硬食傷於腐熟之失也　三者省魚肉美味服淳淡素食用補胃脘所賦稟祿之氣以救享用過豐過於常分之失也　食養六要　食品無務于殺雜其要在於專簡　食味無務於濃醲其要在於淳和　食料無務於豐巖其要在於從儉　食物無務於奇異其要在於守常　食制無務於膾炙生鮮其要在於蒸烹如法　食用無務於饜飫口腹

其要在於饑飽處中　物有形質變異者　如獸有岐尾蟹有獨螯羊一角雞四距之類是也　物有形色變異者　如白鳥玄首烏雞白首白馬青蹄白馬黑頭之類是也　有形色無異其肉變怪者　如落地不沾灰塵經宿肉體尚暖曝炙不燥入水自動之類是也　有皮肉無異腸臟變改者　如肝色青黯腎色紫黑魚無腸膽中肝葉孤之類是也　有一物常食性善與他物相反過口而害人者　如鯢魚同灰肉食之殺人羊肉同鱠酪食之害人　羊肝得生椒破人臟猪肉得胡荽爛人臍是也　有一物常食性平與他物相感入腹成動物者　如鱠生同酥乳食之變諸虫鼈肉同莧菜食之還生鼈牛肉同猪肉食之成寸白虫猪羊以桑楮柴煑食之亦成寸白虫是也　有犯日辰所禁者　如六甲日不食鱗甲之物丙午壬子日不食諸五臟父母及自身本命日不食本命所屬肉是也　有犯時月之忌者　如螃蟹八月已前脯修四月以後麞鹿麋肉四月至七月皆不可食是也

產鬼物

丹陽孫七峯思和家嘉靖九年四月十四日家人趙典妻產一鬼物有雙角眼在額上聲頗怪異口有牙卽能噬人鄰房朱虎妻素勇不懼以刀斫去一角急以滾湯沃之縛埋園後三層樓下人多往觀

猶見露目閃閃移埋後山今其母無恙又樹適有巨蛇墮地者二一擊死一走不見思和在京是月十九日病故正其時也此徐兼山所記

江陰白鸜鵒

余邑太寧鄉善村地方得白鸜鵒詳見于城中徐兼山所作歌詞其歌曰人間庶類無不全飛鳥醜異同翩翩烏不日黔鵠不浴白黑之朴由天然物中異常乃爲瑞自古罕見珍流傳吾鄉南下多沮洳善村地與雙橋連佃徒疏通浚水利董以塘長修圩田吳生賦功偶至此樹有鸜鵒巢其巔破巢探鷇衆鷇墮四黑盡斃遭隮蹶一鷇白者幸生致況獨在水如良緣筠籠飼養不輕視酬以善價猶難

捐服前燕雀何足數名播里巷驚華顛間從弟弟
一寓目果見皎潔身披綿羽毛嘴爪無異色純萃
玉質非雕鐫對之三嘆美榮遇但願賓愛加恭恭
口占七夕方剪舌期玫鷴鶺通人言主人此意已
不淺採薦有日須朝天君不見貞元昌黎感二鳥
出關為賦徒遷延人生窮達信有命微物豈必傷
高賢禎祥見世自不苟拭目盛事形詩篇　聖明
在上值嘉靖秉筆為記庚寅年

兩邑雞鵝

嘉定南翔羅店出三黃鷄嘴足皮毛純全者佳重數
斤能治疾金壇子鵝擅江南之美飼養有法色白
而肥嘗問虞知州適菴云鵝性好潔稻穀淘淨水
淨再易清者喂之乃佳耳然市無鬻者士夫之家
以此為待賓上饌

較蘭亭點畫

別刻蘭亭一本以周府所刻褚遂良臨本較之褚本
多謬畧記三十餘處　永字第七筆不連　和字
撇不踢　年字點不帶　歲字下小字不連　稽
字旁九字無轉帶　脩字上是乂　賢字上又字
是捺　至字土無轉筆　少字點不牽　有下旁
有崇山二字　峻字點不作畫　領字頭無山字
林字不牽帶　和字旁口字點不出　仰字竪
是點　俯字撇不連　類字旁不作米　極字點
不帶　世字有一短畫　悟字旁竪心不帶　因
字內不作大字　之外二字不連　殊字帶撇
然字犬無反筆　不字旁縫有僧字　將字點
俱不轉　無向之二字　欣字不連筆　盡字竪
不通下　無痛字　悲字不連筆　文字上是點
晉史逸少傳無曾字因除僧權用名字小印押縫此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為曾字脫落增添此字耳

天然對偶

天然對偶用經書句者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
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
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
福大臣慮四方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
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

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
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
受天之祜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
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
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留不處閑俎豆未學軍旅
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
臣無二心天之制也亶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
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
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
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採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
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
疆之壽眞膾炙人口東坡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

下之大老彼將安歸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劉
莘老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於
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洪容齋謂
脩有紅生白熟鄭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因觸類
而索之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
主人翁泥肥禾尚瘦骨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
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
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避上枇杷
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
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
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

也詩有屬對未能而他人代之者如范曾云歲暮
天涯雨久而莫屬劉邠伯曰何不對人生分外愁
晏元獻曰無可奈何花落去經年未嘗強對王琪
應聲曰佀曾相識燕飛來中書出對曰水底月如
天上月久未有對楊文公以事至應聲曰眼中人
是面前人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久之人對
曰錢衛木盜木衛錢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
為奇絕無對石曼卿曰月如無恨月長圓唐詩曰
二十四考中書令無對之者或以問王平甫平甫
應聲曰八千萬戶侯館伴遼使三光日月星東坡
即對以四詩風雅頌王荊公集句得江州司馬青
衫濕久未有對一日問蔡天啓天啓應聲曰何不

對梨園弟子白髮新荊公大喜古人詩有風定花
猶落之句謂無人能對荊公以王籍詩中鳥鳴山
更幽對之又嘗云杜甫詩當面輸心背面笑可對
其結交行翻手為雲覆手雨東坡嘗手題云人言
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徵真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
促織鳴懶婦驚北夢瑣言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
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
真誥玉條脫事在華陽第一篇中湯丞相戲出一
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洪容齋對曰為長
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又戲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
誅汪聖錫對曰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詩句中又
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天之未喪

斯文也我獨何為不豫哉巧在彀中非爾力風行
水上自成文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多不可枚
舉

繼統祭告宗藩

世宗改元嘉靖之春二月辛丑晨　御奉天殿傳
制遣文武大臣代祀宇內群神暨宗藩先王而遣
若湘府則以屬吾邑穀齋劉公乾後九年秋穀齋
長子甫學余與亞也出謄黃　御製祭文詡幸觀
焉謹錄之以見典故云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
月丁丑朔初七日癸未　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
致祭于　七世叔祖遼簡王　六世叔祖遼肅王
五世叔祖遼靖王　四世叔祖遼惠王　三世

叔祖遼王　曰惟予嗣統之初茂惇九族緬懷厚德實切于衷謹遣廷臣奉將香帛敬伸祭告伏冀鑒知尚饗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丁丑朔初九日乙酉　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致祭于七世叔祖湘獻王　曰同前

宋張行婆

司馬溫公張行婆傳行婆張氏濰州昌樂人父為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潛使儈者鬻之紿其父云失之父哭之一日失明由是落軍籍為民儈者鬻於故尚書左丞范公家字曰菊花范氏以媵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金士則張氏勤謹其主家愛之與父別凡二十一年一旦遇之於范氏之門而識之遂辭范氏與父俱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何安焉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佗子家甚貧鬻薪為業昌樂有故田園為人所據張氏乃與父母歸鄉里訟於州而得之未幾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張氏嫁為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之不從人既長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素樂浮屠法里中有古寺廢已久吾嘗帥里人修之棄家處其中不復為兩母哭里人聞之爭助以財不日立堂殿廚廡塑繪佛像嘗儲待皆備每

戒其子毋得至寺曰寺有眾人之財將以興佛事吾一毫不敢私也汝來使吾無以自明金士則之妹余姒也元豐中張氏自濰之泗省金氏又自泗之陝省余姒徒步數千里曰吾故時主家不可忘也姒置諸閨門之傍獨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受而詬之者輒拜謝不與校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彊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忍棄必拾以歸愛之如已物女僕之幼者則為之櫛沐紉縫視之如已女至於猴犬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輒數日悲鳴不食余熟察其所為而異之因諭之曰嫗已老幸有子不與之居以終其身而栖栖汲汲周遊四方竟何為乎張氏曰凡學佛者先應斷愛彼雖吾子久已捨之不復思也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聞其風者能無怍乎鄉使生於劉子政之前使子政得而傳之雖古烈女何以尚之惜乎為浮屠所蔽不得入於禮義之塗然其處心有可重者余是敢私記之

唐肅墨跡

唐肅細字楷書二幅一寫送李愿歸盤谷序後云至正十又八年六月朔日余集諸生試所業文從弟宗望得首選書此以勞之丹厓識一寫蟣槎亭記

後云右尚書元公明善復初所藏東安唐肅爲江陰張瑄謹書于會稽讀書屋時至正十八年太歲戊戌是夏戊子日也俱用蠟箋烏絲界畫精妙之甚此徐兼山充所藏

百家姓不同

村學訓蒙皆記有百家姓一書四言成句單姓四百零八複姓三十以趙爲首者必宋人所編也其複姓万俟司馬上官歐陽夏侯諸葛聞人東方赫連皇甫尉遲公羊澹臺公冶宗政濮陽淳于單本作鮮于太叔申屠公孫仲孫軒轅令狐鍾離宇文長孫慕容本有閭丘四字鮮于司徒司空百家姓終一本不以此爲斷句余兒時習之今書肆所鬻猶然此傳世本也近見包括謎子書名江邊岸如獨脚虎之類末題歲在癸未至正三年暮春之初中吳三老先生王仲端引千字文百家姓皆盡包成謎至百家姓複姓乃万俟司馬歐陽上官夏侯諸葛尉遲鍾離皇甫宇文公孫申屠聞人令狐慕容鮮于公羊公冶司徒司空閭丘澹臺胡毋梁丘高堂長孫由吾成公南宮王孫士孫羊力第五五鹿主文太史漆雕禿髮獨孤穀梁息夫乞伏百里若干與今本不同未知何謂漫志於此

千字文重複

余邑先輩吳枋宜齋埜乘云千字文有女慕清潔又有紈扇圓潔重兩潔字今宜改清潔爲清貞庶不重複今世本清潔皆作女慕貞潔又名公帖鳴鳳在樹世本皆作在竹說苑云千字文題云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耳時帝王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程參之考古編又稱其非引與嗣傳云勅制寺碑

猿忌食肉

猿食猪肉疾患風癱烏鎮王雨舟官廣西時得一猿歸後食肉得此疾死爲文葬之初取時亦甚難四山樹木皆伐去方獲雨舟有君子堂日詢手鏡載黔南橫州風俗物產甚可備觀橫州舊合浦郡也

經山晉杏

丹陽經山寺大銀杏相傳晉物也樹圍逋抱七人半枯中空遺子所出小株從中挺上亦已盈斗矣

三角三眼牛

嘉靖九年十月間福建浦城縣居人家欲宰一黃牛是夜生犢三角三眼即報縣轉申建寧府府取付各寺傳養一眼在頂初視天不肯食以線縫之乃食甚壯莆田林守秉經過親見時在大忠寺候朝廷回文未知如何

内閣體

司禮監掌印太監朝廷有大事則遣至閣下議之稱閣老爲老師父閣老稱之曰老先生不敢馳閣下甬道相傳太宗曾幸閣下立街上顧諸太監曰此處是三先生所居汝輩不可在此行走知制誥居東閣不得與三老同至閣下三老出入知制

諮者則出戸拱立候過而退余邑水南張公袞云

選妃

嘉靖九年十一月廿七廿八二日余隨先君至南京
觀選妃　朝廷不欽差內臣分遣行人　勑禮部
委官郎中張時徹乇事共叛御史馮恩在舊　王
府選當日三山街內橋諸處皆把絕行人隨地方
擡至西華門下轎惟母隨行走過出東華門針巷
口原轎候候擡歸比常年雖父亦不容入最爲嚴
謹云十二月初三日初九十五二十復選四次共
取六人

試錄原始

國家科場揭曉後有試錄頒行天下其制始于唐宋
唐稱進士登科記宋稱進士小錄其實一也今鄉
會殿三試皆有錄唐會要曰宣宗太中十年禮部
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十二卷勅自今以後放榜
乞寫及第人姓名付所司編次高宗永徽以前俊
士秀士二科猶並列之由是趙傪削去俊秀故曰
進士登科記葉石林燕語曰試院官舊不爲小錄
崇寧初霍端友牓安樞密惇知舉始創爲之余時
爲點檢試卷官自後遂爲故事進士小錄具生月
日時者叙齒也安喜考命時考官有善談命者數
人安日使論之故亦具生月日時則過矣按今錄
刻所試文爲程式具名次是唐遺制殿試者名曰
進士登科錄具生月日不具時是合唐宋之制而

酌用之者也（唐進士張紳漢陽王東之曾孫也昔功　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
（佛名結也分甲第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　殿唱名自雍熙三年梁顥榜始賜宴自太平二年　呂蒙正榜始給金吾衛士送歸第自蔡齊榜始）

木鷄瓦盃自動

馬鎮徐栢亭元毅家佛堂前懸一木鷄哥香熏黑色
毎日應時隨方而轉甚爲奇異西觀承道士月梧
親見之今不知所在承又云時齋罷叙飲共卓一
道士居承左位家人篩酒畢瓦杯于卓上忽冉冉
移至承前衆視驚怪家人遽取之而去是年栢亭
有疾竟不起西觀道士湯秋泉亦與坐同見所言
不誣

孔僧顯靈

孔獨清祥符寺僧月堂之師也在世八十二歲自四
十後持誦精勤至老不衰亡已六年矣月堂徒孫
共偶遇廣西一指揮相知挈同至其地欲叅無量
壽佛道場至横州其僧皆有妻子娶婦與平人無
異俗頗儉陋忽聞人云此地有靈神孔獨清者附
童以符水救患云是江陰寶池鄉人僧駭其言俱
至其地（名小龍山）神果附朱氏童兒髓對之大哭云孫
孫何爲至此遍問徒弟等并言生死年月甚的因
究其所以已到此二年常一月至家一二次汝可
速歸路途亦無恙僧歸說惜不叩其詳後往見問
俱不答云此聞之于嘉靖十九年九月間也

二舉人定數

辛卯科新中舉人寶應朱曰藩升之之子也增廣生
考入試來時夢至京提學補廩意謂不中之兆是
年中式小錄誤刊學生補廩應矣乃神妙如此長
洲縣呂潛亦中于是科揭曉後見本房考試官對
衆言有鬼神謂呂初在備卷已取之卷封將送入
矣倦睡夢一鬼扯起看卷謂已取定無可看者復
睡去鬼復來扯驚興而起乃試看備卷之首卽呂
也覺文字可取無能爲計當送取卷因携此卷呈
主考兼道夢中之事主考亦稱善遂取之而退所
取數中一卷以塡之信非人爲也

夢溪論鯉

夢溪筆談云鯉魚當脅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
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

無錫獲虎

嘉靖十年辛卯十月初一日無錫縣東門一黃虎入
城進至大市驚跳井傷死者頗衆當時被獲次日
觧府

教職淨身

永樂末年　詔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許淨身入宮
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王振在其中官至司禮監
太監後籍沒其宅改爲京衛武學

二家曆法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
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

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
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
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
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
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
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
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
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
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
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
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
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蔽暗昧之時也凡

四章爲一蔀總二十蔀者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
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
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
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元
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
家之術也右載草木子雜制篇中

嚴大理遺事

余家先世藉吳文恪嚴大理兩外家懿訓爲多文恪
之行傳于　國史無不聞者大理之行知者稱爲
鄉賢名公耳其遺事不多見也謹摘諸先達所撰
實行以備考焉伊蒿子姓嚴名本字志道號蒿菴
其先居蘇之崑山巴城里生再期毋逰亡八歲出

就嘉定戚氏姑家從素室祁先生學旣冠受父命
僦居常之江陰邑城北遂占籍焉舌耕筆耨得粟
布躬負歸養父甚樂之張載巷庸黃友古常齒德
望一邑咸爲忘年友題寓舍曰君子齋父病歸侍
藥克謹暨沒哀毁治喪斥釋道教一本朱子家禮
服除益自礪取經書及史籍朱批墨抹期在躬行
以傳後裔復以歷代刑書惟在刑統傅霖雖括韻
語然辭約義博註者弗一迺裒諸家言附以己見
著刑統賦輯義四卷藏以俟時永樂癸巳　太宗
命廷臣五品以上洎郡邑各舉所知以安養軍民
吏部郎中何君澄薦以堪職風憲江陰令李君進
復以材宜牧民舉明年徵至南京　仁宗在青宮
監國事命吏部尚書蹇公義試理人策一篇復舉
律疑數條爲問隨問數答同試者皆授郡邑職獨
拜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時掌部侍郎張公本介
潔自持鮮有當意疑獄多俾訊之安慶鄉民七人
夜漁于河竊民舟米軍衛邀功抵以強刧重辟一
訊知其寃改以杖徒政多類是辛丑歲　上命尚
書宋公禮伐木于西蜀與輔行選既至保恤軍民
事獨先集烏蒙蠻號羿子強獷難化一夕驚疑被
甲負弩群至衆皆懾懼獨挺身諭以朝廷威德蠻
遂帖服自宋公而下悉以爲弗及　仁廟嗣統徵
還大理卿虞公謙刑部尚書金公純同日論薦即
授承德郎大理寺左寺正時法曹斷獄多以知情

故縱及大不敬爲擬特爭之曰我　朝定律除逆
叛數條外餘無故縱之文況不敬情罪輕重弗一
庸可槩入重比以失　聖朝明愼庶獄意乎虞公
韙之悉爲駁正迄今遵守剔歷既深清介乎于遠
近　勅命貤恩贈父俊如其官母妻俱安人賜白
金十兩寶鈔二百錠歸營焚黃之禮妻郭歿于南
京官舍弗再娶子三人吳文恪公時爲監察御史撰小傳係節文　少
嘗好琵琶受先君之教而絶之亦嘗爲酒所困感
友古黃先生之教而改焉及讀程子制外安內之
箴頓然而悟因推類以通其餘故鄭衛之樂不使
經耳靡麗之色不使近目親友張宴而聲妓佐酒
必毅然起避固挽之亦不留凡宴享之際以禮酧
酢而已思宣聖鬼神敬遠之訓故巫覡禱祠之事
絶口不道遇他人女婦之寺觀廟宇者必颺言斥
其非或以招怨讟止之則曰吾以名教爲重奚恤
人言海隅計闕書傳後　有告儀眞簿與吏盜官麻萬斤
已誣服察其寃覈勘麻數不虧特昭雪之嶶州民
有室女無夫而娠舅氏詰責之女懼解衣水際而
逃女之母訴弟逼女溺死杖徒駁以屍未獲令檢
辭後于隣邑得其女益與人私通以逃始正其罪
追還徒者翰林修撰張洪著傳　有御史陳旭子與鄉人同
飯於肆俱爲邏者所獲益鄉人前爲盜刧人事覺
而逃餘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既就縶惧拷誣引御
史子同盜且分之贓案具而鄉人死御史子無以

自明謬以其亡籍瓜爲贓公閱案見前七人招服
未嘗有御史子及召事主驗所入贓非其物疑而
問之其子號痛稱冤公將直之同列皆謂成獄久
不可改公曰御史子有冤而不得白執法者能無
愧乎乃獨署其案聞于 朝而釋之其在大理時
良鄉民有失馬疑其隣盜之執告于縣縣丞亦以
爲可疑因拷訊過重而死法司坐丞決罰不如法
當徒而又坐告者以絞公曰因公殺人罪丞當矣
告者因疑而訴豈可坐以誣告致死哉所擬則似
丞與告者各殺一人矣遂駁正而活告者之死有
某衛指揮畜交阯蠻童既長爲娶目爲養子後指
揮戲其婦不從事覺法司罪以強姦子婦公駁之
曰養子非所生而姦且未成比於內亂有間矣覆
議得減死從流莒州有屯卒奪民田爲其所訟得
罪于按察司卒讐之而無以逞夜盜民家驢以歸
民搜索得之卒反以民爲誣賴擒送千戶孫恭所
千戶與卒干親民被禁勘至司死法司坐千戶以
因公徒罪公曰殺以止殺千戶得生則死者啣冤
遂正其故勘之罪山東人皆快之蘇州衛卒十餘
人駕舟運餉泊河西務夜刧客其中一人爲事主
所殺餘黨思事覺無以自飾見隣舟有押解人帶
兵仗防因而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刧商財謂其侶
往救而被殺擒告于官皆誣服覽其牘疑之曰押
解人與囚同舟借使爲盜囚必知之駁令驗問果

得其實遂釋押解人而正强盜之罪永樂間嘗領
部檄督事于宣歙諸郡時部官出臨州縣者多昧
大體爲有司所忽有郡守侍京朝舊職於人罕所
敬讓見公獨踧踖而加畏間持酒殽致餽欲以微
覘公意而繼以贄禮公毅却之守退而嘆曰吾守
此郡閱貴人多矣清白自持唯嚴公一人焉越府右長
史周忱書傳後奉命督辦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
則分寓僧寺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
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愕欲引却不能詢
之具以實對卽日從寓學舍僧莫知其由自疑有
失而見遠也懇留且謝過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
絕口不與人知竣事去懷金者乃顯言其事時督
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悉責民或曰獨不
慮罰工乎曰吾已辦矣葢先寓書其子鬻田爲工
作費後監察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語予繼數遇太
平士人語加悉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書傳後嘗承工部文移
發南直隸夫匠郡縣具匠名爲籍吏胥緣爲奸匿
貲賄者他人不之察志道閱舊版盡摘戶之匠者
發之郡邑不能容其奸既發吏不卽遣以稽限例
當拘役子姓憂惶曰貧奈何曰牽馬鬻諸市曰不
足齎券鬻其田曰奈老何曰病卽死耳略無戚容
送焚黃序

讀書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

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此見陳潮溪新話

辨達磨面壁影

魏莊渠先生校督學河南余得其辨達磨面壁影移文云爲辨息怪妄事按少林相傳胡僧達磨面壁九年影透入石世以爲神書冊記之本職親至其處見洞石與影石形類不同已了其妄因命登封知縣侯泰召石工微鑿其痕驗之則其怪誕不待辨說而自破仰河南府抄案轉行儒學存照候修志書之日特與改正以破千古之惑免使流傳四方愚者起信智者生疑斯實闢邪崇正一大助也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季迪少時題画

國初高太史季迪啓當勝國時年方十六已有詩名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使使屢召之而後往座上皆鉅儒碩卿以倪雲林竹木圖命題實試之也且用次原詩木緣曲韻時太史一愿稚耳衆易之待立少頃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輸塡爲惜酒在尊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興延之上坐特爲書于圖諸老爲之掣肘自是名益重云

岳武穆請糧印

蘇州張氏藏岳武穆請糧手蹟小楷精妙絕類顏魯公下有單名一小方印 飛 朱文

易學三書

敖清江英云本朝易學蔡虛齋之蒙引易之博也劉宋齋之圖釋易之約也梁石門之參考易傳本義之斷案也三子之書皆有功于易學

孟子古本剟本

孟子古本十四卷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以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晏餓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若久塗炭則易政 枉已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子産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闢之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 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此載扶風馬總元意林中凡二十六條不甚異於今本者不錄今錄六條如右惟白羽等句迥然不同 楊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衛主

雍雖雍雖姓名也與癰疽聲相近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無所欲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鮑照河清頌引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　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漢知德之至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　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爲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愼所取而已不知愼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許愼說文引孟子去齊滰淅而行（滰音其兩切）　孟子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右與今本異同者凡七條今本絕無者亦七條豈皆在十四卷中之逸乎我　太祖國初嘗削國人寇讐反覆易位等數章不用此刪本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櫃中然卒寢前　旨以全書行世

十字碑

孔子十字碑在常州延陵廟中邑申港季子王墓亦有陶九成云與古文異而頗大篆

辨齊襄復讐

命文豹吹劍錄云武帝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按莊公元年書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蓋襄公覇國之强紀不能敵至於大去其國紀季以國入于齊伯姬憂憤而卒葬于他邦宗廟社稷一旦丘墟矣夫婦兄弟不能相保春秋方哀紀侯之滅亡善紀季之不廢宗祀安有大襄公之意惟公羊傳謂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故有是言然齊詩刺襄公極言其荒淫怠慢安能上念九世之讐其滅紀也直以無道行之耳弘治時東陽盧御史格荷亭辨論中云春秋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齊滅之也何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遠祖齊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也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賢之愚謂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春秋之時强凌弱衆暴寡滅國之事相望於冊何讐之可復耶公羊倡爲邪說惑亂後世漢武詔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遺朕嫚罵之辱於是征伐四出頻年用武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卒之天下騷動漢氏幾亡皆公羊之一言啓之也唐子西云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豈不信哉

葉文齋八戒詩

庚辰四月暇日檢閱紀傳及諸雜記取其事可爲鑒

戒者詠爲詩曰酒池曰鹿臺曰膠船曰鮑車曰迷
樓曰雨鈴曰艮嶽曰天魔凡八首　釀成平地洇
如泉香拍堤濤可運船彌望糟堤應十里笑看牛
飲更三千流連長夜惟耽樂放逐南巢始悔遲何
事宿醒千載後紫雲玉樹尚昏然　傾宮瓊室倚
高臺北里霏霏樂未廻祖訓風從渾不解民羅版
築重堪哀孟津將渡諸侯會華國還迎美女來寶
玉自隨烟燼盡獨留荒阜向蒿萊　重勞萬姓事
南巡鳳艦乘危過漢津楫失中流緣底事波沉平
陸愁罷民魚龍抱恨歸灘底風雨無由問水濱自
古慢遊多不返錦帆天際更何人　金鑣玉勒侈
東封羽葢鸞旂萬里同博浪副車曾未中華陰鬼

璧已先逢鮑魚載臭遺千古貔虎徒勞戰七雄何
事斯高猶矯詔咸陽一火盡成空　錦纜牙檣下
汴州春風三月廣陵遊司花倚笑終成變焚草藏
幾未解憂翠袖三千唯灌莽朱簾十二已荒丘當
時只有長堤在柳自青青水自流　鼙鼓漁陽虜
氣張上皇西幸過咸陽馬嵬塵暗霓裳冷斜谷山
連蜀道長日輦未聞防𤢑轍雨鈴猶自嘆郎當色
荒自古知難悟殷鑒還宜戒未忘　艮嶽天開近
法宮綠華紫石畫圖中宸遊竟逐胡塵散帝業都
隨王氣終花石有綱南國怨龍沙無夢北庭空懸
知五國城頭望白草黃雲杳莫窮　高戴牙冠翠
袖長錦纏珠絡艷生香新翻十六天魔舞脇倚二

千月殿粧曾是宴安懷鴆毒祇緣祕密失苞桑翠
華零落知何處月暗塵昏到應昌此余邑龔艾齋
之䔥作也公工詩辭手抄書幾千卷錄此以見一
斑云題首庚辰乃正德歲

三全三養四印

元倉子曰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
福全東坡嘗語人曰自今日巳往早晚飲食不過
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而不可益有
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
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神三曰省費以養
財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提養生之四印乃謂忍
默平直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
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蓮社十八賢圖

宋李元中書蓮社十八賢圖記云龍眠李伯時爲余
作蓮社十八賢圖追寫當時事按十八賢行狀沙
門惠遠初爲儒因聽道安講般若經豁然大悟乃
與其弟惠持俱棄儒落髮太元中至廬山時沙門
惠永先居香火遠欲駐錫是山一夕山神見夢稽
首留師忽於後夜雷霆大震平旦地皆坦夷材木
委積江州刺史桓伊表奏其異爲師建寺是爲東
林因號其殿爲神運時有彭城遺民劉程之豫章
雷次宗鴈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張詮張野凡六人
皆名重一時棄官捨緣來依遠師復有沙門道昺

曇常惠叡曇詵道敬道生曇順凡七人又有梵僧佛馱跋陀羅佛馱耶舍二尊者相結爲社號廬山十八賢時陳郡謝靈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誠服乃爲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遠師以其心亂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或時縱至便攢眉廻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得道士陸修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嘗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去還來者皆其事也此圖初爲入路

與清流激湍縈帶曲折踰石橋溪廻路轉石岩一又繚而上石嵓一二岩之間有方石池種白蓮花嵓之傍有石梯度山迤邐而去不知所窮當途窮處横爲長雲薇覆樹腰岩頂其高深遠近蓋莫得而見也傍石池有高崖懸泉下瀦爲潭支流貫池下注大溪激石而湍湨者虎溪也嵓之外遊行而來者二人一人登嶺出半身者宗昺也一人躡石磴而下者曇順也嵓中爲經筵會講者六人一人踞床憑几揮麈而講説者道士也一人持羽扇目注懸猿而意在深聽者雷次宗也一人合掌坐于床下者道敬也一人相向而坐者曇詵也一人執經卷跪聽於其後童子一舒足驂首有倦聽之意

蓮池之上環石臺坐而箋經校義者五人石上列香爐筆研之具一人凭石而坐者劉程之也一人手開經軸倚石而回視者張詮也一人正坐俯而閲經者惠叡也一人回坐拱手傍視而沈思者惠持也一人持如意而指經者惠永也一人捧經笈與童子持如意立其後又童子跪而司火持鋏向爐而吹一人俯爐而方烹捧茶盤而立者一人傍看石置茶器又一岩中有文殊金像環坐其下爲佛事者三人一人執爐跪而歌唄者曇常也一人坐而擎拳者道昺也一人執經卷而坐者周續之也臨溪偶坐者二人皆梵僧一人袒肩持短錫者跋陀羅也一人舉如意據滕而坐者耶舍也童子

一卷髮胡面持羽扇立其後一人露頂坦腹仰視懸泉坐而濯足者張野也童子持巾立其側有蹟而汲者一人石橋之傍峭壁崛起前有僧與道士相捉而笑者遠公送陸道士過虎溪也一人貌怪雄視捉巾瓶而立者捕蛇翁也童子負杖却立而待一人乘籃輿者淵明之廻去也淵明有足疾嘗以竹籃爲輿其子與門生肩之前者若欲憇而不得後者若甘負而忘倦蓋門人與其子也童子負酒瓢從之一人持貝葉騎而方來者謝靈運也傍一人持曲笠童子負笈前騎而行凡爲人三十有八馬一猿一鹿一器用草木不復以數計人物洒落泉石秀潤追千載於筆下萃群賢于掌中開圖

恍然若與之接揮麈而談者如欲懸河吐屑肆辯而未停黙坐而聽者如欲屏息杜意審諦而冥冥沉思者如欲鈎深味遠叩玄關宅靈府而遊乎恍忽之庭梵唄者如欲轉喉鼓舌而有雲雷之響與海潮之聲行往來如御風而遐舉坐臨水者如騎鯨而將去笑執手者軒渠絕倒達於衣冠蓋其心手相忘筆與神會而妙出意表故能奴隸顧陸僮僕張吳跨千載而獨步非十八人者不足以發伯時之筆非伯時者不足以寫十八人之趣豈非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其臭味相似故形容之工若同時而共處者也伯時於余爲從兄實山林莫逆之友爲此圖凡三十八日而成余得之遊居寢飲其下客來觀者或未知蓮社事因記其後覽者當自得之也圖成於元豊庚申十二月二十五日越明年辛酉正月二十六日龍眠李冲元元中記

桑民懌落乙榜

李西涯送桑民懌訓導泰和一律云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慚唐李郃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晩非蓬蘚湖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向碧天飛題下註民懌蘇人會試春闈策有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等語爲吳檢討汝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等語爲丘學士仲深所黜今年得乙榜年二十一籍誤以二爲六用新例辭不許遂有

是命觀此則世所傳聞皆非妄也蓋場中下筆苟非雅馴則雖有奇抱將無窮乎有不得槩委之于命矣

鐵椎銘

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椎銅山可破椎不可缺金埒可碎椎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椎畀著著戶名王千椎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時來敢後曾不一揮元兇碎首匪椎之重惟義之勇雖椎之功惟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勛椎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此宋翰林學士王文炳所撰見山房隨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二終

戒菴老人漫筆卷三

明江陰李詡輯

孫男如一較

玄孫成之重鋟

戒石銘

皇明天下郡縣戒石銘乃宋熙陵朝節出蜀檮杌中所載蜀主孟昶文四句耳自宋迄今因而不廢昶全文不傳今錄之銘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乙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役是切有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

辨博物志

張華博物志世止十卷事多雜出諸書或本書久失後人掇拾爲之耳又云原四百卷武帝俾刪其繁存此亦不應倍去若是之懸絕也

駁靈芝圖

靈芝圖曾見五采妝繪一冊名狀多異産地迂僻道家所造也詭妄不可盡信

雨下失魚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飈墜鄰果暴雨落河魚皮日休詩商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雨下則魚隨水而去驗之不謬

墨子夏后開

墨子書稱夏后開開即啓也與史記稱微子開同避漢景帝諱則墨子疑漢人所譔非本書

元史二傳誤複

元史速不台雪不台二傳異名而事頗同文有詳畧耳觀言俱七十三卒俱謚忠定其謬審矣第八卷第十八者部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拔都名說紙多一字覺歷從不大殊見的

王質論紀年

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畧見於釋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降眞香

栁之懷遠産香藤葉大如掌多刺鑽蹀紋齒巨材産多於山林紆攣之處歲久色微黃曰藤香或深藏巉岏巨石攖路人跡不到霜㲹雪霑積以歲月皮肉俱爛赤心如鐵謂之降眞香本草云出黔南伴和諸香燒煙直上天召得鶴盤旋于上天行時氣宅舍怪異並燒邪惡

西域記一事相類

大唐西域記婆羅痆斯國有隱士求命得一烈士令終夕無聲云云與幽怪錄杜子春事甚類

論善惡語有本

大學或問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漢昭烈云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卽易繫辭所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一節之意

釋廣弘明集字殊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載謁大慈恩寺詩一首作今上則高宗也今載太宗文皇帝集中萬仞集作百圍影集作圓綺霞集作霞綺瓏帳集作籠

兎亦有雄

古樂府雄兎脚撲𢶒撲一作握雌兎眼迷離王充論衡兎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觀此二說則兎未嘗無雄也

鄭所南傳

王逵善撰鄭所南先生傳云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爲文不以草而豪怪可愕又善畫蘭蘭成則毀之人求之

甚靳値元氏位中國坐必向南人詢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爲萬世之大變聖人書狄以爲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反爲之羲吾不忍也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弗計然亦不畫土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爲夷狄所得一云土爲番人奪去吾忍畫耶凡平日所作詩多寓意於宋若題鄭子封書甃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且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識宋之臣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淵清風萬古識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圖繪寶鑑云工畫墨蘭嘗自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眞爛漫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寓意緬邈所南畫蘭自題詩云一國之香一國之殤懷彼懷王於楚有光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疎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自謂志節不爲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爲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識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凡遇窮山大澤必彌日忘返咄咄書空心與口語人爭視之彼則𥬇如也著書甚多行于世者有太極濟鍊文一帙多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二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漚血三斗書此後有巨眼者當識之好事者或藏於家竟以壽終葬於姑胥之西所謂所南者以南爲所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趙也凡

其爲人類若此修宋史者遺其人故宋史無傳余故惜而傳之云論曰蜀孟昶侈肆之後豪右爭相夸尚石恪生於其時畫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恪之徒與昔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抑又褒之徒歟嗚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墮者以有節義爲之閑也通圓者哂其狷介又孰知有所不爲者亦聖人之所取乎遂昌山樵云客吳下有田寄城南報國寺足人則其錦錢集行于世崇禎戊寅歲浚所南心史一帙得之于吳寺眢井中撫吳張國維刻行于世滋

先儒用方言

先儒言句音殼當穀俱去幹當事也每言合下如何如何合下字猶今言一落之意朱子有云丁一確二乃

的當之意今俗語猶然程子凡言大小大事猶言多小大事也言體當軆法二字方俗之言體驗幹當之謂

祝吁

衛公子州吁左氏公羊及詩皆同惟穀梁作祝吁此音相近而然如呼雞之聲州州之爲祝也

縣尹事用誤

事文類聚以令尹子文爲縣尹事用誤矣

韓集百葉桃

昌黎集有題百葉桃花詩即今謂之千葉

伐侂胄祖隴竹

宋侍郎臨安俞公烈登淳熙初第累遷中書舍人會宗室希閭由官所奔喪歸誤伐韓侂胄祖隴傍竹爲造墳具法司承侂胄意使援持仗竊盜例公曰墟墓非人室比兼未嘗持杖今追兩資送州安置罪涉太重夫有官之家猶得贖矧希閭在屬籍特不得贖乎遂獨以聞止罪伐竹者侂胄痛銜之尋嗾言事者論去此事宋史所不載余見丁王梧溪詩集中侂胄之橫俞公之賢皆世鑒也

御用筆

朝廷用筆每月十四三十日兩次進　御各二十管冬用綾褁管裹襯以綿春用紫羅至夏秋用象牙水晶玳瑁等皆內府臨時發出製造弘治時吳興筆工造筆進　御有細刻小標記云筆匠施阿牛孝宗見而鄙其名內傳以小名對　勅易名曰施文用至今猶然右二事吳興筆工張永賢說

方正學禍蔓

太宗殺方孝孺親族八百二十口

梁文遺事

梧溪集載梁友直遺文俞之近遺事皆邑誌所不可遺者梁文云江陰王庫使家藏黃筌雀哺鶵卷後有後村詩跋嘗聞古院畫率有名義是三雀者殆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與筌蜀人故云浣花溪耳雖然姑置老筌而論後村方宋氏叔季時王臞軒劉後村文章聲錚錚相頡頏臞軒元宵詩首押杆科末押民膏後村此雀詩和韻乃竄入鶵韻王以辭賦高第二人及第劉以名臣子孫有文辭賜及第真西山爲中舍舉之自代皆非不諳韻者直毋於閩人語言聲音不覺跌宕當不以過余既贅論且贅贊云觀雀哺鶵可以知仁仁于鳥知于雀之身雀知有子子知有母儀爲思哺食在母口嗟彼雀矣以鞠以育矧伊人矣孰無天屬矧資其親長養其親天屬至親均哉世人庚辰三月三山梁益俞事云先生姓俞諱遠字之近號空谷江陰鳳歌作戈誤鄉人也以儒起家至先生貧窮居教授能行古道毗陵孫岵以先世舊依先生待如近懿卒殯焉頃年疫傭奴病乞歸先生曰慎無疑疫氣相染其善訓誡諭甸死時兵興山林盡稍人死多委

之壑或以是請先生曰生盡其力死棄之溝中不義也特爲棺窆歲𦯬春里萌舁木偶神遨井落間至先生門適所舁重而止舁告家姥曰神靈報施影響提宜急祭燎旗下否則殃及矣姥笑曰木偶何能爲主人歸吾家爨下物耳衆愕眙去族姪裕親歿有佛者以佛事爲觧裕毅然曰吾諸父嘗謂形神既離地獄何有今乃自誣親有罪不孝孰甚佛者慙而退其善行及人率類此先生骨貌清卓類有道者長於古文尤嗜詩亂中吟詠不輟嘗自叙詩曰蟲之薨薨鳥之嚶嚶機動籟鳴豈得已而不已乎不得已乎耳于以見其出乎性也壽七十

二子樵孫庠序

駁李靖行雨事

李靖行雨事言馬鬃一滴則地下雨二尺今凡小雨沾塵或寸許不齊者何以施馬鬃之滴也

不知章草

近世學書者知有宋克體不知有章草然非重頭曲脚之法也善隸書者知之

蘇味妓誤使事

杜無海棠詩者以母諱故耳東坡之咏妓李宜乃一時之失言也西郊野叟詩話載之以爲美談何耶

趙同

漢文帝時宦者趙談史記作趙同者蓋避太史公父諱言與談同名耳故曰同今漢紀猶作趙同誤矣

晉多用信字

晉多用信字使人也世說及二王帖中可見今曰書信音信獨指簡札非矣

唐詩用至竟

唐詩多言至竟如云到底也杜牧云至竟息亡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誌稱

誌中有爵者宜稱塚無爵者稱墓有爵及尊貴者稱公無爵者咸稱君

序素書

張商英序黃石公素書言得於子房塚玉枕中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以道與神加於聖賢之上必是道家所托非吾儒之見也

貫衆

驢馬食管仲三五日易肥駔儈之欺人多用此一云貫衆

洋溝

今人家基內簷頭下溝皆稱洋溝其名甚古崔豹古今註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于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墻故爲溝以隔之故曰洋溝也有以壁下者爲陰溝屋前者爲陽溝甚顯

甘蕉

甘蕉出閩中以糖漬之可以寄遠形如鎖陽而氣近黃精味酸

悼陸全卿詩

吳人悼陸全卿冢宰坐寧黨詩曰子規聲裡夕陽微何事先生懶見幾雲夢竟成韓信縛鱸魚空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筆憑誰定是非寂寂朱門春去也楊花燕子任爭飛或謂唐伯虎作

北海東坡書源

李北海學王而飄逸者也蘇東坡學顏而飄逸者也

麻嗏籠統趙

唐李涉題宇秀才櫻桃詩曰風光莫占少年家白髮殷勤最戀花今日顛狂君莫咲趂愁得醉眼麻嗏今人欲睡眼將合瞇而縫細者曰麻嗏不知作何寫偶觀王荆公百家詩選李涉詩得此二字今物之擁腫者俗曰直籠𩋪桶韋居安梅磵詩話記鄭安曉丞相未貴時賦冬瓜詩云翦翦黃花秋後春霜皮露葉護長身生來籠統君休咲腹內能容數百人卽此籠統字今人以虛罔不實而斥其妄行者則曰趙爾雅休無實李郭璞云一名趙李盖無實者虛也疑卽此趙字

杜順法界觀

西銘總論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法界觀云華嚴大教浩博難名杜順和尚文殊應身以自智見華嚴一眞法界總該萬有卽是一心其中諸佛衆生若國土若莊嚴義境無量於無量境集其義類總舉色空理事爲例束爲三重觀門一曰眞空法界二

曰理事無礙三曰周遍含容若達此三門則法界重重縱橫達矣

演卦爲神農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此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儼山傳疑錄云

中山王御碑跋

洪武十九年　御製中山武寧王神道碑文後有跋云臣惟古功臣之葬壙有誌墓道有碑禮也然自唐以來皆命詞臣爲之惟我　聖王芟夷群雄混一區宇雖股肱爪牙非止一人而中山武寧王實元勳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　聖上以王豊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　親筆之刻置墓道自古人君禮報功臣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臣等不敏幸得同侍　經筵欽覩　御製不勝感激流涕謹拜手稽首書于碑文之左　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夫臣朱善　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臣劉三吾　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臣汪仲魯翰林院侍　詔臣沈士榮孫六雅謹書此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冬其五世孫徐鉞所刻以傳者今不可多見矣且孫公吾邑之先輩也謹錄

蔡京父子相軋判

正德時邑庠蔣一龍爲邑父母萬公所愛適試于按

院經書論外又出一蔡氏父子相軋題作判其判曰周公相而伯禽封忠輸内外鄭桓卿而鄭武繼職善開承故挾篤棐之猷何嫌夾輔恢世濟之美豈厥同朝德乃下衰恩斯冐濫霍光操廢立之柄進禹司徒安石執變法之權推雱侍講樹黨一門竊官再世是固昧君臣之義然猶全父子之恩若石厚之輔州吁石蜡以先臣而見殺懷光之叛唐德李璀以入侍而告謀則義有重於朝廷恩難兼於骨肉今也蔡京以諂佞得政既非毅貽蔡攸以權勢超遷尤非武踐乃者位漸肩班忌由心出邸館自開各納買官之賄客賓分附損生奪要之疑震用事而上九當退於無爲京猶戀位乾居尊而六子未承乎幹蠱攸敢同升既不識父子去就之機謂宜篤僚友協恭之義蔡氏均有罪矣宋室亦曰殆哉試後寫卷呈于萬公閱至判便頓足曰弔萬玘一年豈能作此一句浮白賞之至醉其歎愛邑俊每每似此一龍父舜文本王姓居城東因父鞠于蔣靜齋而仍其姓焉一龍父子皆吾邑高才生而卒皆不得一第不識造物謂何

淫色爲風

今人謂淫於色者爲風即馬牛其風之風

論格致辨千金方

格致餘論辨千金方房中補益爲非此垂戒立法爲中人慮耳即暴者不可以主兵貪者不可以主財

之意若仁以不殺爲威廉以不貪爲寶亦無害也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

搖籃

今人眠小兒竹籃名搖籃郭晟家塾事親曰古人製小兒睡車曰搖車以兒搖則睡故也蓋搖車即搖籃今別有縍車之制縍一作綁榜此字玉篇廣韻俱無乃出兎疑韻中蓋後人所造也

琵琶青塚

石季倫崇王昭君詩序云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熟察此序乃知昭君出嫁之時未必以琵琶寄情特後人想像而賦之耳此范希文語最足以祛衆蔽匈奴地有黒河青塚在黒河之旁夜四鼓時有氣直上江陰萬戶完仁山云古今人信琵琶而不知其訛言青塚而不詳其自余故拈出（呼韓邪單于初請爲漢婿及死子雕陶莫皋立復妻昭君生二女一爲須卜居次王莽時入侍太后失節如昭君蓋無足道者）

護花鳥

池州九華山江南勝地山中有奇花歲發則有護花鳥鳴焉遊人欲折者鳥則盤旋其上鳴聲云莫損花莫損花無錫倪容與人如泉嘗居山中月餘親對徐納齋尚德說得聞

誤引不多食

論語曰不撤薑食又曰不多食謂每食適可而止非

言薑也事文類聚蔬菜門引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而題云薑不多食連上文而言之謬矣

周尚書談邊境

常州周約菴金曾鎮撫延綏言三邊寒甚遼東第一大同次之眞有墮指裂膚之慘屋下皆有霜蓋氣透徹故也人出軍有受寒者扶至家漸以温物食之若驟以火則皮肉俱爛曉開城門不知者誤以手候其鎖則皮皆去如灼蓋醫家亦有寒極似火之說　西邊有火炎山　韃韃腸極細如豬腸人身瘦長而濶膀不畏死得勝則唱敗則哭韃婦至中國人戲弄其乳則喜以為是其子也至隱處亦不為意惟執其手則怒謂執手為夫婦動挾刃刺其人　馬瘦見肋骨蹄甚薄至中國養壯而蹄厚則不善走極有駿異者欲入寇則羈餓四五日撫州王書客自大同來見韃子八萬虜大同鄉導而去亦言馬餓七日　陝西出黃鼠味佳設宴珍饌　出黃羊身尾似鹿而角似羊肉甚美　鯉魚甚肥腹中多脂形如南方者而重三倍　半翅鳥倍大如鵪鶉肉味亦如之性極癡又謂之半癡亦曰癡半斤好視紅物飛不遠輒下獸人著紅襏襫以誘之則近身凝視不去故可得　韃人稱中朝　皇帝為罕蓋胡人聲重而疾古云可音克汗音寒音近罕耳　有猴小如拳人家畜者飲水漸大　邊上虎極大　達達騾馬之外亦乘牛具鞍行走　達達稱中國官府為阿法　邊上老鴉紅嘴紅脚剪舌教之能言亦如鴝鵒　余謁周公因縣父母石首劉公見托請文之故坐間談及邊境且出示三邊圖凡所聞者聊識如右

老儒遭困

隣邑東橋徐氏世敦禮讓近後裔衰薄有老儒邵夢巖能者亦被其陵窘好事者以詩哂之漁梁溪上水東之魯道于今一變齊押闔場中多智伯陽春調裡少鍾期捐階不是徐行日伙餉渾非亟拜時八十年來函丈老月明無可一枝栖夢巖家君童穉時師也記其獨對黃菊一絕云菜羹麥飯午陰斜飽看中央正色花非是無心近紅紫清貧何地着繁華其著作多散見緗帙中

塔影

牛首山塔影在僧室中閉門暗映卓前懸紙或以白衣承之影小而倒黲黲可見室與塔甚近非相值之地不知何故

德祐間子撰父志

嘉靖十五年丙申歲秋邑中大街虹橋溝東居民鑱地得石乃宋末恭帝德祐年間子撰父壙志為余業師沈養吾所得備錄于左王君錄參從事壙志

先君諱建大字直方氏王曾祖諱奉議郎累贈中大夫妣朱氏胡氏俱令人祖寧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司農少卿贈正議妣傅氏韓氏俱碩人周氏宜人父燾朝散大夫通判泰州軍州事妣趙氏封宜

人始卿祖吏英蕩歷淸貫聲光赫奕至先君生眉目儼偉如神幼穎異力學諸父見聞重染熟知先朝文獻淳祐己酉以百篇預鄉薦寶祐乙卯通判官無爲類集少卿笑菴文藁將鋟梓先君校正彙次計使陸公景思見之與語喜其儀語英氣嘆曰燕趙奇士非虛言蓋王氏世趙人而江陰則僑寓也丁巳理宗明堂禮成先君以通判冢嗣奏補將仕郎未幾丁宜人艱繼通判艱服闋授迪功郎監通判支鹽倉度宗御極加修職郎邊賞循從事郎居官會計當有能稱制使李公庭芝印公應雷皆舉陞刻秩滿印公留權海陵準遣繼辟安東錄參未赴感疾歸始僑居虁攸通判雖葺數椽未完雁

行衆不忍析至是買廬虹橋巷休假歲餘疾革謂弟若子曰自樞祖至先人七世有列于朝吾幸蒙先人遺澤志非不如昔人學非不如今人厄于數莫克振作讃一絕逝時咸淳甲戌六月十三日也先君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娶永嘉趙氏希澳女先十五年卒子男一人伯熊女五人長適同郡杜化孫次佛娘宜娘安娘佳娘俱未行伯熊卜嗣歲德祐改元二月十一日壬午安厝于昭聞鄉綺山之原祔先妣穴從治命也不肖孤伯熊抆淚敘次梗槩識諸墓奉議郎知江陰軍江陰縣事兼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賜緋高純原塡諱

武林俗呼

杭州俗呼黃矮菜爲花交菜謂近諸菜多變成異種民間常以此詈人如魚中之鯧也土俗多南渡遺風賣氷者叫大（俗音杕）雪以大雪收者佳糶芝麻者叫何何舊姓何者曾鬻此故也

取蟾酥法

取蟾酥法將活蝦蟆眉稜上用手爽捻油紙上或是黃桑葉上便有蟾酥用竹篾青刮離紙葉上便於原刮竹篾上插在背陰處經宿酥自然乾收用之

集覽誤認刊字

丹陽蘇頌子容宋皇祐間進士累官門下侍郎以父紳嘗直史館極言時政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爲

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草頭木脚者木脚是梁字而草頭則蘇字也陷人倒卓者傾險之甚也（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居極謝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集覽遂謂熈寧中頌請以此語刊附國史此說非也且云爲父辯謗去之可也豈有反求添入之理蓋刊有二義有刊落有刊入此乃因國史有此語請於神祖而刊落之郞詩序中所謂則亦刊而去之是也

論禰衡張華二賦

禰衡作鸚鵡賦張華作鷦鷯賦皆有超然遠害之意使能踐之何後患之有是所謂不能體其言者也

文恪教外孫

常熟吳文恪公思菴先生送外孫錢昕一絕句云阿昕今喜赴科場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曾聞先輩語一憑陰德二文章蓋惡昕父多行不法作此以教之昕後卒爲良牧伯能不負公教余大母嚴乃文恪之外孫女也耳熟之嘗以授詡且述當時錢提後謁見命執掃除以折其少年英氣曰吳家外公錢家小哥教者眞是能教受者眞是能受汝孩兒當知樣子嗟嗟今復可得此耳提哉其詩語尤是與今日士子下一頂門鍼也

茅山古跡

茅山華陽洞石崖上眞書三大字相傳米元章書路傍洞泉二篆字龜石中玉柱洞中有石柱懸空四周可轉似滴乳結成喜客泉人至環石欄羣衆拍手則乳泡迸起玉宸觀大栢根幹纏紐被火餘蘖猶佳顏魯公四面碑張從申三絕碑俱存大茅峰徑路九灣十八折祠宇宮前九杉高大靈官所掌玉印木蒼色方二寸有柄文云九老仙都君印篆畫八疊制作尚廉劌不甚古

文安幼穎

常熟李文安公傑五歲時在堂中圍柱戲跳見者以手圍庭柱團轉試之隨應聲曰脚踏樓梯步步高又有出櫓人二字者即對以翁子嘗夜坐庭中從兄指紫薇星令屬對應曰黄道日登第後入館賦禁苑聞鶯結句云君王厭聽綿蠻語莫向金門

弄晩聲人多傳之

唐大中時墓銘

嘉靖壬寅冬余季弟家後濬河得一塊古墓甎余以水漸漸浸洗之字稍可辨然漸滅處甚多不可讀僅見首行爲瑯琊王氏墓誌銘無書撰人姓氏乃唐大中三年間葬也惟銘完好錄之銘曰生居幽壤寂靜自然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赤岸之原千秋萬年其缺甎八百塊亦載於誌中余里名赤岸縣誌作斥字余家先世所書有兩從者今定爲赤云

三花別名

山茶一名海紅花金鳳花都下稱爲海蘘蜀葵浙江寧波稱爲丈紅花

曆書分色

王守溪曰曆書有白黑綠碧黄赤紫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爲白九爲紫左三右七三爲綠七爲赤二四爲肩二黑四碧六八爲足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黄七赤九紫

鄭州風俗

成化中河南鄭州舉人黄井出宰常熟鄉先生錢東湖以賡唱相厚偶談及鄉土對錢曰敝地風俗惟細民仍舊原自有矜嚴禮法之家即一城如此者凡十三家屈指數之盡矣東湖接聲曰連老父母家十四家黄茫應曰正是正是學生蹉數也聞者莫不絕倒近時有論鄭風者曰夫子但放其聲朱

子解詩不宜槩從淫例由此觀之豈其然耶

黄叔揚傳

黄鉞字叔揚蘇郡常熟縣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鉞月遊市肆中見書不問古今卽借觀之或竟日不還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　詔求賢才悉集京師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數十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託市鹽酪率一二日卽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楊淡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傍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書讀耳過目不能忘也淡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游乎鉞喜再拜卽從淡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淡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淡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閭之併辟福賢良淡怒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觀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無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卽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共筆硯數載知福爲深福才能問

學並由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卽行不足以應　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乃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己卯舉湖廣鄉試明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辛巳　[illegible]建文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鎭京師之左輔應北之右臂也君吳人　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曰三郡惟鎭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籬也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　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以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必待戎馬至此亦已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卽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黄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隣知引之御史舟至陂時方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貲客至欲割雞具饌鉞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壬午　靖難師日促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鎭嘉興五部兵馬勤王善以書招鉞以

親喪尚在殯請卽日營葬畢事乃可趨命既而童
俊果以鎮江降　文皇帝正位　詔暴姚善罪狀
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惟權許因得親善縛善邀賞
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閱日三四日死悉以家人救
免或傳言善欵服　上赦其罪復瞠目曰吾知善
爲人决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
也脫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
復稍稍食其年七月十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
川橋西向再拜祠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
幸有國難義同許身君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
獨生乎祠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
入水死時收善黨急軍士縱橫郡邑中且訛言將

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福乃具棺衾晝夜泣橋側
百方求其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
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之
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
九辨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孤
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
老淚滂沱按此楊五川儀從餘慶書院僧本清疏
簿中得所記黃黃門事實又得殷學究書卷面二
半幅所載遺跡合而詮次如右黃公若作泯波無傳矣得共贈惕君
福詩并引附錄于此云鉞自成童時與我貽殺楊
兒同事筆硯探討古今風晨雨夕靡不相俱蓋同
寢處者將十載兒清才厚德十倍于鉞特以尊翁
蘆墅老先生年過甲子不樂仕進故前後與鉞照
名而辟于縣者三舉于郡者再皆以痾疾辭免鉞
不才叨拜官諫垣玆以使事過吳　詔特許歸省

雨中過尋倡游因共楷累夕追識往事有感似作
嗟嗟揚兒令之夫賢人也向以親老而不仕今親
別終矣向以世亂而道屈今時則泰矣尚恋恋湖
山將遂老焉而鉞乖司獻納又不敢故違高志以
薦揚於　上論共極致吾二人皆不能無罪焉溺
別聊賦此以贈出處殊途隱幽興致又不知兒之
所以數我者向如也　愛子莊堂靜不塵扃舟莫
歌任來頻如蘭自覺心情古似夢還驚夜月新架
上經書千轄宿窗前花木一林春啟
陵自是軒台鼎相對懸爲獻納臣

供朋遊勝各八
牌色八奇　拗馬軍　鴈啣珠　二姑把吞　鰍入
菱窠　蘇秦背劍　拗雙飛　雙腳抱疊勝　環兒
象戲八提象棋　背水陣　燈蛾獨立　雪
夜擒戎　雙龍爭珠　老蚌吸月　寒江獨釣
流星赶月　金雞抱卵　妙曲八引曲名　玉
抱肚　後庭花一曰尾犯　傍粧臺　玉交枝　對玉環

三仙橋一曰三填頭　刮鼓令一曰大迓鼓　夜行船
齊雲一曰閒融八弄毬　鞦韆搭　逆流水　勒馬
膝　側肩札一曰入鬂膝　鵲踏枝　蹬鎖腰一曰疊腳挾
雙背肩拐　黃鸎落架　麗詞八調詞名
鵲橋仙　喜遷鸎　摸魚兒　隔浦蓮　青玉案
瑣窗寒　醉蓬萊一曰醉春一曰醉落魄　金人捧露盤
手談八勢圍棋　玉匣藏珍　金圭七聚
彩鳳翻身　金蟬脫殼　猛虎奔林　喜鵲轉枝
二士入桃源　右軍觀鵝　捶丸八巧　打毬
臥棒斜插花　燕尾斜插花　後擺撇過前
前擺翻過後　背身正棒　兩肩扶兒　鴈點頭
背身倒捲簾　院爨八劇雜劇　三拖旦

大分界　琴家弄　看馬胡孫　纒三旦　牽着
駱駝　調猿掛鋪　雙捉壻

姚少師官誥

嘉靖癸卯秋八月有姚某者徙居碩山鎮業腐酒一日出其上世姚恭靖少師廣孝永樂十年二月所得贈祖菊山父妙心祖母周母費幷封本官官誥五道貨于古塘王椰塘王膏粱子不識姚少師爲何許人僅取其褾錦軸頭之類買之中玉璽誥文揭還携去余友人雙溪周君聞之用秫米易而藏焉嗟嗟　靖難幃幄大勳炳炳于金匱間而當時龍章卒爲後世棄如敝屣豈適符色卽是空之本旨乎

燈謎

燈謎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懶覩妻兒面撥盡寒烟一夜灰一藥名常山砒霜假毒焰硝一病名喉閉傷寒暴頭火丹

河豚有害

河豚余邑中之所慣食余亦愛之近入城聞一人家哭聲甚哀問之則以誤食河豚之有毒者連死四人梅聖俞詩云炮煎苟失所入喉爲鏌鎁又云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眞紀實之言也余從此遂不敢食遇饌則每勸人世間多美味省此一物不爲少勿爲蘇家口語所誤悔之無及時亦有聞余言而輟箸者有不謂然者余曰從若轉圜勝于噬臍盖中毒者多飲穢物解之聊借戲以警云偶得宋時陳止齋傳良戒河豚賦錄之以廣余意焉其文曰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魚余嘗怪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遂賦之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爲之絡馬能踶吾爲之羈且轡也烏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搏且噬也機與穽足以備也蛟蜄可駈兮蛇虺蚖蜥可避也雖其質禍賊兮名彰莫余僞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懼也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柔以甘人同嗜也曾謂其斃人亟兮孽肝膟膫腸胃也人雖疑

致死兮饋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害人兮不在乎眞可畏也凡蓄美以誘人兮盖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悅而啗兮彼則陰以其恚也戕殘忍以爲仁兮文嫵媚忌也甘我以言兮鼠伺而狐覷也笑怡怡吾蠱兮弱婉婉滅人之氣也富貴懷安吾鴆兮幣帛豢牢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兵莫憯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虞以璧馬兮商君以好囚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兮武賊養以媚也眇河豚其弗戒兮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嗟乎若予黎安兮擲天下於一試也元貢玩齋曾客江陰集有記河豚云大者名青郎君小者名斑兒今鮮知青郎君名

測影臺考

邵文莊公實測影臺考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影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卽今登封東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南一臺琢大石爲之上狹下濶高丈餘廣半於高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影臺臺北三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磚爲之其北之中爲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爲道直達於北約五丈許石上爲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爲二小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爲量天尺又以爲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今文耳恐非出於周公況歷代曆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

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耶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

宣德詠撒扇

宣廟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凉真　帝王之詩也

甲辰歲荒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春雨淋漓二麥萎黃十無二三自四月不雨直至八月中間雖小雨數次地方濕而燥日如火燔就乾烈溝洫揚塵河港成裂禾苗盡稿米麥之價騰貴民不聊生草根樹皮皆撲取充腹此等景象何不幸而親見之哉食榆樹皮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

屓屭等名不同

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古諸器物異名屓屭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于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蟋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于刀柄上蠻蚣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

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楊升菴曰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着門戶則以椒圖之似螺形信矣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丁非也蚣蝮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楊升菴曰唐韵揺首搭注搭頭也今俗名蘇析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參考如詞曲有門迎四馬車戶列八椒圖之句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李西涯懷麓堂集云龍

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因牛龍種平生好音樂
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眦平生好殺今刀
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
獸是其遺像蒲牢平生好鳴今鍾上獸紐是其遺
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平
生好負重今碑座獸足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
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贔屭平生好文今碑
兩旁龍是其遺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
其遺像皆在弘治間　泰陵嘗令中官問龍生九
子名目因憶少時往往於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
悉具又莫知所出以詢之羅編修玘玘僅疏其五
六云得於其師左參政贊者止此又詢于吏部劉

員外績績以故冊來冊面備錄此語亦不知所從
出因據以復命余又得一處載蚣蝮好負重今碑
下石獸所述各不同俟正之博物君子蚣蝮疑即
前覇下

楚世子弒逆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夜楚世子英燿弒其父
楚王初世子病王遣所愛宮人侍之世子私焉有
娠楚王怒遂疎世子及妃生幼子陰有廢立之意
一日往世子堂見其容瘁曰爾如此何能繼我不
如學修鍊長生將王位奏讓與弟弟不失位爾不
失身兩便也世子是時已蓄弒心矣至今年正月
十七日宴三司飲至三鼓歡甚出所有寶盃等勸

三司不醉不歸次夜三鼓被弒其跟隨朱安等出
城開之巡撫三司次日世子以父病風暴卒訃長
史官及內臣令史阿附之時巡撫亦任其差官赴
京營幹御史伊山泉敏生從荊州急回遂奏劾之
由是世子械至京自蕃長史內臣俱斬不待時聞
楚王貪酷已極人無可奈何矣天爲楚民報讐乃
假手其子身弒子滅天定勝人之理也此行之項陝東最的

丙丁龜鑑

宋理宗朝淳熙六年衢州孝廉七世孫中書省奏名
臣柴望撰丙丁龜鑑言丙午丁未自古多變厄者
凡二十有一爲十卷其言多驗洪容齋五筆亦載
丙午丁未之變而謂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撫時

憂事搦管勸此

南村草堂記

陶宗儀有莫逆友曰邵亨貞令輟耕錄首載蘋賓刻
版疏是其筆也邵公號見獨居士余家藏其親筆
文稿一冊中有南村草堂記詢之可以想見二公
手采記云自昔有道之士能終身不汩名利天下
後世清議無異辭者惟晉靖節先生與吾宗康節
先生二人而已二公之子孫散處四海代不乏人
然能繼其高風偉行者則未見其人也吾宗諸老
往往追慕未始不扼腕咲嘆自以不克遠紹先躅
是慨靖節去今代尤遠然亦寥寥無聞者豈皆冥
然自晦於窮山絕域而與世不相聞耶予與陶君

九成游幾四十年矣覩其行無所矯揉終身弗渝九成生長浙水東承平時侍父宦游西州既壯屢經世變弓旌纁帛之招接踵境上悉毅然不答既久益堅唯耕藝讀書從容于逢掖顛沛之時浸淫于世道紛紜之際無隱士之名而潛合隱士之行方之同時之士趍競而合汙者有之因阨而失守者有之言與行違者有之能如九成之不動聲色全身而履道則不可得也吾嘗攷求吾宗之人可以追逃康節者既未之見今覩九成出處殆可遠企靖節遺風爲可慶也九成築草堂于泗溪之南村暇日余往過焉見其左右列琴瑟書冊前後多桑麻竹樹四顧皆平疇遠水出戶則可覽觀江山

之勝四時有耕釣蠶牧之營晨夕有讀書談道之樂遶屋種菊數十百本幅巾短褐逍遙其間與黃花同傲霜露地偏而心遠胷中所存不言而可槩見人亦以爲今代之靖節與余老矣九成亦逾半百行將優游卒歲於草堂之下後之傳逸民者其肯舍諸九成求余言爲記既書以復之且以歎吾宗之不競也戊午歲重陽日記

張修撰緝屋

常熟止菴張公洪宣德時以翰林修撰在家屋敝欲緝有東與東橋徐氏乞柴蓋之幷羊一牽乃縣令爲鄉飲送者輒托與種竹人家換竹作椽其東有三四十句余親得之惜未曾錄失去此等高風今願爲之執鞭而無從也其論緬甸宜慰那羅塔六書綽有使才不獨有行有文

神仙粥方

神仙粥方專治感冒風寒暑濕之邪幷四時疫氣流行頭疼骨痛發熱惡寒等症初得一二三日服之卽解用糯米約半合生薑五大片河水二碗於砂鍋內煮一二滾次入帶鬚大葱白五七个煮至米熟再加米醋半小盞入內和勻取起乘熱吃粥或只吃粥湯亦可卽於無風處睡之出汗爲度此以糯米補養爲君姜葱發散爲臣一補一發而又以酸醋斂之甚有妙理蓋非尋常發表之劑可比也屢用屢驗不可以易而忽之

迎武宗駕還幃詞

湖廣鎭巡等官迎賀　武宗大駕親征江西凱旋幃詞是時余邑裕軒夏公從壽爲參議此其代筆者存以見當年時事云爾伏以春生秋殺妙闔闢于乾坤雷厲風行廓清夷于江漢惟天討必加于有罪肆王師豈出于無名功在一人歡騰萬口玆蓋伏遇　欽差總督軍務後軍都督府威武大將軍鎭國公朱英資神授駿德天成廟筭無遺遠懾犬羊於徼外王猷允塞豈容狐鼠於域中粵在洪都建有寧府　聖祖重屏翰之計茅土攸分　累朝敦親睦之仁繼承不替宜　祖訓之永守期宗社以同休詎意玆邪是生惡亂乃宸濠者夙梟兇暴

少有豺狼之聲大肆烝淫長爲禽獸之行攘奪良
氓殆遍賊殺善類孔多招誘賊徒者不翅萬衆陰
謀不軌者殆將十年罪貫已盈反形漸具諫臺交
奏宜加斧鉞之誅　聖德涵容尚錫几杖之賜方
遣官而降　勑俾悔過以圖新豈梟獍之惡已成
顧蜂蟻之忱何在僞傳制檄豈惟指斥乘輿大興
甲兵直欲謀危社稷遂殺巡撫首據省城南康九
江皆被乘虛襲破民廬市肆悉遭縱火焚燒垂涎
欲犯留都恭指已攻安慶馳變告于一旦法所不
容赫　皇怒于九重義所必討敬告　宗廟肅將
天威卽日臨朝以誓師匪徒推轂而分閫六飛親
御舉鞭指江以西五位暫離仗劒從天而下周之

皇父休父戒旅陳行唐之英公衛公前驅後繼六
軍齊奮增耀日之威靈萬馬不斷聽如山之號令
先聲至而逆醜褫魂喪魄義旗舉而元兇束手就
擒表天紀之必正不撓信王師之有征無戰有生
大慰雲霓之望無辜咸脫水火之中荆棘不生允
藉班師節制秋毫無犯樂闋奏凱歡聲遂成周之
克定三監政由冢宰陋漢景之討乎七國兵屬條
侯元功顯勒於鼎鐘示永世而萬古不泯　大駕
早還於斧扆敷文敎而六合同春　某等慚虐從莫
效犬馬之勞詩歌常武卬行在不勝葵藿之悃祝
擬華封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獻詞曰一統山河
調玉燭堯舜至仁先睦族獨憐七國與三監祇今
猶蹈前車覆赫然天怒肅何須分閫遣推轂誓六
師一人自將直指西江澳　披堅執銳俱頗救溺
伏威靈如破竹元兇就縛詔班師大功獨建歸黃
屋凱歌賡法曲懽騰億兆俱蒙福競嵩呼天長地
久永鎮綏荒服　右調歸朝歡
女辯繼母誣陷疏
順天府故官錦衣衛千戶李雄女孩李玉英謹奏爲
明辨生冤以伸死憤以正綱常以還淳俗事臣聞
先王有言五刑以不孝爲先四德以無義爲恥又
聞列女傳云以一身而係綱常之重者謂之德以
一死而正綱常之重者謂之仁故竇氏有投崖之
義氣雲華有墜井之英風是皆所以振綱常以勵

風俗流芳名於身後垂軌範於無窮也臣父李雄
蔭襲百戶荷蒙　聖恩以征西有功尋陞前職臣
幼喪母遺臣姊妹三人有幼弟李承祖俱在孩提
恩父見憐仍娶繼母焦氏存恤孤弱臣十二歲遇
　皇上嗣位遍選才人府尹以臣應選禮部憫臣
孤弱未諳侍御發臣寧家父於正德十四年七月
十四日征陜西反賊與賊進戰陣亡天禍臣家流
離日甚臣年十六未獲結縭姊妹三人伶仃無倚
摽梅已過紅葉無憑是以窮迫濫液形諸吟咏偶
有送春詩一絕云柴門寂寂鎖殘春滿地榆錢不
療貧雲鬢霞裳伴泥土野花何似一愁人又有別
燕詩一絕云新巢泥滿舊巢欹泥滿疎簾欲掩遲

愁對呪喃終一別畫堂依舊主人非是皆感諸身
心形諸筆札盖有大不得已而爲言者矣奈何毋
恩雖廣弗察臣衷但玩詩詞以爲外通等情朝夕
逼責求死無門逼舅焦榕拿送錦衣衛誣臣奸淫
不孝等情臣本女流難騰口舌本官昧審事理問
擬剮罪重刑臣只得俯伏順從不敢逆繼母之命
以重不孝之罪也邇蒙　聖恩寛恤特以天氣太
炎在監軍民未獲發落仍差審錄太監研審凡有
事枉人冤許通行奏欽此欽遵不得不具求生之
路以昭决死之言臣父雖武臣頗知典籍故臣雖
妾婦亦得奉聞其遺教况臣繼母年方二十有弟
李亞奴始生週歲臣母欲圖親兒繼襲故當父方

死之時計令臣弟李承祖十歲孩兒親往戰場尋
父遺骨盖欲陷于非命以圖已之私也幸頼皇天
不昧父靈不泯臣弟得父骸骨以歸前計不成忿
心未息巧將臣弟李承祖毒藥鴆死肢解埋棄將
臣姊李桂英賣與權豪家爲婢名雖養贍情實有
謀又將臣妹桃英沿街抄化屏去衣服稍有怨言
朝夕拷打今又將臣誣陷淫奸等情臣縱不才隣
里何不糾舉又不曾經獲其人乃以數句之詩尋
風捉影陷臣死罪臣之死固無憾矣十歲之弟果
何罪乎數齡之妹又何辜乎臣母之罪臣不敢言
凱風有詩臣當自責臣之死固不足惜恐天下之
爲繼母者得以肆其妬忌之心凡爲兒女者得以

指臣之過也是以一生而污風俗以一身而紊綱
常也臣在監日久有欺臣孤弱而興不良之心者
臣撫膺大慟舉監莫不驚憐　陛下俯察臣情將
臣所奏付諸有司明布各衙門知道將臣速斬庶
身無所苦免行露之霑濡魂有所歸無青蠅之污
穢仍將臣之詩句委勘有無淫奸等情推詳臣母
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父母之靈亦可慰之于
地下而臣之義亦不可掩于人間矣臣冒瀆　聖
主不勝祈懇之至係明辨生冤以伸死情事情不
敢隱諱謹具本令妹李桃英賫奏以聞奉　聖旨
這奴婢事有可矜着三法司會勘來說奉　聖旨
李承祖死于無辜焦氏妬忌之心罪實難容依律

處斬李玉英着錦衣衛選良才婚配右疏在嘉靖
四年間一學究所抄者余見而錄之

瘞蠶得禍相同

分類夷堅志乙集五卷中載江陰民云林敗明甫說
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湧有村民
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皐縣絕近育蠶數十箔與
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蠶費至多計所得不足取償
且坐耗日力不若悉去之載見葉貨之抑[illegible]役不
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爲然乃以湯盡
死蠶諸桑下悉取桑棹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
民取之剖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
其桑見有死者民之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爲殺人

拘係之鞫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起瘞驗之又其妻也體已腐敗矣益証為殺妻子而逃無以自白吏亦不敢斷竟斃于獄沈石田客坐新聞七卷末載蚕神報冤云弘治庚申太倉孫廷慎行販安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盖其家每歲畜蠶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經皂林巡司異其小船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撿其外見頭倉有人腿一三人自相

驚駭巡司卽縛解浙江臬司拷掠甚至詰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煆煉訴辨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者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內主司卽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蚕之處蠶皆不見惟見一死屍身軀完全乃少一腿事之符合併家主俱抵罪夫豈害蚕命數多有此報冤耶按此與夷堅所志大畧相同豈太倉孫君偶因蚕事遂緣飾舊聞以誑石田而石田信之耶不然不應鯉魚躍舟瘞蚕變屍之符如是也後得唐安定皇甫牧所撰三水小牘中云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于溝壑者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鍰新安縣慈磵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徒竭力於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蚕乘貴貨葉可獲錢千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為餒死乎妻曰善乃携鍤坎地養蚕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葉詣都市鬻之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于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桑得錢市彘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惟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凝令綱紀鞫之其欵云其瘞蚕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

差所由監領就村驗埋蚕處所由領公直至村先集隣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公直埋蚕並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發蚕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闕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令公直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辜且有坑蚕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蚕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勦絶與殺人不殊當自嚴刑以絶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腐蚕矣今據小牘則夷堅之說正當時洪公門下所竄入唐事以投其好者當以小牘為的餘皆係訛襲云

西瓜

西瓜可治暑疾甚效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其種自

洪忠宣使金[illegible]移埽極惡[illegible]撒上易爛凡爪以
[illegible]入之則爪盡壞

草窗鐵崖別號

武林舊事泗水潛夫輯正德中一代巡在浙中刻之其跋謂泗水潛夫不知爲誰夫周爰咨諏代巡職也抑咨之而無有知者乎勝國時周公密楊公維禎最博洽著作甚富其別號甚多密字公謹號草窗凡弁陽老人泗水潛夫齊東野人癸辛居士皆其別見者也維楨字廉夫號鐵崖凡鐵雅鐵笛鐵史鐵龍精鐵仙鐵龍仙伯老鐵東維子抱遺老人桃花夢叟錦窩老人邉上梅皆其別見者也聊爲志之

松江張同知召變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三月松江府同知張仲以偏愛少妾楊娼酷虐其妻趙氏遂爲妻所殺遍身碎剐至五月上海縣因濱江無城廿六夜倭冠數百突入街巷男婦殺死無算縣令奔逃縣治周遭燒燼擄掠不可數計延及蘇州太倉城下吳淞千戶所金山衛等處受害大略相同余江陰雖遠亦以近江爲慮縣官督民造城造兵器且發民兵救援太倉亦被殺數命聞之驚𩠐張同知殺死事余表姪嚴某在彼親見埽說嚴又云松江府治徧地生毛細如髮五色俱備人人怪嘆

江陰刊高麗圖經

淮安周煇清波雜志十二卷其七卷中云宣和奉使高麗詔路允迪傳墨卿爲使介其屬徐兢倣元豊中王雲所撰雞林志爲高麗圖經稽考詳備物圖其形事爲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在歴陽雖得其圖但能抄其文畧其繪畫乾道間刊于江陰郡齋者卽家閒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

戒菴老人漫筆卷三 終

戒菴老人漫筆卷四

明江陰李　詡　輯
孫男如一　校
玄孫成之重鋟

胡節婦

胡秀婦徐氏於嘉靖某年喪夫時年二十五歲有欲奪其志者不可孀居八載操履甚謹今年癸丑鄉人陳煦忽求納聘父母雖憐其煢獨然知其志姑俟緩圖婦知之七日不食事寢復食至臘月又有富民沈繹求偶乃父徐鉞但云終是不了沈素豐殷人相爭婚喧鬨衢巷婦聞之嘆曰恥辱如此何以爲人且初已却陳今若議沈是利其財不顧于義何以自明二十八日庚子遂爲自决計其未死之前三日手浣故衣極淨意留焚化死之夕沐浴更新衣不忘整潔至晚因母病痰喘進蘆菔湯一甌又以旨酒勸父飲至醉更餘入室取絮被覆姪女候其寢復出拜神堂司命遂閉門自經嗚呼從容就義如此雖世之賢士大夫或遭人倫之變多不能行者而一田婦能之是眞異氣所鍾者耶其爲吾江陰之光何如也此徐納齋尚德里中事余得其所親記者云

漢肇手摹

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云大事以質小事以劑鄭康成云質劑爲兩書一札同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婣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此載豫章別集雜論中今細民棄妻無論能書與不能書皆仍手摹之習若婣券田宅契則不然矣

任兵憲家書

三十三年甲寅歲春倭亂兵憲任公督兵江陰其子遣人候問作書以遺之我兒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嚼氈果華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幃榻耶後來事未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語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長聚首亦奚必一堂哉又詩三首草草功名六六年正當烽火動江天除殘愧乏長驅略策馬空操短節鞭　一　昔年走馬陰山道今日驅兵滄海涯三尺龍泉書萬卷丈夫何處不爲家　二　放船中道轉狂風雪浪排山一點蓬窻寢先生平旦死安危不在海濤中　三　公諱環字應乾山西長治縣人嘉靖甲辰科進士

江陰侯賜刀

江陰侯吳良有賜刀一口上有金錯龍鳳文其銘曰百錬金鋼殺氣難當將軍佩此威鎮四方其後人貨于余近里顧山周氏藏之踰百年矣近為常熟楊憲副五川公儀得去

嘗熟倭變

三十四年乙卯四月廿五日倭寇殺數人西去甚慘五月廿四日早復細雨聞倭在常熟墅橋搶小船裝物頃報至則常熟邑令王公鈇余姪婿父大參錢公泮并耆民徐察錢鑄錢班錢錫宋濤等俱被害其民兵死者不可勝數誠為異變

邑令戰死

六月廿三日邑父母錢公晩出擒倭被殺從公者二十餘人皆死公先禦之于石撞矢盡繼以瓦石身被一箭倭賊遁去有圖長吳兊死之公祭以文曰鶴洲主人憫吳圖長之死也而弔之嗚呼予以千人拒賊之來千人走而予獨後汝以百人追賊之往百人免而汝獨死噫予幸而汝不幸耶哀汝所以傷予也汝死矣余哀而弔之彼未死矣不知前之走而免者與夫聞風而避者其愧死乎否也一勸一懲風紀攸係汝其有知信予心而領之尚饗是文旣書于輔因無暇發留于前庫中公從兵憲王公從古命方率邑兵援靖江不虞倭賊之至也得報亟馳接戰身罹數刃馬躍陷澤中不幸死賊且恃公首懸于營㝠諜者得之始克完殮夫公之死非倉卒遘也乃平日所素植也夏季應支俸巳獨不支曰民傷如此何以俸為潛以印印其裹衣巳預計郊原之莫辨矣嗚呼傷哉始聞倭信時各鄉民擁入城者幾萬計王公將不納錢公獨挺身任之而民得以不及于難王與任公同入城萬民齊聲呼曰惟蘇州任兵爺救得小民王兵爺在此我等無靠哭聲震天余所親見誠哉莫作亂離人也識者曰錢公之决于死亦王公有以激之當日因倭勢大悍王公不欲出戰僅僥倖城中錢公憤然躍馬慷慨赴之卒陷不測使王肯上下同心以保民為計錢公豈遽及此哉錢公名錞號鳩洲湖廣顯陵衛官籍嘉靖庚戌科進士中時年二十六戰死時纔三十一歲耳

雨豆

十月廿五嘗熟縣天雨如赤豆者

曹尉捍城

三十五年丙辰四月十五日抵暮倭賊攻江陰城日縱鉛彈從城堞隙入城中危殆不可勝言賴曹主簿率其子喬勇止攻去石三塊火器一時俱下倭遂退却至六月十四日晡時倭賊四面圍截北門更告急人無固志曹父子與兵衆僅十二三人縣令且欲移家眷于學宮或勸曹暫自為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刃其子衆遂

不敢動乃大索城中薪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
猆煎滾用鐵銷汁採賊聚處灌之火藥乘風大發
倭賊始不敢近百萬生靈之命皆曹所賜也曹名
廷慧山東曲阜人貢士是時晝夜不得寢食者凡
四十餘日

大蝙蝠

三十六年丁巳九月初九日在從弟廳中見大蝙蝠
約如鵓鴿亦一異也

張羅峰

張羅峰謂四書本經我俱讀至千遍是恁樣用功後
爲閣老曾云做舉人時有病要尋兩箇紅棗合藥
自普門尋至應家橋俱無有今乃人人俟用一變

至此誠不可不反正還淳是恁樣憂慮故其建立
殊自偉然不齪齪于末世局面

求亡子啓

杭雲谷者名朝望宜興人在郡庠與余辛卯甲午兩
次同案應試頗相交往嘉靖戊午冬予自郡歸出
東門僕輩牽船遇叫渡童子年可十五六云將依
人遂登船訊其來歷據稱周姓不得于繼母故出
奔投止予信之留余家凡七閱月不知其爲雲谷
子也有包役人王其者到余家索役價乃得其詳
隨走報于宜興而雲谷正當求訪之切急持柬幣
來迎時伊子隨余果兒赴試即遣人伴送還家雲
谷與余別久而余兒亦未知舊誼漫爾栽答故索

啓與謝啓皆兩不識面之語耳然其文可存存之
恭惟君侯江海涵襟斗山疑望高風素被久馳慕
藺之忱芳譽傾聞將效識荆之願如孤匪類敢伺
名流遥拱門墻僭陳衷悃邇者犬子失教遺家遠
遊意或落魄萍沙或寄生牛口矣豈期扳鷁舟而
附邁仰蔦樹以思遷得覲君子之光繆推赤子之
保誠生死而肉骨者也然可宗不失雖甘效于執
鞭而下愚不移終自投于㪅鼓此則日月之明所
必察者耳竊念孤半生殘簡奄遭九㵎之艱三世
寒荆僅遺一線之緒耿然離膝黯爾銷魂窘綵壓
秖犢之私所夕懸倚廬之望曾無取蜂之讒口遽
有履霜之激心雖知賴庇于二天豈能遣懷于一

日敢茲月昧徑瀆尊慈伏惟君侯澄虛鑒物推赤
置人再造天緣曲成人道俾藉餘休衍宗祧于百
世寧忘披膽效銜結于他年孤不勝仰望感激之
至謹啓竊惟鈞大造者廓形骸而齊物懷私淑者
越宇宙而歸仁君侯道裕津深宗承閥閱囊聯賀
錦韜豹霧以成文仙列膺舟闢龍門而納士孤披
雲已晛竊附神交捧袂何年得傾心戀矧翳桑之
惠及稗子之顛連而結草之私敢餘生之背負耶
命傳瑗使益徵君子之心教錫珝章深荷大人之
造第慚非連璧抗義氣於雲霄喜切薫蘭效心盟
于山海巽伸非享頗辱麾旋豈以大德之可酬褻
物之能報耶衍祐宗祧寧懷轉石矢心天地敢效

原缺第七、八葉

埋侯與善仲
景術者辨之

三古人周急

荷覺寮雜記載郭元振助喪又有楊虞卿助陳商事并范忠宣助石曼卿共三人宇宙間此等人詎可多得若如孟子謂萬鍾不辨禮義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則世固不乏矣

己未歲荒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旱荒異常余鄉有具呈于縣者其呈模寫民艱可謂曲盡摘而存之俾他日爲居安思危之助云某等住居去城百里之外絕不通潮離水一丈有餘最稱高阜自夏初而不雨三時之望已孤入秋來尚愆暘千里之跡如掃鳩語不聞於澤畔龜文盡見于田中上以求之于天而禱雨不應下以求之于地而掘井無泉腹内者盡被拋荒野無青草沿河者雖經插蒔田起黃埃一粒雖秀而無水以浸其根終爲空合三眼俱齊而無日以待其長縱雨無收晚蒔者以根老而尚青名雖稻而實則草也早耘者以[illegible]嫩而先死豈非穀之不如稗乎間有豆苗幾丘復遇昆虫爲變大者先食其葉名爲荳牛小者繼食其花呼爲荳虱目下雖云未稿秋來總是無成某切念民遭倭亂之餘室如懸磬今若遇饑荒之變命若倒懸壯者則赴工於水鄉圖升合之粟而積勞以死老弱則枵腹于戶内無瓶罍之積而待哺以亡魚鱉則盡于

河中雞犬則空于閭里水路絕而客商不至生路難尋人心變而移然不測盜心頓起或十日方成一布晨出而見奪于强梁之徒或廿錢糴得一升夜歸而不到于妻孥之口黑夜則穿窬撬跡白晝而搶奪成群大兵之後而[illegible]凶年民有七亡而無一得饑饉之餘而遭盜賊民有三死而無一生況二麥罄于車戽之餘種子無能復辦衣服盡于典賣之後祈寒何以克當明年之荒歎可知今歲之三冬難度豈暇顧夫父母亦[illegible]有于妻孥貿貿然來悲號道路快快然去顛踣溝渠目擊傷心耳聞酸鼻欲入城而訴旱餓殍豈能行百里之程思赴臺而告荒糟糠何以供一朝之費云云卽令他人讀之便欲流涕何況經歷者乎

唐伯虎題畫

唐寅題寒雀爭奮圖云頭如蒜顆眼如椒雄逐雌飛向葦蕭莫趁螗螂失巢穴有人沾彈不相饒又題敗荷脊令圖云飛喚行搖類急難野田寒露欲成圖莫言四海皆兄弟骨肉而今冷眼看余得其所畫二圖錄之

白日鬼縛兒

楊舍居民蘇敏本滁州人負販累千金死未幾其子某爲牙儈門旁有一室嘉靖四十年辛酉爲邑城布商何三痴賃居何因歸鑰其室蘇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遣子二郎守護所晒穀于室前場中二郎

年十餘歲忽不見家人驚呼不可得微聞閉室中有呻吟聲抉門而入了無所見聲似出諸室之大櫥內櫥亦何所鑰復抉之則二郎在焉手足皆草索紮縛數圍草索即平日備以捆布者錯愕究其故答云適坐門首見三四人從外來捽我由戶檻下猫竇中入欲殺我賴公公在此懇救尚未下手今見人來四散去矣公公即既死之蘇敏也因挈之出夫青天白日之下忽投童子于痾固無隙之櫥何鬼物之作祟一至是也不踰年貲產皆爲人有然二郎竟亦無恙此得之于親見者所述不誣

栢錫

嘉靖壬戌歲仲春廿二日丁丑夜雨既濡眞率窩前雙栢上滿綴金錫次早望之黃綠相間瑞氣氤氳殆巧工未易摹寫卽而覗之若花瓣繽紛或五出或六出又如露珠凝滴參差雜沓天然奇巧嘗其臭味若糕餳入口甘黏柔淨有淡而不厭者存焉次夜復雨而綴者更密遍訪他栢更無所有訪諸父老驚爲創見予竊思之福以德彰慶公業皎矧茲至道伊融大化斯肇謂之爲瑞予家當多難之餘理不當有謂之爲妖其色黃中央正色也生于栢木之堅貞後凋者也方春蚑物鮮妍百卉暢達偶值氣盛蒸積若芝菌蕃蕤勃然而生未德何福未業何慶何妖何瑞之足論乎聊叙顛末以識歲月俟諗諸博物君子或能深達其理也

壽木前定

余邑中陳鴻江皋謨爲南京工部郎中托伊表姪丁某同乃郎至蕪湖買乃堂壽木其抽分主事部中嘉興人許熗也許主事因談及其父名許吉尚未有材亦近日所得者木之上有一許字下有一吉字與姓名略無差丁歸言之此十年前壬子六月中事偶與人談數之前定追而筆之

續皇極經世

宋鄭特立續皇極經世書元吳草廬澄序之曰邵子之書其初十二篇以一元經十二會而繫之以運與世其次十二篇以九會經二百四十運而繫之以世與歲又其次十篇以十運經一百一十世而繫之以歲與事元之經會始月子訖月亥效天也會之經運始星巳開物訖星戌閉物法地也運之經世始辰子二千一百四十九訖辰亥二千二百六十八紀人也紀事起二千二百五十六世內之甲辰止二千二百六十六世內之巳未唐帝堯以前不紀無攷也周顯德以後未紀有俟也鄭松特立市爲續二百七十五年自庚申宋興至甲午金亡近述邵子經世之事遠繼夫子春秋之志用意宏矣邵子所紀三千三百一十六年間頗有更定書法視昔尤謹論國統絕續離合謂與國無所承亡國無所授者各爲系漢魏晉宋齊梁陳七代一系也魏周隋唐梁唐晉漢周宋十代一系也遼金

國朝又一系也斯論也世儒未之及也噫鄭績邵之書宅時豈無續鄭之書乎雖千世可知也特立在前代三預進士貢不第在今日隱處三十年不仕獨折行輩與澄友古今因華聖賢心迹毎共細商焉是書之成以澄能知之而俾題其端所纂經說拾遺亦多可取云

彭祖非壽終

司馬彪注莊子曰彭祖八百猶悔不壽言彭祖餌雲母能御女晚娶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

邵詩三十六宮

康節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

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氐爲天根揚雄賦曰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卯月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四卦圖以乾遇巽爲姤姤當夏至地逢雷爲復復當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後著于酉天根自子而後著于卯所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體熱而氣在內首在上而親天故躡天根而識人乾三畫對坤六畫爲九兌四畫對艮五畫爲九離巽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爲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三十六皇極之學以不用爲用天有四時而冬不用子中其所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往陰自酉而開物以來是閒來往也由是八卦陰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復姤本六十四卦以八卦言殊訝其不類今考朱子語類謂易反對者屯蒙之類凡二十八卦者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小過中孚八卦爲三十六宮蓋一陰一陽往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奇而隱矣當時猶不能知況後世邪此在雙槐歲抄中拈出休寧朱風林升說云按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緘要槩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

間而言坤震之間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艸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

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者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囿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眞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剛

畫奇一爲一宮柔畫耦二爲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閒心來往乎其間翫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爲巳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遇字逢字翫而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于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指未徹愚故詳之

禁宰犬豕

宋朱弁曲洧舊聞第四卷中云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宜言於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猫也其閒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諱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矣余家藏舊通報中有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辰時牌面其略云養豕之家易賣宰殺固係尋常但當爵本命既

而又姓然雖字異實乃音同況兼食之隨生瘡疾宜當禁革如若故違本犯并連當房家小發遣極邊衛永遠充軍事有古今相同者固若此

山魈

浙有獨脚鬼名山魈福建浦城常有人見手曳帕子乘片雲飛過屋頭甚低亦不大畏又能盜物最畏罵人知輒大罵多擲還之酉陽雜俎又作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illegible]一曰操

信國家書

過淮　亂離歌六首　邵州哭母小祥其前曰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十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

詩今錄去言至于此泪下如雨其後曰一讀此三
詩便見老兄悲痛眞切之情事至于此爲之奈何
凡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
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瓔瑛不曾周全得
毋怨毋怨徐姊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
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椰女環女好
做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一此詩本仍
可納之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匏菴吳公寛跋云文信公之歿偉矣其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詩發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屈原之有騷皆善明其死者也哉君世祖以家哉三詩亦子蓋出公親書以奇其妹氏者此又原之女娶也乎其詩令載指南錄中而此則亦以與其妻妾子女決絶之言鳴呼祖下如雨讀者尚然而西臺慟哭如公門下客者末必其涕之無從也又云此卷初爲王清献公家物公已没家人理筐篋書翰叢積見此帶損編將裂以試酒巵公之子季境適見之識爲信公手書驚歎存之後歸常熟陳原錫家久之爲錢允言所得今傳其子世恒庚戌十月二十三日記二泉邵公寶題錢世恒弆文山遺墨卷云北風吹南冠行行一飽瓜作書謝骨肉涕泪紛文加此行巳忘身此書又忘家身家既兩忘未忘者何耶至哉君與臣大哉夾與華片帋今又汞浩嘆天無涯

改奉聖像

朝廷改奉孔子王號爲先師易像爲主乃嘉靖九年
庚寅冬十月間事余知出于張羅峰今觀王浚川
廷相撰尚書靈寶許莊敏公誥誌曰先是文華殿
有孔子塑像　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公乃以所著
道統書上之　帝悅即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
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公九人瞻拜
主前面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于此庶起敬慕以
遜志于學卿等其罔朕棄仍賜茶及禮神品物云
則實許公成之也水東日記云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皆以像塑爲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頗聞廣州城隍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

服玉泉法

千金方中服玉泉法去三尸堅齒髮除百病玉泉者
舌下兩脈津液是也每旦起坐瞑目絶慮叩齒二
七遍經久自然如流水瀝瀝下坎澗之聲如此則
百脉和暢所以黃庭經云玉池精水灌靈根又曰
漱咽靈液災不干

王子開事

余邑在宋時有王子開事甚異人鮮知者余裒諸書

併載于此以俟搜奇者覽焉趙景安雲麓漫抄云
王逈字子高族弟子立爲蘇黃門婿故兄弟皆從
二蘇遊子高後受學于荆公舊有周瓊姬事胡微
之爲作傳或用其傳作六么東坡後作芙蓉城詩
以實其事逈後改名遵字子開宅在江陰子孌居
江陰常見其行狀著受學荆公甚詳紹興間其家
盡裒東坡兄弟往來柬帖示人然散失亦多矣其
孫粲以母宗女恩得職常爲鎮江都統司機宜開
其所得帖于都統司又有謝賜御書詩繡裳畫衮
雲垂地者幷表用絹朱界以寫之其自珍如此機
宜公之外祖齊安郡王士僂取去爲光尭壽今在
天上矣東坡集芙蓉城詩幷序世傳王逈字子高

與仙人周瑶英遊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詩載集中胡傳略云忽一夕夢周道服而至謂君曰我居幽僻君能往否遂從之但覺其身飄然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珍禽佳木清流怪石殿閣金碧相照遂與君自東廂門入循廊至一殿亭甚雄壯下有三樓相視而聳亦甚雄麗廊間半開周忽入君少留須臾周與一女郎至周曰三山之事息乎曰雖巳息奈情何於是拊掌而去逡巡東廊之門門啓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立于庭下須臾殿上卷簾有美丈夫一人朝服憑几而庭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啓簾復下

諸女流亦復不見周遂命君登東廂之樓云樓上有酒具憑欄縱觀山川清秀梁上有碑題曰碧雲樓君未及下有一女郎復登是樓年可十五容色嬌媚亦周之比周謂君曰此芳卿也與我最相愛芳卿蓋其字耳夢之明日周來君將語其夢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動人君曰何也周曰芙蓉城也曰憑几者誰三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君曰芳卿何姓曰與我同君感其事作詩遺周周臨别留詩云久事㛹帷不暫開今朝離意尚瓓珊臨行惟有相思泪滴在羅衣一半斑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後以傳其詞遍國中於是改名蓮易字子開訣别之時芙蓉授神丹

一粒告曰需數歲後當偕老于澄江之上初未諭子開時方十八九巳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巹之後視其妻則清眄冶容脩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强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諗在幕府相與游從每以見語如此事與雲溪友議玉簫事絶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嚴之孫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晩守濡須祠堂焉張耒宛丘集王子開朝散早年以疾病謝事還江陰求詩爲别三首末首云避祿免危疾棄鉛得黄金須眉藹如

㓒便覺老難侵江湖足幽遁市卒或可尋莫思芙蓉子丹方亂君心王荆公和東坡歌首云神仙出没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全篇不傳東坡誰其主者石與丁蓋石曼卿卒後成仙爲芙蓉城主丁觀文度未卒前有諸女御迎爲芙蓉館主耳陸放翁云子開居江陰既死返葬趙州靡城故賀鑄有和氏于將句

唐孝烈婦

升菴楊公慎撰孝烈婦唐貴梅傳云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悦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枸哉乃寄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

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慈溪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汚吾姑非孝也乃夕易袿襡雉經于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又得金帛又享快樂乃竟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旣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賊吾哭此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于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爲墮泪

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于官府之故終不舉余舅氏榆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吊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氷操霜清梅乎何殊旣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

定山雜詠卷

余邑定山葛維善雅尚詩禮在成弘間爲閬亭于定山之上凡三十一景曰玉泉山房曰虎跑泉曰白雲塢曰三峯堂曰小桃源曰紫霄峰曰鳴玉亭曰清風逕曰蘋香沼曰翠雲屛曰仙人洞曰歸菴曰旌節橋曰石缸曰望江臺曰濯纓澗曰雲香坡曰舜田曰起廉亭曰修禊亭曰熙春臺曰綠漪精舍曰醫俗亭曰曲曲池曰璚塢曰平艇曰棲鳳所曰凝翠屛曰夾花溪曰萊畦曰檥竹當時縉紳名公騷壇高士咸賦而咏之積成一巨卷後流落于石橋趙氏其之手趙不知愛惜余季弟其婿也一從嫁女奴婦探問携來爲糊鞋襯具余知而索之毀壞不可收拾矣惟侍郎徐主一公恪所題跋語完善可讀耳主一手澤又余所素珍也錄之其跋云葛爲徐姻予姪女婦時嘗一至定山時維善君年尚富從予游山中林壑參差青松白石而已玆予從子統將維善意持此卷欲乞題于予感念今昔爲之悵然噫山中景致固天造地設非人力可爲

然酌量品題模寫風物必因人而起此定山雜詠之所由作也今余年邁古稀維善亦將耳順倘得暇當遊山中以續九老會辭章云乎哉

藥名傳文

常熟蕭觀瀾韶遺集一册乃余少時業師益齋趙公所校錄者中有桑寄生傳一篇取藥名成文足稱工巧殊可賞玩傳云桑寄生者常山人也爲人厚朴少有遠志讀書數百部長而益智不凡雌黃今古談辭如玉屑狀貌瑰異龍骨而虎睛膂力絕人運大戟八十斤走及千里馬與劉寄奴爲布衣交劉郎位拜爲將軍日含雞舌侍左右恩幸無比薦其友周秦升艽杜仲馬勃上召見之曰公等所謂參苓

芝术不可一日無者也何相見之晚耶生卽進曰士以類合猶磁石取針琥珀拾芥若用小人而望其進賢是猶求柴胡桔梗於澤瀉也然頗好佛與天竺黃道人蜜陀僧交最善從容言于上上惡其異端弗之用木賊反自號威靈仙與辛夷前胡相結連犯天雄軍上謂生曰豺狼毒吾民奈何生曰此小草寇臣請折箠笞之上大喜賜穿山甲犀角帶問何時當歸曰不過半夏遂帥兵往乘海馬攻賊大戰百合流血餘數里令士卒挽川芎發赤箭賊不能當遂走絆于鉄蒺藜或踐滑石而躓悉追斬之惟先降者獨活以延胡索繫之而歸獲無名異寶不可勝計或曰馬援以薏苡興謗此不可留

也俱籍獻之上迎勞生曰卿平賊如剪草孫吳不能過也因呼爲國老而不名生益貴賞賜日積鍾乳三千兩胡椒八百斛以眞珠買紅娘子爲妾紅娘子者有美色髮如蜀漆顏如丹砂體白而乳香生絶愛之以爲牡丹芍藥不能與之爭妍也上聞賜以金銀花玳瑁簪月給胭脂胡粉之費一日上見生體羸謂曰卿大腹頓減非以好色故耶宜戒淫慾節五味以自養且令放遠其妾生不得巳贈以青箱子而遣之然思之不置遇秋風起因取破故紙題詩以寄焉其詩曰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鸞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沉香冷月娟娟澤蘭僕悴渚蒲黃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

竹葉茱萸甘菊自重陽妾答之曰菟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掃蛾眉丁香謾比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泪垂願學雲中樊石燕庭烏頭白竟何遲天門冬日曉蒼凉落葉愁驚滿地黃淸泪暗銷輕粉面凝塵閒鎖鬱金裳石蓮未嚼心先苦紅豆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甘遂死引年何用覓昌陽生得詩情不自勝乃言于上召之使返然生旣溺于欲又不能防風寒所侵寖以成疾面生靑皮兩手如乾薑皵然白頭翁也上疏乞骸骨上曰吾曩者預知子之有今日矣賜神麯酒百斛以皂角巾歸第養疾而卒作史君子曰桑氏出于秦大夫子桑生蓋桑白皮之後

也有名螵蛸者亦其遠族生少孤幾無知母而不識父卒能以才見于時非所謂郤林之桂枝沅江之鱉甲也與其後耽于女色甘之如石蜜而忘其苦于熊胆美之如琅玕而不知其毒甚于烏蛇也迷而不悟卒以傷生惜哉觀瀾三十餘卒此傳又其初年作使假之年容可量也或曰因其同邑有桑姓者所行多不謹故特爲此傳語多含譏刺似其人今遠不可詳矣意者其然與

辯爲陳侯周臣

孔子不悅於魯衛章以理勢觀之凡人至其國者有所主而後可爲之臣孔子主司城貞子之家而爲陳侯周之臣此其實事也若說能擇所主止言主於貞子足矣何關爲陳侯周之臣而并言耶若言

孔子主在宋臣而爲臣于陳共事兩無干涉何所與而言之邪若言孔子去宋時主于貞子則朱傳何以從史記世家著于至陳之下邪若言貞子爲陳侯周臣豈有宋之賢大夫而出仕他邦邪若言貞子爲宋臣司城司馬皆大官也貞子爲司城旣主之而桓魋爲司馬乃欲殺之邪司馬旣欲殺之孔子尚微服而去况敢留其國都而主于司城邪若周爲一國之臣本文桓司馬上有宋字而司城貞子之上豈獨無宋字耶反覆皆礙若以官名爲疑饒氏倪氏皆以司城爲宋官惟見朱子以爲宋大夫而據以爲說他無所考也安知陳不亦有此官如太宰之稱吳宋二國皆有之邪又朱傳言主

於司城貞子在孔子去至陳之下據世家爲說新安陳氏亦是以文勢意度之耳非眞見也當作陳臣爲是朱子只爲司城爲宋官而以貞子爲宋臣趙岐曰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疏按史記孔子之適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乃陳國之卿非宋卿也又曰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爲湣公又按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卽湣公是爲懷公之子湣公卽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于魯又孔子世家湣公

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魯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于司城貞子是爲湣公之臣矣

談參傳

談參傳談參者吳人也家故起農參生有心筭居湖鄉田多窪蕪鄉之民逃農而漁田之棄弗闢者以萬計參薄其直收之傭饑者給之粟鑿其最窪者池焉周爲高塍可備坊洩闢而耕之歲之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爲梁爲舍皆畜豕謂豕涼處而魚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汙澤植菰屬可畦植蔬屬皆以千計鳥鳧昆虫之屬悉羅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計室中置數

十甒日以其分投之若其甒魚入其甒果入盈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復三倍參且織嗇憚費平生無統綺服非大故不宰割每飯熟一卵竅可容箸籍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盡以故參之貲日益窖而藏者數萬計然弗子僅有女女所適者其睨其藏久之一日參病亟謀請曰翁脫不諱卽誰嗣者參曰已有屬矣若將利之耶叱去之參死其乃謀戕其所屬者蔓而戕者幾人搆爲獄官没參之產其盡歸其藏云論曰昔馬遷論貨殖謂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噫亦安所論巧拙哉莫巧于參矣參自奉不輒盡一卵有餘胡爲哉夠參無遺筭矣於身計憎如也巧耶拙耶千甒

百匭歸一匭矣謂千匭百匭者巧耶謂一匭者巧耶余故論之使效參者評焉此邵北虞圭潔所撰也談參實譚曉常熟湖南人衍三參都三世北虞係同邑不欲顯論之耳余聞其揷蒔後見鶺在田覓食恐踐踏傷禾根謂傕驅之無以示懲也用細繩百丈捲置瓦瓶中繩頭繫餓鱔之類鶺不知而吞之繩已投于腹不得斷旋飛旋下瓶垂垂匝地哀鳴莫脫自後群鶺無敢翔集此境爲禾害者一日有持鉅冊裝潢絕勝索價甚廉却之門客頗訝其未詰渠曰此冊來歷不明得之必貽累乃其弟私自賊獲藏詑後盜露波及費百金如所料傳云法售見虫之屬余亦聞其一事凡佃人每戶課其紡綀娘

凡幾枚以小麥幹爲籠盛之携至蘇城每一籠可取錢一二百文紡綀娘即絡緯也覓之草間不直一文佃人本不苦納如此類未易更僕數丁南湖奉嘗爲語以嘲之曰其取利也窮天極地而盡人其得禍也殺身亡家而滅族倭亂時曉獻萬金城其邑城後邑令王叔杲撰譚曉祠議以旌其功云

海山覆敗

余老朽無識然史編所記父老所傳古今興廢略窺大都近見錢侍御海山籍之傾蕩殊可駭愕其甲第庄所大小四十餘處課租田畝叄萬有餘財貨山積家口千計以至園林亭榭之美歌童舞女之妖畫船廐馬之盛莫可殫述數日間悉爲鄉里豪强輩群起而分拉之若許庄若馬路庄約其屋之數俱四五百間高墻深池規模偉麗僅兩日搶拆一空即成白地其他有原主爭執者或稍留十之二三亦遂歸原主竟非錢氏有也其李庄者乃余家故物余目睹地方效尤屋材樹竹米穀椅卓閧然爪分而去余仲弟稍稍護持終又歸諸豪强矣探厥所由海山原無貫盈大罪秪其世居傍江鹽盜出没逮徙僕壯子恃勢放恣一等游惰頑民或賃屋傭保或佃種棲息私相依藉而海山漫不檢察此輩一有敗露人皆指稱窟穴騰播人耳疑信無憑遂爲士流所嚾駡怨家又起而裝誣之以致上官亦駭于耳目三人市虎不能免也枝纒蔓結

僕輩悉名大盜日夜狂奔遠離爲幸于是屋居不守人人得以攘奪之而不問也海山兀處邑旅攻擊殆無虛日兩子諸僕相繼庾死獄中屍棺暴露行道酸辛視諸田宅特身外長物耳奚服爭執耶非不欲也勢不可也一旦有此大變或曰足以懲官豪然實有以煽刁惡抄没之權細人得擅以肥家恐非清明世界所宜見也時在嘉靖丙寅之春仲三月又見有刋成一冊云稔惡略者中載海山題拂水巖亭春聯云無邊風月供嘲弄有主江山孰剪裁欲坐以謀爲不軌其他虛實姑不服論不軌之謀何容易以陷人耶海山上耿兵憲詩有官如曾母雖投杼家誦參乎豈殺人之句亦可憐矣

今古敦誼僕

浙錢塘田學憲汝成撰阿寄傳云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莧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

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于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于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廼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婺人撫髫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廼肯罄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幾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

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又沈石田客坐新聞記義僕云范信者崑山龔泰云亭家奴也泰家不造食指衆而日不能給乃鬻信及其妻於常州夏雖瀆其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益貧甚無所依歸一日適經其所遇信于途信見故主泣拜地下愀延至新主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今流落在此信心不忍欲望容留信夫婦願不惜蚕暮傭力報主以圖供養故主新主義之聽允其志而信俟農事稍閒卽肩負小販往來村落中市賣以給迨今不衰嗚呼信一奴耳爲主轉賣其身尤戀戀不忘其義也故書而表之以愧

爲人臣食君之祿不顧禮義不能執義而反賣國者右阿寄范信二僕卽求之古人中不多見矣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此類是也豫讓以衆人事衆人畜之語聞范信之事不有媿哉宋時沈俶諧史云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尚氣賓從賢士大夫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况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埽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入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押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悲特出納無纖毫數伯簡家業既蕩獨楊忠所掌猶可賴爲衣食資遂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觴大喜謂我閩有之物仍復支得其游從旅聞之又欲誘蕩焉揚忠哭談不傾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楊忠挺乃而前欺其尤者捽首頃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而特年少弱革誘之爲不善家汶椅地辛戒保寄此業汝必欲蕩之辟有子遺邪我爵汝首告官旁冤報吾主人于地下又大此令伏地受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令不敢復至楊忠崇溷良久杖刈卹立曰爾畏死祈戕卯其人號

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斃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叱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但繫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于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是謝絕群不逞修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爲果數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矣哉眞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人乎

麋霜鹿霜法

煑煉鹿霜膠法新麋鹿角各一對截二寸汲長流水浸三日刷去腥垢每觔用楮實子一兩桑白皮黃蠟各二兩無油淨鍋煑魚眼湯不斷火慢煑勿令露角常添熱湯不可用水三晝夜取出削去黑皮薄切晒乾碾末即成霜也右將煑角汁濾去滓慢火如法熬濃傾磁盆內候冷凝切作片陰乾成膠煑

麋角霜法新麋角一具寸截流水內浸三日刷腥穢以河水入砂瓶或銀瓶內以桑葉塞瓶口勿令漏氣炭火猛煑時時看候如湯耗旋益熱湯一日許其角爛似熟山芋搯得酥軟即止未軟更煑愼勿漏氣漏氣則難熟取暴乾爲粉其汁澄濾候清冷以綿濾作膠片盌盛風中吹乾麋角膠別入藥

野客叢書曰麋茸補陽利于男子鹿茸補陰利于婦人按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

二孝子傳

學院耿楚侗定向著二孝子傳姪輩赴試得以呈余者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余聞諸長老先生言爲杞

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丐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聆其下有歌唱聲下覘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釜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嚐曰儂宴人聊爲阿母懽耳貴人嗟嘆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每宴輙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蓋椎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獨嬴于貲一日飲諸媚呼孝子侍媚多豪貴人饌具腆甚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盻每伺賓所不顧

急摘諸甘脆品褁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巵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巵置樓簷間畷以瓦先間歸俄侍者報亡其巵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局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詰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令無訴也不爾懼傷母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

危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倉徨歸將無枉君
家僕耶主人如言撿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
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危知非若矣顧若
何苦自誣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泪淋漓下曰某
苦不能勉奉母氏懽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
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為叔父羞故寧爾爾
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餘顧兩
豚犬兒能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
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
得終奉母焉閭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
漸云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
乃丐子殆奚是乎世之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

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
曰行乞至詬恥辱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
播何如矣究所止能以親顯否耶懷肉至自誣事
若甚駭可憫乃其顧養一念即古潁封人奚加焉
卒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

孝丐兒事不知與耿所傳者即人附錄于此長洲之相城一丐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初不為意久而問焉對曰將吊潛令人瞷其所窮丐至野岸一潦老擾處其中丐方出物治之而奉之何母扶盃乃起跳舞唱毋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盂更為延丐卒不見夫丐背知曲意悅親若是而兒世之不為丐者予余舊曾閱吳郡侯甸西樵野記中載是一人或各自一兒每諸沈隱君孟府之筒雛中隱君世母隱君始異之丹中丹雖陋而頗涑食丹前傾酒旋山狀嫖鼓以娛母他求常日如之毋

醉鄉律令

田汝成醉鄉律令一篇其引云皇甫嵩作醉鄉日月

係列飲事三十篇自謂酒史之董狐矣第其敘述
稍冗肯綮弗章讀之不能無遺悵焉予也陸沉丘
壑託契麴生晨夕栢從情好甚篤惜其風味久涸
于俗子而品詠未罄于高賢也取皇甫氏之意而
芟繁撮要易其未然而補其未備著為醉鄉律令
一篇庶使湎身濡首者有所禁而不淫齊聖溫克
者有所循而益謹爾嗟乎邀勝賞心能無崇飲千
鍾百榼貴在德將在昔賢豪咸非惜者酒中之趣
先得我心予誠有味於酒乎聊以韜精光澆磊落
耳嘉靖三十年春三月逃禪子書於西湖社中

醉鄉律令　醉鄉之宜十有一　醉花宜晝　醉
雪宜夜　醉月宜樓　醉暑宜舟　醉山宜幽

醉水宜秋　醉佳人宜微酡　醉文士宜妙令酌
無苛　醉豪客宜揮觥發浩歌　醉將離宜鳴鼉
醉知音宜樂侑語無它　酒徒之選十有三
欵於醉而不佞者　愉於色而不靡者　怯猛飲
而惜終懽者　撫物為令而不涉重者　聞令即
解而不再問者　善戲謔而不虐者　語便便而
不亂者　持屈爵而不分愬者　偕眾樂而惡外
囂者　飛爵騰觚而德儀無愆者　坐端凝而神
爽逸者　寧酣沉而不傾溢者　酒所不歡之候
十有四　主人吝一也　賓輕主二也　會客不
投三也　殺核雜陳而不序四也　妓驕而樂澁
五也　說家常六也　議朝除七也　迭詠諧八

也　刻觴政九也　錄事不綱十也　與居紛紜
十一也　附耳囁語十二也　莜章程而驕牛飲
十三也　醒木訥而酢勞旹十四也

補班史闕名

楊王孫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文翁張崇文歷代小誌云文翁姓名黨字仲翁壺關三老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班史之闕

泣鴿先生

嘗熟徐駿字叔大號積菴成化弘治時人少偶畜鴿父撻之遂篤志于學後父亡遇鴿飛鳴必思親訓涕泣不已人稱為泣鴿先生弘治中年與先君同以非辠避逅于其邑之獄遂授先君書先君至七

十餘三體鼓吹二帙嘗對客倒誦每日皆先生之功也常熟志止載其所著對類總龜而反遺泣鴿事故私著之

治竈瘃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竈瘃　竈瘃足跟凍瘃也

拂水巖雄殿

常熟嚴養齋公訥　聖上賜以泥金綵繪斗聖祖師神像各一軸特募建雄殿于拂水巖以致虔奉四方進香者以萬計殆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乎余老朽亦從衆登獻書數語于壁相臣寵　帝賚寶殿煥嵯峨式廓茲山勝肆昭祝　聖阿兩湖回雲漢環峰鎖烟蘿天心本自眷福地豈緣多士女

驚快覩神物愼擁呵同志二三子探奇走委蛇臨風豁醉顏雙眼窺有摩登斯聊自愬拍手發浩歌浩歌非不樂還願吐辭波上以廣　帝渥下以瘳相痌民力兵無賴脂膏竭既多無益害有益都俞曾及庶聽人不聽神古道當如何

同父遺傳

宋陳龍川中興遺傳序云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母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謔旁若無人次張

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

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美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美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

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屬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興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单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㮚劉竘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寓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

劉位其九曰辨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萬進石竘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龍川大周公之言愚謂此言乃用世者所當書諸紳也

船神名

梁簡文云船神名馮耳又呼孟公孟姥

山林窮四和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栢葉黃連和焚又或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畢娘小餘潤乘帳子香與此相同荔枝殼松子殼梨皮甘蔗根右各等分爲細末梨汁和丸小雞頭大撚作餅子或搓如粗燈草大陰乾燒妙

加除眞偽[illegible]
未同嗤尤佳[illegible]

少游題龍眠圖跋

龍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時秦少游書晉賢圖後作龍眠李叔時見之刁此辞客圖也不知何謂

戒菴老人漫筆卷四

戒菴老人漫筆卷五

明 江陰李詡 輯
侄孫男如一 較
玄孫成之重鋟

眞率銘

余家一小圃中創窩名曰眞率將欲書數語揭於屏未就也適得趙松雪所著眞率齋銘殆先得我心者喜而筆之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眞率爲約簡素爲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淸茶一啜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府行立坐臥忘形適趣冷淡家風林泉淸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膻周旋儹備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眞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

統論山

晴天之山紫而明陰天之山靑黑而暗郭熙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肇氏耳目志云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頹而堆阜楊升菴云玲瓏剔透桂林之山也巉差窳窆巴蜀之山也綿衍龐魄河北之山也俊俏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論西澗詩

韋蘇州滁州西澗詩其地甚荒陋想亦是偶然而作

未必如注者之說豈因冦萊公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之句遂遷就于此而反求之亦過歟

論牧之詩

杜牧詩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作旌麾用誤又有野水差新燕芳郊哢夏鶯是用詩經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差字甚晦櫻桃云曼倩惈偷難亦用東方朔偷桃事誤赤壁詩有鎖二喬之說注者取其意新耳亦壁一戰關係不輕惟以二女子爲念結褁甚小議論卑矣項羽詩有捲土重來之句長惡甚矣不足取

兩郝天挺

唐詩鼓吹舊云郝天挺注金又有一郝天挺兩山墨談亦考之不審

嚴分宜

余邑先達曹野塘公忠中成化丁未進士弘治初出宰分宜時閣老嚴介谿嵩方成童曹公識而拔之且喜其與子弘同庚遂令同治舉業宿食官舍偶見嚴所握扇有魚游景搆對語試之云畫扇畫魚魚躍浪扇動魚游不移刻對以繡鞋繡鳳鳳穿花鞋行鳳舞又一夕思家口占曰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絲絲即應曰帝闕九重聖壽萬年天蕩蕩如此類甚衆弘後亦中正德丁丑進士號方湖嚴約講兄弟禮命子世蕃與方湖諸子駒輩不得越齒而坐柄政時欲官白谷駒雲亭駕爲中書舍人二君時時飲于相府見世蕃與給事中無錫某者夜飲强灌之給事膝行以受又故置罰爵於其背不容起二君怒而斥世蕃于是拂衣歸得不及嚴氏黨禍云駒與余善道其詳

雪蛆氷蛆

江鄰幾雜志云峨嵋雪蛆大治内熱曹方湖爲御史嘗刷卷四川言彼處萬山深雪中出雪蛆官府遣軍士四山高處懸望雪中蠕蠕而動者則往取之渾如小猪無口足眼鼻儼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癸辛雜識云西域雪山中有虫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冷如氷名曰氷蛆能治積熱此恐又是一種

化鬚疏

友人以沈石田化鬚疏手卷見售錄其文而還之此老眞可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矣所稱趙姚周三人蓋當時與公相善友也非託詞如子虛烏有之類前有小引兹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惟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君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閼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諶傳播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毫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緣坡

而餙我當楫楫擊地以拜君對鏡生歎頊覺風標之異臨河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于染英豈敢易撚于覓句盛矣荷矣珍之重之謹疏

望後月

清虧桂闕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李空同咏十六夜月警句當時京師士夫稱賞

盈歉常理

陰陽之理月盈則虧日盈則昃人之生也多少壯富貴盈滿至老不能享其終少壯艱苦酸辛至老獲享豐厚安逸其間值數之奇亦有終身不遇者值數之偶亦有終身獲享全福者雖修爲在人大都頗所遇何如耳或者以祿命之受有定數則星家藉之爲口實或者以體貌之賦有定禀則相家據之爲徵驗亘古及今由聖賢帝王愚夫俗子未嘗舍是而論斷也噫

禪玄二門唱

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拋頌詞說如西遊記藍關記實匹休耳

右軍眞跡

王逸少二謝帖眞蹟七十六字後有趙清獻公抃并蘇子容等跋帖云二謝書云卽以七日大歛冥冥永畢不獲臨見痛恨深至也無復已已武妹修載在道終始永絕道婦等一旦哀窮並不可居處言此悲切倍劇常情諸不能自任未遂面緣撫念何已不具義之頊首字畫亦無殘缺但墨氣已盡歛字上著草右旁加殳具字大類之字較之石帖其結體用筆頗不相類此余鄉頡山周氏先世物子孫欲求售特携以問價於文衡山衡山曰此希世之寶也每一字當得黃金一兩其後三十一跋每一跋當得白銀一兩更有肯出高價者吾不論也後典于閶門一富家止得米一百二十斛竟不知下落矣惜哉

白沙習射

華亭錢尚書九峰公溥天順甲申以學士出知廣東順德縣新會縣舉人陳憲章以道學自名聚徒教授有誣其藏兵器于山者時廣西流賊竊發土民多內應憲司恐貽患地方命掩捕之公察其誣力爲辨釋且勸其赴會試散生徒以解群疑後當道薦可大用授翰林檢討卒全令譽此武進王思軒尚書公與撰錢狀中語白沙先生行狀曰丁卯中鄉試第九人錄經義一篇戊辰辛未俱下第聞吳聘君康齋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遂棄其學從之遊時年二十七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絕不與語先令治田獨待先生有異朝夕與之講究受業歸講學之暇時與門徒於曠野習射禮未幾流言四起以爲聚兵衆皆爲先生危先生獨處之超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錢其諭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遺書先生亟起毋重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爲然遂

復遊太學觀此則知儒者之作用豈易乎于俗哉
錢公殆眞知先生者也

石龍應制詩

聖上修玄既久深慕仙術自號天台釣叟諸大臣應
制詩獨李石龍公春芳者爲 帝衷所契寵眷益
隆詩曰高竿百尺倚雲浮獨泛仙槎傍斗牛拱極
衆星爲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撥開烟霧三千界
釣盡乾坤幾萬秋歸向玉皇應有問絲綸已屬
大明收

鬼畏

博州鼓角樓每至二更卽有一鬼撾鼓不能擊直更
者屢受杖不能制聞叅禪師有道行因往問之師
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卽
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於此邦所畏者
惟叅禪師黄二叔二人而已太守以下皆無所畏
更何有於汝哉既而訪尋黄二叔乃一老圃三十
年以鬻菜爲業初無它長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
小價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此見宋西蜀李昌齡傳感應篇中[illegible]音

清明異寒

隆慶元年清明日京師甚和暖晚間風雪交作寒冽
異常次日九門報城外凍死者一百七十人崇文
門下乘轎婦人母子俱死轎中而轎夫亦死轎下
在京親見者歸說

老景詩聯

三徑黄花隨意漉半竿紅日放心眠 自種黄花添
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 九陌車聲塵不到一簾
花影月來遲 大度乾坤容落魄多情風月伴衰
遲 何愁白髮能添老須信黄金不買閒此五聯
取其有合於老懷漫存之

講洪範以代醮

宋時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爲民祈福陸文安公象
山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曰皇
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
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
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

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
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
其有極卽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舍極而言福是
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
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
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
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
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
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

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人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于此時更復自

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狴犴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妄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自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起至末共四百十九字宜刻板家置一幅

石塘武略

李艮者北人年七十而諸藝精通筋力馳驟不減壯夫在里中周氏教習武事暇日談石塘曾公詵之事云石塘直隸江都人秀才時便有志於防邊施設之略迨督三邊直出其素蓄者措之耳先是邊兵每名有一騎曾令騎以製車虜衆之來勢若風雨其車環列如城車外復設壕衆足以捍其衝突而無奔潰之虞即余子俊所謂運有脚之城策不飼之馬是也又立放油紙法以油紙書漢字散置虜境水草處凡我叛人得此而歸者即宥其死緣是還者八九又置慢砲法砲圓如斗中藏機巧

火線至一二時纔發外以五采飾之虜騎群至拾得者訝為異物聚觀而傳玩者牆擁須臾藥發死傷甚衆虜未測所謂惟以曾爺爺呼之一日虜衆薄城曾令偃旗息鼓當門設木架架上立金眼回回舞不自已傍屋置鐵鍋數百盖虜所甚欲者虜見作如此狀未敢直入遂擁視于門之外人畜稠疊紛亂不已城中號起乃回回架上大將軍砲先發觀者已成虀粉而城上火氣四放伏兵俱出殺獲無筭曾與首相桂洲夏公最契先一歲密訂至次年除夜暗調精勇直擣套虜因據衝要修築三受降城復元吳故地而囑 上相亦於是密啓 上前君相元戎相為一體意事無不成詎而曾果以

除夕率衆數萬深入于套虜不覺也乃糧餽不繼
頓軍不敢進遂致虜驚報各帳部落頃刻聚數十
萬漕官以戶部無憑不敢遽發曾遣人督米已違
數日限一晚斬餉職十三員曾竟以全師而出夏
公方以小忤於　上而分宜擬其後且夏亦以忿
憤忘其夙約除夕之前未嘗密啓正旦大朝賀次
日千秋節連數日不能以此情達之　上時邊
報沓至　上震怒令緹騎逮曾猶候于櫝門者凡
三日始克入曾既就鞫革而三軍大慟聲聞百里
部下親兵五千萃天下之精勇也日夜磨刀稱反
邊官撫慰徐徐散遣而李貢者實在其數周見心
時復面得之述于余頗的

訛言取繡女

隆慶二年戊辰春正月十二日鬨傳　朝廷取繡女
民間年十三歲以上無不婚配霎時惟求得婿不
暇擇人且有嗣于門首見總角經行者擁之而入
遂以女配焉幾數日而止竟不知何自起而有此
異也

伯虎漫興

唐伯虎漫興十首余見其親筆行書者兩處互有不
同想隨意點竄未有定者因並錄之　一十載鉛華
夢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內園歌舞黃金盡南國
飄零白髮長滿欄亂書灑淚數聲花箇月蒼一云僻衷肉生悲老大十開星眼誤
文章不才贏剩得腰堪把病對緋桃檢藥方二此生甘

分老吳閶萬卷圖書一草堂一云寵辱都無剩有任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
一云龍虎榜中題姓氏笙歌隊裡賣文章跏趺說法蒲團軟鞋襪尋芳
杏酪香只此便爲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三一身
憔悴掛衣襟半壁藤蘿覆釜鬵去日苦多休檢曆知音諒少莫修琴一云久遭名累慾青衿不變貧
交喜素琴已息心桃成落託任教世態有升沉平康驢背馱殘醉穀雨花
壇賞朗吟老向酒杯棊局畔此生何望甘分不甘心四
倀倀臨數炎倦少時年隙跡關心自可憐一云百丈遊絲易悲萃杜曲梨花
盃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泪公案
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乞食持缽院門前
五驅馳南北鬢頭塵鐵被衣衫折肉中一云龍頭濫厠林闕文草㭊今眠墊跡塵萬點落
花俱是恨滿盃明月即忘貧杳燈不起維摩病疾櫻
笋難消須穀雨春鏡裏自看成一笑一云老大戲擱上下場人一云半

生傀儡局中人六平康巷陌倦遊人狠籍桃花中病酒身短
夢風烟千里蝶齒多情絃索一牀塵黃金誰買長門
賦黛筆難空描滿額顰惟有所歡知此意對共燒高燭
送殘賞餘春七自然落鬼迂疎更自可憐云菸碁香爲掃日榻月枕酒詩爲眠年一
蘇秦捫頰猶存舌趙壹傾囊已沒錢滿腹有文難
罵鬼措身無地反憂天多愁多恨多傷壽且酌深
杯看月圓八一蹉云過擬鬢鼎廝行細吟白水纂上騰擁騰不無堪語重重數低少頭
年游四更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
空期賦馬華黃金游客剩貂裘近年來踪跡泊貢又惧云画近尤來飄
檢藏枝處行飛葉僧房細雨舟九盡知怪才趁命路府總無不憑能一自云
謝半遣飄歌詩兒稿解一皆枝齡蘇雞蓴萱草知已且摘蓮花供
聖僧云時事百年蝸角戰三月鳳頭盡嘗

世味猶存舌茶蘼隨緣致愛憎[]造物元來最何曾苦忌
名。太平又嶽合老無能交游零落識知散去綈袍冷風雪飄颻歎貧
死罐氷二頃未謀田負郭一餐隨分欲依僧醉時
試遐倩家人道消盡粗疎英雄氣未曾又聞其壽王少傅守谿詩曰綠鬢烟
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役不恭如此

男子變女

隆慶二年山西太原府靜樂縣龍泉都民李良雲弟
良雨忽轉女形見與岑城都民白尚相爲妻先雲
父李懷生弟雨懷病故于嘉靖三十一年雨年二
十八歲至三十七年娶馬積都民張浩長女爲妻
四十一年間兩相反目將妻出與本都民高明金
雨無營計往本縣地名也扒村投姐夫賈仲敖家

工作隆慶元年正月內雨偶患小腸痛旋止旋發
至二年二月初九日臥床不起有本村民白尚相
亦無妻于雨病時早晚周旋同宿四月內雨腎囊
不覺退縮入肚轉變成陰戶與白鵬配偶五月初
一日經脉行通初三日止自後每月不爽雨方換
丫髻女衣褁足易鞋畏羞迴避不與人知九月內
雲訪聞之令妻南氏探的十一月初二日稟縣拘
雨相同赴審實穩婆方氏領至馬房驗係變形與
婦人無異又拘雨出妻張氏勘明娶後三年內往
來交合但未生息止緣貧難嚷鬧賣離隣里姚漢
周等執結與前相同巡按御史宋纁于十二月二
十五日奏聞稱男變爲女乃陰盛陽微之兆以祈

修省

鶴卵鵝

鶴卵略牽長有一點紅鵝出殼脚猶短七八日漸長
縮頂七八日不食多以鰍鱔餵之則易猶小兒出
痘調理失宜間有亡者

放翁記鄭謝事

陸放翁游渭南集書二公事云鄭介夫名俠以剛直
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
植華木于舍旁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
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過貧士過者亦薄贐之止
于千錢飲具皆白鑞或遺以銀杯辭不取好強客
奕棊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

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
引滿黑勝反是如是者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
名諤嘗聞道於順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艮
齋晨興烹豆腐萊菔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
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
已輒語之曰吾無錢與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
句贈之以爲常二公皆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
介夫辨五杯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奕棊或可力
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
月八日九曲老樵書昌國與放翁同一朝所著有兼山家學一書

西谿白水有識

余郡胡光祿夢竹治莊于郡城之西郊先令畫士作

山外青山樓外樓圖成然後命匠照圖營建架飛
峰立亭榭路境迂廻屈曲眞一小洞天也其總門
署曰西蠡山莊經營二十年所費以萬計蓼竹老
諸孫析産家漸落莊賣蔣太守價止八十金未償
工匠犒賞之費蔣號西蠡則立扁之初已兆于蔣
矣況石田客坐新聞亦載一事云秋官郎中陸孟
昭名杲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隙
地搆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爲燕
樂孟昭復益以酒肴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
地水深三尺許館爲之傾圯客有戲曰昨日清風
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新之甫訖工孟昭已
擢福建參政矣其居轉與侍郎滕某滕因白水村

人也一時戲語有數存焉觀西蠡白水之讖信乎
人生徒自碌碌耳造物固自有主張在也

財主

世稱富家爲財主世說新語云陳仲弓爲太丘長有
劫賊殺財主

雲林題亡室像

倪雲林作其亡室像詩前題云題寂照蔣君遺像
幻形夢境是耶非縹緲風鬟雲霧衣一片松間秋
月色夜深惟有鶴來歸　梅花夜月耿氷魂江竹
秋風洒泪痕天外飛鸞惟見影忍教埋玉在荒村
君姓蔣氏諱圓明字寂照暨陽人也年二十一
埽於我勤儉睦雍鄉里稱其孝敬歲癸巳奉姑挈
家避地江渚又一年不事膏沐游心恬淡時年四
十有七矣如是者十一年癸卯九月十五日微示
疾十八日淸晨翛然而逝甲辰正月二十四日題

蔣陳二生 附王直徐海妓

蔣生名洲字信之陳生名可願字敬修皆鄞人也弱
冠同遊學爲郡庠生嘉靖二十九年倭冦東南邊
東南騷動我軍連摧敗剏罷日甚公私累歲不得
休息重臣往往得罪然首倭而作之亂者徽人王
直也直任俠尚氣好施與得惡少年心先是與惡
少葉宗滿等商于海挾中國貨往來日本暹羅西
洋諸夷間貲益饒富益施與大信服夷人夷人稱
爲王五封據薩摩洲三十六島夷屬之會直與其

島夷有郤請于邊將官而殲殺之邊將官報之不
酬遂與邊將官有郤大怨望適邊禁嚴通市遂坐
遣夷人冦邊嘗中國則冦邊無虛日乃中國視王
直者居然敵國比竟又不可奈何先是言官奏請
懸立賞格曰有能生獲王直者予萬金封伯有能
使海致王直降者予世襲指揮僉事于時都御史
胡宗憲又請得　上命命有曰入難之莫敢行則
蔣生請行又薦陳生行也二十四年八月以蔣生
爲正使陳生副之充市舶司員率夷夏若干人以
往招撫王直因宣諭日本王也九月出鄞江桃花
渡至馬嵜匯風颶舟半覆得救起至小衢山遇冦
二生率衆與戰賊敗去則兵器火攻藥等大半耗

矣乃回舟舟山蔣生念緩急惟已移書家人賫田産備具又前舟覆時失壞應使等物亦將生致家中貲具償也官爲給券紀之凡六日夜入大洋又四日而抵五島夷夷長寧久夷僧是柏者來見譯知上國使甚修禮敬二生因諭之宣諭日本王意夷長曰日本王權在豐後山口二國當往諭豐後山口無論日本況二國又諸國長天使行吾以船人導則又密知王直處使密使往諭直直來殊倨傲也又密諭之曰即不念汝祖宗墳墓獨不爲老母妻子計乎今中國知汝出無奈不甚罪汝蘇汝歸誠以此時歸正　朝廷豈薄汝待將官之海藩節鎮諸夷長富樂矣乃借區區數島與中國之衆久抗衡不祥莫甚況夷情貪狡即一日下片紙檄曰能以叛賊某來者勞千金恐汝頭與貢使俱北也去醜穢而就榮名孰與身死累老母妻子哉直悟謹拜諾因定歸計二生與直同行二國先至平戶平戶長禮敬導送如五島夷會閩巨賊徐海且率夷衆入寇恐我軍無備三十五年春陳生先以王直子澂養子毛臣葉宗滿王汝賢善譯辨者夏正等歸報徐海者夷稱名山和尚比次王直云已而蔣生行至博多見博多小夷長知山口國荒亂不可往謀先往豐後國豐後王源義鎮與山口王源義長兄弟國也乃源義鎮接蔣生即夷禮恭至蔣生曲諭以寇邊利害義鎮引罪輒傳諭禁諸夷

無寇中國邊會山口國使來蔣生又至山口山口王源義長接禮尤恭又會同豐後禁諸夷寇邊盖二國服蔣生說又知王直附中國故戒寇邊又遣使修貢獻　朝廷謝罪也三十六年蔣生以王直歸歸途安焉無盜賊如去時方陳生歸時適徐海擁衆圍桐鄉桐鄉大困都御史阮某困不知計陳生及夏正說海而解其圍計擒徐海等又葉宗滿覆舟山賊黨皆陳生以賊攻賊云王直至城下猶覬望持兩端當是時直衆猶盛乃胡宗憲與王澂等同臥起甚交驩遂授計夏正爲好辭以激易直乃誘而執之竟論誅死王澂亡海葉宗滿王汝賢末減從戍直死時再呼蔣洲陳可願誤我誤我直意盖期官之海藩節鎮諸夷長富樂也則王直誅而黨與散矣夫倭寇寇東南六七年而天始厭禍東南民死焚掠者死征戍役者死供餉死逃亡者累數十百萬人至不欲爲民若大吏兵將材官若士番軍官往往陷没徒以王直等耳即宗憲輕財用士能盡人死力得王直徐海海夷遂平而二生者可謂無功于國哉二生言海外四際無地如行雞卵中日月出没時狀奇甚日以山夜以星辰爲道忽如眉浮天際者山之來忽如山浮者魚也又言往返時舟幾再覆乃天妃有神或下一雀至七雀或一燕至三燕或空火流船卒免於水云當時有賞功者并二生譖之浸爲蜚語二生竟落格廢

悲高位深池痛九泉燕䰟來路杳擬作望雲山盖夙洲公世貞乃翁思質忏因歲分宜嵩之恷死于西市故云（或云崑山王逢年作）

去目翳

指甲刮薄末點目中去翳甚妙

句逗

法華經云若於此經忘失句逗儒書中作句讀（音豆）又作句投馬融笛賦覩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徒鬬反）

閩恒言

福建語云延平豆腐邵武奢建陽婦人不用揀

三教贊

水東日記曰宋理宗朝内臣令馬遠圖一佛中坐老子側立夫子問禮於前以侮夫子俾江古心贊之曰釋迦趺坐老聃旁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江湖紀聞載宋寧宗時金國主又持三教像求贊上則老子與釋迦詳法孔聖拜于下西山書云老子喜談清虛釋迦專說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此豈一事而誤傳邪或二事而偶類也（古心江子遠贊周公謹齊東埜語載之）

玉尺八

玉尺八可吹者是樂器名容齋四筆第十五卷中載此

頭通稱

今人以第一皆謂之頭盖頭在上故以為初始之稱自唐已然杜牧詩云頭䆠休去是何人是也今人以物之極大者為頂意亦同如稱大瓜為頂瓜也

百六

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陽戹五陰戹四陽為旱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戹故云百六之會出漢書注

太嶽善鑒文

隆慶五年辛未科張太岳居正以大學士為正主考王荊石錫爵以右中允為第二房考荊石得一奇卷進之太岳欲薦為魁列再三言之太岳曰此必輕狂淫蕩之士當非令器隨抹兩三行荊石不獲已袖而藏之至塡四十名外又固請乃塡中四十八名拆出乃休寧人曹誥也曹赴會試行囊不挾書冊惟携戲鑼鬼面頭子一箱耳與諸舉子宴寓舍席間作偃尸令人擡身走數遍以為樂聞者皆服太岳之鑒云余聞一下第友說如此

綠鸚鴿

鸚鴿有綠色者毛羽如鸜哥可愛然不常有

五風生日

太湖中漁船以十月初五日為五風生日聚舟殺牲合祭散福飲酒極醉狂噪爭鬬各船互相驚攪則以為有魚之兆

土虺傷鵝膝發背方

土虺（一名禿虺）蛇傷人不治為害最甚用水牛耳中垢膩

塗咬處效甚者多取遍敷又方云急摘桑葉取白汁滴患處效鶴膝風以蝦蟆用碗鋒略破腹有縫不可穿縛罨患處待動脅移時受毒輒死如前再易一枚不過二三枚愈鎭江外科史姓者曾醫一人甚效又云發背亦可照此治查道士傳治發背方用蒼术去黑皮地龍（蚯蚓）鹽梅（卽霜梅）等分搗爛成泥猪膽調圍四周空頭漸愈查居三茅菴九十餘歲卒或云是孫眞人方試甚效

曲賓白

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

西廂稱春秋

西廂記人稱爲春秋或曰曲止有春秋而無冬夏故名

白猿傳事相同

白猿傳事甚悉而文亦佳又稽神錄載胥州含山老猿竊婦事大率相類蓋轉相倚附而詳略不同耳

茶事引酪奴

事文類聚及韻府群玉論茶事皆引洛陽伽藍記王肅云惟酪不中與茗爲奴明日魏彭城王勰爲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因呼茗爲酪奴若如此言似輕酪而重茗宜呼酪爲茗奴不宜呼茗爲酪奴也故陰中夫疑爲失本文之意今觀伽藍記云齊王肅初入中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後魏高祖與肅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問之曰卿中國之味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對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爲奴皆謙遜之辭也高祖大笑又彭城王爲肅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爲酪奴審此是引者之誤而失其義耳當從本書爲正

蝍蛆誤

鶴林玉露四虫云氷蚕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蝍蛆不知臭前三物是矣蝍蛆甘帶者乃蜈蚣也以爲糞蛆誤矣陸文量云帶蛇也甘者甘其腦也（古有蝍蛆甘帶鴟鴞耆鼠之語）

蛇報事相類

相傳方遜志乃翁殺蛇報冤滅族事江湖紀聞載吳蟻蛇精一節甚相類

錢參政仙遊夢

常熟雲江錢公泮爲閩之侯官令遣僕祈夢於仙遊九鯉湖仙托夢于其僕曰你們老爹到京裡去帶兩隻小犬回來又不咬人撑一頂黃傘去換一頂青傘回來好好大憲臺前忠節坊下住其長子部蔓面前擡一盤銀身騎馬有執荆棍者前導所居門春聯乃靜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時未測所謂雲江後以慈溪歷郎署郡守陞陝西按察副使報績又陞江西參政未行丁外艱歸嘉靖乙卯五月間同邑令死于倭難事聞　朝廷贈光祿卿官其子部爲錦衣衛百戶世襲建祠春秋二祀始解

夢所云小犬不咬者豸補也㨂黃換青者用黃蔭青也憲臺前忠節坊者建旌忠祠于都憲行臺右也追夢時都臺尚未建于此地予之夢擡銀指麾劍冑監馬前有棍是錦衣體乾坤對聯即京中所敞寓舍舊粘于門者一一券合豈非仙哉又祈雲江乃堂壽數其夢賭家中廳事中置一卓卓上有果盤一酒壺一青大襧一當時意揣必遇祝晨爲弔時耳及屢經壽誕䄂飯無恙至雲江没後越數年餘始患一疾季子愛溪洽侍床頭適洽以穀賑饑縣旌之扁吏書計索謝齋扁至具壺榼稱賀入移卓于中堂以待洽出老夫人於是刻告終云究然夢中所陳也夫雲江旌節蔭子事關　廟堂冥冥預定無疑若縣官檄民家出穀發扁事何瑣細而吏書入門景態靡不前知詩有之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的的非虛言也吾人可自欺暗室乎前夢乃雲江第五子廊爲余姪女夫與余說

靜坐方

東坡在儋耳題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旣爲此詩復自言曰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旣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胡茗溪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固知靜坐之味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嚥不下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余徼天幸多難之後不意有湯下藥所矜矜自持者惟恐因藥發病耳

蔡君謨書

蔡君謨書如端人正士頎乏逸趣觀荔枝譜可知衍極所論疑過許也

方言大略

船家梢子也又爲梢公今皆稱家長或船家長杜詩中稱長年三老蜀方言也今流俗語音余略疏于後以俟問俗者　精謂之鯽令　團謂之突欒　孔謂之窟籠　圈謂之屈攣　蓬謂之勃籠　忍謂之熬　足謂之轂　硯謂之張　看謂之望

認謂之紹　単謂之爍　羞謂之鈍　扶謂之當去聲　按謂之欽去聲　轉謂之跋　浮謂之吞上聲　移謂之捅　流謂之倘　虹謂之吼　竅謂之洞　筋謂之快　卧謂之党　槩謂之斛又謂之盪　跑謂之波　立謂之站　趨謂之跑　盖謂之匭　捧謂之掇　遮謂之揵　添謂之抅　緊謂之掩又謂之閃又謂之伴　藏避謂之躲　藏物謂之囥音抗韻書無此字　熱飯謂之頓　熱酒謂之鍚　瀉酒謂之篩　稠密謂之猛　積物謂之頓音敦上聲　干求請托謂之鑽　遙相授受謂之冑　妄相答語謂之召　布帛稀薄謂之洸　絕潢斷港謂之浜　城市小巷謂之弄　門之横關謂之門

音根善飲食者謂噇音幢平聲　美惡粗細兼者謂䐶
見陵于人爲欺負　非常事爲咤異　喜事爲
利市利市出易　憂事爲鈍事　呼下酒具爲添按
物完全者爲囫圇　作揖爲之唱喏　夾室謂之
兩葉　階磴謂之偪礤　所居謂之科座　鎌刀
謂之吉鏤　托盤謂之反供　整疊謂之周捉
此處謂之間邊彼處謂之箇邊在此謂之來邊
無物可食謂之無窨　說作事之無據曰沒雕當
聲入　說人不能曰無張主[illegible]　說人之不慧曰
不鄉溜　說人之勉強曰闞闠　說人之自誇曰
買弄　事之相邂逅曰豆奏　雨一陣爲一破　又
以一番一起爲一潑　鄙嗇計較者爲摟搜[illegible]

六畜統呼爲衆生音終上聲　語物事曰牢曹　人假意
曰陽詐去聲　[illegible]
爲一花　覓利之言曰尋錢曰模錢曰賺錢曰近
錢　鋤地爲劃地又曰搜地　首飾曰頭面鞋
鞾曰腳手器用曰家生一曰家火又曰家私　鳥
獸交感驢馬曰㞗鷄鵝曰撩水餘　鳥曰打雄猪曰
付蚕蛾曰對狗曰練蛇虎曰交　郡邑起更打鼓
謂之發擂大事重擊鼓爲擂鼓唱曲輕擊鼓爲點
鼓　凡取物自下曰搭平聲　江陰曰拏丹陽等處曰

捉　寧波浙東曰駝靖江曰斷　以物之足用者曰
見不足用者曰不見音現　湖州以桑葉二十斤爲
一箇杭州柴四圓箍爲一轉　人之頹敗及身病
推擠者云郎當出明皇聞駝馬鈴聲似人言語黃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　通
稱一頓世說欲乞一頓食漢書一頓而成唐人音打波一頓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　戲
市娼曰千人捏千人捏似蟹大如錢有殼甚堅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言千人捏不死
因以爲名或以戲市娼云
痘瘡謂之天花　瘧疾謂之愕子　至
諱言曰天上頭　北人名發擺子畏惡特甚　鎮江曰
發汗病　揚州曰忤鴿子子音則　湖人以上船登岸
曰起篙或云起高　江西建昌等處謂烘爲燒余邑
昔方湖尹南豐時令門子烘腳帶答燒了爲曰如何燒了取來呈上復曰已燒了也　今人
呼禿尾狗爲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歐公記陶尚書詩語

末厥兵
事之陳久爲𧸘五代府有馬𧸘爲府幕其人魯鈍有所聞見他人已出
厥熟而已甫爲新奇道之故云俱劉貢父詩話　抱持人物曰㨨音傑出紀聞錄
俗牽連之辭如指其人至某人物及其物皆曰
打丁音公詩所謂赤洪尾打白洪是也　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爲
覆窠閩話出王堂　淳熙江西饒州曰猫者里俗戲相
標謔惑凝之類也　俗指儉不中禮者爲蛇鼠而
詬罵晨盯之稱曰牛　江陵士人稱挽畜產繩縴
之名曰五尺見夷堅志　今人以相助爲摯輔語云籬摯樓音
徒摟摯籬即輔車相依之謂則摯輔之摯字宜从手爲是　臥床之帳子謂蚊
幮南史宋武紀碧紗蚊幮音躊幮帳也蚊幮事見齊威公　午前午後小食
謂上晝點心下晝點心唐鄭傪爲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昭明太子傳
日京師豢貴常餓爲小食即點心之說也　還尿呼見列子俗眉西　戾契

見韓文俗呼挨及

紂啓同母

呂氏春秋曰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行次曰受德卽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啓與中行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母欲置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史記載帝乙長子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立是微子與紂異母也鄭玄論啓辛亦曰同母蓋本之呂氏玄去遐世不遠當從同母之說此索隱亦略著之陸象山與周元忠書則以孟子公都子之言爲信

毫管產

兎用肩毫取其勁也有全用者有參半者故筆有全肩半肩之號今筆標多作堅字者非筆笴竹冬管不蛀交春斫者則蛀造筆羊毛天下獨出嘉興峽石爲第一秀水等縣次之嘉善崇德海鹽俱不甚佳

錢楊藏書可惜

予目睹藏書之家若常熟錢水部東湖先生楊憲副五川先生眞今之鄴架也錢猶傳其子縣令播一世而不幸頓散于孫楊之廢卽當垂沒而盡棄于不肖之子其事之顚末有足以昭世戒者姑爲記之錢之冢孫夢玉本胄監自負能讀父書嘗不肯下人有弟夢圭不肖與兄不相能其所延浙師乃

縣令上虞葛公楄姻親葛貪酷人也曾有所屬于玉未厭已銜之矣而圭又促所延師下之石會有徵舊糧銀之事起玉與圭同父戶縣票拘玉玉持本名完券爲証辭氣侃侃葛怒遂執家事任長之說坐以侵欺立杖庭下欲判永戍有縉紳甫冊往解葛稍寬繫于縣之鹿譙中玉竟挈妻子逃焉圭因鼓衆盡掠其藏而東湖書院之圖書浪籍委擲爲之一空矣余與玉善後一年往慰其家剖兎礫間猶及見哥窰水滴香爐等凡數片惜哉五川先生淸介絶俗時有錢侍御海山雖翹于求田問舍而亦閒及吟咏每詫楊之不相過從也邂逅必懇求顧楊一日陽許諾錢烹割侯之不至卒亦不解楊之絶已也又卜日腆設璽請楊似有意一往者命輿行里許錢之探者已報主整冠矣中途過老醫門醫迓少憩入坐楊亦云當卽行探者又報主出肅矣醫倐設醴飲輙微酡便擁輿還家錢聞之幾不能施面目于是思有以甘心於楊者靡所不至遂謀其庄鄰變以爭田闘殺鎖楊公子于屍傍五川素不識門外事猝遭此變抑鬱不自得以恨死屍未及寒而萬卷樓之積先爲松江莫劈是龍携其珍襲者以去而餘所存半爲好事賂蒼頭所得半爲親友散漫袖竊乃膏粱之子懵然不知也予後僑棲于余鄉周氏有見其以綉囊宋墨供木工以祖父敕命紵面與家人婦令人不爲五川

公出涕者幾希嗟嗟東浙五川皆先達中人豪也廣儲典籍又上林中盛事也而皆不能永其傳若此兩家顛末可作戒數端君了尚其鑑諸夢圭隨亦蕩產海山不久傾滅可謂捷于影響矣海山事余曾記于前云

馬烈死相同

紹興辛未冬金主亮尉子橋之戰大將王權先遁統領姚興獨以所部四百騎當虜六十萬無救沒陣朝廷謚忠毅立廟淮甸橋園林宋偉力叟題詩云赤心許國自平時見敵捐軀更不疑權惟王忌阜庸部將戴皐皆遁走同時死難只青獅汪云青獅姚馬名每親飼之若通其語言時取斗酒投大盆中與馬同飲曰吾與汝同力報國竟與馬同死此出韋居安梅磵詩話姚之忠尚矣馬甚奇余憶吳興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宋南渡時屢立戰功嘗騎一黑馬翹駿異常號黑大蟲再遇甚愛之再遇卒其家以鐵絙羈之聞金鼓聲奮迅有赴敵意家人曰將軍死汝莫生事馬聳聽汪然出涕哀鳴數聲而斃又憶酉陽雜俎載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之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三馬同吉水王夔齋禎以太學生除夔州府通判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茨巫山縣治是時授牒捕賊同知蘇州王某柔怯險猾故托疾不敢出一兵公即代勒所部民兵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

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行縣撫傷殘久得歸居三日賊復劫鄙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指揮曹熊柴成兩人素黨王多方避禍以言激公公即夾曹柴赴之與賊夾水陣巳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馬疲誤入淖田賊斷其喉及右臂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公始赴大昌道宿木商家一日有物嘯于山者商驚視曰爲王公耶當三嘯止如其言商負篋往尋亂屍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篋上令不深沒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踶其扃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公之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櫬既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莝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紿巳自起視櫪馬驟前齧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平正功罪曹柴亦被誅公獲贈官任子廣此羅念菴集戰馬記其曰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讐怨微隱切齒碎膂期在必報即在人猶且難之旨哉言乎

君山舊聯

江陰乃春申君黃歇舊封君山浮遠堂瞰江對淮爲

一郡勝境李鶴田珏一聯云此水自當兵十萬昔人曾有客三千人多稱甬亦梅磵詩話

鶴灘遺詩

錢鶴灘福以殿撰罷官家居余邑梧塍徐氏以五百金爲脯脡延致家塾徐二子亦旣中鄉科居半載僅攺課三篇日挾妓游燕時邑令某公雅好筆翰一日邀錢公爲君山之游預探齊韻中隄臍低梯等艱韻戒吏人藏閣於卽席發之欲以困錢公也酒三行請題大觀亭錢公遂援筆依韻賦曰水勢兼天山作隄渚雲烟樹望中齊直從巴峽經歸壑許大乾坤此結臍胸次決開三極朗目光搖蕩四垂低欲騎日月窮無外誰借先生萬丈梯席間縉

紳莫不賞歎是詩水南學上張公載之邑志中徐氏盛開綺筵於園亭賞牡丹錢公飲潦倒矣門客有握玳瑁扇者取而書之曰玳瑁筵前玳瑁扇牡丹花下牡丹詩老梅已在丈人行曾占春風第一枝又聞其咏楊梅詩曰怪底吳人不出鄉楊梅五月薦新嘗西州一斗蒲萄酒南越千頭荔子漿略着些酸凝酒困了無點滓浣詩腸渠家妃子如相見添得紅塵一倍忙其爲邑人題卷軸甚多余少年時耳聞亦不少今惜不能記憶鶴灘髫時從塾夜歸家有客賞菊揖之客出對曰賞菊客歸衆手擷殘彭澤景卽應曰賣花人過一肩挑盡洛陽春蒞童時已兆之矣

穲稏矲矮

穲稏杜牧之詩作罷亞注云稻名矲矮黃魯直詩注引玉篇注曰矲短也矮不長也又春官附音注矲雉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爲矲雉雉正作矮字呼也黃東發云罷亞二字稻之態非稻名也引蘇詩翠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罷亞百頃稻雍容千年儲皆用虛字對爲證

精氣二字

精字氣字皆從米可見精氣之生必資於米古人制字豈是胡亂

噴嚏

今人噴嚏必唾曰好人說我常安樂惡人說我齒牙落終風之詩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東坡有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爲何人隨筆亦載噴嚏不止者必嗔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其從來已久嘗閱唐玄宗友愛昆季呼寧王爲大哥每與同食食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上顧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則固以噴嚏爲佳事矣

樹藝取暖

百凡樹藝只要土暖加肥壅者釀暖也向陽處物易生日光不照生意便絶壁土竈土皆可壅物暖也耕田南北其隴者秋夏二熟皆有收東西其隴者向陰一半無收凡春花之木不宜背陽秋花者居

漫筆 卷五 世德堂

陰亦無害蓋以冬日南至一冬無日暖氣不充故春花不發夏日北至陰處皆有陽光至秋而花自無妨也

建炎間拆字

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駐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戲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虜騎將逼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卽爲兀朮不旬日果傳兀朮南侵趙相秦檜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驗此載于郭彖睽車志中當時有謝石以拆秦字有秦頭太重壓日無光之語忤檜死于戍謝周所言皆至理蓋同一術云謝著甚而周稍隱存之淳熙間又有琵琶亭術者亦此類事在岳珂桯史第一卷

驗陰晴

螘謂之馬螘形如馬也羣聚成陣俗謂之馬螘作鬭必有雨曾見兩兩相鬭屢退屢合經一晝一夜鵓鳩自呼其名聲後徵有開溝二字者必有大雨甚驗雞啼早則晴啼晏則雨上宿亦然鸛稱老鸛鳴曰彈軒牙驗俯仰爲陰晴池魚忽跳起水面謂之量平水必有雨鯽魚肋骨曲直可占本月之陰晴

氣無往而不在也猶江豚拜風方向不爽故曰中孚

鰻鱺有無

鰻鱺風雨陰晦則多雖有風而晴則日曜其目垂頭而不上網此網戶之說可驗

黃雀多寡

黃雀霜降前後始多候西風則來西風亦去打生人云蘆瘟年則盛張網時在黃昏五更二次以錢置掌中試之辯字則舉彈也過早過晚皆不可彈音談以笺爲之兩人共曳黃雀宿蘆頭軋而向前則跳入于網設網正中十可得一高下皆空倘失百不得一此出余邑之青暘南鄉溥渚與無錫隣界春間間或有之謂之回春黃雀

省鰤

子鰤又有一種小而無子者名省鰤不佳

有所思所載不同

唐文粹載宋之問有所思一篇洛陽城東桃李花云云事文類聚作劉希夷題曰悲白頭翁不知何謂幽閨女兒改作洛陽女兒坐見落花長歎息作行逢落花長歎息半死白頭翁作半謝文錦繡作閤盡無相識作無人古來作舊鳥雀飛作悲

二張遺跡

錢唐張天錫中天順壬午科鄉薦授教諭以詩文雄吳越間縱情不羈常留于余鄉碩山周氏走筆爲

其家作不識堂論頃刻席上成萬言然未盡豪人之致惟聽月記一篇足錄也其文曰月無聲也曷爲而聽之對曰聽以心不以耳聽之以耳則明皇聽其霓裳適足以誨淫知嶶聽其藥杵適足以誣妄不知聽月之眞趣者也善聽月者何如三日出庚若聞其有自新之聲十三幾望若聞其有自謙之聲十六既虧若聞其有戒盈之聲二十七而載營魄若聞其有葆光之聲合璧而晦若聞其有用晦之聲置心月於天上移天月於心中是之謂善聽月不然則聽玉兎之杵東東乎聽吳剛之斧丁丁乎勞乎耳無益乎心反爲耳聰之病矣江陰顧山周君羽卿超然有志厭聽世俗之聲可謂衆星

中孤月也爲之作聽月記天府摘仙張錫聽月之孫爲余姊夫見余愛其字畫遒逸可助臨池遂以見餉云張公有詩文稿本一冊周之裔人尚有藏者其所居燬于火有四六短疏以干知識人多傳誦今載西湖游覽志中同時有吳人張豫源淮亦留周氏竟卒于顧山旅館周惟召備殮具余從祖雪窻先生有詩輓之一云香山對酒思同社紫陌看花憶駐驂又云珠沉蟹水千年恨玉瘞吳山萬古蒼益紀寔也無子其弟扶櫬婦

第四泉

蘇州楞伽上方山治平寺天下第四泉有六角石欄刻字上

菂醬

菂醬類華撥與敗醬皆藥草之名非食醬也

本草品類分併

本草中宜併而分者其類甚多如菥蓂薺菜子如蘼蕪芎藭苗如蒲黃香蒲花如青黛藍葉如地笋澤蘭根之類其宜分而混者如烏芋兼收荸薺茨菰之類

茶槍旗

昔人論茶以槍旗爲美而不取雀舌麥顆葢芽細則易雜他樹之葉而難辨耳槍旗者猶今稱壺蜂翅是也

孟子園池語

壞宮室以爲汙池棄田以爲園囿亂之道也世有思

之者乎

辨正百忍圖

王應麟百忍圖一篇云無淨三昧釋氏之忍也注云出金剛經今金剛經是無諍三昧作淨字誤又云忍痛於焠掌注云焠利刃刀若刺股之類按焠乃火燧葢以火炙之非刀也刺股亦是以錐耳又云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以縮爲退縮之縮義與孟子異又云忍於吸醯卽宰相須吸得三斗醋之謂注引唐李景略燕僚佐行酒誤以醯進判官任廸簡以李性嚴强飮之此亦一時之畏非忍也又云挾舟不能忍爭拂衣不能忍怒注引孔融聞曹操欲

殺虎曰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去矣此說似不切舟當作輈潁考叔爭車挾輈而行叔向與子朱爭于朝拂衣承之事俱出左傳

瞿醉漁

瞿杲字炳暘自號醉漁常熟五衕人画花鳥有名蘆鴈入高品嗜酒落魄喜詼嘲人呼為瞿癡偶入邑城遇一縣吏手撈海螄吏與瞿素習者吏遙呼曰瞿癡自負詩才能頃刻咏海螄一首乎瞿即口占曰海錯何曾數着君也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窟臀蓋常熟市井春間食海螄者必先敲開其尾故用以詼吏云晚多往來于余邑先達貢學静家常留龜山下見其鄉之治喪

薄客者作詩嘲之遂被其人誘去遍體挪撻置籬中縱之出乃自嘲曰竹籬為煖轎漸漸出村墺此夜一場打清湧何處無痛楚時猶以團圞離海嶠四句弄舌亦自不俗學静園廳壁二堵其醉中水墨淋漓可愛迄今猶在聞其作蘆鴈自歎寫翅不及林良因往詐供掃除于良門下窺其用筆倏得解失笑良起視曰若非瞿癡耶固知雖一藝事非專篤未有成名者 國初錙盂熙續霏雪錄載九皋聲公嘗附吏人舟吏人輕之衆方食海螄戲公索詩公應之即前四句也特有海味牙門骨臀三字之少異盤饌二字原空瞿以熟圖者食戶給開若認為瞿作耳

辨水火炭

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為水和炭之可和水而燒也今官吏問罪畀罰炭即此或疑為水火炭者非

辭賦句體

辭句短賦句長辭以三四字賦以六七字為別

裴航論虛實

傳奇云裴航得道其友盧顥乞教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懵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虛實可知矣

仙女論心精

通幽記云趙旭遇仙女云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又曰身為心牽鬼道至矣

釋稱父母

佛家稱父為富樓那母為彌多羅尼

玉川詩窮

唐盧仝有所思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珠樓簾箔天之涯又云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牕前疑是君自古美人之喻指君而言古三百篇中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文王是也而盧詩之意若不得于君者但少含蓄氣象及讀韓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以是觀之其窮困真可慨矣昔人戲謂盧之窮因荒於色徵於有所思之作也後至甘露之變座上見收年老寡髮被收者

以丁釘其顱而去人以爲讖於添丁之詩云嗟乎
詩能窮人若仝之窮是眞窮于詩者也不惟窮而
且罹奇禍不重可哀也哉

梅子兩次中式

余友邑城古江梅中立子國光少攻舉業小試輙最
有聲嘉靖辛酉科南塲中式已塡名于榜矣有江
寧縣應役人旁覤而喜見齒監試官聞而鞫之隨
汰國光名葢是時古江以江寧縣王簿爲供給官
役人急欲走聞故也國光上王司詩曰丞歲虛名
冠士流五千聲望一時收自期已是龍門客豈料
還看江國秋泣玉何年方定價遺珠在海向誰投
無緣識得荆州面空羨榮封萬戸侯至今秋隆慶

庚午復中式云又有詩曰帝里清秋欲曙天忽聞
虎榜姓名傳高堂老母門猶倚海内相知望有年
温飽由來非素志勲猷何以副前賢鹿鳴宴罷醒
無寐莊誦名臣錄一篇吾邑雖多才如梅之失而
復得者不二見也余喜古江之有子故備記之

論醫

大抵醫者不盡人之性不能知病不盡物之性不能
知藥不盡巳之性則亦莫知人物之性之所由來
也今之醫者每分氣血痰三證而藥鮮奏功不知
人身只有一氣痰亦血也猶之涕淚液汗皆血之
隨寓而成者皆氣之所爲也氣滯則血滯痰聚病
斯作矣故榮貴之内傷役賤之外感氣受傷也誠

使氣和而順精神自增何病之有醫家分邪氣正
氣鄙見以爲有順逆無邪正分水火其實有升降
無水火用藥之法補則俱補瀉則俱瀉無並行之
理天下之物與我同體故五色五聲五味五香七
情莫非一氣之所爲故皆可以爲藥眼耳鼻舌身
意皆可以受藥也使萬物非吾一體何能益于吾
身且如韋聲健脾金聲通肺黑色養目紅白傷明
論梅生潚思穢作嘔哀而淚愧而汗怒而熱畏而
寒病與醫之故皆可識也本草載藥必曰性氣味
未有用氣者何也不知氣之靈無所不爲也昔吳
中一人爲頑友所負鬱而成疾百藥不愈垂死頑
友心動慨然歸其逋自叙其罪病者吐一蟲似虵

卽愈又一士人取科第不以正然與一正人相往
來外貌雖軒昂而中心實餒竟不一載而死又一
鄙夫自附於衣冠之列偶有其所疾者與其友將
訟鄙夫力贊之衣冠之列皆叱其友訟竟不直鄙
夫懐愧不兩月而病死故病必起于氣逆氣之順
逆存乎神神之壯餒存乎行行慊于心則神壯而
氣充不求順而自順矣否則神餒氣索藥將奈何
孟子養氣之旨可以聖可以仙可以醫故論醫必
當以順氣爲藥順情爲机順時爲劑人之氣卽天
地之氣元無彼此腠理一閉而病呼吸一閉而死
凡有血氣之物與吾身無不合一故藏藏自相損
益如穿山甲引經之藥膄行膄背行背手足頭項

左右無不分明其餘可知也腹中之蟲朔後頭向上望後頭向下氣也人身之氣朔後升非無降也升多而降少也望後降非無升也降極而有升也一日之子午一歲之春夏一生之老少皆然

焠掌

荀子曰有子惡臥而焠掌可以見其苦學

三絕三摧

王洙談錄云相傳顏回讀書鐵鏑三摧此可對孔子韋編三絕抱朴子內篇四卷祛惑第二十中載昔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撾一作]三折今乃大悟則二句原自作對非顏子事

戒菴老人漫筆卷六

明江陰李詡輯
孫男如一較
玄孫戍之重鋟

江陰一時三忠

正德時逆瑾傳勅譴責忠良目為奸黨勅中五十餘人而吾江陰獨居其三主事為小江黃公昭御史為學靜貢公安甫借山史公良佐貢史以奏章忤黃以輓死諫蔣御史詩忤亦一時之盛云按正德時忤瑾者不止三忠又有光祿劉公乾先正統時忤振者大理顧公琳事皆載邑乘然諸公俱下詔獄猶得賜環至天啓朝忤忠賢幾詔獄者有祁姑丈繆太史文貞公昌期從叔杜史忠毅公應昇受禍尤其慘烈明朝二百七十餘年三遭璫禍吾邑代多碩節君子若謚典所及兩公外未數數焉成謹附識

少游詩病

少游月夜詩末句云歸來枕簟清無夢臥看明星到未央蓋用詩小雅夜未央句若言未央而無夜字則不可此詩之病也

蘆菔白楊

廣志曰蘆菔一名雹突白楊一名高飛一名獨搖高飛獨搖花今沘已載

安南鄧尚書附陳日照

枝山野記云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為戶部尚書澄善製鎗為朝廷造神鎗後貶其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令

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其賜姓鄧亦官尚書
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久
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爲王季犁死葬京師其
子後遷葬于鍾山之傍所記鄧賜姓事甚欠眞余
得鄧氏尚書公事狀錄以訂其誤焉狀曰公諱明
字光遠號信心安南產也三歲失怙恃其姨君阮
樞密撫之成人長而力學國王陳日焜知其才以
女妻之元至正間詔拜尚書省左參知政事迨我
國朝永樂元年充其國正使賫方物表箋入慶
賀 上嘉其馳驅 賜宴於庭 陛辭 賜鈔錠
綺衣遣官護送還國永樂三年夏逆臣黎季犛殺
其主詐稱陳㷆請署國事公毅然與義兵伐之請

王孫添平自老撾間道赴愬于 朝季犛服罪請
添平還四年春 上遣使以添平歸達其境季犛
伏兵于途殺之并及使者 上聞震怒制諭成國
朱公能將兵討之公首迎 王師內附率其子建
平府鎮撫使鄧師誨并官僚阮人傑等一百二十
四員軍民萬餘獻納東都路國威等二十八府州
縣元戎英國張公輔受之帳中遂命統攝歸附人
員捷奏 賜忠義銀牌二面 勅公協同將官蘇
文作嚮導擊破雞翎鹹水滥留等關平定上下二
洪州伏奇兵澇汸沙上縱火焚富良江一帶賊艘
烟焰蔽天血流芹站山下溪澗盡赤生擒僞上皇
季犛及其子孫於高望山獻俘 闕下詔求陳王

子孫立之無所得請依漢唐郡縣故事改國爲交
阯都布按三司六年春班師秋七月策功行賞
勅公爲參政撫其民授師誨九眞知州繼以招降
郭專等三百六十三戶功調知福安是冬餘孽陳
簡定作亂與師討平之八年陳季擴復嘯聚會
朝廷屢詔招撫兵部尚書王公福遣公至軍諭以
禍福責以僭號之罪言辭愷切季擴倒戈效順
詔授季擴左布政使凡招徠者擢官增祿有差
上乃命戶部郎中王進指揮陶弘乘傳趣公至京
錫之筵宴拜資善大夫行在工部尚書 賜第京
師仍給鈔錠白金衣楊器用命扈 駕北征乃與
司狀大鴻臚東公季宣工部尚書黎公登副神機

營建監甲廠製神鎗神銃退韃虜於九龍山下未
幾遘疾以永樂十年五月初一日卒于王事享年
六十有一 上悼念功勞遣官諭祭 賜葬京師
西山玉臺岡南安河村之原與陳黎二公丘隴相
望誠異數也按譜公本李姓爲唐宗室有諱公蘊
者宋封南平王八傳至昊旵無子以女昭聖主國
事閩人陳京入爲國婿生子威晃執國柄殲滅李
族李嬪方娠潛歸其父鄧氏生子名蕚遂從鄧姓
長仕防禦使蕚生萬觀察使萬生瓊樞密院僉知
皆其國官也瓊生政早卒政生公公生師誨師誨
以公舊勳晉職燕山衛尋以言事謫直隸常州府
江陰縣主簿卒于官葬闕賜光祿寺丞遂葬江陰

由里山之東麓未幾廷議交阯推誠順化功臣子
孫宜須恩命　勅下戶工二部發給勘合　賜江
陰縣善政橋南莊房一所靖江東西二沙孤山等
處沙田十八頃有奇　賜其子孫俾居其地仍世
膺其後一爲順天府儒學額外廩饍生員科貢任
用一爲鴻臚寺司賓署序班與其國通事齊東埜語載陳日照事在十九卷日照以國相婿得國鄧以日煚婿起家可謂奇合因附錄之安南國于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居爲衆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洵無使作瓶蜀化燕雀安知游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傳徒家俠游屢籍其家所有以資妾用遂失愛于父其叔乃特異之每加回護會兄家有姻集羅列器匹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什于相者至半遂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歌之中其要害舟遠雖岸謝立津頭以侯閭人言舟子强因變姓名逃去至衛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閭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而無聊授受生徒自給永守林岊亦同里雖善里人居無何邕州永年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阯都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易則其國貴人皆出爲市國相乃王之婿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令試舉人謝居首遷因納爲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婿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闔訪其家家以爲事不可林不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非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偃後照十二世

稼穡艱難

余觀宋陳潮溪善云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
難則知小人之依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
饑民曰何不食肉糜此亦古今天下一人也余恐
末世周公少而惠帝多也嘗讀眞西山論農人之
苦自始耕立苗耘苗守禾描寫諸苦語語實際字
字酸辛夫吾人一日不再食則饑而粒粒皆自辛
苦中來諺曰飯來開口思之可不陡然汗下

辨蘇小妹

世俗相傳東坡與妹戲言坡戲妹曰脚蜡蹤未出香
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好箇衙粘去額妹答坡云去
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好箇長面女史
云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
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
前妹即應歌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
傳以坡公多須髥遂亦戲答之兩山墨談所記相
戲之語又皆不同又傳蘇小妹能詩代婢作愁苦
詩答秦少游又訛爲秦少游妻余考淮海集徐君
主簿行狀末云徐君女三人嘗嘆曰子當讀書女
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則少游之妻乃
徐氏非蘇也集又載與傳彬老簡云老蘇先生僕
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
觀此蓋少游初未嘗踵蘇氏之門而況于他乎老
泉祭亡妻文云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
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咪呴撫摩既冠既昏
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攜東
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
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
既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煒煒歎驚群公二子喜躍
我知母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籍
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
故物感涕殷勤嗟予老矣四海一身歐陽公蘇明

允誌云生三子曰景蕃卒軾轍爲其官三女皆早
卒東坡與李方叔柬云頃年爲稠人中䮕得張耒
黄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盖未艾也
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
按祭文誌柬三處所云則老泉之女皆亡于東坡
兄弟未得第之前而秦少游黄魯直諸公皆東坡
既仕之後所奬與而莫逆者也安得妄相及耶諸
籍具在有目皆知乃漫不根究動作談柄最是可
笑

糞田日

糞田宜火日若金水日則不肥囫圇溲亦不肥氣之
通塞辯暘不容掩也

凍解

北地氷凍雖極連底者遇大霧頃刻可解

治虎傷

人被虎傷服香油可解其毒鎮江獵户多用此

彩神圖

蘇州見周文矩彩神圖卷甚工屏上懸一神影盖彩
神即今所謂喜神也

無首猶生

廣異記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爲薊縣令犯法張守珪
梟其首形體不死昇歸餧即畫地作餧字家人進
食于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
之如是一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云
後日當死如其言宋嘉祐時劒南朱無惑萍洲可
談云監左帑龍舒張宣義言有親戚游宦西蜀經
褒漢投一飯店見一人無首主人云因患瘰癧頭
脫而活每有所需以手指畫日以湯粥灌之猶存

佛圖澄論敬慎

佛圖澄曰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敗不曰慎乎
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物名顛倒

花紅紅花麻黄黄麻棠棣棣棠

定宇父子苦志

常熟趙定宇用賢余先師參藩盃齋公子也得第後
又入館選爲第一人喜而錄其入館之作于此其

詩曰皇威赫赫耀天兵南指樓船百粵平萬里螢
烟開象郡三秋海色淨羊城謀謨自協周宣睿嶺
徼誰傳漢武名聖澤于今霑異域凱歌直欲繼堯
賡前闕定宇在家恐後場掛漏夜讀鄭淡泉策與
不肯誦不休直至體疲頭暈亦不稍輟其堅苦如
此余憶幼侍先師學文每夜必三鼓畧假寐即起
有睡意輒批頰自詈嘗斥星士曰主司只看我文
字豈查我命書暑月坐中庭少微鑑直從舌端出
以相授不蹉一字少遲又叱燈讀知有志竟成盖
於趙師父子驗之

爆字異詩

東入吳門十萬家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拋下黄金

衆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占喜事白頭老叟
問生涯曉來粧餙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鬢斜此爆
字詩也錄之以觀風

俗語誤語對

俗語作對云燒炭用柴必横柴而竪炭煎漿下飯須
熱飯而冷漿宋人有看茶喫墨之語可對漱石枕
流此亦誤語之天生對也

百合

百合有麝香珠子二種麝香者花甚香珠子者莖葉
有一黒子胡茄花形色如麝香百合可觀分百合
八月中與種蒜同時同法

種山藥諸物法

山藥葉枯後起復以根寸斷種之子種者則遲香芋
落花生性畏寒十二月中起以蒲包藏煖處至三
月中種須鋤土極鬆人云大者爲香芋小者爲落
花生或云郎一類非也十二月中起則甜而不土
氣甘露子冬至前葉枯後起復以子重種

柿柑橘

柿類大小形狀極多有火盆柿大而匾方柿四稜六
稜乾瓤無核甚佳火珠多核不美綠柿品下柑與
橘類而皮殼略異温衢最多佳品橙香美在皮而
瓤則酸古云在南稱柑在北稱橙非也

荷花

荷花紅白二色各有千葉單葉間有黃者

韭忌

韭菜最忌零陵香觸消死

字謎

字謎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看（上有加字下增二點是賀字）貝字
欠兩點不作目字看（上有欠字又增二點是資字出荆公）木了又一
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便是呆秀才（木旁着了字又一字口字是極字）

居喪所守

浚川王廷相論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云居喪見
人乎曰記有之疎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
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贄惟父母
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弔人乎曰記亦有之三

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
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將遺人乎曰記亦有之喪
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
卒哭遺人可也將食于人乎曰記亦有之有服人
召之食弗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
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
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
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
居于鄉也事有必見人者况庶民乎既葬焉不得
已而有爲雖見人可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
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内曾幾之必請見
人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寡矣非有事焉

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有往來人情之相埶也久矣不可以徒受也若曰答其禮也既葬而遺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返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以弔其孤亦可也

詩謎

會試時舉子入場件送燈籠多有寫其科狀元以取兆者余鄉袁巽菴舜臣中甲子鄉科赴辛未會試作一謎詩于燈云六經藴藉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却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時本

來面目君知否辛未狀元四字謎也滿場惟蘇州劉瑊一見能識之巽菴蓋一時敏才也其弱冠未利時夢入場有朱衣人自稱陳姓者拔之儔伍中及甲子本房果陳姓名宗慶兗州府教授金谿人極賞其卷置之前列科名信有定數云

夏都憲詩

余鄉夏都憲公從壽曾作膽瓶紙梅花詩曰誰把并刀信手裁能於雪後見花魁北人解奪天工巧東閣渾教夢寐猜羌笛有聲吹不落膽瓶無水浸常開何當醉我空同酒却詫江南驛使來此詩極爲李空同稱賞家刻裕軒文稿是公手授余者今細閱之惜當時槩刻未從刪正耳又記其口述登第之作曰紫騮馱醉出瓊林紅杏香中日未沉萬斛韶光春不老九重恩命寵方深忘身徇國平生志移孝爲忠一世心遥想雙親倚門望笑拈飛報是泥金誦時老矣猶喜談試事氣尚勃勃今余老而憶出與伊宗人言之如隔世故事也

巍科預定

甲戌殿撰無錫孫公繼臯童時爲余友曹雲亭駕識拔許之姻隆慶戊辰秋邂逅曹于邑之觀音寺中坐間偶及姻孫事曰近宗師發無錫學案孫婿雖在丙等然視渠未諸生前室誠巷議時常括耳今私心竊自慰也雲亭雖具隻眼乎而其苦心處人誰識之孫公癸酉鄉舉余外孫錢達道名居第五

春榜下第謁余曰狀元正是不偶道偕郡年家同孫公觴于舟閒途中訛言籍籍謂今科狀元姓孫偶于席間戲謂孫云雖遍中孫姓豈便屬君乎詎知已而果然蕭觀復公應宮射策得高第歸丁外艱踵余舍余問之曰君得第文固應耳抑有兆乎答曰初進場時夢有人語曰子爲狀元第二人待傳臚後始解生名在三十一孫名在三十三憶廷試卓子行次排列後稍移恰是狀元第二人也又聞孫公隣人王姓者述其諸生時館于某家堅拒淫婦之事則巍科之捷一有天定一無人損天人嚮答應之不去夫豈區區枯管遂能成精哉

又韻三絕句

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叢主人聞語未開門延籬野菜飛黃蝶柳子厚云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高駢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此三詩昔人所稱七言五韻之勝者今載三體中閒誦一過如披圖畫常欲得善丹青者寫之姑記以俟

趙林二輪迴事

陳瑗中士元記一輪迴事曰嘉靖甲辰余與年友萬全張子徵讌集張有外弟趙生在坐張云趙生前世趙某子為大同學增廣生暑日迎督學途飲火

酒大醉臥樹側僕以冷水澆其首遽爾氣絕魂遊溪邊見犬來畏為所嚙適有孕婦在旁即避身婦邊不覺入其婦孕中是晚婦產子生見已身為嬰孩即悟托生在此北地貧家產婦不坐月生子三日夫耘田婦為餉時有一犬在牀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使犬進傷我婦聞大駭報其夫婦云產妖子也夫執鋤作擊生狀問生何言生懼不敢言隱二三歲始言至五歲時見乘馬過者生呼其名曰我是某托生是爾毋舅不知我父母妻子何似其人歸報生父母以錢二緡謝其夫婦携生歸其妻未改醮也生未嘗從師凡前生所讀書一一能記作字亦與前生字相類今亦為增廣生

云坐客西安張茂參成都王可庸各有詩紀其事又有一輪迴曰林士章士章為山東東昌府高唐州城南德府禮生林雲峰接武嬰兒也生于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甫七月即能言接武欲試耕牛檢曆求太歲所在兒言試牛當尋博士父大奇之又辨門帖土牛彩句指字抑靡不知後漸自稱前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號越吾嘉靖壬子科中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闈偶醉臥不幸中煤薰死死為城隍以享穢婦之祭復謫人間轉生于此其未生時托夢于姻家國子生李鑑塘云我在冥府為任丘縣城隍有婦人衝突上帝令脫胎于高唐林秀才接武家為子後

六年君謁選當丞上海屆期吾女許已適君子必携以偕行經高唐幸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于林家庶得面我女來童其故臧也鑑塘驚痛猶豫是時越吾柩尚未葬其家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祈禳紛亂鑑塘私以夢轉展于衆冀臨時一訊驗也及謁選果與夢符不爽隆慶六年壬申十一月一日以丞赴任上海南行北抵高唐先令來童往探林接武家有子消息皆云其家生子異常今四歲矣鑑塘即挈子婦躬詣林氏婦越吾女也年方十七歲幼名喜姐會生于提時故名喜云來童一見即識之曰吾家所使僕也僕詰曰汝為我主汝中報日賞我物若干曰銀二錠又錢二千來童知

其實泣且拜其中又有出所袖鏡及綉袋問認此物否曰是我城中買與喜姐者女聞呼其名乃痛哭抱之鑑塘曰汝識吾爲誰曰汝是吾李親家指所乘轎曰誰家物曰是我平昔所乘者問汝有子否曰我二子方正方啓是也握喜姐手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封爲汝粧非藉汝翁汝幾不得珠矣蓋越吾死時鑑塘適在北雍經紀其喪檢閱篋中悉識而封之得無失也一時聚觀如堵有泣下者其女哀痛不已抱行數里遂留鏡以期後會焉于是行赴上海任矣郡新鄭訓導劉文田取家藏壬子順天試錄稽之名次果合儒學生員劉士亨等呈爲地方奇遇事上于州

州主曹侯鐸上其事于郡郡守羅檄召之令馳驛往適羅在學宮接武携兒入見揖稱羅曰公祖猶自謂鄉舉也接武教之以民禮稱兒不應再強之則曰老師衆皆竦然有問能憶所作者應曰惟墨卷七首尚能成誦光祿寺卿溧水陳鳳舞上林苑丞嘉興金愷各有詩紀其事陳詩曰南宮應試煤薰死眞官遣作林家郎金詩曰見兒即認携來鏡對僕寧忘用過財皆紀實也

不着不盡

王伯厚云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僧夢

宋慈雲僧姓袁名道少爲士子遊京師西池遇老僧留語恍惚夢入巨瓮中榮顯而寤後出家超脫與邯鄲枕相類出靑瑣高議此書麗雜不足傳

稻花驗米價

稻花白而瓣少者米賤多而色黃則貴俗云銀花賤金花貴也

豆二佳種

豆有香珠者米粳糯俱有又有白果豆以其香類銀杏新出也

押字原始

葉石林燕語云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脚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而收橫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蟠差遣勑作圈復不圓乃以濃墨塗去旁別作一圈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勑

昔昔鹽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人多未見其全篇題是昔昔鹽其辭云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

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欲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
隨鏡隱綵鳳逐雲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
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
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其意蓋皆閨怨耳後趙
嘏廣爲二十章以一句爲一題本題三字余初未
解容齋續筆歷引鹽字題數個謂歌詩之鹽字如
吟行曲引之類是也楊升菴愼丹鉛餘錄云梁樂
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列子昔昔夢爲
君鹽亦曲之別名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
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
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
下固無虛士其文有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語足足
鳳也般般麟也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道衡
由是得罪遂誅之謂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有
味苦紙詩一首云首時應春色引淥泛漬流今來
承玉管布字轉金鈎

鶯鶯辭

曹公駿余邑中高才生也晚號溪上吟翁其詩奚中
人人稱之余得其鶯鶯辭一長篇誦之便可知其
風韻矣辭曰煇煇明月素流光茸茸佳樹暎深房
强折花枝笑花如人面嫣長風一枝拂滿地相縈
牽元稹去時貧賤日困遊蒲東事干謁偶然相遇
不相親只道人心如面熱重門不掩雁不吠垂袖
開懷待明月雲心一作山頭雨千金骳質輕相許
魚紋字緘不知年竹緒縈絲今幾縷一朝獻賦徽
長楊天子迎置白玉堂白玉堂深花木稠長安御
道夾金溝千門柳色朝凝綠萬戶笙歌曙欲浮富
貴繁華占早春洛陽才子聘新人此時離別成紈
扇棄置徒勞賦會眞始初與君歡愛時何言中路
生乖違風摧錦水雙鴛鳥南北東西他自飛凄凄
復凄凄嫁娶不須啼皚如山上雪猶聞相決絕況
我輕事人已矣勿復陳東風沸海浪無痕皓月西
流魄不淪妾身一辱不可再士也二三何足論還
我白玉環知君一去無由還還我一絢絲絢絲歷
亂不可持心之煩惋不可綏蘋風不馭歸應晚恩
重義深同逝波形消骨化丹誠泯六如妙手開蛾
眉鶯鶯被服金雀釵丹青恍惚與神會霏紅沓翠
蒲東來但驚旭日照深殿又似明霞驅曉霾宓妃
智女不足道陽城下蔡俱傾危與余瓊珮結心契
慰余問訊陳幽懷人神道隔徒爲耳愛莫助之心
摧悲須臾變滅回風去光消響絕何奇哉君知此
語固不妄不信請覩巫山臺世幻形骸皆寄寓無
鹽褒姒成青苔風流獨爲鶯嘆息記言難値曹王
筆神光一一絕無還雲頰有鮫鮹能記憶融怡似欲
姤陽春玉骨氷肌自辟塵鉛華不御嬌波斂欲言
不言愁殺人唐伯虎畫鶯鶯折花圖伯虎蓋摹唐
本也人云妙甚但不活耳彼姝者子麗質無儔披
圖浩歎欻與神交心乎愛矣遐不謂矣霜繁葉稀

空守成悲抽情以歌愴然如何因作女嘗辭以傳
之　石婆婆
圖經山向江一半舟行過者遠望石形紫裾烏髮儼
然一老嫗人呼石婆婆
寢輿鬼
寢輿鬼邵陵公曹芳廢還金墉太宰郎范粲素服拜
送哀動左右遂徉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
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所寢之車
才不足憑
鄉先輩古塘王懼齋格一日偕子莘姪相立于門堂
見額山僧舍烟起遂呼子姪試以對語曰山舘茶
烟飛入白雲添雨意姪郎應聲曰溪庭砧杵亂敲
明月雜秋聲子搆思終日不能對懼齋怒而撻之
莘中正德丁丑進士相以諸生困頓卒才之不足
以觀人如此
邑城東門厄
萬曆丁丑臘月十九日邑中迎春止留東門出入餘
三門俱閉防有變也臨晚城外人蜂擁旋歸城門
下沮塞踏死四十七人老者壯者少者有霎時死
者有扶回死者有遲延二三日死者百年上下耳
所未聞而忽罹此變大是驚異
廢宅賦別
只爲青蚨不濟身故廬今已屬東隣可憐今夜權爲
主纔到明朝便作賓燕雀有情還戀舊犬猶隨我
不知貧慇懃囑付門前柳他日經過陌路人此賣
宅將行所賦者不知出自何人嘗憶先君屢爲兒
輩誦之將有警也識以備遺
泊暑撲水
今人大廳五間之前重置屋者俗名五廳三泊暑謂
可障蔽炎熱也夷堅志作撲水撲風板又作屋翼
剥風板老學菴筆記云蔡京賜第宏敞老疾畏寒
惟撲水少低乃作臥室或又作僕處謂廳上待客
童僕供待宜列于此耳
猴畏
猴性畏竹扇聲道州最多
鼓吹誤妝
唐詩鼓吹有胡宿詩考胡宿乃宋仁宗慶定間知湖
州是誤妝爲唐人也
日本婦飾
倭國婦人不裹足髮長散披在後至梢皆剪截極齊
服飾有扇子錦
闢世俗釋道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
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
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
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
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

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闘如不聞彼盖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央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說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徼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今之道家盖源于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于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于凡祈禳禁禬經呪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盖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用不出乎祈禳禁禬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之害爾望其消灾而致福不亦遠乎盖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二端而

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右二條乃整菴羅公欽順困知記中者大足以闢邪扶世真格論也

論相

楚史檮杌相人第十三云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之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非

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錢惟演錢氏私誌載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途休咎豈能悉中也灼艾集云吳處厚論相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陰德

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改過九也不逐淫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談亂十六也不譚閨閫事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與衆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僞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訐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饑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常思退步結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不全禍福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按捫虱新話載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與灼艾所載互有不同處今撮其異者附見于後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美食分人四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利人克已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夜臥不便睡着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不僧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不妒善害惡二十一也濟急難二十二也爲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常言善事三十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扶危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令終不全則禍福相抑具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者令佐之官具五者亦須大富

論堪輿

風水之說先王所不道而周公作洛書稱兩卜澗瀍之水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

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秃瘦重水尰躄甘水好美辛水疽痤苦水尫傴任子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强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以此觀之未有不鍾於水土者而富貴貧賤不與焉至魏管輅始置格盤擇葬地晉郭景純謂人之死本骸乘氣遺體受蔭乃著葬經及陰陽雜撰以生人之利鈍由地理之美惡若執券探囊遂使末世滋蔓雖士大夫閒以此搆釁或地未獲暴露終年惑亦甚矣他若僧泓告張燕公土龍水龍各深一丈二尺可設窀穸四維謂之折壁中項謂之中焦置玉以助神道鑄牛豕以禦二龍之類益不可曉嗚呼瓦棺堲周漆椑

桺婁三王制也驪山玄室下錮三泉今安在哉術家相傳新昌石氏以縣官陰毀先塋牛鼓一旦罷官幾及百人又江右故相家墓地正德間爲逆黨發棄殆盡及今貴顯富盛無替於前是豈盡係於地理哉禹陵闕里享祀無窮存乎其人耳宋人倪思父有云住場好。不如肚腸好。墳地好。不如心地。好又宋壺山謙父贈地理師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本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錢水部仁夫詩云葬山本不爲親謀。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水。山頭不在在心頭。又得空青先生風水論云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儉勤三也無峻宇墻四也六婆不入門五也無俊僕六也每聞紡績七也能睦鄰族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醫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之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幼者舉動稟命于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二也閽人謙婉二十三也家儉無鮮衣惡習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饗與以時二十八也不聞嬉笑罵詈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騭三十六也右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今之惑於陰陽者何不三復於斯

子言小說名

醉翁談錄引子言小說者或名演史或謂合生或稱舌耕或作挑閃

以支名書

雜俎調數相從曰支夷堅志甲乙等以支名者取此

馬孝廉志

炎涼變態倏忽莫甚于今時常熟百川孫公樓所撰馬鳳志銘可按也余特錄之其志曰萬曆巳卯南畿大比士吾邑入彀者五人而馬君與焉此五人者並以文秩稱雄一時號赫奕矣乃人之評馬君者又不獨其文蓋亹亹譚其行云馬君之行曷徵乎馬君貧次骨矣世詘于貲君復不問生産居可三四徙愈徙愈陋卒不克具一椽而僦屋以棲瓶恒無儲衿不蔽肘許語交謫若弗聞也者枵腹而出陟山巔而獨吟意軒如也視金若賕媚友問遺卽一介亦辭諸謝客必度飯後或值方飯時急縮足避去主人疾招之弗反[illegible]貴人一長揖外

不作婣阿態對客縱論侃侃無所避力不能嚮一
書而假讀于友已又輒返之默誦甚捷習其所著
時義俊逸清婉以貧益工見謂可屈其群而試輒
殿貴耳者遂下其品目無有延諸塾者君亦恥於
干人歲恒家食即或延之其金不登人之什二嘗
爲子聘婦有成議矣未幾而子瘵婦家有懟言君
曰吾豈忍以病子誤若息耶亟持庚帖反之不索
所聘既絶婚而瘵者復起內戚有繫獄而告饒者
君脫絮袍易米與之無難色噫嘻貧罹六極楊韓
二儒所欲逐而送之者也而士人緣此折氣卑卑
不自好者不少君不幸生即罹之厥志彌厲厥守
彌堅竟其生無一鄙瑣行宣聖以無怨爲難無諂

爲可若君者詎徒無諂且不屑以彼易此幾于樂
矣無怨云乎哉方諸古之狷士君何讓焉君父名
芹里中謹厚人也布衣而有士行有司廉其人列
名旌善一旦橫罹庾死于獄君既長而審其冤自
號驚烏子以志恨不知者誤呼爲荊吳君亦遂應
以荊吳失其意矣第之歲君歌鹿鳴而歸蒼頭而
鮮衣者數人羅侍之君曰若等者何群曰願事主
耳君曰吾故吾耳應門一五尺猶懼食指煩也悉
謝却之鮮衣者故在君時已疲于馳逐倦于酬酢
遂病瘠五日卒鮮衣者始大悔踉蹌竄去報捷之
旦君入市攜米二升以歸將作糜而急腳至矣東
西行負擔者亦息肩仰天嘆曰彼蒼其有知耶于

是多金而藉勢者乘其匱且賫持金献之比聞訃
不旋踵大索而咷噫可以觀世情矣君低佪鄉校
者餘二十年僅一戰而捷捷未再月而殞慶者在
門弔者在閭矣夫既阨之又胡畀之才耶既成之
晚又胡奪之速也客不問天而問余余應之曰列
子有言厚于德薄于命則奇矣第亦死不第亦死
第死耳不第而死孰知有馬生者天能以一第報
其德而亦不能自違其定也君可悲矣亦可瞑矣
君諱鳳字瑞夫世爲支塘人後徙邑之南爲邑人
生于嘉靖辛卯卒以第之年十月二十九日年四
十有九銘曰其生不辰其行則純厚積而發一蹶
而湮疾於電光榮若朝菌嗚呼馬君古之獨行今

之畸人

衛公帖

李衛公帖云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
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閔老至仁念舊再降尊人
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
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
往往絶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饑惟恨垂沒之年須
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裛又無醫
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
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此洪
容齋所記令人讀之一字一慘然矣

薛華館試詩

一年好景是中秋何事佳期不與謀客子漫敲銀燭冷嫦娥掩臉玉容羞闢山有調空聞笛烏鵲無聲倦倚樓天外清光原是好五雲朝罷彩毫收此邑先達薛平甫格弘治癸丑內閣月試中秋無月詩掄第一　嘉靖丙戌無錫華公入館秋塞聞砧詩曰蕭蕭梧葉度中秋永夜疎砧動客愁聲雜鼓鼙龍塞迥寒催刀尺鳳城憂一庭涼月誰歆枕萬里碧天人倚樓寂寞遥憐授衣節西風吹盡鷫鸘裘或曰陸貞山公粲代作

月泉吟社

勝國季年東南士人有力之家最重詩社聘有詩名者爲主試如科舉之法今行世者如月泉吟社集

其一也初吳公渭以故宋義烏知縣解組家食延致鄉遺老方公鳳謝公翺吳公思齊主于家開社命題鑒別高下榜示頒賞誠一時之勝舉哉今撮其集中大略以便稽考云月泉吟社　浦陽盟詩潛齋吳渭清翁　本社預於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請諸處吟社用好紙楷書以便謄副而免于差舛明書州里姓號以便供賞而不致浮湛切望如期差人來問浦江縣西地名前吳吳知縣渭對面交卷守回標照應俟評校畢三月三日揭曉賞隨詩冊分送此固非足浼我同志亦姑以講前好求新益云　春日田園題意所謂田園雜興者凡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但不要拋却田園全然泛言他物耳　歸去來辭全是賦體其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四句正屬興此題要就春日田園上做出雜興却不是要將雜興二字體貼只爲時文氣習未除故多不體認得此題之趣識者當自知之　誓詩壇文　月泉舊社久寒詩錦之華季子後人獨倣禮羅之意遂從昨歲徧致新題春日田園頗多雜興東風桃李又是一番鄉邦之勝友雲如湖海之英游雷動古囊交集鉅軸横陳誰揭青銅尚詢黃髮無舍女學何至教琢玉哉不用道謀是在主爲宰者俾得臣而寓目與舅犯以同心聰惟騷吟良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多

自負所長能雄萬夫定羞與絳灌等伍如降一等乃待以季孟之間欲辛甘燥濕之俱齊固甚難以曲直輕重而見欺亦不可念偉事或偶成於戲劇彼讒言特借譽而揄揚我詩如鄶曹何幸縱觀於諸老此聲得梁楚誓將不負于齊盟一點無乇三辰在上　詩評　詩有六義興居其一凡陰陽寒暑草木鳥獸山川風景得于適然之感而爲詩者皆興也風雅多起興而楚騷多賦與比漢魏至唐傑然如老杜秋興八首深涵詩人闕興之入律者宗焉春日田園雜興此蓋借題于石湖作者固不可舍田園而泛言亦不可泥田園而他及舍之則非此詩之題泥之則失此題之趣有因春日田

園間景物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諷頃悠然自見其爲雜興者此眞雜興也不明此義而爲此詩他未暇悉論往往叙實者多入于賦稱美者多近于頌甚者將雜興二字體貼而相去益遠矣諸公長者惠顧是盟而屑之教形容模寫盡情極態使人誦之如遊輞川如遇桃源如共柴桑墟里撫榮木觀流泉種東皐之苗摘中園之蔬與義熙人相爾汝也如入豳風國耜者桑者競載陽之光景而聆倉庚之載好其音也如蓼蕭時雍之世出而作入而息優游于耕鑿食飲而壤歌之起吾後先也其餘瓌辭藻思粲然畢陳應接有所不暇姑次第其篇什附以管見俟覽者細訂之若曰折衷則渭豈敢歲彊圉大淵獻脩禊節癸月泉吳渭拜手書 時元之前至元二十四年也

春日田園雜興 律五七言四韻餘體不取

第一名羅公福 杭清吟社三山連文鳳伯正號應山 評日衆餘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整齊而不見邊幅者此爲冠

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犂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曉登雲外壟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

第二名司馬澄翁 長易馬澄字澄翁號來青 起善包括兩聯說田園的而雜興寓其中末語亦不泛

編蘭春思倩吟鞭着面和風軟似緜黃犢烏犍秧穀候雄蜂雌蝶菜花天把鉏徙婦踏烟壟抱甕丈人分野泉忙事關心在何處流鶯不聽聽啼鵑

第三名高宇 杭州西塾梁相字必大 前聯妙于細合後聯引陶范不爲事縛句法更高采備言雜興的是老手

齋雨初晴布穀啼村村景物正熙熙誰知農圃無窮樂自與蕎花有約期彭澤歸來惟種秫石湖老去最能詩桃紅李白新秧綠問着東風總不知

第八名倪梓 義烏陳堯道字景傳號山堂 起聯有力五六亦新傍花隨柳人多正說此乃翻用之意深

化日村田樂春風畊織圖秧肥科斗動桑暗鵓鴣呼罷社翁分胙占蠶媼得符傍花隨柳處此事不關吾

第十名呂澹翁 東陽名文老 引用田園事全與諸作不同單思一至于此末句亦微露

月脩紀閣附青煒民野陶然化日熙祀備枌榆祈稔歲宴酣花柳樂清時洛中富貴斜陽恨緜上勛勞千古思浩興歸來吟不盡陶詩和後賦幽詩

第廿三名天目山人 義烏吳天姪瑞字貴叔 全篇是雜興本色而田園參貫其中且無一語塵腐

野水渾邊戲乳鵝疎籬缺處晒耕蓑草青隨意牛羊臥門靜無人燕雀多夫倦倚犂需婦饁翁歡擊壤和孫歌新來別有營生計又喜巡檐任蜜窠

第三十名陳希邵 義烏陳舜淸 此粢吟十首尾足者篇篇上生題摹寫各盡其妙與其他畫蛇添足不同姑存諸此以爲手抄之冠紙價當爲高矣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漫興時無事花邊繙兎冊有時乘下課牛醫乍隨父老看秧去還共兒童鬬草嬉偶物與懷渾不奈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樂與時清入吟懷花月照紅生咲面柳風吹村簫盪耳烏鹽角社酒柔情玉練搥開悶撋愁儂不省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飲與時[illegible]酌乍舒

情眊瞟花生陡覺眼迷離才呼粉社人同醉又問
杏村家有誰長日作勞無不得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懶與時放草地牛
眠易熟聽花村鵓起來遲蚕桑辛苦從渠婦稼穡
勤勞任我兒疎散情懷收不起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引興時開布穀聲
驚綠野聽提壺語憶青梹曾因鬪草爭心起毋爲
看花樂意隨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寄興時稼穡但憑
牛犢徤陰晴毋付鵓鴣知托尋花去將子樂借卷
桐吹寫所思撫景寓言良不淺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乘興時得服分畦

秋韭萊趂情樊圃樹棠梨山烟青笠等閒去沙地
烏犍和醉騎一片野情羈不住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遺興時行傍山翁
驅犢父坐觀鄰嫗試鵝兒看秧時測水深淺種菜
間占春早遲白日漸長消不去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盡興時蓐食出門
天欲曙荷鋤歸路月相隨踏青謾有心情在耕綠
寧甘體力疲箇段工夫償不足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感興時聒草地耕牛
才有犢花村吠犬那生甕麥青未必三時粥桑綠
其如二月絲觸物興懷言不盡春來非是愛吟詩
第四八名感與吟 江樹 此詩無一字不佳末語雖似過直若使采詩觀

風亦足以戒關者 兒結簑衣婦浣紗暖風晴雨邀桑麻
金桃接種連花蘂紫竹移根帶笋芽惟鼓踏歌朝
祭社賣薪挑菜晚回家前村犬吠無他事不是搜
鹽定榷茶 第四九名王進之 德進 以雅從語寫高潔操悠然
之與見于篇末 東君私我此身閒脫却青衫野服更桑
可以絲麻可績麥宜積食韭宜羹分甘蘖上耕雲
隱夢不湖邊拾翠行物意豈知滄海變曉風依舊
語流鶯 第五十名元長卿 義烏陳亦然 回文二首佩安頓亦
出苦心 香紅眩眼纈斑英竹杖扶吟縱步行桑眼
蘊含青蕾小麥發蝦礫翠芒輕黃花菜圃午風軟
綠水秧畦春野平芳樹幾聲鳩雨過蒼蒼柳色弄
烟晴 犂鉏徧野沸耕農血吻鵑聲一樹紅畦畫

秋針青刻刻隴翻麥浪翠芃芃雞鳴晝寂花村雨
蛤吠朝寒草岸風溪外雲過橫笛亂微烟野色樹
籠葱 第五一名閒人仲伯 義烏人亦然 三春分作三首曲盡
姿態非苟爲敷演者所能及 田園興在早春時眼纈生紅喜
上眉門巷日高人掃雪池塘烟漲水流漸杯柈新
歲歡同社燈火元宵鬧古祠野老告余春事及夜
來小雨過前陂 田園興在半春天春事關心夜
不眠護撒秧畦須擁水闢栽蔬圃更興川青蠶子
粒鄉風舊翠箬靈芽社雨前獨立夕陽無限意一
聲撥穀野橋邊 田園興在晚春頭且說田蚕兩
事休榆莢雨酣新水滑楝花風軟薄寒收青楓蛾
子催桑月綠樹鸝鶊報麥秋但願花村無犬吠時

呼薄酒背眠牛　送詩賞小劄　月泉社吳清翁
盟詩預於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
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收二千七百三
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　第一
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貼墨五笏　第二名公
服羅一縑六丈筆四貼墨四笏　第三名公服羅
一縑五丈筆三貼墨三笏　第四名止第十名各
春衫羅一縑筆二貼墨二笏　第十一名止二十
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墨一笏　第二十一名
止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　第三十一名
止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吟箋二沓以上所送
並就縑端筆貼墨銘用月泉詩賞潛畫記號通榜
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冊　啓羅公福　伏以月泉
舊社久盟湖海之交春日新題賸寫田園之興得
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群執事振響武林舒翹
文苑種秧澆藥已朝市之無心放犢聽鶯更池塘
之入夢杼機自別冠冕爲宜某心所甚欣手之不
釋詩成奪錦誦珠玉者翕然禮以爲羅愧瓊琚則
多矣餘如玄纈并致篚筐　回　讀淵明詩久識
田園之趣從夫子學願爲農圃之民未敢望其下
風胡遽延之上座執事雅懷月霽清思泉寒撫景
興思慨唐科之不復以詩爲試覩周雅之可追竊
知扶植之盛心正欲主維乎公是某羨珠玉之在
側忝糠粃之播前舊擬秋聲曾占桐江之風景新

題春日又分婺女之星輝豈好爲朱公之變姓易
名深恐蹈楞子之召鬧取怒慚非重寶俾獲與錦
囊之榮賜侈香羅復喚起靑衫之夢受絲毫而皆
感與筆墨以志言謹述謝私伏祈鑒在

稱后妃之本

相臺許熙載集女敎之書引葛覃小序曰關雎后妃
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
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
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工之說以附益之殊不
知是詩皆述旣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
若在室而服女工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顧瑛詩

顧瑛詩曰右軍手帖寫來禽繭紙唐人過體臨若以
評書推畫法未甘筆法擬雲林

布穀鳥

布穀鳥當四五月揷秧時自呼其名分明云布穀布
穀因重疊其聲人驟聞之音相近而疑似如云郭
公郭婆又如云看蚕看火今人遂稱爲看蚕看火
鳥亦稱郭公鳥失其本名矣

筆脚

柳家新樣元和脚今人稱所寫字亦曰筆脚

蘇黃逸詩

蘇文忠公眞跡凡五首前題云村醪二尊獻張平陽
其一萬戶春濃酒似油想須百甕列牀頭主人日

飲三千客應咲窮官送督郵其二詩裹將軍已祭壇後來裨將欲登難已驚老徒蘇梅在更作風流黃謝看其三缺一字出定知書滿腹瘦生應爲語離肝缺二字灑落江山外留與人間激懦官其四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挽眉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留與後人看其五詩如琢雲清牙頰身覲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缺一字官

黃山谷眞跡題李龍眠畫葛仙翁徙居圖莫言家具少於車藥裹衣囊自有餘老婦親攜三稚子仙翁獨玩一編書牛羊相與趨新築鷄犬應難戀舊廬是處山頭有丹井不知如此幾遷居後題云山谷道人因得觀而敬賛前詩二集中皆不載蘇是

都南濠所親見黃是楊五川所親見山谷之父名庶字亞夫嗜吟有伐檀集本不傳世今存四首以見蘇黃皆得之家學云暑如煎烹欲狂走猛雨似洗沉痾瘳寧知詩書一枕夢便作桃李三春遊蛙蛔叫噪若交舊蚊蠅癡鈍如仇讐今君病起正高臥莊蝶處處宜相求右和喜雨火雲旱風苗欲死曲木直繩寒泉深耕夫淚濕原上土老圃顧眄輕黃金右賦苦熱矮松名載四海耳百怪老筆不可傳左妻右兒醉樹下安得白首巢其巔右詠矮松老僧山中嫌月窄夜夜獨上高高臺四邊不着閒樹木故要滿坐清光來右明月臺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謝思厚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山谷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曾見刻山谷全書伐檀集已刻其間矣

安道題漢高二絕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題漢高祖廟歌風臺二絕句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央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已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讀史者當以此等意思尋求乃有得

順正堂銘

徐天全先生有貞爲侍郎徐主一公作順正堂銘曰

坤德惟順婦道則之以順爲正室家攸宜主饋相祀維婦之職織紝組紃維婦之勣閫門之內事事有儀閫門之外所不敢知孝爾尊嫜睦爾娣姒容爾媵貳謹助君子毋効薄俗爲彼勃谿毋作長舌爲彼厲階所從有三爲德惟四戒之敬之其永勿替此乃其早年筆字畫甚是遒美宜其爲吳中秇林冠冕

五川題六如折枝

正德丙寅年唐六如爲一狎客作水墨桃杏二枝在一扇頭將伺暇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爲狂生大書詩句於前六如見之怒甚取筆泚墨淋漓一抹詩盡盡墨時楊五川儀年方十九在側就案以水

筆洗滌新璺狂生之跡幾滅計不能盡去乃因字
刪改良久扇亦糊乾遂填補成長相思一闋云桃
花紅杏花紅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逞嬌容倚東
風咲東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烟籠六如甚
加嘆賞

蒲脯黑黃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以𪊨為脯以鹿
為馬獻于二世群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以蒲為
脯史記不載見漢人雜說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
因其古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
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
也故後漢涿郡崔琦對梁冀曰不能結納貞良以
救禍敗反覆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
色馬鹿易形乎

武帝武后朝儀舉制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
賜宋之問始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令試日自
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亦自武后始漢
武帝元光二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
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今鄉科赴會試者給脚
力廩給即續食計偕事俗稱曰路費則路費亦以
武帝始

梭山居家制用

陸梭山居家制用云古之為國者冢宰制國用在於

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
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
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
者亦當量入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
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漑
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約之留三分為水旱
不測之備（專存米穀不可變易錢鈔輕貨但當逐年增置倉廩）其六分作十
二月之用（閏月則分作十三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
十分日用其一（茶飯魚肉賓客酒漿子孫紙筆先生束修幹事奴僕等皆取諸其閒）
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中不及五分為太
嗇（蓋以所餘太多則家益富將至奢侈無度則入於罪戾矣）其所餘者別置簿
收管以為伏臘裘葛脩葺墻屋醫藥賓客弔喪問
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
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
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
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
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真罪其何福之有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
諸蠶績墻屋取諸畜養雜種蔬菜皆以助用不可
侵過次日之物若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廢
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
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
餽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

滋過失貴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逋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菑雖一郡一縣皆無憂矣其利豈不溥哉右上篇　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翫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則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存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存一分則宜節嗇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家必破矣記曰喪用三年之防注謂防什一也正今所存留三分數凡喪葬所費其豐儉之節當以此爲準今謂人家婚禮當視喪禮所費則豐儉亦似得中其有貧者豈可復立華則所謂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人豈有非之者則婚禮宜俱無所費所謂迨其謂之足矣前所言一切不講者非謂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不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至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祭祀宜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慊哉如此則禮可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爲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悔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譏世言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歛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鄙是取中可久之計也右下篇　至元六年歲在庚辰春正月甲子笠澤陸德原重鐫于農圃堂

江陰令水利

葉水心集墓誌王柟木叔永嘉人知績溪修陂塘知江陰開渠五百里黃東發曰江陰渠無百里是矣然想木叔在當時必有功于吾邑之水利者邑志于嘉泰元年下僅存其名而不著其功故揭出之

異僧草書

邑之乾明廣福禪寺有草書心經下注比丘道松書眞筆走龍蛇者也賀子徽志謂耿侍郎命工摹刻于石近年燬于火此邑人所當重刻以復舊觀者

三住銘

施肩吾述三住銘謂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長生之至道也

戒菴老人漫筆卷六終

戒菴老人漫筆卷七

李詡　輯

孫男如一　較

玄孫成之重鋟

遺訓

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此宋儒謝顯道序論語解中語也昔庚子歲先師東廓鄒先生在南院嘗手書以示詡敬佩服不敢忘不幸遭倭亂書篋一空而是卷亦散失無從復得日夕往來於衷者又三十餘年矣追念師訓在耳自棄不覺汗流浹背重錄一過以當書紳

文成逸語

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有勝心為子則不能孝為臣則不能敬為弟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至於為君亦未仁為父亦未慈為兄亦不能友人之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從義之功矣　乾卦通六爻作一人看只是有顯晦無優劣作六人看亦只有貴賤無優劣在自巳工夫上體驗有生熟少壯強老之異亦不可以優劣論也　在贛州親筆寫周子太極圖及通書聖可學乎一段末云按濂溪自註主靜云無欲故靜而於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是主靜之說實兼動靜定之曰中正仁義即所謂太極而主靜者即所謂無極矣舊註或非濂溪之意故特表而出之右四條皆文成王公語傳習錄所未載

文成墨蹟

明道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延平先生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於此有得恩過半矣右程李二先生之言予嘗書之座右南濠都君每過輒誦其言之善持此紙索予書予不能書然有志身心之學此為朋友者所大願也敢不承命陽明山人餘姚王守仁書此一綿繭紙筆畫徑寸靖江朱近齋來訪問余何自有此寶余答以重價購之吳門謂曰先師手書極大者為得之所藏修道說若中等字如此者絕少而竟為君所有心印心畫合併在目非宗門一派氣類默承詎能致是乎遂手之以去乃余原本亦亡於倭思之痛惜

一生使不盡

劉元城曰一切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illegible]冠婚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

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十二生肖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鷄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楊升菴愼曰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爲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爲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兎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猪形餘可推而知矣空同子李夢陽曰十二支子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木人見漆則瘍猫見寅人則衔其兒走徙其窠王延相雅述云世之木人多矣而瘍者閒有之不木而瘍者亦有之父木而子不木其瘍則同何耶使一家三兩皆爲寅屬其猫不養子耶寅人見之徙其子非寅人見之亦徙此又何耶緣其著多可採草木子葉世傑曰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毎肖各有不足之形馬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兎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臀鷄無腎犬無腸猪無肋人則無不足也王文恪公鏊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㺄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猨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兎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王充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伏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兎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鷄何不啄兎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

辰之禽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凡含血之蟲相服至于相噉食者自以齒牙頡利觔力優劣自相勝服長洲戴冠筆記曰十二生肖之義嘗聞人述浙江參政左公贊之言謂以足上趾爪奇耦辨辰數之奇耦或疑子肖鼠鼠足爪前耦後奇又何也予曰此可見取象極精蓋子乃陰極生陽又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陽靜中有動然故取象於此丑牛牛蹄分爲耦寅虎虎則五爪爲奇卯兎兎則四爪爲耦自餘無不然獨巳肖虵虵固無足又何取義蓋巳在月乃純陽之月在時乃純陽之時數雖偶而時則陽故用虵以象之虵乃陰物不用其足而象已著疑亦諱言乎陰之意爾又易曰乾爲馬坤爲牛造化權輿云馬之蹄圓牛之蹄析亦此義也何燕泉孟春曰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单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兎兩爪虵雙舌羊四爪猪四爪見洪巽漫錄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兎無脣馬無胃雞無肺見曾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余按論指爪與戴所記義相通論體齒與葉所論則互異更參之合觀古今諸說而十二生肖可攷見矣

鸚鵡事相同

唐武后畜一白鸚鵡名雪衣性靈慧能誦心經一卷后愛之貯以金絲籠不離左右一日戲曰能作偈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須臾朗吟曰憔悴秋翎似禿衿別來隴樹歲時深開籠若放雪衣女常念南無觀世音后喜即爲啓籠居數日立化於玉球紐上后悲慟以紫檀作棺葬于後苑周公謹志雅堂雜鈔圖畫碑帖類中載王介石家有東坡書蔡君謨二小詩及杭妓周韶能小詩蘇子容過杭詔求脫籍子容令即席賦詩有云籠中若放雪衣女多念阿彌陀世尊籍中皆作詩爲送內有胡楚龍說二妓者詩最佳此不知志林中有無按前詩與鸚鵡所詠無異抑傳之者有誤耶并記之以俟參考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此詩存郵亭壁間武后所放鸚鵡有道氣高宗所放鸚鵡有義氣人可不如鳥乎唐太宗貞觀中林邑獻鸚鵡數言思鄉丐還開元中楊貴妃有鸚鵡呼雪衣娘亦能誦心經夫雪衣思鄉四字何相同如此獨太宗所放不聞其能知恩貴妃所畜不聞其能作詩爲稍異耳又春渚紀聞亦載一鸚鵡云有韓奉議者爲通州守家人得鸚哥忽語家人曰鸚哥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哥一往即生死不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即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

得曰鸚哥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鷹鸇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渴耳家人即啓籠及與解所繫縚線且祝其好去鸚哥亦低首荅曰娘子勿憂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哥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亦悵然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文字始出州城回憇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恐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即有一鸚鵡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哥你到京師切記為我傳語通判宅眷鸚哥巳歸到鄉地甚快恬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哥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忠傳達其言為可念者或未以為信舉太宗林邑鸚鵡明皇時楊貴妃鸚鵡證之河南邵氏聞見錄十七卷中亦云有關中商得鸚鵡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事下有司獄旬日歸輒嘆恨不巳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巳不堪鸚鵡遭籠閉累年奈何商感之携往隴山涕泣放之去後每商之同輩過隴山鸚鵡必於林間問郎無恙托寄聲也按六事大槩不甚異不知何故宋李昌齡曰昔韋南康鎭蜀時有一鸚鵡甚慧馴養者恍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即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佛則默然不荅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

聲意有悟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也一日不震不仆斂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有舍利韋公為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

方言

須臾即斯須鄒魯方言楚辭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楚人方言即梵語薩嚩訶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

湖舫

杭州湖船最精妙者曰水月樓惟以供要路之過杭者

一峰遺事

偶閱鄒先生立齋智集得羅一峰先生遺事六條錄以為廉立之助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蠒袍先生服之入金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殮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養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一日客來甚蚤先生因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鄰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巳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為意也僅後集中論一峰行鄉約而發族人余

因取章楓山先生後一峰書所載于後見一峰此峯乃君子之過而亦以見有爾正之據者精義之學亦不可不請也書日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名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足施之父兄宗族之間敢或有尊于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為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華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強制以必人之從已始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問族人有為盗者必親置之死地此于富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問孔子曰古之為盗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殺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者若孟了所謂不待赦而誅者蓋若殺人于貨之盗而言耳如穿窬原竊而皆殺之則彼罪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濫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救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為素服不舉如其給之喪親矣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姦之死罪者若是而況于手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卻聖

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始有不然昔漢人有為盗者曰則發是其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李能化盗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于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于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于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于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盗恥雖日君子之所為衆人附不識然某之愚蹇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豈亦如溫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杜用文選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善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今試取校之兩字連綿同者甚衆三字四字以至五字而止間一有焉始知得于文選多矣杜之源流所自誠在于此後之沉酣于杜者則惟文信國公文山一人而已其餘位拾殘唾何足尚也昔人言文選爛秀才半蓋以文選作本領故耳

無行無學

孫楚婿王濟以驢鳴魏收悅文宣以狗鬪潘安仁拜賈謐之車塵宋之問捧張昌宗之溺器文人之無行一至此哉平生著述辛苦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則亦弗思甚矣虞翻父欲獻孝武以魚鮓劉道隆欲見超宗之鳳毛不學無術一至于此黃庭堅云人無古今浸灌于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此之謂也此參思玄悅庸言中語

釋稱

釋名娼女曰摩鄧迦又曰弄伎人男色曰旃羅含惡人曰鳩羅賊曰朱利草金曰蘇伐羅銀曰阿路巴

農無逸時

昔人謂農人三時之勞一時之逸余竊謂農人未嘗有一日逸也特治農務必三時而後收斂始畢故可云然耳不知收斂既畢官逋私負紛紛集擾仰事俯育惻惻關心嘗撕撕而不遑暇食猶可左支右吾稍或懈焉啼飢號寒立至矣聶夷中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之句先儒稱為曲盡田家情狀今殆有甚焉蓋蚕絲五月穀粟九月此當俟耳而取給於二三月前猶是[illegible]能過活之家也其為[illegible]

孔千瘡者皆逝年隔歲咄咄藉是二月之賣五月之糶豈足以形容之哉欲求頃刻之逸不可得矣噫

改名取媢

嘉靖中浙人徐學詩極論嚴嵩去職蘇之嘉定有同姓名者亟改詩爲謨今登顯要矣嘗觀宋時王明清揮麈前錄記一事云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紹興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諤蔡元長果大喜不次擢用何前後之一轍如此也

後渠名言

相臺崔公銑曰碑志盛而史贋矣唐詩興而敎亡矣啓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辨天祿閣外史

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逢年特一有筆性浪子耳邇有餘姚人胡御史某沾沾以文學自喜雜此文于左國司馬諸篇中刊行頒于蘇常四郡學宮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如省心錄非林和靖指掌圖非東坡龍城錄非子厚皆係僞作此等甚多

筆墨

筆墨二事士人日與周旋不可茫然莫識其梗槩也曩時買墨于金閶吳山泉餉余以文衡山帖一冊乃記墨法也余邑孫大雅滄螺集有贈筆生張蒙序二文論筆墨大畧具矣並存之序曰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皆遺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即以常筆與之既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貴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

筆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爲善大抵巖石陡絕其兔下上犇突舉身之力皆聚于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枯發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于用意之妙齊鋒不難而腰强爲難鋒齊者類不能强腰强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强余雖不善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矣與陸用之精於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

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辯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造次欲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記曰昔人雅重文房之選余學書五十年頗留意玆事近時陶穎之外惟楮墨最爲敝濫古紙不復可見矣墨出歙州者差强人意葢其地去李氏雖遠而製法猶存其取烟入膠和材搗鍊收貯之類極爲煩瑣故其成甚難而其直亦甚昂數十年來不勝售者之衆其直之下曾不及所費百分之一若是而求其不濫何可得哉余往歲喜用水晶宮墨葢歙人汪廷器所

製廷器自號水晶宮客家富而好文雅與中朝士大夫遊歲製善墨遺之然所製僅僅數十挺特供士大夫之能書者而不以售人故其製特精嘗爲余言製法之妙謂所燃燈心必染茜用之嘗一歲失染墨成精光頓減其不可忽如此近有吳山泉者廷器之甥實得其法居吳中製墨亦精余亦喜用之恐其欲易售而忽其法也故爲說廷器之用心不苟如此按古法用好純松煙乾搗細篩每煙一斤用膠五兩浸梣皮汁中梣皮卽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又解膠并益墨色鷄子白五枚眞珠麝香各一兩皆别治合調鐵臼中搗三萬杵可過不可少一法松煙二兩丁麝香乾漆各少許入紫草色紫入梣皮色碧皆助墨光大凡墨以堅爲上古墨以上黨松心爲煙以代郡鹿角膠煎爲膏而和之其堅如石惟易水人祖氏得其法祖氏唐之墨官也其後有奚超者亦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來歙而唐時賜姓李氏父子皆善製墨而超尤精論者言超墨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徐常侍鉉嘗得李超墨長不過尺細如箸用十年乃盡其磨處邊際似刀可以截紙又言其墨書版牘歲久牘朽而字不動皆言其堅也當時但知廷珪善墨而不知超之尤精如此陶雅爲歙州刺史謂超曰爾近製墨甚不及吾初至郡時超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能精好夫超

之能猶以多不得精爲患今之製者動以數千嗚呼是尚得爲墨乎嘉靖乙未仲冬衡山文徵明書

牡丹百詠

成化時常熟富室魏姓者其家園牡丹盛開招客燕賞首席爲其邑城廣西僉憲湯克難琛次席爲其郡城詩人張豫源淮兩公卽席用僧明本梅花詩神眞人麈春一韻各成百詠于一日之間誠騷壇絕世之盛事哉豫源百詠都南濠穆序之其姪工部郎中嘉玉刻于弘治癸亥春三月克難百詠錢東湖仁夫序之其孫湖廣憲副繼文刻于嘉靖甲申春三月傳刻雖有遲速而皆賴于後人之賢且偶然同遊于花發之時均可記也寓圃雜記記正

統間江陰布衣徐頤常熟上舍魏某兩家甚富必欲得一京職徐謀于中官王振魏懇于當道大臣皆得爲中書舍人徐以黨人罪歸魏秩遷主事京師稱爲金中書銀主事魏即賞牡丹之人也

痘凶

小兒出痘瘡時乳母乳忽斷絶者其子必凶多驗

季昭畫

友人問余以吳中丹青名家余稱相城翁爲最又欲一一次第數之聞余稱陳公季昭渠怪謂未聞此人也且據王鳳洲卮言爲証余笑謂之曰陳公在當時雖以丹青垂名六十年然不喜親世事所莫逆者惟杜東原先生其人宜乎今世之莫稱也祝

枝山曾誌其墓甚稱說之予信今鳳洲獨不信昔枝山乎余家先世貽陳公松林高逸圖乃天順三年三月望日所畫信是高品周東村臣與季昭同居郡城爲鄰因通贄請業傳其法以名世東村又以其傳傳仇十洲英蓋東村十洲一親受業季昭一私淑季昭者也公名暹季昭其字戴章甫筆記記陳暹季昭爲南京刑部郎作嘲分俸絶句是同時有兩陳暹而字又同也但未考其何地耳

王孝子

王生諱名浙武義縣人萬曆四年父艮爲族讐王俊十六者毆死時生年十六方遊學聞訃歸則父已斂數日生慟且恨狀于官祖母與其母泣曰兒寧忍殘父屍乎不得已陽諾其和仇者以田書券付生受之每入輒計租直封價以藏所餽即銖錙無不封識者繪父像且自繪懸劍侍托言古人出必帶劍奉像朝夕泣拜誓必報讐一刃自勒報仇刀三字于上母與妻不知也七年服闋遊邑庠生愈感曰吾何面目立明倫堂自是不爲舉業惟手書忠孝格言誦焉生子甫數月每撫之曰吾已有後死無憾母妻訝之至九年正月二十六日仇俊飲于鄰且醉生乃揮刃碎其首斬之至家白于母舉家駭哭遂出其向所封識者及宿攜自首狀投于邑請死邑令陳君驗所封識果非一時事且訪之士民皆服陳曰此孝子也不可令與獄卒伍置之

別館隨上其事于當道當道委金華守周君按其事周復委金華汪令庭訊之生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令曰檢若父屍驗有傷若止應坐子孫擅殺行兇人律王生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此死則抵仇何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辭母負劍柩前金華令憐之遂爲文請于郡其略曰謹按王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强顏與仇同室矢心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仇之刀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骨即死廬絶父嗣歲序屢更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刎刃于仇人甘投身于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覩

于孝心激烈一檢必至自盡夫不檢則惟有以世名之身抵所殺之命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死等耳捐生慷慨旣難卒保其身而就死從容似宜曲成其志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裁若果不愛其死以息兩家相報無已之寃且令後之籍口報仇者曰若殺人報仇必如世名之自殺而後可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法亦不廢矣郡可其議生遂得歸金華令謂生曰子行吾當徐來生曰吾志決矣行至武義其母與妻持生號生泣曰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見陳君置之前所館處令人守之生志終不易取父木主懷之

金華令以五月八日至武義邑士民聚而直其事金華令曰吾固不欲王生死令人舁其父柩至生聞之大號曰汪君顧不諒我遽以頭觸地守者持之得不死夜半復求死不得明晨邑諸生輩翼生至堂見金華令卽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伏地地爲之赤金華令曰吾欲生世名故檢其父今必死檢復何爲遂令舁生去且遺文生弔焉其詞曰嗚呼烈哉兮王生胸中有恨兮干蒼旻一心圖報兮何幽深六年嘗卧兮殊苦辛揮刃白日兮斬仇人含笑入地兮留芳名劍光皎皎兮昭日星英魂耿耿兮扶天經嗚呼烈哉兮王生生少甦整巾起歌之曰汪君知我遂取所集忠孝詩幷別母囑妻詞封之復作一書致守者上陳君以達汪君遂不食而死死猶懷父主不釋時五月十一日也陳君以禮斂且親至其廬爲文祭之又弔以歌邑人議以向所封識建祠祀之陳君曰此生所不享者當別議令人持其書至金華令發而讀之不勝悲咽遂書其事以傳焉萬曆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知縣汪可受著余稍約其辭而存之汪庚辰進士湖廣黃梅人

古文巳字

沈存中云古文巳字從一從巳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爲王或左或右則爲巳僧肇曰會萬物爲一巳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學而上達人

不能至於此皆自成之也得巳之全者如此

熟鷄奇變

萬曆癸未正月初六日常熟城中丘郡家爨下有食橱内錫鏇置熟鷄半巨隻此除夜所餘者逾日以賀節馳逐忘之矣是早婢檢器皿至食橱邊見光焰耀目臨覓所在乃鏇中鷄烝氣結成一小殿宇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士像婢忙奔告于郡郡移于堂之卓上南面整冠服率家衆羅拜之不滅細視惟覩晶晶熒熒殿宇如琱鏤像眉目皆分明越三日猶故家衆駭愕若醉若疑秘不敢言第四日更餘召巫者結束一草船浮之於城河是時其縣學生名周琦者處郡家館浮河之次日正周赴館

晨也故聞之獨詳燈夕後余家孫至常熟會文周
親與孫説竟不知何祥何災也郡乃嚴相國家家
幹亦曾爲其邑丞後郡旋没子以買入學事敗罹罪幾千金之産一朝蕩覆歸遺釁固怪異之兆與惜余記時不能懸斷之也周中丙戌進士亦不久卒卒不久家之顛沛更有甚于丘者云

桑蠶等詩

少保于公題桑云一年一度伐條柯萬木叢中苦最
多爲國爲民甘寂寞却教桃李聽笙歌沈石田咏
蠶云衣被深功藏蠢動木筐火暖起眠時願言努
力加飡葉二月吳民要賣絲姑蘇秋官馬清痴愈
題蚕豆云蚕忙時節豆離離爛煑堪充老肚皮却
笑牡丹如斗大可能結實濟人飢宋時王文康公
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
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馬作蓋本于此郡照
王尚文題棉花云採得西風雪一籃禦寒功在倍
春蚕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於人也自慚無錫秦
廷韶題菜云翠葉蒙茸塌地鋪曉炊初薦美如酥
世間此味人知少乞報中州士大夫諸作皆非嘲
風弄月之比可獻之採風者

不肖

王浚川廷相云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黄
諸公學佛談禪蕩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棐與僧
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
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

不肖亦不係于世類如此權貴實寔也

父在觀志章旨

父在觀父之志父没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
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
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
之説極爲有理致亭聞之當亦心肯

神鵲鳴寃

有傳至神鵲鳴寃傳者事甚奇傳云張與盱眙人以
策騾爲生時往朱家林獲二鵲歸平明策騾出兼
籠二鵲欲便市之有一商賃其騾冀往新溪路見
二鵲急解金贖而縱之野而橐裝已爲所覘矣邇
幽僻地殺商沉屍於灣河盡有其橐中金而返人

莫之覺也一日喬侯決獄二鵲倏西至飛鳴繞案
如愬如訴遣之再三竟不散侯疑有佳報乃摇吻
鼓尾者三疑有寃一兩作首肯狀侯云果寃爾當
自屋梁上下更環飛三匝如其飛不爽侯問寃何
在可啣籤與兩直兵去二鵲跳躑而前回首數四
後又或飛或落若恐飛捷直兵不克追也行可三
十里許灣河畔輒投入水中去久之出喧噪異常
水面浮漚層起直兵以復侯侯躬往觀焉鵲亦隨
之往返侯令漁人捕一伏屍如生年約三十餘背
束大石長鞭捆其項仍諭鵲再示其圖之者爲誰
我爲若决之仍命兩直兵俱别令數人尾其後以
侯可擒二鵲引如前至平康村高槐下茅屋五椽

編棘爲籬驟二頭在焉鵲竟噪其旁其人出瓶集其肩臂而頻噪之其人怒欲擊復立噪于屋直兵悟紿云吾輩緣公務欲驟走長淸橋其人以力怯辭直兵言去寧倍金謝因行其人馳驟足下見直兵腰懸纏顆黃即熟視而辨認之蓋謀商時用以擁項者也直兵特袖之來欲探其意耳幸累錯愕業自敗厥情盡實約半塗直兵連尾之者已執矣候細鞫成招銀四十兩檢之其家尚完璧第瑣碎者稍費一二終不招其商之姓氏與鄉籍何如也遂下獄擬罪而浮瘞商于東城下二鵲因俯首致謝後于瘞商處旋繞悲鳴猶不忍劊候遂付民家飽養此鵲以候上官定奪發落嗚呼全蛇獻珠活雀投環古記之矣今商不辨籍何地人而以縱鵲雪泉下之沉冤有是哉好生者之驗乎然張與利商財毒商命人不及覺而鵲訟之官致有此報雖曰鵲靈實由天假詎謂天鑒昭昭毫髮可欺也世之萌異心者可鑒矣此鬪之府貽累商信而可徵時萬曆十一年癸未孟冬事也

托喻詩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東坡有爲之言也

陰多陽少

葉文莊公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必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叅同契托名

朱子註叅同契托名鄒訢鄒與邾同出姬姓是朱字訢與熹同訓喜字

仲文傳

閱楚新刻志得陶仲文傳錄之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潜其父潜允興者爲陶氏假子生仲文因冒姓仲文少爲蘄水黃梅二縣掾喜治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眞人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授遼東庫官秩滿需次吏部陞山東英縣主簿而邵眞人已幸 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 宮中黑眚見邵治之亡驗遂薦仲文代巳 召試之仲文稍以符水噀劍絕其妖 莊敬太子患痘從仲文禱而瘥 上寵異之巳亥扈 聖駕南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 上問仲文何祥對曰主火 上遣仲文禳之仲文奏曰火終不免第謹護 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亡筭 上僅以身免即日敕行在吏部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 上體素羸步履少艱一日問仲文卿何術祈禱取驗仲文因勸 上玄修保元神主於淸靜寧一則法無不驗自是 上退居迎和宮輒專秘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眞秉一眞人領道錄事食正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

加少傅餘官若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神霄保國弘烈宣敎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知道錄事若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若故勳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支大學士俸尋支伯俸二十九年春不雨 上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刑因誣奏原問官故巡撫副都御史胡續宗等以詩誹謗詔逮治之致訊久亡狀 上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敕敕曰禮部尚書兼眞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

獄特封爲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八月降敕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累累效職若鞫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職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是歲北虜犯闕 詔舉羣臣可任邊事者仲文以間薦所善府丞吳人朱隆禧 上札曰師言隆禧可用但 祖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爲上蓋隆禧故考察閒住官也 上卽寵用仲文不欲令預 朝政乃仲文實無他方術在 上左右最久亦心憚上威嚴不測不敢他有所好後仲文請老盡以 上所賚金三萬兩帛千疋蟒衣玉帶諸寶器奏進 上察其意篤 詔收內庫

已出修蘆溝橋仍遣官給驛還鄉居亡何卒年八十賻卹甚厚隆慶初 詔追奪仲文爵典籍其家

仲文初名典眞余家有舊通報中藏其請乞奉安雷霆疏頒備當時 聖眷附以備考神霄保國弘烈宣敎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領道敎總务宮觀持知道錄事少保禮部尚書陶典眞一本悉乞 天恩奉安雷壇允光 聖典事欽蒙 聖恩差官於臣原籍湖廣黃州府黃岡縣圖風籙雷壇舊址增修今已落成欲令男太常寺寺丞陶世同臣婿博士吳孫郎送 欽頒神像供器前去奉安併送臣妻一品夫人表氏詣祖塋祭掃用彰 皇上崇神勸孝 聖典事畢同京供職沿途經過官司量給應付往回臣等不勝感荷 天恩激切之至等因奉 聖旨覽卿奏工成令男奉母去安神像併祭掃朕心嘉悅著兵部使行沿途經過軍衛及水陸驛遞等衙門一體往還衛護應付不許遲誤違了的不饒還差內官一員各宮敕與他該部知道

洞蠻四種人

江西省崇義縣正德間新立民皆畬種洞蠻也畬字

在軫韻中音部本切後山叢談云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猺人舟居謂之蜑人島上謂之黎人猺音姚蜑音延韻書作蛋寫者音但下注南夷海種則蜒字宜以虫从下爲正畬種亦曰畬人龍談所載三人今稱無異益有四等異人稱奀蜑戶廣海采珠人載粤拼錄

容齋失考

容齋五筆曰左傳載衛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子焉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譖伋子宣姜者宣公所奪伋之妻也公使伋子于齊遣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併命按宣公以魯

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二月卒凡十
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次
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
朔已能同母諸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越境非十
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
此最難曉德淸陳霆駁之曰按此洪氏失詳考耳
非難曉也衛莊公以平王三十六年卒是年子桓
公繼立越十三年而入春秋再四年而踰州吁之
難是年十二月國人殺吁迎公子晉入立是為宣
公宣乃莊公子莊公之卒距宣公之立凡十有七
年其烝夷姜當在桓公嗣位之後而非其即位之
初為始也意者莊公甫卒宣公即上行無禮而桓

公以遏于州吁之故慮其合而構也故不加禁焉
迨宣公入立則伋之生既勝冠矣夷姜亦已當小
君之禮專寵宮闈既而新權間舊幼子加長嫌疑
譖隙日積月生始則以夷姜之愛而為伋娶終則
以宣姜之故而置伋死此其前後恩愆之反而伋
母子戕陨之由也[illegible]壽朔之生在宣公即位
一二年之後無疑蓋新臺之築苟宣公未立則亦
未能所事如志也然則宣公末年壽朔當踰男子
化生之期矣諸兒[illegible]發為不能哉洪氏曾不致
推宣公於為公子之時而徒以烝母奪婦與前後
生子皆併于十九年之内宜其致論之不可通矣
是說極與余意合

匠班銀

余邑有匠班銀匠戶每名出銀四錢五分此定於
國初而戶籍一成不變夫銀以匠名為其有匠利
而課之也今其子孫不為匠者多矣猶可責其辦
者承祖戶而力亦勝也中間有絕戶有逃戶則里
甲賠貱出于無辜有零丁有乞丐遇每歲追併必
至于盡命何無一人以通變之法聞於為司牧者
乎排年十年一編審可照例行也核見在匠作均
泒之當無巷議者豈謂四錢五分所出甚細而變
易舊制其事甚難乎吾意留心民瘼之君子更化
善治銑然舉行其何　之有近年以一戶之銀而
連三四人為溝中瘠者蓋聞且見之矣惜余老耄

無能為力也匠戶有彈花匠名色即今鄉村彈棉
花人也當時棉花未甚行紡織頗少故亦與木匠
瓦匠漆匠等同課云

江陵論財賦

張太岳居正論戶部出入揭帖云臣等看得　國家
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
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
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
私貯蓄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
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奸亻私贓之
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
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羸餘然閒閻之

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比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促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留意

贗譜

今人家買得贗譜便詫曰我亦華胄也最是可笑此事起于袁鉉鉉以積學多藏書貧不能自養業此以驚愚賈利耳

詩體

今之詩家大都如先輩所謂羣玉秀才便自嘐嘐于古詩之體裁茫如也余觀元微之樂府古題序與近時楊用修論唐詩正聲一條乃所當究心者備揭之元氏集云詩訖於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甿者為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

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之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齊犢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婦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已明矣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于文或有短長于義咸爲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

不復擬賦古題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烈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楊用修云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分曉品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莫秋劉眘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

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則不可於此有盲妁取損罐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爲黃花苟有孱婿必售其欺高棅之選誠盲妁也近見蘇刻本萁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孱婿乎

血氣精溢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尿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津隱于舌通于脾故其氣香醫書謂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蓋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

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男子八八六十四女子七七四十九而天癸竭者數之窮也前段出岳蒙泉雜言後段載都南濠紀談

挽送諫臣詩

偶見人雜錄有沈石田挽常熟自新蔣御史欽詩錄之詩曰肝胆都消血食中老夫和淚哭英雄片言禍福人難料一死是非天自公後世茫茫青竹簡高堂咄咄白頭翁忠魂化作長生樹隴上空號西北風蔣公初疏與余邑貢史二公連名是正德元年十一月初四日鎮撫司打過後次年閏正月十五日又獨具奏請誅逆瑾午門外再打三十至十

七日絕[illegible]一月耳又獨具奏復請誅璫錦衣衛又打竟以是死云眞奇男子也近來趙定宇諫張江陵奪情事杖歸亦自是有勁氣不伍流俗沈殿元懋學有詩送之曰莫厭清時見逐臣王恩深處五湖春烟霞耐可丹心老雪曉驚堪白髮新愧殺虛名成画虎愁來吾道繼書麟獨醒未許漁人笑歸去花溪共釣綸

張許詩文

張雎陽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之碧峰游豫西蜀之騶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腥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王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一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許遠亦有祭文所謂太乙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二公之作至今誦之猶凜凜有生氣

三夸三豪

吳郡劉參政欽謨縣笥瑣探載鄒御史亮作三夸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胤績其三言劉溥謂獨不識蘇平夫蘇公字秉衡號雪溪道人浙之海昌人也以詩文游江湖間嘗作繡鞋詩人目爲蘇繡鞋在景泰天順時往來余家與先從祖雪窓父子相

吟咏最善又有蘇正者字秉楨號雲壑蓋同胞昆仲也二公所作詩文今猶有遺筆在格調尚醇古無今人纖靡態嘗觀宋石介作三豪詩曼卿詩豪永叔文豪杜默歌豪而杜默人亦罕知且有譏之者今不敢綠幽顯妄論優劣三豪三夸殆是異代的對杜默濮州人字師雄余少時見蘇城婦女祭所謂太媽者獻酒拜伏必祝曰今夜獻過太媽娘娘三盃酒願得我家養子像陸南王濵文徵明遍城皆然習以爲例今人所皆知者亦惟文耳王濵號墨池曾見其所纂兩晉南北奇談六卷其所著雜賦一卷則衡山公刪余者與陸儼中正德己卯科應天鄉舉

書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則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張公藝書忍字進高宗朱考亭載於小學書人無不知者而未知玄宗時復有守和亦以忍字進也二公自處于忍則得矣若論引君之道高玄二宗一生只受虧于忍字豈可以水濟水乎

僞病字解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从人从爲凡人之一身只是火候失調便生病故病字从丙言火也

救溺

宋趙溍曰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一　風狗毒蛇傷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

雲林東

吳文定公寬跋芸窻父師集云張溝南先生有詩名于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太史季迪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篆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迪爲當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今藏其詩二册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窻父師集芸窻蓋瑄之號獨所謂師者不知所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郊祀齋居爲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人瑄字藻仲尤以書名云倪雲林答張藻仲書賛啓藻仲孝廉尊契比承命俾画陳編修子桱剡源九曲圖幷賦詩敢不承命惟謹自在城中汩汩略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閒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艸艸點染遺其驪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爲圖之意僕之所謂画者不過逸筆艸艸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偶來城村索画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冤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髯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非耶偶及此發達者一笑謬詩謹儗呈画楮全納爲我多謝編修君也尊君侍次幷乞道謝幸甚瓚再拜上啓又一書云今日在盧氏客樓大風烈日筆硯枯燥如熬盤至筹復濟之以僕之惡書所謂鈍人騎駑徒令旁觀咄咄費力耳能書畫者非神慮凝靜風日清美則不爲之顧愷之之登樓去梯家人罕見歐陽通猩猩爲筆毫象犀爲管乃始書同一樞軸豈今人造次鹵莽所爲耶吾藻仲妙于書畫當不以僕言爲然耶至正乙巳六月十二日倪瓚按藻仲名邑志殿閣詞林記二處俱作宣字此芸窻集與陶南村書史會要俱作瑄字余昔年有所記亦作宣字集其本書陶同時人從瑄寫爲是邑人曾未知有此集倪東亦不易得故並錄之後得會稽唐肅撰張宣更名說乃知藻仲初名瑄因有同姓名者以多貲敗請于其父而更爲宣焉甚矣夫臆斷之難也

二縣猝變

萬曆甲申歲八月二十日無錫考童生五鼓驟入縣令怒其不肅也毆出俟唱名魚貫而進一時蜂擁出儀門踏死十七人中間爲師者一從人三又一變也追憶嘉靖庚子正月十七日武進飢民告賑譟聚郡門亦踏死數人余里中有芮姓者以訟事伺候被踏死而復甦幷前所記邑看春事五十年內此變蓋三見焉

子僑挽詩

朱子僑承爵余邑名流也惜余生稍晚且株守章句未遑追隨今老矣不勝懷賢之感因思徐玉几尚德輓章描寫殆盡身騎鸞鶴下天池手搏雲光五色絲漢鼎商彝聊悅志秦碑宋梓益搜奇已醒石上三更夢還欠人間萬首詩山白堂前夜深雨杜鵑來傍翠屏啼又子僑甲子下第之作蕭條書劍出都門落木西風郭外村無命文章遭白眼有情松菊對清樽下機不愧山妻傲破屋仍厭處士貧故國漁樵應笑我歸來贏得滿頭塵

忘已責人

祝枝山允明云貪夫欲人之廉虐夫欲人之柔暴夫欲人之仁放夫欲人之遜彼亦知夫廉柔仁遜之為美也然而不能焉而更要之人以為已得則以昧是非之分耳

豆腐詩

豆腐起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朱文公豆腐詩曰種荳荳苗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蘇雪溪平詩曰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余邑先達孫司業大雅先生嫌豆腐之名不雅改名菽乳賦詩云淮南信佳士思僊築高臺入老變童顏鴻寶枕中册異方營齊(去)味數度眞琦瑰作羹傳世人令我憶蓬萊茹葷厭葱韭此物乃呈才戎菽 南山清漪浣浮埃轉身一旋磨流膏入盆罌大釜氣浮浮小眼湯洄洄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華皚青鹽化液滷絳蠟竄煙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口不畏老齒摧蒸豚亦何為人乳聖所哀萬錢同一飽斯言匪俳詼

瘵奇疾事

東吳顧汝玉記王孝廉瘵奇疾事略孝廉姓王氏名敬臣字以道長洲縣人府學選貢生少篤曾閔之行晚兼岐黃之術有司表其宅里撫按薦諸廟堂徵書計日下矣同邑半刺張君慕渠致政里居以萬曆巳卯秋九月遭子麟孫禍以劫財死事具余

所為哀饒州詩中其第三子聘徐秀才牖民第四女為婦少孝齋羸弱乙酉冬日歸于張未彌月日長至謁先祠遺像覺有驚動遂發狂疾三日夜若有物憑焉作半刺語張氏大驚奔告徐秀才徐來省女則與半刺敘生平相勞苦叩以冥事曰命未應絕猶得為縣因索筆寫遺囑書一夫字遂輟曰高壁掣吾肘高壁者同劫賊奴伏誅者也口中言未然事了了可辨問以逆狀則曰前世事問逆所在則曰在地獄問女何病則曰為逆牽告今在蔣土地祠鞫審又謂其子曰汝婦賢恐難繼此地亦非可居徐因祈懇曰我女汝媳汝媳我女世為婚姻何不相恤乃曰我力不能救蔣神素莊王孝子

祈之修刺或可免耳王孝子卽少湖貢士也徐君
之信曰孝廉正直寧信鬼事曰我亦不信乃今見
之徐猶然未信因族人張鳳羽試求救于孝廉孝
廉笑曰我素無請謁冥間亦有人情耶是不可以
刺往可依古方禱而療之又教以夾兩大指灼艾
其間亦古灸方也甫加艾鬼物窘甚曰某等候三
日竟以一九愈乎去去女遂甦今漸差前一歲里
有患疫者亦夢孝子能療得一刺而愈蓋其所活
人夥矣又聞半刺被劊未卽死欲與秀才面訣爲
逆所隔齋恨以殁今憑媳以詐或其冤魂未散云
獨王君療疾則孝行通于神明理不誣矣況言孝
于逆家謂非有天意不可余故稍爲叙述以備好
奇者採焉

煮粥詩

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
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
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煮
粥詩

李柿葡萄

蕭瑀陳叔達謂李花有九標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
宜綠鬓宜泛酒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
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岑參作画葡萄說云其幹臞者廉也節堅者剛
也一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

中采可啖者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
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是蒲萄
有八德矣枇杷秋萌冬花春子夏熟得四時之氣見近峰聞略

佳節月忌忌月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許慎說文云元者始也春秋謂一爲元董子曰人君體元居正故曰元年元日上巳野客叢書云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端午緗素雜記云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珊瑚鉤云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聯邪而弔之後世以五字爲午則誤矣隨筆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宋璟上表有月惟仲秋日在端午之句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七夕續齊諧記云桂陽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月織女當渡河吾向被召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風土記云織女七夕渡河使鵲爲橋歲時記云七夕女人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蟢子羅于瓜果之上以爲得巧重陽魏文帝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

日九爲陽數其日與陽並應故曰重陽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以飲菊酒此禍乃消仙書云茱萸爲辟邪翁菊花爲延壽客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厄夢華錄云都人重九各以粉麪蒸糕相遺上插剪綵小旗摻飣果定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
也至于元夕以燈太平御覽載史記樂書云漢家祀太乙以昏時祀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燈是其遺事唐書嚴挺之傳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請然千燈因弛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書夜不息花朝以花風土記云浙間風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競放乃遊賞之時中秋以月歐陽詹翫月序云秋之于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之天道則寒暑均取諸月數則蟾魄圓故曰中秋龍城錄云唐明皇于此夜游月宮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耳俗以每
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凡事必避之衛道夫
云聞前輩謂此三日[illegible]宮五數耳五

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陰陽家書云月忌是廉貞直日卽獨火星也二說俟叅之叔園雜記云今人以正五九月不宜上任蓋宋尚道敎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郊壇必用宰殺故忌之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亦禁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之以不行刑謂之斷屠月

獲麟地

子游武城今兖州府嘉祥縣啓之西郊狩而獲麟之地王廷相日近歲華陰舞陽二縣麟生于野厥聲雷鳴厥口吐火火卽電也

歎歎集

徐廸功昌穀禎卿歎歎集皆消遣悲傷之作與廸功集迥然不倫蓋廸功集工于模擬漢魏而歎歎集則任眞而出者也

憲副三同年

有人論士子未中時須先成家後來方可立功名余謂之曰人顧志向何如耳豈在外面立脚曾憶薛方山應旂與余論渠同年中三人各別一是山陝人中後觀政衣食不給冬間猶着夏衣厭苦馳逐思親歸阻終日抑鬱一夕縊死于旅一是吳中鉅富之家歷宦貪婪異常一是越中以處館爲生者極淸廉不肯苟取一文何論有家無家耶惜久而忘其姓氏也

論阿房賦

程文簡公大昌云杜牧賦阿房其意遠其辭麗以武陵至以王佐譽之今用秦事叅攷則其所賦可疑者多其叙宮宇之盛曰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按始皇紀作阿房在三十五年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據地里而約計之自渭水而南直抵南山僅可百許里若從東西横計之則自鄠杜以至滻水亦無百里安得蓋覆三百餘里也及其叙妃嬪之盛則曰王子皇孫輦來于秦爲秦宮人有不可得見者三十六年此又誤也始皇立二十六年初幷六國則二十五年前未能盡致侯國子女也安得三十六年不見御幸也邪按本紀曰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卽渭城也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則宮室嬪御之盛如賦所言乃渭北宮宇中事非阿房也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未幾周章軍至戲則又取此役徒以充戰士則是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也安得有脂水可棄而漲渭以膩也其日上可坐萬人下可建立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而始皇未嘗於此受朝則可以知其初撫未究也而牧皆援渭北所載以實渭南豈非誤歟[illegible]遐筆云洪駒父詩話載鮑欽止之說[illegible]本作木雲何能然未知何據

稱姪甥

困學紀聞云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
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
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與
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
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
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
猶子者（記禮者之詞猶己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
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僉憲寄贈詩

幽人抱貞志遯身在樞機夕惕未遑寧結廬掩荆扉
我昔從之游莫或窺其微一別三十年心迹兩乖
違欲往繼前好（去聲）風塵埋我衣題詩紀宿契因之

寄相思此石橋里趙僉憲大河寄贈余作也時在
隆慶巳巳秋今其墓草宿久矣云別余三十載余
且茫然然於余鄙性懶慢之狀頗爲識得檢諸故
篋因識於此

老子至言

老子曰去予之虛志與驕氣泰色與嗜欲是皆無益
於子之身至哉言乎

斯文始終在岱嶽

岱於五嶽稱宗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
以終斯文皆於玆土

戒菴老人漫筆卷七 終

戒菴老人漫筆卷八

明 江陰李　詡　輯
孫男如一　校
玄孫成之重鋟

論賑濟遏糴

凡荒歲民艱莫不以賑濟遏糴爲急務不知此事非
賢父母實心舉行量時度勢將有不足以活民而
反有速民之斃者余觀楓山章公論賑濟遏糴二
書深有補於咨諏者之聽也錄之與許知縣完書
昨承來教詢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
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
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幾本

青稜册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況區區
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
虛辱也姑就來教所及并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略
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一來教謂毋圖貧戶
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今何人
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爲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
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册圖眼將該圖里
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
事爲業其有田產而窮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
而爲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
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爲真貧所
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爲他人所詭寄或同戶

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伎藝營生者亦爲
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爲政者先之勞之而
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
反有害矣一來教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
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
弊不若令里長叫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者
親自給散爲無弊也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貧次
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資次面
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日亦恐難
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
煩勞而付之于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
矣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

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
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
方無賴之徒來彼間治鐵治每一爐多至五七百
人關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關支忿其不平
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
何該支賑濟即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
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
皆衣服整齊而帶酒容亦不類乎飢民不該賑濟
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却
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通士方自愧
其所爲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可不
親自審察也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飢荒

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
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羣然告缺月糧而査軍
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裴
叅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
中無糧與民之飢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
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
月以後則各處有米糴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
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發別無可
爲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於法
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官其餘六錢
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于賑濟矣其
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

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煩重
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民
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
代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
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
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又書云今年荒旱積
年所無甚爲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
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爲處置以防
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
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
非　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
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攔行搶奪搶奪不已將成

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該不糶糴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糴之命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爲政之急務也某居林下本不敢干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江陰侯孫

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

永樂間至京乞恩　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蔭後家不給食饅頭又食炉茄俱成羅以充飢

題林甫詩

劉應幾古今詩統記宋進士張居中題李林甫詩曰當時淫倖信奸回譏料韓休荐相材偃月堂中猖鬼散水晶屏上美人來其下注云初韓休荐林甫有相材林甫當國凡除拜必用猖鬼敗亡日欲其不終吉國忠作相在家有水晶屏上美人影敗之日美人不來按屏上美人影本非吉祥一書記屏上美人見而國忠敗與此不同

二王承襲語

絲竹筦絃右軍承襲漢張禹傳中語禹傳曰禹性習知音聲内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四字實二物東都賦亦有絲竹筦絃字賦曰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天朗氣清人多指此句非春景不知潘安仁閒居賦中有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語張平子歸田賦中有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語滕王閣序落霞二句子安承襲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陳子昂有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烟霞對賞同時駱賓王亦有斷雲將野雀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子安自爲山亭記又有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

紅塵泣落而古今獨賞落霞句盍有幸不幸也之誚詩陽秋云蘭亭記當其羣賢畢集游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之語識者以此卷羲之之未達也此在十九卷中而前第五卷第一脩云一響一詠亦足以齡敘幽情賦當時篇詠之傳可致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日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義之序乃以爲一死或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爲未遠此特未見嘗特義之之詩關其五言詩日仰視碧天際俯殿際水廣寥閱無逝觀實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擧續雖參差適我無非觀此詩則豈未建者耶崩巳有定見而後復云不知何故絲文符吹創錄云滕王關序本賦景物序辭妄耳而自陽山雜超誰悲失踏之人至冗籍諂狂並姿寄途之哭兄三十來句無非然辭甚勃以發宮飫際名父福時坐敗交趾令勃往省行道出鍾陵遊過開宴閑以濺其忿及去慶滁溺冬此文其識與

人賞溫和惻怛

前輩云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煖便生物秋氣嚴凝

便有一般淸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殺人常存
得温和惻怛之意便自然可愛

林和靖要語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廣積不如教子
避禍不如省非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風俗不
淳儉則財用無豐足禮義廉耻可以律已不可以
繩人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此省心銓
要中語

闢謝土

書曰土爰稼穡中庸曰地道敏樹土地本生物以養
人非犁鋤不植故爲田爲圃者啓闢之餘深不咫
尺猶皮膚疥癬耳民用無窮其動亦無窮或墉焉

而使之隆焉而使之淵焉而使之巧惡可免
哉今人之有疾患卜者輙曰其家動土土神爲祟
乃召師巫烹鴨以爲牲粉米以爲果設供焚楮以
禳之名曰謝土若夫深山窮谷日砍其材木是攉
土之毛髮也日陶其甓瓦是灼土之肌膚也日鑿
其煤與礦是剜土之肉也日打其石是剗土之骨
也曾不聞有禳祟之說假欲爲之日亦不足矣是
何土之切切於其爬搔擿抉之微而忘其錐鉗鉆
伐之大者哉詩不云乎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習俗
之難悟也甚矣夫

塔中塔

湖州飛英寺塔中空復有一塔甚奇巧

古人引用諺語

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過逢場作戲見景生
情四句爲養身法塵世如海人心如淵往事如夢
前程如漆四句爲寛胃方揭之座隅偶閱野客叢
書其採綴經史詩文中諺語凡四則余擇其足爲
勸戒者哀載于此獸惡其網民惡其上衆心成城
衆口鑠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狐裘蒙茸一國三
公家有千金坐不垂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一日
縱敵數世之患欲人勿知莫若勿爲一朝不朝其
間受刀當出不出間不容髮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一人在朝百人緩帶一日不書百事荒蕪畏首畏
尾身其餘幾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怒
其室作色其父官無中人不如婦田力田不如逢
年善仕不如遇合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雖有
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生
男如狼惟恐其尫生女如鼠惟恐其虎彀弩射市
薄命先死近市無價巧詐寧拙十指有長短痛惜
皆相似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
初來生爲人所咀嚼死爲人所嗤快擧頭三尺有
神明龍生龍鳳生鳳對牛彈琴作死馬醫不在被
中眠安知被無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讓一寸饒
一尺讓禮一寸得禮一尺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
飯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一雞死一

雞鳴亡一姬復一姬詩句如祗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嘀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萬般無染耳邊風皆杜荀鶴所作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皆羅隱所作又世亂

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亦杜荀鶴詩未飲心先醉不在接杯酒陶淵明句也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朱灣句也逢人只可少說話賣術不須多要錢劉攽之句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句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句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句也事向無心得章碣句也忍是敵災星司空圖句也在家貧亦好戎昱句也日出事還生武元衡句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句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句也余觀宋詩若邵康節擊壤集陸放翁渭南集用俗語成句甚警策者又不可勝錄矣

硯貴洗

硯宜常洗不洗則滯墨滯墨則損筆

擦圓書

臘梅葉擦圓書石甚光滑青葉尤勝枯者

治中滿腹脹

中滿腹脹鎮江張天民醫官傳方云食黃鼠郎甚效

祀儀典敕

世宗纂修祀儀成典敕一道備借觀于司成水南張公家曾照式謄之偶失去越幾稔矣偶復得之謹錄于此　皇帝敕諭纂修等官　朕惟祭祀國之大事別今　郊祀已遵復我　皇祖初制其中事宜不可無記無以垂之將來今大工告竣　祀期

在邇茲克降敕特命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勛同知建造事督視規制官卿時監視巡察工程官卿鉞爲監修官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璁爲總裁官內閣輔臣大學士卿蕚卿鑾爲副總裁官首倡正議監視巡察工程官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吏科都給事中不妨照舊掌科事及中允廖道南編修張袞徐階程文德爲纂修官卿勛及卿璁等宜各殫忠益精思力究遵照朕諭卿璁凡例條目纂輯成書名曰　祀儀成典務要明白正大以稱朕法　祖敬　天禮　神至意于以爲萬世法程守而勿替者斯爲卿等竭忠致力之道凡敕中未載應行并朕前諭卿璁條

目逐一開具奏請區處卿等其欽哉欽哉如敕奉
行　嘉靖九年十月十五日

佳茗比佳人

佳茗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有詩曰仙山靈雨濕
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
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
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比花用美丈夫
者如蓮花似六郎佞語之類全篇絕少黃山谷咏
酴醾詩曰肌膚氷雪薰沉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
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風流徹骨成春
酒夢寐宜人入枕囊輪與能詩王主簿瑤臺影裏
據胡牀與東坡同一格調然李商隱已有謝郎衣

袖初翻雪荀令薰爐更換香不免經人道過黃東坡云
從來佳茗似佳人恰與若把
西湖比西子是天生之對

月影辨

廣宗撤舉人大經月影辨月中之影古今傳記皆有
桂樹蟾兎之說葢以其形迹之近似而擬言之耳
其怪誕妄繆固不足信若夫先儒山河影地影之
說雖頗近理要亦非至當之論也葢山河載之大
地山河所在則地之所在固非脫然而形影也今
乃舍地而獨嶠影於山河不亦偏乎則地影之說
舉山河而盡之猶爲彼善于此然以愚觀之則其
非地影者有三葢先儒謂月借光于日信矣然既
曰日入于地光自四旁射出爲大地所礙故光照

不遠而有是影則近上下弦前後月魄盡行在天
去日不遠固無所礙矣而亦有是迹何耶此其非
地影者一也又地在天中𧷤然一大塊則其影之
在月惟黯然一瘢可也何至紛紛破碎而爲桂爲
蟾爲兎之狀乎若曰黑者地而白者水則水之下
固有地也乃能透地而漾光乎況天不滿東西皆
水而白者宜居其半矣胡乃黑白紛錯交遍而又
若有遠近濃淡之分者耶此其非地影者二也又
日行于天或正或側當其體盈之候固莫定其弦
之所向矣自其虧俟而觀之宜其影也隨時轉移
顛倒不常也今其痕迹乃悉隨月體定向不易又
何耶此其非地影者三也然則其爲何影乎曰日

火之精也火之體則極清月水之精也水之體則
稍濁月中之影其渣滓之凝結者乎此千古不决
之疑愚雖未敢以爲必然然較之地影之說或猶
近理也故詳辨之以俟知者擇焉陸文裕公深讀
而善之又從而博辨曰道體之全三有神有化有
物日月者水火之精也水火者陰陽之粗跡也木
内涵火内暗月中必有影日中亦然所謂渣滓之
未盡者故日月不離于物也懷慶婁知縣樞謂二
公之論未甚明白蓋月中有月影猶天上有天河
也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
耀者知積氣中有光耀則知光耀中有積氣矣

金印古硯

楊五川南宮集中有月華硯銘引載金印古硯事曰昔景泰中吾東溪府君守安有二農夫偶耕于野得埋金焉詣州請平試問其狀曰始吾運鉏于田覺鏗然有聲者三視之得方石蓋去石而金見命洗土視之則古金印也其文爲壽亭侯印又命取石至則硯也府君乃歸其印於　朝取其硯而償若直焉硯之在予家餘六十載正德巳卯孟秋十有二日記所謂東溪府君者卽通紀諸書所載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當時以其上于司馬書出爲安州知州者是也

楸葉膏法

楸葉膏須依法製之葛常之云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於後圃後政思其人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和間先人知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周詢來訪因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爲膏傅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憲使王偉來訪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差者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傅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着瘡遂差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

中山狼傳

中山狼傳馬左都中錫撰刺李空同悖德康對山脫劉瑾之害耳刻者雜之唐宋稗官諸傳之列讀者

豈能了其意之所屬哉

江陵籍沒書

近時張江陵事議論紛紜田野老農豈識廟堂事偶見坊刻有翰林于愼行上月林丘少司寇㨿書其言似公可爲他年作一案也行謹啓老伯榮差尚未獲面臺駕嚴裝啓行有日恐衆中進見不盡欲言老伯此行出自皇上簡任事體重大恐有難處行在罪子之末不揣輕微有所陳于左右以備采擇惟老伯垂聽焉生濫竽詞林閱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覩其殫精畢智勤勞于國家與其陰禍深機結怨于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槩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誦其功而不敢言其過至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舉其功皆非其情實矣而連日廷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庶有惜之者至于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國體又莫不傳誦欣服以爲義舉然主上憤結之日久矣又有積怨于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功過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是籍沒一事責在使者竊有深慮敢爲老伯陳之今上之所爲籍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藏而欲求當于外一則攷某某之故事而欲合符于前故致在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誠如二氏卽籍而正法不已晚耶然以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璫所取者皆中貴之積也內中大

小監局號爲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厰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即納金于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予者不以爲賄以爲例也受者不以爲貪以爲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貲鉅萬者不知其數邇年以來其人率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輙走告保保即遣其名下内臣爲之護喪侍藥至則扃其堂室逐其弟姪禁其飲啖坐而待其斃一舉而盡獻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何可貲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比之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某某之事又不同矣何也某某日以鬻官爲事如列肆市門交手相易萬

貨畢萃衆價具陳積蓄不貲固其宜也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寔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路人則不敢償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賂小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賂外望則不敢此則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益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爲汚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游其所通關竊借者不過范登馮昕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居或以其間牒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亦有限矣此九卿疏中所謂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者也夫以所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其積償結怨乃十倍于兩人孰此而取盈故甚難也況其席藁二年豫爲

道地即有所藏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上命從而根究株連全楚公私重受其累是其處之已事也使者胡以處之生行以爲臺省公疏本不可少業已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而往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入說同差中貴置馮瑞勿談而以彼此不同之狀向中貴熟數之使其辭行面奏爲上別白其蔿一開悟責望稍輕庶至彼中易于區處有以報命也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纍然諸子皆併繫書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後一簪不得着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可爲酸楚也望于事寧罪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存其血食或爲之疏請于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爲

之私論有司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爲樂祁之族而死者不致爲若敖之鬼又惟老伯高誼能行之悠悠世情他又何望哉生行叨塵館局嘗過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遇知已竊甚愧畏自屏于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遇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坐覩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詞以酬心許又甚以爲恨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冀有爲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區區之公願而亦使職之光也老伯其垂意焉謹啓[illegible]

[illegible]

論大獄

世宗欽明大獄錄事在丁亥九月余邑大理卿湯公沐以此罷斥後穆宗御極又因都御史龐尚鵬疏遂追恤罪斥諸臣前後矛盾余得項甌東公喬之論曰武定侯郭勳初鎮兩廣時正謙恭下士御史周公廣以事謫懷遠驛丞武定托求文厚施于周周堅却之且有後議勳恨之他日誘其入門重撻二十縉紳聞之俱不能平也後馬子錄巡按山西有為白蓮教張寅者潛燒鍊武定素善之後聚黨數千人為地方覺舉使坐以左道惑人之罪其何說之辭馬子以弘治中謀反脫逃李福達者即張寅也遂以張寅即李福達按以不軌而武定囑書

至馬耗書并奏武定謀為不軌各道三法司以周故方幸武定有罪欲成其獄勳黨緣無所不達聖上明知其非不軌也特陞張羅峰掌都察院事陞桂見山刑部尚書方西樵大理寺卿專為平反此獄而前此三法司及各道緣此為民去位將及百員而馬子錄謫戍廣西賓州竟死其地識者謂大獄之成固由武定為張寅伸冤亦因縉紳為周廣報復而周公廣不能見惡人以辟咎則實始作俑者一事之微幾至空人之國嗚呼是豈可獨歸之張羅峰哉可以為戒矣此論在嘉靖壬子以前殆得情者也

瀛國公子

何文肅公喬新攷元順帝為宋瀛國公之子而著天報宋祖仁厚之意此等議論却不可少

教學字

教字即是學字古文實同用教學效學俱只是一箇爻字

閣臣小斷

王鳳洲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臣傳小斷野史氏曰廷和之始徵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賢於前後數公則其才勝也正德之政蠹於左右貂璫之衣若竊結矣不有處者誰與彌縫嘉靖之初收渙為萃宗社磐石誰之力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則冕與紀皆庶幾是二人者甫得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

何喬擅幾也宏之初節內勁於權倖而外伸于奸璠不亦皦皦秋陽哉為德不終假辭國老以名為謂劑然再蹟再起保功名于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清有應變之略而無格心之本押闔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撰地智殫力竭得死幸矣乎敬因機遘會一言拜相彊直自遂人主為屈斯功罪不亦等哉二李長者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止伯仲之間也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儕上下偪下東市之辱夫豈不幸耶詰沾沾小技以順為正內固主寵而外籠天下之利抑不有孽子寧毋敗也抑二臣者相傾若讐敵燮伯之地化為秦楚徐高張申之所繇兆也階亦碣几几羔于素絲嘉隆之際亦何

下廷和哉惟其小用權術收采物情識者不無遺憾焉雖然若廷和偕者俱救時相也拱剛愎强枝幸其早敗雖小有才烏足道哉居正申商之餘習也尚能以法劫持天下器滿而驕群少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没身之後名穢家滅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傳乃鳳洲親筆艸稿有一友館太倉得之携以借錄于余家孫者

異物不可食

項䁱東私錄載李三洲廣東南海人問伊廣人食蛇信乎曰亦有食之者然有食之全家死毒者矣有其學生員出迎提學内有十數人在明倫堂伺候

忽有一大蛇自梁上墜下諸生以爲奇取而烹之將熟忽報提學到諸生趨出有犬見鍋中火湧汁流地下飲之諸生至則犬死竈傍矣即取其肉埋土中數日土上出一大木耳黑而嫩葢毒氣所發也張鄭西因言某巡按過山中見木下有大木耳一朶甚嫩好以爲天花菜也取歸煑食之盡一盤即入卧房明日巳時尚未起書吏倒門而入止見骨頭一副其肉盡化爲水流滿床下其毒一至于此因令人掘原山木下得大蛇如桶大燒之三洲又言蘄蛇亦有作酒飲之而死者曾見餘姚毛僉事旅襯問其僕致死根因云止因二鄉官在湖廣寄一蘄蛇王人因有瘋疾即浸酒飲之半月腦後發疽遂至不可救藥嘗聞有三人行路者渴甚入瓜園市一極大瓜共食之登時俱死瓜主掘其下得蛇如桶大斬之歷觀數事凡物異常者决不可輕食又廣東雷州府養濟院癩疾者數百其便溺多癩虫雞食之咎應官府者貪其價賤輒買以供官如此等類孝子仁人不可不知

潛溪詩文

正德甲戌南戶部尚書太原張公縉刻宋學士文集成序其後云潛溪前後集文粹出于鄭氏所輯及蜀本衢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爲人率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璲繕錄精整首簡

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塘子贈得之愛重藏襲行輒與俱茲來總漕于淮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爲若干帙以公之于天下仁和郎瑛云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册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龍蟠鳳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爲杭守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知遺落多矣按宋公親筆詩文皆落于張姓之手殆亦一大奇事然文以張顯詩以張晦即一人之詩文而有幸有不幸如此安得更歸于好事者而與文並傳哉

以足代薪

雲閒李豫亨云我松張溉山公判溫州時與其配陸

夫人之任夫人故少保完之女也未至城數十里
天色已冥勑甚欲少憇俄見火光隱隱若人居比
至使人瞷之見一老嫗方擁爐一少婦方織紝聞
叩門聲出迎公詠其下曰吾上任之辰在明旦不
可後夫人且息天明徐來未晚也遂與二子先往
夫人及二女下車進休坐未定嫗顧謂婦曰何不
治茗以獻婦曰諾汲水舉火乃以兩足代薪侍女
驚見大呼時從者百餘人環屋假寢亦舉聲大呼
向者屋宇器什泯然無迹惟存空林而已夫人之
次女卽庠友趙吾緣之外母時爲予言甚詳非妄

种英蘇冠

盧多遜門下士种英蘇冠多遜甚器愛之多遜既得
罪獨此二人徒步送抵海而還英改名放字明逸
蘇改名易簡

治廣瘡

縣中陳某家有使女生廣瘡求醫于方上道人其方
只用乾荷葉一味濃煎湯當茶日逐飲之盡量而
止不過六七日卽愈矣親試驗甚又一當縣甲首
者曾生廣瘡傳方上人方用麥母子艸根擣汁和
好酒同服卽愈其艸須取竹中無露水者爲上

倭房公賦

倭房公賦沙汰舉督學一文選兀倭房出橫行一十
三府擾亂天日科舉纔罷而歲考直抵丹陽四府
溶溶禍入宮墻起錢神樓開銅臭閣滿載裝囘狠

吞烏啄且逞威勢張牙露角䑛䑛焉逐逐焉垂涎
吐渴眞有似乎精魂失落驀起風波恭若祖龍厭
腹虛空昧若何虹目無眸子誰識西東日長沉醉
酒色融融倏然發怒令人慘悽一日之內一人之
身而變詐不齊百金補廩鎭江李孫斗珠入泮無
錫周秦親家隣友爲過財人米麥焚焚亂團黙也
枷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賦苞苴行也批捷橫
斜門子醉也雷霆乍驚試案出也人人駭愛漫不
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雖媸亦妍十目所視而莫
揜焉有不可鬪者遺臭萬年此倭之行藏類市井
之行藏不畏天地之精英故其隔年預托親人渡
水涉山訪儒生之富貪貲緣其鬪不分玉石眞材
銷鑠怨氣邅迍道路鬪之莫不歎惜嗟乎皇上之
心作養人材之心也倭縱貪婪亦當念國家奈何
取財盡錙銖棄士如泥沙使豪傑之士一朝爲失
色之膚夫雲錦之章霎時爲吞聲之啞啞綦首賦
私多于倉廩之粟粒家書包票等于官店之帛縷
德清光棍遍于直隷之城郭厥子受賂出于公庭
之招語使旁觀之人深可鄙而可怒倭房之心方
益驕固謗海公陷徐舉日本烈炬延燒南土嗚呼
戕士類者倭房也可殺也護倭房者何人也亦可
殺也嗟夫使朝廷聽奸人則足以拒倭倭不爲督
學之人則自秀才士夫以及君譜得而被禍也科
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而遠播之是

使野史之言而強于國史也時萬曆十四年房學院寔浙江德清人通賄事露吳中士子作此以譏之戒菴老人年已八十餘二殊駭時事之多變漫錄之倘不即下地他日展卷亦可一扼腕又有濫青衿文取四書中語依時文體輳合成篇余惡其侮聖言也擲去不錄

時藝坊刻

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慇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牕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慫恿其常

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字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寔之一驗也

相牛法

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壽髆匡欲廣毫筋欲橫（毫筋後腳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衔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艮牛也疎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陰虹屬頸陰虹雙筋自尾屬頸也此艸木子雜俎篇所載搃從賓戚相牛經中節出而又附益之以便覩者

附治六畜諸病方

鬧楊花八兩 川烏 草烏 白芷 藜蘆
猪牙皂角各四兩 麝香一錢五分
黃丹一兩 訶子六枚 綠豆粉一兩
風化石灰五錢 皂角刺四兩
已上俱為細末用藥時雄左雌右先將右鼻孔吹數十口後吹藥于左鼻 水牛一錢五分 黃牛馬騾一錢二分 驢八分 猪四分

僧尼始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宿娼酗酒二戒

宿娼酗酒世之覆轍相尋而多未悟豈聖賢之訓微與簡約故習而不察耶往聞侯布政一元集中有走筆戒弟書反覆曉譬頗饒名論讀之即登徒子便當回頭恨無藻筆不克為高陽韋益友會有携莫貢士雲卿所作酗酒戒示余者兩作固可並傳以砭沉酣惑溺之膏肓也雖老眼昏花不怯捉筆

侯曰夫係蹄不解猛虎決蹯危疾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于身𠯗于口也愛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然凡熟諫之道異于責善義方之誨別于忍心如使畏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蹯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己之難自昔而稱之柔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自誤而吳姝越艷智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止方李赤之惑于溷厕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妖艷飾芬若欲以區區之辨易其所見豈不難哉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致辯利害不亦末乎

故苦藥所以已疾也苦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爲流涕長歎而呼天也衢塗跬步而楊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喫野葛飲鴆而不死者也古今以來獨一曹公柰何以不貲之軀天地所畀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于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是文而迺是行猶言斯人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爲

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立行大節不踰斯爲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嘗不妙絕天壤但不可以文目之爾假令天壤間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于治何傷于藝林哉且相如文傷靡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奕秋允僚以一技垂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之門至于及肩之墻不願托足嘗思執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遊于無言而或發于不得已則纚纚洋洋爲寒餧帛粟疲瘵鍼石即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虫秋蚓宣寫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虫殫極侈靡淫泆

如相如爲也令人固無相如即有之吾亦不好文且如此況其行乎而闇以卓氏事自解此大謬也且卓氏事相如寧蘇其色耶臨邛令謂相如窮困幸來過我而王孫奇貨可居故謬爲恭敬以相如婿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爲富人馴致以貲爲郎顯于漢廷（按史記相如貲郎在未適臨邛之前此書故走筆未考耳）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明讀史者忽之耳如令相如反效其貲財重幣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相如不爲也若爲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中乎狗監未薦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無用之書數卷而何適矣然則彼雖失行猶爲身謀令杭州諸公慕之名實兩失無相如之利而有其累

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溫者其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觀之膏火乎雖同于灰燼而膏之盛者後亡亦理也或曰膏雖竭我能續之燎雖息吾能揚之商賈恃什一之利士大夫仰奉祿之進而能文善遊者貧朋友之助此其所爲續膏繼明之術也悲夫吾所爲碌碌服賈致身策名抒思竭精者寧爲區區一女子哉武王不斬妲巳乎且好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而詩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誠富貴有羨金餘帛何不自買妖姬深宮自娛猶未決裂男子之坊解絕廉耻之維求之縞衣綦巾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人河畔柳枝如林離亭之泣如雨

計文君之所甞豈一司馬相如哉前袂未分來衿
復結是何異蹴珍餌行道之中蒙袂者猶唾之而
聰明之士顧甘心焉何也葢婦人有挾媚道者其
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眯而不自制漢史往往見
之吾意倡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顛寘之衆而
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縉紳之士無知愚小大
銖錙而積之胠篋而委之甘心効其力没首而不
悔夫左右戮力治生以奉其主者奴也左嗾右搏
得狐兎以効之人者狗也今倡優挾邪術媚道奴
畜犬豕天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惑者猶然不悟
一旦商者折閱亡其什一仕者失官亡其資財始
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愛文君豈不謬哉吾

觀今世文士類多虛名昨所覩其人歌詩州書圖
画其品至下而能盜虛聲者正猶下里巴人一唱
而千和也易世論定之後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
詞賦之科否也恐不能過李赤李赤詩賦固在廼
能與李白相亂而因循失足爲厠中蛆後世士羞
言之况若人者乎夫蜩鳩之翼難以圖高蜉蝣之
衣難以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驥者萬里彼悠悠
盜名之士安足榮其咳唾而與綢繆應和哉相如
之事旣其意指不類斯今又西施之顰不可纂効
姑效其倩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非特盜名乃亦
盜利故卒垣高脅遁以其無求鄙忌不信賓客之
謏以其有勢勢移利盡雌黃隨變吾觀今世東書

相遺傾肝相示諳卒未有不涉取求者也此其交
游歸趣大體可觀矣不待交解于張公子而龍陽
之情已暴于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可殫陳區區今
者藥石之獻惟在靜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
機有兩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寶鋭拭塵邪魅畢
竄刀刃發硎向之繚繞游絲而斷之耳以相如之
文明鄒衍之道以周南之窈窕易巴蜀之奔亡斯
亦生人之至樂也於子何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
莫曰昔王無功著五斗先生傳而劉伯倫頌酒德
盛言醉鄉之致於是張飲者亦懺晉諸名流入狗
竇冢圈累至傷生滅德禍貽國家故樂令譏之夫
名教中豈少立身榮名之地何至乃爾荆卿混迹

屠沽灌夫益寬饒使酒罵坐彼皆有所爲慕義輕
生其始任者之儔亞乎而猶不免身嬰戮辱宗社
墟夷千載而後使壯夫飲血死士吞聲假令諸君
子能傾身爲知已善謀慮終始則燕太子未必首
犯秦之怒而田蚡驕貴奚必甘心魏其以偏天
下之譏口哉片語發憤不能自制甚哉乎酒之流
生禍也大禹聖人也能卽始而見其所終故飲而
甘之以著明戒後世子孫遂有如桀者以酒爲池
使千人牛飲以樂嗟乎禹之聖而不能使酒之不
爲桀也此可以省矣張君夫華負儁與才頗數酗
於德方其醉也狂悖凝暴過於季將軍而逮其醒
也恬爽清穆藹然吉士然其飲也必醉而其悔也

不果又少年負才則以爲立身榮名當在乎此耶
噫其誤矣夫不解于酒德而襲古人之迹故有傷
生滅德之咎即晋諸賢彼所爲有托而逃其將以
是辱身汚行而幾免于禍者當以爲智而不以爲
狂也淵明先生之於酒也避世者也畢茂世胡母
輔之諸君之於酒也避亂者也荆卿之於酒也藏
名者也灌夫蓋寬饒之於酒也憤世者也淳于生
之於酒也玩世滑稽者也劉伯倫之於酒也傲世
者也張去華之於酒也襲古人之迹而不解於酒
德者也吾今與去華約觴過五行酒至一升面作
赤色唇齒間覺灑然以甘腸胃間覺欣然以悅則
罷觴止酒以親命告于朋友之中其不聽者非良

友也則于止酒也庶乎其可也否則莫生且斂衽
而避舍席而逃吾寧從樂令諸君子游不欲附會
荆卿蓋灌之徒而爲滅德之士已矣

導引保真法

王喬赤松古稱仙術修丹煉汞世有奇書然無補元
真何羨雲丹五色茍有裨天本只求獨卧一床故
採納非工引申闕益敬錄數款銘茲座右則近取
諸身法約而功倍行之日用力逸而可久又何必
伯山甫之神方衛叔卿之異術耶　一靜坐將兩
手指擊頭後枕骨九次以鳴天鼓　一用噓呵呼
吸各九次以調元氣　一叩齒三十六以集元神
一將兩手大指摩熱各拭眼二十四以啓元明

一將兩手大指摩熱拭鼻兩旁二十四以培元
息　一將兩手摩熱擦兩耳腔二十四以達元聰
一將兩手摩熱摩面三十六以潤元顏　一將
兩手順摩腰眼腎經二十四以固元精　一將兩
手擦脚底湧泉穴左右交互各二十四以壯元力
一將兩肩脇肋大聳動三十六以運元筋　已
上十件功完口中津液滋生即用嗽滿分作三咽
意期流入丹田以養元真

大度

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
人

老年拗拗

宋郭功父有老人十拗詩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
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裏睡不肯
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惜惜孫子大事
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煖不出寒即出昔人
稱爲切中老人之病余今年八十又加五矣近事
遠事皆不能記獨喜與人訊問近事檢稗官小史
閱遠事自少入試執題目牌下便能遠矚及今蠅
頭細字燈下稍能辨之頗爲遠近無遺視二三十
年前因哭子多哭今且不日人哭余余何哭耶笑
時或有之未見睫下濕痕也黄昏進糜登床酣寢
直至日出偶一時聽雞聲耳日中對典籍會心處
輒手舞足蹈睡殊少也平日好陪客坐即少年與

兒孫往還者喜與共几席步履雖不艱至百步外輒用竹兠子不好行也每食必問爛否否必再煑惜子勤勤貧無儲惜孫埋頭不掛綠大事碎事入耳或料理入手便推却平生酒量多不過三行見人飲則酣適淪茗惟以供飯後漱齒餘則畏其性寒斂唇避之春秋挈子孫郊原一舒嘯冬夏惟斗室揮扇擁爐而已余老人其拗中之拗耶適有方外道人以相術自遅遽前余曰翁肯以一布袍贈我我包翁有太公之壽余私忖曰豈余之年亦拗耶退而書此爲好事者他年作一笑柄

遊月巖記

無錫顧涇陽憲成其制科文人人稱之有携其遊月巖記示余者余細閱之卽古文辭亦吾郡荊川子後一人也錄之記曰予以歲之九月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三日經道州州大夫張四可氏出謁予爲問訊濂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去州可四十里有月巖相傳以爲先生悟道處此一奇觀也余曰何如大夫曰志言巖形如圓廩中可容數萬斛東西兩門通道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之如月之望先生則之以畫太極圖云已晤彭將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往旣至歷崖而登下而就几少息焉徙倚四顧奇石森列滿壁而是眉睫之間變幻紛沓應接不暇

卽王子猷山陰道中不知有此否哲菴曰吾聞諸志矣如走猊如伏犀如龜蹣跚如鳳翱翔如龍蛇蜿蜒可謂筆端有畫予曰未盡也擬爲之名卒不得其似而止遂與二君徐步而前就其中望之旣圓且朗果如所言不謬予因笑謂曰今日望日也故應有此已轉而西尋却而東所至輒佇立凝視逓相嗟賞已復登其巔忽見白雲數點冉冉從東而來望之可數里內外張君舉之指其處呼余而謂曰是濂溪先生故里也余聞之翩翩神王爾時覺得兩腋風生便欲乘雲而往攬濯纓之亭飲其泉一斛洗滌塵氛徐而從先生乞太極圖也爲之徘徊者久之旣而還坐其下左右薦觴觴到輒盡主亦不勸客亦不辭淸言亹亹爾我俱失薄雨旣收斜陽欲下陶然相對氤氳滿懷與人竊竊從傍言暮矣弗問也從容謂二君樂乎張君曰當此之際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還問予予曰亦復如是起而歎曰美哉兹游也無物內碍忘矣無事外碍忘矣內外兩忘濂溪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進於太極矣吾儕偶爾寄適俯仰之頃意象翛如輒自有會心處何況先生乎其所得于兹巖之助豈少哉雖謂則之以畫太極圖未爲迂也昔朱子疏大學格物之義謂一艸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姚江王伯安非之曰奈何舍內而狥外由今觀之何者

爲內何者爲外河之馬可以畫卦洛之龜可以叙
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新腐陳奇總歸神理人自
爲間隔耳伯安穎慧絕人而所見若此豈其偶未
之思與吾於茲巖乎有悟也雖然悟之非難實有
之爲難今夫先生之稱王靜何也王者譬如家之
有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而無
非若羈旅之暫來暫去也吾儕幸徼須臾之暇探
奇討勝回視膠膠擾擾之鄉迴若僊凡以故情暢
神怡灑然自適退而與膠膠擾擾者交卒亦歸于
膠膠擾擾而已夫焉得而有之不惟是也吾與張
君故生長吳越間去此四千里而餘彭君卽楚產
乎家故赤壁之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平傾慕

先生如飢如渴一旦得游其處以故目若爲之加
明耳若爲之加聰心若爲之加爽假令朝於斯夕
於斯取諸衣帶之間而足且將狎之以爲故常漫
不加省欲一幾希於灑然弗可得也雖日居其中
與在膠膠擾擾之鄉何異然則向之所云靜者夫
亦羈旅之條來條去而以言乎王靜恐不得如吾
三人之居之去茲巖僅僅二千里或四千里而已
也何謂悟哉二君稱善就余索王靜之訣余面壁
不答有頃曰其試問諸月巖遂各盡一觴別去越
七日還自永州爰籍其語而存之用自省焉兼以
貽二君是歲萬曆十五年也

海棠

海棠欲花盛而鮮須冬至日用糟水澆根下世謂海
棠無香惟西蜀潼川府昌州海棠獨香成都人謂
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余家有垂絲鐵梗二種垂絲
者本大于斗枝高于屋開時足稱巨麗之觀毋以
不得相城翁圖之爲恨

心齋論

王心齋艮遺錄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歛牀之問
孔子不答子路而答子貢以是知八佾雍徹之譏
皆孔子早年事也人心惟危伊川賢者猶因東坡
門人一言遂各成黨況其下者乎學者須在微處
用功顏子不遠復乃道心也

俗學俗書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
今俗學之通弊也肖立半存烏焉全舛（誤寫字以趙爲肖以竝爲立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今俗書之通患也能勉強學問而
免於俗學則俗書之弊無憂矣

蜀道表忠有本

蒯徹告高帝曰嗟乎冤哉烹也董仲舒士不遇賦曰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太白蜀道難噫吁嚱危乎高
哉之句蓋有所本而世稱爲獨造何也東坡表忠
觀碑是倣柳子厚壽州孝門銘初學信謝氏軌範
之說動曰本史記沿襲之難破毋毋如此

全亭圖說

德國虞淳熙（浙江錢塘人癸未進士）全亭圖析說

全

衆　次　釋氏　上中下附　衆

日　讀　禽獸

孝　乾火　嚴氏孝　土　山川四夷　水　坤

月　老氏　卿大夫　草木

圖　心　髮　庶人孝附　官

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抗而不順非孝也老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規者太虛也規中者其孕也約以從老從子之象太虛爲老能孳萌爲子太虛爲老三才萬物爲子乾爲老坤順承爲子乾坤爲老六子爲子乾坤爲老

日月五行民物爲子日爲老月受光爲子日月爲老五行民物爲子五行生我爲老我生爲子山祖脉爲老胎育爲子川源爲老委爲子五行爲老渾敦氏爲子渾敦氏爲老人爲子二氏父母爲老二氏爲子兆人父母爲老兆人爲子四夷父母爲老四夷爲子五等之貴者爲老賤者爲子禽獸艸木各有牝牡雌雄雖胎化不同而生者爲老受生者爲子以老孕子以子承老無物非孝也援神契曰孝在混沌之中曾子曰夫孝推之後世而無朝夕無時非孝也無物不有無時暫停以應規也人言釋老超出太虛不拜父母太虛無外復何可超即與同體能不孳萌而爲孝乎作全孝圖說

俞似詩

莫道轉腸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轉食膠膠擾擾間林皐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屐管領東南到處山此宋廣州鈐轄俞似作

正學詩

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

孟勞白撰

孟勞魯之寶刀（穀梁傳注）白撰僞貝名（平準書）

花茄別名

木槿花即佛桑花出黎州蠻嶺薝蔔花即梔子花胸

隱居云其花剪刀六出刻房七道胡茄俗名也即曼陀羅花（一云佛桑花枝葉類江南槿樹花類中州芍藥王雨舟云廣州人呼佛桑爲牡丹更可笑有深紅深紫淡紅淡紅數種剪插于土即活）

浙場中卷

萬曆辛卯科浙江鄉試主考爲九我李公廷機同考經房有杭州府推官吳炯當呈卷之時辭色甚不遜于主考李公怒之因索其房落卷親閱遂摘出一奇卷批中吳曉曉爭駁且悍然欲束卷解職出場李公不顧命署了別房中第六十四名拆出乃寧波府學生陳恪也先是初場完後都臺常公居敬索堪中魁元卷于學道李公同考學道取兩卷上呈其一即陳恪使與不許下主考則落卷何由

見賞哉而學道之擬送者亦當失色矣又有嘉興李日華初場已抹壞因中式中論不堪刻程特拔其論窺數語刻之錄中冥之第九十名榜末云觀陳李二君之得儁場中信有天命在不可強也余邑舊父母蔡南胡公士鰲爲杭郡守是時與場事親對余家孫說胡公又謂論語程文末比過接二句是李公採其所商榷者葢李公本與胡公舊識而李公館于余郡董君言詩家正其令余邑時也交往最莫逆而是科又相值于杭同場事亦異數云

當行利人事

宋大觀中有士人買靴于鋪翁見其父甦時一靴怪問其故鋪翁云官員携來修者候之來者果士人父士人拜不顧取靴而去士人追逐數里泣呼求敎言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士人遂往謁繁因問何以爲幽冥所重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後或一或二三或十令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蹶人足予爲正之若遇人渴予與杯水如此類者隨事而利之無貴賤可行也元時王紹文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念不可妄發夫利人濟物幽明一轍而今之子弟往往好行小慧以滿佛人爲快者獨何心哉

爲亡之誕

余得宋刻鬼董一書中有論十王薦亡兩條可開世惑者特揭而出之一云佛言琰魔羅葢王捺落迦者止一琰魔羅王耳閻羅葢琰魔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于阿含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獄乃閻羅僚屬義不得差肩十王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佛所舉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贍部特素訶之一洲極東南際于一世界不啻于太倉之稊米泰山之微塵耳閻羅葢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大矣泰山柰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輪王王四天下葢人而幾于天者亦非主冥道乃槩列于十王其餘名號如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疎密之懸絶耶嘗是僧徒爲此以惑愚民耳一云老子見推於仲尼葢亦聖人也其道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衣冠喪祭與齊民同老子之子曰宗葢有妻妾矣而又嘗仕周其在四民之中亦士耳特所尚者不同非于儒之外別有敎也秦漢之言神仙者其繁如蝟毛未嘗稱老子況于三清十極之說哉祭醮符籙始於張陵成於寇謙之惡其無所本始迺自託于老子以神其書貿於老子不相干老子書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其設爲三宮九府百官將吏以罔民耶薦亡一門不在洞玄洞神洞眞之科皆爲後出模寫釋氏而不克肖以

佛本不言薦亡後人設爲之已自背本敎道士見其利入之厚因而傚焉益又張寇二師所不道也

朝鮮國王咨

朝鮮國王爲謝恩事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陪臣李裕[illegible]齎捧敕諭回還欽蒙聖恩特賜銀兩綵幣欽此除欽依祗受外差陪臣刑曹叅判申點齎領表文禮物赴京進謝并齎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陛下進獻禮物前去今將禮物開坐合行移咨請照驗聞奏施行須至咨者 一紅細苧布一十匹 白細苧布一十匹 黑細麻布二十匹 滿花席一十張 雜綵花席一十張 右咨禮部

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日 右朝鮮國王咨借觀

于常熟趙吏侍定宇家者年月處大朱文印其文乃朝鮮國王之印六字是朝廷所賜金印後一大咨字下有花押字極楷而精紙極厚幾一分光色瑩然外金漆木匣盛之

端簡公訓子語

鄭尚書淡泉公訓子履淳曰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即相准陰一出即將果蓋世雄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此嘉靖壬戌冬所訓最是翁[illegible]

八卷終

跋

美幼時嘗侍先外大父近復公側見其著述累千萬言合古今藏書壘窗堆置不見天日乙酉以土兵之亂書倉灰燼令人撫髀增慨今春中表弟汝集出友人處所獲故家藏漫筆示余特復梓之以永不朽梓成汝集且喜且泣顧謂余曰吾家藏書盡廢手澤幸於是存焉余乃喟然曰信乎人以文傳而文之傳又賴於賢子孫也昔外大父以是編付梓人實揚先烈今其生平著述與藏書俱散而不可復覓是編爲戒菴公所著而校訂記跋實出外大父兩世手澤凜凜若新斯舉也溫公獨樂園眼前可得何必先投東修乎哉不但戒菴公藉以

不朽而外大父亦可少慰矣千百世後讀其書彷佛其音容者不知屬誰氏也耆

順治五年戊子九月九日海虞外孫錢裔美百拜謹識

重刻漫筆跋

先高祖戒菴公篤學力行少補博士晚游成均每究心時務精研理學綜核經史馳騁百家一一親爲刪訂參以心得而彙爲帙皆其壯時事也晚年更博極羣書凡耳目覩記輒捉筆識之不分古今不別事類久而成編題曰老人漫筆先大父近復公刊之藏說小萃中盛行於世久矣嗚呼余高祖之著述可云繁富悉朽蠹於敝簏中而僅留遺跡於此亦何異泰山片石滄海勺波乎哉竊念余高祖攻苦畢生不獲食報逮至忠毅公始以文章氣節顯何公之見知於世者小而天之報公若是其遲耶先大父近復公雅志刪述雖困於廖序而

得失不以介懷凡諸縣之國門藏之名山者靡不殫力羅致即鄉邦文獻與夫古刻法書斷碑遺碣有一字繫先代者皆捜羅恐後至吳越藏書家不遠千百里求之一時賈人射利者亦奔集如鶩自輯有友鄉錄禮記輯正等書因卷帙浩繁未遑付之梨棗所作文章詩賦亦如之不意乙酉秋里中乘易代之變盜賊四起烽烟滿目余兄與姪盡遭慘禍而數世藏書悉歸烏有嗚呼其積之也窮一生之力歷數傳之久祖孫相繼而不足其散也則委之泥沙鬻之坊市或歸他人之几案而余竟無從購其隻字遺篇豈不痛哉夫子孫不能讀祖父之書甚至祖父所纘述者亦一朝而散失其何顏

以立於世耶近於友人家得覩藏說小萃悲喜交集捧而讀之如接高祖大父之音容矣但手澤是存已也亟取錄之恨絀於力不能悉梓先將漫筆重鐫以垂永久庶高祖晚年輯綴不至湮滅無聞乎卷中附識一二仍補祖筆之所未備非敢妄有裒益也得月樓書雖盡亡其書目幸存於家季將俟刻之耶誌先大父彙集之苦心云玄孫成之百拜識

戒庵漫筆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李詡撰詡字厚德江陰人少爲諸生坎坷不第年八十餘而卒所作世德堂吟稿名山大川記諸書皆已亡佚惟是編爲其孫如一刊行皆所記聞見雜說詡自號戒庵老人因以爲名書中稱世宗爲今上而又載有萬歷初事蓋隨時綴錄積久成編非一時所撰集故前後不免於駁文也其間多誌朝野典故及詩文瑣語而敘次煩猥短於持擇於凡諧謔鄙俗之事兼收並載乃流於小說家言惟記蘇軾黃庭堅真蹟詩句可補本集之亡佚記劉基畫蜀川圖可證圖繪寶鑑之闕漏又如論孟子古本同異則較王士禎池北偶談所摘爲詳又據三水小牘以証洪邁夷堅志之蹈襲辨兩山墨談所稱蘇軾有妹嫁秦觀之誕妄諸條爲沙中金屑耳

認字測三卷

〔明〕周宇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認字測三卷》提要

重刻認字測序

認字測者周子大先生以其字

獨認義已六榮之人世認也認

之為蒙鉅是認理明而学如不

濯認路熟而行如不差認人先

而交如不失雅未也然要其者

是認得其於要教者是認得又

然為得長者是認得見然而妄

認者是認得大然為爾信者是

認得勿更一不認而人纔云人

是但一不敷而毫釐千里是認

可見矣某雖然認世多門多認

然多說惟思乃一者可以貫萬
而向所謂思理思論思是又思
兄弟朱只此一思無不了然矣
一何物也人以是也人以寄位
方寸譬之於字直一點可而人
不知此點之大蓋天地虛空無
邊無際只此一點點蓋此一點

未無形之字也爲此無形之字
而天地山河千文萬字蓋從此
一點中生出此一點大心爲生
天地山河已成無窮之字包而
收於其中生出造字之人造字

者從河只手着以爲此點之大
無故而止以一點蓋之男其象
宣如珠如丸而止也不可以象
吾以也不可以象吾以故定此
圓點寄之太空而不可以化字
柳點處一以象太極之空至今

世之所謂丶者其音曰主俗曰
之爲點而親包造字者與篆皇
同此妙悟將此圓點橫展放平
藝以一畫名曰一字爲此一畫
而三百八十四畫集包爲此一
字而五百四十字集包一也者

村氓合十句成亡一十之為人
以爲也是不待讀至終篇而一
展卷思已思字之大以腦包一
与十不屬於人思審而覺其故
以思人類之人道大包先之以
思以思性而人之本來可識也

終之以思能思爲而人之大關
可尋也此上篇所說之大指也
中篇首曰思先而未於一大之
至終曰思史而明先執中之道
下篇首曰思儒而說柔至至之
要終曰思字而明文體生之象

此三篇八十一字總之所以然
首篇之人字也人字出而道始
十合十字合而道始合一此又
所以由十段一句為首篇一字
之積而已也先以千百字而併段
八十一字以八十一字而併段

一字思字者當為餘蘊矣為此
思字深而包下第四講者記錯
若說包先生為思於己六第之
而思覺以釋至思也直說了字
收回至密覺之圓點而仰承柔
濂溪先生太極之一圈此點此

圖視之不見記之不問而且嘗目主之吾將為菟裘以老吾庶幾其可以思一也請以是拜先生之思可乎先生之家嗣汝達而中於觀察史好予嘗為之屏兒且八與同升而更庶不淺也茲復以先生思字偶示之並幾集之地之全付家兒予吾以拜先生且嘗以拜洪達始得思一中思主嘗一之意園並併一而嘗之將以為是其序是若數沒字碑而今為嘗字序也余嘗

似讀以是嘗字序而拜

明萬曆歲在重光大淵獻秋七月既望後學三衢葉秉敬頓首

謹識

認字測序

瞿子若曰嗚呼我不敢知維皇上帝若之何其乃以此一部測獨付畀陝槐村周先生我亦不敢知槐村周先生又若之何其乃肯以此一部測惠遺我天下萬世夫太極其先一蒼蒼耳矣一汶汶泯泯耳矣將安所得象乃庖犧氏崛起藍田華胥不厚自爲太極畜藏忽爰始剖判

之作而爲卦當其時安所得字乃西安倉頡又復開鑿之作而爲字已西安周公旦又復大自經緯之作而爲易吾以爲造化至于斯亦差可税駕矣乃槐村周先生於西安最後出又復作字學啓蒙已復作認字測起而緣飾之嗟嗟則既已畢盡矣周先生其文章經世其道德匡時石渠天祿閒自有名太史載筆勒之金石藏之名山

大川余卽已待罪館局乎然晚進又不文亦曷敢置一辭唯是於先生所惠遺我認字測有感焉夫道一而已矣豈復有二又豈復有十故識得此意則十卽二也二卽一也亦終畢歸諸太極而已矣然先生必剖而二之析而十之又推而衍之迄於八十有一此何者夫九之數爲陽九而九之則八十有一矣而九則純陽體也且八十

者卽八卦每一十之則八十矣而其一則太極也又一而十之者則一卽先生之認一第一也十卽先生之認十第二也且先生認一測中其精一純一一貫諸種種所謂一殆不啻三十余從危病中卒業一過竊揣知先生生平必將于一切世味澹然不滓而飭躬勵行讀書窮理之學必至老不倦介見其擇地而蹈兀兀窮年或以爲

狷介寡合卽知者亦不過謂其意在著書立言用自表見耳乃余玆觀于此測其抱負天人性命之蘊綱常倫理之懿聖賢修已治人之學往古來今事物之變亦已盡窺厥藩而直躋其域此設非一切世味嚼然不入其胷中第擇地而蹈兀兀窮年與人落落難合者安能爲玆經世出世出世經世大業者乎而其爲書又不過借字爲

認借認爲測借測爲言此皆先生身自有之而特欲借此以公諸天下萬世而不獨以空言自託此其意譬之中庸亦旣已位育天地參贊化育矣而其自名不過曰中庸若殊甚庸衆然者譬之周易亦旣已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矣而其自名亦不過曰易若殊甚率易然者寓窮高極遠于至淺至近此中庸之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卽易之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當是時會門人熊王周者故先師胡廬山先生高足弟子與顧桂崖先生甘宮亭先生鄒四山先生遊甚習偶來余柴關中與談性命又南城吳世卿者故新城鄧潛谷先生高弟以宏材碩抱爲前後

兩盆王賓師與南豐趙我白先生素同筆硯

爲石交頃來爲吾邑博以冬十月朔率吾壻曹文常暨若二子來商問學余出先生認字測與視余曰先生認一測中其爲目卽不啻三十設公等以此八十一測兼而倍之安知其不卽與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合又或以此八十一測參而伍之安知其不卽與焦氏易林四千九十六卦合設又以此八十一測參而互之安知

其不即與周易萬一千五百二十合又設令以此八十一測用兵家什圍伍攻法十而五之五而十之又安知其不與邵堯夫皇極經世之十二萬九千六百合又設令以此八十一測用洪範皇極法參而三之究而九之戍而八十一之安知其不與蔡元定洪範皇極六千五百八十一合又設令以此八十一測用大衍盈縮差遲疾差曆法朔而虛之氣而盈之仍復以加減差法加減之安知其不與僧一行之一千三百四十萬合又設令以此八十一測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或反覆其道或錯綜其數亦若余所作天行易縱橫反覆至萬變而迄無終窮又安知其不即與易學啓蒙千六百六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有六合然總之不出余所謂抱負天人性命之蘊綱常倫理之懿聖賢修己治人之學往古來今事物之變此四言侣差已畧盡矣誠中庸所謂費而隱易所謂曲而中肆而隱迺者達庵公自大梁以使者來見命而九思不佞固陋無能揄揚明德又習知先生平生不求人知亦不敢輕爲揄揚以傷先生闇然自修之實然又不忍使明德之汨沒弗稱也故勉爲敘述如此是道也馮少墟先生題詞中言及之矣即余小子亦不過少墟先生語中識得此意當少墟直言極諫爲名侍御去而歸田已若將終身及其閒長安令吾楚楊緱嶺敘述不佞遂與達庵公晝定策欲以車來迎不佞疾驅入函谷關頃玆余謬語不知少墟公以爲是否誠願竊有請也且先生之作此認字測蓋嘆慨于前人之讀書不識字而景行于

程子學者先須識仁之說頃先生幸以字敎矣則余小子亦即願以字學余觀庖犧氏西安人倉頡西安人周公西安人周先生亦西安人庖犧字圓倉頡字方皆有郛郭則謂倉頡或即庖犧亦可又竊妄疑頡字其外從吉周字其內亦從吉則謂周公或即倉頡亦可人言易字不過從日從月而周字其外從月則周之爲字殆近範圍

不過取吉字爲參伍錯綜之則其內殆近曲成不遺則謂後周先生即前周公亦可且字之爲象從宀而先生之諱亦從宀則竊謂先生即字字即先生又不識可乎不可乎達庵公故純孝余聞其博求諸上天下地第有一可揚扢大人者輒不憚捐鬖賡往從之吾茲由所爲認字測究觀之則吾楚宛委峯有蝌蚪碑其書金簡玉字名

治水聖記故達庵公以厥考故遂得來楚爲觀察副使禹故都安邑在晉而易謂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亦復在晉故達庵公遂得往爲晉參政庖犧氏始作易而庖犧氏則都于陳州故達庵公遂得往爲梁廉訪使倉頡測字臺在大梁今先生認字測達庵公亦復再鐫勒此中事誠奇絕余獨悲始

余從嶺南作中庸口授而不幸尚未得先生茲測設令獲早覩見之即恐余中庸亦已傳已而從金陵作古樂測而不幸尚未得先生茲測設令獲早覩見之即恐余古樂測亦已傳已又于廣濟江漢書院作易經以俟錄若洪範衍義若曆正若樂經以俟錄而不幸尚未得先生茲測設令獲早覩見之即恐余諸易範律曆亦已傳吁嗟

嗟乎今玆已矣余尚何言哉余尚何言哉

江漢釣叟瞿九思譔

槐村先生認字測序

槐村先生吾關中韜行君子也先生幼承庭訓潛心問學爲孝廉時閉戶寡交載籍極博而聲律字學尤爲學士大夫所山斗其於紛華勢利澹如也後謁選皖郡司理再遷地官郎督儲鴈門咸以廉平著聞亡何移疾歸徜徉林泉自吟詠筆研外它無嗜好余小子時得執經問難乃先生進而教之故每侍先生胷中訛客十釋八九戊子己丑余叨附先生冢嗣淑遠驥尾一日淑遠出先生認字測三卷示余余受而讀之喟然嘆曰思深哉道蓋在此乎非它泛泛著述者可埒由是朝夕體驗不忍釋手時同館兄弟見而奇之而一時京邸諸搢紳咸借鈔不給余欲刻之不果頃余奉命觀風齊魯與同志論學閒因及此編咸謂

當刻之以廣其傳乃舉而壽之運判景君景君曰唯唯遂代爲校讎付剞劂氏先生著述甚富如槐村集字考啓蒙困言各若干卷淑遠業刻於家塾而此編尤先生所最得意者其立言之意詳在先生自序中余不具論論其所以刻之之意如此先生有莫逆友爲今岳守三峩李公公爲孝廉時亦閉戶寡交月旦與先生並重所著有一中觀物二編新吾呂公序而刻之余嘗謂先生此編當與李公二編並傳不朽蓋均於人心世道有裨益云嗚呼觀先生者觀此編其於先生生平問學思過半矣

萬曆乙未嘉平月既望年家晚生馮從吾頓首書

認字測序

余衙

上命按鹺而同年關中淑遠氏一日手認字測以示曰玆家大人作也剞劂于山之左驄來如臨試爲寓目或亦見其志之所存余行部至卽索而卒業已喟然嘆曰詩稱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余交淑遠久其容溫以粹其度莊以肅其履恪以方聽其言也崇厚而根諸理造微而依于正意其式穀之學必有異乎人者乃今得是編而知所從來矣淑遠尊人爲司農郎于大先生先生世紹雕龍之慶博綜羣籍立身行已惟古人之與稽而仕且坎廪輒解組去泉石餘暇爰抉書契之精英挈經常之體要肆名理之眇論發靈府之淵渟洋洋乎郁郁乎載道之文其必傳無疑余不敏竊以爲

有六善焉一曰近人如士儒師友君臣夫婦之類人道所重也而宇宙名物統是二曰重內如仁義性情忠孝廉恥之類內修所先也而肢體形色統是三曰經世如兵刑政治之類皆世務之大者也四曰崇正如道則析異端之害善則斥淫祀之非術欲其擇說辦其邪是也五曰救弊如農不嚮晨官不覆下富貴失其在我號謚極于吹濫是也六曰訓俗如力田爲男人斂爲儉心音之意嚴于獨聞口令之命定于有節是也若乃識見不淆確乎止一之正詞鋒秀發無非大可之奇先生之于字學倘所稱極深研幾神交四目之聖非耶昔子雲作太玄八十一各繫以測先生字各有測而數準太玄世以爲子雲再作嗟乎太玄準易或病其僭猶然傳之至今孰與是書該博而條暢純正而切實于彝倫日用最爲有益者哉淑遠之爲君子其得于先生教誨良多雖然結繩以前何字可認古有讀書不識字者豈其未嘗認而測之夫求魚兔必於筌蹄是編先生之筌蹄也魚兔得而忘焉庶幾哉識字之讀書矣淑遠式穀祕傳或亦在是余不敏竊願有聞淑遠其以教我

賜進士第巡按直隸督理長蘆山東河南鹽法湖廣道監察御史畢三才序

認字測

關中周宇子大

余編字考啓蒙而後解認字也吁老而認所認幾何一認百愧矣愧斯思思欲有說于是述認字測凡九九篇蓋自認一起終認字焉敬告後生當及時蚤認毋墮蒙悔凡字古正而不習於今者姑以今正便覽如从從類是也認其正而通通之正者云爾不敢固也望人亦如是矣萬曆丁亥人日試筆識

目錄

上篇

中篇

下篇

目錄終

認字測卷之一

上篇　　　關中周宇子大著

認一第一

說文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從一

一

測曰文字肇於一蓋兩儀起一萬事萬物出於一也一之義大矣哉今孩提稍解笑語授之一輒記縱衡畫几案無不成誰不忽一乃知一之義者天下鮮矣自羲畫一奇一文攸著由是對峙為偶疊之成二加之成三而百千萬億之文之數皆因之顯布積累而立於人心厥繫尤重故必精一如帝後謂識一純一如王後謂識一如唯一貫信道一後謂識一故人一則尊物一則貴事一則成心一則大君臣一而泰夫婦一而和朋友一而合家以一齊國以一治天下以一定茲焉心與口不一真與相不一微與顯不一達與窮不一休與仕不一前與後終與始不一利人與利己不一責己與責人不一對譚與反面不一獨知與共見不一為國天下與為吾家不一憐兄弟子與吾之子不一久得志與偶失意不一倉卒應變與居常矜持色厲時不一雖謂世無一識一可也嗚呼其何以譚道之太始語造化於天地萬物之初哉故認字莫先認一

認十第二

說文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丨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凡十之屬皆從十丨衮徹二音上下通也

十

測曰往者嘗讀顏子聞一知十謂即始見終云尒吁茲觀十之義而知十固難知哉數曰具則天生地成之全宇宙中經以南北而丨通之緯以東西而一亙之四方中央備而八極所由合儀象事物所為塞此十字形義為最大百千萬億皆若所為而三才至理來焉在人心人事四維百行一有空闕即衰不盡經廣不悉縴豈曰知十必如大學之絜矩左左右右前前後後上上下下無一不足而

後能十。如中庸致中和極位育直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併包偏覆者爲一而後能十。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充十之量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擴十之端也。如古稱禹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果如所譚無一不到而十之形殆庶幾乎伊尹思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識十之義見乎志矣苟於物一有不體道一有弗弘胡克稱具數而一東西丨南北哉今之君子之東棄西適南屏北見我不見物爲利不爲義身之外胡越焉戶之內谿徑焉餳口戟心惟恐人不傷莞面坎背惟恐物不陷積貯而幸歲之凶貨櫬而利人之死如偏枯之株花葉弗周如痿痺之身榮衛不達萬孔千隙曷由補塞試呼山谷癭瘤子而謂之不識十誰不笑之乃爲具爲一東西丨南北爲備四方中央之道。誰則識之。每見村氓不解書至押名合券輒能畫十人以爲易也不知咸。正。無。缺。之。義。已默寓於約信之始。所謂日用而不知非與。故認一繼之認十

認人第三

[seal character]

楷人　說文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籒文象臂脛之形凡人之屬皆從人今所謂立人偏傍是也

[seal character]

楷儿　說文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凡儿之屬皆從儿充兒允兌兀之屬是也

測曰凡天地之閒孰非人哉孰非人孰非性天地之貴者哉人胡二立人之道有二也。象臂脛之形籒文者今所謂立人是也奇字象在下詰屈形人鮮知之蓋立人之道所由行故曰仁人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人之所以爲立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胡可屈孔子曰慮以下人此在下而詰屈之形蓋人道惡盈而好謙。君子義爲質而禮行孫出胡可無屈。立而立屈而屈立以運屈。屈以行立。而人道全矣。此體。中。用。和。守正通變。持己待物。乾剛坤柔。震起巽伏之道。所謂成中位參天地也聖人立而化賢人立而立皆未始不能屈中人知

有立未必能立立之未必固知有屈未必能屈屈之未必宜亢人知立不知屈臂脛甚形而已病腫者也畀人知屈不知立所執下而已折腰者也小人者陽立而陰屈形立而志屈聲立而實屈屈於富室而立於寒士屈於貴官而立於素交屈於豪強而立於巽順屈於失意而立於逢時大都屈於有求而立於無所求屈於有得而立於無所得屈於所可畏而立於所無可畏立於無所求無所得所無可畏而旋又將以有求有得有畏者而屈屈於有所求有所得所可畏之前而旋又將昂然巖立於求之得之畏過者之後方其屈也爲狐爲鼠喪其爲臂脛而不自知方其立也突如鶻踞如虎冥升如蛸蝂上而不下罔知愧止焉此立非所立屈非所屈頹風世態炫文繡具員臚方趾而已聖人至人賢人成人中人衆人亢人畀人偏人小人無人而所性之貴厥初一而已一而二之二而三之以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自知也故凡同性是貴者尚認人

認心第四

楷心　說文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爲火藏凡心之屬皆從心

測曰心可形象乎心不可形而大有所形形而妙乎形故象形難惟文字善象之兩端上承仁義通乎天象併包之大也一根旁見生意通乎地象變化無方也條理中涵經緯潛乎人象多竅而虛有主而辦也故在身之中謂之心可以云土藏土生氣也厚道也亦可云火藏火文明旁照至宣朗炳煥者也併包通天故名心曰天君變化通地故謂心曰地曰田經緯潛人故謂之丹府謂靈臺謂神明之舍即此在身之中模寫數畫間三才之至理備天下之大本立千變萬化至美至美萃矣故曰善象云君子觀上承之象而知併包不如天不可爲心觀旁見之象而知化生不如地不可爲心觀中涵之象而知竅而塞主而傾者不可爲心身中而俾之偏倚驅之出入焉不可爲心生生不如土敦厚不如土不可爲心文明宣朗炳然煥然不如

火不可爲心。不可爲心斯不可爲人不可爲人斯不可爲天地爲萬物。故人者天地之心。物皆然心爲甚心皆然人爲甚一正心而修齊治平因焉者也顧土能生能厚亦能壅塞火文明炳煥尤善燥焚爨除少懈周行隄障矣一不撲滅星星燎原矣故今之爲心者吾不知之矣卽知之百千萬言莫能狀矣蓋益多形而難象故誤其上承者而爲高亢爲崛強爲彊梁爲冥升不已誤其旁曳者而爲畀屈爲邪曲爲鉤黨爲株連隙鑽誤其中涵者爲谿徑爲樊籬爲機械爲陷穽爲虎室爲蛇穴爲魍魎爲魑魅爲鬼爲蜮爲海濱蜃氣吹城嘘市出沒有無不可定擬而方寸閒復得元形定象乎哉故識心難認心亟焉

認性第五

性　楷性　說文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從心生聲

測曰粵稽古先哲立言性何紛然備也余安能更溢之辭顧不但諸子分門互異有偏主卽吾孟氏道性善亦但主立教人獨有聖人之訓爲確而盡無遺議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固囊括百家矣後儒發爲義理氣質二端而聖人之意益明蓋制字心生爲性。心則舉義理生斯兼氣質故認生爲性則遺心明心見性則遺生其不知性均也茲乃云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夫曰善主吾孟氏曰陽氣吾駭焉不知易言一陰一陽之道繼之善成之性者謂何而獨陽豈生況心一太極性獨陽氣邪注說盤字矣或云性善至矣乃曰孟氏但主立教人然則性亦有弗同乎余惟余非敢異孟氏者但知聖訓確而盡也頃見鄰有二赤子生歷月同各稍解據地學匍匐曾未有大知識顧忌也其一見螳爪殺之惟恐弗亟其一稍轉移色避若懼螳能我嚙而又恐傷螳然則知好殺與生二赤子豈同性哉此古人所以有一聽啼聲知英物。又有知必滅若敖羊舌氏者。性善同乎哉。孟氏意若謂此不可與不善養性者談也故云主立教人云吁學者尊孟教愼孔習矯生質之或偏完心理之

本具然後能識性是在認性

認道第六

道 楷道 說文所行道也從辵從首一達謂之道○附 辵 音綽 楷辵

測曰夫道從首首之爲言始也又形而上之象也從辵辵乍行乍止之義行乍止爲辵亦猶一彳音敕小步一亍音觸步止詳見認行爲行辵亦行而已故首辵始行之謂且乍行乍止則行止待人不虛行也抑行以求止止以息行一屈一信一陰一陽動靜不失

其時淵乎微哉識此可以冥會道矣夫道一而已矣一者始行之謂爾雅所謂一達者也一達於國都爲道路之道一達於倫理爲道理之道故云道猶路也中庸所謂率性一達始行之說也分而岐傍蹊矣衰而引曲徑矣在吾道均謂異端夫道之始行也一儒皇儒而皇帝儒而帝王儒而王岐之霸卽非始行者二相五臣四友十亂儒而相孔子儒而聖淵與思軻儒而賢至宋濂洛關閩諸儒儒而儒而岐之黃老申韓權謀術數又甚之以釋迦以詞章功利益非始行者夫是猶世所談人所知也乃又各有衰引於其間者姑無更僕今衰引而入人最深莫如二氏彼老氏始行一清淨而今其徒衰之以長生以尸解以飛昇以導引以黃白以方術內學以容成公御婦人法卒且歸於亂玆皆老氏始行乎佛氏始行一空寂今其徒衰以廢倫削髮開山面壁脩齋誦經輪迴果報舍身滅性說因聚黨每每大奸巨慝或潛孳其間玆皆釋氏始行乎胡怪二氏之徒卽吾聖人始行何如而吾徒

不趨二氏蹊徑者幾希悲哉夫是猶世所談人所知也乃世眞儒實踐尊聖人之道者固多間亦有一二自附於濂洛關閩之後而時出入老釋之間本辭章博顯達取道德大聲譽曠官不事事而曰脫俗日高談延攬不擇人而施以樹黨厚名曰容衆實右衮衮左褐衣曰愼交偶進一褐衣以博名高曰下士忘其彼之來從貴非從善服利非服義也而曰點化口譚恬退屈指還除曰待時時言數不信理曰安命好服人不好下人曰有執深畜廣蘊

若不解人爲欺爲諛然曰敦厚嗜榮忘親曰作忠養望趨時曰致和聞人譽巳而喜曰知己一有違言於我曰妄人苟同而自安曰不盡人情教人以善而行違曰自有說諸若此莫可名狀莫可端求爲蹊爲徑千岐萬引莫可終極不知濂洛關閩諸儒進則舉其職遺利害退卽安所遇遺覬覦曾有一於是乎然彼眞儒者於其時尚叢羣謗觸厲禁蹈危履險而今千岐萬引者胡曰赫赫丕著也豈惟眞儒者固宜起謗觸禁蹈危履險而起謗觸禁蹈危履險而不渝益表其爲眞儒與彼千岐萬引者工彌善縫左符右契前吹後噓上援下推宜日赫赫丕著也率是道也如其行之曷若止之吁爲眚爲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況差且千里者乎認道嗚呼

認德第七

楷悳　說文外得於人內得於巳也從直從心多則切

德

楷德　說文升也從彳部敕解見行下悳聲多則切○附六書本義云的則切行道有得於心也從直聲亦作悳

測曰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得其所以爲直者而已矣故悳從直心加彳亦德蓋躬行有得亦德也行此直心之謂也夫人之生也直故吾心一直直心爲悳行悳亦德兩出而一解無二德也自枉生幸免者多而知德者鮮聖人所歎也甚不直微生高但以乞醯借鄰之故細事耳足知聖人之重直也重直卽所以重德也細行不矜大德斯累借醯爲欺物細枉均直乎哉嗚呼今之士之無直也寧獨一借醯市恩已乎以言悅人而不自愧好人諛已而不知恥色厲而內荏言堯而行蹠謂人可誣謂天可欺誣終自誣欺適自欺心勞日拙柰何親操觚染直心之文明於此義斯知德之不遠可與入德矣認德

認學第八

楷斆　說文覺悟也從教從冂冂尚矇也臼聲胡覺切冂莫狄切從一下垂俗作冪臼同匊掬叉手也

楷學　說文篆文斆省　韻會注案說文學字本作斆今音效而學校字但作學

測曰世知學鮮知本斆知斆爲效鮮知卽學取斆解學從今遺古也從今遺古宜無學吁知斆之卽學則知學矣冂尚矇則童蒙之象也臼叉手恭聽之象也童蒙恭聽而束於教以覺悟焉學之道也蓋童蒙赤子之心匪以年一理未達卽蒙一事未諳卽蒙故世有白首童蒙當恭聽以束於聖教者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故七十子老死聖門而不忍去夫子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今世學舉子業初無不眞至學聖人之道而多僞人能移學舉子童蒙之心學聖人之道而後天下有學學舉子童蒙者惟知師之敬初未嘗不恭聽以束師教及藝稍勝師鮮不議師旣第鮮不忽師蓋教非所教學非所學於恭聽而束之道無當故恆弗終也篤信聖人之道而恭聽以束聖教雖無聖人教常在也又奚容議奚敢忽以至弗終然後其學成矣顧世鮮其人容一有之幸多徼名而飾僞未必如學舉子童蒙之眞赤者世烏有學今郡郡庠序邑邑師儒社社受佔畢家家督誦習終能以童蒙之心恭聽而束於聖教凡幾何人蓋利蔑義紛華戰勝道德文掩躬行而學之道荒蕪久矣或曰上取士以藝士不得不重藝遑知其他曰鄉舉里選之世不可復則取士不能去藝聖人不得已也乃其所以取將何爲柰何遂無童蒙恭聽束於聖教之心以空老故當認學匪飾門墻斆在日用

認志第九

楷志　說文意也從心之聲○㞢古之

測曰志與意尚有辨哉而釋志以意亦少矣心之義悞天下求志之學矣心所之曰志心所發曰意

發有善惡欺慊之則必善無惡必慊無欺然後可故古聖賢志學謂志志道謂志志仁志義謂志志道德謂志志功名謂志而志富貴之志斯下矣況認富貴爲功名又無所不至者乎而又以侈僭奢淫終泰然自號曰吾志足乎故志則可尚意必須識若不辨理欲隨發卽之烏得爲知所之烏得爲愼所之而稱有志之士語曰志伊尹之志故當認志

認士第十

士　說文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凡士之屬皆從士

測曰余始認一而知一之大蓋天地萬物神化備矣旣認十而知十之大蓋四方上下縱橫周币經緯備矣玆認士於推十合一也噫嘻士又何大哉又何至哉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然後十庶無負於四方上下者毅然後一庶無負於天地萬物者無負於天地萬物四方上下庶無負於推十合一者如以其義冠長紳也則士服而已矣誦詩讀書也則士習而已矣繩趨矩步也則士儀而已矣王談帝論也則士詞而已矣組文繪句也則士藝而已矣陟華躋要也則士遇而已矣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先正有云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余猶恐語焉而未詳夫士不賢非士不聖不天且歉於士聖天亦士之極造非出乎分之外者也故孟氏稱士尚志至於不殺一無罪不取一非有然後爲居仁由義而大人之事備夫大人之事備而推

十合一之義始無歉焉嗚呼爲士難稱士不易認士也毋畫

認仁第十一

仁　楷仁　說文親也從人從二徐鉉等曰仁者兼愛故從二

測曰仁曰親猶云親親仁也孩提之眞心是也而曰仁者兼愛故從二失之矣愚謂二天地也人依二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仁而已矣故覆此生載此生知始此生作成此生陽動此生

陰靜此生發育此生肅殺此生雨露此生霜雪亦此生栽培此生傾覆亦此生薄海內外大生廣生此生窮谷寒砌一蠕一卉亦此生無息無生無處無生無生不眞無生可私無私故生無私生故長生人亦此生故依之斯仁違之斯非仁故人依二爲仁中心安仁安二之生利仁利二之生不違仁不違二之生志於仁志二之生卽不仁者不仁而已初亦未嘗無二無生故忽然乍見之傾未嘗不偶復形見此二之生惟假仁者出知仁之美戾仁之眞忘仁之無私謂天地之可襲外示煦煦之容中藏自便之慘假之不已遂盜人之仁爲己之仁盜之不已遂掩人之仁以行己之不仁而思欲盡天下陷之不仁罪莫大焉試觀上下四旁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頓令一世聾聾聵聵不知孰爲天地孰爲生孰爲仁孰爲不仁故曰不仁不智吁天下卒亦胡可聾卒亦胡可聵智固在仁固在也故知人之所以依二則知仁則知博施濟衆天地同流焉一人利一物亦天地同流置一器必求諸安命一僕必計諸便殺一牲必當其用叱一隷必服其心亦卽天地同流是謂生是謂無私是謂眞是猶父母之愛赤子而孩提親親之心常在推是心也以當官生道行於上矣以治家生道行於下矣況於有天下者乎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天地在吾人人依二是也認仁

認義第十二

義

楷義　說文己之威儀也從我羊徐鉉等曰此與善同意故從羊○趙古則六書本義云宜寄切心之制事之宜也從我美省義爲我美之意（古則洪武時餘姚人字撝謙）

測曰說文從我羊殊未得義威儀之解幾外義徐鉉與善同意取近似而亦牽傳未明愚謂趙撝謙美省之文我美之意於義精有功於許叔重氏者夫羊大爲美義省大爲羊非從羊也善

亦如之故云與善同意夫曰我美則非我非美不足言義故爲我之義有我無美義襲之義有美非我故君臣有義我之美倫以義制事我之美行義以爲質美質在我利物和義美利在我我士也美曰義士我人也美曰義人我夫也美曰義夫非義之義於我美兩無當故我美之意得而義外之疑破由義之志篤矣君子者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繹斯言也尚當問俗美俗我從於義胡害從俗亦從義也如非美而姑附無害之說以從如義何如我何認義

認天第十三

楷天　說文顚也至高無上從一大

測曰一大爲天無能名也曷可測也不可測矧可言顧世之好籲天不得而繼之怨者類執禍福少愆如回夭蹠壽季富孔窮之郄輒謂天道未必一而大眞有所憾也嘻玆其所以爲一大也歟杳杳冥冥沕沕穆穆職禍職福無禍無福無禍無福能禍能福能禍而不必禍能福而不必福不必禍故畢禍不必福故畢福或以禍禍或以福禍或福種福或禍苗將有禍之而人弗知其禍正爲福之而人不自以爲福福福禍禍福福禍禍福紛紜雜揉淹速微顯善藏其用莫測其端祝者自祝匪祝所益詛者自詛詛亦胡損無定而無不定有常而不於常要其攸歸卒成之終殺人之曾參竟莫能註三省之參畏匡之聖貌卒不蹈暴匡之刃也故不虞之譽譽何可長求全之毀全固恆在玆有道所以憂無故之獲而聖人亟危幸免之罔也歟語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恢恢故大不漏故一知大故不怨知一故能守不怨以守居易俟命君子之道也居易俟命一命也畏天時保一天也不自貳以淆一胡我不一不見小以失大胡我不大胡我不一胡我不大故曰知天認天

認大第十四

楷大　說文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他達切也凡大之屬皆從大

徒蓋切○附大他達切　說文籒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按此改聲與形而爲楷大

同測略之

測曰九有八極地故大天包地天尤大人藐然一身混然中處胡亦大而亢又胡獨象厥形也夫中和位育彌綸參贊裁成輔相之道說在聖經所贅茲固所爲大與豈云亦大尤更大云然非自大非尚大非空大惟混然中藐然小故大小於賦形而大於有形小於心而大於功大於功大於有形故大獨象形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求自處小之道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此小故大之說千聖一道莫之能違也而自大無大尚大無大空大無大矣抑又聞昔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茲固愈擴愈大之諱恐不知者讀之徒令人窮大而失其居愚竊意非聖

人之言易云同人于野亨聖人所謂大也如彼曰人盡夫也者曰親其兄之子如鄰之赤子也者豈所爲大故大不可不慎也而士又或偶剽記載一語則喋喋然詡諸人工一藝訑訑然距人倖一名翩翩然衒人膺一命施施然仇仇然上人少得之旭旭蹻蹻然驕人小不得懪懪邈邈京京忡忡以倖倖然誹人嫉人忌人此其衷固嚴嚴自負而人且蔑然小之猶大塊中一行螘然烏乎大又柰何參兩大稱尤更大以肖此大之形認大

認正第十五

正 楷正　說文是也從止一以止凡正之屬皆從正

測曰世人之正蓋自古歎之匪正之難一以止之難也一弗止不得爲正止弗一不得爲正故正必一以止一以止是而已矣是則正然一未易止也止未易一也故安汝止德惟一經言訓正矣而道統之傳則曰允執厥中中者一也允執則止一止之統正統也大學之道則云止於至善止者止也

至善則一止一之學正學也多得之爲聖爲賢矣求幾之希賢希聖矣得之弗能多求之未幾至而日用酬酢孜孜勉勉不敢浪漫不敢遑逸萬一而一萬一而止萬一而得是則喜不得是則懼此士之知恥不正而庶幾可以語正者亦聖賢之徒不墮世俗者也顧止之難一之尤難止一則事皆是矣淮南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夫謂世俗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則可謂皆自是而非人則可遂謂天下是非無所定謂是非各異是因多邪而誣世之無正也是見數有十百千萬而不知一以止者也其云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眞是非也則至言也故知眞是知眞非然後知一知止知正之義可易言哉今有物焉一之可也積一以至十則十其一矣二之一未必似一之一也三之一未必似二之一也而吾欲十其一者亦十其止可易能乎又況積十以至百而百其一百其止者乎又況積百以至千而千其一千其止者乎又況積千以至萬億無算而萬億無算其一其止者乎故止之難一之尤難故統傳惟一必先之惟精學言止善必先之知止有以也夫信一信也而橋下死信非所止也況又多止不於信者孰爲是奚其正直一直也而葉黨直躬匪所止也況又多止不於直者孰爲是奚其正悌一悌也而讓妻之弟非所止也況又多止不於悌者孰知是奚其正故精而一知而止是以此正以此學亦此統亦此上極聖下業士遠而弗遠近而弗近高而非

高卑而非卑人不可得入人可得盡人所能人不易能君子者路不必哭岐守此中逵絲不必悲染持我無色頹波鼓舟吾掌其舵奔馬馳坂吾謹其銜一動一定一語一默吾一吾止吾止吾一喜者自喜吾不求人喜怒者自怒吾不爲可怒孟氏之辭受皆是而君子大居正如斯而已矣認正

認中第十六

中

說文和也從口丨上下通口音圍回也象回帀之形或云口即古圍字丨音見認十

測曰中甚難言哉口而丨之其道大其義精口囘也象囘而之形括萬理以爲言者也丨徹也徹上徹下取一理以貫通之也故萬理弗備孰以形中一理不徹孰以成中中之道一貫萬之道也故天有中星地有中極人有中德中星囘而萬象而通乎一中極囘而萬方而通乎一中德囘而萬理而通乎一故千聖一中不中不聖世之譚者多謂伯夷偏清伊尹偏任柳下惠偏和余謂此非孟氏之言孟氏但云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而已不聞言偏偏烏乎聖蓋伯夷當家國之難囘而萬觀不得不居一清故清者夷之中故清爲聖伊尹處夏商仁暴之際囘而萬觀不得不居一任故任者尹之中故任爲聖柳下惠值春秋賢不肖冥茫之世囘而萬觀不得不居一和故和者惠之中故和爲聖謂夷中乎清尹中乎任惠中乎和孔子中乎時則可謂三聖爲偏已甚矣自聖中乎時者而觀或可言偏三聖未必非中也故天下以王畿爲中而一國有一國中一家有一家中堂有堂中室有室中自王畿視國自國視家家視堂堂視室若遞有所偏而其爲中固各自在也孔子時中居王畿者也三聖各居一國者可以小大論不可謂皆無中天之中星隨時而移地之中極定位不改隨時而移故員而神定位不改故方以智孔子之中天道也三聖之中地道也天包地故孔子統三聖然其爲中一也均能括萬而徹之一者也顧後之所稱處中者類摧剛直就柔曲略本根數花蕚戕質樸等奇靡柰何言括萬徹一之理吁如必居王畿環視天下如孔子則世無中行士苟隨吾堂吾室所宅但能囘而周閱擇取以居卽吾身日用飲食閒當自有一中者在積而累之漸而磨之恐聖之時中亦不越是認中

認善第十七

善

楷善本作譱今作善　說文從誩從羊此與義美同意篆文善從言誩渠慶切競言也從誩〇趙古則六書本義善美言也從言美省意

測曰善𦣻美省趙撝謙亦嘗正叔重解字如義云美下本誩競言也省從言蓋競言一言自後作善則愈變愈省愈從簡便即此亦足知後人之於善矣夫美言爲善。非美於言也。德美謂美訓言謂言德美在中。言足爲訓。天下之善莫大乎是故有德者必有言此美言也善也有言者不必有德則美於言而已美於言非美言烏乎善故大學明親至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具焉斯爲美訓之言斯爲善中庸達道達德行之一而九經徹天下國家焉斯爲美訓之言斯爲善故六經之道無弗美六經之言無非言六經之美言無非善在吾人庸行之謹皆美庸言之信皆言謹信合皆善聖人所謂好善好此而已故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而言行所以動天地者在是故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亦在是是道也捷若桴鼓的如形影信如符節故未見我不爲盜而鬼神陰中我以盜賊之戮我不殺人而鬼神陰加我以殺人之罰者爲盜而祈神之匿有不暴焉者寡矣

殺人而祝神之祐雖有能逃焉者亦寡矣乃今人所謂爲善吾惑焉不修百行之美而致美於非鬼之祭侮聖人之言而信不經之談相率瘠親戚以肥巫祝剝骨肉以繪土木亂大倫以崇叢祠慢有德以拜淫鬼欺之冥冥而謟之昭昭壞之昭昭以媚之冥冥攘奇衺之貨而虔香火之儀履不測之淵而冀非望之福心此者衆謂之好善行此者謂之修善事且相與共推之以居士施主之稱社長信士之號而類目之曰善人乃若其心其行吾則不知上下行之士大夫惑之胡怪爾蚩蚩者爾蚩蚩者蠱人心蠹民風亂世教其來久矣入人深矣說之難矣吁以此爲善何謂美何以訓言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吁今經殆不可反哉颶風走石洪濤漂岳烈炬燒金難爲君子誰內君子哀哉吾因認善乎深感

認理第十八

理

楷理　說文治玉也從玉里聲○附里居也從田從土

測曰理者事物自然之次第順而適之變而安之神而化之起自目前充乎天地無巨無細無不有無顯無微無不涵在文曰文理理則自文矣在條曰條理理自有條矣不自外至不假强爲不必言揚不以默沈益之毫髮則多損之錙銖則少然而理自無多自無少也晰然而不可混淆梨然而不相掩襲而人恆自欲淆之自相掩之也而理固自在也固自明也反求諸己能自得之而已耳然理在物莫如玉五德聯珍衆觀具美蔚乎其文瑩然有條故理必從玉匪徒以治玉然後爲理也在地在人莫如里古之爲里也蓋出井地之制方里而井田廬有規阡陌有式公私有分區區盼盼若經若緯以至出入守望友助扶持俗睦風熙孔子所謂里仁爲美者理之道也故里必從里亦非徒以其聲而已也後之君子去玉不佩蓋理日遠故益遠理井制廢里失擇蓋理益睽故益忽理遠理理棄忽理理遺棄且遺則理幾亡而欲心彌横蔽也非一日矣自理亡欲横天下始視理爲外然後有

所謂理學家者出焉嗚呼瑩蔚如玉仁美如里無人不有無物不有無事不有無時不有無處不有而顧以此名家其衰世之意邪君子之不得已邪夫不得已而名家吾願理學君子自玉比德訓里敦仁崇眞務實正己先物德意誠效唐虞忠信果符洙泗踐履講勸必不愧濂洛關閩如或樹高門以博鴻名飾清言以誇時輩騁鑿臆以亂聖眞延黨與以隆時望互推詡以厚自欺亦自瑕其珍擇處非智者倫而胡知玉之里之之爲義也則小子講習矣賴焉見其側席奉腹若弄者矣惡乎玉不可以化里認理

認思第十九

楷思　說文容也從心囟聲凡思之屬皆從思○附楷囟　說文頭會匘蓋也象形凡囟之屬皆從囟○六書正譌思念也從心從囟囟頂門骨空自囟至心如絲相貫不絕會意俗作思從田非

測曰思欲通通者上下徹之意無構生也橫生之思君子弗思也夫天下何思何慮故易無思也乃人胡可無思哉心之官則思惡能無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聖人無思而無不通無思之思天下之眞思也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君子九思學者近思求通而已胡思不可他如爲祿利而思爲名位而思爲凡事計成功而思爲宮室妻妾所識窮乏德我諸一朝之享一笑之娛而思爲紛華淫欲蚤夜覬覦於分

之上命之外而思爲傾人陷物而思爲子孫馬牛蛇蝎而思爲才智必如何能封天下口智計必如何能掩天下目一切攲哀崎嶇彌縫雕鋑日戚戚然而思百凡橫生之端毛棼縷結罔可悉數以若所思胡如無思是心勞日拙之道奚必三思一之已甚矣故思從心而必冠之囟所謂如絲相貫不絕上下通徹之意不橫生之象也一橫生豈惟失此本心不重塞吾頂上空骨乎鄙諺語聰明必云徹頂斯言雖俚適思之道如可橫生胡不云徹肘

腋背踝哉故曰愼思之能愼思然後能認思如注思云容吾所未喩豈以儼若思而謂之容哉不知曲禮借以狀敬容非謂思爲容也吁叔重氏說思而不知認宜百世鮮認思之士

認意第二十

楷意　說文志也從心察言而知意也

從心從音

測曰昔者聖人之制意也加心以音其有意乎而曰從心察言而知意也是徒觀諸外幾失心音爲

意義矣心一發爲意意所獨知故聖人愼之加心以音示人愼也夫意未形奚有音未形也而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在焉聖人以爲寧獨視之衆指之衆而音由心生無聲而聲聞四達莫能測矣故裁發一善心天下之善音斯鍾焉裁發一惡心天下之惡音斯鍾焉起之微冥鼓鍾其洪神之聽之以呼衆聾勿謂衆聾聽德惟聰疾若飄風應若谷空四方攸同蓋不惟閒居肺肝有灼見焉而不聞亦式聽於無聲古所以重防茲音之不及掩耳也詳

云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愚謂無易由言不若無易由意耳屬吾膜內矣吁
加音於心其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與玆乃欲設意
爲機飾意爲儀假意甘悅刻意甚毒希誣一世塞
萬耳聲空名獵實利吾誰欺欺天乎欲誠其意尚
先認意

認情第二十一

情 楷情　說文人之陰氣有欲者從心青聲○附 青 楷青　說文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

測曰情從心歸所統也從青匪直聲近青東方色發育之象效動之所性天形見吾心之帝出乎震也且青本從生心與生合一性已具乃又加丹丹火色火易熾而難撲者可畏孰甚焉知情從心青又有丹也則知情根乎性可以爲善之謂矣又知如火之易熾而難撲也則知感物而動情之欲欲動情勝君子當知所愼矣此文字之大義聖人之至教也如曰人之陰氣有欲者無乃失情之正道認物感後私欲爲情而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之端我固有之者乎叔重氏蓋見凡人之爲情而未讀孟氏書者也君子認情之所從則情不可不順以其爲心象青而有生也又不可不制以其有所謂易熾難撲者潛伏其中也是故性天自動則達道攸行卽帝之出震何以異此情竇恣開則衆欲羣攻吾不知其所終焉可謂情之不善哉故不近人情非也徑情直行尤非也故認情徐眞恣情焚身其要无咎愼塞其竇以觀我生悔吝攸憑聖人示之小人肆之君子愼之愼之認之

認行第二十二

行 楷行　說文人之步趨也從彳從亍凡行之屬皆從行彳音敕象人脛三屬相連反彳爲亍音觸彳亍步行止也左步爲彳右步爲亍合則爲行

測曰一彳一亍則行蓋無時峙足矣行者誰能峙足哉峙足卽無行君子之勵行去聲亦當如是故行轉其音而爲行去聲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則無峙足無峙足則有彳有亍有彳有亍

故行行故不息不息故健健故天行路之行如是德行去聲下同之行亦如是吾見行之無不至者矣故西域可通河源可窮未見德行去聲而至者也故親在庭幃而色難兄在堂階而徐行後長常不能認行

認孝第二十三

孝　楷孝　說文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

測曰孝之以子承老也尚假論說哉蓋自有天地以來在人心著爲經矣夫子必承老而後孝故爲字老儼然於上子偃然於下承之道也自今觀之天下固亦有不足承之老然人至於老苟非大不學耄令智昏者至於造家啓後大都經歷久於世故聞見孰於人情艱辛備嘗諳練深切鑒戒洪多人家成敗所由灼灼在心目中矣子柰何不承不承柰何孝故家翁多儉素而子見謂鄙嗇家翁多勤勵而子見謂苛瑣家翁多畏法而子見謂怯懦家翁多守禮而子見謂拘迫又多早起而惰子苦其妨寢多督過而浪子病其不情多訓誡而很子厭其強聒蓋志驕於慈愛之深身逸於豢養之素情習於宴安之適但見今茲衰朽若無用而不知老者夙昔締造爲何狀蚤夜期待爲何心邪吁寧惟世所稱不肖子者然後爲不承卽能博祿豐饌以肥甘悅其口世俗所謂能奉養者而有一於此非承老非孝也承寵褒秩以朱紫榮其身世俗所謂能顯揚者而有一於此非承老非孝也孔子曰色難承老之心也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承老之實也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承老之至者也必如是然後可以稱顯揚區區朱紫烏足榮而況服勞奉養爲人子常職乎近又見有奉父母之仕宦而大以包苴累其子子亦以是爲順竟至罪戾也者則承之者與承者舉非道蓋去孝之義益遠矣人子不幸奉此亦分爾祿養足娛悅其身心而不迎之官可也認孝

認忠第二十四

忠　楷忠　說文敬也從心中聲

測曰夫中心爲忠誰不識之顧求忠於中心也難且凡事出中心謂之忠謂忠曰實曰誠則可曰敬尚屬解字未確豈以世之爲貌敬者多必中心而後謂敬乎故中心事君然後忠中心事親然後孝中心處昆弟然後友然後弟中心刑寡妻順夫子然後居室閒有貞愛貞別中心交友然後爲信爲益夫彝倫日用孰不尚中心而忠每屬之臣何哉蓋君臣之際祿利爵名繫焉汙士心祿利以事君恆士心爵以事君潔士心名以事君惟貞士心君以事君心祿利苟至自豐殖即至褫爵弗卹矣心崇爵苟日顯陟即玷身名弗卹矣心身名苟成吾名即國是之成敗弗卹矣是皆非中心之忠以君前有三者重奪我也故忠之於臣也尤亟而貞士之心乎君者惟知吾君不見吾身惟知圖國事不知圖身名苟成君以成吾名顯其身於斯世曰自幸知成君以殺身且至蔑名亦自安此中心之於君者無所奪也天下一臣而已矣萬臣一人而已矣故聖人論學曰主忠信以中心盡天下之道也至論臣事君則曰以忠以中心之易奪重其防也抑中則又有無過不及之意如先哲謂屈原之忠忠之過屈原之過過於忠其論中心之忠也彌精中心則不欺心中則聖時不欺者難聖之時尤難請姑譚吾難勿譚尤難道不遠人言非過物曶爽伏枕冠櫛應人予忖度之當有餘師吁中心乎哉吁忠乎哉認忠

認節第二十五

節　楷節　說文竹約也從竹即聲

測曰物之有節者莫如竹故竹即爲節節非徒諧聲猶曰節即竹云尚約也古今士大夫鮮不好竹故易蒼筤取震象詩淇澳興君子先正至有相呼爲此君居無之而云令人俗者良好竹也好竹而不取節不其愧於佩韋弦之義與且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亦不能違節也故一歲而節之十二節

而中之又十二節以中故不過不忒以生以成約之效也吁天以節節歲人乃借歲節踰節今都人士庶富翁俠叟上元一燈之玩或累數百金而華轂綺席喧闐絡驛穠李落梅之貲又當稱是午日江南龍舟之戲鼓吹弄濤綺羅委危竿伏飛奪慓士女歡玩者華靡至無算他如四方春郊緹騎名苑花辰中秋月夕九日高筵雪飛而羔宴排梅開而錦裀集一歲之間流連無虛日一日之內供張無紀極索異物以高價忙中饋於浹旬肥甘穢糞除珍奇飫奴隸士庶如此等而上之侯門相府又上之天家御幄益又可知不識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當先自何道風之也先王茂對時育食時用禮恐不如是而洙泗春風沂水之樂彭澤東籬壺觴之適亦曾至此靡費否天地以節授民時而人以不節之嗟應天其不至違天意矣天和者幾希上者下所觀也士者民之表也傳稱智不如葵不能衛足愚謂節不卽竹不能約身於此忽諸又柰何臨大節也觀文衍義敬布贅詞百爾君子尚相約無負此君認節

認恥第二十六

楷恥　說文辱也從心耳聲

測曰人不可無恥尤不可有可恥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恥心也不可無所羞所足惡恥事也不可聞也無弗聞也聞之辱也故不可有恥心不可無故恥從心原本也恥事不可有爲不可聞也爲無弗聞也爲聞之辱也故恥從耳且取聲示儆也本心不昧耳儆其聞庶幾知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心不昧也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耳儆也顧士恥惡衣惡食者多而行已有恥天下鮮矣恥下問者多而邦有道穀邦無道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所恥知之者鮮矣甚之官邪彰於寵賂遂忘其所由敗者而反歸所敗以誇詡諸人施施肰謂人莫已若也所謂樂其所以亡者其不知恥也滋甚吁從心從耳靜言思之認恥

認廉第二十七

廉

楷廉　說文仄也從广兼聲广音儼因广爲屋兼幷也從又持秝秉持一禾兼持二禾二禾爲秝音歷又手也詳見說文各字下

測曰兼幷也手幷二禾有好多取之意故局之屋形以广若不欲其泰然者。廉之道也。世無伯夷伊尹其誰能一粟不食一介不取哉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爲兼爲广之道若爲局之而不欲其泰然者故先正解廉曰分辨物之有稜者亦曰廉隅廉隅者物之防亦有辨義以防以辨決諸義而已顧義之於取也難

聖人不敢輕信衛之公叔柰何盡責諸今之士不局以義獨不局以名乎爲榮陟而廉者好名之士亦今之良吏也不可多得乃今日察墨吏亦嚴矣哉苟不局以名尚當局以法吾深怪夫法者未遣而干法者又繼何好兼無已不自广也及觀朝有以廉徵而鄉大以貲雄遣者未必甚而甚者未必遣豈揚波未清其源汰沙顧留其礫抑中外上下之間善兼者多爲兼者易而自广與广之者之難歟認廉

認字測卷之一上篇終

不肖男傳誦校梓

關中周宇子大著

中篇

認夫第二十八

夫

楷夫　說文丈夫也從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凡夫之屬皆從夫

測曰夫云大一以象簪說文不小夫哉夫夫不以簪徒簪非夫也而又傳以尺丈計丈夫之說是徒以形論亦簪象意也均之小夫者也夫丈夫長老美大之稱耳如丈以年丈以道德行藝則可若以形而已是曹交夫防風氏夫巨無霸夫凡長年而傴僂道高而貌寢者舉非夫也是退然若不勝衣不爲晉良臣而短小之齊相不若八尺之僕御豈理也哉愚謂一大爲天夫同天故亦一大而又上出乎天者夫大矣哉蓋天之下五達道充塞其間矣五者其人十而夫居其九故君君臣臣夫也父父子子夫也兄兄弟弟夫也朋友兩相與夫也夫以制婦夫也中惟一婦而又以從夫爲夫所制故五道一夫身之而婦人不與焉故天之下凡成形者無萬數而莫非夫之所爲曲成秉利也已凡成象者亦無萬數而莫非夫之所爲旋轉感召也已故天以地對而實包乎地地一天也吾不責地夫以婦對而實制乎婦婦一夫也吾不責婦奚惟家不責婦即五道十人責在一夫矣奚惟五道十人即兩間充塞形象變化責在一夫矣天道偏夫道完天工少人力多故天一大夫同天亦一大而又上出乎天夫大矣哉夫夫大而世小之故丈夫稱夫匹夫亦稱夫大夫稱夫傭夫走卒舉得稱夫甚矣世之小夫也然實非小夫也若謂人皆可夫不右華簪不尚魁形云爾蓋日用而不知之道也故鄙夫鄙吾夫夫無鄙也薄夫薄吾夫夫無薄也頑夫頑吾夫夫無頑也懦夫懦吾夫夫無懦也凡若此者皆夫之辱也而夫卒不可辱也故能得其一大同天而又出乎天也即耕夫夫也吾見諸有莘之野矣漁夫夫也吾見諸磻溪之濱矣僕夫販夫

徒夫皆夫也吾見諸胥靡之築魚鹽之市五羊之奴矣苟為不肰色厲內荏脂韋容說晉如鼫鼠負乘致寇卽華冠端冕林士夫爵大夫吾不敢謂夫故有鰥鰥爲夫而魁梧非夫者龍伯無夫而陀移有夫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故必上足爲邦家之光而後可以爲夫又云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故必下不失碩人之寬而後可以爲夫又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惟夫之謂與夫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認夫

認婦第二十九

[篆]　楷婦　說文服也女持帚灑埽也

測曰女持帚婦道也寧惟帚故凡婦人所事不必同皆帚類也。寧惟持帚舉凡婦人事所有事不必同皆持帚類也。下自士庶人妻上極王后妃嬪其分不必同配夫則均婦也則均當持帚類者也持帚則以順爲正之謂得婦道矣婦道得則夫道得故古昔王后而躬筐桑夫人而親蠶繅皆持帚事也其下可知競近世地天不交陽綱下頹陰道上于色先德後愛篤禮弛夫子冥於制義牝鷄往往司晨虐焰之橫三于殷妲周褒漢雉唐曌驪譊燕啄極矣下此閭閻薦紳而婦不婦夫非夫其細瑣者不可勝數此寧惟持帚且倒授之太阿之柄故饁田如賓舉案齊眉之配得而稱焉則持帚之義不明而倡持帚之教者失道也則家所由索而風化之所由不振也古之聖賢每每不嫌去婦此際明也此法正也今有士大夫一旦怒其婦不能盡

持帚之分而去之則人必以爲薄且輕舉而謗議叢姑息勝矣柰何有正位乎內之婦無正位乎內之婦柰何有正位乎外之夫無正位乎外之夫柰何有正一家正一國正天下之士其端起於內則之禮不講。家人之易未占。而持帚之義未有識者。最重可憾慨每見人家有嗣緒之憂而爲之婦者諱已之不宜男而又不能容宜男之婢妾或陽畜而陰奪其室既息而又覆其養百悍千毒妬記難悉遂致門無充閭之士宗之追遠之人寸木不獲

廟祀、尺帛裂於羣爭、夫也固失所歸、而妬骨亦終無著、茲豈但不知持帚。倒授太阿。固以操戈之寇。爲伉儷之好。可哀也已。凡爲人夫而以宗祀爲重者、固當預圖而早爲之所、其端在割愛、其機在默化、善感、感化之不入、其事在善爲之謀、吾友有幾衰年未立子者、一村叟也、其婦則甚妬、叟無如之何、則密畜一妾於別所、愼之扃鑰、時其來往、菽粟有給、布帛有給、水火有給、保媪有托、臧獲俾不爲宣、鄉鄰爰相曲芘、久之子生六周矣、乃始善告妬者而入之、則始以瞋怒、繼之罵詈、繼之揶揄、終之涕泣、卒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徐則轉愛其子而撫之、未幾妬者死、且得其主殯斂成墓祀焉、不知者初或誹笑叟、而吾固深重叟能預計善謀遠害重宗也、因認女持帚、遂併著之、萬一可用之化妬而箴愚、語云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家有倒柄操戈之婦、或初之溺愛驕之、不欲持一帚、其流弊遂至此與、抑豈妬者自妬、非持帚可自埽除與。認婦、

認男第三十

男

楷男　說文丈夫也、從田從力、言男用力於田也、凡男之屬皆從男

測曰竊聞男子志四方無非事者、乃其字以力田爲文。豈以四方之背事本諸此邪、古之君子仕則食其祿、居則食其力。重本事也。自末作勝而游惰衆、力田之義荒矣、烏知本、遂至士視農爲二家、而羞與爲伍、不知歷山耕莘野出阿衡彼何人也、下此而長吟秉耒揮鉏帶經之士不一其人、恐今日青衿子亦難與爲徒矣、今之子弟裁能通章句弄文墨、一著儒冠、便日攘臂高談、以耒耜爲宂器、菽麥爲纖品、田舍翁爲下流、謂我士人也、何可力田、力田當妨我業、此先聖所以小樊須也、不知樊須好近利、廢大人之事、故夫子姑拒之、非直欲廢本業者、今薄農圃而弗爲者、吾不知所學當作何狀也、夫謂力田爲妨業、則日夕讌夘讌僻游遨談笑於門閭坊肆閒、且或相胥出舉興生與敗夫市子計籌刀錐之末也、所妨孰甚焉、且自力誠獨難、胡亦不傭人之力而躬挾策時督之以自樂也夫

又何妨如曰傭畜之貲焉出則地利不當少分邪
又或曰如是則所穫不多贏余曰舊沒新升饒之
相續聊以卒歲焉而已士焉用贏今有田而荒之
而動以匱告諸人其誰與贏古一夫百畝八口之
家可以無饑此語大都耳今吾關中之田誠力百
畝所食殆不止八口附郭治圃家不三四畝日率
婦子敏敏渠渠墾種薅灌乎其閒仰事俯育胥此
焉賴嬉嬉然飽豐稔而遣荒歉士人數口之家世
業率半百畝力督而約用之倘不大侵晨昏饘飩

諒亦苟完矣即不給則夏麥秋粟菽菽接引歲思
過半計屢空當有時然則田又安必多也鄙諺云
持金盌丐餘饊蓋諷愚也此無它浮華意高逸游
習定而勤勵之志少也偶閱力田為男之文發之
以告吾族人子弟認男

認農第三十一

[篆]

楷農　說文耕也從晨囟聲徐鍇曰當
從囟乃得聲○六書本義云從晨囟省
囟同窻　又音聰○附[篆]楷晨說文早昧
爽也從臼從辰辰時也　按今譌作晨

測曰農本從晨以時興也而囟（音信）囟之從誠譌曰
囟省殆庶幾焉蓋囟在屋用為明者而加之晨窺
囟晨發夙興所事蓋言勤也農事一勤而已矣勤
胡人不然而農民務之胥厥關尤重匪晨明以興
曷克哉夫農在勤所以勤農在一世勸相而後晨
明之務興故古稱王業根本而民事不可緩者也
玆焉紈褲以佚游叛農商販以逐末蠹農士名者
以章縫善農豪強以雄力奴農官長以催科撓農

朝端以虛聲文具為詔旨雖有膏澤每捍格弗下
而無實政劭農則勤晨明以興者烏能廣耒耜之
利而遂養恬之樂於是易勤為惰者宜多且耕者
一人而食於耕者至十百千萬計也即勤胡補徒
苦晨興而已余又竊意囟居晨上有明自上起之
義故上弗明農而責下勤晨興之業固難蓋自囟
晨文省胥簡為曲而農道亦胥曲矣字與務俱變
豈偶然哉蓋非一朝夕之故宜豳風無逸之教獨
隆往古而農不明於後世也吁認農者須玩囟晨

之初意始得、

認王第三十二

王 楷王 說文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凡王之屬皆從王

測曰一貫三爲王夫人而知之矣顧中畫人道也貴親上而遠下何哉蓋率人以承天王者事也率人以承天則天下有安土矣承天卽所以理地也

此一貫三爲王者也故王者重民重民重天此王道也字形之矣故天道煌煌王化明昌天道悠悠王者同流天網恢恢王度弘開天鑒不爽王明刑賞體陰用陽王制天常包荒行健維王所憲於穆不測王尚恭默生生大德王心之式故曰王者求端於天而孔子作春秋必繫王於天此率人承天之道王人不可誣也今世工書者類抑中畫而下之美調停以爲觀無怪乎人道日卑而承天之志荒失義非一日關世豈細故哉蓋事見乎象矣夫宸居紫極高不可陟深宮玄宴淵微難見天者艱親人者易燕業業矜矜猶懼弗承安得忠賢日貢王前認王

認君第三十三

君 楷君 說文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

附 尹 楷尹說文治也從又丿握事者也按治當作平聲讀理也丿音曳象抴引之形

測曰或言君亦難認哉而尹與口之從也旣觀尹

從又丿象抴引之形則知又手（解詳見後認友）也抴引則手有所持握事者也故訓治夫天下事而已矣治天下握事而已矣握其綱萬目張握其理萬化美乃有所握無所令則民不信不信民弗從故戴尹依口而君道備矣易曰君子以申命行事行事則尹申命則口君之字卽君之道也且申命行事必以巽謂之何蓋不獨隨風可象而事非剛德罔克握令非虛噓罔克布惟巽上二陽則剛下陰則虛剛故事實而有恆執握之象也虛故令出弗惟返

口之象也。三畫儼然一君之文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謂君道。而渙九五之爻亦巽體也則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夫有居故實而能渙無非事者君握之矣大號以虛而渙汗令所行也噓君口焉握事故尹噓口成君亦巽象之然古者事與令一故多聖君叔季令與事二故爲君難觀風而知四時之所運觀令而知大君之所握故言出而行違非令也朝更而夕改非令也所令反其所好非令也一夫流言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非令也君令之臣不共之而君又弗克正之非令也柰何握事柰何言治在一家不能君僕妾宰一郡一邑不能君胥隸君百姓爲將帥之臣不能君士卒柰何爲邦國君爲天下萬世之大君乎孔氏夷狄諸夏之歎所由興歟認君

認臣第三十四

臣

楷臣　說文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

凡臣之屬皆從臣

測曰丶臣相牽以事君也蓋象屈服之形焉我知

之矣屈服象形而已至於道則常伸孔子曰事君能致其身此屈形之說也而所以致其身者有道存焉道者奉職之實致身之主也胡可屈故屈形所以伸道也是故入公門而鞠躬如也過位而色勃如足躩如此形也君在而踧踖與與如此形也形則不可不屈則不敢不屈乃若其道一得奉職事則試宰而俾西方之諸侯取則一司空而溝合公墓以折季氏之不臣一相禮於會而俾彊鄰不敢以裔夷之俘亂侏儒之戲侮卒能懼齊歸以歸侵田一持國柄卽亟明兩觀之誅首建墮都之策義風起於溫良直氣出於恭讓舉人所不能舉行人所不敢行蓋不復屈服之形矣寧惟大者一乘田也而必曰牛羊茁壯長意若將有不茁壯長則乘田而有不爲者一委吏也而必曰會計當意若將有會計一失當卽委吏有弗爲者秩無崇卑道無輕重有所屈必有所不可屈有所屈正欲行其所不可屈有所不可屈正欲成其所屈大較屈服象形而已爾而世之爲臣者則不然驕泰其

志盈溢其氣名器而欲假之禮與樂而僭踰之拜
也而恥其下盡禮也而以爲諂屈服之形不知其
象非一日矣至於所主之職所守之道依違自廢
洪忍徇人卽以爲委吏非不善會計也以自當而
已矣非爲主當也爲乘田非不知茁壯長牛羊也
以自茁壯而已非爲主茁壯也等而上之遇姦雄
而間違者且將雷同以自成譽矣矧能誅權力來
都者且依阿以周容矣安能墮一旦有彊横侮辱
加我若萊夷侏儒然且將尋常視之退避不敢任
其事而以其憂付人主矣烏能卻有所屈者不自
屈有所不可屈者則不勝其屈此萬世具臣之恆
態自古則然今宜猛省天下柰何有臣則致身義
聞而祿食之念重也認臣

認交第三十五

楷交　說文交脛也從大象交形凡交
之屬皆從交○附 大 楷大故交脛爲
交

測曰交以大交脛故交者大也交必有大有大後
成交自古帝之臣王之佐明良相與以事功大而
交七十子之於孔子以道義大而交君子會文輔
仁麗澤講習以學問大而交王事靡盬同心勠力
共濟時艱以倫理大而交山澤木石之朋握手論
心一語相諾百年莫渝千里所期時日弗爽糟糠
不相厭谿澗不爲阻冰雪不能寒金蘭不足喻雍
容切偲相將白首以好修知契大而交玆五者胡
大不交胡交不大胡交大也不終勢大而交利大
而交豪俠驅使大而交殺伐領陷盟會大而交酒
食讙娛大而交五者有大有交大者去交者解奚
俟解然時其交好已自交疑交疑思交質交質思
交惡交惡思交害始焉交脛終焉交刃蓋非所大
而大胡以交爲在易泰大也故地天交上下交而
無交不終前五者之謂也否小人道也其象天上
而不下濟地下而無上行豈曰不交交之不以大
故無交後五者有焉然五者交害酒食爲甚天下
之交所由苟同而最易解者通上下貴賤小大古
今無不然故乾餱豕酒兆衍生禍自古譚之紵合

歡燕樂夫豈不尚侈至淫湎慾禍其謂之何此易
之頤必節飲食而需之酒食必以貞蓋頤者養也
亦養交也需須也交所須也節且貞無交害矣昔
漢翟公罷廷尉又復也乃題其門曰一死一生乃
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惡是何言哉居常悅燕雀聲音而羣食之一旦粒
盡飛去而詈其非鸑鷟胡辦之弗早也交道交心
兩未能大抑未睹夫世之秉燭大酺含爵未寒而
誹議已在路者倘厚仇餤曷難反射烏㑥一賤一

貧一死後哉厥明又當復謝盛雅贊豐豔慰勞庖
人不容口淵乎深哉詩云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又
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嗚呼世之知慎樹木而不
聽簧言者吾見亦罕矣故交無大謹無交題門則
甚認交

認誠第三十六

楷誠　說文信也從言成聲

測曰誠之爲言成也豈惟聲之諧厥有意哉天

道至善。本此一誠。人之能誠惟實此善世固多不
善之行而未始不善飾其言。人而能成其所爲言
則善者實而誠隨在矣故言忠而卽成此忠斯爲
誠臣。言孝而卽成此孝。斯爲誠子。言義而卽成此
義斯爲誠士。躬與舌偕聲實出胡不誠之有故
成言爲誠聖教寓矣易曰脩辭立其誠中庸曰言
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其成言之謂與。嗚
呼辭有枝葉空文無驗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
道天下鮮矣無俟縷悉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而尢

成言之爲急。認誠

認實第三十七

楷實　說文富也從宀從貫貫貨貝也

附　楷宀　音緜說文交覆深屋也

象形○貫錢貝之貫從毌貝○毌說文
穿物持之也從一橫貫象寶貨之形讀
若冠

測曰余觀今天下所謂名器政事紀綱風俗亦何
所不具哉獨少一實耳及認字至實之所從則以

貨貝入覆屋之下爲義吁聖人之意豈眞以物誘天下但使之毋貨貝實我屋邪毋貨貝實我屋人人所知人人所務也聖人欲天下之務實必如毋貨貝實我屋而後可也此制文字意也夫有天下者有天下之貨貝有一國者有一國之貨貝有一家者有一家之貨貝有此身者有此身之貨貝隨在而毋之以各實我屋眞猶好貨者務必得而廣蘊崇也則天下事有一不實者哉一實得而萬化足矣孔子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書曰

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傳曰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此所謂有天下之貨貝天子毋之以實天下者也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有國之貨貝諸侯毋之以實吾國者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一家之貨貝家翁毋之以實其家者也孟氏曰仁

人心也義人路也又曰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此吾身之貨貝君子毋之以實吾分者也人人各有貨貝於已人人各毋之以實其居不以聲音不以笑貌不以名數不徒儀文則天下無不務實之人無一不實之事則名器不假政事皆眞綱立紀陳而匪飾風淸俗美而無僞形與聲符中與外一而實治成矣昔者曾怪卞和泣玉藺生完璧[illegible]軀

輕生而不顧夫一玉之弗售於楚曷損[illegible]肌不置和非泣玉也泣玉以自表也一璧[illegible]於趙胡重而履尾虎秦藺非完璧也重璧以壯國也故知二生所以借玉借璧之意則知實之所從亦借貨貝覆屋而成文耶顧世之實貨貝者惟日不足而知人人有貨貝於已隨在而實之者天下鮮矣百爾君子不在飾言誠自於觀實邪否邪省心自得故吾於認實乎重感

認言第三十八

楷言　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從
口辛聲凡言之屬皆從言○附辛
楷辛說文辠也從干二二古文上字
凡辛之屬皆從辛讀若愆去虔切辠
古罪字
測曰經籍聖喆率訓愼言也其爲口辛哉辛辠
也讀若愆義亦如之辠愆自口此言不可不愼
也故凡云口過也者云尚口乃窮也者云愼口
起羞也者云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也者皆口

辠之指所當愼也然有口辠亦有辠以口口辠
在我辠以口在人在我者吾愼之毋俾莠言自
口言必有中即所謂謹白圭之戒而儆磨[illegible]堅
三緘之銘者其斯而已如必畏人之辠我以口
也而專務容默則朝宜無謇諤之忠野不貴直
諒之交矣且人亦豈能直杜口哉能杜口辠而
已故臣有以敢言死者辠以口非口辠也友有
以忠告疏者辠以口非口辠也孔子曰事君數
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辠在人匪在我故不

可則止無道言孫著爲訓而正言讜論每見諸
齊魯之論語爲諷爲刺又未嘗不采爲三百篇
之風雅蓋忠愛之心切箴諭之義宜非不知以
文起釁詩言博禍後世且將紛紛者而吾顧以
此先之亦不負吾口但免吾辠愆云爾彼以容
悅悞主甘臨悞朋動即獻諂售欺乃自文曰三
緘之訓昭如守口當如是其悖古責難陳善仁
人贈言之義遠甚而亦自異於口辠之文矣言
義難識認言則繹

認文第三十九

楷文　說文錯畫也象交文凡文之
屬皆從文
測曰文之以畫交也遠昉義聖哉。謂義有畫無
文文自文周始此爲後世專以言爲文者云然
不知儀。象。摩盪天下。至文。文之實也文周一行
之言而文則泄蓋畫實體也萬有合焉萬化宗
焉畫一交錯則自然之文眞文也眞文發於三
才之交錯經傳歷歷無庸勦說粤自爻篆一變

而爲典謨訓誥之文政事錯其間矣再變而爲國風雅頌之文性情錯其間矣又爲經禮曲禮之文宇宙間凡節凡序錯其間矣爲聲容節奏之文太和元氣錯其間矣春秋褒貶之文名分大法錯其間矣政事也性情也節也序也太和也名分大法也皆實體皆晝所合所宗也而各交錯乎其間皆所謂眞文文之實者也且小象文言韻語叶音及明良五子之歌易書不有詩乎三頌中紀功叙事詩不有書乎會盟狩伐覲遇朝聘諸典常昭然中節非春秋中禮乎洪範語休咎天人至理非書中易乎而三百篇歌詠成聲渢渢鏘鏘詩不爲樂乎又如二典中云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正月上日受命于文祖大禹謨云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又云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甘誓云大戰于甘仲虺誥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湯誥云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伊訓云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云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

歸于亳泰誓云十有二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洪範云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金縢云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又云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多士云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畢命云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諸如此等語皆書中春秋也是六經又各自相錯初無定執故云至文繼六經而爲文太樸者或執畫而不知交致飾者徒工交錯而幾於喪畫執畫而不知交質勝文則野而已徒工交錯而幾於喪畫畫喪矣將奚交將奚錯故激談之者至謂六經之後無文蓋悼得錯畫之義者鮮上下千百載寥寥無多篇凡在大方同釆宗匠迭許吾亦不俟指數也乃文至於今抑又甚矣成畫實體姑置不論卽施諸交錯亦云可傷家負雕龍之技人握靈蛇之珠硜硜自信訑訑距人不知龍雕而眞影曾識珠

一握而魚目亦辨乎蓋乳口壞於時習隘襟盈於一第爭妍恣於誇己阿世狃於諛人信古者以掇拾爲富騁詞者以藻繢爲長取青媲白者必主駢儷屈曲聱牙者競趨艱深以是爲工以是爲古文哉文哉卽有三五名家少符錯畫之義而浮薄雌黃又從而亂之甚哉文之難知也古之人云順理成章爲文。夫順理得畫。成章得錯。非難非易不遠不近無顯無晦承學可談皓首難盡一世恆言百聖莫易近有同輩議者謂選之文則文至宋儒乃加之理嗚呼此斥宋儒而失之誣文文之主理也近自宋儒已哉不知陸士衡何時人也而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又曰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劉彥和何時人也論文首著原道道非理哉且甚其言曰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夫以晉誇清談梁尚雕龍之世而所言亦如此近自宋儒已哉願就脩詞達士一商確之認文

認詩第四十

楷詩　說文志也從言寺聲○附

說文廷也有法度者也從寸之聲○又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𧖴謂之寸口

從又從一　卻今作却

測曰詩之來遠矣哉蓋自成經而後爲之者不知幾何人傳之者不知幾何代變之者不知幾何體談論而評題之者不知幾何賢幾何說蓋確然指歸在其間矣乃古昔聖人以一字之文括之也淵乎深哉夫詩必從言無惑也而加之寺民鮮克知之志之解寺曰廷也有法度者也。乃知寺重度也而從之也之言志也之必以寸也寸者度之管也。夫度之管於寸猶數之管於十矣夫數起一二而終於十卽由此百千萬億皆十所爲矣故聞一知十謂之全知度起毫分而終於寸卽由此尺尺丈丈以至無筭皆寸所爲矣故寸者度之管也故心稱方寸𧖴動寸口度之管微乎其微者也非徒度之毛髮肌膚之外也故知寸則知度矣。知度則有所之矣有所之斯可以言而爲詩矣此聖人制字

之本意確然指歸在其間愈得後賢冗談長論而頻復評題之爲也故詩重度吾觀三百篇而見三經三緯之度觀楚而見騷人之度觀十九首及蘇李陶阮以下諸賢而見漢魏晉人之度觀三唐諸賢連篇累什而見唐人之度宋以來不稱度雖然閒亦有能度者吾卽謂之宋之唐亦猶唐人誠多度雖然閒亦有弗足於度者吾卽謂之唐之宋玆不能更僕數固燦然載籍具矣大都詩重度人各一度度各不齊亦猶鳥之不可爲獸獸之不可爲人而各爲體也度雖不一管寸無二亦猶金之非玉玉之非貝而同爲寶也蓋失寸無所之矣失之無爲貴言矣失言無爲貴詩矣今人人自能詩家家樂談詩談詩者未嘗不以度能詩者未嘗不稱度爭若作舍矣議輒閧堂矣顧所謂度者類求之聲韻字句閒而已此詩家之門徑非升堂之道也取之藻繪品料而已此墻壁之粉飾非入室之觀也以拾翠屑玉爲工餔其糟歠其漓而已非主翁坐堂上冠冕佩玉肆筵大嚼而麾工役僕宰於堂之

下者所爲也柰之何言度夫所謂度者不出數者之外而非數者所得專猶之方寸有神明而四肢百骸千酬萬應無可無不可矣猶之寸口起一線而關關尺尺榮榮衛衛毛髮肌膚所爲榮悴生死矣故度難言此聖門稱可與言詩者僅得商賜二子而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得之云者蓋言度也此索駿足於千里之驥而牝牡驪黃非所拘也此高叟之所爲固而雲漢非眞無餘民也昔有謂彈琴而不成聲者夫琴著指

響發胡聲不成寧不聞垤澤之呼云此非我君胡其聲之似我君乎人皆聲而君則相似豈琴聲自琴不在徒響詩度自詩不在空文者乎余以爲千風人萬騷客其說不能加孟氏而下騷以選下選以律時則異趨亦得以意求之乃聖人言寺一字罔弗括焉故曰淵乎深哉若夫區體梨格千岐萬狀離合同異如必以蜂腰鶴膝之類險其法雙聲疊韻之名多其忌刻意苦心以田无禽之地竟不知性情理義爲何狀於言寺之文胡裞也嗚呼非

深於詩者孰能知之認詩

認說第四十一(談說之說)

說　楷說　說文說釋也從言兌一曰談說失爇切又弋雪切○按說音亦多釋名云說述也序述之也愚謂序述之難故測認主焉

測曰易曰兌說(悅下同)也又曰說言乎兌故兌言爲說(談說之說)謂言必說(悅)諸心而後成說(談說)故移易其音卽喜說(悅下同)之說游說(稅下同)之說而一歸之兌言之說(談說)蓋說(悅)諸心卽可以說(悅)人心而其說(談說)不誕人己同歸於說(悅)矣故兌言爲說(談說)言不足說(悅)諸心說(悅)人心與說(悅)之而不以道舉非兌言非說(談說下多同)也故言必主理則爲兌言必雋味有遺味則爲兌言有徵足訓信則民任焉則爲兌言爲兌爲言則爲說如掇拾經傳湛溺糟粕見東未見西知其一未知其二泥而未融強而弗通剿說諛聞以爲言言弗兌非說也如剽義理之影響竊形蹤之疑似橫鋪胷臆飾闕綴誣如簧斯巧如鋒之銛不孫盈庭不避追駟爭勝舌端負奇致止俾沈潛之士不獲吐其言箝默者垂紳厭對所謂咸輔騰說言弗兌非說也未見國是而衒名諫諍苟免官箴而塞白奏陳幸蹤榮進而輒躋立言干時希寵而讚功頌德浮淺揶揄入而謝玄爲白尙控揣專藻績而張一誇萬假名以籍勢而標榜附驥交互依阿言非兌非說也然則言之兌易說具矣初曰和兌蓋必和後可以爲兌而言斯成說二曰孚兌蓋必孚後可以爲兌而言斯成說四曰商兌蓋必商後可以爲兌而言斯成說商卽介疾得宜謂能主理和卽調劑皆正謂之足味孚卽信以發志謂有徵足訓三者備矣故能爲兌爲言而成說乃其象則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故博學詳說之以反說約也說之指也友可少乎哉顧前所云弊者勝而講習難其爲見有能以兌言爲說者認說

認笑第四十二

笑

楷笑　說文無定解今注云此字本闕徐鉉等案孫愐[愐或作]唐韻引說文云喜也從竹從犬而不述其義今俗皆從犬李陽冰刊定說文從竹從夭義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審

測曰笑義之闕蓋古逸之而從夭不從犬則定論也乃曰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則牽傅非說不必審者且風之於字當何取邪詩云桃之夭夭而解者曰夭夭少好貌竊意少好笑貌也故花亦

稱笑夫笑貌夭好不節則失容物之挺直有節者莫如竹故從竹以示節也故曰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此笑節也聖人不以輕予公叔文子知發皆中節難其人耳貌夭好節如竹制字其存至教乎故脅肩諂笑者不能節以義笑中有刀者不能節以仁一笑傾城再笑傾國者不能節以禮則笑無乃反為容之害乎故一嚬一笑明主愛之笑比黃河清君子稱焉庶幾知謹挺直之節不敢徒以夭好飾貌者馴致其道則樂然後笑而人不厭或可能然當不至為奸諂譏險浮薄之士上之雖時中之聖笑亦止是夫子哂由非笑由也哂其率爾者喜其優為也此樂也其莞爾於武城非笑偃也戲其小試者喜其知道也此樂也吾於聖人之笑見夭好之節焉叔世淺士不務自攻好多笑人良以其襟裾未足包括乎至賾之情參考未嘗徧察乎六藝之籍藻鑑未能旁通於不越之理見已弗見物知一不知二故隨管中一斑之窺為輕佻恢詭之態謂人莫已若譏白不能玄沒沒乎投人之隙

依依然拾客之短入耳不俾竟說一瞬未暇致詳哆口奉腹猖狂貌恣胡樂而為然人厭之不悟曾不知又將有奉腹貌我者伺其側矣若夫君子之道見人不足惻然矜之見人不能思善誨之烏用笑夭夭好乎挺直節如竹乎吾謂工是笑者用之貴顯之側必能脅肩矣用之所嫉善藏刀矣以之倖中承上則傾人城國之妖姬矣笑可徒夭好不知節哉至老氏之說則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此又若樂人之笑以占道擯下士之甚

者吾不意猶龍之叟而亦若是其嚴也則亦異乎君子矜不足誨不能之意矣故吾知笑謹節而已奚暇責人之笑姑因注疏闕而未審者聊臆補之用備他日考文者之采認笑

認訟第四十三

楷訟　說文爭也從言公聲一曰謌訟

測曰訟之必以言而尚公也胡俟測且易水天之卦旁通情矣余竊謂公者必有不公者來之而後

訟言起兩公胡言又胡訟惟一公一不公來之則公者思訟言卽一公矣又或以來之者之故亦雜之以不公則不公者亦思訟言風有觸愈號水相激愈瀾故訟以不公來公者起故其言尚公夫訟言尚公聽訟者尤尚公易曰訟有孚窒訟者之公也又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聽者之公也顧訟者之公必待聽者之公以白之而聽者之公蓋自古難之於今爲烈夫汚吏以賄奪公愞吏以勢屈公巧吏以迎合徼譽掩公此世所共事而亦所共知之者終不足害是公非不足害以尚有可以白之者在也惟夫號爲聰敏英特之士當讞獄之官負榮進之餘資倚上官之不我肯抑一詞未終閱兩造未卽訊已自謂我明察如秉燭決斷如[illegible]忭利且如之何勢且如之何衆敢謂我何頃刻開榜掠足鉗綑成徽纆以出令人吞聲結舌腹悱項縮以成彼善斷之名也乃使不公者自得其側談笑而道之而人莫之敢攖上莫之問也且曲爲之丕冒而不暇計完一人之譽以多向隅之泣柰之何能

公柰之何公言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嗚呼寧願猶若人哉寧願猶若人哉認訟

認忍第四十四

楷忍　說文能也從心刃聲○能今作耐

測曰古今君子譚刃心爲忍之義者何詳也余乃謂忍人剌之刃非難忍自剌之刃尤難人剌之刃者我侵我侮我辱我陵一切橫逆之來是也自剌之刃則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所謂伐性之斧斤人

且安樂之矣。蓋投有明暗。而利害異視也。故忍人剸之刃者。十百中得數人焉。忍自剸之刃。殆千萬不一二乎。知此後謂之知忍。能此後謂之能忍。認忍

認師第四十五

楷師　說文。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帀從𠂤。𠂤四帀。衆意也。○附帀。周也。從反之而帀也。之古作㞢。故反之爲帀。子答切。今作匝。非。𠂤。卽堆。

測曰。𠂤四帀。衆意也。故爲師。其說在易水地之卦。地不𠂤乎。水不帀乎。卦爻彖象。萬世兵家者之談。弗能逃焉。余獨怪夫師弟師傳之師。於帀𠂤之義無當。而取字則同。蓋𠂤四帀衆意也。𠂤有獨尊。帀者宗焉。故東山爲𠂤。魯宗之。泰山爲𠂤。天下宗之。衆兵宗大將。丈人長子所由貴也。衆弟子宗先師。大賢至聖所爲隆也。故二師同文。吁兵家之法。至今無改。顧世之君子久矣。夫不相師也。昌黎伯固嘗有說。而柳州之答韋中立至爲蜀日越雪之辟。

蓋傷之深也。端起於士大夫。好自𠂤而不習帀𠂤之義。一才一藝。沾沾自喜。爲驕爲吝。訑訑距人。誰肯師人。人誰肯師。宣父之聖。且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擇善而從。不善而改。主善爲師。師之上理也。故識大識小。皆吾𠂤也。可小可大。無弗帀也。故無常師而會文武之道。擅斯文之統。爲天下萬世之師焉。洙泗而後。河汾伊洛以來。世寥落無一師。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吾無望已。彼擇而從而改。舉吾人日用朋游。皆在焉。夫何難之有。而不能知

𠂤而帀之也。故曰中庸不可能。師之難也。匪師之難。自視獨高者多。故難也。徒知自𠂤。而不知帀𠂤之義者也。鄙諺曰。峙高一丈。築堵八尺。此師說也。夫築堵近功也。必峙之師。築且未必及。乃欲自𠂤而不知帀𠂤爲師之義耶。今有司能簡我一第。尊而崇之曰座主。則師之。能薦我一階。尊而崇之曰舉主。則師之。彼其人日陟華要。則師彌恭。彼其人一旦墮落。吾不知更加恭如前日否也。夫座舉主𠂤吾名而已。𠂤吾祿而已。固無所謂傳道授業解

惑者又非吾所擇善而從之者乃帀而附之如此
此之外世無師焉哀哉至又有終始隆殺其開則
帀自之義吾惑也滋甚認師

認宮第四十六

楷宮　說文室也從宀躳省聲凡宮之
屬皆從宮〇附 躳 楷躳說文身也從
身從呂呂脊骨也象形篆文作躳從肉
從旅今用之而呂但爲姓躳省者省去
身用呂也躳或從弓蓋呂之變非本義

也宀音緜解見認實
測曰讔屋形覆躳宮之義足訓哉蓋取足覆躳云
爾且有躳然後有足覆獨慨居室端起土木風熾
故巢穴足以覆皇躳而用之明堂之世則鳥獸宅
耳茅茨足以覆帝躳而在阿房未央後則野廬落
耳侈極瓊瑤金碧雕鏤綈錦冠山凌雲木妖宅懼
而覆躳之義荒矣易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窺其戶
闃其無人自藏也嗚呼今之不以豐屋自藏者鮮
矣爲躳不越丈尺而夥之爲沈沈者如此玆界宮

罷臺之主苟完湫隘容膝還馬之臣環堵瀟然之
士所以爲賢也歟蓋求之躳者重而務吾覆者輕
故重有穆穆之躳而後可覆用天子之宮有皇皇
之躳而後可覆用辟公之宮恂脩儒行而後可覆
用一畝之宮不然庶人壁文繡士而懷居諸侯而
丹楹刻桷王宮帝闕不惟躳非所覆必將取自藏
之災抑未睹夫前日之宮今墟已夷前日之墟今
宮又崇貿遷迭代十歲五更如必抵自藏何爲吁
吾不能爲野處之民不得不爲躳求覆吾幸得爲

棟宇之民抑又何苦以空覆罨躳要歸用足覆躳
躳足任厥覆庶幾居之安而不爲高山峻原之草
木矣故曰宮之義足訓哉認宮

認位第四十七

楷位　說文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從
人立〇附 立 說文住也從大立一之
上徐鉉等曰大人也一地也會意

測曰余少也蓋讀中庸天地位之說又讀易傳界
高陳貴賤位之說謂位散在天地萬物矣及觀位

之爲字人立而已固知參贊之道貴焉其中庭左右之謂若小乎爲言而左右於中之義寓矣況大立一地之上而爲立云乎哉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立人則位道曰仁義人所立也所以理陰陽布柔剛故立人卽所以立天地之道而成位乎中經有成訓備之矣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患以人而已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恥亦以人而已至稱大丈夫人者則曰立天下之正位而解者乃獨以正位歸之禮豈以與天地同節者爲人所當立而非區區儀文象貌閒邪愚竊謂君子素位而行雖貧賤夷狄患難焉往非吾正位當立者寧獨禮抑豈以禮爲人道之大閑無往不在而不願乎外惟能以此自閑者耶自世多利達之士然後人專以名位爲位而不問所立書云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蓋必專以名位爲位故位反爲立人之害者有之夫位不期驕矣況先有驕之心而又貴之位者乎祿不期侈矣況先有侈心而又位之祿者乎富貴爲位驕侈爲心而正位之閑決立人之道鮮故道與德常爲虛位世儒遂有道在而位不在位在而道不在之論岐道與位而二之此不得已末世之談也故遺佚阨窮之歎多於下而瘝官曠職之刺叢於上矣是在吾人之自立認位

認貴第四十八

楷貴貲之省　說文物不賤也從貝臾聲臾古文蕢○臾草器象形

測曰貝者物之可貴者也入臾則人之所貴也可貴在物貴之在人故貝入臾爲貴於人則道德才藝士之貝也而爵之祿之俾爲用於天下人主之臾也然士固有貝而不臾者古今天下不少矣人主亦有臾而非貝者古今天下亦不少矣故貴爲難是故古之君子有藿食甘於列鼎安步尊於華軒道充而無慕乎外心足而不假於物良以自貝臾與不臾吾何知焉故曰人人有貴於已者天下之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君子所貴不存焉此士自貝之道也

而人主所以臾天下之士固自有道矣夫古之物以貝貴故寶貨資貲財賦賂賄貯買賞賚之屬舉從貝厥後貝輕而錢幣重矣錢幣輕而珠玉金銀重矣蓋古始用之以通貨交市而今則寶華崇積失其所以爲貴之意無以異乎人貴者道德才藝一易而智獵術取之矣兹捭闔傾覆之士競爲貴也智術不足而諂上媚權者繼矣兹吮癰搖尾之士競爲貴也諂媚不足而賄致賂求之者繼矣兹匿形包苴揚眉冠裳之士

競爲貴也孟氏所謂妻妾見之而鮮不相泣者君子胡貴焉故士守吾貝而已幸而有以臾我者吾將出之以隨所用於天下而且足以實人主之臾其不幸而無以臾我吾爲陸賧水蝤各適其性焉爾矣志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所謂夫行不加窮居不損此之謂也兹人人有貴於己而趙孟所不能貴不能賤者士而知此寧惟自貝實得自臾之道　認貴

認名第四十九

名

楷名　說文自命從口從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

測曰名之因冥以口名也此自命之名非人名之名人名之名亦因冥而稱焉因冥而稱我不求彰而自彰之實勝之道也故君子不以昭昭自衒不以冥冥自弛於是膾炙人口者歸焉此名之實也實之名也故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恥其博口譽而鮮冥行也嗚呼天下之不媿於名者尠矣聖人所以歎觚哉而儆屋漏也　認名

認寵第五十

寵

楷寵　說文尊居也從宀龍聲

測曰於龍何物也以交覆屋宀之爲寵邪故上之寵我也以覆龍也弗龍弗覆我之荷寵也龍覆之矣老子曰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貴自龍乎昔唐人盧承慶典考取寵辱不驚者遞而上之優人龍也故智士夔夔居寵思危小人琭琭得寵遺辱居寵思危寵祿永綏

得寵遺辱禍不旋足與雲布雨以澤四國毋怙毋固龍覆不忒認寵

認進第五十一

進

楷進 說文登也從辵閵省聲○附閵說文今閵似鴝鵒而黃從隹𠂔省聲良刃切○隹說文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職追切○𠂔說文登也從門二古文下字讀若軍敶之敶直刃切

測曰進必以辵辵則乍行乍止所以進也而來之隹者何其聖人重進之微意與聖人慮世之好進而不知止也故辵而來之以閵省閵省則隹雖閵亦隹也隹鳥之短尾者其飛不能橫林行而跳也咫非若鵰鶚之好排雲摩空乘風直上而不自下也此固進而上者之所當知也世士之於進也誰不願為鵰鶚抑孰不恥稱隹曾不知鵰鶚之直上而不自下不至天風墮翼者幾希而隹飛不能橫林行跳以咫也則競競和鳴於鬱茂之叢以自若其天蓋進得其所安者多矣易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世士好進之擬也又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進而不已所為歸也吁此聖人以隹辵重進之微意歟而不願人之冥升汗漫一意為鵰鶚也明矣故易之漸言進也以漸而進得進意矣故諸文之象類取諸鴻鴻進以漸而行有序亦鳥而隹者故雖漸極於逵而羽可用為儀殆登天而不至入地惟其漸進行序初未有過覬天際翔之欲故能如此而

世之於進也其然乎是故進貴漸漸則止而巽故動不窮豹隱而變蠖屈而信鴻漸而逵隹辵而進其道一也進而無止則知進而不知退其究也無進失進意矣夫進位則進進學則進進位尚隹之漸而進學則當發其奮奮飛且漸深造自得成章故達矣顧世之進於位者恨不一舉為鵰鶚而於學則能如隹之勤習數飛者蓋鮮胡不止於彼獨止於此邪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夫子重惜回蓋惜道也認進

認積第五十二

積 楷積　說文聚也從禾責聲則歷切又韻書音恣委積之積通柴正韻曰凡指所聚之物曰積去聲取物而積疊之入聲○附 責 楷責說文求也從貝朿聲韻會注云本作賫隸作責徐曰責者迫迮而取之也○

測曰積之從責也豈必有所迫迮求取之而後能積哉然積德則積積穀則積積貨則積積德者責求心夙夜基命自彊不息迫迮而取之終泰者也積穀者責求力勤則不匱用過乎儉迫迮而取之無害者也積貨則攘奪之剋剝之銅山金谷壘壁圍珠徒衒心目以聚贅疣不用之物所謂悖而入亦迫迮而取之無謂者也夫積德上矣積貨惑也惟積穀為王政之大經富家之要道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王制成訓而穀不可勝食使菽粟如水火聖賢用世之首務莫大乎是故積必從禾以責求力者孔急也○

夫積必能散何惡於積故積德而達則天下蒙其利窮則子孫貽其福此德積之散也積穀則樂歲飽百口燕親鄰一旦水旱凶荒則可推有餘以周窮乏轉溝壑者此穀積之散也若積貨吾不知其所為散矣聞昔石季倫之將刑也曰奴輩利吾財耳人曰知致害胡不早散之季倫無以應余謂之人也知言而未確蓋早散不如勿積天下焉有悖入不悖出者乎抑未聞嶺南有蟲曰蛤蚧者乎蛤蚧之尾醫家所需也雌雄相隨以行榕柯古屋之閒鳴必自呼曰蛤蚧蛤蚧見人將取之即嚙斷其尾以幸其不為利也人皆以為蛤蚧智而不知黏又而雙中之者已徧鬻四方之藥肆矣吾是以為蛤蚧之智不如賓孟所見雄鷄之智大也雄鷄憚犧而自斷其尾使蛤蚧之智能出此尾生便嚙人當爾置乃又相曳尾以自鳴邪其能免諸故余不謂蛤蚧智為不知散不如弗積之道也因認積偶及之

認術第五十三

楷術　說文邑中道也從行术聲

測曰術之從术聲也毋鑿譚又必從行蓋天下無術不行不行非術故邑中道謂之術衆所由行而已矣古稱心術道術仁術學術教術凡心與道與仁與學若教所由行之謂術之可行者也其次如智術如法術亦行所弗廢而惟尚夫正可行斯無惡於術矣故儒者之論聖王鼓舞萬民曰術網羅豪傑亦曰術寧惟絃節禮亦節天下之術樂亦和

天下之術政亦治天下之術刑亦威天下之術術之正亦道也董氏所謂適於治之路皆是物也無是術卽先王何以行於天下不善其術者遂至譎用其心險行其道昉昔縱衡捭闔家流弊至今如鬼如蜮者滋甚其究欲速利適速弊欲掩物適誤已語云工於術者有術中之隱禍夫術初豈隱人以禍者哉顧工之何如耳故術貴擇又曰術不可不慎也於使用術如邑中道衆人所終日行且不窒將誰禍認術

認史第五十四

楷史　說文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屬皆從史○附　楷又說文手也解見後認友

測曰萬世治平之道一中而已矣故帝道執中夫一人執中人存中存人亡中亡聖人懼執中者之有存亡也故立之史官史官之書爲史記而文則又持中者將俾之求贊執中之道足昭勸戒於無窮中之不持焉用史無史中誰與持一時無史一

時無持中者一事無史一事無持中者而況於時復時事復事者乎故古者記言有史記事有史居柱下有史注起居有史卽周禮六官掌文書者亦曰史彼一署微役且儆用持中之義而況於有國有家者可無此人乎夫史不明不能持中不公不能持中不直不能持中明矣公且直矣不俾之日躬逢其境目擊其狀不能持中不中則不信不信不足爲史卽遷談彪固所録吾恐於是數者或有未足况其下者昔人史禍之述良有深儆蓋歎持

中之難也世儒談經中史必祖尚書春秋史中經必稱綱目夫尚書中矣古矣遠矣持萬世中莫如春秋次莫如綱目具傳有定論顧嘗伏思如獲麟而後命韓魏趙爲諸侯而前蓋自周敬王三十九年歷元王貞定考王至威烈二十二年麟筆已絕考亭未及不知誰爲持中將誰取中史脉中斷者幾七十年今已矣夫續宋元綱目亦有志持中矣不知源源流流承承繼繼過此以往俾前蹟的傳後鑒不爽以至靡窮中又將有賴而持者否也夫

明鏡得形後照大權遇物能稱故宣尼據魯史紫陽採紀傳苟載籍失眞恐聖喆亦可欺以方也已余竊慨夫萬代憑史萬人觀史萬世重史而一中罔持百志胡益今所謂史明耶公耶直耶躬逢其境目擊其狀書之耶若夫繼世纂輯延攬局開實錄而檢之浮文藻輯是買賦之機得售也國政而據之架閣公牘是羅織之詞有功也人物而採之志銘行狀是諛墓之金成用也嗚呼中可復乎哉信可復乎哉不得已而野史之功勝矣荒忽繽紛迭收互錄白而黑之石而玉之史乎史乎其足傳乎其足勸足誡乎以若所爲萬代無史後即有宣尼考亭之筆抑將安所置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夫史質持中而已至於文勝中烏乎持夫子蓋歎史之末流非正史也認史

認字測卷之二中篇終　　不肖男傳誦校梓

關中周宇子大著

[seal]

下篇

認儒第五十五

儒 楷儒　說文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

○附需說文須也從雨而聲易曰雲上于天需徐鉉等案李陽冰據易雲上于天當從天然諸本及前作所書皆從而無有從天者

測曰余自有識輒聞長老先生談儒之大至讀古人通天地人爲儒而益隆重儒蓋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儒能通之無陰無陽無柔無剛無仁無義無弗囊括無弗肩荷乃許叔重氏善解字者一則曰柔一則曰術士之稱分地道之半以予通天地人之人而又畀之以術士之稱也視儒貌乎小哉此其說蓋出於秦坑漢罵之餘志六藝家雜之道墨名法陰陽從横稗雜諸家無辨之後而未深味人需之意徒取需聲而已者云然徒取需聲不味需意儒一曲領矩步退然揖孫客耳安得不柔之而又見其哲而議辨而才也至重之術士之稱夫欲知儒大當會人需需則易象至矣雲上于天超然油然匪物所牽故人必乎而光亨則雲天我心矣必貞善利涉事舉雲天矣需之義大矣哉故李陽冰氏直謂之當從天天大雲在天亦大雲天庥需需故大故天地需而四時行聖人需而治化弘萬物需而生生不窮故人不需則事馳騖事馳騖則心淫

溢心淫溢則欲錮迷欲錮迷則耳目矇瞶耳目矇瞶則足無措手弗持是故未耕望穫弗事先得行險徼倖居之不疑智取機致得意笑嬉胡舉克貞匪貞胡孚胡貞胡孚亨利自誣是謂弗需弗需匪人矧曰能儒而雲天之象嗟乎遠哉此世之所以多儒服而鮮儒行一眞核而百似者散也叔重氏曰柔曰術殆覩其服未見其體見其似未識其眞者歟莊生之言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今世士不倒置者鮮矣焉有倒置而能需

而得爲儒夫莊生世儒所不儒者乃有是言立人宜需之士可不省諸舉世嚮榮吾安清泠人盡趨競我云有命從禽交馳我有恬熙守此一株不患無虞寧爲信天緣不爲叢驅雀之鸇閶澤國之鳥有信天緣者凝立水際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過不易其處余謂此鳥而儒者爲其知需也爲其能需也爲其似居易俟命之君子也淵或時日無噉咽而未見有餓死之信天緣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今有金蘭同契盍簪膠漆一旦處功名之際輒相欺相詐奪便擠人蹴等捐階無所不至玆非今之所謂儒邪請鑒彼有鳥認儒

認眞第五十六

眞　楷眞　說文僊人變形而登天也從匕從目從乚乚音隱八所乘載也○韻會徐曰眞者僊也化也匕者化也反人爲匕從目𠧪弃不能識乚隱也八其所乘也乘風雲也○六書本義淳一不雜之稱僞之反也從目乚者以目變通而察之意乚八皆諧其聲後有僊人變形登天之說妄也○附乚說文匿也象迟曲隱蔽形音乙○八楷八說文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

測曰異哉說文之說眞也而以僊人變形登天所乘載爲言後人因而益之以乘風雲之說至趙撝謙氏六書本義始以其說爲妄是矣且淳一不雜僞之反義確矣以目變通而察之意近理矣庶幾得制字意焉然余猶以爲有未盡者蓋人神在目

能辨天下之眞僞亦莫如目目上加匕匕者化也上識造化之眞宰達天眞也下從乚從八乚之爲言隱也八之爲言別也隱而能別下識萬物之眞機極性眞也上達天眞下極性眞淳一無僞夫何所雜所謂統一聖眞聖誠而已矣此之謂也此聖人制字之微意也如必以僊人變形登天爲言能萬人不能一眞萬世不逢一眞譚眞於渺冥昏昧之鄉眞反入僞而已矣是導天下以學僊廢務之欲而攻異之害莫之能止吁以許叔重氏有功於

文字者而於一眞乃說至是哉宜末世事事失眞之多且易也余因重慨夫今之時萬化皆備萬目具悉靜觀其間爲弊獨少一眞耳講學家極意名高酷似淸談立功家習尚先聲終寡綜覈制行者以色莊取重守官者以苟美箕選工文章則藻繢誠腴而不必根極理要條政事則名數亦敷而或多虛張粉飾財賄之籍楮梧影射而籌沙之唱或亦有之讞獄之案傳致弄舞而鉗網之慘不盡無也膠舟畫餅塗塈成世殆不可以覼縷盡者不止

堂堂丈夫習爲質羊皮虎藏石銜玉之狀而不媿今有三尺童子苟能以片辭誑人則父兄誇詡導之而鄉黨稱奇不絕口矣充是類也世安從得一眞事成一眞人哉吾願百爾君子冥目會眞攝心反眞素位守眞隨事葺眞言言有稽行行可據不務駭世不必異人觀聽不求說面貌不假飾庶幾天眞可達性眞不失所謂一聖眞而求聖誠者恐不外是即吾人亦眞人矣如必慕變形登天之眞人正恐以不必百年之壽而俟河之淸亦終身於僞而已柰何能稱曰造化而別幽隱之士認眞

認直第五十七

直　楷直　說文正見也從乚音隱見眞下解從十從目徐鉉曰乚隱也今十目所見是直

測曰十目見隱直視也人視我也隱足當十目所見直心也我示人也故傳曰十目所視其嚴乎語誠意也意誠則無隱不直無事不直此直道也直道得而閒居即君子之見肺肝無厭然之勞自人視我自我示人馳如周道發如矯矢此天下之直

躬也故字從十目之於乚乚者隱也三皇氏之民無隱無用十目五帝氏之民微隱不避十目三王氏之民已有隱故禹則泣而湯有慙然亦不汙十目至五霸氏之民其隱多矣規避十目而卒不能避徒汙十目而終莫能汙陵夷叔季世趨江河則心如淵意如瀾民愈隱隱愈深雖見以十目而不知畏況能自求避乎雖見以十目而不自恥又暇計其汙乎且矜其所謂具十目者有不足畏者矣且矜其所謂具十目者有不足汙者矣哀哉孔子

曰新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歎五霸
之世也倘生茲見茲恐不暇歎十目見隱茲義
誰識故不得於人則暴爲悻直而不惟其理好
戾乎物則矯爲彊直而不察於情欲成乎名則
陽浮賣直而不筭其僨故孔子曰吾黨之直躳
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論直
至此天理人情精矣微矣至矣盡矣隱乎隱乎
豈汙十目寧惟不汙將至無避寧惟不避將抵
無用認直

認友第五十八

楷友　說文同志爲友從二又相交
友也○附　說文手也象形三指
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凡又之屬
皆從又于救切○按又古本左右之右
六書本義云云久切象又手以三指
取物形今但用右而又專借爲更意
重意矣

測曰舉人一身資重莫如手矣目於視耳於聽
足於蹈所至匪手胡效故古者器使無棄人雖矇
瞍聾瞶刖足跛躄之士各得盡其才烏有斷臂截
指而能從事者且偏臂莫附柰何能攀故友必從
又又者手也二又則兩交友道也道如兩又相交
重切莫踰焉想昔禹功益烈稷執契敷皐垂夷夔
各一其用以相佐合志翊謨援接捍衛相牽而至
稱曰師師時兩又之交在唐虞之廷夏后盛始友
卽虞賓繼殷迄周四友十亂藹藹濟濟不聞傾擠
時兩又之交在姬周之世及其季也茲道決裂幸

洙泗諸賢推輪附轍統宗一師聚昔如盍簪請益
如耆炙明達者孫心知十之賢誠確者追慕問不
能之士四科相資三益互進裁有一堂堂之張郎
目之爲難與竝爲仁矣此非若末季浮薄文士好
譏誚同儕者所云然蓋相規相望同歸善道之心
近聖教則然時兩又之交不在上而在東魯之師
儒自時厥後道遠風漓手不藉以扶或重以擠交
以兩又者殊以兩岐此翻雲覆雨之歎所由作也
而管鮑之知范張之信陳雷之義始成名於世抑

又執知兩又相交之義陵夷至玆尤可痛哭詞章之士童丱樂羣親如兄弟密若肉骨一有升沈便分胷次裁見勢利大渝夙懷翔泳辦於斯須雲泥忽成萬里又奚暇耶餘鄉誠後鑑於兵革殺伐之際者是歎耶故朝爲刎頸夕作寇讐則貌膠漆而衷劍戟言頌讚而事陷穽振古所悲吾無暇論頃見有弔其執友泣未墜而隨問其室爲主分諸子而利其貨幸其有他故陰算浮謀以奪其有見君子則陽示於邑憐悼之狀若將謂盡人可欺恬不

愧恥故玆有識之士見彼談笑深結而不敢謂娛知中蓄甲冑也聞彼笙歌歡譙而不敢謂樂知聲適合戚也逢彼聯帷游豫而引車避路知驅馳生險也是故居斯世爲斯民也無論遠近無擇上下君子寧無友吁友可無哉知兩又之交其道難也孟氏之說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不挾則兩又交矣吾烏可不友用告吾徒謹之擇之

認友

認身第五十九

楷身　說文躳也象人之身從人厂聲凡身之屬皆從身○又按韻會注云說文躳也象人身從人申省聲引說文而文少不同必有一誤六書本義云從人餘指身之四肢形蓋身一人立而具形者矣

測曰有物必有身凡物皆然寧惟人哉胡身必人立具形爲邪蓋人者天地萬物之主一人立而形踐則天地萬物之形備矣故身取人立易曰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故必仁與義而後人立形踐仁義不足具天地萬物乎孟氏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故必先立乎其大而後人立形踐一大不足具天地萬物乎故天地之性人爲貴於萬物中得其秀而最靈者也故一人立而形具則天地萬物舉其中矣故身必立人爲形是身也天子非高庶人非卑聖人非大吾人非小自卑自小何以立人何以具形何以稱中天地主位育參何此身認身

認儉第六十

楷儉　說文約也從人僉聲○僉皆也

測曰人僉曰儉猶云人皆宜尒聖人之教寓焉是故天子儉則四海足宰相儉則百僚足百僚儉則常祿足監臨之臣儉則服屬之臣足方伯連帥儉則要荒之外足郡縣長吏儉則四境之内足庶民儉而家足婦儉而夫足士君子儉而道義足隨人隨儉隨儉隨足故曰人僉爲儉聖人之教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聖人教儉之意而儉與固固自有辨矣顧世所謂賢大夫難爲上如管氏者多而難爲下如晏子者少好僭上者其實而似偪下者其名玆孔子所以深斥管而不重薄晏也歟如弗信世之難爲上者多而好僭其實也胡不自凡士大夫服室器用讌享張具開考之而余且懼其不免習俗矣如弗信世之難爲下者少而似偪其爲名也胡不自凡士大夫飲自奉與所爲詞於人者參之余日用孳孳自省[illegible]

余世學儒而家耕所力在田所穫幸天而客或導我以今世所尚余漫應曰以我用我即有餘以人用我即不足吾何樂我之不足而爲世所尚也客謂我固余俛而思曰孔所固良固哉玆世所固固矣乎抑未叛儉之道而庶幾聞人僉之教者乎聊因認儉記之以俟問有道

認富第六十一

楷富　說文備也一曰厚也從宀畐聲

○附畗說文滿也從高省象高厚之形凡畗之屬皆從畗讀若伏房六切又芳逼切

按畗今省作畐富省作冨或遂有謂同田爲冨者非宀音解見實宮下

測曰吾認字及富而知吾身固自富哉世之所富君子不富也夫畗滿也從高省象高厚之形而宀交覆之備之至也富莫加焉蓋高言天矣厚言地矣高厚其形覆載無疆萬物充塞乎其閒矣非天下之至滿其孰能與於此而具入交覆此天之生我父乾母坤萬物皆備吾身之富我固有之文字

之教也故君子之富富於道小人之富富於財富於道者得其覆得其覆者滿其形富於財者之形亦自高自厚之而已不知高不知厚者高厚之而已吾不知所爲覆者果能無盡藏否也故回憲不匱朱頓無蓄榮期饒樂季倫終悔聖人所爲從所好而賤執鞭甘疏食而藐浮雲豈欺我哉衆人固不識也嗚呼後之君子崇貨利而羞貧賤榮素封而薄清脩吾不能爲言矣吾亦不必言矣顧於命字之意不容不解認富

認財第六十二

財　楷財　說文人所寶也從貝才聲○附

才　楷才說文艸木之初也從丨上一將生枝葉一地也凡才之屬皆從才徐鍇曰上一初生岐枝也下一地也○丨音解見認十

測曰人之所寶惟財而人之恆自失其寶亦惟財蓋知聖人所以字財之義則財寶不知聖人所以字財之義則財非寶不惟非寶將災于而身害于而家如利涉滅頂而人不知避也字財之義云何其生而非取之謂與夫貝居陸名猋音標爾雅作贆在水名蜬菡音水土所生也夫才艸木之初生之謂也徹上一爲枝葉則生者也下一爲地生生者也故財一生而已人亦宜生不宜取生斯爲財取則非其財已故仕而祿則生賄則取矣居而農則生工賈商販則生計攘智竊豪奪强併則取矣國君而任土作貢惟正之供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生損下益上箕斂権角析極秋毫算盡錙銖則取矣傳曰生財有大道則財恆足矣生之爲財也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寧獨傷廉災害將至取則非其財也故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此之謂也聖人字財有深意矣大氐天生而人取之取亦生也人生而我取之生之蠹也人之賊也世所共惡也語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勤可生又云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故儉可生是自取之生雖取亦生知財義矣夫古今人不知貝

才之義而以取傷生卒至自傷者容俟吾指數哉嗚呼噫嘻吾重慨夫公筵爲半日歡而屠酤之家有失業喪資之嗟官府私近人綺縠不勝下裳而市賈多爲之閉肆一介不取之操聯榜通衢百需橫求之隸接跡周道小民方日訐刀錐以給俯仰而候見貴人如神媢闇人如鬼者幸歲不得十一之値吁閭閻蚩蚩蝱之水陸而壓地能復有艸木岐枝哉有識爲之酸鼻認財

認刑第六十三

楷刑 說文剄景經二音斷也從刀幵聲○附 幵古賢切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

有堅牽二音

楷荆 說文罰罪也從井從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

測曰吁君子知荆與刑之辨而天下無冤民矣夫刑必以刀刀主斷刑所用也然斷有二義焉斷於常則尙法故罰罪之荆取諸井易曰改邑不改井常法也斷於用則尙平故剄以之刑取諸幵象二

干對構上平也法有常而人重犯剄以平而用得當其誰冤故古人一事而二文蓋互發交濟之矣故未有法而不平者亦未有平而非法者今之士得其一弗得其二故惟知刑而不知荆得其二者或又不得其所以一故又不知荆之卽所以爲刑柰何不失古人弼教之深意哉夫今之律固荆經也卽常法而取諸井者也折獄致刑者苟一一率由不失卽上平而取諸幵者也乃士不讀也官不守也聽訟之庭不必用也權勢而可以輕重也寵

賂而可以出入也愛憎喜怒而高下其手也弄舞而鈷網之一付之狡吏滑胥也法失常惡乎罰平不自上悲哉剄乎於是乎士官無井之文而市曹無幵之義矣在志一婦之冤至干天和今冤而干和寧獨一婦柰何俾寒暑災祥各得其正也而又或至數赦以幸姦則法與平失之愈遠矣認刑

認兵第六十四

楷兵 說文械也從廾持斤并力之貌○附 楷斤說文斫木也象形廾居

竦切竦手也

測曰五材不能去兵天之制也天之制人可忽哉夫斤金器也象斫木形則主伐兵所尚也兵之器寧惟一斤盖所尚舉而百器具矣廾若拱竦手則恭捧之義也恭捧一斤聖人所以愼兵之意可想矣故恭捧於用伐之日則愼動語云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斤而拱之其戢焚之戒與恭捧於無所事伐則不敢忽不可忘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illegible]拱之其除器之象與夫久安常治之世内寧而外謐遠人來而文德修若無所事兵然然而兵之象易之訓顧兢兢若是聖人豈獨樂是過計哉乃今兵官則陵轢爲廝矣兵局則蹂踐爲墟矣兵事視爲末議矣兵機謾不知省矣兵書宂籍塵編矣恣十百章句文法之吏厚蔽而薄處之右職而左待之重務而緩圖之貴尚而賤目之拱斤之義謂何恭捧之說謂何聖人所不敢忽不敢忘者而忽之忘之如弁髦然一旦用伐遠慮近憂吾不知之矣甚之雄都巨鎭而夜無柝城擊擾之士女陴爲姦宄之周行戍樓適逋逃之藪至榱棟戶牖撤燎照宵蹤行且盡矣而主者不問矧知拱斤又能恭捧嗚呼危哉認兵

認政第六十五

政　楷政　說文正也從攴從正正亦聲○
附　攴小擊也從又卜聲普木切同撲

測曰政者正也聖人之言也政胡不從正乃攴則何爲夫攴小擊也擊者必期中中乎正是謂政矣物有正則事有正理刑有正法賦有正供交有正儀訟有正斷官有正局力有正役之綱之紀莫不一歸之正乃不能攴而中之也何以政令與人攴者雖麤技其厲聲奮態拮据邪揄桉距捶阬投隙奪使亦必有法亦必假學乃政之於正也而不學焉胡中故古人操刀之喻製錦之喻田獵射御之喩於爲邑者不一而足凡貴學也故其言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謂攴而中正之難然此非鄭僑之言聖人之言也所以曉季路賊子羔之旨也子夏氏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亦知言矣余

則以謂以政學猶學也猶中正也今不能學而入
政得見政學者斯可矣不學而政政又不學彼皐
皐矜矜者何爲則操刀而恣意殺人於都市之中
已方以此自快而居者不敢詰主者不知問寧惟
不問或陰翼而陽捹之蓋脂韋進取之習久富貴
利達之學專民人社稷之憂渺下以此上上又援
下轉相接引互與嫗煦天下烏乎得善政烏乎能
中正烏乎不賊夫人之子今有士人之家坐迓官
長於室之西偏必艴然以爲不正席我柰何於向

數正者而不一小擊中之邪不一小擊中正猶可
甚則動以不正支人至於喪身破家恬不悔怪語
曰簸糠眯目天地易位不以政學之謂歟認政

認官第六十六

楷官　說文吏事君也從宀從𠂤𠂤猶衆也與師同意○附𠂤小𠂤也象形𠂤今作堆𠂤今作阜

測曰官之從宀從𠂤也余初未識其義既思之宀
交覆深屋有覆義焉𠂤猶衆則民人事物之象也
古之設官者授之民人事物之衆職覆焉而已官
我以衆民而吾不能爲之安民失所覆奚官官我
以衆事而吾不能爲之舉事失其覆奚官官我以
衆物而吾不能爲之理物失其覆奚官故必如百
工允釐庶績咸熙而後能官必如一夫不獲時予
之辜者而後能官必如委吏而會計當乘田而牛
羊茁壯長者後能官是固隨所受衆罔有不覆焉
官之義職之道宀𠂤之文之謂也且土山曰𠂤小
𠂤爲𠂤要皆聚土爲之土得其覆則聚益堅此坤

承乾而萬禩不崩者也官之務爲國家堅其所聚
也曷以異是𠂆後之官者則曰善事上官無失名
譽是謂𠂤名歲覲九遷夢想台輔是謂𠂤位千駟
萬鍾不辨禮義爲富不爲仁知得不知喪是謂𠂤
祿是皆自覆其身而不知所爲𠂤者何如也故謂
季世無官亦可認官

認治平第六十七

楷治　說文水出東萊曲城陽丘山南入海從水台聲直之切○按正韻諸書

凡未治而攻之則平聲音持如治天下治絲治水治王治獄之類解云攻理也爲理與功效則去聲音値如聖人之治致治之美國治天下治之類解云理效也孟子治人不治上治平下治去聲在經史二音難以悉辨讀者當以意求之

測曰治平爲東萊之水也不論乃攻理理效音異解殊讀者鮮辦然其實功責效效應功理固貫通者抑胡取於水又胡用台邪考記未悉聊得臆測焉豈以治平下以意會理必象水而後可乎夫水之道平弗平不可以爲治水之質淸弗淸不可以爲治水之用周流無滯滯則弗治矣水之功潤澤無涯弗潤弗澤無治矣而以愛憎爲遠近以喜怒恣刑賞厚薄不得當褒益不適均得謂之平得謂治乎見物不如見得之切取義不如取利之果包苴其心廉介其狀陽卻而陰爭其數匿迹而默取其盈名以賄戚相將爲貨入耳接目大氐然也而況物物不區以別事事多淆其眞得謂之淸得謂治乎

持管窺之見加膠柱之心昭昭以自多昏昏而自信知我不知物任情不任理左舉右妨趨前遺後得謂之無滯得謂治乎蝂蝜以上播惡也嘗天好生而不奉其時主欲愛而中格其詔府怨叢讟不遑暇卹曾得潤澤得謂治乎是數者不得謂治以不能象水也故治取諸水而又必用台台之爲言我也台德台小子之稱是也若云象水自我而已故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台之謂也而平也淸也周流無滯潤澤無涯也非台其將誰委噫明於台水之義而凡有治人之責者固不可它求矣故余謂天下治去日常少豈民社君子鮮能識治平認治

認號第六十八

號 楷號　說文呼也從号從虎乎刀切韻會又胡到切敎令也一名稱增韻又召也呼也通作号○附 号 楷号說文痛聲也從口在丂上胡到切丂苦浩切氣欲舒出ㄅ上礙於一也古文以爲丂字

又巧字

測曰易曰風從虎竊意虎聲風所出也於是得號義焉不足風烏用號胡到切呼號之號乎刀切呼以風也故風聲亦曰號同號令之號胡到切名號之號同亦令之名之以其風其會意一而已矣故口在丂上取聲爲号又必加之虎亦與号通夫風可少乎哉故在渙之五曰渙汗其大號亦以巽體風象而然聖人之意深矣今所爲號令風天下世皆知之其名稱之風濫觴乖刺甚矣我思古人如廣成巢父東里柳下鴟夷鶡冠東郭東園閭丘鬼谷少陵野老青蓮居士江湖散人四明狂客之類不一而足不過因一時所居所事或慕其人衆共稱之或寫其志偶自稱之至今使人因名懷人莫不思起與同游是可號也亦可風也從号從虎之義有在茲乃無貴賤無賢愚一切衒用名山大川高義閎文庸夫而妄飾高賢之聲僕隷而上擬大人之迹甚之士人也臣子也而泰然自附於天宇帝廷肆稱無忌焉覆盛居盈懷貪志侈不知先哲文章鉅

伯寄愚於溪者何意理學眞儒用晦於菴者何[illegible]二子者人不同道各有淵涵其風遠矣道降趣畢良此足徵孔氏之訓曰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孰謂號乃非名可苟哉因讀文言冥思号虎爲之三歎認號

認謚第六十九

[illegible]楷謚 說文行之迹也從言兮皿闕徐鍇曰兮聲也○附[illegible]楷皿說文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

測曰先王之法行之後世無不失其意者尤莫大於謚謚行之迹萬世之訓言也故從言從兮云闕爲是而徐鍇云聲也近之不論其從皿者深哉遠乎按皿飯食之用器嘻爲君子者其必生平立成器利用爲世所食而後可以定謚與然器有美惡用有貴賤食有精麤豐嗇是行之迹所由分而訓言可垂之萬世故曰名之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此命謚之意故謚曰法黜陟賞罰明於生前行迹美惡號於死後此盛帝明王大公至正

之道世世爲勵者也故古者諸侯薨天子賜謚王
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周禮大史掌卿大夫
之喪賜謚是謚出自上有所司也故必議之公朝
取之輿論行有大小受名因之而子孫之榮悴不
得而升降焉不因請乞有無舉廢焉寵賂不得與
焉愛憎毀譽不得加損焉然後謂之謚可以法周
室卑弱臣謚其父謚不以實久矣而叔季滋甚故
余竊謂不復惡謚議不出公朝不參輿論不自上
裁不絕請乞而徒視後昆人力爲之爲先先計吾

恐死生一寵賂予奪一愛憎毀譽得與不得一榮
枯消長所以迹其行而爲器爲用爲世所食者吾
不知其何如也雖盡得榮名人誰信之世孰與勵
焉余故曰先王之法行之後世無不失其意者尤
莫大於謚認謚

認吾第七十

楷吾本吾　說文我自稱也從口五聲
○附口說文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又五
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閒交午也○

六書本義云二象天地

測曰吾之從口人以口計也所以言食者也吾亦
人耳烏去口口而加五我知之矣五居圖書之中
數天得之而秉五行之氣地得之而凝五行之質
人兼天地而具五事之疇以行五常之道故五者
天地陰陽之交午而吾口銜之則食以受五氣五
質之精華言以宣五事五常之精蘊吾大矣哉故
吾也者貴之不能貴賤之不能賤富之不能富貧
之不能貧生之不能生死之不能死以口之食言

乎五者大也故孔子曰從吾所好吾所好非世之
所謂好也且吾之於世也亦寄公逆旅云耳竟則
世非吾世而吾者固在也寧惟世庇吾莫若屋宇
田疇而竟則屋宇田疇非吾屋宇田疇也寧惟屋
宇田疇切吾莫若服食器用而竟則服食器用非
吾服食器用也寧惟服食器用親吾莫若妻妾奴
僕而竟則妻妾奴僕非吾妻妾奴僕也寧惟妻妾
奴僕成吾莫若四肢百骸而竟則四肢百骸非吾
四肢百骸也夫成吾者親吾者切吾者庇吾者與

吾世者皆不得爲吾則吾所食而言者此五而已矣。五而食之言之則眞吾常在死不能死而況於生乎又能富貴貧賤之乎五而食不以是言不以是則有吾如無生亦非生。而況於死乎。又安能爲富乎又安能爲貴乎吾大矣哉吾大而吾小之凡以視吾外者重也是故惟聖人能從吾認吾

認命第七十一

命 楷命 說文使也從口從令○附令發號也從亼卩徐鍇曰號令者集而爲之

制也○亼說文三合也象三合形讀若集卩古符節之節字今省作卩

測曰命之爲口令也君道也天與我亦爲命天大君也有君道焉夫天何言哉而亦以口令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儼然若有聞凜乎若面諭詩云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言不言之命嚴於口令矣載觀口之於令有集而爲節制之道則恭天之命其惟安節乎故天之命我也修短若有尺寸窮通若將排塞貴賤富貧等殺多少若吾權若吾衡一出入而若爲之防一飲啄而若注之酌杳杳冥冥無臭無聲明明赫赫於穆不測蓋卓然集而節制矣易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余謂恭命亦當如是而士或多覬覦焉恣竊取焉苟得於前默奪其後矣幸成於左潛削其右矣應若聲響信如符節其究苟得非吾得幸成非吾成一制節者姑示之得而將警之奪姑示之成而將警之削無心而若有心不言而如明言於其嚴乎可貳吾心哉昔司馬懿知戰不如孔明而請假天子之命節以忍巾幗之

辱卒能勝君子謂孔明知戰司馬知節知戰則武知節則安此晉之所以卒併蜀也今士之知恭命者亦請以天之命節日仗吾前而隨事堅忍不好羨人不直遂已則怨尤之念銷不節之嗟弭樂在其中矣庶幾可馴至知命之君子認命

認神第七十二

神 楷神省神 說文天神引出萬物者也從示申○附示說文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從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從示ㄡ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字古掬自持也㠯籀文申說文篆從之

測曰於戲神容吾測哉在昔聖人所不語吾曷敢測聖所不語而於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固語之精矣夫曰不測而一陰一陽謂道之說善性仁知之說顯仁藏用盛德大業日新富有生生謂易之說成象效法極數通變之說上推太清下推太寧中盡人物旁通周洽包涵蘊藉淵乎深矣微乎彰

矣則固多測之矣大歸闡天之所示而引申萬物者云爾已故神從示從申聖人之意盡於此蓋不語之語不測之測所謂神而明默而成之之謂也後之淺學知不加於聖人而必相爭以有無譚神夫既曰神安謂無夫既謂神何所有故大易不言有無但言不測聖人不決有無但不語夫旣際抑豈容人測抑豈容人語不容人測而人人所可測曰天所示引申萬物云爾已不容人語而人人所可語亦曰天所示引申萬物云爾已今夫天胡爲

而覆地胡爲而載覆載胡爲而無傾仄止息此天所示所以引申萬物者而其不可測不可語者是神也日月星辰何所繫而昭明四時寒暑何所凭而互易風胡然而號雲胡然而蒸雨胡然而注霆胡然而震雹胡然而掣霜露胡然而變雪雹胡然而凝其來也何所使其去也何所之此天所示所以引申萬物者而其不可測不可語者是神也人物何爲而有生又何爲而有死生何爲而有修短姸醜知愚賢不肖貧富貴賤多寡榮枯死何爲而

有忽若無知有忽若有知語或夢接狀或目睹卽吾手足何爲而能持蹈而吾亦不知吾耳目何爲而能視聽而吾亦不知吾心志胡爲而能思惟用往而吾亦不知吾生也胡爲而俱能者而吾自不知吾死也胡爲而俱不能而人又將謂吾若有知以至父母子息胚胎分矣而精爽若聯百穀花果子粒幺麼而敷榮具足此皆誰爲之櫽栝誰知其爲然此天所示所以引申萬物者而其不可測不可語者是神也是神也而又以鬼對言之者鬼歸

也神所歸也而鬼一神也無二神也亦猶是天也
而又以地對言之者地塊也天所塊也而地一天
也無二天也吾身之外莫非天而吾身亦天之中
能游者耳吾心之外莫非神而吾心亦神之中能
覺者耳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言天所示以引申
萬物者旁通周洽包涵蘊籍之無端也无方而天
下之方莫踰於此矣无體而天下之體莫踰於此
矣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詩云敬天之
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云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蓋言天之所示者无方而引
申乎物者無體測神者止此而已語神者止此而
已事神者亦止此而已然世顧有木石而或耀其
靈花月而或幻其狀毛羽而或作之孽人也而或
化異物物也而或偶爲人不當聲而成聲不宜形
而呈形不能言而有言不屬有情而爲之情古今
志記不一出矣世儒遂執此以解神余謂茲或然
爲怪者有之則有無之則無匪天所示匪物由申
爲怪其常也不足神又有若鬼物憑巫仙靈托箕

假口宣詞懸管成賦之類又有生知前身已知後
身言極隱伏足令人駭事諧左驗足以起信之類
古今志記亦不一出矣世儒遂執此以解神余謂
此偶爾聚精者有之則有無之則無匪天所示匪
物由申聚精其常也不足神又有若伯有厲鄭彭
生見齊刻期中禍轉盻成弒使人究之無朕彈之
無端驚愕㦬惶莫知所辟者古今志記亦不一出
矣世儒又益執之以爲神余謂此鬱戾與敗亡相
會偶爲祟耳有之則有無之則無匪天所示匪物

由申祟亦其常也不足神凡若此舉不足神而恆
恃吾神之全故河伯之巫媒得西門豹無神矣潮
陽之鱷得韓昌黎無神矣猿執爨狗呼奴鵂鶹鳴
屋妖女羣昇諸怪得魏元忠無神矣鄜佛首之光
得程伯子無神矣何也以吾神之勝也吾之神一
天所示以引伸萬物之神顧世多彼神之神而反
使在我之神不勝故有肅拜土木而冥心天則侈
事淫祀而潛銷正氣者君子所甚痛也孔子曰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此之

謂也傳曰國將亡聽於神玆有爲之言聖人之言
必不如是蓋視所謂神者何如若彼數者吾信以
爲神而聽之適足兆亡如天所示也引申萬物之
神也則固帝所宰也人所命也吾之心也國家之
依也正詩所謂不可度矧可射敬之而毋敢戲豫
馳驅者文王所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陟降在帝
左右惟懼聽之有弗專耳聽神卽所以聽民烏有
二嗚呼治亂興亡之幾茂於經有明鑒矣認神

認數去第七十三

楷數 說文計也從攴婁聲所矩切○

附 楷婁說文空也從毋中女空之
意○六書本義郡羽切貧乏也從口取
空中意從毋與無通口中空無貧婁之
意女聲亦加宀作窶作寠非按口音圍解見認中
下○按韻書數讀上聲則數筭數責之
數讀去聲則數目理數之數認數主之

測曰數去聲難言乎哉曰一二三四五以至十百千
萬億數上聲之而已夫胡難亦易言乎哉曰一神兩
化五行萬物其祖也河圖洛書其象也天地大衍
參伍錯綜其至妙至妙者也抑胡易非難非易可
數上而不可窮爲實理之所來則爲字具矣夫數
去之從攴攴又卜之也又者手也手卜則攴言可
數上也婁有空意則太空空虛之謂空則莫可揣
摩莫可紀極可數而不可窮理所來也今夫穀之
爲粒固可攴數偶然舉一掬之粒而問其數去誰
則知之蓋一空而已矣於空冥之中卽有善覆射
者亦必待攴數上之而後知則數去之緣空而起

因攴而見可知矣夫數去可攴數上實起於空君
子亦安之而已故命主乎遇遇來乎數去下多同此生
人大端也君子之所安也自所謂數學家者出切
切然以推步占驗爲事謂天機可以意傳人生可
以術轉而不復知理之尚則昧爲攴爲婁之意多
矣閭巷售利庸師不必譚佩紳而好以奇異自負
者一涉其書蠡測之際幸兆休祥遂自信以爲福
利當立至徒啓人心之覬覦而忘順受一主災害
乃日計月俟惟恐釁蘖不速萌俾吾言無左驗吁

無論其它此抑豈君子之道仁者之心哉今之好譚數學者率謂古有其書而不復知其書之何若余嘗檢馬貴與所輯文獻通考於經籍考中尋所謂讖緯天文五行占筮形法諸家者書蓋種種數十家多矣其說非不近理及觀先正敘論則知其書率未可盡信者其說多先得我心同然今試述其著者於此如廣古今五行志三十卷鼂氏之論曰自古術數之學言五行則本洪範言卜筮則本周易近時兩者之學殆絕最盛於世者葬書相術

五星祿命六壬遁甲星禽而已且其間各有所推其所知若有遠近之異而或中或否不可盡信則一也此其說足以槩彼汗牛充棟之籍矣其步天歌一卷鼂氏則云不言休咎是深知天者夫步天而以不言休咎為知天其意微矣珞琭子三命一卷鼂氏以為精於其學巧發奇中最多夫謂之奇中則不中者固亦不少而陳氏直以其言鄙閭巷賣卜人所為自今觀之奇中而未必盡中凡云數者皆然而閭巷賣卜人所為諸所依託而售利寧

獨此一書哉故五星命書一卷陳氏曰未必驗五星三命指南十四卷陳氏曰大抵書坊售利求俗師為之廣濟陰陽百忌曆二卷陳氏曰稱唐呂才固已假託後人附益尤不經而八五經之稱黃帝撥沙經之稱呂才地理少之稱李淳風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及七經緯諸篇稱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孔子所作而漢末郗萌集為春秋災異諸所稱說者類謂其文詞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吁後世

數學類是而已不必一一也至焦氏易林十六卷古今稱之為奇驗說者謂延壽傳易於孟喜所著而石林葉氏以為不復更及易道且言孟喜獨傳於田王孫為妄又以二氏書其源流固無所本縱焦貢書出孟氏固謬矣且以名明夷箕子為萬物荄茲則喜妄人而已夫焦易出孟已妄而孟又妄人其為書可知卽奇驗何足多哉余觀諸儒緒論中獨取其名言足以開悟世惑者如鼂之論相墓書云呂才葬篇以六說詰其不驗且云世人之為

葬巫所欺忘擗踴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時日規財利誠哉是言也是名言也其論郭璞青囊補注云世傳葬書無出璞之右者按璞傳載葬母事世傳蓋不誣矣璞未幾爲王敦所殺若謂禍福皆係於葬則璞不應擇凶地以取禍若謂禍福有定數或他有以致之則葬地不必擇矣嗚呼璞自用其術尚如此況後遵其遺書者乎是名言也陰陽精義先正之論云嘗怪蘇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求近時朱

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壽藏門人裹糧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吁坡公猶可晦翁謂之何而亦見駮於君子也爲此言者名言也又有論易緯者云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爲此言者名言也至致堂胡氏之說曰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理蓋不取也又曰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夫一則曰易二則曰經一則曰義二則曰命一則曰理二則曰理庶幾知君子之道得仁人之心明於支空爲義之數矣學者知此故能信數而不溺數信數而不溺數然後能安遇安遇然後安命而覬覦之私行險之事一不關於心身矣顧今守不必盡信之書以爲奇而不知非讀儒者之名言而不知悟幸數而不知其空達理而不存乎悔則福利以爲實而徼幸於一支者之勝也認數

認占第七十四

占　指占　說文視兆問也從卜從口

測曰占從卜占亦卜也而從口者口問之耳非溺心以問之意也口問之云所謂問焉以言以通志斷疑定業云爾矣非心有所溺而問以冀必得之者此易道也占道也辟之適國而迷路然問之居人知東西左右之焉而已如必問將何之而市利倍取名多也卽居者亦不之知矣亦不之應矣此

神人相待之理古今爲占之大辨也要之古卜以口而今溺之心失占道矣然溺心之占其來亦遠墨氏日者墨龍之誕已戾易指左氏紋及卜筮諸篇意格如一牽合傅會君子方以爲誣而況以營進祿命之心栖栖然叩諸管輅郭璞之徒不經屢中者之口邪又況術不管郭詭詞媒貨易知易見者乎余謂是叩者不知安應者不知說同歸倖利各有溺心末世壞聖人之占法抑至此極此太史公傳日者獨紀一司馬季主今讀折宋賈二大夫

慨切直正或亦一時感諷之激譚而嚴君平賣卜成都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爲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其殆庶幾乎知易道者二子高士初非日者乃孟堅氏不傳君平也亦異乎太史公之用心矣夫易以道義配禍福非不多言利利者宜也敎人事事適宜非貨利之謂也非不喜言獲獲謂得宜非後世貪得之獲也其稱福祉慶譽莫不皆然雖明失得之報實則失得勿卹大都趨善避

凶一歸爲善去惡之解故占惟口卜不尚溺心是故君子占理不占欲占義不占利占事不占應占從違不占利害其要无咎求善補過而已聞昔拓跋魏大武時樂平王丕夢登白臺之上四顧不見人也命董道秀筮訣之而喜後竟以事露憂死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秀宜曰窮高爲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无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如允之言卽君平之

道易卜筮之指乎服惠伯所以危南蒯之繇知占法矣祛溺心矣近世占籍汗牛占術生風占家浪子接跡域中而士大夫惑之特至盡溺心爲之者至相與寓書薦達篤於汲引賢士吁資宵人以惑士聽不知於風俗敎化何若勿謂此區區者而相率以禍先事後得之志導計利不忠之端豈淺鮮哉吾恐先王所爲明用稽疑念用庶徵與若馮相氏保章氏太卜占人筮人眂祲所掌故主歲月日辰星紀風雲省休咎察妖祥謹天戒勤民務諸所

占殆不爲是而至誠前知之道君子知幾之學斷不藉此胥人之口詩云巧言如簧嗚呼以溺心之士而加之如簧之口則危乎易辭之旨宜沒沒於天下矣古之善主斷者有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此其言一出楚鬭廉蒲騷之役其後元魏孝文用之定遷張公謹亦用之成唐宗天倫之慘余謂不惟其事惟其言則深識卜筮者之微意所謂聖人復起不能易者故易云鬼謀寔後人謀而未占有孚勿問惠德尤其所尚至洪範有大疑必謀

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及於卜筮意者心見定而人理符雖卜筮可無用道固如此玆以哲士儒冠信簧口而師胥人則謂之何認占

認奇第七十五

奇

楷奇誤作奇　說文異也一曰不耦從大從可

測曰吾觀大可曰奇之文而知世士所尚之奇則有大不可者哉夫曰大曰可奇不失正之義也非大非可則有大不可者烏足奇辟之兵然世之談兵者類曰平原廣野鳴鼓掞金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謂之正兵聲東擊西倏忽變化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謂之奇兵余謂不然奇正殊稱而一道當正則正正也當奇而奇亦正也正而時乎用奇奇也無所不奇非意用奇皆奇也均兵家之大可者也士之於道亦然胡所謂正胡所謂奇一大可而已矣故素隱行怪非大可也不足奇行險徼幸非大可也不足奇儒名墨行皮虎質羊非大可也不足奇鬼魅其跡狐蜮其志非大可也不足奇易曰庸

言之信庸行之謹夫庸言庸行則大矣信之謹之有弗可乎斯人也譚之不難脣吻眄之不越眉睫而十百千萬疇得一人乎宜多而得鮮故足奇也聖人之言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以中者庸德而鮮能則奇矣記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夫仁人心也而天下一人則奇矣是皆所謂大可是皆所謂奇而世士所尚之奇胡奇哉故以世尚之奇而立身君子將以爲人妖也思遠之矣以世尚之奇而爲文君子將以爲淫詞也思放

之矣凡以無當於大可之義也故奇不可不愼也

認奇

認僊第七十六

楷僊亦作仙　說文長生僊去從人從䙴○䙴本作𡕝同遷○釋名云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

測曰長生僊去世果有若人乎夫天地有窮盡而人能長生邪且去當何之抑無若人乎則千年之鶴萬年之龜草可爲螢雀可爲蛤蟬蛻鯤化神靈

變易物亦有然何疑於人竊意長則對短爲言長生而已非終無盡也僊去則神靈變易終歸於盡之謂故人之死者亦云僊逝蓋等死耳而有或有知有或無知亦猶等生耳而有或有智有或無智此皆造化機緘之妙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而人力何爲哉故僊從人䙴䙴則遷移以去且有神靈變易屢遷莫測之意寓焉自劉成國氏又以人旁山爲字遷入山爲言世士遂謂仙宜在山愚意仙必在山在山可仙則巖棲石隱之士孔多而仙幾何人夫言山則有安靜貞固之道人而入於安靜貞固之道則仙矣非果盡入山而仙也記云安安而能遷孔子稱仁者樂山推至體靜而理壽則亦吾儒之仙說也吾儒之仙說吾得而學之蓋學此安遷而已爾學此靜壽而已爾學此殀壽不貳朝聞道夕死可而已爾世之學仙者吾惑焉探之無驗索之弗獲而爲之不厭望之若癡日語之以秦漢繆誤昭然簡冊者而竟莫解也良以長生之欲錮其衷方士之狡易其

聽不經之籍淆其眞甚之有崇虛廢倫容戚害道爐火破家丹砂焚身而不悟可哀也已不知仙誠有之則亦仙自人人自仙耳吾曷學吾見學之而弗得者矣未見得之以學者也得之以學其惟記云安遷孔云靜壽而爲吾儒之仙說乎是故明於人而遷遷而山之義然後知學仙之繆而易其業於安遷靜壽之理斯可矣認僊

暨仙

認壽第七十七

壽 楷壽 說文久也從老省𠷎聲○附韻會本作耇隸作壽轉寫作壽○𠷎說文疇之省疇耕治之田也從田象耕曲之形六書本義𠷎象耕田溝洪詰詘形亦作𠷎作疇非按𠷎下從口三書未解

測曰老者壽壽者老故壽本耇省宜老然老必加𠷎則田疇耕治之形此何說也夫壽必有所理人必有所理而後壽田疇耕治爲理莫大焉

此則地之文生之道也非弛力爲惰非騖心爲助非若世之貪生畏死者求理於冥漠幻妄之鄉服餌呼吸之際修煉採補之術師方士而禮眩人者理其所理非田疇耕治之理而地之文生之道也吾又以爲田疇之民木樸焉耳訥鈍焉耳木訥近仁仁者必壽故城市鮮龎眉村氓多台耇茲壽本必以𠷎𠷎下從口於志未解愚竊臆理壽莫如口矣其說備於易之頤頤者養也頤貞則得養得養斯壽乃其歸在慎言語節飲食言語口出飲食口入出恆易於此能慎將無所不愼矣入恆苟於此能節將無所弗節矣無所弗愼無所弗節頤貞莫如斯理壽莫如斯木樸訥鈍之形成而仁在其中壽命亦長矣然其端在守口故𠷎必從口鄙諺云禍口出病口入其頤貞歟其壽理歟夫昧於耕治之理奸於樸鈍之風冥於守口之象以空老所謂罔生焉耆謂賊焉者烏用壽故天下有壽不以年年不足壽者認壽

認老第七十八

老 楷老 說文考也七十曰老從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凡老之屬皆從老

○附 匕 楷匕 說文變也從倒人凡匕之屬皆從匕 呼跨切 按諸志大較義與化通

測曰謂老者以毛髮之化而然亦形而已矣必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老而化也斯無負此皓然之須髮且如毛之德無聲無臭通

於天載天下之大老不啻云足即不易克舉亦能盡釋童習不變俗態垢與年除潔同鬢改不至耋令智昏庶幾稱變則能化者亦可以老矣顧今之老者顛頤易變一化鮮能閱歷愈多而圓機愈熟渾樸愈厚而閉藏愈密周容愈至而陷穽愈深大較所稱老而不死者天下皆是也其要歸於得心之未已得亦多端總之物而未化此聖戒之尤亟者夫得位則得高不至顛不止也烏能化得貨則得積不焚如不止也烏能化怙寵則得耽不及溺

不止也烏能化貪生則得禮翟曇誦貝葉拜方士餌丹砂不至蔑性叛道不止也好勝人則得矜而爲爭挾長忌少不止也知舊不知新知往不知來執而不變泥而不通不止也又烏能化故古之王者拜老乞言敬老尊賢謂能化耳不化胡老變毛胡化故播棄爲王政之大忌而不知老之將至爲聖修之極功媿吾斯之未能尚願與任重道遠之士不輒以髮變談化而甘倦勤也愼終惟始悠久無疆用玆認老

認拙第七十九

楷拙　說文不巧也從手出聲○阯

楷出　說文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按俗以重山爲出謬甚

測曰余閱出手成拙良一解頤文字聖人殆亦隱意善謔哉夫天下事物總至利害相攻倏倏忽忽頃刻成敗惟拙者不憚出手出手始見拙故有攘臂而不惜見肘奮擊而不顧折肱故拙必出手出手爲拙若夫智善匿形巧精避影當

斯際也但袖手傍觀拱默爲用臨事則推人以處後事成則推已以擠人工每在事先利獨專事後肯出手哉肯出手哉故出手見拙拙者出手出手不足以見工而取利不必其出手雖然其究竟也不知工之爲工而不工之爲工也不知利之爲利而不利之爲利也工爲工利爲利故巧常勝拙不工之爲工不利之爲利則拙亦有時勝巧巧之勝拙也吾不得而知之也拙之勝巧也吾亦不得而與之也吾但不能不使吾

手不出而已吾亦不能必不使吾手不出而已吾不能必使吾手不出吾蓋不知吾有手也矧知其出吾亦不能必不使吾手不出蓋出之則出之也不出之則不出之也又烏知出之爲不出也又烏知不出之爲出也總之皆無與吾手又胡與吾身拙哉拙哉其出手哉其不能出手哉如斯而已矣或者乃曰出之爲言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拙手而出尚亦有潛滋出達於後者哉余曰子拙人也不知其能出手也不知其不能出手否也又

奚知其它認拙

認隱第八十

楷隱　說文蔽也從𨸏㥯聲○附謹也從心𤔌聲於靳切所依據也從𤔌工讀與隱同𤔌音標平小切

測曰余謂世無隱者蓋以其字知之隱之爲言蔽也自蔽之謂也自所爲蔽者也𤔌所依據而加心則謹故必謹所依據以道自蔽焉後得謂之隱如其始也以干澤而來既以逐客而去去之而跡不

遠望之而眼欲穿小得之則欣欣小不得則悻悻半掩以求露欲彰而智藏若冶容倚門者然呈姿匿形冀堅悅已者之眷戀也則視移文北山捷徑終南者又已下矣何以隱爲良以謹所依據而厚自蔽者之難故山人潛夫處士逸民之號人人得稱而丘園肥遯之風天下鮮矣誠知謹所依據以道自蔽則膏肓泉石痼疾烟霞隱者也即居中國近利市深藏若虛盛德若愚求爲可知不求人知呼馬應馬呼牛應牛亦隱者也即食祿仕官清不必人知功不必上聞恩不市我怨不駕人混混茫茫淳淳悶悶遇之則德讓崇不遇則聲跡斂量時而進奉身而退進不自賢退不稱抑又能大隱者也傳曰莫見乎隱君子慎獨是則能謹所依據得自蔽之道矣是隱道也是隱義也世曾幾何人哉

認隱

認字第八十一

楷字　說文乳也從子在宀下子亦聲○六書本義乳子也從子在宀下爲意

借文字

測曰余老無端認字而竊有歎焉蓋歎認之適足駭世而已夫字之行世彰彰也故童而能習村學究能授胥吏工書有目必有所識有口必有能讀有手必有能畫而文章之士意置指綴惟其所命蓋章章句句皆此積絫所謂雲蒸霞燦者也胡難認也及其至也則有當年不能盡其學皓首不能通其義習其象未必能得其所爲象講其意未必能盡其所爲意至指諧轉假六書之學者屏逐

不譚久矣蓋志度閣而不暇觀藝濡俗而不相謀其孰用於認卽認以文其孰緣文以稽指認以指矣其孰緣指以成行蓋目到者千百心到者十不五心到者十不五而身到者不萬一焉蓋必身到而後謂吾所稱認也已此讀書如漢唐孔張許柳名鉅諸家儒先尙識其有未識字者字易認乎哉且字之爲字子而宀之有乳之義其本意也而借爲文字之字何居無亦有生生不窮當子而宀之者乎志云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文字在天宀之下孳息窮已哉蓋繼卦畫以作而功溢於書者也夫天地之始空濛鴻洞渾然無文伏羲氏乃仰觀俯察畫奇偶以錯成卦爻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孳之始字之祖也卦爻不足而後之作者繼之以字孳之生之今天下形形象象名名數數事事物物顯顯微微巨巨細細孰不有字字孰不有文文孰不有指指孰不可以備觀省成德行者其通神明類萬物視卦爻尤稱明著懇切第人未之認耳苟字字而認必如余所謂緣文

稽指緣指成行不徒如漢唐數家能讀不能識也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認字之不容不測也而又不能無駭世之歎也今之士莫不曰字足以供紀載而已任撰述而已何事認吁此得一臠於大鼎吞而不嚼者也吞而不嚼能知其美乎目其義矣而不以融諸心此知嚼而不咽者也嚼而不咽能飫吾腹乎誠明諸心矣而不能躬而行之以實諸身此知咽矣而又以滯鬱之疾滯結腸胃開而不能導養融化

以疏內腴外者也於吾體又奚裨則亦誦習徒勤臨寫爭工者所爲字胡益哉聞昔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此事有無未足盡信誠有之天意豈欲泄孳生無窮之象於穀而鬼之夜哭蓋爲末世空文不認者哭乎高誘者則曰自書契作詐僞萌生去本趨末棄耕耨之業務刀錐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文所劾故哭也蓋亦有激之毉談豈其然豈其然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認字之謂與余之望人以認字庶幾亦易意也知

我罪我在我同志測認字凡八十一篇見例云

認字測卷之三下篇終　　不肖男傳誦校梓

序後

上篇

天地萬物起於一一者數之始理之原也故認字必首一起於一者終於十故繼一以認十聞一知十存乎人故繼十以認人人之一身心斯主焉心之正人斯成心不正無貴人矣故繼人以認心心統乎性故繼心以認性性率之而爲道故繼性以認道道者道也德之不修道不可道故繼道以認德德者得也匪學無得故繼德以認學學先志故繼學以認志志者

士所尚也故繼志以認士士任重而道遠莫如仁故繼士以認仁有仁斯有義故繼仁以認義仁義天所賦也故繼義以認天天下無大惟天爲大故繼天以認大有大者不可以不正故繼大以認正其事正者其道中故繼正以認中中也者至善之歸也故繼中以認善善者理而已矣故繼善以認理事有定理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繼理以認思思與意偕故繼思以認意意與情游故繼意以認情情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之斯行之故繼情以認行行者行也

百行莫先乎孝故繼行以認孝孝者效也效之君斯爲忠故繼孝以認忠忠孝天下之大節故繼忠以認節能知節者必知恥故繼節以認恥有恥斯有廉故繼恥以認廉

中篇

志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不能張四維以禦滅亡者非夫也故繼廉以認夫夫婦人道之始天地之大義也故繼夫以認婦夫婦婦而父母順兄弟睦家道成嗣續不窮男子之祥也故繼

婦以認男男者力田之謂力田農業也故繼男以認農農王者所首務有農然後宜王故繼農以認王王者王去也王同天下者謂之君故繼王以認君有是君不可以無是臣臣從君者也故繼君以認臣君臣合而上下交故繼臣以認交交必以誠故繼交以認誠誠者成也成以一實之理也故繼誠以認實人忠不實莫如言有實斯有言矣故繼實以認言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故繼言以認文文之入人者莫如詩故繼文以認詩詩可以興興則說悦說同者說說談詞之

善感而動者也故繼詩以認說說者說悦也說然後笑故繼說以認笑善笑者必善謔謔爭之端訟之始也故繼笑以認訟訟不可長也忍之則勝故繼訟以認忍不忍不足以得衆故繼忍以認師師者衆也得衆則所居而安故繼師以認宮宮者居也居之安者位不易故繼宮以認位安其位常守貴故繼位以認貴貴之所在名易舉焉故繼貴以認名名者寵之招也故繼名以認寵寵之則進之故繼寵以認進進必有所積故繼進以認積積必有其術矣故繼積以認

術術有善惡不可不慎也用之善則善用之惡則惡萬世是非史所司焉故繼術以認史

下篇

史不可易勝也惟儒者能勝之故繼史以認儒儒道不可以不眞故繼儒以認眞眞者直道而行之謂也故繼眞以認直直者人友之益也故繼直以認友友直之道本諸身故繼友以認身持身莫如儉故繼身以認儉儉而不已必富故繼儉以認富富者財之聚也故繼富以認財財之聚者刑所歸焉故繼財以認

刑刑不足兵繼之故繼刑以認兵財賦兵刑政之務也故繼兵以認政政各有所官故繼政以認官官得其人則事理故繼官以認治平治同者理也治理而官成斯可號故繼治以認號生有可號則死有可謚故繼號以認謚官號死謚名之在人致之在我故繼謚以認吾吾者我也我之得喪窮通有命存焉故繼吾以認命命也者神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繼命以認神神不可測來數而出故繼神以認數去數者數止也可以數上斯可以占故繼數去以認占占之應

人共奇之故繼占以認奇談奇者莫若僊故繼奇以認僊僊者壽而已矣故繼僊以認壽壽者難老而已矣故繼壽以認老老者必拙故繼老以認拙老而拙者必窮窮歸于盡盡則不可見不可聞隱焉而已于士則遺榮而隱去之謂也故繼拙以認隱隱而不耀人將求其形形繁若如字字者孳也如萬物之孳生不窮也十百千萬億億兆兆不可紀也猶可認也故繼隱以認字終焉吾不能十百千萬億億兆兆之皆認也之皆測也吾亦不必十百千萬億億兆兆之皆認也之皆測也凡此八十一字則其例也然亦有不必八十一字者之認也之測也約之認一焉足矣吾亦自諒吾爲駢拇枝指也

序後終

不肖男傳誦校梓

認字測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周宇撰宇有宇考啟蒙已著錄是書標八十一字每字各爲疏解一篇其義欲借以講學而穿鑿點畫實則王安石之緒餘而已旣非小學又非語錄四庫之中無類可入姑附之於雜家焉

黃玄龍先生小品四卷

〔明〕黄奐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黄元龍小品二卷》提要

黄玄龍先生小品

新安 黄奐玄龍著

弟 偀于升訂

尺牘

辱諭劍仙事若以不佞崑崙者流謂精此術可致冲舉雖非所敢望然得錫彈丸二顆時吐白虹一報人間不平事不亦大奇快哉

僕夙志五岳念得草衣木食以畢此生故每對佳山白雲吐英青崖弄色輙一再誦遠遊篇翛翛此身入覺

非斯世能終繫者

長夏郡中鎮日如蒸籠上坐足下來便如在林下長風颯颯來襲人足解蘊隆耳

僕埋糟丘中竟日夕無醒時苦甚即欲叛去不飲又如侘傺無聊何苦酒中差自勝耳

夢洪水者旦而飲酒累夕夢浮浩浩中當是酒神見傍耳來訊決策過足下足下靜聽酒池中今夕當作三寸波也

僕有情痴沉苦海中將十餘載乃今逃方之外枯藤

片帋孤棲松泉蘿石間兒女情脫離幾盡辱卿兒名便當如王方平見麻姑但假滄海桑田不敢復與卿手爪能搔背癢也

僕少有脾疾每食不盡一匕醫謂非炙不瘳遂復不避火攻耳足下謂掃除慾根是真炙法即百鮑姑艾寧踰此劑耶

足下居近星臺時亦一登眺覩璇璣玉衡攬宮闕瀏山之盛乎回首江沱故山在望其于不佞亦復有暮雲春樹之思否

春雪四望皎皎豈非褻歲與足下着屐登山詫玉樹瑤島叫絕稱奇者時耶今安復得此有不怳然若失者乎桃開笋肥會須入問政訪二三兄弟石嶺梨花勝雪諸君亦宜連袂一探白雲鄉也

長夜飲本足樂但僕以病苦足下以情苦足下非不婆娑醉舞然借以寫其鬱結無聊之懷吾視之更足憐耳足下自云對人怳忽作夢中語風流真况味非足下身試誰能言之

夜半霹靂震空大地若坼睡中病魔駭去矣足下藉高吟以敵其勢終不若鄰僧醉酒大叫雷竟不足當其鮒聲苦吟求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不愈信哉

大雪遂深數尺計爾時着屐上問政山樓看天都飛布諸峯千里皎皎當作西方雪山想也僕在甕谷玉山四映珙樹槎牙瑀登谷上窺之亦自肺腑冷然不啻濯魄冰壺中手携一壺浮三雅賞之亦復浮三雅東向酹公等耳谿山凍合遂阻剡溪之棹僕謂剡溪興倏乘倏盡僕興無乘亦復無盡不當勝子猷耶

足下語本有致僕爲易數字便是點金作鐵然聲律

稍協又雨中惜別處頗有情耳僕亦須作一章不然吳家青衣當笑僕殺景也

足下得無生理奚更用搗藥具爲若其丹成幸分我刀圭許

趺坐小樓讀南華經罷對黃羅山暝松蘿茗松杉翠色爭來流入茗碗中當爾時那可無考叔共語

內典與艷詞不妨並觀火宅中不有青蓮開乎詩之佳境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即有解有不解不失爲善解也

心在何處云何應證心原自在云何應了無證自證無了自了必求證了心外生心無有是處不知世尊說首楞嚴時此可證可了之心在于何處今却以此經遺足下足下試觀可證可了是汝心否

大士圖所寫心經圓勁秀逸諸相具足乃至與大士百寶瓔珞同一妙麗莊嚴懸之山齋焚香讚嘆足下以指腕說法一點一畫皆是導師

自楚歸飽食漢江魚當益健飯秋時幸過我嶺上白雲不堪持贈須足下來自弄之耳湘簟見貽展卧北

窓下涼颸習習便夢身在瀟湘綠雨中

偷見遂儼然過足下乃亦從一窮詩人覓生活耶酒瓢詩卷無恙乎今爲足下竊窮去無煩足下爲文送耳

督學公議以德義之士祟祀于鄉盛典也諸君欲以先大父應盛心也即爲子孫者能無感激踴躍以從事第先大父山澤布衣雖生存行蹟謬爲兩臺使者及鄉里所推重亦一再辱推擇爲鄉飲賓然無顯名厚位足夘學宫諸薦紳之間而奐之力又不能必得之督學公將無虛辱諸君盛心益彰奐之不肖乎謹佈謝惟諸君裁之

東門一握手市中斗酒醉卧僧寮夜雨連床弄琴淒苦足下方憶湘君伏枕悲咽神往來九嶷聞琴聲哀怨以爲湘君瑟耶足下真有心人第不知湘君爾時亦能掩翠袖使竹色頓成斑否

諸懷詩各有致乃語語似王李由不似以求似由似進于不似而技斯工矣其懷僕三章更佳第不可使此中人見耳僕與友人云吾以遊戲法飛神海内外

三山五嶽常往來眥睫間此中雖小自有芥子納須彌術也足下得無笑僕作夜郎王識耶居與縣廨鄰日聞鞭楚聲不休致足厭賴屋後河沙中時時風樹怒號洗之燕中遣中貴數十人縱橫海内不聞諸大貴人一與抗而益都以一令慷慨劾擊其成敗不必論大能爲海内吐氣古稱鳳鳴今復獅膺一時身辱千古名芳第八十老尊朝暮北望心怦可念耳既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奈何僕雖孱弱每覩激烈事輙髮指冠今日豈徒爲知己搤擥要須爲宗社感此君

耳飽老風流惡業鬚髮盡扳有何面目復見瀟湘中人耶

得爾占信知足下病瘍幾至委頓足下夙昔風流自快竟墮此趣中鬚髯皆髮無恙乎少婦孋娟朝暮靚粧望宰寧堪日對楊家果作酸心也然須强作有心人勿輕折贈一枝致梅擲粧點壽陽肌耳僕語不免有訳氣然譚言微中亦是滑稽之雄惟足下聽我

東門王家海棠佳甚大如斗高二丈許花大于杯繁英蔽天籠覆一院初日映之嬌艷低垂直是太眞醉

西凉葡萄酒狀潘氏園者雖佳終似華清宮侍婢直得太眞餘妍不堪并立也徘徊賞惜不令足下見之

長堤萬綠冉冉如步翠幄中清流白沙映帶遠近殊勝坐屋子下飛觴足下跨牛墮地時又勝賀監騎馬眼花落井矣梅雪者某君家青衣孃孃多致往時入武陵與某君雨中持別掩涕淋漓若寒香泣露低垂可憐僕爲四詩贈之諸君和者接踵今復得三郎一篇當使六出增輝五英流馥矣詩成時安排作孤山處士夢也

僕語如蔣律僧所說法不堪使蓮花座上長者聞之詩之效能使人蟬脫塵垢泡影榮利以足下才自可睥睨千古人間世那得縻也

綠陰中把酒聽杜鵑政是初夏佳事向晚素月清江水天一碧臨流高詠居然身在氷壺中新詩從此中出那得不佳也末語使某君見之當復魂佚矣

足下三宿秦樓飛觴醉月清歌妙舞酉迺薌澤中可不令黃先生雜坐交舃盡淳于一石哉奈何秘客若

崑崙奴也某君聞而努目揎拳酸狀甚惡僕戲爲解之欲令足下出醉酡一甕自反縛投甕中以當酈生烹則七十餘城乃可復下耳

得尺書琅琅千語風旨皀然睥睨古今土苴榮勢慕嶽遊之高標卑株守之陋轍乃若扼腕時事深燕幕之虞希鴻舉之哲抑何感慨踔躪使讀者始立髮而終心折也至于俚言刻畫效顰西子足下不嫌無鹽唐突而推許津津乃知指爪瘏痂之僻不可詗今無其人矣

僕短于臨池扇頭惡書幸捐之篋笥爲我藏拙倘以障面不減元規塵也

郎邑故水鄉河流南帶陂池四繞多菱荷菱芡之美清蘚時拂倩色可衣又時時有雲氣起澤中吐欲奇變與胸中磊磈相浮沉晚而皓月長堤清河瀉玉垂楊映帶林莽薇𦲷漁舟隱隱出沒流光中作滄浪歌輒徘徊四顧悵不與故人連臂爲大堤清夜遊也來句夢遊郎洒孤洲月書寄郎山五嶽雲何其神韻八月定歸當相與踏歌金竺烟霞中耳碧雲秋色足以

自娛加餐慰遠

今夏不大熱風雨時㬥六月如秋郎川故四滙大澤時時有雲物起澤中奇幻萬變悵不堪持贈足下怨前所植藕花長五尺許每皎月盈床舉頭憶遠見愛英濯露翠葆拂帷猶彷見足下顏色耳

足下酒後顛態不俗若稽阮見之便當牽袂入林今任列仙傳一部傳中多米汁仙足下醉時讀之將無乘酒力冲舉去否

侯君集唐貞觀中爲大將數得利封陳公嘗受兵法于李藥師與藥師等二十四人圖形凌烟閣魏徵薦其有宰相才後太子承乾反君集以與謀伏誅按唐初都關中與郎邑風馬牛不相及君集既非郎邑人其誅又以從太子反豈其越數千里能與太子容謀則君集當未離關中而其死時亦應在關中不在郎邑又荊卿齊人居衞嘗遊野望過榆次入趙後至燕爲太子丹西刺始皇不中死身未嘗至吳僕前歲輕裝遊郎載籍俱西藏黃羅山中無携書足考君集事僅以臆記未蒐全傳其生何邑死何地當具載唐書

公爲郎史董狐志宜精核當更索全唐史詳考之又志中少仙釋一條郎邑多僻野大澤其中禪玄幻化之蹟當亦不乏以僕所見楞嚴院一石龕云正德中有聖僧無礙預示涅盤名諸比丘誦佛號端坐化去種種靈異今遺蛻猶存宗其爲之銘又邑南有郭婆遇仙事甚奇似亦可采以補仙釋之缺至于陳公高公郎邑循吏其清操善政郎之野人皆能言之肖像在祠有禱輒應望而趨者不啻甘棠二公傳尤公所當留意者也

閒亭寂寂風雨愁人幸過西城張家剪燈夜話毋空對暮雨作高唐夢中身也

青蓮始綻玉露未晞初日映之作牟尼珠色妙香微佈不減栴檀乃信如來清淨法身非此土不堪趺坐足下來諦觀之當以一刹那證七寶池中莊嚴妙相也

暑氣逼人遥想兄在方丈長松底自清涼也諸貴人延兄作上客終日磬折如此襏襫何又不如坐陳姬炎閣雖在火坑中猶時時有甘露灑耳

白門秋别風日蕭條知己窮途落落星散感慨不可道别後長公一再過我劇飲夜分不至落莫入郎川一月飲鎮日在醉夢中獨懷足下一念惺然耳

僕少慕脩詞其于博雅君子心向往之恐不得當弱冠即知有唐先生竊欲一承末風聞先生閉戶著書恥與俗接僕自惟年少性跅弛又尠所著述以藉手就正徒欲以踈浪之身涸記室不幾爲高士所唾耶以是趑趄不前然自是彌益慕好先生十年不置今秋入白門程師以東書見投啟之則儼然手教與隹集私心自詫何以得此凡僕生平一二寄友或阿私僕而妄推穀之通先生無一日傾蓋之雅諦千里忘年之契此豈無當于先生心而謬然者古人重知已薄感恩先生知僕深矣僕即甚蒙昧其佩服高誼可自已哉及卒業隹集如波斯船璖奇駭目文麗而古詩渤而葩寓言奇詭似漆園避世曠遠似彭澤益想見先生爲人僕所爲十年寄慕不虛耳歸時首謁玄亭以謝雅念令上竹稀褰子佐倦吟時浮白拙詩一幅不足留以障壁塵可也

翁高年矍鑠又寡一切世累政宜以詩酒自娛想臘月風雪中三杯軟飽後當擁爐糅不律作兎園諸君想耳

河干薄餞尊酒依依落日蒼黄寒風蕭瑟賓主相對離思黯然及足下解纜後片帆飛度碧水空流與二三兄弟哽咽掩袖不知流涕之何從也

僕于詩五言古好君家都尉七言歌行五七言絕好君家供奉五七言近體好君家新鄉今復得足下且于身親遘之乃知僕所結李氏詩緣不淺耳此扇歌

雄爽流麗不滿二百言而具弃放曲折之致且天才
自溢不假雕飾正堪與君家供奉頡頏卽靡靡若僕
讀之不覺神王矣
足下去市上居湖濱當春水浩漾時乘與泛小舠便
如天上坐若乃夕陽倒影烟霞弄姿淪瀲若鎔晌映
翁睫俄而青月飛空流光縹碧水天一鏡擊檝氷壺
又或淡烟細雨罨靄霏微泊艇深蘆推蓬把酒此身
遂堪入畫湖光萬變足下朝夕饒領之樂可知矣僕
雅厭氛俗心在江湖終當一笠一簑結浮家泛宅緣

君其待我于湖上
湖上銀魚滋如氷雪調作銀絲細鱠大可爽沁詩脾
對雪見懷詩語意流麗如迴風舞雪丰神清瑩如玉
壺氷對此境作此詩眞足相敵身非戴安道何足當
此雅念綠沉隹甚第恐文通才盡卽有彩筆見授不
能吐一麗語耳
玆日禁烟復當上巳川上嫩綠成幄殘紅點衣便可
步出青堤高詠泛觴酬玆令節
茗烼非隹恐啜至七盌未必能使清風生或先生兩

腋自有風耳若乃繡腸中文字搜之何止萬卷玉川
子僅僅五千安足辱張先生哉
丈人傳奇中有小瑕不嫌磨滌元時南北曲諸名家
大抵詞主近情白主近俗近情貴婉麗近俗貴簡[illegible]
邁時二三君子以風雅入詞以四六入白遂乖厥體
爲當家所嗤又徒工詞而不工境夫詞以娛耳境以
悅目使聲調偏工而登塲無委曲動人之致則意味
索然觀者欲卧矣先生精于聲律又富有才情視齣
中有不關情境與詞中之浮白中之冗者稍芟定之

則一出可使南都紙貴也
湖上徜徉三竺烟霞六橋花月日在阿堵中文蕤當
與湖山競秀或操一舠訪足下一觴一詠結孤山處
士緣也人世悠悠多面交知心有幾而寥闊若是念
之輙欲絕
隹律悲壯讀之與秋風共蕭颯結語淒然不知文生
于情情生于文韻士相聚自昔不常一把臂便生千
秋感慨無怪也
紫蟹正肥碧醪初熟丹楓未脫黃菊可餐酒池中拍

浮可把便邀諸君連袂見過一觴一詠領畧秋光隨
意醉醒不敢強投客轄
黃羅紫梨寒漿沁骨雖不敢當太上玄光于肺渴時
啖之未必減金莖露
翁詩壇老手小子未窺一斑安能繼響直以倩之所
宜與翁憐其臭味耳嘉訊再至佐以清貺長者誼篤
通家有增無已新詩語語沉至不假外象真境自足
不朽之業舍此何之乃意不欲居過自挹損與天畀
鈍根體復孱弱妄意濶步希蹤作者如螂臂當車志

雖可矜終見其靡季子左提右挈畧涉藩籬然入室
升堂瞠乎其後邇者稍能自揣意切養生名根漸消
委志恬澹雖云身重于名實亦計畫無之不得不托
以自逃耳翁當粲然嗤其披靡也
郎川孫僻到客絕稀行李來過喜生意外顧馬首南
指不能維縶以永信信怊悵如何足下二尊春秋雖
高飲啖尚壯嫂氏賢如德耀五六隹兒繞膝俱是玉
樹芝蘭世界缺陷足下獨享其全舍此復有何樂足
下坐練水上且歌且酌酒後耳熱回想在薊門負長
劍騁大漠高歌出塞亦復壯思欲飛否又練水潺湲
聲如哀玉足下靜聽之不知與燕姬都門泣別時較
此聲孰嗚咽耳
知復有悼亡之痛所與曠士達觀不以逝者傷存者
搏沙眷屬卽復百年聚首終有了期萬無過慼吳大
伯相傳世次于史記世家中節其要者至夫差而止
吳叡事僅得其歷履官閥餘未詳考今却錄往隹集
春容秀麗大雅之音雖沉鬱處規擬杜陵而疎澹自
然之趣居多酷與孟襄陽肖諸體中各有致語獨五

言律猶是長城襄陽偏工五言一時獨步使此君有
知當必以先生爲後來知已矣隔數十里便如各天
每一相思不勝搔首
張集致上此公詩和平流暢雖時作壯語蒼調而其
隹處政在疎澹五言律骨格既成意象復奏雖有弱
句無損完篇春容秀媚此其最優其次七言律其次
擬古其次七言古其次七言絕五言古絕似非所長
諸體中有率語諸生詩僕稍爲雌黃未盡指摘其首
尾勻停或調鬯或韻穩或骨蒼雖乏警句亦所亟取

卽有警句而氣格未完者終屬後塵大抵此君詩由
苦心入出之自然有專詣而無詭隨亦足成一家矣
僕以意評隲未必當識者心足下更詳閱之有所低
昂不妨畀見

行李過郎川供億缺焉何以稱東道主金山之約已
齋粮辦遊屐決日買小舟凌揚子與足下登妙高臺
酌中冷水遂過焦山探瘞鶴銘然後入蕪城弔隋苑
迷樓故蹟日來神思勃勃已飛擁大江春色中矣

奉命題畫僕才藻旣疎臨池又短豈惟不足敉點景

物更貽山水之羞旣成而自笑李義山若在將無添
此一條在殺風景中耶

應酬紛沓未得息肩乃于此中作無着想雖無着心
却有厭心終是道力短耳王郞疽發背委頓床蓐不
知後來如何足下居高樓極目平楚綠陰千頃野鳥
時作伽陵聲文心道心俱益活潑否

損惠戴氏漁家圖足登神品卽懸齋壁中身雖市居
時時有滄洲漁父想也

市中態鄙俗見之作惡先生淸標高韻如松下風每
思一對之以解塵穢鬬近病痁滯暑蒸人須平復始
可東歸爾時勿頻顧大刀頭也序如小兒號嗄與爲
我藏拙東海多博雅士勿使見之恐以先生矜遼東
豕奈何歸時圖一晤人生聚會實難矧我輩有心人
何可草草

有慾障有事障有理障足下少營寡慾無事慾二障
而精力倬健銳進六藝着此一魔因緣病作但如我
孔子所稱游于藝甘苦疾徐之間涵泳不着卽游卽
道何得有魔不可一噎廢食也僕幼作當家子東抹

西塗苦爲事障與足下較苦樂邈隔天淵今此云云
是羅刹中人勸辟支菩薩豈但泥佛勸土佛也笑笑

高閣崚峋四望莽蒼大陸風雲足助壯懷雷閣中三
日未盡領畧秋光此後霜露漸深楓林搖落秋聲四
起羇旅蕭條恐兄不免宋玉悲也擬九日重相訪自
作白衣持酒人弱冠知己華髮漸侵當親把紫萸揷
兄鬢邊覩茂歲尊前人共黃花無恙耳弟培塿風低
不堪吹帽奈何奉贈七言律一章書後復信筆作一
絕志慨并伸知己之感旣而思之足下是北地濟南

派更須摩詰少伯方是千古相知何如何如一笑
遲遲三載別其不能忘足下似一日自足下有心人使人不能忘耳上弦時抵山中足下遂以夢得之何奇乃爾昔人謂神交中夜貝不謬明日倘能命駕千山寒月中把臂論舊清致不淺毋使黃羅山上紫氣杳然
連夜月色皎皎却憶整子上大酌時歸見張氏小顛僕嘲之渠遂顛不已今入山未還還以足下詩示之當復使其顛死耳陳廣文齋中苜宿一枰濁醪數杯

闡揚三教語多破的此君真率環堵蕭然如頭陀行禪玄而外惟品題詩酒絕不及世事固是我輩中品也
千林蕭瑟羈旅悽其當此悲秋憶故人更切清暇遠貽焚香展帙兼誦足下黃菊詩儼然故人相對矣
巴里之音陽春和之尨磔博珠所獲不貲來詩次韻而不為韻所縛格調渾成典寄曠遠大方老手妙若斲輪便當奉為法程涵泳無數
新詩滿帙璀璨奪目不勞鐵網坐收珊瑚可稱暴富

前詩稍更數語聲律益協儷偶益工乃知白璧不嫌追琢俚語數首仰塵法眼不惜神丹七許點之或砂石可作金色耳
綢繆數月意氣遂深倏爾分携神情愴結小詩扇頭聊將別意足下雄才信是豐城寶劍未遇茂先暫湮塵土然時時紫氣在斗牛邊識者自知是神物也
行五日抵山堂青峯白雲居然無恙獨黃羅峭色益傲人耳僕久厭塵喧一入深山便心開目朗乃知此身合是丘壑烟霞物那堪強置城市籠中也

辱貽詩高情逸趣置長慶集中便難擇出高年老手不欲播弄靡詞隨境摹真自應爾耳
高賢枉過盤餐寂寥惟青山白雪聊足供客猶憶夜半擁爐揚扢騷雅千山寒雪霏霏襲人貝以足下郢中調高故白雪為君來耳
溪頭把酒上下古人五斗卓然高談驚坐客飲固豪主人亦豪于供客矣石梁分手烟靄蒼然不五里而瞑車顛步蹶亦所甘心貝以嘉會可忻遂忘其苦
兄虬髯虎顴自是封狠居胥品英雄未遇暫爾淪落

何足怪兄既工劍術又精繪事異日三尺鐵橫行塞外復以七寸管垂不朽名亦足豪矣

除夕枯坐羈旅半騷感歲序之倏盡猶把一尊南望故山憶生平之爲兄弟如足下者而足下金陵書適至把讀巡環慷慨泣下鬱勃之衷欲卽一吐以北致金陵足下巳去金陵欲南致新都則足下未還新都嗟乎生平之爲兄弟如足下者幾而忍一日忘之耶躊躕悽惻情見乎辭爲絕句四章境雖眞語弗工也嵜一錄之附舍侄明遠而足下方客遊詩與明遠俱

還郎水僕客歲歸山中復錄之附明遠乃始值足下僕與足下生同鄉友同心乃三載始一見兩載始一酧苔書人生幾何寥濶若是使非足下滯新都僕胡以今日得聆金玉音耶以足下才偃蹇之不啻足復使足下孤使足下緜孤足下緜足下不啻足復使難一鄉校名天之生才寧爾誇必有所以處足下者如足下所稱生死必相貫出處必相據治亂必相宜斷斷乎成一軒翥丈夫無使現前失却則天所以偃蹇足下意可知矣雖然足下固利根第了生死心與進取心具在能如上乘人涉世出世一了百了否不然一心進取一心了生死東家食西家宿兩無所底極何以了堂上與地下老親望乎足下青年一意下帷了制科業功成名遂然後撒手刋心卽足下所最稱其公彼亦婚宦畢而始作圓頂人便可作榜樣矣但于涉世時不可使此心不惺惺失却主人翁致生死之根不定耳足下得不謂僕在佛地位人前作小乘菩薩語耶足下才于制科業不難于奇而難平不難于見解而難自然某某君諸制義是對症藥也僕邇

亦逃山中靜坐生死之了未了未可知然塵情已澹㾊幾無負肉身菩薩接引心耳三歲所欲吐遂爾娓娓不嫌直憩豈非僕于足下不宜僅作寒暄綺語乎來詩愴怳眞曠非復舊觀當是道力進耳僕不啻獲髯珠矣客有來者無吝往復以相印證倘念僕時但西眺黃羅山無異與僕相向也

吳孟都一時直臣溘然物故海內氣節士莫不拊心何論知己安甫青年亦先朝露雄才壯志一事無成令人氣短至某貴人者何足道哉卽不死猶死耳天

雨泥途滓淖沒股稍霽當歸幸留一見

別日雨如注襟袖淋漓次日蒸炎舟中暑氣不可耐因自笑何自苦京師豪士大千壯氣甚張人人自以得大物僕偃蹇場屋見棘闈輒揞眉何堪較利鈍耶復從諸君後小小播弄作遊戲神通不生得失心也旅邸應酧雜遝不能如山庄靜坐每臨風對月輒思與兄輩聚首清夜玄言未嘗不神往也隹文警思逸調種種逼人循此途轍以底精純便一飛冲天矣

久負足下四懷詩每操觚輒贖贖當由山川卑陋不

足發其磊磈之懷此中脩林平津名花隹釀亦自不乏僕仰面嘯歌快然自適此外驢鳴犬吠不足溷乃公也鮑老風流遂爾委頓猶堪南向望湘君見憐耶吳益都慷慨抗疏足爲吾黨生色其成敗不足論要須爲國爲民謝此君也

以牟易牛齊人尚譏其王足下易牛以兔小大更自懸殊旣爾愛牛未免脫兔東郭生竟成瑕棄特處士將作石交逃茲三窟之營憐彼一箱之服增桃林色掩桂宮輝遂使吾牛無辱于兔有角不煩賣劍寧復守株苐吾方將紙貴于兔鋒子不免坐鎮于牛後耳不佞當賓中山之毫足下無汚下流之口一笑 張以玉兔鎮紙易玉牛鎮紙戲答

入白門得孟秋三日扎肝膈相傾藹然煦沫且知近日工夫只求减不求增只作究竟想不作歲時月日得禍想世路坎坷直作泡影觀乃知足下所得多多即寂寞中大自有歡喜在及讀訟某老疏文扼腕敷陳慷慨憤激諸所辯折苦心欲涕天地大矣亂法橫議之民魑魅晝舞乃獨不能着此一公竟是何意然

此公晩而得一弟子爲足下足瞑矣

所示近作大有解悟陳語盡蠲心珠獨朗僕往者每拈一題必創立一見求出尋常政此出常一念不免舍正意而趨旁蹊饒爾說妙說玄印之孔門家常茶飯殊非本色僕生平嗜古文辭乃者不得不舍所嗜而頫首就帖括往往折才而伸法刳意而就旨惟求皂于局內不求增于局外一切瑰麗之詞要眇之思遏而不敢逞以故浮淺而寡深沉平夷而乏揚厲越石有言豈意百練剛化爲繞指柔雖僕矯妄過當然

閱于諸名家時文之道不得不爾也今以數首呈覽
足下儒門龍象勿惜鍵椎以相印證僕何敢妄自信
而輕藥石制科之業自是儒者素位工夫不宜視爲
糟粕細心求之淺近中自有妙理也僕滯留都三閱
月詞客名流法僧高士素所耳者目接幾半平平耳
無大異人者求才如足下了不可得足下努力

遊子雖興盡然入門俗障蝟集便攢眉悔歸來早也
應酧纔了當逃入山中矣足下向語樓前憐舌在牽
衣燈下問金無大是真境雖然但舌在安問金也

得石頭巷扎及佳韻恍與故人相對把玩躊躇益重
蒹葭之想兄居琳宮所朝夕法僧開士閉關揮麈皆
出世心較僕任塵境便勝多多許在秦淮時與兄所
接一時名流皆常物無勝人者一切遊大人以成名
足下才既秀絕兼復神情曠寂不屑從時客逐羶信
是千秋佳士不朽之業舍足下其誰

往時讀古循吏及賢公卿大夫之操輙慨然有餘慕
嘆不得當其世爲執鞭明公之宰劇邑郎度支五袴
之惠與五紽之節嫓媺古昔吳興建業郡人尚能歌
咏之矣豈沾沾慕古乃當茲世而自外于身見之君
子哉頋明公盻睞有加數枉騶從過市門至供張虛
左接浹旬之歡而矣曾不能以片語問寒暄艮以明
公清門如水卽薦紳先生未易以竿牘干某何敢徼
明公一盻而輙以長語溷記室故仰止雖殷藏之中
心未敢攄吐春時僻居桐衕側聞明公出典大郡私
心竊喜以爲西漢吳公治行將復見于廬陵方拭目
以觀異績而芳訊儼然自新都至雄章在篋鏗然金
石之響雖明公以蔦蘿故不靳折節矣奈何數當此

于長者哉扇頭七言非敢以下里荅陽春直爲廬陵
之士民慶不覺情見乎辭耳惟宗公教之别諭所云
兒女之情由衷自篤豈煩委諭西望香城不勝瞻涯

泰淮把臂歡若平生木蘭花底夜半呼盧往往形諸
夢寐方慨吳江阻脩波臣無便而嘉訊忽已自秣陵
至足下真有心人僕少而慕古吐棄尋常往者都試
以好奇奇北今趨平平又北犄散如僕豈進賢冠底
人哉足下屬望殷然使人增媿若足下駿爽之姿自
是鳳池頭品人生無幾毋失良晤倘入秣陵當多方

物色以圖握手也

九龍池上別遂爲酒人擁去轟飲至夜列炬始歸竟不能過虎頭齋所得蘭亭榻本頗佳聞足下欲爲摹宋人蕭翼賺蘭亭圖果爾便足稱兩絕言之神已飛矣

卧病閉戶謝絕一切得考叔殘霍然投幾千里故人不忘須臾非我考叔誰能若是于凡佳士爲考叔友也者則不佞友也秋炎漸退那得不一入黄羅山中足下清齋嶺上白雲可飡耳僕病小獨亦不免過㗚

谷中與足下三日蒲團相對

山中相送罷從一二少年竟夜飲咯血遂幾一升無長吉滿囊佳句空嘔心血即使天上白玉樓成不致見召猶可作人間一樗散物也

班荆敘話殊慰夙心辱再見枉兼惠刻言所以接引僕者勸勸不置豈非薩埵心切即淪墮如僕猶不忘于苦海中一援手乎

讀尊集如觀李臨淮兵選材既爾雄麗持律復自精嚴要以鍛鍊之深歸于渾合宇內諸大家推轂不虛耳頃以燕詞謁教長者獎進不休雖北海之巨不吐納流然河伯望洋自當旋面以服大方之觀也

風檻秋凉松聲夜吼白露滿袖黄花可飡清商過雲王蕭颯池柔燭織月飛觥迭釂主人之風流所以娛客至矣爾後卧病山樓謝友過從清宵揮麈非無一二快心事然欲續此樂了難再得乃益知勝集之不可常也

名山于風雅士往往與其一御足下之未了黄羅緣猶黄羅之未了足下緣耳于凡送僕句云歸來卜築

天都下山姓從君不獨羅叉將以黄山屬僕雖然得無虞黄羅山靈恨惱否

僕雖謬負大志以體孱善病無千里之力以副所自期有所舒吐率意而發不能深沉其思以合作者往往自厭即棄去不自意得當先生先生操海內詞賦衡條辭之士以得月旦一語爲定品頤獨數擊節僕獎借不休雨中握別時惓焉以千秋相屬即孱弱敢不自力以爲知己辱花時枉過山樓不忘寥遠徘徊矚眎情見乎辭一接瑶章把玩回環鄉思勃發未能

追陪花底負我嘉賓雖然以黃羅代主人千樹梨花代供其勝僕在多多許矣細讀新詩益窺作者之工大抵識力兼優氣骨蒼潾取精旣博操縱自如弇州所稱風質龍變良在茲乎

田居本自適足下又能適其適卽無五色妙花亦足樂况有之乎雖然花有待也竟不若君家仲蔚蓬蒿沒脛耳

五言古淸回朗瑩古澹處殊是漢風七言婉折靚深入作者室隨致之此君矣長公元自鶴立近聞以悼

妾故益淸癯不知沈郎腰圍何處可復減也

南樓之興遂淺則以無佳月故雖復與諸豪秉燭飛觥無處可着僕一語終不若寒山寺一片石堪相對耳

名賢星聚倏爾雨散溪上黃花十畝雖遠勝柴桑然良會不常轉生岑寂始覺陶公東籬數枝游然獨賞之爲適也

一接眷宇知足下自有心人佳客滿堂乃足下獨目僕卽未能盡所欲吐固有不言而莫逆于心者

項一把臂遂締深盟則以二三兄弟推轂孟公久知孟公非今世士僕嘗語樂師孟公嶽嶽有古直士風非若五鹿角易折而樂師復津津談孟公才與人地不容口卽未得與孟公數周旋不啻數矣聞自蕪城還山中久僾中賦草巳挾廣陵濤色來乎當有以益我

同作遠游人足下裝先發草草握別過烏石嶺頭千山烟雨中聽杜鵑聲忽愈益使離緒茫茫耳

足下脩幹偉麗磊砢蕭爽豈久徘徊岐路僕本澹宕人于世法中若狂若愼倏密倏疎終是悠悠樗散材未可如足下所許也

五月來郎川愁病交集呂藥師如漂水便過此中譚十日懷稍暢客去復惘然如失羣鳥而使者飛翰忽下精刻高獲波斯船病色起矣先生復何恙無乃疲于遊乎郎川公簡貴不喜客客往往失意去恐不能爲先生臨邛令而地主亦無王孫能爲令張具名客者客卽欲遊郎便當探犢鼻褌來耳僕間者亦捉筆爲人諛墓僅博得一飡酒肉不值數百錢豈堪薦之

長者先生當復為我一掀髯也

每與知己別輙哽塞不能吐一語別兄時黯然無言無怪也途中細念不知相見何時輙復潸然耳弟在幻情中十年着眼穠過漸澹着過漸離此僕近來得力處異日可與老兄相證者頃者忽結有情緣半生于愛根半生于詞致疎誕無聊之人託此作一段風情話柄耳非僕本色也初九日忽作微雪遥想秦淮蕭瑟老兄歸思當亦動否

秋盡始發白門較足下更淹一月曾與景升樂師貞

一訪張季黄于一線天遂過幕府山夾縣峯探達磨洞復尋梅花水登燕子磯泛大江陟攝山絕頂恨少兄下同緣然囊無一文錢興發便行幾至絕食真堪作一浪遊話本更有二三高僧人物頗盛然俱草草不邑洽獨在平康中博得數場歌舞肥酒大肉是真受用耳笑笑

古人慨知己難乃兄于僕知己矣又不獨文章家知己即單辭片語往往得僕心僕力所已至兄知之識所欲至而力未至兄知之即僕欲以所已至未至者語人乃兄已代僕先言之矣故曰知己重于感恩豈過論哉然僕每于兄譚藝中窺道力則又不可謂僕非兄知己也至謂孫登微笑意盡于嗣宗微言哉自拈花後不復聞斯旨矣恐非僕所能承耳

急雨連夜山漲暴發遥念豐干恐遂有去年之厄真可謂杞人憂矣樓中看黄羅天馬諸峯雲霧合離倏忽萬態靜觀其變遂至忘世却舉似大兄固可遥共此境耳

僕還山中只閉門山中人不知有僕即僮婢視僕還

與無僕等但于風泉松月中較比常時添得一人耳

霖雨漲發山中一片白波居人恃閣而爨僕方慮于凡作浮家泛宅人乃尚爾出游嘯傲勝引使中乎甚慰甚慰僕坐山樓即無茗椀圖書亦有以自樂峯雲吐欲澗水砰訇覺胸次蕩然更復寂然耳覩登樓時見兄弟于勝地益使人神飛欲就也

文章詞賦固千秋不朽事然此物自性靈出養恬操行正是立言根本亦常人涉世坦途不必擬聖希神然後當作盛德事也常時聚談多酒食游戲然亦政

不必多言祇各持其心而已在騷士中周旋最易風
靡能于此立得脚定便是我輩二三人相勉事
得共把酒便是别筵冷月照杯行人自黯然也
僕有情癡與知己别輙作惡别藥師將藥師方尩然
在床礙而僕乃轉覺灑然者則以藥師形瘠而大宅
有王氣較往者無恙將神更清寂想藥師此度病中
熱鬧心灰冷强半矣此政是藥師得力處所謂因病
致姸也附報無多言願藥師此後無忘今日之病耳
别足下兩年始相見見足下半日即相别此自常情

猶難堪况知己乎
忽傳有佳兒之慟豈其然乎當過足下山庄時政喜
其趨蹌娟人何遽爾爾搏沙眷屬真是幻緣暇當來
此中談玄玄說空空政可解此縳耳奉訪一章似覽
不知可當苦惱時一服越鞠散否
去歲還新安畱滯一載新安故與杭嚴接壤得時時
聞神君美政減徭役蠲罪罰謝一切請託實以父母
之心撫育煦濡使百姓受循良之實惠至使新安民
搖脣讃嘆以不得出宇下爲憾此非以真心行實政

何以聲名流通此郡若是俗儒謂性命之學不通于
文章政術賴先生兩洗之矣上邑故在萬山中紫翠
壓城雲烟在柰先生篩領之餘輕車躡屐徜徉泉石
間與韻士揮翰裁賦抵掌名理此自天以烟霞勝地
付先生如古所謂吏隱又何必枯槁崖穴然後乃稱
高致哉天目奇秀又有先生地主而僕不能從杖屐
游言之悵悵張松如欲結天目緣遂謁門下倉卒附
一詩扇頭請政臨楮神往
把臂十日何啻飲醇醪别後落梅細雨風景蕭然想

舟中人與居者共此離寂耳尊君詞林前輩與眼前
負時名者不同見之大家典型具在來書亟督前詩
欲裝成册高年人好事不衰其風流可想矣烟水渺
然何日得重傾倒言之悒悒
廿日得手札肝膽滿紙惓惓以千秋相命某何敢當
此日雅道寥寥自宗伯昭剏始而先生與沈君與梅
禹金再振之今又三十年先生復續之可謂盛事矣
急促諸君詩裝演成册垂之將來亦賦閒園一段佳
話景升意似更欲得金陵諸姬故實爲青樓信史此

書成便可稱風流董狐也

新稿處處俱妥貼至于聲調之清逸瀏亮自是足下長技但恨家數成耳初共公見僕詩云極平澹有致然體格已成恐難復進後見僕近來諸作無一篇出輙驚賞謂不意奇變至此使人莫測故共評僕詩有云前稿頗率易何以頓入神奇乃知神藻發露固自有時然初帙是第一地波羅客今至十地回看亦無前後際矣今足下詩已穩當更宜于奇峭深古求之又當使其變幻無端切忌篇篇一律若格調雷同便

不耐觀兼以語意平常則今詞客如麻人人有一套括何煩我更增觀穢也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已開一大法門即唐宋以後諸公亦莫不有一段新警不可磨滅之識當虛心玩之然欲求深沉變化獨闢性靈須是多讀書精參禪理自然飛躍豁心方圓無滯不然又是掇拾湊砌終歸臭腐而非神奇之自運矣僕嘗云着脚在文章外方能作文章着脚在世界外方能任世界若全身埋沒在詞賦窟裏欲求出頭難矣又况摹擬餖飣以為詞賦者乎惟足下可語此故饒舌及之亦願速發一猛勇心耳

觀音山坐眺一日殊樂薄暮大風發幾為風吹墮江中又樂但少惟士共之耳令兄叔聞沉默簡遠昨見其詩真當今第一流乃知奇士真不可測僕于世人殊落落不覺神合此君

杯酒締盟便是別筵秉燭忘歸片語相賞寒風颯沓愈助壯懷如此會聚真不易得所願別後無負此心耳蓋夫解半臂衣我足敵風威乃知無衣之歌雖秦人峭厲之聲實千古分溫軟語也珍重千萬

九月初送爾占意俱惆悵矣亦即擬以是月還逡巡奔走遂至十一月甫束裝就道而為方若岸拉入小梅林二十日長至後一日始抵郎川覊白門四月餘中間留連聲酒馳騁風雅無日無之然熱鬧當前左顧右盼泊然無味欲索詩逋竟月不能還一字諸子嗤其頗癖謂是頑心板骨藥石難瘳不知僕一片冷落苦心即相知前未易語或可向泥牛石女言耳但不能汨的一下撒手放開終是根劣業深也所得一二性命士意調頗洽亦僅一交臂失之而諸猛勇功

名之友責僕以精研博士業僕深肯其言向來卑視此道直是識見不足頭顱老大雖不藉此襲取科名然借詩者之旨以抒寫心靈優孟古聖亦可鼓吹騷場游戲大雅耳語言之道同歸于幻詞賦安見其不朽帖括安見其臭腐哉

連岑百里映帶脩林秋來行歌其中醉即頹然藉霜葉臥遥望丹黄紫碧如千重錦步障乃知山中豪侈非石季倫王君夫所可擬也

人情險薄面背風波蹴地立起如瀧瀨堆不可狎昵

弟素寡涉世貪兼復憤俗遷延避世政此之由以兄大手排患釋紛自可擣抗圓融如宜僚丸顧亦掣肘何也乃益知世可畏矣爾來周旋句曲宛陵間地脉仙壇環湖雲洞雖名爲佳遊而積雨維舟苦于匏繫一病數日伏枕未起即雲水勝情亦復遭魔如此

兄見吾舉子又見吾子舉子然願吾子之子勝于吾之子又勝其父之父乃不負兄喜耳高會極宜設于黄羅頂上但此間呼吸通帝座而主人酸寒恐山靈笑其慳薄又客量不寬不足以當北斗注天槳奈何不若仍把戒杯坐匯息軒中指揮諸門徒尚得自豪也

不孝之母非猶夫人之母而不孝之養母不能如常人之爲子以是抱中天恨莫可逭矣于凡唁我不爲一切寬慰之語諄諄以大事之不及檢點催有遺恨此政仁人孝子之用心即不孝當痛憤時幸有一念之明躬親含斂纖悉周詳蓋棺後思之一切無悔于凡所以爲不孝慮者庶其免耳垂念若此感慟如何

僕迫歲除來歸而于凡遊秣陵尚未返于凡自是天

下逍遥人不復知人間有牽縻事雖于凡自具解脱智亦由夙生福緣所致不尠也

有十餘少年一時稱小詞客高視濶步幾窺得中郎一二俚語即能痛罵獻吉弇州此雖共共作倆然亦中郎家風自爾中郎原自學識中來但其舍筏處似爲尠學之士開一法門今詞壇中中郎調稍詘非中郎詘淺而逃之中郎者自易敗耳若能學其新不學其佻學其老不學其俚學其澹適不學其杳拖何妨名家兄但于高古矯厲處進一層不隨人脚跟轉自

能新自能奇自能爲中郞若學中郞便爲中郞所訶矣只愁不能爲何李七子耳莫愁墮入何李七子調中也

每見空如問足下體漸腴有起色輙不勝喜然病當未愈將愈時此一關頭是調治最喫緊處最宜謹愼人初病孰不知畏久則漸寬而少愈則心又漸放一切妄想多言暴怒及飲食不節等戒念稍稍弛病因以難痊或遂成痼疾足下此時將思前筭後心煩惱嗔恚心請一齊放下卽使芸芸思慮于現前事未必

有絲毫相濟而于病則有十分相妨足下是性學中人但于二六時中內觀恬靜使精神肌肉陡頓復元方是上好消息若復血氣爲燥火所侵鑠則肌肉不生肌肉不生則日久病頑矣僕語不足當良藥然恐病者心生焦煩故進此長語足下誠薦之或可當一味送藥引子耳

不孝當大故時望諸兄弟之及其親七十八十壽者猶之乎天上也乃老伯八十矣竟捐官舍雖然使不孝從此而加二十年之養如我康叔季黃之于老伯于人子心能無少慰乎則康叔季黃今日之哀扳而莫及者乃不孝之所企慕而不能得者也雖罔極之報何時可盡較之不孝而二兄少可自寛矣季黃善病尤不容過毁以傷大孝僕同病相憐觸情痛悼不復知所以唁二兄也聞殯後嫠婦夢準提菩薩事甚奇二兄功德如此老伯享天人之報無疑矣

方烈婦之烈頗奇諸文尚未悉非大兄神手摹之不能使觀者如身見其人與事也烈婦之奇在結縗坐棺中誦佛整衣時至而後瞑其灑脫自由不以情不

以意氣絶似禪者化烈婦能自卜日卜地又預赴喪煞所落家令藏之平日未聞其通陰陽堪輿家言由其心自遂解脫一切無罣無怖故靈慧頓露耳其盡志與諸烈同其乘理而化則獨從性中透脫不然何能自在靈異如此傳狀一册附覽此段公案非大兄不能定也嶺上僧製茗甚精今却以二小罐致上請試之

脩問之次日始知令孫殤傷弓之餘聞此卽心惡作悸遂至不敢走唁而弟又凶服相仍不祥之人慮轉

足下諱故愈益退縮自磨耳焦若侯先生能忘情我輩能鍾情鍾情之極無損其自然旋歸于忘此正太上事不然便與不及情等耳未可便遜焦先生也在大菩薩前說法與長者印可之

觀足下把臂時意氣與翰教之懃惓知未嘗一日無玄龍在胸臆昔人謂朋友一見相投合此是夙緣所結即兩人不知所以然正足下謂耶前別時即于肩輿中得一聯云青山友誼在白眼世情空此不足懸足下齋頭但以兄薄世態而重交情故云爾耳

以先生雄才綺思不沾沾于應酬與留連光景之文而經紀一代之鉅典此自二百五十年來諸文章大家所睥睨而不敢措手者先生慨然任之有餘力誠希世之大業矣即稍有志之士宜朝夕左右以竊末光而與侯問缺然其自廢可知乃先生延接殊常不遺陋劣固自龍門中無棄物耶舊作雜文三冊呈政其文浸無關係又不足當稱家鼓吹輙以瀆乙夜之覽者政藉以發波濤于巨海扣洪響于雷門耳惟不靳削教之可勝祈懇

世路相與悠悠耳一交臂便掉去而足下于我每見益親至手札之委詳意氣淋漓猶似有欲言而不能盡託之楮墨者抑何有心如是也見足下乃知交道之未盡喪耳

為本空二募疏皆彼教中精義而文又工麗爾爾不懼破綺語戒耶言提錄最膚淺阿家翁對小兒子語不堪使長者聞然不可不靳大兄一芟抹之耳

華屏竹底把酒微言何必遜稽阮仰覩緣雲中星光歷落今憶之尚想見主人高標耳

藉黃山之靈邀大兄見過大兄山川董狐遂使千古巖泉生色不獨知己得聚首為厚幸也大兄雖留新都累月戶屨常滿徵文如市頁以不得一促膝竟日為恨別時漁梁風雨尊酒黯然可勝悧悵五明會席漸盛溪南有繼舉者其約束一如三潭乃知豪傑舉動形體雖遙其精神固未隔絲毫許也復有三四友人嚮往大兄而未得識面者望謝先生如古佛燕京豪傑聚處大兄到時當更着一番氣色遲想之神飛方生不憚走數千里自是有心人兄收之或可當一

肯任耳

廿三以後無日不走入至利生菴問消息詩禪還上中仍可刪數十首其說道理明顯與機語無含蓄者削之存其不落理路不可以意解者只刻百首足矣項欲作小語數行書其後忽忽未果向所言欲見人其人走中原未還而介之者秘其姓名不使知苟其人果奇或有緣不妨晚見耳

客秦淮時悠悠忽忽雖復日奉周旋愁心如醉熱腸忽冷遂如頑石不知我者謂我宣驕即知我者亦不

知其心憂也乃信誕放慢忽之士政是千古有心人其意轉可憐耳別日蕭蕭旋與諸君醉于赤石磯頭酒後耳熱幾不欲去薄暮登車落日曠野寒風慄慄不覺淚然沾軾矣

接二月書知金陵別後佳況景升先生無時不樂無境不樂直自多生剷除煩惱障盡結得歡喜因緣不淺令此無任世法無出世法大兄自是游戲三昧人僕一瓣香已久燒在大兄前但弟落落寞寞即醉心時不免露出騃奴本色耳河陽傳中所稱其鄖者已歸然大魁但作負心人何憂不富貴

前作報書頗以河陽公案佐謔兄書來亦及之弟非能負情直是不及情耳遠慚鄭生近愧韋鄖奈何河陽躊躇百折始傾心渤海才調相憐即一犢鼻禪勝烏紗多多許若河陽能不于此動心則渤海生不甘落第二義矣爾占遂爲偷兒所窺曲逆侯以偎衣刺船得免爾占不乃肥白慢藏一笑

白門半載忽忽無聊如風中蓬隨其所轉在儔伍中形如土木一片冷腸遂如冰鐵世界大戲場造化弄

人我何可還自弄也若使秦淮間有一事可以留我而我然後留則我亦一血肉之傀儡耳世途平險原無定局但須平日游之于凡豈至今日而始見其可畏哉見其可畏而作畏想滾滾熱中則是自心中妄起一片太行龍門于世界無與也行路自難我心自易何至煩于凡咄咄何至使茶癖因之益劇乎閒趣花期入越中諸山水此段佳遊却不減桃源棹上人矣

建平去金沙一衣帶水不能操舠過訪嫩僻可知所

恃故人可時時神晤耳僕往在少年場與傅陵氏有遥呼遥應之約一時才調諸君詫謂千古未開之一竇豔傳之然不知僕心已作沾泥飛絮今君家仲蘂乃復形之聲歌其詞究麗柰情欲絕僕借之轉更不自禁足下將無笑古廟香爐乃復因綺語生焰否

記得花朝奉別私念以是日出行願一歲在花前無恙乃此中故無好花又弟頗僻少出戶庭遥想大兄日擁芳藥發舒意氣不啻身自與之耳郎川漫錄雖有數卷不敢示人今從其中摘出近事僅十餘條聊

以塞責且使大兄知其非奇秘寶以淺蕪不堪呈笑大方寬之歲月或可以全帙就正矣

別來無論見面即尺一亦杳然政以尺一寥寥心愈惻惻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眞實語也潛虬山酒家倏見倏別爾時僕已大醉眞如春夢片時乃益知會晤之憶恍矣扇頭無新詩奉寄而錄庚戌人日詩政以見無日不思之眞念耳

往時展別輙悵悵畨連此畨與一二兄弟分袂若坦然無情良以變故屢更嶮巇歷涉知此生之多摧折世界之本缺陷不能不忍情抑念即中心如割而不自恤耳知我者謂我苦心不知我者謂其憒憒也人世自爾謂之何哉

所印章篆法古雅鋒力遒勁象紐直篆三文配合極巧進乎技矣桃葉諸詩新艷警秀名家錚錚固是金陵少年場中射雕手雜劇七種完上葫蘆先生傳頗盡世間無可奈何事佳處在說破便了不作老婆葛藤雖然若遇沒奈何拍手大笑一脚踢破葫蘆不知彌勒佛跳入何處請老顛更說末後一句

猶記赤松底別今來已是半月餘人諸亮卿事事佳但恨太穩僕語諸交游近日無所爲但學亮卿穩耳午日後遠行不知可復得握別石照遊與如何當是不行穩耶

蒸暑橫流酷異往歲僕素不畏熱今亦如坐湯火中當是道力減耶故鄉蛟水暴發乃至夾江居人半爲魚少婦麗兒羅衫金釧漂蕩白波中揚之水與萬年橋亭鴟吻齊呂家雙雙恐作錢塘君部中伎矣

青歲如流華髮欲生脩名未立壯志漸稿乃知鐘鳴

鼎食與鏽虎雕龍都無關已趣惟了取本來一物是
眞不朽事耳先生栖息巢濵尚友古隱能會洗耳澹
衷便可展如天盛業黃屋喬林巢堯未始作分別見
也

李公以不定義教人欲使縛法縛空之士皆恍然自
喪所謂塗毒鼓箭鋒機往往殺佛殺祖在彼法中固
是世尊得髓弟子僕本株守人兼復牽滯文義此老
正是頂門一鍼僕謂凡讀書且勿細求其醇駁但彼
痛切處能作我對病藥則一瓣香不得不燒向此人

前矣

日坐樓中對隹山展卷此自世間第一種清福僕在
郎上亦頗無事此中人名能知僕僕極不願其知然
實未知僕僕亦政喜其不我知也故雖市居無異深
山得時時靜坐究自己一着事今聰明之士往往高
譚神妙譚愈高求愈遠僕以爲莫若于尋常淺近處
着手只一味省事而已然省事非于事上省若但求
事少而此心憧憧縱鑿坏而遁只穿衣喫飯累人多
矣所謂省事在省其應事之心事自來心自簡省得

一分心便空得一分境饒他百變逍來只同烟雲過
月苟能如此切近簡易便現前無磕礙何處不如如
也若只說空說幻縱得天花亂墜何益性地上毫髮
事乎兄但于臭腐中覓神奇不可高譚神奇致墮在
臭腐窟中耳向在羅弱樓抵掌呈伎倆今復恍然失
之矣

自五月過郡不得別藥師至今耿耿成一段缺陷事
拙詩得隹序首之奬與過當景升有言吾儕靈秀要
自崑崙五岳所鍾此自君輩事若僕則自負媿黃羅

山靈足矣鄉中人來能語藥師樂事以藥師趣致一
揚肴舉足無非樂處聞有人見謂苦者在藥師郎樂
此自生前種得歡喜因耳若僕郎樂事亦厭苦故落
在愁惱障中今乃知不必作樂想不必作苦想且當
隨常付之便較得少分自在耳如何

翁忽有兩孫之慟死生有命人力其如何故曰達命
之情者不務智之所無奈何知其無可奈何而哀之
故日無益之悲也古稱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遂以
鍾情爲賢者事不知太上非忘忘則便同木石與不

及何異但不同于木石之不及即是鍾鍾而止其當哀之則而不過焉之謂忘也以忘爲鍾故足賢耳此自養性之方在高年人猶宜于此處着力矣九月亦殤七歲一女子其宛轉床褥訣別之言了慧可念然亦付之無可奈何耳語曰同病相憐故以此言進

何遂一殤兩兒耶傳稱事有不可奈何者三此政其一當不可奈何之境即以不可奈何付之便是奈何之之術耳足下忘秋時所以解僕殤亡女者乎雖男女重輕不同其于骨肉之痛則一故即以足下所以

解僕者解足下併乞以此解尊公尊公無一飯無二兒朝夕娛弄所恃以甘味今驟失之感念當倍常情老人豈堪此慟極宜以四句偈理寬之

得寄名山社約真一大快遂使海內有心人皆得踴躍從事兄高卧不出而攝一世精神盡奔聚于三天子都誠千秋盛事乃知英雄舉措政自不小快不可言幸復緘十册寄我遇韻士輙授之正如兄言不能一一料其必歸即使大往小來不爲無獲耳

近非能悟道直是窮子作眼前小活計耳僕于禪玄兩門尋頭覓尾十年餘真如蚊子咬鐵牛今却將從前説玄説妙一切撤去但于俗情俗事上步步討受用不求減事只求減心所對無論佳境惡境只以平常了之減得一分心便落得一分灑然耳此是莫討筭人舉措豈堪舉似向上人然非于最高地位緊着眼即不能于淺近處得便宜也兄以爲如何所矣一二方外人僅是嘴頭禪耳然極喜與此輩往還雖市井囂雜覺此身如野馬在虛空中也僕始來即上三二年此中人真有尸祝僕意近喜稍稍有欲爭席者矣

詠月諸詩極新艷似從蕭澤中得之不異清寒月姊怪人耶病體尚憊未能就高會聽歌月夜提一藥壺坐松桂陰中聽螢吟蛙吹以較管絃致乃不惡耳自古文章士惟取快意目前而不必博千秋名者乃真能得千秋名者也

千里齋頭暫晤對不謂遂有吳門行每對澄潭朗月高松白石未嘗不想見吳季清標也

元會手神意調不似新安山中人又開朗英毅當是

將來有用才或疑其眥目大俊美子房如婦人好女而智慮籌畫乃蓋世何必虬髯戟張然後具俠骨也行時黯然不欲別極欲把像之爐頭以觴以廹除欲雪僕夫促行是用忍情耳抵新館寒燈旅次猶憶象之相對目前也歲首雪深林巒盡玉愈益想故鄉萬山中風景仲春之約不免愆期然把臂亦終不遠春雪既甚花信將和所與仁弟開懷自喜

別之夜宿新館次日大風雪輿人蹭縮客懷慘慄幾欲返輒與我信孺擁爐觴咏矣泥塗五日乃抵郎川

行人安穩僕夫無恙以信孺念我深故詳及之入春兩番凍雪積素不消遥想鼎閣玉人居然在華屏瑶苑中也離郎川半載俗事攢人仲春之約當復愆期還時恐信孺已入留都則把臂在雨花高坐間有小蒼頭還不識像之亮卿孟公宅書煩使者轉致之梅柳依依花事漸逼人所與信孺高情乘春俱皀

黃玄龍先生小品

新安　黃奐玄龍著
弟　僎于升訂

尺牘

去年見子荊便如見阿閦國後來兩過齋頭皆在紫陽未返子荊無妻子累故能出入自由於世法見謂缺陷於本分事真是洒脫自在也子荊自是散聖出世故能如此乾淨無垦僕年來受此累不淺乃知老宿非誑我新年積雪二月纔有春意不知蹤跡常在

何處梅椰間見延季幸爲我道長相憶意

高士忽過真是空谷跫然方洗俗耳欲聽數日法談比自北郭歸而二君已去回風雲旗抑何欻忽莫可定也今寐中猶恍然若有失戊上句真不食烟火語時玩之以當飧氷雪春色稍深便當握手在兩高三竺間矣

不得奉吟嘯遂三載接尊牘不得報謝亦復一載然古巖秋色石嶺雲陰溪館秉燭清宵石橋艤舟殘月無日不在懷與一二名公韻人屈指當世雄儁才無

日不在口長安炙手場知已不忘勤念尚爾況山泉
松月中人爾境孤情與懷感遠不盖深情軫結耶內
兄某潦倒文場勉就微選一辱吹噓遂使三冬有暖
氣無怪其感入骨今遷圉正驗然草莽多竊伺先生
宏度遠識實當今倚辦才自有沉機鎮物之畧成俯
于胸中曹元甫丈不獨雄于秇苑其慷慨英雄真世
界有爲人豪傑相視定當莫逆蔣子翼稱周郎雅量
高致二公并足當之中夜聞鷄臨流擊楫正二公今
日事矣弟草茅薄劣未敢代肉食者憂鴟鶚飛息亦

恃知已爲係援不覺言之懇款耳臨風舉首嘹切何
言公爲世界自重

足下清骨高韻居然名士對之神醉毎見盖深東南
諸彥少有如君者此番一幕意在阿公乃竟不逢殊
常悵悒中間相去只衣帶水後日相思便可倩片帆
浃日周旋耳某君吳門高士情踪簡僻足下見之知
便把臂矣

某子槃人ㄕ給播弄便捷遂自意得此市井小小駔
驓尚不堪使大猾見豈能入真豪傑眼孔耶

聞前茅指金陵金陵俠烈星聚先生慷慨畫當世使
壯士意氣盡發舒今時事未靖須大力者勦禦之先
生西北大勲著于旂常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于襄之
績非先生孰奏伏波據鞍盼睞以示矍鑠今豈公高
枕時耶一聆鑄論欽服不忘但不得時承下風飽聞
奇畧耳

某某乃以錙銖相失二子是佛門着脚人無論礙情
指蔺殊非有才畧人作用眼前是財穀世解我卽于
財穀上分明便能使人人悅服在衆人沉溺處作佛

事人便易信入此是真佛子于世路越能四通八達
受虧處少得便宜處轉多也此話是市井筭計語然
試舉似二子亦是頂門一針耳

某君事在姑孰廣座中聞之諸爲乙氏友者輙爲乙
張赤幟弟一一摧之然竊怪某君之不若乙氏之得
人也二十年俠客場中發舒已極卽無乙氏修隙亦
正宜韜晦時況兄沉深練客又正其對証藥耳從來
有用之材非韜藏必不能堅忍非堅忍必不能迅發
此千古看人定局深願某君無爲傷觀豪傑所窺耳

兄是實實怜濟人今雖靜養以俟春宮之捷忽若聞
有奇人須一物色之知天下大然後知天下小知世
界必有人然後知世界不易有人也何緣促地得一
頤吐脩復淹遲愁然馳切

別時黯然不復能作一語實以痛悼叔靜故叔靜七
期不得躬禮佛前是日江行舟中默持彌陀寶號助
叔靜速登蓮臺上品湯嘉賓潘景升二公約會金陵
不相值聞偕仁丈燕磯月夜舟譚甚樂比會于姑溪
同泊青山三日見扇頭佳詩畫所稱默然相揖已無

窮正似道與于先生意中語耳弟留曹元甫宅二十
日今送伯衡還白門伯衡世界有心人不可不使一
見伯敬先生也

秦淮一把臂便如兄弟歡足下嶽嶽少許可顧獨傾
倒僕若不及弟雖不言固已盟于心矣交游中有氣
骨不隨俗短長莫如足下勉旃世盡痿痹不可不作
屹立擔荷人也

與兄十年交今乃始稱盟兄弟兄固自慎重此舉慎
乃真真乃可久庶幾所稱久要不忘要使世路悠悠

人知末法中猶有一般敦尚古道如我輩兄弟者耳
今奔括世界中人人有幾輩盟兄弟一時拍肩菱耳
究竟悠悠行路人乃至喪德敗羣爲同好累毋怪我
兄慎重此舉則我一二兄弟正宜愈益相摩厲儆却
此一種奔括公案耳馬文淵言窮益堅老益壯二語
是千古烈士護身符坎止流行乘運遘會會有時節
因緣丈夫志意不受折挫以我兄才恢奇磊落自應
一番吐歛風雲以舒邁爽之氣暫時新豐旅困僕不
敢爲我兄淒涼也賢合者形精神自結努力崇明德

僕與兄各自勉不忍作娓娓兒女語

不意得一見露肝胆如玉受先生又不意得實實究
竟本分勝如衲僧于文章吏治無處非佛事如玉受
先生別後江行舟中但把誦須帚掃餘二集一寢一
食未嘗不見先生乃至山水林亭竹頭木屑嬉笑諧
謔處處皆相見覺領畧神情更親切于衙齋晤對時
比至姑孰坐都廣榭又于平野虛亭中見先生說佛
法說世法則是與雖已出白門半月餘原未嘗與玉
受先生隔跬步許也但不知掩却須帚掃餘二集時

及雖都廣樹後更于何處見先生此處須煩下一語點破癡劣人一疑耳今別曹元甫丈還新安送錢伯衡還白下略附數語奉報伯衡用世有心人不可不使一見先生又不知伯衡把臂扎投記室時不肯得見玉受先生否耶郵便乞不惜開示一二語使不肖時時覩面終不隔跬步許也

易孺敦篤熱心僕信以爲非今人有與易孺交即孱懦如僕亦嶄然有立志敢不益厲氣誼以爲同盟差不朽者業不晦者心不落今時一種套括盟兄弟是

我與易孺所能交易者也

我輩相聚較尋常盟結不同須實實立氣象實實爲君父立事功勿作一番花假議論足下海內知名英雄行以圓變迅捷之識眞是大弄丸手努力機會願作擎天捧日人勿負天公使公出世一場至意也

登舟前一日邗隆丈餞我于衙齋秉燭夜商宗教兩門語如古德登壇不覺竦聽又于須帚集中見余集生與劉玉受往復書始知集老是宗門伶俐人深愧往時淺識此公耳僕既與師有方外交遠盟自宜心心相照事事相依不以聚別爲通隔社中兄弟須師其作大手眼警策之無論出世用世須是踏實地脩實德幹實功方是不落口頭禪口頭功業也

夜聆法語宗風教義客妙圓融耆宿當場縱橫自在澄心竦聽不敢復以膚學旁攙一語歸途與王元淳誦服殊悔往者頂禮之未勤也

坐綠岫前聽超窮之論開見悉幽曠不得已赴大老閔亭聲伎之約即行足尚趦趄也兒子課公然敢溺法眼實欲藉鉅公賞識以鼓其情氣倘獲開示誠長

者提掖之盛心矣

初三日午醉乘輿跨一寒過雙松庵看李花入小巷便見緋桃十數株爛艷如火醉眼忽渥到德恩寺前素光彌塢皓然眴目近如瑶島遠欲飛濤穠淡桃花雜之若朝霞和雪惜不與兄把手共步林中恒恐風雨摧殘明晨不復有此觀若得兄妙手染粉墨圖之殊勝作雙松庵前李花一記也

落梅新柳春雨淒人忽得扇頭墨竹淋漓乃轉覺風雨之可喜況重以酒資破孤寂乎

十年坎坷之途兄已涉測之不謂步深一步非弟不能耐非兄不能見憐頃就醫京口登金焦二山見海門浩渺乃始一蕩滌胸中宿疾愁病憶故知每當勝地及逆境可喜可悲處不覺望遠惛然痛心也

來者傳言兄體違和旋即勿藥以兄雄悍之氣金石之骨卽風露小侵諒不爲困爾時當在卧癡樓中對月飛觥可盡一石而醉二參耳

一覩丰神便知是我輩人以足下俠骨自傾人耳月初過平陵不欲扣門孤棹寒波不勝蒹葭美人之想

時事紛紜正[illegible]枕戈待旦時足下駿爽之姿自能飛而食肉也

隔歲積思始得傾蓋纔傾蓋卽復分携忽諛相逢是別途正古人重爲惆悵諸君英英朗潤如玉僕厠其間覺形穢耳逗想東籬霜英爛熳極思一醉其側終不免煩兄葛巾也

弘濟寺中握別遂十年不相見亦竟十年不相聞然無一日不有一叔閩在胸懷中亦十年如結也月夜坐金山妙高臺憑非熊能誦兄江郊星濶鴻相嘅石間烟寒水自刪句儼然與兄燕磯相對時愈益寬絕

邊圉騷然主憂臣憂足下提三尺組練在畋非河上逍遙時當自夙夜不忘扶犁老上封狼居胥志耳

金陵佳麗地丈以高情雄藻覽眺其間宮闕江山皆足助吟嘯奈何言寂寞往時秦淮高會或數十人或百數十人然草草耳真才實少僕嘗數與其中久自厭之不欲往也滄景升大方韻士與丈一見把臂入林自應爾耳扇頭五言感慨悽峭丰骨稜然錚錚名家未易荅響向與武林友人約會暹留至今枯守荒

城如籠中坐典想秣林便欲飛度矣

得手扎抒寫肝膽扼腕時艱先幾之譚燭照數計仁兄當今大力人尚爾跧伏時事可知仲春之約諸友朝夕引領此中知交無不願一望見顏色豪傑傾動人自應爾耳某公有政府推此公若出國事庶有瘳今時非有智識有胆力深沉謀慮達變不窮未易起此痿躄病也極欲一見幸訂晤期主憂臣辱非英雄燕燕居息之日半歲踪跡幸不惜示知

知師一團瓢任鷓哥峯下此中巒壑奇秀靈幻無窮

石態雲光日日向人說法非師服耳根通不能領此
普大師行後公當繼振宗風社中其其少年法器曾
經諸方大老鑪錘時到山中不妨印可若針鋒相對
便自能作捏波主也

事事能自省自省則不留不留則過化過化即與俗
亦神奇步步轉步步進步步舍聖學禪宗欛柄在此
作文應世一切皆然正足下終身受用處但恐學問
成時作殊勝事作殊勝文人人言好自亦言好便忻
戀留滯則神奇即成臭腐耳今安能更得每事自省

如足下者數友與之共言學問識見哉

酒後高譚正喜足下壯懷慷慨古來丈夫言志何嫌
激烈儒之志即佛之願願者誓願究竟若不激烈安
能猛勇具隻眼人正于此卜其擔當若聞豪傑議論
尋有鋒芒便縮頸吐舌此豈有識人耶

在新都時兄客僕亦客然良友名姬高會不乏碧桐
白月觥籌數飛羯鼓鵾絃竹肉叶奏倡和之餘雜以
佳謔旅情頗暢歡場不孤迄今清夢此境依然耳入
秋苦瘧不得數陪清讌河干走別離思欲絕春時欲
操一艇過訪以末疾不能行七月入白門復病癰迫
臘始還還知足下儼然過存抑何戀戀故人不忘夙
約楊呂兩君以友足下者友我意氣迥越尋常二君
手格爽駿持論慷慨正是非熊品中人屬此君覓一
勝地作團圞頭譚笑數日此聚諒不惡也

其公俠士與今時幹濟才然觀其意沾沾自露惟恐
俗人不知我似欲取憐市兒此不免損其雄遠之略
耳

卧病冶城辱下榻授餐多方護念遂使疾苦之人忘

其羈旅弟三世孑然終鮮兄弟老母一脉與兄原不
異同胞此番相聚情誼益篤使非寒深裝澁即至今
尚未忍言別也分袂出城寒日蕭蕭征車獨邁感念
高誼涕淚淚沾軾矣

說法度衆藉宰官力更易入以一切鈍根宦俗人慕
勢入髓非紗帽發付終信不及耳制藝數篇不知何
人從篋中觥搜去先生于何許見之乃賞其神駿有
遠力老婦面紋醜難復掩慚愧慚愧

經冊承精書以慧手莊嚴佛法一切天人當歡喜讚

嘆胡文齊頭小九華石最可玩從廢池中得之又奇
而所賦對鏡啜茗語甚有逸趣先生幸和之亦詞林
中一段雅事也

所謂不得值客久與盡旦暮束裝名公著作滿天下
雖處處如奉教言然終以不得面扣洪鐘雷鼓之響
爲悵悵也寒正須裘尊貺忽及製以爲袍免賦無衣
可勝佩服

前所呈小像是負弱冠時面孔向時圖極肖貌今遂
貌不肖圖人見之輒笑以爲非玄龍公試題其非玄

龍者以前後圖貌不相肖正可發奇士一段快筆也

信心宰官居士能以指腕代佛語自當使見者生歡
喜信受心一切天人合掌讚嘆佳畫佳詩皆是品外
逸筆不宜使烟火色相人見非先生出世士不能作
此出世詩與畫也寒旅冷落玩此便堪醉飽

每讀一二新製高卓絕倫非色聲氣味可尋遂使作
者意象洗磨俱盡定非復從人間來

數夜月光如洗獨步冶城樹影中萬歲亭碧瓦晃曜
浮屠青影剌天神骨俏爽雖寒不忍卧計惟兄可遥
共此光耳

四十二章經乞諸大心長者高慧文人各書一則先
生法門龍象以觚聖說法開後學信心其爲功德不
可思議

某公之去某公之病未遽至厄兄兄亦未遽卽恃此
兩公生活兄自有碑不必薦福兄原坐滕王閣亦無
煩風吹送也兄素豪達盍益自振但以海內知己如
睡庵半載連床是從來文人相聚極罕事此却眞難
更心分袂耳雲山之游雲山之記皆弟願樂欲從兼

晤睡庵于山水間又極快心事而以兒女病爲料理
醫藥遂失此良會奈何某令公書計中無緊切事不
必親致卽命使者投之

僕衷極熱而外似冷情極眞而貌似薄非故爾爾性
然也極嬾而不自喧其嬾極拙而又自賞其拙此僕
之好處亦僕之不才處使一段苦心不能了然于良
朋胸中則僕斷斷乎其爲世之棄物無疑矣

所貴乎知己以能不待言而默喻我之爲人故心所
欲言與事所當言一切不必吐而兄能自諒之日豈

有擬人其子者今徒見其外未見其內我亦露其甘未露其苦遂使足下不免有煤燖之嫌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嗣見兄時弟可以言矣亦不得不言矣乃益信知己之難而末刧之不得不苦心也

客其公宅十日此公意氣逼人見者畏而忌之然經世才真老手人不易知中外熒如而鄉里兒尚同幕燕見遠計者翻嗤其迂此其公所爲一月數回痛哭也兄豪邁壯往見者盡傾匆取憐市兒自阻大業海內尚自有人今入法眼者有幾我輩同心要使吾友

即若友庶可臂指相關耳不肖本𢫹散嬾頑世根極淡自分是禪玄藏拙人不幸觸目時情搤擊疾首蓄于社中發一大願凡遇社稷世界有心人不敢不傾身不敢不傾心獨恨無貲可傾然恃一片至誠心或得一當有識英雄也見時覓一蒲團地與兄朝夕促膝兄倘入都門須使舊盟益熱共鼓敵愾志人才實難隨品定當可也

僕閩人無多所至輙憒憒及得足下然後兩眼乃爽然別雖久音訊雖疎心念所注未嘗不似與兄周旋時不待人壯心安託如何王遜部有高節有有爲才近來踪跡復如何聞有與兄俱東意世局事機人情交態兄得手處與搤擊處并一一示以當一日對譚耳

元日至元夜未嘗見日亦未嘗見月時事如此天令如此奈何不觸少陵愁嘆山中孤客樓頭偃卧猶顈有萬松飛泉千峯積雪與繞屋老梅相映帶足消閒況耳

從烟雨中領畧木光山色正如望仙人高士于雲霞

縹緲間愈益增其遠韻耳一丘一水映帶曲折使人步步惜別從此老梅寒香侵夢當更想見主人高致也

別時促膝半日尚覺草草行人懷往路遂不能杯酒留連途益陸梁未休人情惴惴莫知爰止故鄉一城在萬山中似可藏身然苦無食賊中若有好奇字者楊子當不愁餓耳附去一笑

足下世間氣骨男子不肯受一骯髒何能忍摧殘如是前得手書裂背瀝肝言淚血凡在氣類髮俱上

指兄我兄弟同佌者乎雖然鷙鳥將擊卑身戢翼今
宜若敵若避可淺可深着着有進步處步步有轉身
路不挽手不黏手無忿言無蹤迹此眞能報人者也
惟足下消息之好謀而成發無虛矢
返棹舟子病不能溯潮而上乘風徑渡湖歸細雨孤
篷頻勤夢寐勞思如何某公秋抄北上以瓜期稍愆
大司馬督促之辭頗峻臺中某公書稍有㕦喝之言
世不可援出亦無濟豺狼縱横麟鳳益尊鴻飛冥冥
未必非福向所搤腕不平者猶腐鼠嚇耳吳門歌兒

主人携其二夫傒僮并曲師俱遣侍外館某伎倆極
慧解度曲善師也則弟過宿高齋時清宵竹肉不啻
夜長矣千萬珍重
論舊遇至人得度世大道今欲入山不復問人間世
甚善甚善弟恐兄入山不深耳非能出世人斷不能
經世非能經世人亦不能度世從來異人斂神愈密
鍊智益沉得時則吐欲風雲建不世偉業不則潛光
匿影乘弄烟霞偶出玩世去而上仙此千秋豪傑不
易之定局非奇特事也兄鋒頴太鋭正宜遵晦以需

大用今欲有為于世振朝家積靡之氣非兄輩其誰
辱惠大序提孝經立論夫孝生身大本百行之宗非
此則世界無從安立此文家大頭腦大議論弟訓兒
小語而兄以此大文字冠之可謂蒼蠅着笠巳付兒
輩使熟誦之矣
云僕性緩而忽于事最中僕病是千秋知巳確評僕
之病僕自知之又自安之我輩樗散人萬不能埋身
俗情俗事圂檟裡人能知其病又能賞其病之非俗
然後為眞知巳若仍以俗法繩之則其罪何止于怠

事而已附去以供世法中作家先生一大噱也
得書知近况嬉觀之度抑何多慨吾弟懸客客恒滿
坐或一日坐客不滿便覺為寂寞耶韓夫子豈長貧
但恐銀山來壓人耳
仁兄剖世網跳出五濁煩惱中眞是决烈丈夫漢弟
每方外覓兄消息亦聞知往來動定弟年來在穢濁
場東黏西染意欲即世界中稍求脱離而根鈍業深
如衣破絮荆棘中行步步罣礙乃知下劣人欲學上
根在纒出纒無有是處益信吾師勇猛逃去有大識

力也壽昌閬老一宿即行未得晤對弟僻處睽離所
願吾師及諸善知識心光相攝不隔毫端耳
明公逸才命世快譚驚坐近復讀濟寄齋文雄篇警
麗隻語冷雋兼擅長城并方古駕海內作者會稽徃
矣今之壇坫明公與宣城政堪壓筆相當千秋既爾
同聲一見定然把臂延津之合固自有時節因緣別
論當商之宣城宣城練事達觀自能善會明公苦心
良意也
吳大令吏治精敏有古趙張風所行詩文警雋不常

居然名家以偃蹇不得志轉爲憤玩卩角機鋒滑稽
不窮其筆與舌皆時下名士所不易及者仰止甚勤
與仁翁國士遇之
某公慷慨豁達非俗局中人平時奮臂捋鬚爲古今
坎壈名人發牢騷不平之氣與人肝膽傾吐半語不
爾時入詼場機鋒峻捷一言臭味把手爾速明公高
標爽氣望而知爲四海人龍異時壓尾相當笑相逢
脫不肖輩從旁覩兩雄旗鼓或可紀作文苑一段佳
語耳

海內兩名賢北行三谷地那得如許時尚未一把臂
詞場咄咄以爲怪事何時見二公星聚沉湎觥壓不
令菲樗散拓落之人政恐望風而靡耳
偶出謁客歸復展篇情境皆真工警第一試以擲地
有金石聲敬服敬服春陰釀寒客懷黯黯倘有步輿
便可扶筇
入春便似三月暄霽宜人古澗疎梅長堤新柳想日
日煩高人屐齒也
入春漸深郴舟花市想多勝況不似僕僻居窮縣春

光淡薄也仁弟酒社文壇久執牛耳千金裘馬能與
諸狂驕俠少如意揮霍耶
還時擬即復入都門炎塗如焚出門與盡親朋敦迫
日張祖筵自念潦倒場屋頭顱老大羞爲兒戲行遂
不堅然閉門孤坐鬱鬱如醉良亦廿年習氣見獵心
動媿恨交并固應爾耳
別之次日蓐食入舟風利波平信宿登陸其公接台
鈞回環慷慨深感知己之言倘都人耳食猶復羣猜
與翁微婉一白飛訕之由毋使喙長藉靈非淺不肖

上運豐樂將涉錢塘身是閒人便可如蓬隨風所轉
門公北駕已卜季春共自畿甸以及方隅咸聽氣象
十年南北推望非常縣官正賴以彈壓中朝鞭撻外
裔吉甫文武方須經營不肖秋冬之際或入都門親
覩夔龍方召之業誠快覩也驛路春穠花迎旌斾願
怡神韜度以鎮羣情不勝祈切

奉別以來計翁好懷與春俱皀不肖仍淹僻邑身似
纍萍隨風所泊其公書來語多感慨却顧躊躇道里
之口悠悠不一大抵名高人忌才大人疑古人所以

憂心悄悄明公遠識自能多方防之以彌長喙扶公
望耳花事正繁計日日嘯歌嫣紅膩綠中也

古之智人處婦人與小人另有一番操縱以兄高識
自可不煩展轉耳

雨如建瓴不休河水暴漲南郊一望渺然猶憶往年
于此際呼酒放小舟凌剛越麓舟行樹杪如穿藻荇
中亦一奇也

積雪初融寒意未消新霽陽升雲光入牖上人禪中
少苦惱否渡海羅漢贊錄上或可助上人作大海水
觀游戲飛濤間使龍女捧足一蹋千丁也

梵宮傾蓋不異素交綺席青鐙玄言雅謔主人高韻
遂盡一石城雪初融雲光漸麗侯湖波如鏡當更操
一艇過高庭碧玉籠中也

僕總角在南都誠意伯石圃劉公為我推筭星數石
圃公善書用六指全束寫蠅頭小楷俱瀟中有古後
當遇異人若値厄會藏名藏庚自有受用尾用姓字
別號及開國翊運守正文臣圖書凡五石圃名世延
精究乃祖文成公數學攻內外丹術有經濟才少時

定南都軍變張江陵當國抗疏劾之以是奪俸閒居
後僕果遇人為通易老之旨亦云藏庚藏名可避九
六與石圃語合僕凡三更名字非故多事以童時受
記于支成嫡派又導師云云不敢不奉之耳天啓中
僕與石圃公家孫劉冲和善冲和亦有經濟才時提
南京水陸營兵于天門奇遁無所不談僕亦未嘗以
此事語之也佛言歲月遁遷姓名假捏俱屬幻影原
非實質而太上玄秘亦有翻辰變曜移甲為乙避就
五行之術僕意古聖人遷都易服改元變法亦或一

道也此語但可爲兄言耳若舉似他人便笑爲迂談
不經矣
別遂廿日高秋則寄想川方舟在落石溪山間甚適
矣歸邛令能好客繆爲恭敬使程卓諸豪日爲上客
張具乎何日藥中裝槧槧還付師山酒家胡也偶入
郡留此敬問
讀尊集鴻篇鉅麗單詞占雋即淺淺數行悉是三代
法物非如今所稱作者拈弄一二纖語便自負名家
比罔當懸之國門使具眼者得窺武庫之藏且以嘉

惠鄉之後進不宜久閟也讀史原是制科本分事得
先生主盟爲天都開一研窮史學之門無論有稗經
世且于此中既得少趣則帖括之暇必能舍其博奕
玩弄之好而沉酣故實其爲經術助不淺也幸從史
諸友無令佬後其暫下武林乘春還棹以從丹鉛之
末不亦
涉臘入春從容朝夕輒得微言密義沐波增潤乃至
蟾光雪艷溪霧巖曦一槳一藤酒香茶韻塔山幽瓚
月嶺曉屐笥荔梅半鹿源海氣玄情遂悟機語時錯

正先生往時莊茂溪亭羅浮嶺閣所未久淹留延賞
者今乃盡攬領畧可謂虛往實歸千里佳遊十年良
聚矣況重以賞玉華篇借光砂礫乎上元抵郡鄭江
燈火遠勝他州士女雲屯簫鼓鼎沸爲之留連不寐
如是者二日禮阿育王舍利塔二日阻雪二日延慶
諸詞祠周旋二日薛陸余林徐李諸君周旋三五日
月遂幾晦矣率諸君來晤乃往候之不能效今遊客
伺門人也然無席不談先生博覽兼才奇懷清品無
日不憶杜曲金雪鬬色梅椰弄姿今積雪初融想芳

洲益麗矣諸君仍有見留者鄭夢華人遂登舟去走
力申候欲先生知僕尚未還山陰棹耳春風駘蕩瀟
散自怡執御接光謹須後命
雲居入市頗遠去湖干轉近自高齋別後未嘗到市
中日弄一艇在西湖疎烟落樹間即兄見過當無應
門者曾一入古蕩西溪看梅花昨復過十八磵訪佛
石師此中泉石竹木峭蒨幽深別開一界使人忘返
惜不偕兄坐此嘯賞竟日耳在湖上絕未有詩蘇公
謂大家省得二三十首倡和亦非細事不免以此解

朝西溪偶有一章當錄請正也

新霽清和巖光如洗遂走五明看畫壁又某寫水西尺幅工細非常城堞樓觀水樹橋堤人物車馬册宮牢堵纖悉畢具而佈置點染皆倣古法極可玩也王僧欲諸友曾與普老周旋者爲圖一像人各讚誦莊嚴供奉黄山文殊院中此實勝事當相與共成之耳

春雨新霽蘭蕙吐芳損餉墨筆數枝便足奪晼中香色

烏聊禪閣與魁丘政相望往來但循雉堞行不煩走

市中山前亭子俯看溪巒霽色柳洲花嶼丹亭碧宇如夷光曉妝新沐姸麗殊常當來一坐眺以消積雨沉悶耳

蘭卷還上題語穢惡能使九晼不芬覩者定爲足下有一商量急取并州快鐵剪去續貂之尾耳

心相信有幾人乃歲許不通一字世豈有是病忘人哉政如來扎所云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其中難爲言者何能盡之楮生亦復何可盡之楮生若漫爾寒暄數言又非吾輩事以是臨扎輒閣筆恒思縮地捋臂一譚以吾弟是了了人于世事另有明悟不隨人短長世所稱爽俐有才人不少彼于勢利處則精細心開此外悉憒憒非果憒憒以非勢利所在不免毛糙模糊耳僕數年來廢生計廢科塲廢交游廢詠嘯既一切皆廢卽心不必自信何必望知交信然政以此得解脫以此得不至狼狽則此一切皆廢是我極得意事豈以爲戚戚哉吾弟所云異地設身作想是眞知巳是眞菩薩心矣僕于世情稍具眼或不爲其所苦去歲荅友人一扎及春時解亮卿病鬱一章恐仁

弟念我深今并錄往見僕猶能自解不至貽吾弟憂也

承命題尊像以弟猥淺尚未能窺汪洋之度萬一何能如顧虎頭作照摹寫神情酷肖耶勉書數語唐突大方眞佛頭着穢仍虛其左以俟大手筆葢不敢當前驅自揣祇堪續貂耳

延慶接尊諭次日放舟回望明州程程瞻戀一月譚笑追憶千載轉覺驚心知巳之感再見愈深我思古人情眞自爾豈以疎僻遂昧此衷知先生不以交爲

套語也入武林孤藤小艇日在湖山中春色自佳終不能奪芳洲飛夢秋時仙鷂度錢塘片楮見呼當畀椷相從南北兩山間不復能如前番乎別矣屬有爲僕刻五六穉詩者日陸兩生皆年少工儒業服先生大序并賞交詩附驥之蠅百分借重版貯張卿子書齋卿子武林風雅巨擘清眞高品無詞人近習爲虞長孺黃貞父諸公重友先生入武林當首物色之耳爾時春時漸深不知游屐在何名勝烟霞中可勝馳往

頃言西宅式以東宅既極宏敞則西可曲折深邃搆一二高堂外便宜委巷脩廊使軒窗樓閣大小參差向背隨宜可佈花木水石曲房雅靚畧似書齋宴居散步便覺幽深婉轉又墉垣層叠門巷迴環使中間路徑外人莫測亦是郊居秘用但于吳門覓一精細工師商之彼中居室多善位置可惟尊意所指也至門向星宮生旺亦當與精八宅人酌定葢地既寬衍不近山龍正宜用陽宅法觀越絕吳越春秋范少伯諸大夫立城郭宮室見方向非輕事矣左右箐葢鹿源諸山原有天然位置稍稍點綴便作佳觀勿使木石勝天成正不煩多費耳愚意正爾不免山家酸儉之識幸一笑裁之

鷲宮一月共對蓮燈風雅道同遂如眷屬朝夕賡和幾至忘歸何意方外澹交亦復情深兒女西關執手離思黯然舟夢搖搖比至羅刹江頭尚飛繞映雪齋閣也五日到昭慶旋徙雲居或一藤或一艇南北兩山裏外兩湖無勝不臨無幽不討恨不與師共之南湖春色與佛日俱融想禪定之餘法懷欣兜

東郭記還上以此位老先生猶勝于今之老先生故不得不扮之以正生也作者大解事深語世態齊人既頑穢丐兒又能爲俊黠郎子爲大將爲義俠爲道學先生然始終一齊人本色而已而今之爲齊人後學者不能將不能義俠只能乞哀能輕薄浪于能道學先生而已是故今之齊人老先生不及昔之齊人老先生也而封妻蔭子乃與昔之齊人等使齊人老先生之公郎見之必且褫其結衣破其漆瓢以捧扣其脛曰毋辱我家大夫衣鉢罰去作王右師馬上常

班奈何
應酬悉自從極俗極不業中出之博社中作手改撫
掩拙如無塩逐女隊不免費工妍內家用脂鉛塗之
耳一笑

桃花時不肖尚羈西子湖中煙雨而先生方矯跡在
雁宕天台雲霞中勝緣不同遂有仙凡之隔歸來落
莫但與史社諸友時時商對水西十刹間凡爲不肖
友者願一望見先生如在天上七月廿日八月朔日
遂得兩接瑶椷自天飛墮乃知游踪甚適玄情益暢

鷄首西指已駐湖于肝膈勤惓見念不置社中諸友
趣行便當屣及于游而魔業所纏葛藤未了中秋後
稍稍安頓即携一杖從先生兩高秋色間矣嚴江一
帶近成畏途昨者一出一歸布帆無恙而羅頑藏書
乃悉爲梁上載去且中有孳册故躊躇至今今知已
可依何事難測便當截此葛藤不須究竟偶有便郵
先此馳復奉教非遥神蚤墮芙蓉綺間中矣

從九華金剛尖來訪兄桃花源不得晤主人自龍潭
上初日梅光猶恍對兄顏色兄名山鍊性無異任静
僧不示離世間而修出世間法正是大手眼人作用
駐高齋二宿他飲白龍潭水庵主古臺從史禮文殊
院而去留此致奉參意

衙齋閒寂門鮮雜賓風雨歲除把書相向如斯聚首
可謂從容但廣文先生官舍中一月肥酒大肉殊乖
厥體此之罪過未易消除入九華向佛前懺悔併祝
弟兄常常作如斯聚會耳五溪橋上登玩華亭望九
子山眞是芙蓉片片進二十里至老田景雖不增然
與蓮峯益近由老田更進二十里則步步俗境矣蓋

化城寺四面皆土山左右去諸石峯各十餘里其上
水田林塢別爲一區僧舍散居山麓皆粉墻高庫自
成村市絶似徽州一富鄉地藏殿雖稍高亦爲土山
所障惟側對東崖高五里許拔而上山半有龍女泉
又上及顛有石數片日捨身崖平平耳遠望三四石
峯觀亦不暢與所謂九芙蓉全無交涉今以入道場
爲遊山者殊誤僕意探九華者當于諸石瓣下搜尋
定有佳勝然山頭俱任静僧言九華但峯尖秀削其
下絶無巖壑瓌瑰處則古人謂九華但可遠覩者或

不妄耳入太平縣界問箬嶺路尚多綠林人出沒遂決意走焦村過湯嶺宿白龍潭桃花源上是日浴湯池上慈光寺禮普門大師肉身塔了此宿願主僧廓庵從吏部一日登文殊院然後歸文殊院在天都右側游人不知石峯中有一罅又不知一罅中有如許曲折壇瓏石徑紆迴或闢或闔其中一巖一峽一筍一門皆似有智人商量位置最後路斷忽于石腹嵌空中懸一梯上數折至頂則別開一世界在天都峯右蓮花峯並肩鼎足頂有土一方甘泉一派背扆石

屏數百仞方若削成左右各聳石峯曰獅曰象前有石臺兩重臺盡處有石座可趺一人下瞰石壑萬仞雲門蓮蕊鉢盂八卦諸峯全體覿面石根稜稜相逼駢列唯海子諸奇爲石屏所掩而右腋百步外忽擘一峽以小朱閣跨之遥望後壑杳靄中見大悲頂石筍矼時出石筍一峯兩峯如瀛海現三山使人欲凌空飛就其餘片石株松各有欵致游者須身親神領難以言摹當安立世界時定有巨靈着意雕鏤非是偶然幻就山奇至此真不可思議者矣此境旣開路

亦非險御艇重如兄皆可到但不知普師當日何由扳躋上耳與人還燒燭草復戴鮑徐張李五位尊師并致聲

兩日飛雨如飛石樹聲如海聲撼寺中破樓欲倒遥想芙蓉閣上四圍煙水千嶂冥濛此景錢塘城中人有畢生不得見者先生却以閒靜無言對之正是見西湖真面目此又昭慶旅客未能共領畧者也偶捜前秋有兩泊段橋一章與昨景極似却錄上請正路乾波平當盪船就聽棹歌也

湖蓴詩欲以厓礫引之不免醜物先現此君仙品僕欲使鱸鱠讓清不知季膺先生甘此評駁否

江叉兩韻皆枯來詩用押尤妙湖蓴得山公一判品益清貴矣但僕方欲鱸魚讓格而先生又屏出雕菰恐二姉朋商更愬銓公粥案如何如何附去一捧庶

別之日遥望仙舟艤西興乃與昭仲還昭慶對語兩日昭仲始行湖頭諸豪少年夜必邀集讙呼達曙而交笑笑如失群鳥雖復合坐夜半驚飛三兩日中買舟西矣先生惓惓篤于故舊人生知己實難古人有

萬里移家相依白首兄湖山切近又福地先賢其真
飯託當來于南山之北北山之南覓一把茅黍韜光
于巢枸卬葛翁于丹井究此本分一着事且以待先
生加宮保後來開重重院閣共商量布袋邊作用也
使還候起居伏暑珍重

一月晤對湖窗清語榔舫謹呼靜鬧各有致不合席
僅數日翻笑故鄉時把臂何寥寥也兄何時復至僕
中秋後始能來爾時看一雙玉樹作團圞頭殊勝此
回相聚耳

讀史當有社弟毎與諸稽古家言之十年未有應者
畢中丞聞而稱快社始成今三年矣同調止八人聚
散不常社亦僅一再舉喜仁兄來便可左提右挈鼓
諸子靡氣社中亟欲奉牛耳以從并邀致永言太史
太史亦踴躍蒞盟既有成言便當共建旗鼓矣崇巴
快客爲誰何以得即聞快論

兄靜澹自將不緣囂俗金石君子僕儀之久矣來諭
夢數驚失不能自持此自心波未澄故睡魔爲祟宜
一心觀想西方聖人晝夜無間使妄念不生兼于諸
咒中隨意持一咒若金剛印時時默念臨卧亦不輟
又如道家五龍睡法左右側卧一足伸一足縮則正
念現前身無懈弛神力所呵魔不能嬈矣僕所聞于
老宿如此兄力行之久定有效也更面詳之

手書頻數教愛不忘古人覓知已至望異世今得兄
同鄉同時豈非厚幸從來志士才人十九空乏昌黎
慨一飽而少陵嚢僅留一錢然終不廢友朋之樂故
同調邂逅班荊終日上下千古便可忘饑不必十千
取酒爲豪舉今祛窮愁開抑鬱莫如頭上進賢冠兄

但取經書中小題有風人之致者時一拈弄以發舒
牢騷其足遣懷與詠歌無異八股債畢乃後一意稱
詩古文詞順風而呼聲益加疾故弟願兄專精帖括
亦僕年來不瘳之痼疾欲効于知已者也若兄長才
鉅力古篇時藝韻語散章不煩刳心隨手揮灑此豈
僕狹識所能測哉僕淺矣僕淺矣卷中詩劇刻深沉
絕無依倣可謂師子游行不隨伴侶當藏之篋中時
出珍玩僕武林近刻未得攜來搜敝簏中舊稿數種
送覽此正八股頭時腐語不足存也

讀大序覩晉丰神徐庾芳潤清思泉落生色天然作
者不乏綺詞無此秀骨所謂春月楊柳初日芙蓉者
矣
客秋由武林還新都始得追陪色笑玉樹臨風金翅
拍海實慨從前仰止之心維時秋暑溽蒸不欲數以
秕穅唐突函三史學欲以紹明春秋之業而大雅宗
公儼然蒞止里社厚幸仍乞千里主盟不忘提挈時
時申令以振頽靡則太函之脉永延不朽矣冬間復
由新都下武林客湖頭爽閣實先生曾艤木蘭處兩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書

峯雪艷三潭月波愈益想見神韻孟公舟經錢塘不
能久泊草草附候并社集一章寄祈斧政還朝有期
經濟文章側覩盛業臨楮主臣
來教戒奕不覩可稱猛勇割斷前輩云能于不肯舍
者舍得落便無事不解脫于此可覘兄道力矣第恐
鬬箏起舞迦葉不免露宿習此處更着得一轉如何
撥悶詩頗游似白香山晚年進道語瀟洒自如于此
又益覘兄道力矣
春湖佳致雖不在兩堤桃柳然昨在錦帶橋上一望

妖紅嫩綠掩映澹烟斜日在波光山翠間不覺動人
幽思急還爽閣呼列酒一斗澆之明日喚一小蜻蜓
沿十錦塘過西陵折至定香橋然後舍舟步龍王堂
再折至望湖亭段家橋歸便染指新年花市風光矣
意花時得共開桃符之社而友朋牽留遂使兩堤柳
絲紛客航不得發今歲桃花市士女駢闐盛于往昔
每游屐所到輒思文情儁骨如兄六橋三竺籃輿畫
舫間何可少此快士也
久寓招提殊無意致若兄能遂五月東游之興聚首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畫

湖山間乃極大喜樂事也入世出世不得作兩件事
做即舍却八股復以何者爲謝絶一切何者爲出五
濁惡世耶尋常放下身心斷身口意業不追逐世人
脚跟即是出世而以融會宗指游戲八股當功課參
究遇時則蔵進賢作功德不遇時則隨緣任運不失
爲出生死脩白業人何處可分兩橛來鬅鬙雪絲與
出世入世俱不相涉不染固佳染亦不惡不染不礙
入世染亦不礙出世也令子能學步呼爺爺便是人
世吉祥善事矣爾占兄書來嫂氏有不起之憂年向

曉逄骨肉自多枝節像之弟都下消息昨見方若繩兄誌其詳大抵知交中見聞無一可意事此古人所爲一食三嘆也

翁頭四詩語見遠念陶王二李各肖其風神至倣長吉一章奇矯雄古乃更勝之何兄才之盡變西于八首不作竹枝俚語風格老鍊似劉夢得楊柳枝是七言佳曲也

鹽疏序開口便洞見底裏如海蠡禪文整而叢晰而簡引證典確波瀾老成以了了之筆寫了了之意疏

章文移遒篇累牘所不能了然者以十數語括之如掌中菴羅果似陸宣公之激暢加以古勁是國史鹽政中一篇明確大典故文章也然千狐之腋不免補以狗尾中數語爲俗識所添但無損千金之裘之價任之可也

承嫂氏病幾殆衙齋閒靜正好安逸將攝何得更生苦惱豈念于婦諸孫于閒寂中情轉切女德固爾耶年入暮逄于骨肉間自多周折每于自身及親友常與此懷今相隔不甚遼而不能頻得信計兄書來時已兩月矣須覓便寄好音慰此懸切阿姪脩業益弘傳淹遂乎府公頻以文字相商不可不謂知已三兄不以欣戚心應之括叢典故游戲筆端借此銷閒不礙性靈也某公約卜居湖山爲共脩白業計今朝命還部北去爲遐君矣雖離羣索居而不乏方外之約兩山宿衲所稱法僧詩僧皆得相接尚未接定僧戒僧圓悟僧如香山眉山所與鳥窠辨才諸上德耳今年西溪十里之梅蘇堤十里之桃皆極爛熳盡船被水絃管沸雲六橋三竺道上油壁之車連錢之馬輕

衫少年寶釵艷女喧闐十里乃至眘目相逼肩脫相摩趷壓不能移步雅游惡習恬不驚羞若少移百數步隨有怪石鳴泉絕不聞人語處可枕可漱而游者不賞也大抵西湖一灣之浦便有百疊烟霞一折之山便有百道在壑無片石不瓌瓏無勺水不清麗花門柳榭碧館紅樓處處映帶更能于南北諸弄深入窮搜即虎林好奇之士有生平未討之巖泉不可僅僅以盤景目之也須三兄塋官到杭州親閱之附去作臥游一餉

戴老上天官主選汪老尊與戴老從史僕就天官選
人僕語戴老以我迂疏尚做巳成一方外火候即官
家授以清華美職尚做不得豈是州縣同判丞簿作
料耶公欲我持候選手本長跪否但如前約置我深
松石宗間使得逃人繕性俟二三君加宮保後來共
艱折足鐺子商量本分一着事乃是茅一知巳眞焰
應耳問函中近來文情豔思轉倍常時審爾則是二
三知巳中茅一與頭安樂善緣也
嫡妾相爭古今一轍但我不當以我身及我之神情

入彼乖局中耳無論尊諭所稱大經濟如王丞相謝
太傅即近代王新建之經文緯武戚大將軍之滅寇
殲倭而終不能調伏其兩夫人然亦不為兩夫人累
亂嗣終無善大要以得異居為上策必欲同室轉見
事生兄但以鎮靜御之切勿兩頭討好切勿弄小小
伎倆我之伎倆絲索久已在其掌中將常時相暱之
情相狎之態一切抹入東洋大海只以至誠正氣定
其風波千頃不撓八風不動然後使之各居亦非難
事若以我身雜其唇舌中如兄所謂絮沾泥油入麪
則兩家相鬬愈有與頭豈容有各居之時耶兄盛德
人阿于天自佑之然不可無所以安之之術也
王嬙雖不得志于毛生究竟朔漢兩家交相憐寵流
豔千秋猶勝空老長信昭陽如阿嬌班婕妤也寶鈿
金縷衣終當什襲自珍耳
梅柳江春望京遥祝惟翁福履與歲俱新上佐聖明
為時氷鑑某雖伏草野實竊餘榮某公十年恬退一
字不入長安長安亦忘之幾有積薪之嘆翁獨持公
論以砥羣波清恬得伸躁兢潜釋即此便是簡要清

通名臣鎮靜之微權也某公素懷澹約不與時爭自
甘泠曹讀書課子翁雅重此公之品自當曲成此公
之志矣某各冬暫至新都桃花市時即還湖上知巳
雖遥而瞻戀兩峯以當仰止水尊山筍可以療饑定
不向陶胡奴索米獨一舟雙屐之需不無猶賴謝仁
祖耳惟翁不以在朝在山為兩途世出世間為兩事
湖山閣部只作一觀則某與翁未嘗隔跬步許俟翁
節鉞休沐之暇來究一大事因緣湖居之約因當不
食前盟也敬題一椷附問新祉祈翁為聖朝為人倫

珍重仕女金玉爾音以慰山中索居夢寐之懷幸甚
杜門旅況一一與聞其嘗諗謂以仁弟通才高致定
是步步踏亨衢人暫爾新豐栖遲亦古來名人常例
自有一善地安排坐位相挨也其自戊辰以來蹤蹟
大半武林湖山間身既是閒人一笠一篷信緣所轉
大要似方外雲水僧雖夜當佳麗處一片艷膓幾如
氷鐵矣今冬聞仁弟豫章命下龍沙仙蹟大堪吏隱
殊勝浙滯西子艷娟很藉歌舞酒肉場中也其暫下
武林仍是返棹當能面賀兼展濶悰不悉

芳洲時腐家宴陶陶當勝長安五夜趨朝寒霜控馬
也其仍畱滯武林適新安某公至其與豪于文酒泉
石間日相追逐諢諧觴咏聊溷酒人以豁旅夢歸思
甚濃而新安估客例以歲暮懷貲歸令水陸戒嚴僕
無曲逆躶衣刺船之智而冒厠多金豪賈之間將見
誚于綠林君子當俟開正徐徐束裝耳流行坎止良
不自由飛蓬無依信風所轉世界自爾匪今斯今把
酒望天一笑三嘆聊題一椷以道歲暮淹畱之況陽
和漸蘇伏與松栢姿情先春鬯茂

把誦長篇淸婉眞至娓娓盡情即使西溪梅花自語
不過爾耳非有識有韻有品人不能作此詩直是一
首曲折有法大文章又是一段淋漓有致長尺牘可
稱大方老手極不欲舉似人恐復惹市兒捜溷然無
奈詩佳不得不一拈出爲梅花吐氣友人錄去已三
四紙矣二三日花當盡放重游時定隨杖笠不敢負
同結山緣佳約也
試茶詩廿四首首首高韻入事渾然多致讀之兩腋
風生便當與西溪梅花詩合刻使韻士得各置一册

行奩中作湖上茶梅兩佳史也雨霽當到南屏綠陰
底坐聽黃鸝對品一甌
吞讀翁詩奇駿多五陵裘馬之致令穀日詩乃又上
妍深細如王謝揮麈蘊藉風流乃知高士無所不有
入秋兩月以來數陪言笑食之飲之教之誨之過門
必入暫對必歡可謂情極相關愛加諸膝人所不能
望于同胞眷屬者也中心藏之豈言可喻常與二三
知巳言及交游旅黨人盡坎坷見但唏噓意氣寥落
獨公路先生風雲日上如日方升沾溉友朋河潤九

里言及思及精以神王而又道力益固禪悅方深真
是慧福雙圓天人勝業矣僕栖遲湖上如水一鷗身
無定依隨波所泊時往來孤山處士亭畔梅花崔韻
不堪持贈同心湖舟士客但得酒食微逐便是良朋
此外索然也鷲嶺烟嵐鶯堤花月豈可不藉高品人
來一舒嘯咏耶
矣金華八韻詩皆瑣函中語清華秀亮別是仙音游
紀三章自成首尾以韻語代記轉更宛折玲瓏其邑
達似白傅高玄勝之古澹處又似魏晉長篇可補實

發詩史當速殺青爲後來尋三洞者指南車也又春
時西溪看梅南屏試茶二詩當并入刻韻事勝情靈
心傷筆宜亟與高士幽人共賞之不嫌從叓也
觀世間一切人愚物象攘攘萬變原是幻人弄幻事
前身所歷一切靜鬧好惡諸境沾沾分別原是夢中
作夢語究竟無一歸着實處的的是幻的的是夢不
知天竺先生何以着一如字也既如是幻既如是夢
則于一切好惡諸境不必復以妄情分別忻厭但作
片月孤懸任其于五濁大地淨穢波中隨緣現影耳

先生是大覺大慈人當爲我轉一語
荅語云最妙是天竺先生一如字若直以夢幻還
夢幻醉生夢死之人便是證果菩薩片月孤明亦
無用處古今老和尚舌頭有何要緊門外漢作如
是觀尊宿以爲然否
旭日照積雪作金銀光開窗望舊王宮及南城雨花
一帶如瓊宮瑤臺便作仙山銀海中五城十二樓觀
耳兀坐閣中一日無朋無酒獨咏獨醒別領一種清
寒風味也

先生經濟望隆運籌伊始而急流勇退堅志拂衣雖
草茅如某輩有所瞻依然聖眷方殷四郊多壘恐未
能久穩東山之臥也某方外樗散栖託湖干跡同野
鷗隨風所泊近以校讐之役爲知已暫留非久當鼓
棹遡流就函丈聽鉅響于雷門也
正與二三老衲相對忽傳瑶扎字字醍醐鷲嶺雲中
儼然維摩居士踞獅子座如覿面談不隔跬步未復
遥飛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如人飲水心自知涼矣其
公其人玉立其筆花生往時行卷以神奇驚海內近

斂其排雲倒峽之才而繡商彝周鼎之色西湖雲社
執耳騷壇神韻才情人人願以爲友者也

新詩沉鬱悲壯大方老手志士才人從來多感慨仁
兄盛年騰達既已一鳴驚人厚實高名相次逼至石
渠天祿旂常鐘鼎之業緩步可躋不煩擊揖唾壺也

芙蓉孤清實同僕性不隨羣艷與東風作緣而精華
滋于秋陽之曝以繡附于皜皜之末光斯亦晚芳之
傲士矣

霜氣漸深楓林錯繡想兄日坐石家四十里錦步障
中也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踞

入剡溪即探雪竇四明諸勝丹山赤水瀑布飛毫雲
比雲南皮陸高風徐巖樊榭上昇靈蹟又過招寶山
看海天鑿峭石砥柱東濵遠島裔邦指顧可數一日
萬里紫濤瀾茫遥想三神山瓊樓珠室金支綵節便
欲褰裳濡足矣久對西子湖飫領淡粧濃秣後不可
不有此雄鉅觀也

浴佛之次日渡錢塘即入剡溪探雪竇四明杖錫過
雲隱潭徐巖樊榭梨舟諸勝古佛道場仙靈窟宅病
足跰𨇾竭蹶以從仁丈靜對明湖操觚修業荷花十
里早晚湖風盡吹香氣入江郎彩筆中也

春時正病脚氣得手札有如許機語讀之如飲氷雪
熱減身輕遂爲某公招入四明雪竇諸山足蹇未除
凡古佛道場飛仙遺樹海窓雪瀑赤水丹山俱在竹
兜子中卧而領之

暢中秋賦暢遊暢筆真暢矣文麗以則波瀾老成燦
若碎金勁如屈鐵有銅將軍鐵綽板意不是賦家雕
蟲篆刻也古來亦欠此一暢事翁偕仙麗擁諸天人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壘

居然浮艖銀漢釃酒瑶池嘘吸空明于琉璃世界中
殊勝樊榭仙君與夫人鬬虎作劇也世出世間自在
大光明藏更何處着風人渥赭不恭之色耶僕病骨
尚孱翁高蹤復遠兩山錦樹未能數數追隨日就㮊
市壺醫商量藥物耳姑執鍾黃門十年未見重陽時
以須詒到武林相聚深談數日茅塞畧開尊稿剞劂
之役有長君董之定不草率倘可庸其微勞豈煩尊
諭

自吾弟北轅後每見新安友人見三吳兩浙友人從

輦轂下來者皆能道黃先生都中樂皆能道黃先生
無客貧客愁而交亦信以爲仁弟必能樂必能不貧
不愁及赴豫章後流傳黃青天名族之人鄉之人殊
恐像之不宜作青天作青天則橐中必不盈必不能
使母錢家色懌而交獨以爲像之必宜作黃青天郎
使像之之天不青囊金未必盈母錢家未必得意去
惟去秋同社兄弟方徵文爲北堂祝而遽以訃聞此
則像之大憂大痛而交不能爲像之解于人子之終
天者也交自分袂以來歲歲病歲歲貧歲歲愁而入

武林以來歲日益病日益貧日益愁然鶯隄花嶼酒
舫歌臺佳辰必出良會必入而朋來或不能具一餐
山行或不能倩一輿而始覺其貧人方憂其伏枕呻
吟而褦襶湖船清歌綺席往往有黃居士在坐然終
不能快飲高譚和艷詞一句而始覺其病波紋如縠
山光如黛身坐畫中天上而缺陷世界嶮巇畏路之
感如在目前而始覺其愁乃交竟不自知其病其貧
其愁此俱可與不病不貧不愁之像之先生言非可
與游客豪人金章牙籌之不病不貧不愁者言也交

必入秣陵計像之亦或來湖上直須相對數日意乃
得盡今雖作如是長牋十幅未能達胸中一語也讀
嵜來刻及瀧岡碑跋居官作如此韻事此又青天之
下之景星卿雲矣跋語簡覈典麗可作金剛王幢永
鎮此碑歐公宋代大家不能不俯首吾家前後兩公
之檄之跋之呵護以爲先生後昆之九鼎也匡家雲
豈不堪滿載卭兼畧捲西山閣雨窗棄已不肖使諸
責家分得數斛俱是華髮甘露乃稱徒手去乎交白
戊辰至日向聖師前更名後踪跡大畧已如方外了

不欲以名氏溷親舊目中恐驚以爲躍冶不祥之物
耳承徵近況聊爾附復諭有昔織未始得見豈石頭
城下水真能浮沉耶
積雨兼旬殊常蒸濕日惟燒术讀道書數章天時人
事世態物情皆銷向半室爐烟中覺山河大地與一
身俱輕服前亦不覺有甚缺陷也
去年六月别别幾一載歸時冐暑一疾徂冬迫臈其
君三度飛書招入秣陵清曹閒署拉友人閉門啜粥
竟日譚諧搜古今適事如冷院客僧洗鉢後無事拈

弄公案似皆不爲衣食計者若向此中覓食便千里
萬里笑笑元薦若木去夏會于湖上欽其秀爽今傳
若木發世又聞元薦病二兄雖僅一面頗覺縈懷不
知何故當是宿生有一盻緣耳南郊外綠陰千頃黃
鸝好音轉憶兄往年南屏試茶詩也

初意王門可以避世或有數年別不謂拂衣竟歸乃
知五柳先生後真有不爲五斗米折腰人也舍弟來
字云云此何以說令時身事家事國事世界事總使
人不可猜世多戲弄不經人天亦與之爲戲弄傳曰

不務智之無可奈何不務生之所無以爲則有任之
之一法身如大海虛舟聽其所泊心如古廟香爐任
人冷熱耳聞與某公相朝夕老友譚心兩俱有益某
公雖中萋非今已白又有剿冠奇功建牙在近如暾
然漸入佳境當從吏速出以承帝賚兄于逐日眼前
應付人事物情後趂眼力多讀菩薩語是真受用真
游戲真衣飯真資糧也

聞兄夜出爲覇陵醉尉所訶當是李將軍射石没羽
時耳今將軍尚不得夜行而京輔劇賊公然行于白
晝則如何正欲一面問之

聞大雪入天都遥想高致上下羣玉山中便如身戴
笠以從矣僕生平喜誦義而不忍面爲諛其蔡蕤慕
才心誠好之不敢出諸口其天性也去夏得并客泰
淮以渥暑相接甚疎然瞻依近矣今某君請假歸將
相從入浙弟不知翁游踪何地蓼莪以之

弟之初交于兄也非以利與勢亦不以意氣自有不
言而喻于心者如是二十年中間道路歲月之參淵
無論即對晤亦竟默默未一言也士固有不言而喻

者亦有言之而喻者亦有言之而未必喻者惟古之
智士能不言而喻亦不嫌于言之而喻益智士苦心
恒恐失之于不言而不喻或遂至于言之而猶不喻
也故不必言亦不必不言此智士之所以益智也今
來相聚幾一年矣亦竟默默不一言也某老請假歸
拉之同發欲候兄來一言而兄竟未至兄之明脣苦
心自終可不言而喻必不至于言而後喻乃至于言
之而猶不喻也是終可成就我不言而喻之初盟也
窗前竹色蕉陰好風涼月箕踞科頭淸諧消暑每一

思之神便飛越
翁法門龍象不欲獨了勤接引心自是大菩薩行願
雖長者安坐觀空不屑屑弈挂鈍物而凡在策厲之
下者何能一刻不聽汪道花座上人耶今方休夏伏
想珍調自恣不一
宿業所遭天若厄我倘以優游逸豫承之是謂不能
敬天之怒非善承天譴者矣安其勞苦困乏以當拂
鬱悖亂之衝想古人處憂患之道當如是且以堅忍
其心志而銷宂親墨礙之緣塵轉損爲益破愚成慧
則感魔之鍊荷天之成矣仁者何以益我
東海居錦貞沈嘉則兩君以宏博典麗之才名海內
而兩君則先生之師友莫逆也而先生之文亦遂以
宏博典麗嗣響兩君所著文賦詩騷五十卷具是矣
而復暢其別趣于六藝之外五行之先夫言不可以
言言物不可以物物故取諸象又取諸無象之象易
曰載鬼一車日神道設教世之不可以莊語也明矣
語之以莊謬以千里先生鞭霆駕霓鏤空繫影以超
曠凌厲之懷寄窈渺熹微之筆神通游戲達者遊焉
而深慚不慧之文之循莊語之也同病之憐神交中
夜同舟之應千里不睽不然請占之兆言之五十四
五十四日八九循地六六
泪天與陽來去蒢真聽言

黃玄龍先生小品

新安 黃 奐玄龍著
弟 僎子升訂

醒言

世不乏名理機鋒沁心豔頰我所能言人能言之我所不能言人能言之某也竊自量惟以口飲食何敢妄有言客友相歡酒酣舌滑間率胸懷不復檢制故迂誕淺薄多與理事戾然大要醉中譫吹語等柴桑翁有言君當恕醉人若醒

時則某也竊自量何敢妄有言

葢天勛業超世文章我不自矜人自不忌

人度量有分限覩天資為廣狹滿其限則溢惟學道則無限何也以道善自槩耳自槩則寧有滿時

張循王謂其兄今以卒五千錢十萬緡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不蓋錢欲其流通如泉則母子相生而不滯兵欲其動應如環則出入無形而莫測以此治賦與兵可覩循王之才畧

在朝在山方內方外一切行卷紛馳安得祖龍一火非儒非賈說神說佛莫不峩冠切雲當付隆準一溺

濮陽周氏載季布廣柳車中之魯朱家所賣之不言是季布朱家心知是季布買而置之田亦不與季布言而乘軺車之洛陽說滕公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亦不問季布所在而以間見上說如朱家指遂脫季布俠士心心相許眼角解意便為排患解紛轉覺豎儒商量籌畫之為煩耳

語曰梟之愛其子也以為子未見巳之食母而且德其愛也行可兒矣亦飽子腹天道哉故人子棄父母

之養而煦濡其子庶幾其不若吾之不孝者猶之梟愛梟也

方命圮族只是一自是耳遂稱為凶德

讀書于句下死郎佛典聖經皆成毒藥若能言下有轉身路郎豔詞諢語盡是津梁

深沉簡默政攟當世事人故陸象先言房琯為人百事不欠惟欠不言今不言矣是可用也

急難人所時有君子善謀則慮深而智出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必有轉身之一路俟善畫者自通之當頗

沛而憂懼驚惶束手入穽斯太史公所稱婢妾賤人
計畫無復之耳故曰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
思而勿憂

魏武北伐還曰孤返鄴諸君必來迎其不來者獨鄃
祭酒耳言未久而原先至武大驚喜曰賢者誠難測
度太子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而原非公事不見
曰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魏武益
敬禮之根矩是明智保身人此政遠嫌避患之微權
其不爲阿瞞所忮宜矣

易曰見惡人以避咎其孔子之拜陽虎饋陳太丘之
赴閹人喪乎

奢之召二子也尙何以入胥何以不入曰不可無子
尙之入以赴父難不可無子胥之不入以復父讎有
子胥出則尙可以入有子尙入則胥可以出

當楚使奢召二子時員已當赴父死矣子尙入而員
忍隱于世者爲復讎也父讎復郎不可一日生故死
其代復父讎者以報父也程嬰既存趙孤猶以死復
公孫杵臼而況子之于父弟之于兄乎

令胡文公偶指獨語而米價頓平秦檜之詭旨更鑄
而見錢盡出皆以權譎濟急亦一時應變之才

能言而不言與不能言而能不言者皆言者之所不
及也

有女巫識鬼形狀語孫知微云道途中人鬼各半人
自不辨知微問冥中所重何罪曰殺生與負心觀殺
生獨浮于負心則鬼神之護惜生命可知矣紹興中
鄱陽太陽步王氏婦死以其事翁婆孝謹冥官復放
還人隨問陰中事曰不孝罪最大其次殺生觀殺生

郎次于不孝則鬼神之護惜生命益可知矣

王大令自謂書勝右軍人云外論殊不爾大令云外
人那得知夫里名勝母君子不入子敬欲以區區筆
墨與父爭名小藝雖工秪增其醜何以稱清德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
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非孝者心之仁不仁則不
孝佛亦言孝順父母孝順三寶孝順一切衆生然則
奉佛法者必孝孝者必能推及衆生故曰無邊衆生
誓願度如一衆生未成佛誓不取菩薩乘書曰一夫

不揍是予之辜幬若予草木鳥獸君子非好廣施只
是孝順內本分茶飯耳
古人欲明四目達四聰今時壅蔽視聽之人詭託以
爲愼密而寔瞽聾人之耳目以行其私眞市井眞妾
婦奴僕事非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友之大義也
司馬宣王戎服莅事而武侯方素輿羽扇指麾三軍
宣王嘆其名士兩君智畧皆冠世而作用各殊兵凶
戰危寧爲司馬戎服毋虛慕葛巾羽扇之名士而以
迂緩僨國事

爵祿不入于心故敘牛而牛肥思無邪思馬斯徂不
進于道不可以事牛馬而況人乎況于鬼神乎
聖人無常師聖人無所不師山川雲雷鳥獸草木悉
師之其爲書師雲龍蝌蚪鳥蹟其爲車師轉蓬爲舟
師浮木爲舩師蜘蛛制柁師鴟制帆師魚故曰聖人
善因物師者因之也郎創未嘗不因因則師物而不
師我故萬世利之久而不可廢
賈堅善射燕烈祖令于百步上射牛堅笑曰臣少壯
師能使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一發拂脊再發摩腹

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以不
中爲奇耳古今言射多矣未有如堅之微者以此諭
道其躡影之馬含光之劍乎蹴地而塵不驚刄物而
形不疾聖人終日敵應而與物無交涉是物已
光武當戎馬之務手不釋卷魏武亦自謂老而能學
惟吾與袁伯業然則文叔之練達與老瞞之多智正
俱從好學得之
問息念先生曰念如何息得念何嘗不息若息得便
斷滅矣不息則食而不知其味矣

養生家言胎息晁明遠曰隨與息俱出復與息俱入
隨之不已一息自住易亦曰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隨之爲義正是息息相依息息相依則胎息矣
止息之謂息生息之謂息物不息則不生在易爲艮
物不可以終動故受之以艮艮也者止也息也萬物
之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人知息之爲終而不知
其爲始故神農氏以艮爲首作連山之易
戴聖之于何武始輕之而終慚服聖東漢名儒頗不
免自修飭徙以經術自驕安得不取辱及爲愽士又

恩以口舌報復卒爲武所容終自摧折大儒之效何在乎人之器量相越何啻千里

謝安石望階趨席作洛生詠而宣武憚其曠遠趣解兵與兄子圍棋賭墅夜還處分卒以破賊說者謂其矯情鎮物無關于雅量是時運勢衰微郎倉皇無濟故示大度以鎮攝人情亦豪傑不得已之作用耳

韓魏公不治刺客金帶事及聞范純佑言握范手再三嘆曰非某所及魏公納帶自是妙着聞范言不自道破而但嘆服以爲非所及愈見魏公妙用深不可

窺

觀人于形色之間可以得其情與事說在乎管夷吾衛姬之于桓公伐衛也以桓公之賢故管子與衛姬得自獻其智苟人主使其臣妾之智能陰窺其微而陽若不知然者則其主殆矣

明道先生謂學者心不可有一是此正事必有事焉之証跡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嘆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此方可謂眞讀書者

李琰之嘗語人吾所以好讀書非求身役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耳讀書如此正是解人

蜾蠃負螟蛉而祝之曰似我似我七日而爲蜾蠃與道家奪舍換形相類氣化也蟯螂轉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輭白者存丸中遂脫而爲蟬與道家養嬰脫胎相類神化也

孫安國爲長沙頗營貲貨桓溫重盛高名不時郎劾盛與溫牋辭旨放悖溫復遣從事按之贓賄狼藉檻

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桓公操縱殊自得術收之以懲其貪捨之正惜其才

曹武惠王居室敝子弟請修葺公曰時方大寒瓦壁之間百蟲所蟄未可傷其生武惠以武起家推此心以爲將寧復有妄殺

孫莘老知福州民負官錢繫獄甚衆適富民願以錢五百萬葺佛殿孫曰孰若以此錢爲囚償官使數百人脫枷鎖厄得福豈不多富人郎輸官獄爲一空孫之勸富人之施正皆善作佛事者

尹少稷附湯思退及貶嶺南歸謂周益公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沈攸之亦曰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二公之悔所謂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愚所以守智也默所以守辯也怯所以守勇也讓所以守名也施所以守富也雌所以守雄也

語曰少所見多所怪多見聞則少所怪矣少怪必易欺故多聞而難誕銅鞮伯華所以見稱于孔子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

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顏淵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孔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也賜之所言朋友也回之所言親屬也故曰賢者執之聖人因之執則偏因則圓

君子疾惡不欲嚴以遠害也傳曰仁者必敬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情二也是謂內明而外寬

謝太傅不重戴安道見但與論琴書戴旣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嘆服不拂人悔不矜巳長與之坦然轉使人消融于雅度之內

惠子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爲羊火不熱月不見龜長于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便是禪家機語之祖

梁武問李諧彼國亦放生否荅曰不取亦不放梁武喜有爲功德此語正是刮障金鎞

張釋之朝罷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儒者稱述往古可聽不可行文帝通徹時務懼其無益現在故令言秦漢間事使得據寔取效

一切豎儒夸毗語不能惑之此文帝好黃老切寔之驗

閔仲叔食無菜周黨以生蒜遺之仲叔曰吾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弗食夫知口腹之欲之爲煩則無事足以煩之矣

西漢法密故次翁行之以寬蜀漢法弛故孔明矯之以嚴

空同子曰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或以六馬仰秣游魚出

聽爲禽獸知音若然則鼓琴池上而魏賓鐵躍出亦謂知音耶黃子曰非然也物無情故元聲感之而郎應禽獸有情而無知故元聲感之而亦應君子之精樂正以有知還無知有情還無情者也衆庶不知樂淫哇之音亂之耳故吾以知樂莫如君子其次莫如物與禽獸

巧遲不如拙速宜一時解嘲語巧僞不如拙誠實千古名言

世譏梁武父子愛小人而疎士大夫葢南朝優借士

族衣冠之冑迂誕浮華不涉世務士夫多虛名而小人有實用政梁武善用才處耳

南州志云鱷魚截其首乾之椓去齒已更復生李淳風感應經云河有怪魚乃名爲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是也不獨魚怪亦有人妖夏姬武后淫毒殘人無已皆老而雞皮三少齒落更生正可稱女鱷

汝南陳茂爲交趾別駕涉海遇風拔劍呵罵水神風郎止吳郡王閎渡錢塘江遇風亦拔劍斫水罵伍子胥水息得濟俱見謝承後漢書淮南子曰武王渡孟津疾風晦冥陽侯之波逆擊王舉黃鉞瞋目而麾之風去波罷然則射潮鞭石皆非誕語正以氣勝之耳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則舟没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君危孫卿子曰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陰符經曰火生于木禍發必尅故曰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君子愼所以御之者

曹孟德咋舌出血悔其失言賀若弼父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愼口

李北海論書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此謂以字説禪

大慧與張侍郎書云既得此欛柄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語説向士大夫杲師此語直是洞徹始祕銷鎔名相六通四闢之語以此出入三教玄同無礙方是圓機

梁祖嘗憩高柳下獨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曰此大樹可作車頭末坐數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指鹿爲馬政是此輩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篡賊作用亦爾快人

前輩言士人當使公卿聞名多而識面少寧使公卿訝其不來無使公卿厭其不去此正名士頂門一針豈以自高寔以自好

豫讓曰吾所以爲此欲以媿天下後世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夫一心報仇又何以愧天下後世之二心者乎復仇之心不勝其好名之心事之有成解矣一執于厠中再執于梁下烈士不再辱當郎伏劍死而卑辭以請其衣其色懈其氣沮矣志士所惜也青萍之于豫子田光之于慶卿所以爲二子足矣惜

哉二子之有遺恨也

講論語至君子懷刑曰先王有厲禁四君子懷之王制曰折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令之君子但約法四章有常刑無赦則德同矣是謂懷刑是謂懷德此語似謔然非戲論

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行讓路也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夏日行陽冬日行陰也其服也鄉不異服也受其死以有待待朝聞也往者不悔來者不豫無過去未來想也

譚用世者曰世不乏才也能用之則蛇虎皆衛砒霜皆藥也雖然孔子之論任人曰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驗之巳事其魏操晉懿之流乎

孔子曰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有思其窮則務施而梵行亦以布施爲福田利益然則施正所以

善用其嗇

荆卿傳稱智深而勇沉惟聶政能當之聶政刺嚴仲子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于是謝車徒獨行仗劍刺殺俠累何其猛鷙輕捷荆卿乃欲待客與俱何耶且謂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則其氣已先爲强秦所懾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進車騎美女順適其意與人圖密事可縱恣若此乎及入秦賓客送易水上皆白衣冠和歌擊筑爲壯士不還之詩垂淚涕泣髮盡指冠不可謂非慷慨激烈矣而矜張若

此不虞秦客之耳目于諸侯者乎殿上環柱相逐至以手共搏竟不能得志乃反不若秦王之勇捷以劍斷荊卿左股則其伎倆可知何以復樊於期田光先生哉魯句踐聞之曰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向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其知荊卿審矣讀史者惡强秦而憐太子丹故惜荊卿之不就悲其俠而寬其術之疎陶潛詠史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意悲其旨微矣

四公子皆游俠之魁信陵稍正所得士亦多慨奇有

識慮非僅僅鷄鳴狗盜之雄孟嘗君惟一代含長者能强人意耳毛遂以數語定從于楚可稱壯士乃不勝其私忿辱十九人于楚王之前不惜爲楚所窺抑何陋也春申有一朱英不能用惜哉孟嘗君過趙趙人觀之笑曰始以薛公魁然者今視之眇小丈夫耳薛公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可謂無賴然是俠客本色

晋侯强忍取履淮陰忍出胯下只一忍便是有智便可有爲故曰惟忍乃有濟而釋氏更以忍辱爲波羅蜜忍者寧獨用世三教賢聖盡性立命之基也

淮陰侯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伍噲高帝密戚且有功當信以罪廢能敬重信可謂賢矣而信自矜如此安得不取死遂忿忍出胯下時耶及欲斬素所善之鐘離昧以媚高帝昧罵信曰公非長者遂自刎抑何以責南昌亭長之爲德不卒乎

子胥之伏劍報吳也以報父也如姬之竊符報公子也亦以報父也子胥能用闔閭如姬能用信陵寧亾

身不忍亾國寧負法不忍負恩其復父仇與報復仇之德可謂慷慨甘心矣如姬亦俠丈夫也

始以朱亥莽然者也一力士耳及覩其謂公子曰臣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乃臣效命之秋也小禮無所用一語非大俠不能言朱亥之賢惟侯生知之信陵能用之非孟嘗平原三千食客所可致也

呂不韋見秦異人曰奇貨可居因貧其車乘進用結賓客說華陽夫人立以爲適又取邯鄲美姬與居有

身納之以亂其嗣尊爲仲父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懸書國門一字千金始終皆商賈計筭販賤賣貴市井狙猾作用耳

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周人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不有俠骨則儒僞儒賈盜賈必若朱家劇孟儒可也賈可也博徒可也

紅線竊魏博金合于床頭而復歸之魏帥解其外宅兒不敢復謀併潞楚偷竊齊將軍帷帳而復歸之明日取其簪明日又取其枕齊將還師去曰不去將取

吾頭紅線市偷皆劍俠也列國時劍術未甚顯乃以偷名一市兒弱女少弄其技而兩國疆土數萬生靈安于掌上比之折衝尊俎之間其功正埒

紅拂之爲女俠不以其能奔李衛公以其能不奔不若衛公者故足俠也其謂衛公曰妾侍揚司空久閱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此丈夫語也不然諸伎去者衆矣豈其智後諸姬乃遷延若是乎使終身不遇衛公則終身楊家執拂伎耳必不肯以俠骨自沒于非英雄者手也何也彼欲有所用之也

楊越公不知李衛公紅拂一見知之李衛不知虬髯公紅拂一見知之其識已出兩大豪上其脫楊司空如脫屣投李藥師走如擘嬰兒英雄線索在其掌中即虬髯傾貲非贈李郎以酬一妹知己耳

袁忠定云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忠定具經世才此語邦近道人一食一息一措手足皆智所運智斷則生機息矣是人以血氣之知用事非顛則錯智非權術譎詐之謂也瞿曇氏謂之慧儒家謂之良知

孔子之荅陽虎大饗之問也亦不非小人也晏平仲之荅家老大夫喪之禮也亦不以已知是駁人非也愻言之以避咎義也孔子之謬荅昭公之知禮也與魯大夫之練而杖叔孫武叔之出戶括髮也亦不非其君與大夫也權言之以存厚禮也

老氏之不盈其郎瞿曇缺陷之旨乎

元豐冬祀駕且行忽設裒禱帝故指顧他問少選禱至然後登輦又御巠拱殿尚御衣有蝨在襟帝拂之亟曰此飛蝨耳以天子尊嚴猶能婉曲從容以遣訛

倚非今紈袴市井兒妄自驕貴苛責僮婢直是小器

自滿乞相可憎

一語可滅百年之筭故戒謗一念可造累刼之業故戒淫

豪爽不碍沉潛不沉潛非眞豪爽曠達不碍愼密不愼密非眞曠達

李廣拜右北平太守請霸陵亭尉與俱至軍中斬之此淺之乎報復者淮陰侯既貴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當其辱我時寧不能

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韓安國爲内史召辱己獄吏曰甲甲亾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自昔能報怨善辱人者未有如二公者也

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吾爲口寔宋陸氏曰湯至此却生一疑此湯之過夫君臣之義無所解于天地之間此一疑何可少後世王莽曹操劉裕朱溫便無此一疑

文中子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是孟子性善之旨也

楊素問王仲淹人言君寔嫚我仲淹曰公若可嫚則僕得矣不可嫚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存此心以涉世可以無人疑或問呂原明爲小人所詈辱當何如曰君子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其次且自思曰吾答之即與彼等怒亦自消操此道以涉世可以無己忿

禪家云事則不無擬心即差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註脚也明道先生云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是事則不無擬心即差之註脚也

韓持國與伊川語嘆曰今日又暮矣伊川曰此常理何嘆爲持國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如此灑脫平常誰謂伊川擔板

惟聖人能于小處見大大處用小

立身不可太峻嫉惡不可太嚴坡公云吾眼中未嘗見一不好人又云上可與玉皇陪坐下可陪卑田院乞兒正是眼界寬肚皮大耳故雖跡示通誕而卒不

損其淸節言類詠訕而終不殞于危機
楊遊侍立伊川門雪深一尺朱光庭見明道一月坐春風中設教多門嚴和互用勿問孰優孰劣正是難弟難兄
漢高豁達大度而受羨侯之封時露其褊光武明練大體而不義侯之封時露其疵
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有精粗象馬兎同渡一河足有短長分河深淺
舍利光小大無定形牟尼珠青黃無定色天宮雨落

皆珠寶而修羅宮落者皆刀劍餓鬼見水爲膿血而天眼見之爲琉璃何以故境隨業轉見以緣殊故淸淨之途躁士或增煩悶佳麗之地遷客轉益淒凉
夜雨讀淨名經有客問敵應當如何曰如天女散花至諸菩薩身而不著問驀覺當如何曰如維摩詰不起于坐而現妙喜國山林河海城邑宮室諸妙華樹問幹濟當如何曰如持鍼鋒舉棗葉問識量當如何曰如四大海水入一毛孔而龍魚黿鼉不嬈大海本相如故

長安薦福寺浮圖有栖鶻冬日夕必取鳥之盈握者生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握而上浮圖之顚縱之昂首以望極鳥之所往苟東矣則是日不東逐又滄州寶觀寺所蓄蒼鶻亦爾夫鶻鷙鳥也用之則不復害之又背其所往以示不殺故善搏物者必不輕害物
見怪不怪反爲祥說在桂陽太守李叔堅之冠犬與魏元忠之執爨猿也見祥不爲祥反爲禍說在宋君偃之雀生鸇于城陬與相州刺史薛冑之礎石變玉

也
空如禪師住陸渾山見野豕與虎鬬以杖解之曰檀越不須相爭佛調雪夜坐虎穴中曰我奪汝處有媿如何法冲避難入虎穴曰窮客相投可見容否法眼人見獸見人無分別相
董風子性至孝乾道中在岳陽旗亭遇老叟買酒飲董叟命酒家勿熱董曰某骨寒盛暑衣綿今臘月飲冷有死耳叟笑曰試嘗之强進半盞便四肢溫暢夙疴頓脫叟曰知君篤孝故來相度因引至樹下授道

要語罷失叟所在語曰孝可通天神人呵護故以董
之痼疾無意求大道而大道自來求之

仲長子光痦王無功從之游未嘗交語惟對酌甚懽
子光豈瘖直是相與于無言何以甚懽固有深于抵
掌者耳

高帝白登之圍史稱用陳平秘計得出史記漢書並
不載其計云何楊子雲亦曰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聞
也獨應劭孫暢之謂平圖刻美人示閼氏閼氏恐冒
頓得之奪巳寵因勸冒頓解圍去當時馬班諸君非

不聞直以其策鄙汙故諱之但云秘計且示人不可
測正史家好奇處耳論者謂陳平好出奇計至此亦
遂猥鄙不堪示後世余謂凡古所稱秘事多猥鄙但
能解得開便是奇何必偙觀聽

開元中山東蝗姚崇為相請詔捕之倪若水奏蝗是
天災自宜脩德盧懷慎曰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夫俟
脩德以禳蝗災不巳迂乎飬蝗以保和是欲糜人以
飽厲也倪盧二公不胝迂腐何况他人乃信元之救
時宰相不易得

元高源嘗劾達魯花赤馬怒諸不法事怒怨之賂權
臣阿合馬以他事誣源係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
先是源所居隣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至孝至是悉
詣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若妄
殺源悖天不祥阿合馬悟得釋不死又漢蔡順孝赤
眉賊遇之貽斗米蹄肉故孝可以服鬼神馴猛獸格
盜賊

金人入洛令軍中毋得驚司馬太師家其入汴令宣
索蔡太師京家姬金人善善惡惡如此何得不强

趙清獻帥蜀日席上悅一妓夜語直宿老兵呼之去
幾二鼓不至久之兵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
相公不過一個時辰此念息矣寔未嘗往他日置酒
公遂却此妓使勿進聖人亦只不邇聲色情欲之感
賢者不免但肯制便是智慧能制便是勇猛此兵却
是清獻知巳

齊劉瑱妹為鄱陽王姬王死姬追傷成病瑱乃畫王
與寵姬共臨鏡以示姬姬見之罵曰是固宜死于是
恩情頓歇疾亦隨瘥幻形無定境而情之縛與解皆

妄計耳亦無定相
洪昉法師游南天王後園見銅柱高百尺以銀鎚鑠夜叉數萬鋸牙鉤爪口中火出見師至叩頭求救哀愍悲切師以語王王曰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師固請放其老者五頭俄金甲神奔至曰夜叉食人甚衆王命諸神復執夜叉到斬其手足而鑠之今之哀憫巨猾而曲法活之者正所謂大慈之賊耳
天后問僧慧安甲子對曰不記曰何不記曰生死之身如循環環無起盡何用記爲又此心流注中間無

間見漚起滅皆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此語可爲易通乎晝夜死生之註疏
邇言之精者自與經典合佛罵意經云天神知地神知彼心知我心知楊伯起之四知正同佛語
歷世數十年爲神仙一晝夜娑婆一刼爲極樂一晝夜人間千萬年爲地獄一晝夜以見極苦極樂其時分皆最長
眞誥載手足不授人癈不能起常心存行道及禮拜太上亦與身行之無異也趙公威如是行之三十年亦得道但存拜及道時皆燒香左右如欲行事狀耳
雲棲蓮公云世人之所覔者形鬼神之所覔者心
昔一比丘在蓮花池上嗅花香氣池神即大訶責柰何偷我花香以著香故即名爲偷何況一切貪戀攸求攀緣嫉妬妄憎他有欲盜巳無譬之小人則穿窬之盜
許由之棄瓢示不欲有待也龐公之沉財物于襄水示不欲作有爲法也
黃金臺崇郭隗而燕昭以覇與齊桓禮九九之故智

同
孫策年十四在袁術坐見劉豫州至曰英雄忌人郎下階但輒顧視行殆不復前精英太露伯符所以不長
晉穆帝使人圖冉家山水觀之以筆破其山脊山遂兩斷而冉閔爲燕所滅唐玄宗得閻中守畫像揮劍斬之而閻守頭忽落故擊衣出血而趙子旋亾棘刺畫女而隣姬心病良由精誠貫注形氣莫遣耳至如尚父之射丁侯伽當之斷娑陀婆恨王手足則挾祕

術又當別論

宋文帝召顏延之頻日不得命于酒店求之果見痛飲祼袒挽歌了不應對獨飲埋照殊復賢于比干之竹林酒肆挽歌乃更達于淵明之易簀

劉蘭讀左氏兼通五經往往排毀公羊及董仲舒忽有人扣門葛巾单衣讓蘭曰義理短長竟知在誰而過爲無禮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少時蘭遂卒易之理圓春秋之詞婉如牟尼五色面面不同讀者不妨各攄所見何得自滞一邉妄詆先輩王弼以誚康成

早妖劉蘭以排羊董速殂可爲後生輕誚之戒

鬼不能殺不畏人虎亦不能食不畏人故佛以遣除恐怖爲波羅蜜

野史載狄梁公候其姨姨曰吾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慚而退狄公一代福星其逶蛇女主政苦心應世處腐儒那得窺其微云梁公大慚者正是婦女識耳

宋李觀作塔記云今人父母甘旨之養往往計及錙銖而于因果報應輒捨萬金如壓王梅溪見人禮塔誚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此皆善說佛法余曾見一名師問某甲檀越將緡錢何處去答言往某處放生師云先施至親無衣食人然後及物未爲緩

張安道問蘇明允令嗣近日看何文字明允言方再看漢書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安道嘗借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安道一目不忘終無大就强記何益不如作看兩遍蘇子瞻耳

木皆中寔而婆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蜀桃竹則中寔阿衡之陵其棘如矢曲而能直者也方竹如藤

得木乃倚勁而能柔者也

吳王登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謂大宰曰彼一節之人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于是赦勾踐禮之感人如此故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曰寡人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禮者唯赦是以先之襄子一賞而冠履之分凛然高赦可謂知禮襄子可謂知賞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東郭牙聞于國中東郭牙欲自售于桓公耳非桓公之賢管子之聖牙

敢舞其伎倆乎君與相密而謀之而役者顯泄之死無日矣隰斯彌之不終伐蔽田成子之樹也不欲示之知微也故君子察人之微于意色之間而弗泄其機其取忌亦寡矣

薄俗尚華靡下至僕厮皆然不知淡薄雅素正大家風味好為穠麗齊整只是三家村中暴發人耳

有意必盡有境必窮自是文章一病非不淋漓盡興然讀罷索然能留一二分有餘之意于言外便使人黙然神愉尋繹無窮故曰引而不發躍如也易亦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凡言語作事皆然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此是名言貴不可復賤富不可復貧高不可復下者皆自盡之術

勝人處不盡在長視所以處之者耳故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黙如也故曰不知為不知夫能于所不知黙如者然後能以言服人耳

王右軍謂謝萬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君但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故君子不難自高而難于能下能自下便是識量過人矣

魏文侯問扁鵲子兄弟三人孰最善醫扁鵲曰長兄于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臣者鑱血脈投毒藥漬肌膚而名聞于諸侯嗟乎君子之治身與經國也願從其名之不出于家者

李長源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硯碎却瓚公北宇大照之門人性懶僧命看鹽甬至流于地群僧抶之不怒冬月卧竈前不起僧以粥灑其頭師遂就頭上取粒因號懶瓚懶不妨入道但恐身懶心未懶耳若能一塵不起正是大休大歇鄴侯捧日回天事亦從懶中做來僕性懶于瓚公而未能碎却筆硯便非其懶瓚公真吾師矣

郗尚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此語殊倒果能累心處盡則其識見正越人遠矣

險娟之士趨承快意軟美可親急則乞憐緩則掉臂遇勢則附勢去則負或反操戈轉以自售考之史傳千古一轍晉中行文子曰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可畏哉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奴僕以盛衰爲勤惰妻妾視豐儉爲悲歡此是市井乖風正是家門凶兆

管子謂桓公曰君若欲治國强兵則此諸子足矣君欲伯王則夷吾在然則王伯之畧固自另有運用在鋪張籌畫之外

能制人者必其能下人者也能下人者必其能堅忍者也忍不堅不可以養智不可以含垢不可以挫銳不可以蓄謀故曰小不忍亂大謀必有忍乃有濟

善兵者必兼數越絕吳越春秋載伍胥范蠡文種諸大夫之于六壬遁甲與軍中望氣分野之術甚詳以至子胥之立吳少伯之立越其營城郭宮室察地宜審方向卜天時二子于堪輿陽宅奇門諸家皆其長伎故有戰必勝有策必售也

勾踐鑄精金象范蠡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向使文種與范蠡俱去越王當鑄兩大夫矣去而得思貪位得誅哀哉

范蠡去文種戮而計硯始佯狂便是下着

漁父既渡子胥子胥食已而去顧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漁者曰諾郎覆船挾七首自刎于江水中瀨水之女既飯子胥子胥食已而去顧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五步還顧女子自縱瀨水中死越絕曰明無泄也豈獨以明無泄俠士不欲受人疑也

張循王以五十萬緡付圃中老卒恣其市綾錦奇玩

歌舞美人設將吏樓船泛海稱大宋回易使得其戎王貴近所遺珠玉犀香藥名馬利幾千倍軍容益壯王咨嗟褒賞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願仍爲卒退老園中夫以此遊戲而珍玩聲色不泊其胸中一還不再往就之若幻棄之若幻依然作一退圃卒向之伎倆若未曾有近于道矣故能圓轉恢奇若此

李悝爲文侯上地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

皆疾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种世衡在青澗城教吏民射雖婦人亦習之以銀爲的中者輒與争徭役則中者得優處有過射中輒釋之由是人人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富强訓武若此可謂有術此覇者故智也管子謂之繆數

黄玄龍先生小品　終

黄玄龍先生小品

新安　黄　奐玄龍著
弟　俱子升訂

偶載

㓜時喜聽人說玄異事後聞見漸廣乃漸厭之所與游多四方奇人好奇談使聽時一一載記何減宋志夷堅余生而耳力心力筆力皆不及鄱陽更增以殊懶固宜不能如公所云觸事歡述也客徵土地公案遂併及他事新舊數條偶以一日紀之與盡旋已然其人悉僕親覩識有暘自有陰常奇一致人神並塗轉覺此類與眼前酬應等何足怪復何足述書此爲嬾筆解嘲

心字生熖

神人以折束召何惟達權署土地事時惟達方假館河上公署不覺隨使者出廳事見露臺上有五色帛纏糾如車輪上結一心字其最初一點上有熖騰起惟達謂使者莫不燒邪此心耶使者曰我輩不免從此一點熖中來去耳固掖惟達以足踏之恍惚如墮

階下則已在郊野非復官舍天色陰慘有路僅廣尺餘兩傍大壑深杳不測惟達曰路甚窄如何使者曰政不可不謹一失脚便墮落矣惟達測窺壑底人首䚋䚋使者曰嶽州日來十六萬命亦在此中數日後新安人來言山水暴發漂没村廬所傷人畜無筭蓋萬曆丁未夏云

城上覆釜

使者引惟達至一城城門閉城上有大鐵釜覆之方圓與城等惟達曰此中黒暗何可入使者曰無慮因

入城以鐵竿撑釜起城内悉光明街衢中僧儒及諸色人皆具亦有荷耕器者但絶無商賈客曰四民之業冥府何獨缺其一予戲謂賈客善心計較入錙銖鬼不耐其計筭故不敢留之耳

壁上小竅

冥府一壁上有小竅僅如錢大聞隔墻捶楚聲甚哀惟達竊從竅中窺之見彼一方繋罪人甚衆押至竅旁皆泣一卒以繩引罪人從竅中出隨所牽出便變毛角彼畔猶人足此已成畜生首矣及牽過皆為牛馬而去

神道戒殺

惟達謁公府二其主者一姓吳一姓方郎折柬召惟達者也官如人間兩司掌承宣罪福事堂皇上列大櫃高丈餘貯生人籍惟達請達之一吏梯而登啟其鑰復梯而入捧大冊出皆書人年甲籍貫下各有考語數條其德福隆者列冊前而壽祿則在他冊別貯一櫃中其懸梯出入亦然主者謂惟達君還語世間人但惜福但戒殺耳因命一小吏延欵惟達惟達語

吏適見門榜柱帖皆工奇有深理又所閲相識人注祿簿甚詳但不能强記柰何吏曰此甚易取一壺酒以觔攪之呪曰極樂極净净極樂極極净樂樂净極净净樂樂樂净又覆其言以成呪凡八句呪已以一杯酒飲惟達則向所覩記嘶如掌上矣又惟達署土地時謁一上官洪公者亦命之曰上帝惟好生惜福洪公緋衣幞頭面有紅紗羃之如今之眼罩惟達竊從旁覩之亂髯隆準如世所畫刻王者像云惟達為土地與諸神宴會及考較罪案甚多其奇駭人聽詳

在三日土地傳中

諸神察過

惟達攝土地時儀導出市中見商販等及衣冠士人皆有繩縛其頸或手足甚者五木囊之不受縛者百僅一二以問冥吏吏曰世人造種種業無罪者寡惟達曰如我所識某某皆生平無過柰何亦受縶吏曰惡念一起神即錄之不待事出見諸事則罪益重矣惟達還家見諸神列坐堂上其衣或緋或綠見惟達皆喜起勞之惟達言人屋中香火神頗衆與人雜處

郎客室獨坐亦有神左右伺之但人不見耳

神惡妄泄

萬曆辛亥歲豫章人陶生主于建平駱氏爲鄉塾師能見物預說人災福生死往往驗又能出入幽都勘人輪廻數世事素與惟達未相識一日語潘甲曰汝知何惟達否潘曰切隣也曰彼在神司中職當太史近以其好泄語稍稍福減漸薄矣轉泄轉薄後將不可爲幸語柯先生毋多言潘曰然則先生何以言曰我職言者也不言即爲負職彼司鬼神之秘故惡其輕洩耳惟達自是不復與人道陰陽事間與一二密友言之不欲其轉示人也

鬼神重孝

李君養梧睢寧人授建平縣學諭嘗屬惟達入冥檢其生冊惟達檢得恨梨說一篇以示李李驚曰有是哉其少時母病冬月思食梨走百里覓之不得母歿遂終身不忍食梨偶作恨梨說以寫隱痛其文淺稚媿示人隨燬之即其亦隨忘之矣不知鬼神何以見錄惟達曰鬼神最重孝公此一念甚眞通于神明以

人不知故鬼神特爲拈出公生平福報全賴此一段文字延之耳

身大

宋末王題被逮入冥至一大城城中有一囚身與城等逮者曰此白起也罪大身亦大今某公亦夢至紫府主者戒勿食牛肉因引見食牛人身或長丈許曰業減則身漸小復原形乃轉生某公遂終身不食牛

空中神過

萬曆中建平姚甲暑月出南鄉山中雷雨驟作避嶺

頭廢廟項刻澄霽山色如洗見神人幡幢在嶺外壑中過相去僅數丈中一神冠笏如王者諸雷電神持斧鑿扇帶盡如世間所畫衣服莊嚴金彩爛絢鬚髮悉辨略無雲氣乘擁亦不見舉足但如御風行當是諸神行雨還耳別有鶏鵝三四俱高數尺雜前後不知是何物

唐人亦載盧某清晝仰見仙人乘鶴在碧空中前後有數鶴隨飛仙人時從一鶴背遷一鶴背如人換馬狀然道家言得道人身輕如羽豈亦

遷換懽鶴力不能勝耶則唐詩所謂傳語麻姑借大鵬是極得策語附錄一笑

燭光上佛

葉媪是汪爾占姑年四十郎長齋精心淨土晝夜誦佛號不輟如是三四十年每夜燃燈輒見燭光上有佛長寸許纓絡莊嚴作真金色于是益精進年九十無疾終昔張夫人暮年奉佛甚虔香烟宛轉結一彌陀小像一手下垂如接引狀烟像甫消夫人端坐化去西方非遙但在一心觀想古有十聲往生者况修之數十年耶

方水

鍾橋在建平城北十里平疇曠漭夏月昧爽居人史子六早出見田間有凝水一方表裏瑩徹高廣數丈四面如削史殊訝盛夏那得有冰如許稍近則澄水湧立魚藻猶蕩樣其中以手攪之微波瀲然畧無隔礙史亟號庄中人走視之旋復烏有矣或言是就近古陂中靈物所幻偶與坐客言之淄嘉客云此正可稱水一方耳

唐史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來往如在水中又楊氏丹鉛錄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寒遂凍爲冰土人謂之河僵

共溺

萬曆癸卯豫章有二少年俱可弱冠爲小賈建平市中情暱甚篤私念父兄驅使不常恐當乖離又各將受室不得朝暮同寢處恩好或疎因盟于祠山神復述本懷書赫蹏粘逆旅壁上貽父兄遂以繩約束投

郎水中死時邑令張西銘山西寧武人親往驗視命同棺埋焉余丁酉在留都斗門院有角妓亦與閩中一少年以領巾裙帶共縛溺橋底但忘其名耳

奇樹

建平縣南四十里王氏庄前有楓樹初生三尺許即岐爲兩幹稍稍向外如是二尺許復稍稍向內合爲一上下皆一幹獨其中成圓竅人因名鴛鴦楓其家伐爲薪隨就根腹復抽一枝其分合成圓亦如前又夏氏墓有橡樹二株相隔七尺初從近根處橫生一

枝直與彼根相接既從七八尺高處復橫一枝亦與彼株接膠合無痕莫辨所自生處二樹一成圓竅一成方空皆奇物又鴛鴦楓側生竹一本出土二尺許即作兩幹相扶而上高二丈餘人亦稱合歡竹縣北三十里岑氏有古桂樹濃陰婆娑可蔭數屋花時香聞數里四面垂枝如幕直與地接主人剪其一面若洞門然客俯首從此入中可設數席密葉蔽虧留香不散夜深無風露侵飲者達旦忘返焉

心庄

偶言一切境皆由心造歙有逃人鮑甲少嘗讀書不得志情態恍惚因念南山中田疇豐沃林水映帶闢一庄可以娛老久之遂歷歷爲人語庄居事一日途過肩輿人招之云吾欲往南山可舁我行輿人索値曰吾庄中有家室至彼當償兩人舁之行十里許遇相識耳語彼是病心人山庄烏有輿人亟弃去鮑甲猶喃喃詈兩人誤乃公事不得暮抵庄居其甲積想所成身已儼然作南山庄中人矣郎庄中種種倉囷服用妾僕及飲食宴笑彼心中已另結一世界豈

必有境地使人人可見然後稱寔受用耶然則謂南山眞有鮑氏庄可也

单方療危疾

宋楊吉老診一士人脉謂熱症已極氣血爍盡非久當病背疽死不可爲後得茅山道士教之服消梨日一顆遂免近時吳中有士人病噎日久肌消一道士教日呷陳皮湯病亦平茅山道士所謂世間那有醫不得病直是未遇緣耳

牛生

其子戒食牛十年然夜數夢啖牛膾當是舌根宿障未易消除因痛自懲懺憶夷堅志載鄭行婆生而齋食日誦金剛經至老不怠一日見屠人鬻牛肉戲語同輩以此肉切生用鹽醋澆潑想見甘美旣謁光孝悟公問汝安得喫牛生嫗曰出母腹以來不知此味悟因取藥刀圭命調服卽吐出生牛肉椀餘乃知念起卽是喫不必眞牛入口昔僧隔壁聞釵釧聲亟稱破戒豈非以念動故耶

鍾小秀才

竟陵鍾伯敬何子字樊倩幼敏悟年十三補邑秀才十六歿時邑人某有所愛狗頗警俊其僕輒欲殺此狗主數訶止之偶主人出僕遂鏁狗空室中狗饑爪戶地成搯僕因椎殺食之主人歸問狗所在僕引視戶地曰狗穴地不祥不得不殺厭之耳無何僕暴病死復甦云有公役人勾至陰府見王者坐殿上狗從旁訴寃死狀甚悉王曰殺狗法不應償死但畜謀故殺情頗毒合央杖數十放還甦時臀盡腫墨人問王者何狀曰少未弱冠旁有吏指謂我縣中鍾進士兒子小秀才也伯敬每及樊倩事不忍言三哥叔靜在林茂之齋中說且爲我言阿姪有慧性何以墮修羅道時庚申正月晦日至五月五日叔靜亦歿于伯敬邸中余與茂之爲覵喪事嗟乎叔靜亦慧人不知中陰身今何在倘奉符攝庭謁小秀才時聚家人禮當共有慈詳超出阿修羅道中耳

都府衙神

吳本如先生開府成都衙後圃極宏敞有大鴨腳樹可蔽牛下立廟祀土神公衙中小僮十數皆年十一

二以來當鴨腳熟時每晝爭打食喧戲一日公午衙散坐書室檢案牘聞諸僮正喧競霎爾寂然公方訝之不食頃有三四童子奔入面皆土色公怪問曰正打鴨腳時見屋上甲士數百對導擁一長髯大貴人從屋下徑到樹底我等卒不及避悉隱身竹篠中貴人下輿廟中有靑袍官人紗帽角帶迎貴人入聚坐啜茶遙見點頭共語久之起出戶外復立語移時靑袍官人趨至輿前長揖諸甲士復導貴人上屋去公問甲士手何物曰旌旗戈戟一如我公出時貴人何

衣曰綠團領金繡胸背何冠曰如公初到任時所戴方帽方翅但金畟之耳蕊金幞頭也何所乘曰八人敞輿正如我公出時所坐當貴人入廟時甲士亂擁到竹邊我等噤不能出聲故驚怖失色耳余因問公長髯何神公曰當是關壯繆廟中何神公曰蜀中所奉土神皆二郎靑袍紗帽者二郎神也不數月猓酋叛公討平之意關帝君顯蜀中而都府職提調故先事來與府中神議之耳余因戲謂公關帝與二郎皆前代神乃儀仗衣冠悉用本朝服色豈神祇亦應尊

奉大明官制耶公爲一大笑萬曆戊午十月三日過先生西園聑小飲因話諸神異事先生語此

落魚

庚申六月三日在始熟曹元甫丈邀集黃山寺亭午溼熱日將晡風雹大發雨如注旋風吹雨入四射殿中幾不能立盤蹝輿服盡沾濕侍者跣而行酒同席者冐伯麐錢伯衡王伯良許玄黙仰君常鮑元則汪上木塞上老弁及主人凡十人伯麐寓萬壽寺是日佛宮前雨中下大魚數頭寺僧不敢取市販獲而售之人大者重五六觔

腹鬼

友人江五季桑買一小婢十三四以來有鬼忽在腹中作語或道吉凶事頗應鬼時有去來輒從婢鼻中出入其來時冷氣一線從鼻徑入腹中酸楚不可忍婢遂尫劣食飲漸廢江爲乞符水祛之鬼笑言我不着慌村法師我與此女眷屬暫借氣息久自當去不爲害若苦祛我我便殺此女江凡禱神祠悉不能禁一日草疏挈婢子謁都城隍廟行衢市中鬼猶喃喃

怨詈到廟門始懼曰今不得不避去矣遂寂爾無聲婢竟無恙

樟柳神

季桑又言曾于途次閗地上有小語云救我救我俯視拾得木人長二寸餘衣履具備能跳動語言置袖中常于耳畔說門內外婢僕及市中瑣細不急語稍緊切事即不能關通江厭其聒耳遂弃之術家鍊樟槐神于墓間夜誘攝野鬼附之其黠者亦能關通切要事江所得正鈍鬼耳

顧進士仙

顧先生吳人領鄉薦入大學王葉賓虞館余數見之長不滿五尺葛巾白衫髮蓬不理狀落莫而丰神甚逸與客見長揖隅坐無欵洽喜書見客扇輒爲飛白數行書已還客不問姓字與客圍棋爭劫客怒或譁顧但撫掌笑喜酒日必傾數十觴自言弱冠與客習静深山一夕夢眞人玉冠霞裾出一卷授之曰爲我疏此書明日得書書肆中如夢所授而多金丹家語奇秘不能通夜復夢眞人剖析丹旨遂如眞人旨疏

之復夢眞人曰勞矣明日且臨若旦與數客齋而俟夜幾半眞人來自空中衣冠如夢所見坐授秘訣數十百語遂起見空中車旗甲冑羽衣數百人眞人凌空上冉冉騰雲中去而屋壁席几上洒洒皆瓊漿色如玉香清入骨數客競就餂之顧入後舍見竈有漿滿甌立仰盡神力頓爽齒數月香不歇又眞人謂子且貴而後仙時顧年將艾絕不理制舉業人皆謂妄語明年果第進士授縣令卒于官先生落穆不與世攖其神全矣乃僅五十死又終舉進士如其言倘眞人有密召耶

掌上雷

歙方生總角時在道上戲一道士相之子骨法當仙盍從吾去方生曰可乃令方閉目勿妄開久之風聲淅淅足漸起騰空中身蕩漾不定方驚開目試一窺驟然墮地下去其鄉千里矣道士亦不復見先是道士書符生掌中云擲之當有雷聲方生既千里無還貲遂售其術人欲聞之者每一擲輒與數錢因得至家家人復令擲之不復聞雷聲矣

犬乳兒

海陽富人某妻奇妬年六十五無子買一妾有身將彌月而富人以他事出既産妻覘之男也以臍帶纒兒頸使無聲佯驚曰傷哉兒死矣令婢子持棄竹林中是時家有母狗生三子輒噬殺其子徃乳林中所棄兒齧兒頸上帶斷乳之既則爪積敗葉覆之日數四以爲常如是數日富人歸犬出跳浪若喜狀富人詫曰家生兒乎急歸問妻妻佯悲曰雖男也死數日矣乃犬則牽富人衣入林中爪積葉開而兒呱然泣

于是富人急舉兒訟于郡守去妬妻帷毋狗于房中日啖之觔肉時余居山館聞其事疑之及入郡乃徧譁市中云

妬婦往往殺其姬妾與姬妾子至慘毒不忍聞謂之虐妬亦有天子脅之不爲動可謂悍妬而范寺丞妻以見妓鞋自殺可謂癡妬湖南倅與一妓相盼語笑妻遂齧割其子以獻賓主可謂忍妬然俱不若南唐杜業妻以道學數語消之竟使英主奬嘆妬之辯者也陳覺妻奉三婢子

若舅姑而覺自不敢近妬之巧者也至荀氏婦乞無鬚人不得入門客主共床坐便遭堅擊阮宣嘆桃花美艶而妻武氏郎命婢持斧摧斫無餘又佛所稱極微細愚傳所稱充類至盡至是而妬無遺術矣甚哉婦人之妬之智之可畏也

張珈女

余家蒼頭周雲言廟灣張珈者有女國色適某而女死某思之刻木爲女像奉室中旦夕共飲食一日進羮汚其衣有舟人見美女子持衣浣河測挑之女日夜且來及夜果來如數十日舟人以語周雲雲曰必妖也與之片墨令磨水幣于口噀之果妖耶將必遁夜以墨水噀之女子果去明日跡市中見某家所雕奉張珈女像有墨玷而向所見浣衣羮汚處跡宛然遂告某令破之精血滿腹矣然女子猶夜夜至舟人所舟人懼遷家避海州女亦來海州避海中小山上女復來山上山適有道士狀貌甚古謂舟人子面妖色重吾爲子祛之置小水瓶于前誦呪數語女立至道士令入瓶中女涕泣趦趄道士叱之入以朱書符

封瓶口棄于海隨海水漂去瓶中猶聞哭泣聲

胡尚書

績秀才張某弱冠痘幾死不語者數日忽自言曰我胡尚書也今刈地府十王與汝家有親盍飲我禱之是時其邑大司馬胡少保善飲亾久矣于是家人羅拜床下曰幸與尚書親尚書幸活之然尚書有與俱來對飲者乎曰無吾舅善飲盍召之蓋尚書內弟張某郎張族也召之至慨慷譚笑語舊事如平生主人設酒而置一空瓶于尚書席側張君盡一觴則亦傾

尚書一觴于瓶中久之日吾行矣病愈矣痘者遂不復有聲而尚書所飲酒注瓶中者味遂如水旦日張痘蘇汪爾占與張同補諸生爲爾占言如此

龍涎

汪子建爲余言在都下時聞某中貴有龍涎邀三四客請焚之乃自腰帶中解出褁以重錦擘二三釐許置爐中玉片上連發六七小泡腥氣滿室絶無他異于是命取十種名香來以次置玉片上每爇一種腥氣輒起郎素稱上品香亦不復有香氣十種俱爇移

爐置他處諸客欲起中貴笑止之久之則諸香以次遞吐氤氲各種不相攙和參差往來盡日室中不歇

髀蟲

南昌人袁生爲瘍醫新安市中有名嘗言大室某婦于髀肉近裏處忽墳起如癤漸大于杯然無赤痛不爲苦忍不欲言後稍稍礙行時中癢則稜起嶄然媪始懼乞袁生藥潰其膚中有赤蟲角挺起雙眸瞭然躍而出媪驚仆幾絶嘗記玄怪錄載伶婦有瘦生頸上久之瘦長與身等孔中時出雲霧霏微間作絲竹聲嘹喨可聽一日瘦裂有獮猴出騰擲抄不知所之國初山東一婦臂上有物隱然膚中屈伸如蝘蜓狀婦以臂浸盆水中忽雷電交作乃自牖出臂果一龍乘雲而去天寶中隴西李生左乳腫痛久之癰潰一雉突飛又翰苑叢記滕樞密嘗承簷溜盥水覺有物觸入指爪初若絲髮既數月漸長如綫屈伸不能如常後忽迅雷有火光繞指一物自爪中躍出全州李言吉左目上忽生一小瘡漸大如鴨卵恒壓目不能開一日醉之酒割去之中有黄雀鳴噪飛去龍與猿

皆靈物其寄養人身中定有故若某婦髀中蟲與昔人病蛇疽等皆氣血孽耳佛言人身八萬四千毛孔有極微末生命各據一毛孔爲國土佛入定時能悉聞其語聲國土相懸隔其語亦各有方言不相通則玄怪錄諸君所紀又極尋常淺細事如遼東豕耳

身縮

友人某形不減中材每睡熟身便短細纔比數歲亡時益縮小如襁褓殤昔呂縉叔病亦漸縮卒如小兒然宋文帝元嘉末有人病能食而不得臥每飯輒身

長數日頭遂出屋度之長三丈還復漸小經日乃已物不孤奇必有偶代祔叔某公正患元嘉人翻索病耳

疾有極奇者張南軒晩年病一身遂如水晶腸腑筋骨歷歷可鑑一女子視直物盡曲弓絃界尺之切如鈎秘書丞張鍔自頂至踵平分寒熱暑月着衣複紗綿相半毛景得腹中有小人長寸許能作聲王主簿妻每腹脹則中有鼓聲遠聞門外行路人皆謂其家作樂孟參政夫人徐氏每聞說徐姓

及打銀鐵聲卽舉身戰慄幾絶其母與弟至死不敢見一婢畜之十餘年極得力偶問其家何業曰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

點金草

新安葛某有方士授之燒點術示以莖草曰得此可立就久之不獲一日肩輿行山中蒙茸遍嶺摘片葉認之良是私喜還時刈而輿之歸可使家爲金穴矣既還不復見一莖取向所採片葉試爐中僅得金一挺耳黃白之術造物所秘然倏露倏隱鬼神侮人如此陸務觀紀某公罷官還成都行李中有水銀一篋篋塞偶脫攬渡旁叢草塞之俄而水銀盡黃金某軍士于澤中鎌取馬草鎌刃透作金色以草燃釜底亦成金又欲客見一蛇腹脹嚙道傍草消之因取其草煮以消脹遂成金釜獨草成丹不煩乾鉛死汞抽添溫養物固應有然非淺緣可倖覯

土鱉

蟲之名土鱉者以刃段段析之身首足異處頓之濕地覆以盂隔夜而形復合蟲之名壓油者似水黽人

捕而以石壓之油津津出油盡皮僅存焉投之水中復生此絶似地獄刑皆業報也

土鱉余見人于接骨方中用之出龍潭者良

罰墨水

績溪有三書生夜召乩仙仙至書曰黃魯直三生曰吾欲迎唐李白先生先生宋人詩不佳請行頃之書曰青蓮至于是三生喜曰僕輩欲爲詩故辭黃魯直而近學士學士幸教之復書曰跪各飲墨水一升三生又喜謂學士必爲吾輩滌詩腸以次跪飲罷遂書

一詩曰一丁亦不識罰跪飲墨汁吾非李青蓮仍是黃魯直三生掩面竄去通典載北齊策秀才濫劣者飲墨水一升又山谷舊有詩云脾睨紈袴兒可飲三斗墨則飲墨三斗是山谷常刑今僅罰一升當是北濫劣條減等耳戲舉似華陽友人無不絕倒

黃山猿

黃山天都峯絕壁突石上每月夜有猿乂手端坐對月不少動月景漸西則猿坐亦隨轉此數百年猿能吸月華者

又僧言山中有兩奇獸形大畧似小鹿一毛𥿄黃如金絲一碧如翡翠日照之背有光射石壁上一老猿長髯黃身稍修巨時率衆猿戲巖外遊人至皆跳躑去老猿獨危坐磐石上不少動如定僧

酒蟲

近屬有好飲人偶咯一小蟲豆許大鮮紅色人謂酒鱉遂不復能飲唐元載素不飲有人以針挑其鼻尖出一小蟲謂之酒魔即日飲一斗然則酒鱉能使人飲酒酒魔能使人不飲也

活玉龜

石季龍時利州北溪有石鱉能羣行登岸萬曆中海陽有樵人在山磵見白龜曳尾行亟取之頭足遽縮剖而視之玉質金理中無腸腑剔其金鎔之皆精金重八錢許然則霍家金鳳飛入北山馮氏玉駒夜遊外廐皆非誕耳

何先生

隋高祖時上黨人宅後每夜聞有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掘之其根五尺餘

具體人狀呼聲遂絕史以爲草妖厥咎人主視不明按人參千歲則化爲犬子服之皆令人長年薤藥物之靈不當在妖草例族姪上珍得何首烏具丈夫體手足鬚髮畢肖陽形挺出右手按丹田左手抱尾閭合導引家法出土已三載頭上日長靈苗如綠髮上珍輪日摘食之膚理益澤天都逸史作何先生傳紀其事甚詳

陳仲醇亦載李如松家人參一本重十六觔形如小兒松千歲則其中有青物如人或如羊如犬栢

千歲則其根如坐人

虎奉天符

嘉陵汀鯽有婦人年五十巳來稱十八姨虎毋也往往來民家教諭人曰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爲上若爲惡事者我常令毛兒三五個巡檢汝語未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民間知其虎甚敬懼之莫敢作惡如此虎者人間何可少直是天王巡察功曹余因語客說家謂虎非奉天符不敢食人里中甲甲爲虎攫傷有神曰誤矣當食者其乙遂舍之明日

乙被嚙死天符之說不誣客曰審爾則宣城封使君終不失爲天吏矣相與一撫掌

祖爲曾孫

王龜齡爲嚴闍黎後身闍黎者龜齡祖母兄法門師也龜齡父夢嚴闍黎入其家而龜齡生眉目深肖人皆稱嚴闍黎說者曰前後生世或有之而以龜齡祖母遂孫其兄龜齡父乃子其舅氏有如此造物乎此拘儒識耳余族有祖死見夢于孫婦而轉生爲玄孫者其祖枝指玄孫生亦枝指然則此兒之母乃生其王舅而翁亦遂孫其嚴君矣

婦人不願夫貴

楚中瞿睿夫云婦人愛子不愛夫望其子之富貴而願其夫之貧賤一時坐客笑之然春秋衛人有夫婦禱者婦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夫曰何少也曰益是子將以買妾三國魏王琰有功當封其妻哭于室以琰貴將畜姬侍奪我寵吾郡中亦有聞夫舉進士而哭者則謂婦人之終願身之貧賤也亦情耳苟妬矣將何所不至乎

三戒半

邑人汪甲受戒雲棲蓮公跪而聽者數十人蓮公禮佛梵誦已命曰一勿偷盜汪隨衆稽首曰謹受戒二勿邪淫三勿殺生汪亦曰謹受戒四勿飲酒食肉汪曰肉即不食酒尚乞飲數杯五勿誑語汪曰末世衆生不方便說一兩句何能覓得衣食一時聞者絕倒因稱三戒半居士

百二翁

孫水心金陵人善攝生老來惟食淡飯懸一毬室中

令人時時賜之余氏二易嘗學導引術于孫其言曰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鬬一鬬瘦一瘦讓一讓胖一胖年百二十歲人稱百二翁

附黃玄龍先生像贊

湯賓尹 睡庵

錢之與刀不及于唇山之與水影亦相親邪之與佞怒而不聽友之與朋掇皮皆眞腕有別靈筆之與樽腹有別筒經之與綸葢我對君許日而亦得君之神

普門大師

形軀藏野意精神布羣方為覔無生旨所以入道場

汪珵光 僑孫

温而理和不同因虎鼠為蛇龍其識子也或謂子能

振春條之采其重子也或謂子有成百寶之功而余之識子重子也夫何敢阿所好于十二字之中

孫紹 君承

若擬公作道學公却風流自愛要說公是詞人公的矩矱咸在眞道學不板眞詞人不怪既不是七賢一流又不是二程一派若論節概文章大大步闖入東坡無礙

戴澳 斐君

余得初晤玄龍時已四十餘正如中散鳳姿千秋在

目此復誰家璧人倘令乘白羊車入洛陽市定是叔寶再世而真氣蔭映時爲過之則又逼似許叔玄初謁鮑南海未入懸霤山時矣顧玄龍不朽別有寫照風華映人常長如十五二十時耳

畢懋康東郊

久矣夫玄龍之抱瑰琦也不得之于用世而托之于摛辭世遂以文人目玄龍此玄龍之所以病莫知也惟玄托羈韃不得以渲染施惟龍宅風雲不得以綸繳倪玄而龍則爲潛不爲見寓信于屈而寓存于蟄龍而玄則爲守不爲戰陽不入亢而陰不入疑玄龍乎殆老其用于淡漠之際無僅謂其杜德機也已矣

黃元龍小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黃奐撰奐字元龍歙縣人是書分醒言一卷偶載一卷醒言皆讀書時隨筆劄記之文所見頗爲迂闊偶載則鬼神怪異之事亦多不經

雪菴清史五卷

〔明〕樂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書林李少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雪菴清史五卷》提要

雪庵清史序

人生五濁世中心濁則景濁即供我眼前者皆濁况日用所課之事無所不濁何時能醒即醒亦濁故人詫以為世福者祇成得一箇濁福而已不佞甚惘焉偶得天湖子病中所著清史讀之清致泠然透入肌骨天下安得有此奇書省者瞽史翼經腐史紀載功與天壤不朽今天湖

子偶病成書可呼為病史矣是書也言〻浣濁字〻濯清中列許多景致披之滌腸玩之洗胃颶〻乎可以供可目課可以醒眞天壤間一大福纏哉功誠不

在瞽史腐史下五濁世上何可少此一種左太沖有言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噫茲〻世界豈無知音吾知天湖子不必付之山水間矣　勿齋劉祖顏序

雪菴清史敘

夫清品不千古才哉世蒸哀梨語堪片石則清品貴於是無不家麈談人茶話自江左以來清品之盛無如今日而清品之弊亦無如今日者吾儕常持論此道有寢其皮者有得其骨

者有進其神者乃若好事之輩闢石築室覓漢魏以來圖書古董以供清玩日拂筆床歠茶竈爇香調窪洗硯淨几或自矜賞鑒行家時與友人相戒作世外語但隻眼未具因人齒牙談宗未透拾人餘唾雖看遍青山而

俗情未脫矣是謂優皮若夫一具傲骨絶不喜接俗人園買一菴案列內典日惟持齋誦佛臨帖著書然不免餖飣宗乘附為禪秘撫襲前言掩為已作雖神理未恭而氣格已不凡矣是謂得骨惟夫素心之人穠華不艶澹寂不枯逍遙偃仰泊然自得大地眉端山河睇盻有晋人清譚宋室名理嵇之懶陶之趣白之詩酒蘇之禪學一徹性宗萬緣都盡其遊清之神乎吾友天湖氏以名家子負奇問世不為世羈高寄蕭條遊神物外端中

以我筆為藥劑遊戲三昧而情之所之境之所會或虛言或實言或正言或偏言或濃言或淡言或盡言或不盡之盡或鮮言或不鮮之鮮隨方運斤不可思議要以成其景供課醒福不失清之本色而止庶幾千古之士得清之神哉不佞深慨世沈五濁而一二涸跡清流寢處皮骨愈令此道日斁大雅淪亡思得一清品浣之今讀天湖清史有不冷冷然氷熱腸而滌塵襟者乎寥寥宇宙人眼如扉是必以不佞之言為左券

旹
萬曆甲寅孟冬之吉潭陽友弟猶龍
攸涂應虬書於南來閣

清史自序

清史者何天湖子病中所作以寄病語也寄病語矣而必以清目者何蓋天湖病夫世之呑火者而欲飲之以氷也史五卷一曰景一曰供一曰課一曰醒一曰福天湖子生天湖山下楊花溪中雖未得盡歴五岳十洲洞天福地溪上有梅花塢紅雨樓

雪菴雪洞水竹與屋草玄為亭一曲房一石室時而游水閣登溪橋入平湖臨寒潭則見一鑑池邊脩竹茂林瀑布泉際野花幽鳥源頭植桃千樹堤上栽柳萬株可樂桑麻深處何有城市山林時而陰則萬家煙樹雲封古寺時而晴則千峰月色月移花影每好夜景時或雨来午夜聞溪聲江

天覽雪霽令人心事頓如清風朗月切名
富貴一佀秋水芦花故月則中秋何如霜
夜月中簫管何如林端飛雪余常觀海日
風潮歸来舟中涼雨一洒便覺冷然又聞
隣寺木魚音隱隱隣岸欸乃殷四莽因憶
讀書松下芰荷風来遠望殘汀落雁近睹
暮鳥巢林聞夕陽蟬噪啼鴂流鶯哀猨唳

寉與夫葉底之流鶯玲玲清清此時景致
名為第一故列清景于首為一卷天湖子
性好古有古鼎古琴古鏡古劍古硯古墨
名帖名畫書床頭有花箋以寄友有疎鐘
清磬以節和有胆餅筆床鐵如意以供事
性愛香有博山罏以爇香品性愛茶有茶
鼎茶竈茶餅茶籯以品茶性愛書案頭有

彌陀般若金剛楞嚴圓覺法華清靜黃庭
道德南華離騷太玄陶淵明白香山蘇東
坡集唐詩濟南弇州太函藏書焚書及傳
奇數十卷而已性愛逃禪有佛像念珠木
魚衲衣蒲團禪榻性愛清談有麈尾鐸冠
羽扇性愛遊名山有竹杖藥籃斗笠芒鞋
竹輿輕舟欲講黃白則有石屏丹鼎欲詩

酒則有詩瓢酒具欲使令則有浮意花知
文僮欲夢華胥則有湘竹簟梅花帳石枕
花裀欲獲幽思則有盆花太湖石欲聞人
籟則有紫簫赤篴欲觀物遣興則有白寉
壁鹿神駿蹇驢蓋有清景不可無此清供
故列清供于清景之後為二卷天湖子居
山中日所有事則焚香煮茗習靜尋真讀

書著書論文作詩或臨帖作畫或賞鑒摹古或奉佛則尋僧參禪說法或作佛事則翻經懺悔放生戒殺或覓友則鐫篆寄殼鼓琴圍棋習射投壺清談清歌或採藥煉丹或釣弋調寉或携妓或修禊乞巧登高或栽花修竹或聽泉拂石或護蘭尋梅或愛蓮賞菊或漱流掃花或酌明觀雲皆其

所有事也有此清課方不負彼清供故列清課于清供之後為三卷天湖子病世之醉者未醒達達輕言强酒臨事無智妄隨世緣濫交罵坐矜誇作態欺人覆慣譏誰不開人秘笥便蹈襲詩文喜不當喜怒不當怒憂不當憂懼不當懼無事常帶憂容所喜唯携俗友詆佛淩僧狎友虐妓心不

知足好奪人愛妄臧否人文愛低昂書畫豈特叙門第好華飾亦且易咒誓好言貧不唯翻亂書籍亦且借書不還與之交接則苛礼與之對局則争道此等人對景何能有酒佳節必知虛度居無花竹窮無詩畫所必至也詩不會詩飲不善飲不亦宜乎且也茶無火候間斷妙談日唯肉食是

甘即作旁客亦促織手可拭器歹扇索人書索食窮價彼以為常方且唾之恣睡之攪又何怪几硯之塗花香之摘憐之憫之提而醒之庶不污此清景負此清供虛此清課也故列課後為四卷天湖子生于隆壯于萬年將半百世值　聖明際此大有之年以享至清之福則惟尊生聞道課兒

矣孫而已然必家庭孝友骨肉無故方可稱為佳兒佳婦氷清玉潤雖然受福之本在定心序心厚便能忍耐能知節能不貪不貪即衣食粗足可也粗足故能官私無負無負故能嘗得無事無事則可覓一心友作知己談為竹窗茶話無事則架插萬軸得讀奇書為文章行胸臆始得遊名山

不然何由遇故知而與之譫味小飲開新釀報花開哉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是景中送酒儘可稱福即婢僕拙得佳夢何可易得則暑雨乘涼颶曝皆觀古帖暮雪圍罏獲未見物者亦可與薄醉清睡遠歸病起同為人生之清福乎故福中多作求福語列之清醒後為五卷者以醒後方能自

求多福即得福亦能自保也噫人歷了許多清景其福儘大然當景而不醒雖福反以成其流連佚游之禍人得了許多清供其福不小然貪著而不醒雖福適以啟殺身危親之隙人作了許多清課其福非輕然係戀而不醒雖福反以來玩物喪志之譏由此言之則清景清供清課必得清醒

而始稱福也此天湖子所以列清景清供清課清醒于清福之首也然書以病成病以書起又安知天湖子之病非福而天湖子病福非藥耶語人以病為福人必不信試語以此書為藥人其將吐去也乎哉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清史之所為作也

門人洪謨書

雪菴清史目録

清景一卷

清供二卷

神駿　蹇驢

清課三卷

焚香　煮茗

習靜　尋真

讀書　著書

論文　作詩

臨帖　作畫

賞鑒　摹古

覔友　尋僧

奉佚　叅禪

說妙法　作佛事

翻經　懺悔

放生　戒殺

鐫篆　寄敬

鼓琴　圍棊

習射　投壺

清談　清歌

採藥　煉丹

釣弋　調鶴

携妓　脩禊

乞巧　登高

栽花　脩竹

聽泉　拂石

護蘭　尋梅

愛蓮　賞菊

漱流　掃花

酌月　觀雲

清醒四卷

輕言　強酒

臨事無智　妄隨世緣

濫交　罵座

矜誇　作態

發人[illegible] 慣譏詭
開人秘[illegible] 蹈襲詩文
易喜 易怒
易憂 易懼
無事憂容 喜携俗[illegible]
詆佛 凌僧
狎友 詹數
不知足 好[illegible]

好臧否人文 妄低昂書畫
叙門第 好華飾
易咒誓 好言貪
翻亂書籍 借書不還
苛禮 争道
對景無酒 虗度佳節
居無花竹 扇無詩
文士不能詩 騷客不會飲

茶無火候 閒斷妙談
甘肉食 旁客促
纖手拭器 反扇索書
必索愛食 執物窮價
忿唾 攬睡
坐几硯 摘花香

清福五卷

生聖朝 大有年

尊生 聞道
課兒 美孫
家庭孝友 骨肉無故
佳兒佳婦 冰清玉潤
宅心厚 能忍耐
知節 不貪
衣食粗足 官私無負
常得無事 竹窗茶話

雪菴清史

沽關　天湖樂純思白父著
渺聸余應虬猶龍父訂

清景

○五嶽

以余觀于漢曼倩所撰五嶽真形。噫。嘻。異。哉。其東嶽泰山。羅浮栝蒼為佐命。蒙山東山為佐理。是成與公得道之所也。乃云其神姓歲。其諱曰

崇。泰山君嘗服青袍。戴蒼碧七稱之冠。佩通陽太殉之印。乘青龍。領仙官玉女九萬人。以治世界人民官職貴賤死生之事焉。其南嶽衡山。霍山灊山為儲副。天台句曲為佐理。是太處真人得道之所也。乃云其神姓崇。其諱曰嘗。衡山君嘗服朱光之袍。戴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真之印。乘赤龍。領仙官玉女三萬人。以主世界星象分野水族魚龍之屬焉。其中嶽嵩山少室武

嵩為佐命。太和陸渾為佐理。是冠謙真人濟派之所也。乃云其神姓惲。其諱曰興。嵩山君。嘗服黄素之袍。戴黄玉太乙之冠。佩神宗陽和之印。乘黄龍。領仙官玉女一十二萬人。以主世界土地山川牛羊食稻之種焉。其西嶽華山地肺女也為佐命。西城青城峨眉嶓冢西玄戎山吳山為佐理。是黄盧真人浮道之所也。乃云其神姓姜。其諱為尝。華山君。身服白素之袍。冠太初九

流之冠。佩開天通真之印。乘白龍。領仙官玉女七萬人。以主世界金銀銅鐵羽翼飛禽之類焉。其北嶽恒山河逢抱犢為佐命。玄隴崆峒陽洛為佐理。是長桑公浮道之所也。乃云其神姓晨。其諱曰咢。恒山君。嘗服玄流之袍。冠太真冥靈之冠。佩長津悟真之印。乘黒龍。領仙官玉女五萬人。以主江河淮濟四足負荷之物焉。甚至人有東嶽形神安命延存身長久。入山履川百芝

自聚。人有南嶽形。玉温不加。辟除火光。誅惡伐逆。反還自傷。人有中嶽形。所向惟利。致財巨億。碩碩魁合。不勞身力。人有西嶽形。消辟五兵。入刃不傷。山川名神尊奉司迎。人有北嶽形。入水却災。百毒藏伏。役使蛟龍。長享福祿。人有五嶽形。横天縱地。彌綸四方。見我歡悦。人神佽同。嗚乎異哉。或曰東嶽在東海中廣桑山。南嶽在南海中長離山。西嶽在西海中麗農山。北嶽在北

海中廣野山。中嶽崑崙山。在九海中。為天地心。嗚乎又異哉。

十洲

亢翁四海說知世人之所見小哉。其云。正西無海也。正北無海也。正南無海也。西北西南以至東北皆無海。則所謂海者。僅僅正東與東南角一帶耳。而昜倩所紀十洲。又云玄洲在北海中。瀛洲穆洲祖洲在東海。鳳麟聚窟生洲在西

海中炎洲在南海中元洲長洲又在大海中山
何説也豈列子所謂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
有大壑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方壺三曰員嶠
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者耶則元美所記方壺鍾
山又在北海扶桑蓬萊沃焦又在東海連石在
東南方丈員嶠岱輿又在大海鄮都山在九壘
之下此又何説也倘九洲之外復有九州耶此
知世人所見者小也況四海之外哉況歆睹其

中神芝瑤草丹砂仙藥珍禽異獸金堂玉室霞
編雲笈哉此毋論下士尸穢之士不得窮源索
流便捉留荒茫昧一切已有即有之亦神仙之
所居上帝之所理也世有果能醇白齋潔虔皈
大道即此玄心靈骨便是飯胡麻啖石髓雖謂
十洲俱在東海俱在南海俱在西海俱在北海
亦在海內亦在海外亦在彼中亦在現前俱無
不可奚必拘拘東西南北之辨為秦皇漢武輩

閒津

〇〇〇洞天

自瓊都命發金籙道微嘗嘆煙駕不逢羽人長
往每欲捫仙山遇上真摩崇俗累逮洎吾和波
浮丘公王子晉何人哉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即
抱向平志者亦更其人豈仙都雲區隱閟地下
孔穴鈞遠不易披豁乎則十大洞天若王屋委
羽西城西玄青城赤城羅浮句曲林屋括蒼

俱現在人世即吾鄉武夷為三十六洞天第十
五藩籬閒物也僅一至馬凌何異霍童霍林泰
山蓬玄衡山朱陵華山總真恒山總玄嵩山司
真哉不然者即峨眉虛陵太妙廬山洞虛詠真
孰非名人之所獲祥高士之所棲托況四明之
丹山赤水有劉樊故處會稽之極玄陽明有夏
禹探書乎奈何不于方白德玄窺太上之現壇
天寶極玄覓洪崖之所居而後問傅天師于好

生上元探石室仙壇于天梓司齊也乃僅于丁
未訪武夷君昇真化玄雖曰夙心遂矣冥骨井
矣則鬼谷山貴玄司真華蓋山容城太玉玉笥
山太秀法樂皆可遊也吾將訪葛仙翁于長耀
寶光于是若太上寶玄若秀樂長真若勾漏山
玉闕寶圭之石室丹井若九疑山湘真太虛若
洞陽山洞陽隱觀尋吳孟于玄真太元搜秘史
于大酉妙華斯為快乎昔者褚伯玉沈休文嘗
居于剡之金庭崇妙避跡斯人而今邈矣惟是
丹霞之上麻姑可逢靳仙之中黃帝可覓第恐
青田大鶴葉天師故居無存大滌玄蓋天柱觀
舊跡斯在安得越上元之朱鵝太生謁茅君于
良常方會過白馬玄光開桃源故處登金華洞
元觀黃初平赤松觀以極于紫玄洞盟焉嗚乎
往迹已矣洞天猶然岳靈作鎮仙官窟宅吾亦
何人躬能必遍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嗟試
須為此約非謂山靈咲人欲使異日者尚乎有
知是必責券

〇〇福地

在昔所稱金堂玉室雲牕霧棟瑤屾芝童
毛女者寧洞天哉則七十二福地仙踪名蹟至
今猶存說者謂仙真以福地重矣故若地肺石
磕嶠嶺白溪海中玉瑠東海青嶼皆仙境也即
崆峒山之黃帝迹郁大伉之子雲居謝允武當
七十二洞岳州君山青草湖中廖君出于桂源
司馬托于靈墟沃州天姥劉阮路迷若耶巫山
神女出沒東白清遠交州安山蕪肶上昇馬嶺
旌陽斬蛟鵝陽洞真壇洞宮裕仙觀靈源拴陶
山得貞白於爛柯見仙碁張道靈頭化龍虎施
真君寄迹靈應勤溪白水金精閣皂豐城之始
豐洪州之逍遙東白鉢池丹徒論山毛公壇洞
庭湖中劉根宅包山壇內九華賓君唐州桐柏

平都陰君綠羅章觀帝莊周抱犢懷羅真大面
虎溪方真人修道何論都邑元辰馬蹄王先生
洞洞即如德山善卷雞籠玉峯商谷則四皓隱
地陽羨長白中條圳傒仙昇處壽州霍山武陵
雲山魏徵上昇則四明山子晉仙去則緱氏巔
至于文君相如乃在臨邛白鶴欲求丹書秘簡
可于少室翠微父若明州大隱杭州白鹿大若
巖真誥會真處嵊山西白天印雲中金城偃岩

三皇東海沃壤其中仙踪名蹟不可殫述念之
令人凡心頓除形骨欲脫吁嗟丈夫生世上當
修真煉性以合自然如子晉蘇耽魏劉許廖諸
真次當寡欲清心以還造化如莊周四皓輩又
次當垂空文以命不朽如司馬相如諸名世者
苟識此意則名山福地盡在目前將謂福地重
仙真耶仙真重福地耶

○○○天湖山

于湖跨紛州之西北七十里山高境絕靈崴所
鐘其下楊花溪則余廬在焉從花溪望在屋上
白雲迷封非晴霽不見山末余每登躋山望天
湖十二峯變幻雲際令人徘徊不忍去諸峯縈
迴環拱白煙凉草離〻穊〻奇礎怪石若釜若
玦若連華若飛鴻若後猊不可勝紀西望呂峯
灝氣濟滃與幻山昂踞極比之攢蓮嶽森〻齶
立瀑布飛瀉驚風驟雨遠而銀綦近而素練蓋

奇觀也至若白鶴金鳳跨其東壁出沒雲端相
為爭勝南瞰龍湖溪光一抹隱隱山藏古寺嵐
深煙靄藤樹蔥蒨石橋浮梁如帶澗石噴沫相
戛作金玉聲山川之美使人聽睹不暇噫一山
亘六十餘里溪流灣抱環聚千家中間蘿落村
墟複溪褭瀑如入畫圖縱然此時自花溪仰挹
其勝耳然山中之靈嶼不具論論其最奇有二
一頂一井頂曰無生縱橫二百武許絕無草生

名新發于邦傳佛嘗戲錫于此井曰佛泉下通
萬丈之劍潭劍水清濁井亦如之此為尤異余
逆歲浚同吉州劉四拙又拙及洪明之余自甫
張仲化徃遊登無生絕頂青天幾可摩白雲出
足下俯瞰群峯如食前之豆劍水蜿虵其下霏
煙曖曃松濤鼓颸起兩起靈藹然凌虛之度如
玉宇上遊即廬山之棲賢迨不是過道人汲佛
泉酌客比時趺跏禪榻與四拙明之披剥内典

證無生源頭了然自得幾欲祝髮被緇斯時也
塵心固且絕無道念亦湊何在又何論芥紫名
於蝸角不自嚇以腐鼠耶不佞山水情深世緣
福淺少了向子事當左手携琴書右手持蒲團
老此間矣無生佛泉實聞此語

○○○楊溪

自厥祖華八公號嵐溪煙嶠之勝遂結茅於楊
花溪之五曲夾岸皆楊柳桃梅芙蓉蘋藻之屬

如繡平田十里廻溪九曲石橋浮梁如帶萬山
環拱峰島交織或隱或閃三五村墟梅塢竹屋
桑麻蘺落間犬聲如豹可以避世如桃源余嘗
散布花溪側目八景有天湖霽雪文筆凌霄三
台環翠四洞棲雲古寺晴嵐梅塢夜月九曲秋
烟六橋春色溪上湖山高懸軼雲蔽日積雪初
晴萬壑堆玉獨孤峯照影銀山一抹是為天湖
霽雪瓊山峭削青碧間呈明霞掩映如畫如綺

矯矯冲霄居然不偉是為文筆凌霄玉屏列嶂
台峯崔嵬春景霏微蒼翠蔬秀陰晴顯晦辰昏
含吐若雲興霞蔚而山翠欲滴是為三台環翠
桃天金龜乃有四洞奇巖虛窕浮雲氾空游戲
石壺變幻萬狀杳然出岫之無心令人怡悅是
為四洞栖雲山寺日高鐘聲出林深嵐廻合[illegible]
屠楠宝尋釋子談禪演偈寧知五濁世界是為
古寺晴嵐一區花塢玉樹浮烟日大崦嵫孤松

掛月獨坐危樓四窗含虚銀光琛推似空水浸
琉璃是為梅塢夜月清溪瀠廻吐納雲霧紅蓼
白蘋與垂楊緑玉注瀉波光溪煙藹々若聚若
散使人窺深渟莫識澄練之在目是為九曲秋
煙石拱板橋遊人過客斷々續々截霧横烟長
堤一望若漢使之乘槎而花柳撩人入我衣袂
是為六橋春色故春来景物鮮妍鶯黄鴨緑浮
沉照耀其水五色我極幽勝則襲馨擷竒踏青

透迤樂魚出水飄藥雪飛摩詰輞川想復如是
夏来石寒水青松森竹陰仙洞宏敞澗壑藏雲
我滌炎蒸則濯纓漣漪披襟函風曲池窈窕南
軒清凉楚棄蘭臺當不遠讓秋来金飈栖林蓊
鬱洞開枯藤歸月古寺栖烟我澹神思則携琴
端居挈茗汲流景物蕭曠露滴高梧庾公西樓
同此清絶冬来梅山清影六花盈尺雪庵四眺
虚室生白我極懐遠則踏雪尋芳圍爐吟嘯山

泉漱月静夜有聲午猷山陰無有異興此皆蘿
落溪山几窗雲霧時與景會樂因竒生坐咲此
間作詩飲酒以弢息景光婆娑歳月然江山是
而齒髮非又可嗟矣不知天地生吾有意無

〇〇梅花塢

天湖子泡沫塵世緣都盡承先大父片園如
掌曰梅花塢塢距竹廬五百武前通玉口之勝
後接龍江之隈左跨天湖右挹蓮嶼塢中巨陂

水匯兩岸崂山巖谷口古松夾道顔曰花溪小
隠開門穿竹逕入一小橋垂々欲墮度橋為半
月岡々下篔簹萬箇中搆小軒時作竹窓茶話
曰水竹居隔陂之滸望紅雨樓八窓玲瓏丹堊
嵌空如入兜羅世界樓中無所有惟茶鐺酒白
筆床禪榻及圖書佛藏而已列植檉柳槐梧梅
桃李杏茶蘼蘋蔡玉蘭金菊玫瑰水仙如屏障
陂之背為大士閣々後鑿一小池如鑑夏初白

木出水與白鶴相映可臨池[illegible]皆山石蹲踞交
加玉梅穿邊石罅間正正邪邪錯出萬狀梅開
時花飛如雪乃築雪菴左爲草玄亭皆或于
此摹帖草書折入編籬爲園歷十餘磴而上爲
東皐待月亭在焉環亭老栢怪松綠陰籠影黃
鳥獻歌新月初引禪房磬聲答響亦自清絕噫
自經兵燹存者無幾先君葺之不侫更闢之窓
不加丹墻不加瑑一庵一樓棲息自娛或韻入

高士關扉而入作世外語而出不者捿踵不一
見矣昔白香山自幼迨老凡所止必覆簣土爲
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
此不佞壯志未酬敢䏁花鳥亦以世綠碌碌恐
武香山咲人

○○○紅雨樓

花塢山池中橫一小島架樓三楹春來花落如
紅雨四望景物皆可模擬晨煙空濛一抹列嶂

如施華陽官碧練帳少爲晴旭暾映如坐柯枝
國水晶瓶中晚霞吐天末排列羅刹女王瑪瑙
石萬片或濃雲漸起紅黑相半又若古里國玳
瑁屏風遶樓泉聲其嶤穴滋淙如馬季長美笛
其溜沫滲泠如華周婦號哭其穿𡾟磐過瓜蔞
墜庳廊入崦窨如劍門道上三郎郎當石壁峭
立時雨初霽夕陽返照蒼碧欲滴如唐公主翡
翠襦其磊塊萬狀起伏草間又如王仙子之羊

李將軍之虎令人登眺之頃應接不暇頑韋泉
石間無俗客相撓偶覩王長公與吳峻伯戲言
志則茲樓也若足終身峻伯曰宦轍不必中土
即滇蜀閩廣悉歷飽其山川風物最後須坐尚
書省押尺一乃告老耳長公曰吾念不及此願
得二頃陂環植花卉竹樹陂中養魚數千頭中
架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金石古文右
室盡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竈薌釜兼畜鮭脯

爪萊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醉輒假息。島傍維兩蜻蜓艇，客有問奇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飲倦則相對隱几，興盡便淩截去。若俗客見撓者，雖叫呼竟日，了不酬應。以此終身足矣。峻伯問誰可當俗客，長公曰：坐尚書省柳尺一者，公即是也。衆大噱咲。雖然，余猶念一曲房、一竹榻、一茶竈、一鑪煙、一古琴、一麈尾、一溪雲、一潭月、一庭花、一林雪、一丈僮、一癸妾，逍遙三十年，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處名山，隨緣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嚴君平有言：經有五，涉其四；有九，遊其八。敫類此子矣。

雪庵

蘇子滑糜國于東坡之脅，築垣作室，名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作，因繪雪于四壁，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旹或隱几而瞑，栩々然若以為真卧于雪中也。天湖子山園隔池之滸，為大十閣，閣後玉樹蒙茸，花落繽紛，亦渡如是。遂搆三楹之室，顏曰雪菴。菴中雜列怪石數十輩，蹲踞谺谽，與牕櫺相掩映。花盛跨石賞之，如携世外佳人，冷然欲絕。時有客問曰：蘇子繪雪于堂，天湖子以雪名菴，宜乎？余曰：宜。是菴之中，冬宜飛霰迴風，飄逐如羣鷺翩躚；夜宜明月晶瑩澄徹，如瓊臺推玉；宜煮茗一甌，春雪勝醍醐；宜焚香一炷，煖烟春生室；宜携尊，尊開東閣；宜入夢，夢遶羅浮；宜味詩，詩成白雪。至于青實如豆，傾筐墍取，則六花烏有，反不如四壁長存。余惡知繪者非真，香者非幻，香者非真，繪者非幻。乃客則以為愛梅也。噫，之二物又奚辨？而不見六花芬飛，俄消春水，雪以貞梅乎？又不見湘梅陸離，俄落江城，梅以傲雪乎？夫萬物一雪也，天地一菴也，則雪與梅，繪與名，余與蘇冥

也乎哉不宜也乎哉于是次雪堂之歌而客為和

○○雪洞

䁥庭前隙地浜以飾濳雨漬皆生綠陰兩片取藤蘿根瘞墻下洒魚腥水於墻上腥至藤蔓翠蘚駢織月色盈臨渾如水府仍就屋後即石成基憑林巻洞伏暑宴息其中竹影入蕉蕉陰蔭檻取蒲團一卧不知身在氷壺鮫室初入體凉冉入心冷深入毛骨俱寒一片氷心如履清凉國土

○○水竹居

明岡之上皆竹月岡之下皆水歲月浸淫室把竹痒乃為培根栽蕢闢茲小軒閟邃幽閒塵俗不飛不逾年脩篁積蔚波光潺湲風則篔簹玲琅琮々琤々若宮商停耳雨則鳳尾扶疎青葱蒼翠若璆琳寓目暑就之見綠陰冉々亢陽[illegible]

舞不敢下秋來芙蓉紅蓼照暎清波下上相接可蔭座可祛煩可戞玉歌可枕流玩可披襟滌噫留連景光不覺竹影與水聲相亂使人低徊其下懷想古人昔子猷暫寄便種子瞻不可居無二公雅有此癖不佞何人亦以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于此間少作茶話

○○草玄亭

亭倚半月岡望玉屏峯如几案間物先君賓吾公嘗著書于此有玄亭筆乘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于心便遣小奴挈瘿樽酤白酒釂一梨花瓷盞時取詩巻快讀一遍以嘸之或縱步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隨意美筆草書數幅梅柳五花了無塵蒙亭後有古松數株嘗欲效張功甫懸鐵絙空中而羈之松身月夜與客登臨飄搖雲表如挾飛仙待月亭即其處每喜誦休々亭詩曰休々休莫々莫一

局棋一爐香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揚騎鶴

○○曲房

古來證道之士多搆居杜門放能化市塵為淨土迴苦海為福田余初不謂然每徵逐世紛馳情醉暢幾至淪落市塵失足苦海乃始懺悔輒作嵇書跳而逃之雪菴閉關掩息無奈剝啄擊頻遂于菴後叢竹中築小室一椽屈曲深邃四週竹樹蒙茸不復人覓蓋冷然幽絕也房中茶竈禪牀外不過水瓶一罏古硯一硯管城子數枝余嘗居此下榻面壁作一苦行頭陀離諸問荅神理自解幾欲焚筆研識維摩誰謂曲房無功昔唐子西性不耐雜乃于屋後作軒人事之所不及賓客漫遊之所不至往往獨坐于此解衣盤礴含毫賦詩以寄其適庶幾千古同調

○○○石室

余將置茶園于武夷之曲然以輕舟操茶其間適入渾溪遇麻散朱山人語予曰僕今者已隱武夷覓一奇洞不可得將鑿石為之予咲曰所惡于室者為其鑿也奇不在石在居石室者耳獨不見虎嘯高巖重負四泉之築凝翠深洞詎播見羅之題惟于幽岩之下構室三楹後有清泉前有曲沼四週高牆牆外栽竹竹外種茶室中置禪床茶臼經卷琴書招山家拾茶者三四竈列居其側覓名僧韻士聯為詩社時相唱和凡四山之雲堂石室何非吾有乎但須留蒲團片地吾將偕冰雪丸如猶龍輩一曲一菴結社而老焉雖然生我者天湖息我者武夷遊我者天下之名山葬我者不知何處之福地也嘗咲李和尚作諸屋以混屠觥嗟乎汾陽之宅為寺馬燧之第為園和尚既已有會何其不達隨緣石室可以娛老到處黃土皆可埋人何必[illegible]

屋何必非塔屋何必右室何必非右室

水閣 用序

太史溪之南曰魁閣傍山臨水風景最勝壬寅暮春邑侯龍浦楊公讌集於斯謂自子安後無有為湖山寵藉者因命不佞序之式昭樂事云

史城佳麗景暢蓬壺魁閣崔嵬光昭闠闔聳霄漢而翻雲霧望氣色而傍斗牛斜倚危岑橫臨巨浸峰屆指而第五邑魁首而惟南飛桷凌虛雕甍凝翠象懸極之化秀毓陰之精景際文明時逢上巳德侯星蒞詩客雲從花信流鶯直泛維舟之浦春光媚柳還同載酒之園恩溉積凝化濡民躍山中草木知春閣外風烟斂霽丹樓浮月恍如剡水之濱碧篠樓雲別似楓江之曲於焉感慨遽爾思惟風景不殊升沉在目嗟豫章之絕學遺脉中天誦護國之疏言忠貞賞日宰陳了齋之遺堯可録柳李忠定之過佛尤奇惟是我之加搭用能魁為崇勅被琅琊而藏籍侍賓幄以帽經霧滿楊溪玄豹山間偕自月雲飛翰兆紫龍天外借風雷平原曠而遠山青廻溪幽而芳草綠周遭水石孤雲野鶴之巢上下江流詞客遊人之淥繁華若樂事如滙西岸輕鷗一汀新鷺鳴柳鼓枻敲殘隔浦之雲帣霧飄烟濃沫晚峯之色披重巘挹浮屠散歎味于碧雲寄嘯傲于瑀谷盱秀角之孤峭望鳳崗於翠微風送碧沙鷗十里溪流聲琤琤目連飛釣艇七峯山色景蒼蒼輕烟漱洞天之流垂柳綠瀛洲之景雪中畫角塢上梅開月裡鳴笳雲間鴈落能使西山霽雪東岳含烟駕鳳橋以高飛登鴈塔而遠眺性天畫永故山三月鳥啼初興國林空斜照半溪僧飯後山川之勝槩不改新亭之風景何常純草澤迂夫遂樞幺品自愧玄之尚白敢望眼底垂青王門之雛吹非竽夢

連鏡閑郢路之飛聲無調羞向楚囚所賴玄微凝神虛舟應物追太史之高潔俯魁閣之洪荒忽謂磨蝎宮身秋水尚藏三尺劍誰云雕繡枝錦囊時檢六輸書鳴乎大塊流㸌人生過客洪都已矣盛會難期佩楊氏之畏知存心不惑仰樂令之名教樂地有餘此何人斯實臨泚而有感後有作者想懷古于茲言詩曰史溪三月春光暮攔外落花等閒度青山碧樹還相看對酒臨江堪作賦古閣蕭蕭水上頭沙城春色滿江樓醉來極目中原盡獨抱風流萬古愁

○○溪橋

花溪之六曲一石橋如虹曰龍應距思如思齋開蕭館百武許春日麥酒初熟令蒼頭持酒獻詩筒棋琴各一具至橋上則與山僧對奕棋聲水聲辯博相應奕罷拾墮棋煮酒醉來席地鳴琴高山流水選有賞者已而月出臨溪四望意態縱橫更呼觴酌月景妙趣來輒寫懷數律置簡中歌狂舞起月落山籠不謂人世也噫不溪何景不月何趣不飲不詩溪月何為乞得閑身半日遊正緣天地愛吾作詩飲酒自是靡月不橋靡橋不飲靡飲不詩因和東坡蘄水詞于亭云

○○平湖

龍湖距花溪五里許先君子于西庵之傍構草屋讀書其間田可種澳可漁有舟通江有驢代力日長閒曠則挾書籍草橫琴聽泉春夏之交筍蕨方蒼鵝鴨滿溪魴魚正美白酒初熟與僧觀泉既倦引酌投壺據古槐樹下見湖草呈翠羣鷺浮漚嘗念草長平湖白鷺飛之句令人幽賞不淺

○○寒潭

沿花溪之九曲隔篁樓閣水聲如鳴珮環心幾

之茭蕭取道石門谽谺下見小潭深沉莫測蛟龍隱伏臨之心驚因念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蟄以全其力將在斯乎君子伎機智運神思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則登涉之趣亦君子息機也潛龍哉近岸叠石底以出如平臺携榼坐臺上竹樹環翠藤蘿搖綴日光飾影潭中尺魚百許頭往來倏忽似與遊人偕樂正欲覓句黃鸝穿織柳中嚶嚶成韻堪作詩腸鼓吹久之骨冷心恬不復知有武陵深處

○○○一鑑池

則有池號一鑑山泉所匯晶瑩澂澈每臨池上恍遊鑑中時見蜃氣樓臺時見金盤浴海時見銀河倒影時見蛟騰大壑種種奇幻不可殫述或茂林鬱蒨危樹巉巖禾嬌斐郁凝煙吐藹其蜃氣樓臺者耶或嬋娟皎潔涵虛抱影[illegible]浪素魄搖漾其金盤浴海者耶或同雲飛霰林岫浩然玉飛競落佳氣芬冽其銀河倒影者耶或湖山過雨林鋪濕翠長虹亘天烘雲點[illegible]蛟龍大壑者耶臨波四望意態縱橫何羨習郁高陽挾賓酣暢噫霍光睢蓮五色羅列鴛鴦[illegible]公破却千家荊棘薔薇余無此願所志不存

○○○瀑布泉

余登廬山香爐橫感九什却轉瀑布天落半空銀河爭流南望斷嶽芙蓉諫特飛泉注瀉如[illegible]帽綃騰紅奔電激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名跡不再則吾欲高覡人寰覓此曠觀了不可得嘗跨蹇驢入前村望有丈深石崗連壁一派流泉直注山下其噴也珠其瀉也練其響也琴令人臨流永慨入耳增噪因刻苔讀先大父㝢山公所題山深岩竟四望懸銀臺飛灑玉山巔畫間忽見星河落晴際何來霜雪連石壁長鳴巫峽雨珠簾半掛武陵川停盃一咲嵐煙白匹練

吴門此地傳誦之源乚可流二十五前塵土湿胃

○○桃源

若稽祖龍吞七雄抗豪俊燄熱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為寒灰思欲凌雲氣求神仙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乘輿情皆綺皓不得不遯山巔連不得不蹈海自是有避世桃源武陵遺蹤花藏仙蹊水引漁者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令千載下問津無路故太白有夾岸桃花錦浪生退之有種桃到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子瞻有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恨九還未轉白鶴來遲使秦人着鞭先往桃源之水有色風韻

○○柳堤

花柳撩人鵝黃鴨綠依乚一望瀟洒長堤若截霧横烟敧風障雨愛其分綠影紅終自牽愁惹恨風流意態盡入盱中春色蕭蕭棲我衣袂間矣三眠舞足雪浪翻飛上下隨風沾泥逐水綠繞歌樓飄撲僧舍豈特可入詩料要知色身幻景是即風中柳絮衆舉離尊當為高唱渭城朝雨

○○脩竹茂林

紉潭之南巖曰天花家竹鞣雲長林蔽日淺翠嬌青籠烟惹湿上人縈泉構數椽其間以竹樹為籬不復葺垣中有一泓流水其清可漱齒曲可以流觴而浮翠可以玩目余偕黃鶴皐王梅泉訪之縈泉曰吾日三竿而起令頭陀焚香放鶴拂箏床吹茶竈烹茗一啜散步林中坐石長嘯泉聲瀝乚相荅或山窓下吾開卷而驕陽穿篠則篔簹之影若人而青葱者可彈琴而薰風微來則松雪之韻若鼓而琮琤者吾放歌而擊

渴于脩篁鳳尾之間使之嘹嚦物外奕人精魄吾寄目而雖披蒨鬱之狀使人神滌意閒消禁飛動至于花辰月夕雪夜風朝吾不能忘林竹以為友又不欲效張妝之蔽竹窺客式顏人高士便呼舡載之把臂入林而吾醵足于泉筍足于竹蔬果足于園談禪説偈趺跏木榻足于竹之蔭而客未嘗不怡情飲詠意吟又何羨乎白蓮之社虎谿之涌梅泉拊掌曰上人其極竹林之致哉於是鶴皐記之而不能為之圖

○野花幽鳥

先大父瓔山公篤嗜山水嘗嗲購入龍慈山莊環以叢竹引泉繞舍招農人居之見野花芳翠幽鳥鳴春輒登眺歌咏溢月忘返時抱焦桐向松陰石上一撫蕭然遠望花村茅屋傍午鳴雞伐木丁丁樵歌相答經旬彌堅不知身入畫圖小舟往來溪上夏月繫柳陰中𦨭吹長笛冬則載酒尋梅方山下意豁如也嘗有詩云家在楊花先曲湙看山隨處杖青藜無端古寺提壺落幾度空山謝豹啼半世浮生真夢蝶百年究竟是醯雞松醪飲罷渾無事一槳扁舟繫日西風致故自悠然

○○城市山林

蘇溪英于沙城西山之曲搆小有山房入園窈窕幽徑綠玉萬竿中匯淵水為曲池環池竹樹雲石析而西為伴鶴齋飛頭明窗淨几羅列圖史琴樽自娛而已其後平岡透迤古松鱗鬣松下皆灌叢雜木蔦蘿駢織亭榭翼然望七峯拱翠如畫十里平疇如帶其四旁奇勝杖屨可經者春有瀛洲繡谷夏有洞天漱流秋有西山月冬有呂峯雪余時居伴鶴齋見二鶴矯翥軒翔命取魚飼之遂嗃嗃依人夜半鶴唳清遠恍如宿花塢聞哀猿啼嘯嘹嚦警霜初不辨其為城

市為山林也今年過其處小飲半酣群兒以絲竹次第而至歌羅浚演黃粱夢記數齣直令人悲歡絕入快欲狂酒竟香銷歌吹雜作恍惚疑夢便覺城市味多山林氣少

○桑麻深處

洋尾離花溪東北五里而近余族分派于此始祖宋丞相公袞公及諫議大夫師淑公兩祠在焉祠前後皆樹以桑麻蓋有蠶績艱難之思云

每春闕從冀見祠宇稍圮惻然動念昔淵明謂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嘆念茲厥初老蘇亦云服始乎衆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今洋尾之派與吾鄉邑中之派及大田渡頭馬舖葉龕之派分自宋末世遠情疎不有祠墓幾作塗人以故

二公之祠惟子孫科第榮顯者新之餘皆不甚狀感慨也今自叔祖小洲公脩葺之後又渡頹壞豈無破天網者出是日散步南岡見郊外田疇風搖碧浪雨過綠雲倉庚鳴於柳外布穀喚雨千桑閒村卜撾鼓賽神家卜繅車黃繭因思王謝詩云昨聞隣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着之句羅綺遍身可不念此辛苦

○○萬家煙樹

劍城南玄妙觀之後層崖石磴數仞而上為玉皇閣飛軒憑虛松門積翠浚樵九峯前交二水若天開圖畫然丙午暮春友人張台衡相指偕吳桑波黃悅吾蔡蘭居朱子瑜攜榼先往時正江雲春樹晚日熹融一至閣上雉雊春陽鳩呼朝雨半局殘棋昏明易色雷電交作四壁簌簌如波晴風吹雨煙霧溟濛此時胸中絕無天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與頃之懸景少開不

峯出角見。一抹萬家煙横樹色。指遠青而染黛者問之則曰某樓某閣某寺某觀而烟籠其上矣有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園某渚某沼某洲而烟横其下矣翠樹欲流淺深間布心目競觀神情爽滌起視草閣迥照雨珠顆上心甚樂之夫點之數刻而陰晴頓易乃知人情反覆世態險夷何以異是可憐重為日紛息于雷雨之下

○○○千峯月色

寓七峯齋頭月夜荷香林伯珪伯玉携歌兒王客佐飲竹肉遞陳玄言霏屑興故不淺頃閣塔寺禪誦聲甚肅伯玉佳聽之余亦出戶見萬里澄空千峯開霽遂與伯玉登青雲樓爾時山色如黛風氣如秋濃陰如幙烟如縷笛響如鶴唳緩飆如唱唄聲伯玉溫言如春絮冷語如寒冰今此景不應虛擲伯玉曰不應虛擲當作何觀忽王容至索詩勉應之而伯珪渡令携榼來大呼曰紅粉叢中淨兒點綴數言遂稱不朽矣今年與劉四拙又拙夜酌樓中追話前事宛如夢境又拙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但恐雲樓傳舍使後人渡念後人耳言之黯然前萬曆戊申之中秋後甲寅之孟夏

○○○雲封古寺

南來古寺乃循龍尊人泗泉公築以奉沉香大

士者大士自海南來余為名其寺曰南來每思大士周王暇時以閑思修入三摩地大慈大悲證果如來退處菩薩之名愿以音度閻浮衆生爾渡顯靈海南丙午夏瓊黎采礦者掘大澤得沉香大合抱長八尺餘閩賈鬻以百金刻大士像如天靈寺毘盧式像成莊嚴竦人敬畏非直海以南惟一寶天以下無雙瓊之善男女禮拜者遠佛足不忍去於是郡人謀祝之賈懼以聞

守兵使者及司理皆開入遂浮直遣報泗泉公公舉家齋沐焚香願奉大士至當築兜羅寶閣貯之乃以丁未二月朔自海南航海渡三山峽倏怪颿崩濤雷電交作海天蒙幕如疲舟人驚狂見海霧中火光如焰久之乃息豈聖相光臨神龍朝護耶一日祥光一道閃閃在天半霞藹雲爛若華蓋五月抵劍州波濤人立舟子見巨鱗如金色亦奇矣以六月初八入書林仙亭中

亭亦公築奉佛處乃重岡之上有奇石井泉怪松老栢三峯峙其前白塔護其後左通環溪之流右踞峰山之勝遂于亭後築寺一座凡禪堂香積畫棟雕梁寶幢華蓋幡結工巧真一靈隱道場哉雖然大士自迦毗成道補陀顯化有真身有化身乃有像身如蓮華所載華嚴甘露七寶林中光藏法王白衣自在慈悲靈感西來大聖清淨寶海天香紗香廣月宮中藏主敬信晶

日八雖西天洋海清淨座立清凉寶海廣慶恵德華嚴海衆吉祥林中海月僧伽寶陀大悲凡十九度生隨時立號名為真身不以香刻為存已如佛菩薩辟支梵王帝釋天身天大將軍毘沙門小王身長者居士宰身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迦等凡三十二變隨物現形名為化身不以香刻為真似猶龍白像身得

非幻與曰不然大士心珠朗徹破暗滅冥能通三界為一界聲響悉聞合億身為一身爬梳必切若非真身安能顯化故無真身無化身無幻身譬如月止一輪潭潭皆月香無二性點點皆香沉香之刻正真化偉神啟發像數尊爺此衆量不功德無量但吾輩各具佛性能作是觀耳亦能見目亦能聞果目天氣溟濛相與往扣禪關雲橫谷口一知寺在何處噫嘻異哉

月移花影

偶於待月亭讀阿彌陀經歎鈔晡酌白酒數盃夢入舍衛國欄楯玲瓏金沙布地週遭有七寶池雜以鸚鵡孔雀飛舞蹁躚之狀能出妙音余遂稽首瞿曇赵與舍利弗大阿羅漢演偈余謂迷塵鎖月苦海無津碩不知作何慈悲能醒此塵迷渡此苦海羅漢曰世自不塵塵自不了海自不苦苦自無邊旁一開士咄咄云不了是世無邊是海瞿然覺來玉梅腊香新月沁人開窓見之花影摧璨入我床頭因咲世何嘗塵海何嘗苦

午夜溪聲

溪源洞在劍州之西北山廻水曲傾崖逈捍其中峭壁巉巖隱天蔽日水流交衝崩濤轟怒溪雲澗氣徃来常若霧露沾人石崖路危窺深悸魄轉一灣則見山窮水絕如是者九乃抵洞口巨石陡立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稍折為凌虛橋橋下石當中流岋嶫相倚空中多竅與風水相吞吐嘈吰鏜鎝之聲時與鐘磬答響渡橋茂林石徑壽木垂蘿之處院據其上游昔友人李天根王含美兒子昂先登院余偕逸軒上人坐橋上聽水聲因念蘇公但向空山石壁下受此有聲無用之清流不須寫入薰風絃縱有此聲無此耳我輩豈無耳哉道人迓余入見疊壁層巒複溪叢澗廻合如雲窩獨左揷一奇巖曰鳳冠可千仞欲登道人止之飯已而含美昂兒從上院來誇勝不已道人曰此間那見奇勝鳳冠耳遂扳援而上踵趾相錯含美益賈勇相翼真如鶴身云登一步想一步最險處有鳥引猿扶奇哉睹劍城在膝下二水蜿蜒如帶冠上石滑膩苔蘚數咊下臨無底水聲震撼立之心氷不敢久瞰是夜月出林稍溪聲聒耳不忍就寢

因各咏詩

○○○江天雪霽

癸卯仲冬入秣陵舟次湖口。玉花攪空林岫皓然予與友人喜之徙倚舡舵下沽酒分韻夜来涯雲駁盡月影懸鈎雪光射人如銀界明辰開霽林泉奕奕江空漠漠風度銀梭遥眺湖天晴山四白碧流一色若另在一世界者遂捨舟登岸見群峯積玉片野鋪銀雲天浩渺樹樓飛遙

籬落村庄影寒玉兔板橋邉客蹤人車蹦縞帶前村𤍠歆凍緊漁鈎氷襄松寺磬聲隠隠清絶此時鳥里如洗涵虛朗徹如入鏡中覺我五臓出濯肌骨寒沁史身周目若履宮玉宇上遊而不知此身之在塵世也歸来鼓棹還疑夢中頥盼倚檣蛇若穵外呼童取雪烹茶困理前韻遥此雅懷寄非韻士之悖與奚其嘿矣

○○残景

王摩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漪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蘇子瞻元豊二年中秋後一日天雨閉霧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同參寥出雷峯度南屏上風篁嶺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隠顯草木深翳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余喜夜遊最愛其獨寫幽絶明夜同

于叔祖挐小舟渡城頭歎乃竊聽溪聲谷響泊舟酌石頭聽之久之霧下正欲返浦溪于有吟咏来者叔祖曰月夜行吟可呼偕飲起視四向無人須之刹咏數步隠隠云顯淡悲風入急灘長年不見酘口餐只令一片無情月獨照孤竟夜已寒杈舟泛之惟有空江翠滴為之骨髮冷然

○○夜雨

余嘗客于三元釀雲窩雲情霞韻石磴流滋狂
飈忽捲珠兩琳瑯黃昏孤燈明滅山房清曠栲
頤解寐意自悠然夜半松濤驚飈蕉園鳴琅竅
坎之聲疎密間發心樂之既而叫號聲發于溪
上哀籲不已問而知為舫木絕纜求援者與崩
垣敗屋鳥喧猿嘯聲嘈雜相應倏爾愁生喚蛩
展轉不能成寐此樂中愁愁中樂怦怦交集意
不克禁遂吟數律以寫幽懷云急雨送黃昏濃
悽欲斷蒐虛舟隨漲水宿鳥駭荒園窓濕風聲
斷燈殘詩思煩冷然發深省比嶺渡哀猿別作
還鄉夢愁來覺費情床頭琴是水筆底緒如旋
人為傷春老才因涉世名不堪花葉滴復令客
心驚如絲夜未休蕉葉鼓颼颼空翠幽標滴清
霜古瓦流潮聲來枕上花信渡樓頭明日陰晴
否浮生一海鷗山房入夜闌趺坐一蒲團客夢
三春度溪聲六月寒窩深雲自釀雨驟水皆灘
愁樂皆迷妄禪心飛上看

○○清風明月

秋氣漸肅時坐紅雨樓中望池上芙蓉爛開與
萬竿綠玉映影倩波閒以蟬聲悽咽意不自禁
正握筆賦懷人適明之偕爾中佳至意遂豁然
亟呼童網魚開釀飲至月來松際風動微波飄
飄乎若泛槎渡月然因念東坡江山風月本無
常主閒着便是主人今夕何夕得領風月未審
明朝可閒後作主人否蕭謝聽入室許清風對
飲惟明月雖有雅度不無褊衷何如曇秀鵝城
清風鵝嶺明月人人送與雖然青蓮乃謂不用
一錢買坡公亦謂取無窮用不竭何哉堯夫料
得少人知者益此等清景一歲中不可多得已
矣而我常累病苦雖欲常賞其將能乎是夜風
清月朗與明之爾中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

○○秋水蘆花

憶昔浪跡武夷之濱被衲持鉢作髮僧行徑以雞盟當檀越以枯管當笻杖以餅顆當衹園以巖雲野鶴當伴侶以背錦奚奴當行脚頭陀徃探六六奇峯三三曲水每至一奇一曲輙引滿狂呼扣舷寫臆仙々乎若退暢亭君于雲中憑虛御風脫躧入冥耳淩過考亭講學故址堂構聿新令人有仰止之思獨玉蟾仙翁一菴圮壞低回久之是日宿虎嘯岩覓麗空和尚月色如晝夜半鐘磬之聲冷然驚人余起跏坐呼麗空證無生訣不免泥絮天花反不如城皋一沙彌稍浮諦辭夫武夷支提爲吾閩勝地仙區佛隩悉爲饒兒俗朋所踞成一穢場大可慨惜至天游折笋諸峯又爲紈綺騶騎題咏壁間都可抹殺獨有晉安諸君子數律差可爲溪山吐氣耳雖然山好無窮脚力有限惟余躭勝雖攀躋蹣磴窮極幽奇然紀遊篇什愧非鴻筆何以仰答山靈秋風解纜極目葦蘆白露橫江情景悽絕俄渡孤鴈驚飛秋色遠近風蓬々而雨瀝々耳洒々而心于々泊舟前聽沽酒呼盧使我把真機究竟一切蝸頭觸角都是秋水蘆花

中秋月

月可翫々月古也謝之賦鮑之詩朓之庭亮之樓皆翫也噫月之爲亂冬則繁霜浸人々不便月夏則蒸雲蔽月々不便人是皆害乎亂維秋之爲氣也後夏先冬天凉風氣肅月之次八也季始孟終魄滿兎兒肥况大空纖翳不生白月朗然獨出飄々桂華之浮香冷々素娥之款下是夜也或貴客尊官侯鯖珍異鉅儒鴻士韡日豆雲談天雕龍咳唾珠玉或騷人墨客五陵俠少探丸蹴踘酣暢俠邪廻肸娼家沐連卜夜或衛玠英姿王褒俊才連鑣分席把臂結交高標遠韻王璵黃流又或貴倨王孫旖旎妓士倚醉

吴姬微歌楚曲。間有芳閨佳冶，婉孌多姿，把杯觸懷，望月長嘯。而席門窮巷，亦炊玉焚桂，橫眺酒樓，浩歌燕市，莫不睹景開懷，于金買咲，何但李謫仙之問、歐陽詹之序。

○霜月

逆與蔡龍臯讀書性天峯頂。拖影寒窗，霜夜不寐，徘徊松竹下，四山月白，露墮氷柯，相與咏李白靜夜思，便覺冷然須之。寒風稍冽，予欲就寢，而龍臯復强予坐浦團浪松端看月。因呼康絕卿、吴仲度偕坐。移時，絕卿不耐深語，遂卧。余三人徙倚庭中，漫數艱志。仲度言：汗血騰空，絕迹千里，入讐秘史，出擁吴姬，一坐書省，畢志歸田，賴彼絲竹，娛此桑榆，浮了是願，畧足賞心。龍臯曰：吾之志則不然，半職何爐，尋侶何羨，形骸戎枯，微言不絕，了此塵緣，眉寄跡，一悟無生，歸彼樂國，課奎覩爍，所志不在胥已。夜中纏衣生溺，余咲曰：霜颷入軒，燈竟未滅，金馬西方，了不可浮。頭陀解事，煮茗佐談，竟此夜樂，吾志畢矣。三人咲劇，頭陀躍起，烹茗焚香，攬衣默坐，啟扉而視，霜月灼灼。

○月中簫管

昔子瞻在徐州，同王子立、子敏、張師厚月夜飲酒杏花下。時二王方年少，善吹洞簫。明年，子瞻謫黃州，對月獨飲，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達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風景不常如此。余少時館劍州學圃山房，與黃鶴臯、官龍池、王梅泉飲至夜分，月色如銀，忽聞梅山寺簫管數聲，遂步訪黃見庭，見庭亦未寢，煮茗聽簫，亦自幽暢。今諸君皆化爲異物。後過學圃，黃鎮南出鶴臯詩稿索序，追念疇昔，不覺惘惘。鎮南，鶴臯子，有父風。

〇〇林雪

香雪飛玉凍合銅瓶雪菴之四山皆林四林皆雪登樓眺望見絮起風中千峯堆玉鴉翻城角萬壑鋪銀無樹飄花片々繪子瞻之壁不粧散粉點々粘原憲之羹初而飛霰入林俄聽簌々還密々既乃廻風折竹驚看正々淩卯々屋張融之舟遊情訪戴塵范史之甑礪志卧袁誰令凝映来虛室生白而使子卿嚙着絞日增光喜坐春風中紅爐一點愧察秋毫未見晛曰消黨姬故解烹茶敲石無火玉郎即思披氅贋典多鷫鸘兩鬢之絲文成雲錦飛霞體之絮王蔽長空使我氈衣生寒冷眼頓快因念范寬居山雖雪月之際必徘徊凝覽以獲奇思每好畫眉雪出雲之勢俄而友人相覓亟呼松醪飲之擁爐煨芋欣然一飽隨作雪景一幅以寄僧賞

〇〇〇海日

鼓山離會城五十里而近帶江襟海高如日觀丁酉秋同蔡龍阜徐興公李天根逆遊五鼓起視海日將昇紫霧氤氳金霞閃映隱々紅光漸爍倏忽開如血蕩盆變幻百出洪濤犇湃疑天欲流頃而金輪浴海火鏡亘天丹焰流光炫晔奪目斯時啟明在東晶丸爍爛衆星明沒不敢為顏回就队所樹喧宿鳥大地雲開下瞰會城環堵百雉矣杯水長江矣咫田千頃矣蟻垤層臺矣蜂巢萬竈矣醯雞往來蠛蠓紛藉則蒼赤纍々矣頓覺有滄桑異代之感因為之賦其辭曰天胡令陽侯而上昇兮極東溟之洪茫孰令浴濛氾而改色兮鬱崎嶬于上方胡為藏大圓之元精作寒暑與晦明廻龜鳥于兩至挾悲谷以成暝跳穹窿以高步涉浩蕩而下征吁嗟哉日體圓徑千里若熾堅金若流速矢王石通之必焚龍魚近之皆靡何海水之相盪而不澎沒

沸渭以四起凌鑠薄激如霹巨鏇拖不可㨽呀
爲若天地之有齦齶當夫初昇漏光迸射晶熒
正爍前摧後湧劃礫䃰齟沫飛電以驚急梯海
濤而迭躋故其所以中天若掃八紘之鴻洞擢
震旦之闇智獲朗照于遐區皎太空之璀嚴迨
夫祝融正駕中黄㮔鬱暎赤羽而金流射炎精
而丹熾蒼螭栖綵於喬柯雄霓紛飛於碣石峙
海國之東隅矗浮屠於南霸以故馮夷擊鼓雪
蜃扇奇若樓閣繽紛填城溢郭跨五虎之嵯峨
孰不跳摶而岸岌及其漸汐也闢閬瀠漫谷呀
巘斷蓮㟧倒影馬江騰沸試躡級而盱眺極凝
霞之餘夕飛沫電以急奔下長坂而揮霍陽精
西流火輪轉轂入或越月而逾時曷勝朝吁而
暮息把扶桑之剩輝覽羲轡之漸鏁使夸父逐
之不得陽公揮之無及恨不挂青蓮之長繩繫
西飛之白日

風潮

秋日渡馬江過金剛腿石尤陡作辰潮浪劇舟
子掛帆逆而走友人色動即出鎮風益厲檣桅
有聲欲折舟師乃卸帆艤甓崎中雨隨作飛入
蓬窓衣簟盡濕前望烟霧四蔽諸島一戚白浪
洶湧灰若雪山余大詫其奇亟呼酒噉之望艅
艎四五從浪中來大者如鳧小者如葉皆傾欹
側漾不溺如綫少焉潮退風亦隨息友人究潮
之義在山海經則謂海鰍出入在浮屠書則謂
神龍變化在莊謂淺尾閭在列謂入虚室淮南
謂沃之焦石海嶠志謂水隨月盈虧高麗經謂
潮爲天地至信海賈謂潮生東南竇氏記謂潮
虚于午燕公謂潮生于子王充論衡謂水爲天
地血脉余安道謂月之所臨則水往從盧肇海
賦謂水激日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是皆有[illegible]
安從析衷然余之所信者理而已夫地之[illegible]

天之有日月日月經天而水行地宜其水之不相及也故邵子曰海潮者天地之一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然而海水潮汐之候每應月之所臨月近則潮小月遠則潮大氣升地沉則水溢而生潮氣縮地浮則水退而為汐故月臨卯酉則潮長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于南北蓋自朔以往之晝月行速漸東而至于漸速潮亦應之以遲于夜迭差而入于晝自望以往之夜月行速漸西而至于漸遲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漸差而入于夜朔望前後日月交感其精魄倍于他時故潮于朔望之前後亦倍于他時春夏之際陽氣散為萬物之腴故差小秋冬之間陰氣聚歸四海之腴故差大子之前日下而陰滋故鍊于水而不甚振則晝微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故逼為潮而莫肯衆則夜大若夫秋中而陰壯亦猶春半而陽肥故八月群陰既盛水勢

自漫此所以生于中秋為尤大意余所信者理論其理如此而已彼夫容成叩玄陰陽已測周旦致晷周髀作則裨竈窮象子雲推幽張衡鑄儀淳風定式就不窮海運稽日域乃盧肇按渾天以作賦合周易以畫圖吾安知激月之說非山海經諸子之見云語未竟晚潮渡作遂枕藉舟中以聽夫風潮之鼓颶

○○凉雨洒孤舟

天湖潆繞皆大溪閘有佳山水如玉口龍湖高砂山市石墨叢林漁溪晒網楊口歸航龍江渡月皆足極人登眺秋來溪上晚花含翠鷗鷺呼古木帶煙孤峯濃抹遠望浮屠隱隱天外溪頭欸乃與樵歌牧笛不絕如縷遂棹小舠出玉口泛漁溪沽酒聽漁詩興勃發忽過一番凉雨踈踈窸窸大是快人陳履吉謂凉雨洒孤舟此景尋詩多有佳句蓋深嘗其况也既而長林倒

照清風徐來遽而按之不覺悲大塊之沉㵸耶
吾生於一粟刹風塵落鯢岐路多外群溺迷津
孰超覺海大都天地為廬借我一宿淺水蘆葦
之濟不知誰是主人

○○隱隱木魚音

余嘗乘一小舟置詩卷茶竈酒脯甚中隨意所
到或探奇覽勝覔友尋僧每經月餘而返一日
舟過潭雲宿業九如澹齋匕頭花繽紛㴬錯列
旃檀古木綠陰盤鬱時作麼丘扒捷丘聲櫃子
淺風容至長起兩也澹齋之左為金粟菴磬韻
悠然直入書幌既而衲子鋤經隱匕木魚音和
摩訶微天杪爾時雲封户外月映千山因與九
如尋澹然佳趣嗟乎澹空體也惟澹自無欲自
明志自不厭非粺子所謂一切五蘊皆空者我
空體即澹體得吾澹體何濃非澹失吾澹體何
澹非濃了得此觀庶可目聽魚音耳看月色耳
見月閒縱歸舟或九如合下即了皆丁未孟冬
也

○○○讀書聲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
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
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為最雖然世寧無勤于
聲者雖讀猶弗讀也又寧無窮于聲者雖弗讀
猶讀也不佞性既畏人人亦見畏山房之間杜
門却掃人事都盡良宵燕坐篝燈煑茗陳編展
誦聲出金石既而宿鳥歸巢蹤鐘遠度蕉隙香
銷松梢月上竹風一陣飄來茶竈清煙鳥語數
聲和此書窗朗誦直令心骨俱冷體氣欲僊第
心眼不快膽力微豪天不幸生愧彼李充則誰
如去象以存意去意以存神

○○欸乃聲

秋高風急雲烟慘黛乘扁舟渡蘆花淺水看山

泉澎湃林樹飄丹不覺臨流擊楫懷古浩歌聲騰萬頃之波響遏千山之色停舟江滸晚景欲夕長林返照水綠山青忽聽欸乃數聲和鷟鴻嘹嚦漁笛款歔令人有瀟湘巫峽之想

○○○松下風

遵嶽據花溪之北萃葎嵾屼即羊腸孟門不啻馬每躡踏而上嶄崒斗甚則腰與行抵嶽絕頂擡首問天飄飄乎若坐萬丈蓮花上手仰瞰天

湖東跨天外栝翼不可到其下瓊山天馬三台羊岐諸峯如豆登如鍾釜豈白帝之所觴百神者耶西望幼山宣奇呂峯頭怪南俯龍湖在滕下滙水漣漪北有七峯豸角虎踞龍蟠翔鳳東塔隱隱入畫圖倚欄覩瀑如萬馬爭奔下坂水聲震撼久之蒐怖遂登絕巘過其所為佛龕者洞栝天之半草出人之三中有石罅如室五丁巧鑿萬壑松濤喬柯飛颻風来鼓颼謖謖有秋

江八月聲迢遞幽巖之下披襟當之不知羲皇上人因憶鮮于伯機嘗于廢圃得怪松一株移置齋所呼為支離叟朝夕乘風其下陶通明特愛松風每經澗谷必坐卧松下不忍去使二君當此其欣賞將無叫絕

○○芰荷風

盛暑持蒲榻鋪竹下卧讀騷經樹影篩風濃陰蔽日叢竹蟬聲遠遠相續遽然入夢醒来命取

根撕髮汲石澗流泉烹雲芽一啜覺兩腋生風徐步草玄亭芰荷出水風送清香魚喜冷泉凌波跳擲因陟東皐之上四望溪山罨畫平野蒼翠激氣蔟于林滌好風送之水涯手揮麈尾清興洒然不待法雨凉雲使人火宅之念都冷

○○殘汀落鴈

孤帆落照中見青山暎帶征鴻廻渚爭棲競啄宿水鳴雲聲悽夜月嚦嚦嘹嘹秋颼蕭瑟聽之

黯然遂使一夜西風寒生露白嗟〻塞鴈悲鳴獨有孤舟客最閑也我則何心

○暮鳥巢林

山間艷陽時有弇止輪半規倒照澗練添白蘇花重青蒨葱地符金碧相映屋畔古松巢鵓鴿其上日暮歸林爭枝紛噪鳥且倦飛知還人可父没聲利會麽一片白雲横谷口幾多歸鳥晝迷巢

○○啼鵑流鶯

庚戌暮春送友人林伯珪伯玉還莆長亭垂柳不忍攀折見黃鳥爭枝亂花飛而紅銷玉碎片片似對騷人泣別顔面相看為之黯然少焉舟子催裝遂咏陽城之曲把酒吞聲杜鵑啼血真不減陽關第四聲也嗟乎柳離離愁鳥添別恨誰謂花鳥無情

○○哀猿唳鶴

渡楊口三里許為石墨寺在萬山深處[illegible]澗水四週削壁石磴漸嵓叢木蓊欝老猿穴其[illegible]南岡之旁先塋在焉方竹萬箇石几艸茵堪為盤礴外有古松屈曲高拂雲巔野鶴時棲其項余性嬾絶與友人讀書僧舍或蹻躡鑑泉扶杖躡磴或泝觴澗沚藉草竹塢或箕踞松下垂釣磯頭以故登眺之日常過半甚與筆研為購者僅十之二三耳每晴初霜且林寒澗肅常有鶴猿長嘯厲引清遠風聲鶴唳嘹嚦警霜聞之令人悽絶

○○葉底流螢

以月令所載温風至腐草化為螢一日舟過三元里日色時晡野服登岸遇友人李惟素鄧以烈把臂入雲窩高高齋清供秘笈梵書餅花紙帳種〻清絶遂作夜話翌日惟中酒砥茂受輩把酒傾歡淋漓卜夜余不勝杯杓逃入舟中見螢

火流光點綴明滅如火齊暗投枯草藏烟俯視聞覺有二天星斗

○○夕陽蟬噪

長兒世非嘗同蘇稗英洪小酉李虛室讀書瀛洲閣之外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闌洞開几簟皆綠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余時泊舟閣下每聞蟬噪輒為心惚不有詩歌壓之情何能已嘗咏虞伯施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及若耶溪賦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二詩歎此岑寂

雪菴清史

古閒

天湖樂純思白父著
傍塘余應乾猶龍父訂

清供

○○古鼎

人生不能離世便當涉世既與世涉便當銘彝鼎而被絃歌何可棄周鼎而寶康瓠夫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有味乎其言也乃毛遂客耳至楚便使趙重九鼎武王遷鼎義士猶或非之伊尹負之以王下惠愛之以信壯哉斯人王侯無權矣後世如蕭何自表己功鼎曰紀功魏武策勳鼎列征伐戰陣之能鑄賜太子則列古來孝子姓名曰孝鼎蓋古用止烹飪後稍置之宗廟列之堂序以示重器故貴大今所貴者取其提把為書齋焚香之說耳文色秀細形製精雅動以百金酬之無客人之所好古今殊途況

其他乎余名長兒曰世彫字曰公餘彫乎與為宗廟堂床中之重器惟爾其為書齋焚香之玩以悅今人目鼻之資惟爾碩名思義庶無負乃父一片熱心腸耳

○古琴

不知聲音者終身為朧朦山房置古琴一枚質雖非紫瓊綠綺響不亞焦尾號鍾置之右床快作數美深山無人水流花開清絕冷絕琴乎余于汝不負矣洛中董氏得雷威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維石嵯峨文隱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雷之作琴不皆桐但遇大風雪便酣飲著簑笠入峨嵋山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以為琴號曰松雪為天下珍重夫琴木纔數尺絲不盈十中函太冶樂宣二氣聲音之道乃至於此妙矣哉妙矣哉如雷威者真得琴中趣者也乃陶公則云但得琴中趣何煩指上聲似琴又不在音但得意便了耳噫世不乏朧朦會此意者幾人坡公不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試請大衆参來余不惜携琴作供

○古劍

性近剛烈多取愆尤毋乃我延津龍泉太阿依作耶昔津逕居民有遇二龍化為人者雖然二龍決不化為人即化為人必不識世無雷公誰是知己故寧伏匿我延津時現彩光燭天波濤湧沸而已然世無雷公二龍又未必不化為人也江上丈人非乎鄙哉子胥百金之劍孰與粟五萬石爵執珪子胥千載人傑尚不知吳子惡知丈人鏤劍之賜宜其及矣余讀吳越春秋始見子胥乃一寡識之人夫伯嚭大奸與之共事彼時吾已顧了忠遂飄然休[illegible][illegible]上矣哉

則請上方劍斬佞臣頭次則與時上下埋光吳庭胥皆不能此天道也夫舍歆報吾父而使人以魚腸劍進其父是胥之賜劍非諂也吳子恐其佞進魚腸劍我矣如此之識惡足語干將鏌鋣之罷余嘗語兒子丈夫立志常如虞公劍指日不退識智當如穆王劍切玉如泥遇利害事按劍而決不負初心掛劍而去故余平生心事青天白日雖二龍未必相化而龍泉太阿是必知我者古劍一枚聊敢自況敢曰說劍愈增慾尤

○○古鏡

目短于自見故自見以鏡令人遇古鏡不啻瑜貴龜鏡有萬倍于此者貴東之高閣豈其不欲自見亦唯畏其扮磨夫作鏡者扮之以玄錫磨之以白旃始可照眉鬚而燭毫髮矧萬倍于此者亘何如余胡鏟以見形猶時發光怪故古有龍鏡秋鑄江心祈雨必應古有鐵鏡能照數人各自見影古有石鏡其白如月照人則寒古鬼則鏡墮井能訴欲見人間十照心鏡女子邪淫心動膽張古見字鏡覽成相字遂登台衡彼見心者能使心如明鏡觸物朗然多問虞其重勞此自車徹之淺明鏡不疲屢照始見表羊之高水鏡先生惟其識大藻鏡不遺實由學多者哉文款識純素光澤色如黑漆鉎有水銀者皆今人所貴以見形者也夫見形孰如見心能自見心雖目短可也且心長目自不短則今人之所瑜貴宜在此不在彼

○○○古硯

東坡云我生無田食破硯爾來硯楷磨不出此老豈有磨不出之理如真磨不出安得破硯食然無田者多致食者亦多至食破硯者幾人可嘆世人不愁磨不出但愁硯不佳故得一歛而

則曰此龍尾此金星此羅文此蛾眉得一端石則曰此子石此鸜鵒此綠綈得一古石則曰此帝鴻此銅雀此洮玉不知硯之佳者但能發墨不能撥腸至腸不能發則為枯腸如具一副枯腸雖佳硯何益余有古硯一枚殊發墨俄爾失去如失一手未數月得自賣餅者曰余以餅易之他入計餅受直後相追隨几案間喜不可言先是求書者以失硯辭去至是補上應入孰謂硯之佳者磨不出取此磨得出時又須佳硯方信捧以貴妃封即墨侯不為過也惟士無田以此為田彼安事筆硯若其商賈矣乎

〇〇〇古墨

幼年有楯上磨墨作撥文志氣近如馮盛天峯鼎和針魚腦入金雞子手中錄離騷古本足矣斯不能作盧杞日持綾文刺三百為名利奴的形狀又喜書雖未佳頗可自娛斯不落呂祈甫華啜墨的行藏山房置墨輒用輒求乃坡公佳墨七千枚猶求取不已尚唉他人子不磨墨下將磨子此與李公擇見墨即奪題墨備堂者同為通人一蔽也近得古墨數枚雖非潘之喩麋銅臺之石墨仲將之一點如漆廷珪之三年不涉然紋如履皮磨之有油暈殊可珍也計一兩可染三萬筆則可供余數年用無憂矣而君實謂茶與墨正相反余謂墨與紈袴兒正相反山谷云渾脫紈袴兒可飲三斗墨坡公又謂茶與墨同德操余謂墨與莊屈左馬同德操遂得至今不朽余茲之論非敢如司馬宙猶兩食者與墨亦惟見墨松使者能磨人

〇〇〇名帖

東坡家藏古今帖黑色與箱笥余慶此癖但得名人片紙隻字時一展觀便覺欣然乃千古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妙者宜示與蘭亭而已

宣示三疊渡江率入放仁之楷蘭亭萬金巧拙終殉昭陵之葬樂毅摹本耳安樂變亂竟貽老嫗竈火之厄楷哉尠迹無有存者今論其品則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元常第一真行妍美粉黛無施逸少第一章艸古逸極致高深伯度第一章則勁骨天縱艸則變化無方伯英第一備精諸体盡善盡美惟右軍稠次唯大令乃唐太宗之獨推右軍也曰元常体古而不今字長而逾

制獻之字勢踈瘦如隆冬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餓隸唯有逸少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不知右軍內擫森嚴有法大令外拓散朗多姿各從其好外人那知宋齊之際時重大令而羊欣元為大令門人妙得其法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中唐之季時重河南薛少保為河南甥妙得其法時人又為之語曰買褚得薛不落時節遐哉若人千今

邈矣今論其帖閣帖為祖絳帖次之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閣帖真書自元常宣示外獨有王世將僧虔四蹟行艸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紙耳他若顏魯公家廟碑骨露筋藏誠為名家東坡擘窠大書源自魯公而微欹近碑側記真行出入徐浩李邕行艸稍自結構雖有墨豬之誚最為淳古山谷元章恣態有餘儀度不足元自趙吳興外

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齊外如鄧文原巙巙子山虞伯生鮮于必仁揭曼碩父子張伯雨柯敬仲倪元鎮輩皆有晉人意然神采奕奕射人終愧大雅我　國朝名家元美嘗論之矣況希哲為第一文徵明次之次王雅宜次宋仲溫仲珩次陸子淵豐道生次沈華亭徐元玉次李貞伯吳原博京兆風骨爛熳天真縱逸直足上配吳興待詔小楷精工老自成家不妨稱為雙璧唯

是古之名入野鶴可以換鵝墨豬可以換羊其一段躊躇滿志之態真令人不自愛其鵝羊也更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余不能寫成帖字卻羊欣亦不欲作蕭誠詐為古帖以戲又第恐細看未必佳李邕以古今見別耳長嘆之極捧腹絕倒

〇名畫

畫有三品曰神曰妙曰能亦果其真者三品之外更增逸品余雅有斯癖力不能致每于好事家得覽一二佳者便覺神超形越嘗觀蔡絛所記御府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稚列女貞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如顧長康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又如鄭法士展子虔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文書法從圖大率奇特而元美又謂畫之有顧陸張吳猶書之有鍾張羲獻漢人又稱曹衛顧陸亦猶書之鍾皇張索耳總之當以顧陸為聖道子為神也昔劉褒畫雲漢圖見者熱畫北風圖見者寒不興誤點成蠅權疑為真僧繇畫龍點睛破壁飛去吳道子于殿內畫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王維為岐王畫石信筆塗抹致自天然一日風雷大作枝石飛去至憲宗朝高麗言其年月日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知是中國物遣使獻還嗚乎諸如此類妙矣神矣而姚最乃獨推尊顧痴謂其如負日月似得神明分庭抗禮未見其人而張彥遠又極羨服道子謂為古今獨步前無顧陸後無來者人假天造英靈不窮風鬢雲鬟數尺飛動噫典刑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謂古探微功新謂之四聖元美不已知言哉亦惟是古之作者了不可見懷想往跡為之

慨然又況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子為一變乎乃山水則大小李一變也荊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痴黃鶴其又一變者也子昂近宋故人物為勝設南近元故山水為尤二子可謂具體而微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略取韻倪瓚以稚弱取姿宜登逸品未是當家花鳥以徐熙為神黃筌為妙居寀次之宣和帝又次之南渡以前李伯時

其選也南渡以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家俱登紙奉各著藝聲至元四大家則趙雪松孟頫梅道人吳鎮仲圭大痴老人黃公望子久黃鶴山樵王蒙叔明也他若高彥敬倪元鎮方方壺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我明善丹青者何啻數百家然最馳名者不過十之一耳故若戴進邊景昭林良呂紀夏㫬沈周文徵明唐白虎吳魏輩神者妙者能者逸者夫豈無入第

恨作者不賞賞者不作為是鞅上耳

○書床

性好積書滿牀生涯每得奇書不即登床讀已始快天恨生我眼一經校閱遂即了了嘗嘆後生少年得一奇書不知何話以為難讀便束書床塵埃堆積永不一披即有稍知讀書者亦坐此弊為之太息幸兒子輩倘能讀余所校書他日以書床付之知不作如是觀也弟實有言積

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念此老言頗可歎懷故余之生涯郛上寘上楊子屋年上歲上二床書

○○花箋

薛濤蜀妓也乃以所作小箋至今名與此箋不朽彼沒世不稱者丈夫謂何寧不愧死無地李三郎賞牡丹以金花箋賜李白令進新詞則李公之名又在詞而不在箋矣王右軍守會稽謝

公求箋紙庫中有九萬悉與之又極遲求側理紙庫中五十萬盡付之此豈㬰名客哉而舜熟乃謂許此風神必有嵒嶅之姿無怪坡公咲也書生身五十萬箋紙足了一生舉以與人真歎為異而右軍清風高致可誦可傳千載下藹藹出入人齒牙穿獨以五十萬箋哉不朽者名偶于花箋有觸

○○踈鐘

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時果令人幽絕然丈夫聲欲當若洪鐘待問當若撞鐘功名當若景鐘清越當若石鐘故寸莛亦撞鐘之物自鳴豈蜀山之禍噫必有闍黎飯後之鐘始有後來碧紗之籠若王播者可謂得木蘭院鐘力矣山房蓄一鐘每撞于清晨良宵之下令聞者知身世無我撈擾亦是或時用以節歌又令人朝夕蘸心動念和平李兌謂有雜念一擊遂忘有愁思一撞鐘豚知音哉乃世之擾擾紛紛者反越甚鬧我亦知此人便當以鐘擲擲去

○○清磬

李建勳蓄一玉磬客有談及猥俗者急起擊磬曰聊代清耳余謂猥俗人不過求田問舍輩耳果是求田問舍之人又未可盡非也嘗觀作達者豈不亦豪一旦饑寒逼身便出此等下萬萬叅清原自濁來何必太為分別所惡于此輩者謂其不知足也余鄉有一富者慳吝甚至一日踵門遇犬便揭褌受咬或怪之曰脚傷何妨且自能好褌一咬破即費吾布吁如此人便當唾絕何煩清耳余山房之磬雖亦綠玉沉明清輕之韻儘可以節清歌清俗耳豈令建勳獨清哉

○○膽餅

洪小酉綠玉山房竹窓下丈見餅中插玉梅瑞香數枝餅以鄭䍃膽甁頭青翠細潤古色蒼然

真可謂花之金屋也時或若桃爐薰攤書坐玩覺香氣馥馥侵入肌骨夜来香魂月魄竟夜爭清尤令人忘寐因思愛護名花非獨石公有癖陳君有言如一妙一花遇入賞鑒者其色澤便覺倍常人能憐花上有伏入非有兩意但惜無真愛花者耳若賞未已高談轉清小酉請作不賞花神知我當不相惱

○筆床

有友好讀書而雖下筆又問之則曰筆睡未醒余笑待得筆醒日又是公睡時乃少不解事時弄筆不得休使之不安于床勞之已甚枯管有靈是必呪我寧使其呪我終不欲其睡未醒也深有筆床好事者雕以黄金飾以和玉綴以晴珠文以翡翠如此床筆又安得醒耶近友人頗學下筆又潞胡床乃睹齋頭曰君言驗矣然吾又有一語下筆欲醒筆醒則文法作文欲活則筆貴羲之之鹿班獸之[illegible]象鍾非直為規矣亦欲于床上入滑乃耳

○○博山罏

古無香爐乃丁謖冢海中博山作九層爐香之有罏自謖始也吳會之人好香家置一罏真似日用可廢而此罏不可已也其嗜之若此彼亦知天地一爐乎因思賈生天地為爐句每常以彼紅罏點雪之見竟非寐罏一夜厌似天地陶冶有所未盡使其隱于銀罏猶得自樂不然日對風爐如陸羽付天下事一杯茶亦無所不可而至聽上以長沙淹也蓋亦吳會之于博山罏也可撲一嘆

○○鐵如意

自古英雄豪傑立事成功皆從群魔中做出佛高一尺魔高一丈佛左右有四大天王八金剛各執刀劍寳杵擁護無非為魔入生安得如意

山中無事平好執鐵如意爬背痒看古書無如
念頭紛々讀書為睡魔奪去作文々魔作詩々
魔飲酒々魔皆為所苦亦常用老僧不落法鎮
之不如有佛必有魔又無所用吾鎮而後乃今
縱英傑咲我吾將以鐵如意碎此念頭矣

○○香品

凡物之薰者不有所愛一有所愛便貪着係戀
不得解脫故眼耳鼻舌身意惟鼻最廉而受最
雜割空齋蕭寒頼有清香作伴非能效琮梅詢
妄希李和亦唯溪山高屋香爐自不可缺無奈
歲久年長佳品易乏安得異品如沉光精紙明
庭瑞麟金碑塗襪者又安得奇品如百濯龍涎
鷄舌力圭第一者即沉香腦麝四合加以棋楠
羅合椰子滴乳蘇甲煉蕉漿合之為九味香亦
品之中者也不然則如宗茂深之小宗香韋武
之鬪香李璟之九十二種香種上佳品不可易
致山林唯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黃
連和焚亦自煙未樸臭或松毬棗核無所不可
此亦山林之清品也亦不可以久淺耶老松柏
之根枝葉實共擣治之斫風防癖和之每焚一
丸足助清苦山谷云不念真富貴自薰知見香
乃縉紳如彭孫若為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
也奴輩之諂不過念此富貴耳此其品亦可不
臭否

○○茶品

夫輕身換骨消渴滌煩茶荈之功至妙至神昔
在有唐吾閩茗事未興艸木仙骨尚閟其靈五
代之季閩屬南唐諸縣採茶北苑初造研膏繼
造蠟面既而又製佳者曰京挺迨宋乃有一種
叢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奉造別號石
乳枇種又號的乳白乳此四種出而蠟面斯下
矣揆是各有所出其品各異龥南有蒙頂石花

湖州有顧渚紫筍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硤州有碧澗明月芳蕊茱萸簝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湖之含膏冷婺州之東白睦州之鳩坑洪州西山之白露壽州霍山之黃芽蘄州有蘄門團黃綿州之松嶺雅州之露芽南康之雲居宣城之陽坡橫山饒池之仙芝福合祿合運合慶合蜀州之雀舌鳥觜麥顆片甲蟬翼潭州有獨行靈艸彭州有仙崖石花臨江有玉津袁州有金片龍安有騎火涪州有賓化最後福州有柏巖方山生芽建安有青鳳髓石巖白建州有北苑先春龍焙真宗咸平中丁謂爲福建漕監御茶進龍鳳團而福建之茶始入茶錄仁宗慶曆中蔡襄爲漕始改造小龍團以進而龍鳳遂次神宗元豐間賈青爲福建轉運使取小龍團之精者爲密雲龍其品又加小團之上哲宗紹聖中又改爲瑞雲翔龍至徽宗大觀初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爲第一既而又製三色細芽自細芽出而瑞雲又下矣宣和庚子漕臣鄭可聞始創爲銀絲氷芽蓋將已揀熟芽再令剔去止取其心一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絲然又製方寸新銙號龍團勝雪蓋茶之品至勝雪極矣然斷崖缺石之上木秀雲腴往往于此靈倘徽丁蔡來自吾閩則種種佳品幾于委翳消腐耳雖然忠與佳品其品果佳即微丁蔡來自吾閩則露芽真筍豈終于委翳消腐乎吾閩之能輕身換骨消渴滌煩者寧獨一茶兹將發其靈矣

茶器

丹山碧水之鄉月澗雲龕之品滌煩消渴功誠不在芝朮下然不有以延乳花浮雲脚則草堂暮雲陰松窗殘雪明何以勺之野語清噫器之有功於茶大矣哉故日休有奉作茵蠢勢煎爲

瀑濺聲禹錫有驟雨松風入鼎來白雲滿盌花
徘徊居仁有浮花原屬三昧手竹齋自試魚眼
湯仲淹有鼎磨雲外首山銅鉼擕江上中濡水
鄴侯有旋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出琉璃眼景
綸有待浮聲聞偶茶後一甌春雪勝醍醐噫鼎
之有功於茶大矣哉雖然吾猶有取盧仝柴門
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揚萬里老夫平
生愛煮茗十年燒穿折腳鼎如乙君者差可不
負此鼎耳

○○茶竈

吳僧文了善烹茶遊荊南高保勉子季興延置
紫雲庵日試其藝奏授華亭水大師目
曰乳妖陸龜蒙置小圃於顧渚山下歲
攜茶竈釣具于舟中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嘗和
皮襲美茶竈詩云無突抱輕嵐有煙應初旭盈
鍋玉泉沸滿甑雲芽熟奇香襲春桂嫩色凌秋

燒鼎者若吾徒年年看不足

○茶餅

泉脈性駛非扃以金鈸罌味必破罌而走有饋
中泠泉于歐陽公者公訝曰君故貧士何為致
此奇貺徐視饋罌乃曰水味盡矣嘗視宋大小
龍團始于丁晉公成于蔡君謨歐陽公曰君謨
士人也何至作此事如公言飲茶乃富貴事耶
而東坡又曰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
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則二公
又為茶敗壞多矣余于茶餅而有感

○○茶籝

陸叟溺於茗事楊粹仲謂望追目為甘草癖叟
嘗有詩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
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下竟陵城
下來乃作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時好
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若韋鴻臚木待制金法曹

石韓運胡員外羅樞密宗從事淶雕秘閣陶寶
文湯栩點巡副帥司職方峯皆入吾甕中嗚乎
廿草癖字獨叟哉

阿彌陀經

阿彌陀佛于五濁惡世為諸衆生說是一切世
間難信之法此其不可思議功德真甚難希有
之事當時釋迦金口稱讚見其于劫濁見濁煩
惱濁衆生濁命濁中於此難事技引衆生同歸
西方為不可思議功德有老頭巾心懷不信盛
氣而前就余致詰聰明豪傑如何被惑東方亦
樂何必西依老頭巾其國七寶照耀無有寒暑
氣象常春清快明爽百味飲食意有所欲悉現
在前意若不用自然化去如此世界東方有否
老頭巾其國七寶池中灤雪形體意欲令水没
足水即没足欲令至膝水即至膝欲令至腰至
腋以至于頸水亦如是調和冷暖無不順適浴
已各坐蓮花之上自然微風徐動吹諸寶樹或
作音樂或作法音吹諸寶花皆成異香如此世
界東方有否老頭巾其國音樂最為第一如世
間帝王有萬種音樂不如輪轉聖王諸音樂中
一音之美百千萬倍如輪轉聖王萬種音樂不
如阿彌陀佛一音之美百千萬倍種種妙樂微
妙和雅不可具言東方世界亦有此否老頭巾
其國飲食充滿其中酸醎辛淡名如所欲不以
美故過量而食惟以資益氣力食已自然消散
而無遺滓或但見色聞香意以為食自然能達
東方世界亦如此否老頭巾聞是言將信將疑
世界如此極樂無邊何以衆生不皆精進老頭
巾末世衆生皆愛財物無時安息若有田憂田
有宅憂宅有牛馬六畜衣食什物悉共憂之是
貴豪富既有斯患嬰結于心不能自適若貧窮
下劣常苦困乏無田亦憂欲有其田無宅亦憂

欲有其宅無牛馬六畜衣食什物無不憂之欲其皆有老頭巾衆生如此何以往生老頭巾于是汗背洽衣頓開悟門我今欲往何以得力老頭巾欲往生者堅固不動如須彌山智慧明了如日月朗廣大如海出功德寶藏盛如火燒煩惱薪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淨如水洗諸塵垢如虛空無邊不障一切故如蓮花出水離一切染故如風動樹長者提芽故如色象威難可測故如良馬行乘無失故能如是者乃可往生老頭巾踴躍而起功德深厚何如夫子老頭巾夫子功德不可思議欲立〻人欲達〻人爾與彌陀佛心可相譬萬古同傳三教一理作是語已老頭巾歡喜信受表所懷來西方皈止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妙哉空乎在心為體在人為本來面目親見本來面目頓悟真空便登彼岸登彼岸時自照見五蘊皆空無色受想行識自照見六根皆空無眼耳鼻舌身意自照見十八界皆空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以至老死集滅皆無所得所得既無自然無罣礙無恐怖無顛倒夢想安得不自在既離死生苦海而自在自然能度一切苦厄蓋天地未有先有此空上自諸佛下至螻蟻各各具足無汚無壞彼色即是空〻即是色是知真空為佛本體世入見色皆因眼界因眼受色因色受想因想受行因行受識因識有六根名相因六根名相乃有十八界連累十八界起諸惡業皆因眼界但去眼界諸相皆空遂得自在大哉空體棒打不痛刀砍不斷繩縛不住火燒不著無所受故可見人〻真空若自照見各皆自在究竟涅槃故了得人空名曰菩提了得法空名曰薩埵人法俱空名曰妙覺能觀萬法皆空即是佛子無疑吾言真實不虛

○○○金剛經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既是虛妄如何有相既已有相便有生滅如何不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便是金剛不壞身既識不壞身自然不見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三十二相然此不壞身不可以色見不可以音聲求非得真空無相之妙不能脚下承當而見如來也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能悟如來便悟諸相非相不能悟者是落見障一落見障便有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許多見生不能見如來不然三千大千世界悟者處此迷者亦處此悟者以清淨心處此世界即見世界無非清淨此者以塵垢心處此世界所見世界皆為塵垢則諸相非有有因見生掃除妄幻先去諸見諸見既去即見如來佛見衆人皆墮見障不能解脫說金剛經解粘釋縛還人本來若人悟此則拈花微咲不獨迦葉何人不可為迦葉了此大事不在靈山何處不可為靈山大衆齊恭金剛非妄

○○○楞嚴經

佛弟子極聰明者莫如阿難大凡聰明之人極是誤事何以故惟聰明生意見意見一生便不忍捨割徙〻溺于愛河慾海者皆極聰明之人阿難惟聰明之極不忍捨割直至迦葉時方得度為第二祖然必待迦葉力擯不與話言又待大衆星散視之如仇故阿難慌怕無措及至無可奈何之極然後捨却從前見解方乃印可迦葉傳法為第二祖設使阿難猶有一毫聰明可倚何以悟此妄身其微如塵其幻如漚其不溺于愛河慾海者幾希故佛說楞嚴無非為阿難聰明難捨開方便門種〻曉諭直使還其本來面目真于愛河慾海中接引援拔也陸象山有

言此理與溺于利欲之人言易入與溺于意見之人言難入人謂象山之學近禪豈謂是與不知學無禪儒妄自分別此有宋諸儒不唯意見用事亦多利欲昏心試參楞嚴必不妄生分別打破異同

○○○圓覺

覺性徧滿周圓無際如何有輪廻因彼衆生不思其身四大和合幻妄無比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於地汗血津液涎沫痰淚皆歸于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幻身安在而乃思愛貪欲種種幻出如何不墮輪廻當知輪廻愛為根本由有諸欲助發愛性譬如病目見空中華空實無華病者妄執修圓覺者知是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幻如銷金鑛金非銷有雖自有金終以銷成一成真金不復為鑛故菩薩衆生本無異性悟則衆生是菩薩迷則菩薩是衆生悟則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徧滿無壞無襍迷則如取螢火燒須彌山雖欲其焚終不能着此幻妄身亟宜早悟一悟盡悟何物非幻天幻地幻我幻人幻衆生幻壽者幻極其幻境佛也幻法也幻佛法既幻幻亦歸幻能悟此者是名圓覺如此不迷輪廻不落

○○○法華經

法華所云智慧是非聰明乃諸佛成祖悟法之根基若是聰明反為佛累故聰明不特儒家所忌即佛法尤為大禁唯有智慧十方朗照無不了了悟機一徹永不退轉何法不受何佛不成解者曰諸智慧指權實二智也權智說法實智證法不知權實何煩分別智非權不成為智權不實不成為權實如秤權如秤錘智如運秤離秤則錘無用離錘則秤無用離運秤者則秤與錘又無用如来見佛家從上說玄說妙徒令

諸人火宅不脫故為種〻分別巧說必使諸人安穏淂出心始泰然無復障碍此豈聰明見解所能承當若如来尚不唯無聰明且無智慧無有智慧如何有法〻尚無有如何可說〻既歸無證于何有但覺諸法如是相如是性體如是力作如是因緣如是果報如是而已故會此一部法華如是如是

○○○清靜經

夫道一而已矣無所謂儒釋道也讀清靜經而益信三者之源于一一者何常清靜是已儒者見濁亂躁動之非道教人澄以仁義定以道德釋氏見濁亂躁動之非道教人澄以虚空定以般若道家見濁亂躁動之害道教人澄之以清定之以静是清静者儒之髓佛之源道之宗也求儒得之為儒佛得之為佛道得之為道者也彼役〻名利擾〻死生旅〻應感者是不知清靜為三教一理而妄認三教為異派殊途而不觀之戲者偶扮為帝為王偶扮為奴為隷偶扮為男為女偶扮為官為吏偶扮為鬼為賊偶扮為賢為佞當其扮後種〻各異原其本来面目則此一人實未有二如彼三教後派雖分其源則一非源之一道體如是世人不察妄執為三試友其心清耶濁耶静耶動耶如其濁動不惟有三且百千億若是清靜一且假名三于何有試問儒釋道道果是一是二是三

○○○黃庭經

按黃庭稱内景外景二經以發修命繕性之要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太上金書一名東華玉篇仙經四十餘卷而此為首乃景林王真人傳于南嶽魏夫人者景林化後傳之東華楊司命司命復轉授許長史掾父子掾與長史後先化去掾之子黃民避亂入剡遂寄東閣馬朗家晉

安守孔默以重幣懇之黃民令晉安吏王興繕寫與私繕一通孔不及奉誦其子與先綜先才而狂謂經語誦之萬遍即得仙以爲幻妄悉燬之後以逆族戚王興繕寫者渡浙江遇風漂佚於是二家所得都絕王靈期又造黃民懇得之竊加增益盛其藻麗以行世凡五千餘篇黃民李馬朗匿其真本後爲山陰何道敬竊傳以授鍾法師及陸修靜等分散幾盡陶貞白百方購得之于是內外景悉備閟之茅山今道藏所存本是也夫此經極生人之歸宿究玄宗之秘密一晦于興先再晦于飄佚三晦于靈期不有貞白購得其真內外景不化爲烏有乎妄哉興先兄弟謂誦萬遍昇三天無驗耶倘誦千遍吾知其必不作逢槃昇三天之言詎不益驗惟其才高不肯敬信不然雄才大畧如興先豈不如晉安一小吏說者謂其燬經之報是皆誣經如謂燬經有報則私自繕寫者儘可謂尚善敬信胡以渡江飄佚不免魚腹乃孔默重幣之求難逭子累于彼無干亦可將功折罪如何便戚其族王靈期竊加增益戚經畔教何止于燬竟不聞經之所以報靈期者不知經之顛晦亦其數耳但太上太自敬重不輕授人遂致乖舛增益之病愚見雖大道不容輕傳悟者自悟即無是經亦自悟入迷者自迷即云誦之一遍可昇三天亦自不理也故孔子之道天下爲公第懸之的令人自射自中而已夫黃庭經者吾人修命繕性之的者也

○○道德南華

或謂一部南華却是道德經註腳此未深原之氏之旨者也道德之清淨無爲與南華之江洋寔九雖數人各知性命是自家切己的是終身得力受用的然老氏近于狹狹則幾殊爲我莊

公近于廣廣則槃涉兼愛故一切有為法便以為鑿渾沌竅至于詆侮聖賢狂言無忌至如禪宗中喝佛罵祖見釋迦始生手指天地作獅子吼便要一拳打殺與狗子喫了要二家宗貴在了生死脫輪迴相為于無相為識者謂其演說金剛般若深報佛恩理會得此便謂老子為兼愛亦得即謂莊氏為為我亦得又謂老莊非為我非兼愛亦無不得

○○○離騷太玄

離騷者屈原鳴忠也楊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投江而死迺作書摭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以弔屈原余謂雄之美新不在美新日即在此反騷時雄之投閣亦不在投閣日即在此弔原時矣何也原惟忠故不得已而作騷雄惟不識忠故可已不已而美新原惟忠故不畏死而自沈雄惟畏死故恐收己而先自投不思大夫幸而主聖臣良則君臣可享無事之福不幸而國運艱難則食人之食當憂人之憂咬定牙關成就一個字而已子雲不識一個字縱識許多奇字僅能模得太玄幾篇賦文幾首何益于人家國態之子雲以屈原文過相如初未嘗知其心也即反騷亦文士摹仿之常初未嘗為弔屈原設也及自岷山而投文于江亦偶然湊遇初非有意也如是則子雲自當以文士目之文堪清供何苛責焉

○○○陶淵明白樂天蘇東坡集

自有宇宙以來稱能討便宜者三人一陶一白一蘇而禿翁乃謂陶公清風千古無耐其不肯折腰八十日便賦歸來此蓋以不受世間管束為便宜淺之乎知公者也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與東坡謫居黃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擢

侍從出處老少二公大畧相似故坡公嘗因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形神似我所以能埶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心相似我所以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三公已矣奉集猶存余每一披閱未嘗不對三公兩瞻閒豈徒以其書詩便宜若以其善詩便宜則陶公外如白如蘇寧遜無已時雖曰與之為嬰兒則世以嬰兒淂便宜者豈獨二公是皆淺之乎知公者也故能識三公善詩便宜公其人必大異法明者可與論乎古英雄矣

○○○唐詩

詩三百篇尚矣迨漢則蘇子卿李少卿其選也二子而後下逮建安黃初曹家父子於是起而振之若劉公幹王仲宣其輔者也正始之間嵇阮疊作說者謂其師少卿及至太康陸士衡兄弟又起而振之乃倣子建若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者也若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者也於是陶元亮起而振之高情元韻直超建安而上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其氣尚駸駸有西漢風求明而下沈休文則拘聲韻王元長則局褊迫江文通則過摹擬陰子堅則涉淺易何仲言則沫瑣碎以及徐孝穆庾子山輩較之元嘉尚或有間矧建安乎然則詩何盛曰盛於唐唐何以盛曰唐以詩取士者也有專業焉雖然唐云盛矣然猶有初盛中晚之分則詩難言也余觀唐初沿陳隋襲徐庾其誰振之乃貞觀永徽開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於是若劉希夷上官儀輩務欲凌轢三謝眺駕江薛終不能免四聲八病之嫌以則初唐始製乎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伯玉於是起而振之乘一時元氣之會卓然丕變復古之功陳公為大時則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新聲蘇

張大手筆此則初唐漸盛我開元天寶間杜子美於是起而大振之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與李翰林寔惝怳縱横變幻名相上下故王元美謂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絶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嗚乎此李杜所以光畝千古乎並時而作又有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俊贊高適岑参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韋蘇州於是起而繼之雖祖襲靈運印其能寄穠鮮于簡淡而實洞明以來一人而已他如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不其中唐再盛乎元和間韓柳於是起而振之韓初效建安晩自成家柳斟酌陶謝實韋蘇州而下一人也至於元白近輕俗王張過浮艶要皆同師古樂府

又若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其晩唐之變乎降而開成則有豪縱之牧之綺靡之飛卿隱僻之義山偶對之用晦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段成式輩雖能黽勉氣格特邁時流比之大曆有所不逮况開元哉余讀唐詩有令我飄揚欲仙者有令我慷慨激烈歔欷欲絶者孰謂詩不可以興觀群怨哉是宜置之案頭朝夕捧咏豈特李杜詩仙當不去口亦惟天寶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終集以盡唐詩則有于鱗之選在

〇〇〇濟南弇州太函集

皇朝立言之士濟濟輩出各自名家名家中尤不朽者三人一李按察于鱗一王司冠元美一汪司馬伯玉李起孤蘆手闢乾坤雖同擬議以成變化然變化之極妙亦自然實開闢以來有數之人讀其詩文令我飛心直桂天外不特城

肩天半而已也元美以名家子激清風于千仞窮搜極覽無所不有雖大海迴風無權與到典雅渾粹近古所希伯玉繼出可謂中興肥腸滿腦誰能見及雖優孟抵敖亦自不妨爲腐史之後一人故有李王自不可無伯玉三人鼎足誰曰不宜後之君子與其學元美而未至寧爲伯玉毋希于鱗于鱗性者也元美身之也伯玉反之也敢信臆見時亦弋獲欲覓三公玩此三言

〇〇藏書焚書

余始讀卓翁藏書呵聖罵賢好人所惡私意其一無忌憚之徒耳弗取也後得焚書讀之中多憤激語始亮其心則藏書蓋借他人酒杯澆自已塊壘以自況其牢騷不平耳至落髮披緇則天臺諸公未必無過善乎梅衡湘之言如此老者若與之有卻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今藏書焚書具在其一種爽快若口角另有一副鑪錘者令人讀之不能已已案頭何可一日無此物噫此老雖自許其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二十分識然名心太甚涸世而下終不能免索隱行怪四字也

〇〇傳奇

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故一時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聲律以故語語當家極盡其妙其出于人口入于人耳真胸中有許多無狀可怪之事斯手頭有許多慷慨不盡之韻見景觸目噴玉唾珠真千秋絕技我近如楊用修湯海若屠長卿張伯起梅禹金藕漴英諸作每一登場便令人快欲狂入悲欲絕即其描寫畫態體物畫形蓑响盡節諧俗

蓋情便覺可以興觀群怨者不獨詩也人但恥其可以興觀群怨耳何必碩曲周郎辨撾王憩乃許觀場我雖然有此世界必不可無此傳奇有此傳奇乃可維此世界則傳奇所關非小詎可籍口西廂壓卷以為風流談資

○○○佛像

只這一塊泥把一具木頭雕塑佛成佛雕塑菩薩羅漢成菩薩羅漢種種變化各如所像須銅鐵一經鑄造亦復如是夫土木銅鐵至頑且蠢付之匠人便能成佛入為萬物靈受人千言萬語都不省變是不待雕塑鑄造即可立地成佛者反不如一塊土把一具木頭幾片銅鉎鐵也達磨面壁影留于壁工人鑿影血出壁間面之而影影之而血此又比雕塑鑄造者更變化無窮耳而優填王思佛命刻旃檀像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三喚三應世尊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此非神通故是仁脉彼人之冥頑不悛者直謂之不仁之人而已謂之不仁人必不甘如其不甘請觀佛像

○○念珠

世有三種人皆當持名念佛第一種人志存不朽立名枯竹第二種人意在榮貴貪求不足第三種人心唯知富不碩成人是三種人若如意珠繫衣不覺窮露他方乞食馳走自惟二種三種余無其心并無其意彼第一種時頗墮入不自覺知從今悲悔亟持念珠是念珠者飛光出佛善導大師念佛一聲光從口出十聲至百光亦如之少康法師念佛一聲口出一佛至于十念十佛次出我聞迦談一念二念三四五念乃至百千萬念于念念中存其覺慧即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至齊千萬佛于佛佛所種其善根無不如願此三種人忽[illegible]示其珠所

願從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不從外得是三種人得彼念珠力即生極樂國

○○木魚

魚可化為龍凡可得聖諦晝夜不合目修行忘寤寐故聽木魚聲隱隱覺有祇園間想善男子聞是音者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我願衆生時聞是音便當力持莫待玉魚符下彼時枯魚過河泣何時還復入晚矣晚矣我願大衆泣前魚者聞如是音不復愁似鰥魚含玉魚者聞如是音不復殃及池魚也有謂學道何必于警物何異羨魚于臨淵甚謂木魚無益于經行不猶緣木而求魚哉

○○衲衣

出家與在家不同在家則為人子有斑衣樂為士有褻衣娛為御史有繡衣榮為王公有衮衣重是數衣者衲子無一焉衲子亦無用焉試使諸人着衲子衣諸人必不屑也或問天湖子在家如何亦有衲衣不知天湖子樂既無斑衣榮未進繡衮雖在家與出家等若天湖子即有繡衮亦必不捨去衲衣可概諸人未遇時鶉衣卉衣無所不可一日朱衣點頭何入念及天下衣皆為自家衣食計耳此何如衲子一衲趺跏蒲團上作佛上足弟子為無災無難乎雖有僧伽梨欝多羅安陀會三衣亦不易矣俗衣豈庸着體

○○蒲團

飲月團數甌坐蒲團神清精會心澄慮滌數年来剖破許多疑團不待臨濟接得便打為祖師意也友人性暴怒着勸之從事蒲團數月報曰果如君言乃有得力雖不敢謂和氣一團覺怒團亦漸解散三年後與君了此蒲團一段大事可咲此公之言身緣不知怒亦是性不可無但

暴則過中不可有耳數月来報儘可謂脚下承當無能掛碍即此便是蒲團大事已了尚云三年了事不識所了何事更有何事可了也即此便是此公暴怒的公案如何敢說有得力漸解散耶可見蒲團之緣不許俗根輕易惹着

○○禪榻

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此趣惟白香山得之香山設四禪榻廬山中觀山玩水外適内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余性不喜見俗人惟置禪榻二一自適一適知朋々若未至則懸之敢曰陳蕃之榻懸待孺子長史之榻專設休源亦惟禪榻之側不容着俗人膝耳余邃々詩魔酒顛頼此榻袪醒故膝處皆穿豈香山所謂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耶乃羊琇不坐連榻于元凱任城王順不坐乃父之故榻烈々英風皇々孝誼如遇斯人亟當焚香煮茗設帳下榻若是俗子仍懸不下縱怒罵相加謹卧榻中不接不聞方是髮僧行徑

○○麈尾

麈尾談柄也乃顯達謂是王謝家物余謂在人不在物果解清談即張譏松枝便為麈尾如其不然彼王丞相以驅牛車直作鞭耳豈不稱屈及殷中軍王藍田謝鎮西共集清談王丞相又自起解帳帶麈尾使諸賢知有九錫則王公此解何殊執鞭究我麈尾再辱于強口馬决鼻牛之奮擲使其脱落無餘是又為攻擊之棒矣雖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而神州陸沉捉麈尾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噫嘻麈尾亦肯甘承否

○○彈冠

世人逢衣淺帯解果其冠詎不千秋英豪自命

乃往往以整冠李下之身而冀彈冠待薦一不如意便怒髮衝冠罵罵然曰儒冠多悞身是果儒冠罪耶則操出皮冠虞人下羞矣羞矣閒有冠進賢者渡棄去麃皮以希柱後惠文噫彼掛冠東門者何家之子也沐猴而冠帶不乏人孰若此籜冠草服逍遥田間光彩雖不到吾頭上倮辱亦無由加諸吾躬乎今世視此籜冠一似貸乎天冠于大市皆咲而却走矣人棄我取以入清供

○○羽扇

禿翁謂有二十分識便能成純得十分才使獲得十分膽居嘗屈指則諸葛公其一也獨恨不得見公葛巾羽扇指揮三軍玩弄割鬚賊紫髯奴掌上彼舉扇自障者使公當其任蘇峻王敦輩敢萌異心乎毋論其他即如安石一執蒲葵扇士庶競慕便增人價又羲之書五字老嫗六角扇頭即得百金此二公者皆有識有才有膽律之孔明猶且有閒況不書扇之羊欣驅狀扇之光庭又何足云余謂欲執羽扇必有諸葛公之識乃可不然寧暑不執扇如唐之韓渥五代之李昇而已

○竹杖

規圓方竹杖漆却斷紋琴天壤間此種人不少余卿石墨寺產方竹每戒僧護之僧曰此竹有何妨公數數戒其等護也余咲曰子但為我護不必問其好不好也道箇禿子不亞德裕那個禿子德裕以方竹杖與僧僧即規圓而漆之德裕嘆息彌日李君李君何見之晚衆人不識豈特竹杖見在暗中必須得太乙之精青藜杖頭火始見世界也曇瞿以錫杖為波若眼倘世皆具波若眼則丈人輩必不植杖而耘言之悽然

○籃

余鄉賴湯明棄儒學醫大得其妙遺余藥箆一枚懿甚一日賴採藥天湖山中特一補篋余與之咲曰公可謂無長物矣賴曰某學養生法正嘗于此處得力因共坐石上談養生訣甚澈大要吾儒平正之理殊可信也如云好色者不醫勞逸過度者不醫飲食無節者不醫寢處失時者不醫皆彰彰不妄又云人之無疾由脾胃強固一為湯水所濕即便受傷故湯水不宜多飲日日求減習之久久自不欲多即如飲酒其佳者則撲諸四肢乃為養人若薄酒與湯水何異最為傷人宜戒也偶記其大畧如此

斗笠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一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張志和詞也謝靈運希心高遠乃不能遺曲柄之笠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高人韻士斗笠自娛豈曰天形如笠耶以自況乃越人結交盟則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道令人棄如土矣原其心不過欲自了答與儕獨笠浮江而遺黃蘖我願世人毋使黃蘖罵曰自了漢則請以斗笠混之雞壇

芒鞋

余嘗謂清官之弊甚于貪官貪官不過欲得錢耳乃清官則其弊有不可言者雖然亦惟假清故如是耶鄭情為吏部掌選貪不可言有選人以百錢繫鞋帶情怪而問則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則貪之弊又有不可言者一日鴉兒閱朝野僉載大咲不已余問之則鄧仁凱為容州刺史貪甚家奴告鞋弊即呼公署吏鞋新者令上樹採果俾奴竊其鞋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吁貪至此復可言乎今日老衲草亭遺予芒鞋一兩偶言及此遂呼鴉兒書之

〇〇〇丹鼎

或云天湖子云丹不可煉仙不可求又有荅之者曰天湖子决云丹不可煉ヒ之人不可成云丹不可煉是世無仙也豈有無仙之世哉云丹可煉是仙可求也仙豈可求之物哉故云仙不可求是誣丹也云仙可求是誣仙也仙不可求已矣乃云人不可成不令人驚惶錯愕乎此蓋未見客室為塲空地為爐童東山之木汲西江之水者而牛馬銷于鉛求室廬畫于鉾鏦務土田質妻子者也夫且不能庇其妻子之悪能庇其丹鼎而不責之以為錢鎛具夫始欲成仙乃至不成人衆哉試以問鼎其成也鼎任受功及敗也鼎豈任咎吁嗟今世寶丹鼎者豈必求仙不過貪心所使欲以黄白之術行有宋陳希亮溺黄白者也屢求方黄白僃ヒ畏其淂方不能不為故秘而不與惟坡公雖淂亦不肯為此僃之所以為正當傳也後希亮竟以作此病指癱挛今世作此破家戚產無可指數則丹鼎之為害亦甚烈矣故列之清供也示戒也希亮陳慥父

〇〇〇石屏

頗懐古人之風愧無素屏之賜則青山白雲何在非我枕屏又幸所居山峯奇秀每攜筇床看四壁青山何殊羊元翠屏晚對也國忠肉屏較此不啻霄壤矣人遺石屏一枚時誦觀音呪其下乃自咲曰欽法師誦觀音呪遂呪破石屏余誦此知石屏放心也第賦性正直不教子諂免淂見子膝頭相觸不亦更放心乎戲問石屏如此人堪賜古人之糕否

〇詩瓢

杜詩棄瓢樽無綠坡詩大瓢貯目歸春甕此飲瓢也飲瓢既舉詩瓢當裝蜀唐球淂詩投瓢中

及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淂者知我苦心余謂必如劉伶操觚飲瓢斯不負詩瓢耳如于此瓢有負其不為五石之瓢瓠落無所容者幾希

○○酒具

王琎㲈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渠中為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此人便須與之傾三百杯也余寺家不甚貧々不甚濁興来便召二三知己飲花下不覺一杯復一杯頽然醉矣客有送酒具者余笑曰若具自能出酒不費吾家釀如此之具遺余一副吾事畢矣因憶孔北海坐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句以彼大志直節竟不能自全未聞客有獻一箴畫一策如雞鳴狗盗之脫孟嘗者又未聞北海及難有哭其尸訴其冤如雞鳴狗盗之雪孟嘗者每念及此為之罷飲然客如雞鳴狗盗已足羞矣况客又不如雞鳴狗盗者孔北海乃日費杯中物也即此不知人亦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淂意花

誰為淂意花曰春風淂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此花是也然眼花落井水底眠儘可謂淂意終不如解語花人生不淂意十常八九東山退之子美樂天蘇州東坡諸公皆能于不淂意中討淂意故一時白雲明月桃柳蠶素黄杜琴

操華種々秀出殊可諸公意諸公遑々遑意于此乃貪花者不飲其韻一意留連至忘家辱身夫意多矣從來諸公夫豈其然天女散花以花不着身者為結習盡花着身者為結習未盡諸公豈結習未盡者耶試以花散居士亦且有着否曰菜亦在着不着之間

○○文僮

獲佳文易獲文友難獲文友易獲文僮難文僮

者如及文章事事有意者也郗方回奴不如方回乃謂常奴若如方回且奴方回安肯為方回待也善乎蕭穎士之僮也穎士每加箠楚而不去曰吾愛其博奥不忍他從此等意向我實敬服使其棲衡當世則休休有容揚扢風雅則不惜齒牙餘論視娼嫉妬忌輩不啻若奴雖謂此輩為蕭奴奴無所不可何也其愛才一念難得也我實敬服不以文僮相看當以文友見親

○○湘竹簟

王儉集才學之士類物隸事多者有賞何憲勝之賞以五花簟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一坐驚服奪簟而去自世風不古孤陋日甚余每懷此志兒子世愚曰平生無長物奪簟屬何人不如手一編蠹魚湘竹簟上便足受用盖余自癸卯獲一湘竹簟夏來偃臥其中凉風颯颯從竹間出覺則湘雲狼籍如在瀟湘洞庭之野孰謂曲肱蓮簟無佳處方信兒女之言為受用也

○○梅花帳

余自伯兄卒後觸物便來杜杖泆昨觀五王帳輒朕歎泣血也哀哀蕙帳空兮夜鶴怨古人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第一樂乃幼年失怙恃稍壯奪伯兄零丁孤苦無如余者天韋錫我志令余棄産營書隸業帳中帳頂盡作墨色何時得清夢梅花乎偶見帳中所題紫絲步障任奢

華臥雪眠雲又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念畢夢去與先兄相持大哭驚醒淚盈兩頰屈指二十春矣今乃相見梅花帳中哀哀先兄諱繳號鳴宇作文苦志嘔心有奇癖

○○石枕

漱流可枕洗耳者枕之余洗耳山中拋書畫寢蝶夢一酣汨丸喚醒起讀夫子曲肱而枕樂自在中何羨仙家紅莚枕可夢遊十洲三島也獨

恨雙親無存徒泣黃香之扇猶喜性不作佞無忝蘇則之風玉枕自知不貫警枕易可蹉跎第恐考来銀海生花兩眼作怪或曰磁石為枕可以益眼老而不昏使磁石有靈吾當高枕無憂其如枕戈待旦之志時ヒ竊歎方信見獵有喜非枕麴洗耳者之所宜存

〇〇花茵

山谷云殘紅作醉茵此何如將千里載數車浮萍入池為鴨作茵褥乎世間一種好事之沐逍遥如此余謂不若許學士宴客即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為自然花茵可娛也嗟夫人生如樹花或墜茵席或落糞溷雖所遭不同總不能免墜落耳誰謂墜茵席者勝乎請世人一恭

〇〇盆花

古人取友取其臭味相知乃曾端伯取友于花呼蘭芳友呼梅清友呼菊佳友呼蓮淨友奇友臘梅殊友瑞香禪友梔子仙友岩桂海棠名友荼蘼韻友皆以盆蓄之齋頭時當良朋又以玉友為十友助余深悲其志而趣其浮取友法焉夫天地大矣四海之内豈無堪與友乃取及無情之花木歟以人之臭味不如花也人之臭味不如花則雖呼盆花為友可也而十友之外復有玉友端伯亦知十友臭味可佳終不如浮玉友而吾芳清佳淨奇殊名韻之臭味始能有助不信但看禅非玉友清節不入白蓮社仙非玉友洞賓不到黃鶴樓豈必周旋花盆中方不負玉友我玉友者誰青州從事也

〇〇太湖石

大丈夫當為國柱石今日雖無儋石儲天既于一石中付我八斗便當如萬石君父子乃無負又當如虞愿清廉至開海邊越王石雲霧乃可倘燕石自寶又悪能任衡石之程吾有取于張

子房焉子房得黃石公術即以朽索懸萬斤石
于心上亦且不驚厥後為赤松子煮白石如芋
食之假使有談安以石不為點頭也而世入愚
痴即雄才大畧如祖龍亦且作石渡海以窮日
窟致海神鞭石流血他若牛奇章之甲乙丙丁
求元章之耶笏袍拜李德裕之嘱保平泉善乎
監軍之得醒酒石也則曰黃巢亂後洛陽園宅
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諸公不達甚矣余愿

前突几數石盛夏颯颯涼飈生于其間此豈武
寧狀餘國松風石耶時取為醉踞之資以效陶
公云奚必拘拘太湖石哉太湖石產蘇州吳縣
南五十里近洞庭嘗與咢兒咲石固不必太湖
奇者便佳若孙成子之文石吞之即為通儒斯
是貴耳雖然孟孫之惡石季輔之藥石此石實
生我尤可貴也乃世有落穽下石者且奈何然
則枕流漱石輩甘跧伏太湖石下其有所悲也
夫其有所激也夫

紫簫

昔在癸丑有數客訪余山中一客見紫簫便欣
然起舞舞已問曰記云君子聽簫管則思畜聚
之臣蓄聚之臣可思乎余未及應一客趣而對
然曰是惡可思也其邑有蓄聚之臣吾親見之
其民無不嫁妻賣子纍纍泣道中甚且甘從河
伯或雉經者吾鄉之老曰自右未見為民父母

若斯者即吾祖父亦未聞有父母若斯者夫賦
稅輸官誰能免之即賢父母亦不能免追然竟
不聞使民至此極也則惡可思乎一客曰然吾
有事于極村見人群聚若禦寇者詢之知其為
吏役所嗌泣而訴曰其所欠舊賦二星耳吾
齊不勝其毒已殺猪奉之不足復索過山之需
土邑主高堂之上惟知差遣以完公事惡識奸
吏之弊一至于是嗚乎以二星舊賦而至殺猪

奉錢安得不鬻妻子投河伯耶遂次客言為蠹簫篇以誡

○○赤笛

愧乏東坡才喜得東坡趣戊辰日客有以笛為壽者與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笛聲起自江上亦將為坡壽者相類遂呼客笛為赤笛取其義云所可嘆者時無子猷誰是野王柯椽非蔡終作枯管孰謂吹笛少年不堪作列從古馬融善吹不妨名士余每月夜一弄頗覺有穿雲裂石聲奚必仙笛玉笛詩不云乎橫玉叫雲天似水此時此景誰能會

○竹輿

孟萬年神情遠寄旁若無人會獨得趣便超然乘輿之龍山竟夕乃還此等人生堪輿中便可共六尺輿無忝也鄉有少年刻苦攻書家四壁立每竹路崎嶇忿然曰使吾得志決當削平兼侯一得志出入肩輿隨便怒卻或問之曰吾今路已平矣諸君路自未平吾何削焉今日竹輿山行二兒子具因謂兒子曰汝輩路須自平毋使少年哭入也遂囑兒子記之為竹輿興月解嘲

○○輕舟

嘗嘆人生泛泛若不繫之舟浮沉無定故古來隋煬龍舟孟明焚舟王濬戰舟李郭仙舟一世之雄而今安在既解人世一虛舟則王舟相逢便不宜辭去益時無終南山翁誰能以葉舟相渡吾閩崔唐臣有見于此遂傾篋中錢以半買輕舟以半市雜貨取麤自給蘇子容呂晉叔雖與共學然應舉覓官識同刻舟故二公即慕戀舟雅誼而唐臣終不屑雪夜舟也彼其留刺而去書刺以詞曰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渡歲華案有黃庭樽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此其

人當在水仙閒也豈特如清臣浮家泛宅徒然来茗雲間哉

○○○白鶴

物之清遠閒放無如鶴蹉上隱居之士狎而玩之故衛濟川畜以檢書林君復畜以報客余嘗讀坡公放鶴亭記益信隱居之樂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坡之言曰衛懿公好鶴則亡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于鶴乎雖然余又悲世多羊公鶴令騎鶴上楊州輩藉口彭網材仙禽胎生為禹錫佳話所誤者可咲乎

○○野鹿

鹿得食則相呼蓋義獸也乃漢成帝時宮中兩一蒼鹿異哉而王郎禄山之亂則野鹿啣去壯丹又何先識也玄都觀有一老鹿客來輒疾鳴道士以此為候殊無失則又不獨啣去壯丹矣騎有遺余鹿者畜之山中一日採藥歸見几案文字殘嚙殆盡恨不得一椎敲殺作脯不覺隱几若有人云綠君文字機械未了故遣山鹿除去遂然覺則夢也昔晉人得鹿以蕉覆之俄而失去遂以為夢茲其夢也耶余又何恨于鹿為之一咲

○○○神駿

畜馬者愛其神駿夫天下未嘗無馬也有天下馬而人不愛非不愛也不識也故國馬猶有愛之者由其易識耳乃若天下馬矯首排雲舉足乘風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此非九方皐不能識者伏櫪抑鳴固其所也亢方皐之相馬也得之牝牡

驪黄之外此之知已實千載一人何可多得但
得如作樂者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
不啻十倍高矣今之為伯樂者安在吾聞欵致
千里馬者尚買其骨今患無天下馬耳果不負
天下馬則當時縱無九方臯之識伯樂之顧吾
知千秋萬世後必有吊其骨而收之者于馬乎
何損

○○蹇驢

賈島苦吟跨驢不避京兆余嘗乘驢跨雪過山
徑小橋乃吟古言四句古木寒鴉山逕小橋流
水人家那疲前鄭綮雪陽春又到梅花豈特鄭
綮詩思在灞橋雪中驢子背上也但數年來騎
驢覓驢近方喚得作無事道人便覺世人皆黔
之驢可嘆可哀蹇驢蹇驢今後當走天子殿前
莫向華陰縣裏矣

清使二卷終

雪庵清史

古閑

天湖樂純思白父著
陝郡余應虬猶龍父訂

清課

○○○焚香

余癖愛香得一香花香炒輙植齋頭愛而不見
時輒終日執若焚清香一炷滿室如春空齋蕭
聊與作伴雖涉於癖耴而純乎洞非若嗜痂
嗜獸之癖于口也看牛鬬看女裸之癖于目也
聽驢鳴聽松濤之癖于耳也好鬼恭好結眊之
癖于手也喜屐喜馬之癖于足也試之人人不
解意味茲所以為癖與然余之愛香亦似癖于
鼻余不謂癖也性也臭以知其然有談痂欲之
嗜于大衆之前必有掩口而吐者有談牛鬬女
裸之覩于大衆之前必有閉目而鄙者有談驢
濤之聲于大衆之前必有駭其耳之倍者有談

基貺于大衆之前必有怪其志之畀者有詼馬
展于大衆之前必有異其足之偏者試焚香于
大衆之前即逐臭之夫吾知其必不掩鼻而過
也則癖乎性乎吾茲之謂性亦即天下之大同
而言耳安知天下之大同非癖耶余每于月夜
焚香古桐三弄便覺萬慮都忘妄想盡絶此際
即性亦歸天癖何處尋守安有頌曰南臺靜坐
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
緣無事可思量試思香是何味烟是何色穿窓
之白是何影指下之餘是何音恬然樂之而悠
然忘之者是何趣不可思量處是何境性耶癖
耶昤破草鞋無覓處无來只在此香中

○煮茗

翼而飛毛而走呿而言此三者俱生於天地間
飲啄以活飲之時義遠矣哉至若救渴飲之以
漿蠲憂忿飲之以酒蕩昏寐飲之以茶此陸羽
茶經所由著也故烹茗之法有六要一曰別二
曰水三曰火四曰湯五曰器六曰飲有觕茶有
散茶有末茶有餅茶有研者有熬者有煬者有
舂者故經有之曰嚼味嗅香非別也其水用山
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揀乳泉石池慢流
者上其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故經
有之曰飛湍壅潦非水也其火用炭次用勁薪
其炭曾經燔炙為膻膩所染及膏木敗器不用
故經有之曰膏薪庖炭非火也其湯沸如魚目
微有聲為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
鼓浪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故經有之曰操
艱攪遽非湯也器以金銀為上甆錫次之茶洌
性駛非扃以金銀味必破器而走茶碗茶匙若
生鉎必大損茶味必須先時洗潔點茶先須熁
盞令熱熱則茶面聚乳冷則茶色不浮故經有
之曰膻鼎腥甌非器也茶之為飲發乎神農聞

于周公瘀有吳嬰漢有楊雄司馬相如及晉謝
安左思杀徒皆飲為無間冬夏故經有之曰夏
興冬廉非飲也范希文有言年々春自東南來
建溪先暖氷微開溪邊奇茷冠天下武夷仙人
從古栽南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採薇長
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
啜好冷然便欲乘風飛余幸得產茶方又蕪得
烹茶六要每遇好朋便手自煮沏々乎如淵松

之拱清吹皓々乎如春空之行白雲但顧一甌
常及真不用撑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也故曰飲
之時義遠矣哉

○○○習靜

夫壞鬧萬事紛々何常不從靜中做將來人心
真境安然不動則無風月花柳不成造化無情
欲嗜好不成心體是靜又非徒不動也從動得
靜見雲興便悠然共遊雨滴便冷然俱清鳥啼

便欣然有會花落便洒然自得萬機息便有[illegible]
到風來不必苦海人世心遠自無車塵馬迹何
須痼疾丘山故人心自有一部真文章都被殘
編斷簡封錮了人心自有一部真鼓吹都被妖
歌艶舞湮沒了則習靜之工正返本還真之要
靜一習則屠肆糟市居然淨土語不云乎能休
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故三杯後一真
自得惟知素琴橫月短笛吟風斗室中萬慮都

捐說甚畫棟飛雲珠簾捲雨不然縱一琴一鶴
一花一卉嗜好雖清魔障終在彼非絲非竹而
自恬愉不烟不茗而自清芬者是何景界也今
人但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知彈有弦琴
不知彈無絃琴者是皆不知此中景界原無文
字無聲音故色慾火熾一念及病時便興似寒
灰名利飴甘一想到死地便味如嚼蠟此中
原靜不擾何能一念一想便見本來此寒潭月

骸所以窺見身外之身五夜鐘聲所以喚醒夢
中之夢故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
來旋乾轉坤的經綸自臨深履薄處養出就調
靜中不落空而動處無受用也試時當喧襍即
平日所記憶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寧即夙昔
所遺忘者又恍爾現前則靜中之受用可知悠
長之趣不得于醲釅而得于啜菽飲水惆悵之
懷不生于枯寂而生于品竹調絲則靜中之氣

味可尋機動弓影疑為蛇蠍寢石視為伏虎此
中渾是殺氣念息石虎可作海鷗蛙聲可當鼓
吹觸處俱見真機則靜中之意象可參此身常
放在閑處榮辱得失何能羌遣我此心常安在
靜中是非利害何能瞞昧我則靜中之識力可
[illegible]袞冕行中着一藜杖的山人便增一段高風
漁樵路上着一袞衣的朝士轉添許多俗氣則
靜中之人品可悟故鬧熱中着一冷眼即省幾

多苦心思冷落時存一靜念便得幾多真趣味
靜之工大矣哉或謂春至時花尚鋪一段好色
鳥且轉幾句好音如何得靜不思此一段好色
從何處見此幾句好音從何處聞此音此色從
何處來此音此色又從何處去或謂人生屋順
境則滿前盡藏兵刃戈矛處逆境則周身皆窩
鍼砭藥石播弄英雄顛倒豪傑如何得靜不思
措逆困窮險宦炎仕是煆鍊豪傑陶鑄英雄的

一副鑪錘故樂中樂非真樂一苦一樂相磨煉
煉極而樂從苦來其樂始久信中信非真信一
疑一信相參勘勘極而信從疑得其信始信靜
中靜非真靜一動一靜相陶鎔極而靜從動出
其靜始真此伊川先生見學者靜坐便以為善
學也天下大學問只一靜字便了古德云竹影
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沼水無痕極善言靜者道
家以常清靜為心體看來胸中既無半點物歟

已如雪消爐焰氷消日眼前自有一段空明時見月在青天影在波若離動求静是離心求體非吾之所謂静也如此言静又何必習

○○○尋真

人生百年里中如白駒過隙風雨憂愁輙屋大半其間得閒者百才一知而能享者又千才一耳從〻衆生誰不歸盡墮地之時死案已立趣名騖利惟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不思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来真面目縱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步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善乎佛印之言真得尋真之要今世能尋真者幾人石火光中争長競短蝸牛角上較雌論雄豈知上床別了鞋和襪未審明朝来不来故人生只是一箇真境而別之似有真境有真

趣有真情有真樂如何尋真境則簡文入華林園覺魚鳥来親人夫會心處何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故詩有曰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戴仲若春日携雙柑斗酒往聽黄鸝聲便以為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故詩有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境雖不一在人自尋如何是真趣蘇子美無應接奔走之勞静院明窓羅列圖史琴樽以自娯有興便泛小舟吟嘯覽古于江山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蠏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時相往来佛廟仙觀可堪寄足故詩有曰閒為水竹雲山主静得風花雪月權唐子西午睡初足汲山泉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及陶杜詩韓蘇文從容步山徑弄流泉漱齒濯足而歸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

藏守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不覺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々來歸而月印前溪矣故詩有曰幾樹梅花半輪月數篇詩卷一爐香如二公者得真之趣者也如何是真情柳子厚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々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々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

極夢亦同趣故詩有曰但得醉中意勿為醒者傳羊祜登峴山謂其中郎鄒湛自有宇宙便有此山惜皆湮滅無聞使人悲痛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故詩有曰百年三萬六千日幾度風流醉賦詩若羊柳着得真之情者也如何見真樂邵康節至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能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名其居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林

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興至輙哦詩自遣故其詩曰林泉好處將詩買風月佳時用酒酬天隨生探杞菊以食欣然彈琴自遣夫千室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擊鮮以飽生者生獨閉閤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其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而獨自怡然也故詩有曰一文沒也還留竹四壁蕭然不賣琴若陸郎者可謂得真樂矣噫哀々馬頭塵匆

匆駒隙影何處可尋真然萬籟寂寥中忽聾一鳥弄聲便喚起許多幽趣萬卉摧剝後忽見一枝擢秀便觸動無限生機彼所緣別真境真趣真情真樂者皆在我耳上眼前真所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第無如憂愁自困閒少知少者何耳余謂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心稍息荒便思勝似我的人則風斜雨急處自立得脚史花濃柳艷處自着得眼高路危徑險處自回

淂頭早如此則情境樂趣不出我性真尋真者亦當于此處着力斯無負百年人

○○讀書

田鼠化為鴽雀入大海為蛤虫魚且有變化矧伊人乎人之變化在讀書故善讀書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日不同陳君有言讀未見書如淂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真淂書趣者也而坡公又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不已知言哉昔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勞問其友安淂免此友曰惟讀三十年書可矣越曰請以十年人休不敢休人卧不敢卧故十五年而為周威公師未也越其窮苦者也乃若已貴之士如范質趙普寇準輩亦有之質之仕也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普之相太祖也論語不釋手曰吾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論語佐

太宗致太平準之請教張詠也霍光傳不可不讀之至不學無術咲曰張公謂我矣夫已貴猶可已也尚且汲汲乃若中年之士亦有之坡仙所謂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如高適五十始作詩見推于少陵老泉三十始讀書獲許歐陽子是也未也此功名之士也乃若學道之士亦有之胡淡菴見龜山龜山舉两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者三十年

然後于道有進未也此猶其少年也乃若張無垢謫黄寓寶界寺寢室有短窓每日昧爽輙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歸窓下雙趺之跡隱然猶存此其晚年為難耳乃縱横之士亦有之蘇張縱横者也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或假食于路遇見墳典途中無可記劄則書掌及股夜還寫之及揣摩成取金印如斗大夫縱横其術也勤若乃能有成至

如神仙之徒一絶粒足矣乃道士俱道華之騰去也書不去手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夫呂洞賓陳摶賀元施肩吾皆書生也宋譙定涯孝閻尹天民皆以儒生得道者也豈所謂須仙不如才見亦謂神仙不讀書亦免不得一個俗漢耳夫神仙猶不廢讀書也况暮年之人如晉平公者而師曠猶以炳燭進雖少而好學日出陽矣壯而好學日中光矣老而好學炳燭明矣炳燭之

明孰如昧行乎曹孟德有言老而好學者惟孤與袁伯業則書何可一息廢也未也書猶其大者也乃若小技亦有之孔子學琴于襄摻一調即鍕之而成聲夫子不以為足也凝神定慮專意而習至于五日襄曰可以益矣曰丘得其數未得其數也又習五日可以益矣丘得其數未得其理也又五日可以益矣丘得其理未得其人也又五日喟然曰丘知其人矣頎然而長黝

然而黑眼如望羊有四國之志者其文王乎夫琴其小者也孔子因而知其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腹不飽詩書謂之餒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行謂之聾噫此趙季仁平生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不謂其迂也乃羅景綸則曰盡安可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嗚乎孰知莫放過三字即為讀書秘密藏乎果能

奉持此三字又安在田鼠之不可化為鴽也雀之不可入大海為蛤也

〇〇〇著書

士各有志〻道德者無取功名〻志功名者無取富貴千秋而下主人之權不屬富貴而屬之秉筆者故文章之士以立言為不朽舐毫吮墨仰面覩屋壁室文以自見不欲藏之山川傳之其人噫志亦良苦矣雖然立言亦何容易必有包

天包地包千古包来今之識令人讀之洋洋灑々徐而按之聳々惶々必有驚天驚地驚千古驚来今之才令人誦之爽々冽々寢而思之正正堂々必有破天破地破千古破来今之膽令人讀之竒々怪々細而玩之不可磨滅何謂識一人之身自頂至踵不過數尺而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百六十種尸蟲族焉既有尸蟲則必有目有目必有晝夜日月之明有目則必有足

有足必有山岳河海之托有足則必有口有口必有鹹酸辛辣之嗜有口則必有慾有慾必有養生送死之具有慾則必有生聚有生聚必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故肘閒之蟲必唉指節閒之蟲為夷狄骨閒之蟲必妄臆膚閒之蟲為中國寡識之夫何異尸蟲彼其溺于所關膠于所見因臆為說因說為書遂使天下皆化為尸蟲之見妄指七尺為中國為夷狄也可不太

哀故必以天地為七尺丈夫以婆娑世界為一節虚空之處以入物鳥獸聖賢仙佛為二萬六千中之一種族具如此識者方許著書何謂才才猶魚也識猶海也大才猶巨魚也惟海滑而容之溟海之中有大魚焉但一開口而百丈風帆並流以入曾無所碍則其腹中固已江湶若矣水族見之驚怪太息此豈渡為孫且所制網罟所加海人言有大魚者乘潮入港及潮去不

滑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斫割連數十百石是魚恬然如故潮至復乘以去雷海之濱有大魚如山視之以為雲為霧中午霧散雲收果見一山在大海中連亙若太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哉吾以世之大才似之具如是才著方許著書何謂膽楚俗尚鬼致鬼有物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長而狹且直是一種鬼

甕罌之兔聲如歌曲所附者腰大而纖細之一種鬼兀了之鬼剥啄如雷所附者短身長味又自一種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潤口空腹又為一種群楚之人紛紛蔽蹋鬼許多鬼附許多物若有人焉明灼鬼物鬼名雖多總不離鬼譬之古文諸子百家是是非非其中不一總而斷之皆曰一理人不敢非人不敢是此中是非非膽惡斷譬之孔孟黜闢異端邪邪正正相非

無已抵而定之至正乃是正中之邪邪中之正此中邪正無膽惡定具此膽畧方許著書故吾始而津津乎百家也曰飽矣其議論横生乎已去而為左氏司馬曰善哉洞洞乎蔚然燦然是經緯之章也已去而為孟氏曰大矣哉文以道煒其著作之聖乎左氏司馬猶隸之也吾于百家取膽焉膽又須飾之異采也于左馬取才焉才又須運之識智也況百家左馬未嘗無才未

嘗無膽未嘗無識而且不得與孟氏併則亦以其無字不文無字不理無字不義也文者才也理者識也義者膽也義不主于理文不在于數勸者不成書即義深矣理當矣而文不工者不成書限于其識之所不至流而之俚驚于其膽之所不决原而之鄙拘于其才之所不大逃而之險若是者縱成書可傳乎不可傳乎故古之著書者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才膽各具識見深

遠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吐辭匠意若令後人無着脚處而後之君子愈引愈神亦唯膽識有以為之主也今之著書者為古人註脚識無其識既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畧無半罅可出頭處膽無其膽畧畧開口便以為謗聖罵賢自甘以暬導替相安無事才無其才椭幾血出鬚

幾撚枯幸得一語便詫莫對尋章摘句猥脚宵雞備諸醜惡誦之嘔腸嘵嘵口吐雌黃筆代衮鉞余頗有志第恐識膽才畧一不如人反令功名之士哭我蠹魚富貴之夫鄙我霞觔然敢千著作者無論其才若何即其膽識已足覩也請問志著作者與志功名富貴者奚辨曰辨之以千秋萬年

〇〇〇論文

壬子四月維夏科頭箕踞草玄亭上誦佛偈言頗有徹悟二兒子世昺世鼎問文遂以偈言為二子繹其要曰悟慧寂禪師有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龍濟師又曰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身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来不是塵欲開悟門須要傳古古如六籍及稗官小說亟梭矣即佛經為天下第一部文亦宜亟為参

徹令人不善讀遂用其惡語死句不知豈可食不許汝滿口食也無着師有偈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水月都拋卻贏得莊同一夢長傳古則識卓古来文章至今不朽者大段有二十分識洞山師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裏聞聲始得知識卓則品高文要有品梅之清瘦桃之綽約牡丹之富麗各自完其天趣而已故智

明師題像偈云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摇淺碧椰絲輕白雲影裡惟石露綠水先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然品以神品第一文何以有神我與古人相隔數千載數語之下令其音容氣象儼然欲生非神何傳故人言文字之妙若有神助非神能助之由自家神到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永明禪師有偈云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得白雲深處坐禪僧神可

附曰附于骨今人每拈出两個字眼認做骨子不知一落字眼即謂之肉骨子原是露不出的故一字一句俱各有骨傅大士偈云水中盐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然骨既有而布置不如法則体骨横生此在整格一題自有一題之格深路則得勢故釋伽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〻何曾法要知文勢須在步驟故得勢則得機慧日禪師有偈云一趯〻翻四大海一拳〻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魚笛泊羅灣機者摩盪氣調中幹旋詞格内有宿儒不得〻于初學終日不拱〻于倉卒微乎微乎心可得會口不可得言忠國師有偈云法〻法元無法空〻空亦不空静喧語嘿本来同夢裡何勞說夢有用〻中無用無功〻裡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機到則氣自流余嘗謂友輩脱藁時急須疾讀

一過無有阻軟便是一篇好文章故氣充則意自員雲峯師有偈云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踈月度微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鑽石取火〻出石中謂是鑽火〻還石體謂是鑽石〻是火廊石火雙見鑽鑿柯斧則知意為題体題是意廊〻不留碍体即現成鑽鑿到處意即躍出如青蓮花即在佛面善慧大士偈云夜〻抱佛眠朝〻還共起〻坐鎮相隨語嘿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然其妙在緊此千金不傳秘也鑑貞師不云乎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昨日與今朝緊矣毋乃近于促曰貴轉〻則不窮轉則不扳如遊名山至山窮水盡處觀止矣俄而懸厓穿徑忽又別出景界令人應接不暇商那尊者有偈云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轉矣毋乃近于支曰

貫翻々則易奇如猛虎項下金鈴是誰解得則曰繫者解得々此翻法景致日新摩訶迦葉尊者偈云法々本来法無法無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文字有自然之景天然之致若法真禅師之偈云柳色含煙春光廻秀一峯孤峻萬卉争妍白雲々佇已無心萬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色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請問此是如何景致景致既佳自然

出色詩不云乎艶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今世有不知色是何物甚至認詞為色夫詞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認詞為色弊必流為套為肥為泛為亂為帮為野至如諺曰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臙脂畫牡丹嗚乎痛哉故玉泉師有偈云一印々空萬象收歸古鏡中一印々水秋蟾影落千江東一印々泥細觀文彩未生時吁如此則作文亦甚苦矣得不渉趣乎頓涇陽先生云讀

書之暇當觀四十家唐詩與蔡中郎北西廂記漏深時令童子烹茗焚香或撫琴或吴蕭管或朗誦楞嚴經一卷此中冷然得此佳趣行而為文有不妙絶一世耶堕菴和尚有偈云鑑凹照入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汝試猜着然第一要緊工夫尤在旨意大旨了了意到筆随洞山師云功忌從他覓迢々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々得逢渠々今正是我々今

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々噫會得便至妙莊嚴海不會得則百千野狐身有能奉持此正法藏于末刦中永不退轉是真莫負如來意也嗚乎罷乎汝尚勉旃

作詩

庚戌春讀詩紅雨樓長兒世鼎問作詩夫作詩之法論于名家不啻詳余何以告汝雖然阮光禄有言非唯能言人不可得欲索解人亦不可

得則有若嚴儀卿之論禪云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故禪在妙悟詩亦在妙悟々機二徹則立志自高入門自正使字自當下字自響用意自深琢句自雅使事自妥叙事自化咏物自肖風景自佳故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老杜不云乎生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如此則立志自高矣然必作驚人語々即不驚人此何異步趨華相國去之彌遠又何異日臨蘭亭一帖從此門入那得佳必取法漢魏晉盛唐不傍天寶以下諸公作生涯則下墮詩魔無由入肺腑斯入門正矣使字何以當如老杜遠鷗浮水靜輕燕愛風斜坡公最愛此愛字謂燕迎風低飛非愛字不能形容又如陳　讀杜詩至身輕一鳥下缺一字陳與衆客　一字補云疾云落

云起然不如杜公身輕一鳥過々字之妙此類是也下字何以響益煉句不如煉字詩云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如七言五字響則返照入波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林五言三字響則變峯上蒼顏獨鵠裊庭柯此類是也用意何以深蓋煉字又不如煉意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大約自煉字中來如綠隨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如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如秦時明月漢時關此類是也至于琢句如老杜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類是也若使事則當轉法華勿為法華轉東坡送入守嘉州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如謝玄暉澄江靜如練率直則使云憑誰說與謝玄暉解道澄江靜如練李于鱗為朱司空賦新河詩中一聯云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按三

詩水謂之桃花水為害極大此聯不唯對偶精切而使事之妙有不可言若叙事則當如王敬夫出門二月巳三月騎馬陳州来亳州之作又如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淂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其叙事貞緊始减一字不淂是也彼詩云論畫必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故咏物須淂言外之意蘇福八歲咏初月時云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低事半分無部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又如劉禹錫咏鶴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許渾咏鷺云雲漢知心遠林塘覺思孤可味也慎莫學張仲之咏鷺鷥滄海最深處鱸魚啣淂来則兎嘴脚大長之誚矣奈何有生剝少陵捋撦義山致令自家風景甚惡如僧德崇之見嘲于徒有来分江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

又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者可鄙也即詩家言殺風景有六而蹈襲不與若無所用鄙者亦痛懲深矣故作詩之法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詩之品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惋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詩之極致一曰入神噫盡之矣余何容贅故漢魏晉與盛唐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則小乘禪也落第二義矣若晚唐則聲聞辟支果也能以禪學通詩學則幾矣或曰位高者無俗累無位者累于俗為俗累者無詩心累于俗者無詩身余不謂然夫人孰能了俗但自了此心耳若人能了心何必學王宣子絕不喜見俗人方有詩身何必學其不喜俗念便有詩心余謂人之於詩在天雲霞在地草木變化萌芽不可方物若假詩身詩心方有佳句則

興之所到觸機而吟山痕水紋迸漏筆端者是
又何物千秋之下當有具眼
○○○臨帖
秦興同天下之書李斯遂為世宗小趙高胡
毋敬改省籀篆謂之小篆程邈所上以趣便捷
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
邈以降謂之秦隸貫舫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
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

庚元咸造為散隸羲獻漢變新體別以今隸謂
之楷法史游又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
法謂之草書衛瓘漢采芝法兼乎行書謂之藁
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渺者謂之小草
渡有所謂游絲草宋蔡襄為飛草謂之散草
劉伯昇小變楷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
草謂之草行蔡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故
真行草書之法其出于諸體其員勁古淡則

出蟲篆其點畫波撥則出入分其轉換向背則
出飛白其簡便痛快則出章草然而真草與行
各有體製惟真生行惟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
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或云草書
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
此豈知書者哉每觀古帖欣然有得便即臨寫
雖不甚肖亦覺有致昔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
東坡謂章七書必不佳少其從門入也若下筆

之際盡做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
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乃臻妙境大要臨
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離之而
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臨進易摹進難斯
言得之矣乃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王逸少今
觀二家之書皆蕭洒縱橫不拘平正至唐人以
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翔歐
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其下筆應矩入規無復魏

晋飄逸彼魏晋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譬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各有所宜隨字體認故字之眉目在于點此要顧盼精神向背得勢字之體骨在于畫須要堅正匀靜起止合節字之手足在于丿乀須要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若鳥翅若魚翼翩翩自得字之步履在于挑剔須要沈沈實實或帶斜拂或横引而外至用筆之妙全在轉摺轉摺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遒然真以轉而遒草以摺而勁此又不可不知作字之法懸針頗難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蓋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善我堯章之言可謂妙得筆理者也草書之體若見

鬬蛇若見擔夫若見大娘舞引伸觸類造妙入微欲其曲折員而有力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如印印泥故丶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皆有三折一丿皆有數樣一點欲與畫相應兩點欲相自應三點一起二帶一應四點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又須畧考篆文以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刺剌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秦泰奉春形同體異一一冐申斯無錯誤總之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以點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又不可死蛇掛樹蹋水蝦蟆也至于用筆之訣畫之變鉤懸腕謙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雖持筆有偏正不同然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可已元常以多力豐筋為書法夫亦立骨取態之義云雖然學書何容易我即用筆墨之閒亦自有法文房

四寶闕一不可用墨作楷欲乾然不可太燥作
行草欲燥潤相雜然不可太濃蓋潤以取妍燥
以求險太濃筆滯太燥筆枯筆欲鋒長勁而員
長則含墨勁則有力員則妍美此又臨池者所
當知也嗟夫學書何容易哉一畫失所如壯士
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眇一目學書何容易
哉余先叔祖小洲公及先君子賓吾公皆于臨
池着力遺跡尤存余小子不敏每取諸名帖及
先君子遺踪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嘗去臨獨
書頗覺散朗多姿乃知從門入者果不佳也奚
猷章士哉

○○作畫

畫有六法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寫形隨類
傅彩經營位置傳摸移寫此六法也五法可學
而能氣韻必在生知此豈可巧密得歲月到是
必默契神會不知其然而然者乎豈惟六法又
有三病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腕弱筆痴全虧
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員渾曰板運筆中疑心手
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曰刻欲行不行當散
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曰結豈惟三病又有
六要氣韻兼力格制俱老變異合理彩繪有澤
去來自然師學捨短豈惟六要又有六長麁鹵
求筆僻澀求才細巧求力狂怪求理無墨求染
平畫求長豈惟六長又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淡
而明山要崔嵬泉宜洒落雲煙出沒野逕迂回
松偃龍蛇竹藏風雨豈惟八格忌有十二一忌
布置迫塞二忌遠近不分三忌山無氣脈四忌
水無源流五忌境無夷險六忌路無出入七忌
石止一面八忌樹少四枝九忌人物傴僂十忌
樓閣錯雜十一忌淪淡失宜十二忌點染無法
噫此作畫之大畧也下手工夫則須三十分才
二十分膽二十分識若夫與可畫竹先得成竹

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急起從之振筆
直遂以追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又若孫
知微欲作湖灘水石大慈寺壁營度經歲不肯
下筆一旦倉皇入寺索筆墨甚亟奮袂如風須
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如二公
者毋論其才其膽其識即其氣韻生動得畫之
趣入畫之神非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二十分
識者能乎作畫者不可無是觀矣余家叔祖優
洲公山水擅名而小洲銜居東川公俱精六法
余嘗與洪明之姜仲遷丘守一從弟士恭華結
社大水乃守一疑神遊覽風氣日上即家徒壁
立了不經懷每念東坡送賈處士怪石古木一
紙云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君吳興有
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斛終君之世
者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
以付之余嘗作墨戲書此意遺之守一喫曰近
代好事毋如公者吾當就公索食其墨戲亦直
令雙荷葉收掌待添丁長以付之也余惟世之
神品六法漸湮矣嗚乎安得二十分才二十分
膽二十分識者上下千古為生平一大快哉

○○○賞鑒

米元章有云好事家與賞鑒家不同好事家慕
名收置不辨真偽若賞鑒家博覽洽聞深得古
意欣然玩賞如對古人噫豈獨物哉古今稱善
賞鑒者莫如秦皇漢武其讀韓非相如之文也
恨不得與斯人同時天下有賞鑒若此者乎魏
武病頭風方伏枕也一見陳琳檄即躍然起曰
此愈我疾此愈我疾天下有文章厚及其祖父
而且以起病賞鑒若此者乎其愛丁儀才也欲
嫁之愛女五官中郎將以儀眇也恐愛女不悅
遂止以操悔曰丁掾好士即兩目盲猶當嫁女
何況但眇是兒誤我天下有賞鑒而忘其恥忘

非愛忌其女之所不愛若此者乎唐明皇于李白也愛其才使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下有賞鑒而忘其所寵任忘其所溺愛若此者乎然秦皇將非而不能用又因而殺之吾于此正謂秦皇精于賞鑒也以非之說難是必能窺主意而巧為逢者不殺之安知指鹿為馬不在非也然去一非而又有李斯趙高在則賞鑒之難也漢武得相如不聞大用竟渴死文園吾于此又謂

漢武之精于賞鑒也以文君之寡相如且竊以逃其無行何如如此之人而堪托国家也至死猶以封禅佞幸不大用耳當其時政帝用武之秋而李廣竟以不侯則賞鑒之難也丁掾陳琳操已具隻眼矣而孔北海楊主簿才豈出二子下而卒乃殺之何也正操之所以能賞鑒也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是與禰正平所交好者即正平不善藏所用而孔楊之馳騁聰明不自

韜晦可知也以此輩無識之夫留之家國安在不以人國為僥倖而丁陳寥寥無所大用則賞鑒之難也明皇之愛李白士人生平所無者胡終使之流落不收也然明皇之所以能賞鑒也逞知其後必以酒誤身身之不愛國于何有永王璘之役豈不得死哉而卒以祿山致禍何明于李暗于安也則賞鑒之難也當今人文盛矣其賞鑒者當不乏人豈特物哉張彦遠云有收

藏而不能鑒識能鑒識而不善閱翫能閱翫而不能裝褫能裝褫而無銓次皆所謂好事家也麗士元之見屈于百里也不能鑒識之一徵賈長沙之悲憤于鵩鳥也不能閱翫之一徵沈謝之引短推長僧虔之禿筆自免也不能裝褫之一徵嗚乎北越石父之所以請絕于晏嬰也則能裝褫而無銓次者也丈夫以半生腑臟投人人未有惜者刻雕虫小技安望人之我收此時

即有面安鸜有足安施有口安吐何怪匠人廉
斤牙生絶絃也目者若吾閩施公之于孫淙陽
蕭公之於湯何異鍾郢真所謂千秋國士思者
此雖孫湯之有手施蕭之有目然必若孫先生
之於施湯先生之于蕭斯不負賞鑒余聞胡人
之得浦麵蟲也置油膏銀鼎中搆火其下錬之
七日不絶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
捧徑寸珠甚多来獻胡人叱而不受食頃有一
玉女衣霧綃之衣翩翩自海中出捧紫玉盤中
有大珠數十来獻胡人罵而不受俄有仙人来
獻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胡人笑
而受之謂其徒曰至寶来矣於是絶燎收蟲呑
其珠以入海海水豁開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
廻避游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任意所擇纔一
夕而獲寶甚多若胡人者真能賞鑒者也得一
至寶而羣寶悉至今之所負賞鑒者皆好事家
耳毋惑乎秦皇漢武輩賞鑒之雖而蕭施並公
專美于後也故善賞鑒者得一至寶為寶棋銜
豪天下之人才不入吾物色中耳

摹古

古之人摹人故曰古之人古之人今之人摹物
則曰古之物古之物夫古不有道德如孔孟而
人不摹不有功業如伊周而人不摹不有節義
如夷齊而人不摹不有文章如左史而人不摹
乃今之摹者亦孔之醜試舉一巾俄而高俄而
低其高也以低為今及其低也又以高為今是
何今之易古乎又舉一袖俄而大俄而小其大
也以大為古及其小也又以小為古是何古之
易今乎諸如此類俄以為古則從而倣之俄以
為今則從而更之又何古今之遞變乎吾觀之
世日往月来水流花開古今無異吾觀之人耳
目口鼻手足髮膚古今無異吾觀之物雖犬羊

牛竹木花卉古今無異吾觀之味甜苦辣澁醎酸辛苦古今無異吾觀之山川華恒河海流峙高深古今無異是無異者何待于羣今日之今即後日之古今日之古乃昔日之今彼好事者賤今貴古依依擬擬無時休歇不思丈夫作事須當自我作古信如張思光之言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三復斯語唾壺幾碎

○○覔友

性好朋友時不揮覔人或喧余謂余易與常自念言平生近交如茶如飯但有醉飽無可厭棄是近交者自不必覔慕向之友如酒如肉一經庖人便憎色氣是慕向者自不可覔意氣之友山海奇珍雖品異常不宜久食是意氣者何處可覔真正相知非茶非飯非酒非肉亦非珍錯高山流水刀竪管鮑相視莫逆如此相知何從覔得弘正之友即書簡牘㭍希告祖號金蘭契

仲悌命駕子猷雪舟元卿三徑景真遠求如此覔友古今所希不見則思怨如調飢見則握手愛敬愈久此我癖性人人可有有謂深交常乎無奇何異大嚼不知其味古人有云友必如已若不如已便不可友我不如彼彼何友我彼已相友方能砥礪始知覔友無量進益友若易覔與何可易我慨世人莫知我意

○○尋僧

余癖愛尋僧或有嘲者曰彼釋迦之徒我孔子之徒惡知三教名殊故世則一孔子知人好名也以名教誘之釋迦知人惝死也以死懼之老氏知人貪生也以長生引之是皆權立名色化誘後人彼今之嘲者作何見解豈孔子之徒高官重祿妻孥田宅種種富貴皆其所無耶若是則我孔子之徒為釋迦之徒所嘲多矣若謂其棄人倫離妻子則我孔子終身周流席不暇煖

豈無妻子　倫故孔子當時亦在家出家
者也今之為孔子徒者終日咿唔鼻孔中數語
寄人籬守人汗一朝誤投便自驕慢開有狡者
又攙入良知席講以傳名高屈則曰孔子於我
為鼻祖我於孔子為耳孫跡其所為日在貪嗔
癡中不自解脫釋迦有知當必弋其徒勿向此
輩面孔也孔子若在必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孰若尋僧德遠參家佛印輩談禪
演偈檢帖賦詩乎此非為釋迦護法也聊為余
癖解嘲云爾

○○○奉佛

佛有功于世不在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下我說
者曰佛源于漾流于晉彌漫于宋魏齊梁陳隋
唐宋開三王周孔之世無所謂佛者且創言地
獄果報何淺且私乃煩祇奉不知此敬佛所為
繼三王周孔以有功於衆世者也云何有功三
王周孔之世道風雖衰漸漬猶存雖有佛法無
所用之周孔以後世界鼎沸生人煎熬怍怍宇
宙一身安逃不有佛氏慈悲開救先聖乾坤安
能維持故世人見貪衆目眈眈一聞佛言如避
火坑世人見嗔怒燄冲天一聞佛言如畏深淵
世人見痴如魚忘水一聞佛言即醒醉迷世人
見富百般馳求一聞佛言珠玉塵土世人見貴
百般不足一聞佛言窮達如一世人愛生每圖
壽增一聞佛言時至不干世人惡先推免不已
一聞佛言時至即止勇者思奮智者思謀一聞
佛言清淨恬息至于愚者非明示果報顯揚地
獄肆其淺戾無有時已又况周孔之道守者無
罪犯者有誅周孔亦若是淺且私乎吾故曰佛
所以繼三王周孔以維世雖謂三王周孔為盛
世佛也可謂佛為衆世三王周孔也可彼且功
繼列聖我當奉之乾乾

○○參禪

呂洞賓參黄龍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㨾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黄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夫錯用心者皆由不能割此戀字一有愛戀便為境所奪人奪境々奪人種々惡業緣之而生故吾儒學問得力只是一個舍字舍則無人無境奪從何生有參達觀禪師者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裡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滄海盡教枯見底青山直得輾為塵如何是人境兩奪曰天地尚留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艸侵天噫人能于此處參得透自不戀看汞中金奚待黄梁夢覺岳陽之人始不識我然則參禪者當何如坤之上乾之下中間一物無價十萬里来作証明九年面壁不說話如何讚如何盡一回舉起一回怕

○○○說法

法不說不明說法者可以根性大小分別乎曰可法本平等說法者不可以根性大小分別乎曰可分別何可間之楞嚴三昧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故為闡提人說十善法為小乘人說四諦法為中乘人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人說波羅密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雖吾夫子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分別可不分別何可間之法王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于中分別藥病若定根基是斷佛性是減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何以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若說多法即名顛倒故孔子云吾無隱爾吾無行不與是無分別可究竟何如在孔為通々為第一在佛名法々為第一天下惟第

一則不可說是以維摩不說入不二法門孔欲無言為萬世宗師此之謂真說法說至無可說乃名究竟大衆會麼

○○作佛事

虎畏不懼已者作佛事之說也契嵩師常瞋人莫見其喜慧辯師常喜人莫見其瞋二人既坐而化嵩既荼毗火不能壞辯師比葬微笑如生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錢塘壽禪師坐法赴市曹了無異色是以市曹作佛事者也秀州本覺寺一僧自文字言語悟入是以筆硯作佛事也不作瞋喜斯能以瞋喜作佛事不作拂逆斯能以拂逆作佛事不作言語文字斯能以言語文字作佛事末世衆生作瞋喜不能瞋喜作拂逆恐怖拂逆作言語文字不成言語文字究厥所由豈亦謂為虎攝者耶故唐虞以揖讓作佛事而天下治湯武以征誅作佛事而名不失周孔以作述作佛事而萬世為土比干屈原以忠君作佛事而視死如飴丘明史遷諸子以文章作佛事而令名垂孫臏吳起以兵法作佛事而功業著范蠡以利作佛事而三致千金儀秦范蔡以口舌作佛事而立取卿相鍾王以字作佛事而字聖顧吳以畫作佛事而畫神諸如此類不勝具言而皆以作佛事得之則凡能天下之大功與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名者能從作佛事悟入自然喜怒不形無所拂逆其功甚利其名有非言語文字所能殫述也已斯亦虎畏不懼已之明徵也

○○翻經

大藏經天下第一部文字學者不可不涉歷日本一僧名安覺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便叩頭佛前祈佛陰相立志堅苦如此余謂鑽故紙作

生涯雖勤何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于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又問維摩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復須翻經否普賢云吾隨即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遇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劒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此際復須翻經否雖然尋牛須訪跡經者迴光返照之跡也欲出苦海無慈航欲往西天無徑路即學佛之人多從文字悟入此為迷途慧炬日本國僧之欲記藏經也雖鑽故紙安知其不復從文字悟入乎即無勤苦學者亦何可不若是也

懺悔

釋氏謂人有定業有不定業不定業可懺定業不可懺以罪大惡極為不定業為可懺以剃佛身血殺阿羅漢毀佛法及謗無心道人為定業為不可懺夫罪大惡極至亂臣賊子止矣此等即當加之極刑不容赦脫何以謂為不定業可懺耶至于定業不可懺者正以詆佛當之是佛明以亂臣賊子教天下也余謂此不特非佛心亦非佛言奚以知其然佛決不若是無父無君也然則此言孰為之曰藉法求食之徒欲重佛以自重而不知反陷佛于無父無君宜孔子之徒擯為異端為害道令佛氏之慈悲不得與孔子婆心等者其徒罪也云何慈悲與婆心等孔子之與人改過也是懺悔之義也曰過勿憚改曰觀過知仁曰見過自訟曰不改謂過孔子之不禁人以過而弟教之改也是慈悲之心也然則佛血可剃羅漢可殺佛法可毀道人可謗乎曰能懺悔者必不剃殺毀謗剃殺毀謗者必不

懺悔佛說定業于意云何聞之古人愚人多悔
似亦有定業也然其不可懺者也

○○○放生

忝在人世便好代天行化不妨替佛接人凡人
嗣續衆絶皆從世焚山竭澤覆巢毁卵犯一千
六百二十條章之人至于籠養飛鳥繫閉走獸
愛彼聲音形狀悦我耳朶目根以玩樂故令之
憂愁若放之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脫牢
獄昔白龜年入洞得書因解鳥獸語一日過洛
州太守適將吏驅羣羊過庭下一羊悲鳴不行
太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
俟產訖甘就死嗚呼誰獨無情言之痛心今世
衆生能蝼若提如蛾赴燈如蟲墮網諸如此類
方便救護使獲生全得長壽報餘杭有吏好放
生費買官錢不能還一旦得赦出爲僧遂獲西
方上品生況天地大德曰生人生大業曰救生

而不見機虱逢擒猶向奔避砠納被網亦知求
脫樂生惡死實獸人情噫王欽若之奏以西湖
爲放生池雖王侯宰官今生作者因諫若海潤
從魚躍天空任鳥飛使處處自然不動殺機教
人人地獄乃自破碎

○○○戒殺

嘆這色身筋纏七尺骨頭皮裹一包肉塊食五
穀而不足必食果蔬食果蔬又不足必食腥羶
不知滋味在我可貽性命于彼極重乃嗜慾無
窮惡業薰染且鱸魚就烹必以首尾力抵釜中
以護懷内之子舉此一節萬物皆然凡有人心
孰不脈脈各各結業因眼前快活一時至互爲
寃對身後苦楚萬劫鑊湯波湧劍樹山峯銅汁
灌遍身之内鐵丸呑滿口之煙刲碓淋漓寒冰
凍裂縱相惜妻兒無計救君雖滿前骨肉有誰
替汝寃寃相報理勢必然試觀現在尤當儆有

貴介有子好食鱉庖人爲置數孔釜以火嚴鱉使之燥鱉首向孔漿沃之嗚乎誰知貴介子病火痖昂首索漿亦復如是歷觀古來忍心貪殺果獲身報無有差謬如如居士云生前吃盡味千般死後只添油數滴昔我斯言可爲殺戒噫若東坡之鯉俟死後食已爲有意孰如夫子釣不綱弋不宿無論送歸天道仙道人道總不抻入湯塗火塗刀塗

○○○鐫篆

天地間美好可喜之物莫甚于名不必賢者爭即愚者亦思有以竊取於其間故攖取之心甚強保護之心甚柔不知此之攖取保護者果一時易磨之名抑萬世不朽之名一時易磨者今世所稱鐫篆上名字也鐫篆者取古人墨蹟印藝以觀鳥篆蝸書奇峯遠水摩挲鐫刻一畫之工便詫商周法物秦漢以來未有此之愛名不亦保護珍重哉一旦化爲烏有此名又將安用其子孫有磨以售者矣故曰此一時易磨之名不可恃也可恃者必鐫名于道德功業節義文章耳宇宙史冊名列鼎鐘猶令人聞名赫赫若昨日此豈鐫篆一時也故富人載錢之名楊子紫姑降神附名蘇公以天下奇男子反不如銅臭之夫奄奄泉下人果名之不可以已也德之輿也實之賓也吾安知鐫篆一時易磨之名非萬世不朽之名所托基乎於鐫篆得名說焉

○○寄聲

夫朋友可以寄妻子也則我亦可寄心矣故白駒留賢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青衿興學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聲之不可以已也詩言之矣然心又寄于聲此倘玉之所以使人于孔子而孔子所以問人於他邦者恃有此也近日友輩紛紛寄聲淵篋雖欲漸漸羅去人必責我

不嗣而喩我金玉夫我既涉入閒世焉能絶交息遊但心知之朋即終年不寄聲而實寄心矣交之朋即日日寄敬何嘗寄敬士君子所貴有可寄心之友友不可寄心必是勢交利交棒交不得已交者耳趙景真少年也求友之亟至不遠千里以赴嵇子于山陽何但寄心且千里寄身至今稱焉乃交道不古論誼日甚其寄聲也非諂辭即諛語徒欺人目而乃曰未能勉俗如

此不得已何如一切屏去之爲揮煩也故鍾期死牙生絶絃無寄聲也則今陳餘其妻子者何限牙生之絃不得不寸寸斷矣

鼓琴

語相知者必曰伯期子牙兩人以知音之故至今爲交道主盟情相通也伯牙不能移情成連爲之移于海上見海水澒洞山林冥杳鳥獸悲號乃得真情爲天下絶式謂海上如此景界無情已甚于云真情毋爲我詎不知天下之真情出于無情無情者情之祖琴乃以傳人之情而出之者也子賤宰單父鼓琴而治豈琴能使我情通之矣相如鼓琴文君夜奔以素不相知女子能使其情不自禁琴耶情耶莊女鼓琴閒有暗香曲名梅花女子一弄能發清香清耶琴耶即物亦當有情如其無情胡能傳人之情故子敬一卒子猷鼓其琴不調無情何以琴與俱亡焦尾爨下不久成灰無情何以入伯喈耳物且如此人當何如然則戴逵破琴非爲亡情阮瞻泛應情不容已吁嗟冷然指上梅花寒徹人間煩懣此時還有情否豈余所謂情之祖耶彼破琴煮鶴者稚謂不及情可也情之所鍾正在我輩風清月朗快作數弄非敢妄希知音亦聊以發吾情

○○圍棋

東坡謂李岩老常用四脚棋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余謂晝寢不可彫朽何如用心不有博奕彼謝安賭墅祖納忘憂支公手談中郎坐隱諸君國罷豈昧惜陰毋亦法遠說法各自有見法遠以棊為歐陽子說法也曰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秖解閉門作活不能奪角開闢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々失粘心粗而時々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々在甚麼處又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噫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棊世事如此如此諸君妥可畫非

○習射

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後世冠帶搢紳之流類以張弓挾矢為甲冑事雖曰上庠有矍圃之名殷庭承澤宮之制亦徒具虛文耳何以觀德哉古者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故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々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慶則益地讓則削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凡射有三一曰大射々于郊二曰賓射々于朝三曰燕射々于寢其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卿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其耦天子六諸侯四卿大夫士三其弓天子九諸侯有大夫五士三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使弟子揚觶而語必修身者在此位也豈

習射之文哉匡嶽徐老師督學吾閩余始得睹其儀誠哉脩身而蘐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張弓挾矢云乎哉於此益信射為男子之事

○○投壺

士人既以文為業便當精之又精乃入於神不可草草放過反出小技之下蓋文雖不同然各專一業則皆技也皆當精之入神也弄丸舞劒者不論論投壺者汝南周璜會稽賀徽一箭能四十餘繞此亦精之至者也乃郭舍人之繞箭也數浮七十幾于神矣邵堯夫與李君錫投李箭中耳曰偶爾中耳邵曰幾乎敗壺夫技未精而獲雋門偶爾中耳之說也然技未精而獲雋不可謂不幾乎敗壺也頗有志者精之又精專心致志以此而投何投不中以此不中愈精于投如此則中非倖中可免咲于偶爾投非其投可無虞于幾乎斯無愧周賀郭舍人哉故投壺雖小可以喻大

○○清談

慕晉室清談先輩阮宣子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然後用王夷甫譚柄右軍利齒作與令清言與劉真長王仲祖阮嗣宗裴叔則褚季野輩引商刻羽破的入微縱獨至之語甚登峯造極之譚如王安豊超超玄著胡毋彥國霏霏玄屑之道林小品玄宗自是勝場不可爭鋒更效衛叔寶微言振響致令平子絕倒許玄度辭寄清婉遂使簡文造膝又如桓宣武王長史王藍田座集清言郗勳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謝鎮西鶩馳汗流命取手巾拭面我渡舌本間強噉顏長康甘蔗與桓南郡殷荊州共作了語危語咏々逼人却不可學賓主忘餐奮擲講珉如孫安國殷口馬殷中軍決鼻牛諸品故當誰勝余最

愛興公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然不若吾家彥輔約言析理名教中自有樂地耳

○清歌

古者琴瑟必在御佩玉不去體升車則有鸞和游息則有歌詠蓋皆以清音養其性節其流今皆廢矣獨清歌一節僅傳于士友閒逡逡見羅先生避先生以漢魏四言律叶五言詩唱而和之雍雍而肅肅令聞者不覺躁心平慾心釋非若後世之近體七言嘽諧慢易之聲徒演於豔曲謠詞之奏而已人亦有言删後無詩非無詩也無此清音也即有清者無此清耳余懼其終沉五溺乃取先生所選詩歌定其疾徐高下而叶以鍾磬之節云將歌司鍾者擊鐘三聲唱詩歌其章乃歌至第三字末司磬者擊磬一聲節之又至句末擊磬二聲節之卻歌第二句司鍾者擊鐘一聲乃歌至第二字末司磬者擊磬一聲節之至句末司磬者復擊磬二聲而止鍾磬之聲皆須間歇不得雜亂大率金以聲之故擊宜在人聲之先石以止之故擊宜在人聲之後于是高高下下疾疾徐徐宛然三代遺音焉此亦復古之一端也

○○○採藥

讀十年書天下無不可醫之病醫十年病天下無一可用之書蒙余採藥山中嘿悟醫理夫人誰能免病第貴治之有方尼聖豈不能護病保身而康子猶未免問安饋藥則扁鵲華陀稚川思邈驚人之技救世之方奚可少乎故剛柔失調身受無量病奢儉失節家受無量病寬猛失宜國受無量病緩亟失時天下亦受無量病夫剛者寬緩之能受病也久矣孰知柔儉猛亟之受病也殆有甚焉剛者忿怒如烈火利慾如鋒鋒人皆曰此死之徒也是理了然者人莫不畏

死肯甘以死自安挽而之柔易亡耳柔者不然彼徒知柔為生之徒也遂誤認柔為安身為主命究必至為柔懦未已也必且為柔惡夫人至柔惡是正人君子所深絕而莫肯與談者可羞可恥當何如故曰柔之病身也甚于劉人性溺好奢也以其快意適志耳況奢必易于禮易于禮必樂于施一旦奢盡貧見人猶曰夫夫也為習于禮者夫夫也吾嘗受其賜者小報則濟身大報則淺故儉者不然絕親戚往來之懽棄人倫縛節之常則人惡其鄙又必較計子母放利而行則多斂其怨危矣哉一旦有事則人樂其禍必袖手而觀也其不至于喪身亡家者幾希故曰儉之病家也甚于奢人知火烈則人望而畏也利用猛夫政猛則民殘殘則民必竭膏脂以頹寬須臾矣訛君濟之以寬令民猶得息肩以游無事乎人知求治之不可不太亟也多用速夫欲速則不達勢必束溼推詐以天下為戲而天下從此擾擾矣孰若需之以緩令民優游無事以樂太平乎故善用藥者必察其風土炎涼之異氣禀厚薄之殊此非讀書人不諳也然往往誤事者多出讀書人何也益徒知讀十年書而不知天下無一可用之書也與學醫者何異諺云學字費紙學醫費人紙費多市之已耳人費可復市乎寇萊公不學無術者也幸得藥籠中物故不煩十年讀書而名施後世今讀十年書者不少能醫十年病者何察察也故吾因採藥而詳用藥之方以俟夫讀十年書者採焉

○○○煉丹

白香山蘇端明天下之聰明奇男子也而皆溺于丹白煉欲成而鼎敗蘇久有此志而終無成不知天地一大丹爐也身且日為所煉而不自覺乃復以天地所煉之身而另求丹以煉聰明

人作如此重疊事亦未有以杜子春事告者子
春之報雲臺峯老人也以煉丹老人坐子春于
西壁東向而戒之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
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為所囚繋萬苦皆非真
實但當不動不語終無所苦言訖而去子春視
堂上惟一丹爐高九尺餘紫焔光發灼煥窻戶
庭間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旗
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来呵叱之聲動天地

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親
衛數百人拔劍張弓逼問姓名子春不應問者
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拗怒
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狻猊獅子蝮蛇萬計哮吼
拏攫而前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
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
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
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

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將
軍者復来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
置子春前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言即當置
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捽于階下射斫煮燒
苦不可忍子春不顧復對碓其妻叫哭愈急竟
不顧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勑
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見閻王〻曰此妖民乎付
獄中于是鎔銅鐵杖碓擣磑磨火坑鑊湯刀山

劍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人之言亦似可
忍竟不呻吟受罪畢復罰作啞女生而多病針
灸之苦無停日亦嘗墜火墮床雖極痛苦終不
失聲俄而長大嫁人為之生子其夫與言不應
多方引之終無辭其夫大怒抱其子撲于石上
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
不覺失聲云噫〻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
在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焔穿屋上天火起道士

喋曰指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授氷瓮中未
頃火息夫天地不仙道人之丹爐乎天下人不
當子春之東向坐乎人生貪賤患難一切憂愁
困苦不似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親戚囚
繫諸厄乎然子春于喜怒哀懼惡欲之火候已
足第愛之火候未足遂敗道人之丹彼蘇子卿
嚙雪吞氊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其磨煉良苦
火候良足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漢高
父羮可分拔功臣如斬艾畧無悔心可謂火力
甚猛而見四皓則泣涕向戚姬作楚因態項羽
咸陽三月火畧不攢眉是誠鐵石作心腸者而
垓下悲悲無奈虞姬安在貪愛之不可以敗丹
也吾故曰天地一大丹爐也智者煉之而成智
勇者煉之而成勇忠者煉之而成忠仁者煉之
而成仁然仁不成仁忠不成忠智不成智勇不
成勇者皆煉欲成而毀敗者也或曰令之處富
貴者一挫不振豈天地擇藥而煉此輩遂棄耶
不知此輩不堪受煉故一投之鼎而丹漏矣人
乃妄指之曰天地忌盈嗟夫彼自不堪受煉于
丹爐何與余亦受煉多矣每有所愛輙不自割
豈火候未至得無蹈白蘇之弊否中夜一念不
任惕然

釣弋

蓋聞釣者負魚魚不負釣弋者負鳥鳥不負弋
謝玄晉之釣弋手也與兄書云居家大都無所
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
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有此襟趣遂一出手
便破苻堅三十萬衆堅負晉玄何負堅若玄者
真不負晉者也狄梁公[illegible]之釣弋手也候其姨
見表弟挾矢弓携雉兔歸狄以為請姨曰相自
為貴老姨止此一子終不與令事女主若狄者
亦可謂不負唐者也姨尚以事女主為耻矧真

大丈夫哉。韓淮陰丈夫也。才能將萬軍。識不能保七尺。嘗釣江上之時。漂母便能哀王孫。此其智識不賊狄姨。而信竟死女子之手。信負母多矣。夫魚之涸也。猶索肆為。諸鳥之集也。猶見邑而翔。況人不如魚鳥乎。若淮陰者。有鈎弋之手。而無魚鳥之智者也。必欲其無負。則古之太公釣渭。而文王不獵淂乎。卒也望不負文。文不負望。兩人智識。萬古特超。故釣者必如太公。乃稱善釣。弋者必若文王。乃稱善弋。

○○調鶴

相鶴經云。鶴者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安浮而調之。讀孫太初招鶴六詩。不覺失笑。夫以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鸞鳳之物。既不可調。又安可招。雖月明華表。丁令威五夜歸來。然雲榷緱山。王子喬一朝飛去。彼才子被詐。尚想華亭之唳。高人言志。無笑揚州之騎。乃知弔陶家之墓者。非客也。鶴也。掠赤壁之舟者。非鶴也。客也。神異如此。其聲豈渡入于不知機者之耳。彼碩為揚州刺史。碩多貲財者。皆鶴之所唳也。此豈可調之物哉。然偶遊沙丘。飛矢所中。昂昂乘軒。懿公所寵。數雖莫逃于祖龍之箭。而志已見于鍛翎之悲。支遁有言。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翫。斯可稱鶴知已。雖然支遁道人也。安知非徐佐卿之派。而為二已張本者耶。則天湖子之調。與孫太初之招。又馬可少也。

○○携妓

韓退之有言。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此等人吾知其紅裙決不能醉。若能醉紅裙。必解文字飲。蓋從古高人韻士。如謝東山。陶彭澤。白香山。蘇東坡輩。斯稱能醉紅裙者也。衆富兒不唯不能醉紅裙。亦且為紅

裙所醉誰謂紅裙中皆脂粉哉有妓于客所令咏以骰子為題妓應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上心自從遭點汙拋擲到如今即使紅拂薛濤未必若此清切感慨可喜此等紅裙非謝東山輩孰能携之彼且視衆富兒不啻酒囊飯俗矣妓有慶雲者雅通詩畫絕去鉛華頗不減晉南威唐虢國丰韻余時過王含美滑結司空見慣之雅乃含美意若是卿矣余唉之曰古之人携之云乎豈醉之云乎王于言下大悟亟謝去待天湖子至便當潑携往也

○○脩禊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于野曰禊飲古俗也鄭風有之握芳蘭臨清流秉和蠲絜用徼介祉自華林曲水蘭亭流觴以來鬱為盛集余讀逸少蘭亭記其感慨事遷與懷陳迹可謂超然豪偉乃其臨文嗟悼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夫豈其然不知一時有一時之死生若子生于亥死于丑是也一日有一日之死生若日生于朝死于暮是也一年有一年之死生若春生于冬死于夏是也譬之蜉蝣一死于午一死于暮諸水族孟皆吊午而慶暮自午至暮為時幾何頃刻之間而謂一死生為虛誕可乎昔者彭祖之神與國殤相遇于道殤曰兒來祖怒曰余壽過若倍蓰何嬰稚殤曰兒所謂八百形骸也非[illegible]也夫人偽而兒真今與若較即真之日而壽先若久矣是莫長于殤子而彭祖為夭而謂齊彭殤為妄作可乎晉室諸人如逸少者儘可謂不殤至今若猶未死也乃因蘭亭之脩禊永脩短之隨化以俗眼覩會稽之水長流亭中之人安在真有若如記所云者故令修禊之士徒有感于斯文

○○乞巧

七月七日惟天孫將以是夕嬪于河濱則司其巧以餘貫人余固天下之至拙者有友欸以乞巧余將唯々諾々捋鼓風角乞耳巧與將聾盈腦竅先意伺顏乞目巧與將一縱一橫佹長佹短乞舌巧與抑將逐氣尋香如蝇附羶乞鼻巧與抑將左扯右攀翻手為雲覆手作雨乞手巧與將搖々皇々托徑終南駕言闚比乞足巧與友曰不然南子見疽癰主亦巧合微服過彈琴歌亦巧避異端關衣冠詰亦巧採居三卿祿不受亦巧取孔孟然君何辭噫子誤矣何敢妄議孔孟巧吾聖賢據子之言欲去余拙欲余巧遇巧如可遇就若天孫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廷宜享逸樂獨孤河濱一水盈々若隔九閽一年一聚不如愚婦巧不謀身何為乞人抑或有命非巧所營吾守吾拙以全吾真效法孔孟終吾世以取羸

○○登高

欲做向上第一絕頂的人必須得好朋友鼓舞相觀相摩始有根基可措脚若有倦意又須朋友誘掖激勸即地步既高眼界既大又須朋友提撕警惺時々講究方登絕頂永不墮落九月九日余偕二三友人登天馬山携菊酒插茱萸以從俗也第此山高甚亦得二三友人乘此良辰美景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山嶺樵途沓雜余峯步而前未卜所從偶見子毋禺至遂躋中嶺此望絕頂有若登天心念何時得到頗懷頹息念頭諸友大呼曰此去絕頂不遠矣於是心勇氣豪奮臂直上頃刻得絕頂俯視山下諸山如食前豆遠望人家纍々如蜂窩蟻穴此絕頂眼界雖由我脚力得來實由二三友人慫恿所致鼎乎此是向上第一等人的榜樣登高自卑又是向上第一等人的要緊工夫今日之登豈徒

與二三君子從俗哉

栽花

性愛芬馥無花不植每一開吐輒飛觴賦詩其下非敢謂彩筆生花亦以其有自然䄄褥於是為之栽梅花其雪魄氷魂瓊姿玉骨不是花魁誰是花魁故碧梅比仙人蕚綠紅梅認作杏花墨梅不誇顏色驛使寄隴頭之音美人入羅浮之夢落額助壽陽之粧月光映翰苑之文傳袂寫真戲和靖之咏雖廣平之鐵心石腸亦且賦為清新宛轉無怪何遜還洛思花再請其任此誠塵外奇葩卉中佳品為之栽牡丹其國色天香真為花之富貴姚黄魏紫總無當楊家一捻紅故不特四香閣中聚賓而賞而沉香亭北亦為帶咲之看李為一庶唧去祿山亂起則所云條碧條緋者真花中之妖又安在其為花中之王然群馬奔殘莫逃康節此亦數也花乎何尤為之栽海棠日暖風輕春睡未足林深露冷曉粧猶遲其盛若霞蔵日其鮮如血灑空風攪日烘誠齋之咏夜深燒燭蘇公惜焉何西川杜工部獨無一言乎然塗抹新紅冶容可掬此其品誠不愧花中神仙矣為之栽桃花公幹鄭下酒興不空玄都觀裏劉郎去手武陵迷渡先世避秦潙山之中志勤悟道天台之上劉阮佳耦詭謂灼灼其華乃獨無情至于芳菲之態妃子助嬌爛熳之枝君王銷恨豈三千年一開花者猶自人間賣弄半調耶則方朔三偷此子實罪根矣為之栽杏花一色十里狀元馬飛杏園賜宴採花使榮碎錦名芳表晉公之愛朱陳杏村結兩姓之歡武帝遺種濟南稀貴董仙杏林活病無量其活色生香鄙桃咲梨者孰若我夫子之杏壇至今天地為昭為之栽梨花氷魂雪態瀟洒離塵靚粧盈盈玉容帶雨而金梭易擲鶯之來

玉抱雜真蝶之入與梅共色與月為鄰豈直何郎傅粉更憐荀令薰香故簪花壓帽梁緒風流折枝拂衣昜卿香惹採英釀酒杭州俗為花洗粧洛陽風真定大谷之間千樹之梨此其人與千户侯等矧以其白雪生香也為之栽榴花蠟珠作蒂緗綵成叢其安石國之靈根而花開欲燃者也煌煌國艷無限妖嬈煥若隋珠燿川炳如列宿出雲王荆公所謂萬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非乎彼開箱驗取石榴裙者有愧蒸霞之蔓噴火之英多矣為之栽荷花其凈如拭其嬌欲語輕步凌波其水宮之仙子乎故紅白共塘許渾以為半是濃粧半淡粧白紅一家妝之以為一枝能着兩般花瑞生並頭仰子以為漢殿雙姊妹天台兩神仙蓮花幕内蕭緬稱美景行白蓮社中遠公來招陶子此豈六郎似蓮花東昏之步步生蓮者可同日語哉而太

液池中花千葉太華峯頭十丈花又可異也為之栽桂花香飄雲外既名嫦娥花種落人間豈壞吳剛斧其帶月因風則龍涎麝臍其稍頭萬斛則玉犀金粟其桂子亂落則廣寒鷲嶺十友之中號作仙群葩以外更無妍燕山五枝芳郄詵一枝紅皐塗八樹梃花則一名色分三種孰如紅狀元黄榜眼白探花為許多才子爭攀折哉為之栽菊花德備黄中傑稱霜下故桓景飲酒消災胡廣飲水愈疾李適獻酒稱壽朱孺服花成仙元亮摘之而盈把文帝奉之以一束屈平餐其落英鄭女竊其菊實不使甘谷津液可制頹齡噫青女之霜幾番寂寞白衣之酒千載寥寥亦以陶公去後無知己自不禁黄花似我瘦我瘦似黄花耳為之栽菖蒲梁太祖后則見其花之光彩灼人因吞之而孕武帝為之栽芍藥韓琦守廣陵一出四枝遂有四相之讖時奇

之為難見時號之為金帶圍豈虛哉乃若紅麥白蘋玉簪金錢素馨茉莉種種香花不容具言故賞心樂事如隋園之剪綵呼我天工若唐苑之催花終不如河陽花滿縣洛陽花滿城也余之栽花意不及此雖然余亦俗緣未脫耳天女散花不着為高靈山拈花微笑淂道乃徒抱江郎之筆掃許慎之祠日與二三兄弟飛觴其下賦詩其中也花神有靈是必笑我

脩竹

松栢之貫四時傲霜雪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于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持堅貞乃與松栢等古人以之象賢良有以也余山房四週植竹四十種蔭座袪煩自幸淂朋之慶與奈歲月滋久蔓行浸淫密不漏宵月晦不泊晴煙曲不備筐篚倚不棲鸞鳳則需于脩夫竹之象賢也取其節耳大節已曲何用虛中曲者有脩取其群居不亂耳四序不正一庭常昏亂者有脩取其中立不倚耳不能獨立隨風披靡倚者有脩取其挺配松栢耳若逢歲寒遽有焦瘁亟宜脩去取其可淩霜雪耳一經摧殘便覺零落亟宜脩去故竹以脩著賢以用顯竹不能自脩惟人脩之賢不能自用惟人用之竹脩則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音翩翩然映影于几席間山房何可一日無此君賢用則所映影于國家者其為清陰清音當何如國家亦何可一日無此人哉故吾因脩竹而有望于今之用賢者焉

聽泉

左太沖招隱詩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獨昭明辯其語昭明死此語沉五濁世中矣世人覓此音而不淂則覓之絲竹遂令山水清音與太沖昭明俱往矣卧天龍洞鐘磬之音冷然聒人已而曙色熹微禽鳥呼應秀欝葱蘢之氣掩映

窗櫺起乘瞎色忽聞深山滴〻瀝〻如鳴佩環其清氷玉其調宮商湛然瑩然淵〻然冷〻然非絲非竹此何音也余于此際恍然會心瑱清數年来塵落胸臆若今熱中者聽名心清奔逐者聽利心清忿躁者聽怒心清憂愁者聽苦心清婪者聽之貪心清溺者聽之慾心清此何音也倘太冲所謂山水之清音耶余非知音者幸此音不與太冲聪明俱往則五濁世人歆覓此音了不可得噫孰知忽向此中來

○拂石

有才無命自昔所悲磨蝎宮身所如不合古人有言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嘆息惟是拂石冥踞悲慨人情悠〻白頭之交咄〻盛衰之感戟欲辭家不歸抱木枯死於是據彼盤石栩〻以夢恬靜之身忽涉宦途呼前擁後氣勢巍〻未幾得罪謫在鏡湖登高尋遠無幽不求寮友疑薦再起再留上感君恩深激義友思圖以報桐風驚牖忽訝此身何復在此信彼黄梁之夢炊熟呂子之心誰謂南柯之枝不醒酒于之意夢歴榮險身在石上因悟向来不達其理堪嗟堪憐何時而止傷心嘆息今不復矣倩風拂石落紅滿地石苔如錦殊為光饜我觀石苔自然裀席談經醉月于此取足聊養吾才以俟夫命

○護蘭

蘭生深山大澤中氣醞遠不射而蕙艷發吾閩固多蘭令所植皆蕙而毋又貴蘭而賤蕙豈蘭一莖一花蕙輒數花耶抑豈蘭韻微長而蕙微短耶騷云既藝蘭之九畹兮又種蕙之百畝是蘭與蕙皆不可廢余齋中植青蘭數本花葉一色尤為芳異但雜讒耳小〻一蘭植于盆中莫不飲韻啜香若生之當門勢又不得不鋤人可

自恃其芳哉張生有言果之橄欖書之驪州之蘭可稱三絶雖是山林徧諸最堪齋頭清玩

○尋梅

梅花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而書惟取其調羹詩唯取其梅實并不聞取其花者至唐宋始推為群芳之首有恨離騷集衆香草而遺梅花豈梅花香色值唐宋乃奇耶天地之氣物產不常即如蔡炳蕭酌鬱鬯古取其香今何嘗香而離騷又指為惡艸矣士之出處固有時哉袁生又嘆其瓊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咲正取其暗香浮動幽芳獨賞無傾城笑耳使有傾城咲今又何取故黄昏月下踈影横斜羅浮入夢酒肆參差此際此景又不知何處尋也奚止迥出桃李上哉

○○愛蓮

蓮花之君子者也余植一鑑池中人莫淂夭折故見其生視其長觀其盛惜其衰即一蓮而人生之事盡矣亦惟保護乃淂至斯向若生于瀟湘洞庭溱洧淇澳即有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採擷都盡安見成長也唯周茂叔知其君子而愛之而同茂叔之愛者何人竟者其志潔其行鹿濯淖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垢之外嚼然而不滓者其入與

○○賞菊

菊稱隱逸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蘂可枕其實可仙其德備黄中其節傑霜下非含乾坤之純和何以群木庶艸無有射地而生而芳菊紛然獨菲也楚之風乎乃悲冉冉將老餐秋菊落英則黄花徒以輔體延年而淵明獨賞心焉即其閑靖少言不慕榮利環堵蕭然風日不蔽高枕北牕短褐穿結僴然簞所謂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者淵明似黄花乎黄花似淵明乎

隐菊之賞陶後鮮有聞焉有則八十日沙世凌有
幾人

〇〇漱流

歸來山中有友以世說語乞字走筆作漱流掃
花酌月觀雲苔之其漱流云歸來乎山中潭砮
之間清流注㵼千岩競秀萬砮争流却自胃無
宿物漱清流令人濯濯清虚日來滓穢日去覺
禽魚自來親人非惟使人情閒滌可謂一往有

深情

〇〇掃花

歸來乎山中林泉之澼風飄萬點清露晨流新
相初引可是蕭然無事掃落花足散人懷一丘
一砮一吟一咏花陰下自有清風不覺累心都
盡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〇〇酌月

歸來乎山中東皐之上月出如鈎花影零亂西
望皎然正宜交觴酬酢酌月下箕踞嘯歌一手
持蟹螯一手持酒杯問毛詩何句最佳不覺隗
然已醉居然有名士風流

〇觀雲

歸來乎山中南峯之屏浮雲出岫絶壁天懸日
月清朗不無微雲點綴看雲飛軒軒霞舉資清
以化乘氣以霏踞胡床與友人咏謔不淩滓穢
太清空自使人有淩雲意

雪庵清史

古閒　天湖樂純思白父著
　　　陟瞻余應虬猶龍父訂

清醒

○○輕言

舌劍鋒也可以斬人還能自害故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要皆酒使也寧鳩子有言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吾取以為輕言者戒

○○強酒

酒狂藥也可以爛腸還能賈禍故因杯酒以罵座人滐灌夫所以陷胄于武安要皆言失也管夷吾有言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吾取以為強酒者戒

○○臨事無智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岳以腸胃為江河以其精神命脈為世事以其行止像貌記文章令人日夜攻取斫鑿以散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死也嗚乎混沌氏則不死而智生矣智生而人不可一刻無智矣人而無智謂之人禽禽見色翔集禽且不如謂之人獸獸藏身三穴獸且不如謂之人魚魚沉涸自匿魚且不如謂之人奴人奴者靠人者也有智之人則為人靠居家為父母兄弟靠居家為宗族鄉黨靠居官為天下百姓靠做閣老為中國四夷靠一舉一動一行一止無非人靠人奴不然居家則靠父母兄弟居鄉則靠宗族鄉黨作事則靠親戚朋友居官則靠官長作文則靠班馬逢人便靠逢事便靠一舉一動一行一止無所不靠或曰噫若是其甚智短滐殆有甚焉終日嬉嬉無一謀籌一旦臨事手脚慌忙東拖西扯湯無定綱或遭家運中衰不思扶振潑故徒羞見人戚戚惶惶

驚惱待斃或遭子孫懦弱不思身化曲護徒聦不如人泄泄沓沓悲痛自傷如此之人不但外人靠他不得即父母兄弟亦靠他不得不但父母兄弟靠他不得即至痛之妻兒亦靠他不得不但妻兒靠他不得即自己之身亦自靠他不得或曰噫若是其甚智短謀殆有甚焉有一樂境界就有一不樂的相對待彼徒知求樂有一好光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彼徒見有好宠

至事窮勢極夫婦化為犬豕父子化為禽獸兄弟化為仇敵宗戚化為行路或曰噫若是其甚智短謀殆有甚焉目不識人心不慮遠吾見子孫變為豺虎朴實變為盜賊草木變為宗族風雨變為卬合妻兒變為婢僕糞污變為梁肉或曰噫聞之我祖混沌未死子孫猶存無奈上帝笛顢素形聞其子孫有名直號古愚者藏在民間令若此則混沌氏真死矣又聞其有厭孫冐

姓變氏或名曰許或名下愚痛祖受鑿力反所為子孫蔓蔓滴滴皆是天湖子亦曾耳而自否吁子安敢逃我子即其子孫天湖子又安得不耳而目也

○○妄隨世緣

人毋無一刻不是緣無一處不是緣無一人不是緣為世間人只好隨緣度日何必強生分別打破緣因蘇公有言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

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故蘇公得隨緣之法為內輸可也謫海南可也正人君子歆慕歆賞可也邪險讒夫欲殺欲殛可也總以世間人隨世間緣而已使有妄緣則蘇公必不妄隨何也以小人都不可與作緣也緣而作之是名長緣世俳妄人故隨妄緣不如是者則君童子鴻之不因人熱王仲回之不許君房交庾道恩之送還與公謙皆不妄隨者也故君子素位而行妄隨

則出乎其位矣使童子鴻諸公而值黼公之地則緣在內翰必皆隨緣于內翰緣在海南必皆隨緣于海南緣宜君子慕賞小人誅殛必皆能隨其賞慕誅殛之緣無往不宜無施不可緣乎緣乎其在世乎其在諸公乎其世與諸公兩相隨乎敢問天湖子何似閑諸夫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濫交

君子擇而後交非交而後擇若擇則自不輕易交不輕易交則交必寡所交既寡則交者必金石必莫逆必可共青雲必可共雲霞必可忘形必可刎頸非若今世面交市交勢利交口頭交比也吾見今世之交矣一言稍合即鼓犬羊具朋酒出妻子傾肝膽何交之易也及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便即厭戰匿怨相看彼昔之出妻子傾肝膽者第作人談資話柄耳相交滿天下何如實交只一人乎此非余言也聖門云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也然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者又何也可者與不可者拒爲門人小子學識未到者言之也而實交不在多即大人無以易此也我之大賢于人無所不容爲學識已到聖賢地位者言之也而要交若不多又無以成其大人也其故云何學識未到者不能取益于載籍不能取資于世事所恃者

全憑此交友一節是心術邪正之關學術純疵之界如之何勿擇其在學識已到者方且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羹墻堯舜衾枕孔顏又何論乎一人萬人一世萬世也但見萬物皆其師友萬事皆其師友無在無處無師友無在無處非其交何濫也非濫也交量原自如此也如此則擇而後交非乎何可非也天下有一人知己者死可不朽故

伯牙只有一子期。管公只有一鮑子。天下後世以爲奇。若子奇之後更多子期、鮑子之前先有鮑子。則牙生何必絶絃。而知我者何以與生我並也。君子見生我之外此道主盟。故交不以濃而以淡。天下惟淡不厭。惟淡可久。余慨世無真正相知者無此淡若水人也。閒有得淡意者。人又以爲不濃而棄之矣。若是又安得有真正相知乎。吁。真正相知可遇不可擇。若云擇矣。徒見

與我周旋。寧作我矣。嗚呼極而言之。即我亦自不可友我。又何怪朱穆劉孝標之絶交論也。

○○○罵坐

士君子浩然之氣。不可無。匹夫之勇不可有。故忿怒如烈火。名爲阿鼻獄。讀灌夫傳。以使酒罵坐。陷彼兩賢。則匹夫之勇誤之。夫天子輕士善罵。士循義不受辱。刎以匹夫之勇妄自托于浩然之氣乎。余謂浩然之氣者。善藏其用者也。剛大可以配天地。直義不可不集。養集養則不見有浩然之迹矣。劉子翼善罵人。李百藥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憾。劉四何以得此。謝無奕極罵王述。述唯正色面壁不動。東坡得罪以來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罵。如此地步非有得直養集義之工。而善藏其用者能乎。禰正平千載狂士竟以罵聯致死。說者謂其勇夫客氣。不知此乃浩然之氣。第直未養。義未集耳。正

平知罵亦死。不罵亦死。均死也。與其不罵爲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死。不若罵之以爲後日黃祖之死。故正平至今義氣矯矯出入人口賴一罵之力。正平不朽。而罵亦且不朽矣。豈與匹夫之勇一挫不伸。僥倖避患者等。故君子以正平之氣。而善之以蘇王之用。則雖罵人。人自不憾矣。不禍哉

○○矜誇

丈夫誠果能心事光光潔潔，必能實實虛虛，即無寸功隻字，亦自有堂堂正正做人處，何必矜耀文章，誇逞功業，靠外物做人。不思天地間事，何者非丈夫所當為，又何者為我所矜誇。縱有挽回日月的手段，昭回雲漢的文章，皆是本分。既此本分，人人皆有，彼不能者自不能，于我無與；我能者自能，于彼無干，何處容我矜誇。且也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

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何事可得矜誇。前人云：暴富貧兒休說夢，誰家竈裡火無煙。甚扎此念，不唯不可見諸人，亦且不可萌諸心。故顏子一生學問，只是個無伐無施，遂看破聖門許大道理，參透入世我多機關。曾氏有若無、實若虛六字，不特畫出顏子，且可為萬世榜樣。總之矜誇的人，必是學問不到，故蓋世功名，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孽，當不得一個悔字。倘使學問

到時，亦必晦至心曉也。彼不知悔者，求世做得人成否。

○○作態

狐眠敗砌，兎走荒臺，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花，烟迷衰艸，悉屬舊時爭戰之場。盛衰何常，強弱安在，念此令人心灰，痴子何可作態。彭綬之以直道忤時歸田，適有朝士省家，綬之具酌邀飲，值微雨，累速不至，因遺詩云：倘來名利若

游塵，何事痴兒太認真。咫尺泥塗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長沙有朝士還鄉，意氣滿盈，鼓吹喧闐。有執友謁之，朝士曰：俞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云：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作態者看此，亦當愧然。杜牧之聯中魏科，狀元及第，名震儒林。偶游城南蕭寺，禪僧危坐不顧傍人，[illegible]謬之僧

亦不答妝之詫然自失夫士人應試而將狀頭極矣其聲價曾不足以驚山居之野衲則態可作乎故態字極是不好婦人女子若多態者必能敗人國家矧鬚眉丈夫耶倘一旦地冷塲收又不知此態從何往矣猛醒猛醒

○○發人覆

吉人勿論作用安祥即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勿論行事狠戾即聲音咲語渾是殺機關之

猶龍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故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又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後世刻薄小人專發人覆以為直甚至言人帷薄證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人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雖施面目言之將無訶乎況陰人之前而發人陰

私則陰者必資其陰私以為許本奸人之前而發人機巧則奸者必用其機巧以為利基其猾物害理莫此之極且無論其危身近死即此殺機定非吉人可不戒哉

○○慣譏謔

甚哉齒之不可利也齒利則天下便目我為婁語兒丈夫當言為世法何可以譏謔故而自甘作妄語兒也長卿之言曰善謔浪好恢諧吐語

傷于過綺取快佐驩亦無大害揚隱微談中冓為德毋乃太凉積愆淵禍吾黨戒之不知談中冓揚隱微皆自謔浪恢諧中來而謔浪恢諧又自利齒中來總之齒不可利也故黃帝鑄金人三緘其口銘曰磨塊堅慎勿言勿言者非徒勿言譏謔即庸言亦且勿言矣故古有庸言之謹夫庸言孝弟之言也猶且有謹況譏謔可慣哉雖然惡口易禁綺語難防以梟直之賢一飾歷

諷秀鐵面訶其有泥犁馬腹之報吁可畏哉念
此則迺不得不鈍復安可作妄語兒也

〇〇〇開人秘笥

兒子謂友輩中有開人秘笥者殊為可鄙余嘆
曰乾坤一大笥也其中秘四大寶一曰仲尼二
曰牟尼三曰清尼三大寶外更一寶陸離光怪
照耀人寰是四寶者伏羲神農黃帝得而秘之
笥中以授堯堯開取此寶示舜舜以示禹禹復

藏之秘笥其後無開者湯伐夏秘笥移之商湯
開取寶以示天下湯崩子幼授之伊尹商衰紂
不愛此寶文王以美女狗馬進紂請此秘笥紂
大悅與之文王遂作寶記名曰周易文王崩武
王老此笥付之周公成康之世笥猶在周周衰
子孫不能守孔子見之識曰此天下無上寶也
奈何韞匵而藏亟開取其所謂仲尼寶者佩之
遂字仲尼老聃聞而請觀見清尼請曰願得此

寶以為泉老晚年之娛因號清尼乃作寶記五
千言名道德經而牟尼寶猶存孔處孔以牟尼
寶虛能照天下一無所有其害吾寶不淺另藏
一秘笥而封識之曰慎勿開無何而毀仲尼寶
者紛紛孔不得已作春秋以明此寶當時有左
丘明者又得其陸離光怪之寶愛其古雅亦作
寶記名曰左傳乃仲尼之寶曾氏子得之作寶
記曰大學時人甚稱此記謂傳神寫照無如此

寶切者曾子又以授孔氏之孫曰此而祖之所
以授我者孔氏之孫乃作寶記名中庸孫卒而
此寶又復藏之秘笥是時釋迦生而所謂牟尼
寶者為釋迦所得自號曰牟尼其後傳之告子
莊周楊墨輩流弊至無父無君幸有孟氏子得
開秘笥取仲尼寶以示天下而楊朱墨翟各以
其寶來鬪仲尼寶幾不能勝孟子于是退作寶
傳七篇以垂後世孟氏卒公孫丑萬章不能守

遂為樂氏子克得之克信人也不敢開其秘笥竟封識而藏云秦有天下下令曰後世必有以寶忘其國者盡將諸寶記并求寶之人焚而坑之于是秘笥流落人間又聞魯二生得之漢興叔孫通求之二生二生不肯與後為董氏子開之不敢取其寶惟一見亟秘之而左丘明所得者始貴重于世司馬相如賈劉諸君子皆得開其秘笥而寶獨為龍門太史氏所得傳其寶曰

史記班固范曄各作寶記有前漢後漢二書默仲尼之寶幾不可識或云在匡衡家或云後為黃憲文中子所得皆未見有照耀如軻時者迨唐興而牟尼之寶大行天下其作寶記不可勝紀余獨取其所謂金剛楞嚴諸經乃仲尼秘笥藏在韓愈家直至宋周邵張程朱陸輩始開其笥揭出仲尼至寶而左丘明之寶又為蘇東坡拾得矣

明興仲尼大寶諸公直開秘笥取以印證諸寶記無不符合而獨宋所以記寶者後作記秘笥語令人往々誤認秘笥以為寶則記寶者之過也牟尼之寶猶在人間獨清尼者張氏得之以居龍虎山至與仲尼寶並耀是三寶者皆不可廢而丘明真寶又不知李于鱗從何處覓來以分王元美汪伯玉諸君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今其秘笥猶存以俟開者後之君子其擇四大寶而處一由是其合四大寶而盡取由是乾坤大笥必不禁人開不禁人秘明矣兒所云友輩中好開人秘笥者能開如此秘笥否因與兒子一咲

○蹈襲詩文

余嘗謂作詩作文須有包天包地包往古包來今的識力乃能劃破乾坤霹靂宇宙出語垂世下筆驚人安肯拾人唾餘猥人汗脚也試看之

六經蓋不襲詩々不襲易々不襲禮即如莊也騷也左也史也李也杜也皆人自為宗匠家自為杼軸何嘗蹈襲序語隻字共人生活乎若為詩文者徒終日學人語不能自作聲何以為丈夫且雕虫小技壯夫不為矧蹈襲耶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余如古謂其作原道襲崔豹答牛生書作辨諱襲張誠論舊名作毛穎傳襲袁淑太闌王九錫作送窮文則襲揚子雲逐貧賦又何怪生剽少陵撏撦義山者乃寶玥盜東陽紫廓之什其子喪成搆訟延清愛劉希夷之詠遂至殺人魏收耶卻交罵為任昉沈約之賊噫可羞甚矣李于鱗有言擬議以成變化何嘗云蹈襲以成詩文然李公今亦体無完膚矣豈余所謂包天地古今者如是耶蓋鄙之極不覺失笑

〇〇〇易喜

蒼武人論喜怒哀樂性情曰喜怒哀樂只是一個性如何妄添個情不由性而動者皆為人喜既是性則喜不為人喜々性之喜也怒不為人怒々性之怒也哀樂不為人哀樂哀樂性之哀樂也君且以喜剖性情之疑謝公之喜而折屐也史稱其矯情鎮物夫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喜而折屐固人之性安得謂其矯情若以其先不喜為矯則未蔽固性若以其喜為矯則已蔽々性皆性也則皆情也譬之身性是身則情是影謂影即身明有個影謂影非身無身何影故子思只言性不言情以影之即身也孟氏言性又兼言情以人不自見其身不若指其影之可以見身也由此而言則今人之所謂喜非性喜真人喜耳何謂人喜我貴而人奉之則喜我賤而人賤之則不喜是喜也因人生也謂之人喜若性喜者不然我貴而人奉之喜如物見其奉也非奉我奉此峩冠大帶也我賤而人賤之喜如

衫見其賤也非賤我賤此布冠韋帶也是謂性喜世人見人喜不見性喜遂至易喜夫易喜則必易怒易哀易樂其易也人也非性也毛公捧檄喜形于色為親屈也為親性也情也非人也故人情即是性情如波與水轉名不轉實若僧如滿咏中秋月而喜極撞鐘杜審言將擢用而作卿歡喜詩此乃吾之所謂人喜豈出于性情之正彼易喜者皆不得其性情者也若安石毛義之喜的是人情的是性体嗟夫此喜豈可易得

○○○易怒

或曰怒既是性矣如何又有易怒怒有两性有两乎曰性何止有两屈指而數百千萬億不能盡試舉目前何物不是性何處不是性山川草木鳥獸蠕動以及毫髮纖微滿天地滿千古無不是性反而原之性且無名則之于天天亦不應故怒一也脉勇之怒面青骨勇之怒面白血勇之怒面赤說是一怒如何而上有許多青紅白赤說有許多青紅白赤又只是一怒而不聞孫登入投之水而大笑人見其笑而不知登以笑為怒又不聞劉寬婢污之羹而自如人見其自如而不知寬以自如為怒是怒且無形安有兩怒若以為两何止于兩共工一作力可觸山則共工之怒相如一奮髮可衝冠則相如之怒朱亥一振目可怖虎則朱亥之怒是一是兩噫上下四旁往古來今無有二性即此無有能生萬有但人自主張何如耳不然文武一怒胡以安天下謂之大勇儀衍一怒亦能懼諸侯胡以謂之妾婦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者為蹊為暴即見性不真者可以人言動可以意氣激皆佛家所謂嗔墮入火坑永不得出雖不謂之怒可也以其非性也若元忠之相叱怒得邪

守之疾以怒痊則余所謂性情之說蓋可驗矣

○○○易憂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個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要三個必自反此是解憂故訣故古来無憂者惟文王文王外如堯則以不得舜為已憂舜則以不得于親為已憂孔子則以德不脩學不講為已憂孟子則以不得如舜為已憂吾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憂仁者不憂然則諸聖

賢非乎非也諸聖賢之憂正憂不得為君子為仁人耳非若今人之憂浞中来不可斷絕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也今人之憂〻其無以掩君子之見憂其有以来仁人之觀聞有貧者無錢憂錢無米憂米一旦有錢又憂子孫無以長享此錢有米又憂子孫無以常食此米貧亦憂富亦憂聞有窮者未能作文則憂作文未中試官則憂中試官及其中試官又憂其官不顯官顯又

憂其顯之難久窮亦憂達亦憂不能以難退消其憂而以易憂積其憂故堯一得舜而憂解舜一底豫而憂解孔子一獲憤而憂解孟子一知養而憂解蓋聖賢所憂者大是以先天下之憂而憂遂能後天下之樂而樂今人所憂者小欲以憂而去憂不知憂以小而易来皆由其平日無免憂之素遂于一事之来便手足慌忙若無所措則何日得到樂境須用如之何一番去思

量又用必自反一番去研究安知文未喪天道未墜地而我非聖賢之徒乎豈特可以免憂已也

○○○易懼

今人一遇小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惟學則理明理明可以治懼大凡天下之能致懼者有二魔一失勢〻魔得以懼我一失利〻魔得以懼我不知天下惟理為絕尊

勢不能歷利不能昏何河不明理理明則識定識定則力完既有定識又有完力何魔之能我撓何魔之不可除益識是十顆照魔珠力是二把斬魔劍理是持此珠劍以降魔者也歷觀古之受魔者若童貫不敢支金人之圍鼠竄于陣侯景無能逃梁武之見虜檀于心宣宗不敢安霍光之驂乘在于背從珂不堪聞石郎之反心墮于地皆由理不明故識力不足以致兩魔從

中作怪不然投鞭截流堅心已吞晉玄不理明宜懼在玄乃風聲鶴唳反令符堅破膽矣數十萬懿氣吞蜀亮非理明宜懼在亮乃遺之巾幗反使司馬懿畏之如虎戰于柘皋兀朮自己無宋錡不理明宜懼在錡乃順昌旗幟反令兀朮望之而喪氣夫軍國大事諸公處之綽綽彼魂悚悚驚形心懾懾失悸者真所謂千奴共一膽者也然暴虎馮河夫子不與臨事而懼者與之

則懼亦所不廢吐此膽欲大心欲小之說也醫家之論脈也曰心脈欲細欲實欲洪反是者不治余嘗細察大心之人一一誤事不免此魔豈特其脈為然故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中來此乃降伏二魔之竅既不須照珠斬劍而彼自束手侍衛矣

○○○無事憂容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春和氣融勿論盛卉

茂木即枯木衰艸亦發新枝生鮮芽迨至秋冬勿論不能生枝發芽且將並向所生發者剝落殆盡故性氣清冷者面帶憂容受享亦凉薄即在富貴之家亦必不福以天下未有氣寒而不殺者性氣和悅者運時將至即暫阨困必能發達以氣暖則無不生也又況丈夫際敢于世上開眼肯向人前皺眉有不喜喜則青天白日和風慶雲可掬可愛有不遂遂則狂風雷雷山崩

水湧千軍萬馬人人與康何乃終日長戚戚儒家謂之真小人佛家謂之地獄種不知我于世間何事可帶憂容青山是主我是客豈有客代主憂之理我于世間何人可帶憂容子孫為政我告老豈有告老之人而代為政者憂杞人憂天漆室憂國人咲其迂豈斯人之徒與且不必其如相家所云面帶憂容不病即死不死即凶而即此無事之時忽存一大憂之致此其悖理

痴惑不可雪解果若有事水到渠成自有可處則此之憂其貪得無厭者耶其為兒孫作馬牛者耶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吾知天下享福之人必不如是但可憐其虛生一世也

〇〇攜俗友

天下無不可醫之病而骨髓之病不可醫俗子之病則入骨髓矣不可醫矣不可醫而攜之是我日與病人對而不自知也是我亦在病中而

厭有瘳日也其故者何人止有三要一尊生一做人一讀書三要之中又有四目俗子皆有犯安得遍可醫即如尊生俗子非不尊生也尊生而不得其道反有甚于殘生者也尊生之目在戒色好色者必死俗子則溺之為愛河不畏之為苦海故閻王未曾相喚乃自求押到矣在節酒濫觴者必死俗子不濫觴席上便嘔吐遊遨不止人杯我觔人觔我杯矣在節勞好勞者必

傷俗子非以妄念勞心便以妄境勞形如此勞佚無節惟恐怕餓死無以為子孫千萬年計矣在息怒忿怒者不久俗子不喝奴罵坐便索鬪好爭如此忿怒烈火識者已必其不久鬼幽鬼噪矣若是者可醫不可醫即如做人俗子非不做人也做人而不得其理反以不成人終也做人之目在智識俗子惟奸狡心腸一副大智真識無半釐矣在擇交俗子惟儉夫佞人滿坐正

人君子無半個矣在謙虛俗子遇平交則刻薄凌傲無所不至遇權勢即逼為趋承反惹不歡矣在敦厚俗子則好做身分不談人中冓便攻人陰事不棄故迎新便恃富驕貧矣若是者可醫不可醫即如讀書俗子非不讀書也讀書而不得其神髓反不如不讀書若之可以節耶也讀書之目在講議俗子則妄論是非蜂起滿堂不着言語無緒吃吃不能出諸口矣在看古書

俗子不深搜其精旨唯粗獵其糟粕不者以為雜讀而東之高閣矣在做文俗子不猥拾宋人遺唾便剽割左馬皮膚不者兩眼徒白閣筆不能下矣在涉趣俗子非强作知音亂敲檀板便席間傳變賓主不禮不者曲無腔板倚醉號呶作色漏馬備諸醜態矣若是者可醫不可醫余嘗與諸俗子飲矣有正襟危坐儼若木雕者有不論生熟一味諸謔者有逢人訴窮竟席不歡

者有多方推故過貴輒飲者有娛賜寵倖防人調戲者有知人量淺故罰深盃求人書盃索還動氣有志在侯主遇餞必褒草具酸澀遮相呰勸有行令必差屢規不記分曹行令越俎攙預有醒務木訥醉輕嘮嘈心事獲洩托醉軒睡有不知音律妄加褒貶强人歌唱及唱不聽有專打磕睡涎流滿席有自己興盡輒便起身諸如此類種種可憎說謂俗子而無妨于携嘻人携

俗子則其人可知已即余與俗子飲則其人亦可知已是皆病也皆不可醫者也或咲曰天湖子過矣諸俗人方望天湖子為大藥王乃天湖子亦自以為不可醫不亦自誣乎試問或人諸俗子自以為有病乎無病乎其不自以為病也故不求藥不求藥則不可醫天下無不可醫之病天下豈有含藥而可醫之病余惟知其病之不可醫也日日以俗子為藥庶幾扁盧之不望

而却走者其在斯乎若余自以為無病則不得人醫矣不待人醫斯不可醫矣祇能尊生以讀書讀書以做人也

○○詆佛

或見佛祖舍富貴好月不會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麥坐令鳥鵲巢其頂受盡許多苦楚世間便以為極痴極拙若是此流人不知佛此痴拙不換轉輪聖王之位以轉輪聖王恃此

位重若佛且無其身身既能無身乃不壞說甚麼輪廻說甚麼地獄乃茲〻宇宙人眼如豆不解佛理妄詆佛名豈悟佛性人人各具余性好奉佛非好佛也自奉吾之真性也佛唯拙痴力登彼岸常得清靜譬之嗜茶〻能清心而使滞去一見佛像便覺心清而使俗除是茶清味也佛清品也般若黄花與紫茸緑芽均能滌我塵土見我性真彼尸穢之士嘵〻詆為佞佛余無

容置喙也但勿令嗦茶

○○凌增

父母生子望其得力出家兒割棄父母戚絕妻子只為此愛河慾海沉没了幾多英雄故一鉢一瓶覺性大千界内無藥無病悟空不二門中欲覓親生爺娘自不得碩此生身爺娘安得凌其異端而不見賜紫衣以光梵剎崇承御殿之恩請玉帶以鎮山門咲屈翰林之辯爭况世有

光覺士夫功名念重慕親念輕縱風中之燭戚在頂剃猶開拜疾趨世人恬不為怪而反凌彼出家兒何顛倒也故余性愛尋僧非尋僧也自尋吾之本體也僧惟奉佛得居清宇念彼靈經譬之賦詩〻能闡性而令意豁與名僧談亦覺心開而令体爽是詩雅韻也僧詩奴也談經說法與拈韻賦詩均能觸發性靈自得本體乃塵勞之夫以此等割離恩愛比為異流余無用與

飛也但勿與賦詩

○○狎友

諺者曰千古有君臣無朋友噫嘻甚矣無朋友者無可師之友也古人知朋友所係之重特加師字于友之上以見所友無不可師若不可師即不可友矧可狎耶此古人取友必取可師益可爲吾師之友必不甘爲吾狎并爲吾狎之友必不益于吾身自世可狎者多遂令千古有君臣無朋友之語甘受知譏可爲痛哭故余性好覔友非覔友也自覔吾之天機也譬之點香々能薰人而使酣暢友能賞心而使神流夫香奇馥也友臭味也良朋勝友與鷄香龍涎均能薰徹胸臆盪我天機奈何翻手如雲覆手雨此道令人棄如土余不勝作絶交書也但勿令点香

○○虐妓

可憐旖々旋々咲口輕含咲容可掬巧偸鷄魂舌顔吐海棠花雖歌欺莫愁舞蹀陽阿肽委質胭花徒有繞梁音以博纏頭錦耳誰有如左公蹂狂愛翠翹之艷封建甦偉納肸々之姸師中豪俠慕愛卿之覔也即使有之亦必落俗子手與虐之者何異必卓々犖々若李靖于紅拂風風流々若坡公與琴操乃稱不虐彼惱乱刺史之腸與攀折他人之手者雖是才子緣輕亦由紅顔命薄看諸名家皆不爲虐則余之携妓非慾溺也所以自養其胸次也譬之飲酒々能遣興而使意適妓能暢情而使懐開故酒美釀也妓妙姿也青州從事與紅粉佳人均能淘洗俗氣廓我胸次今之虐妓者余無所用罰也但勿與飲酒

○○不知足

波斯胡者嘗得一蠱青質而善麺其巨胡識之曰是寶媒也則與諸　之南海上叢戟自衛

拱巨冎熑油而火之三日夜不休海人出于波
以珊瑚之長丈者賂焉曰請寬是胡裛珊瑚而
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鮫人出于波以明珠
之圍七寸者賂焉曰請寬是胡裛明珠而戟之
去也復火之三日夜龍女出于波以若月之璧
若日之鞢鞨賂焉曰請寬是胡裛璧若鞢鞨而
又戟之且叱之曰去吾不盡而父藏不止龍父
懼走而訴上帝下霹靂急擊巨胡死衆寶據
離人間天湖子曰甚哉足不可不知也不知足
斯不足矣況天地間何物不足風月足供我之
吟弄也山水足供我之登臨也鳥獸草木足供
我之日用也既無不足而又何足之不知
○○好奪愛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于舟中攸出右軍王
畧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
元章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遂與之及其守漣
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楊次公為察使因往廉
焉米徑前于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峯巒洞
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
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叠嶂
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後出一石極天劃神
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
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天湖子曰甚
哉愛不可奪也奪人還自奪矣況天地間何物
可愛聾瞽即耳目非可愛也瘓痹即手足非可
愛也喑啞即唇齒喉舌非可愛也既無可愛而
又何愛之可奪
○○○安藏否人物文章
天下有真人品即有真文章人品文章如良金
美玉自有定價豈可以意愛憎妄為藏否嘗觀
宋朝朱文公之藏否宜足為人文定價乃列荆
公于名臣傳藏其道德文章甚至夫荆公誤國

出于訐任小人其心則青天白日朱臧之延矣而秦檜何臧至今提其名猶令人切齒朱公反臧其有骨力豈衆論紛紛秦力主和能不移耶至于岳飛則否其横飛而横也十二金碑何為不拒忠肝義膽如飛者亦且見否或武弁作事未自有見乃東坡公人品如日月星辰之麗天文章如山河大地之昭世有目盡睹有識盡聞何至如朱所云大用當不止安石之誤國也豈真以坡公好詆道學朱為洛黨出氣耶胡為一坡公不識妄為否之如此又況千百世之人品文章乎近如李卓吾者亦好臧否人文也焚書不論：其藏書竊怪天下大矣萬古遠矣無一人得免者雖知惡知美瑜瑕自不可掩而人非聖賢事事安能盡善乃卓吾則于瑜者亦必吹求其瑕于聖賢亦必苛責其短或有遜臭者謂此乃卓吾之高噫卓吾之高正不在此如此以

為高則必若殤子方可免譏舉世盡皆殤乎則必如蜩始可無議舉世能如蜩乎故聖人見人物之不易臧否也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又曰觀過知仁見文章之不易臧否也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即其作春秋何嘗不捺臧否之權又何嘗妄作臧否之意今日讀其書其所臧者的可為天下萬世之所法其所否者的可為天下萬世之所戒使當時妄臧一人妄否一人孔子豈不能者然此何以為孔子朱李者學孔子者也何不以孔子之臧否為臧否而乃自以其意作臧否夫臧否如其人與文猶恐不得當況以吾一人之意而意天下人之意不況以吾一時之意而意千萬世之意則臧否從耶快于吾意而不耶當于其人與文毋怪古人臧名逃世欲以其書藏之名山而咨嗟感慨于驪黄牝牡之外者

也吁以文公道學爲世宗卓公聰明爲世作猶不免妄意臧否之失則今人以管窺豹以蠡測海見一奇書張目汲汲不能字句濡染下大奇人哉而欲效顰於月旦評也

○○妄低昂書畫

夫相馬者必得之于驪黄牝牡之外斯爲神識矧書畫乎坡公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是書畫不貴形似非有神識孰能物色而近代稱書畫高手者又無一筆不肖古人夫無不肖即無所肖此又從何處低昂也蘇公跋子駿楚辭謂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則歐陽率更閻立本當從事於此者也一見索靖碑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席地坐觀留宿其下一見僧繇畫以爲浪得虛名已而再往猶以爲近代佳手至三往始服名下無虛士況未嘗從事于此者而敢妄爲物色也雖然聊放言之聽伎人歌也不識曲而云佳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若敢言者可謂卓識非若庚翼之家雞野鶩徒乃以爲伯英再生者也然則能得之驪黄牝牡外者世能有幾故低昂書畫者必若九方皋之相馬斯可矣

○○叙門第

夫冶鑄民爲奇男子便當自我作祖何但憾叙門第夫門第亦何常之有志氣苟立即有門第蓋頭故家之門第即無門第亦可爲作祖之門第如無志氣又安見朱門餓莩可加白屋公卿也奇男子但當問志氣之立不立不當問門第之高不高余嘗見門第高者往往遭不肖子孫嫖賭蕩盡風範何存而子孫尚乃使勢猶自叙曰我故家子弟嗚呼故家子弟寧有記耶其辱祖玷宗識者且有以議其祖宗矣我不能光祖

崇宗反使祖宗為我受議何如祖宗無此門第之為無榮無辱也歷觀從來立門第者皆非有門第之人則有門第者當思所以保振之不暇而乃如諺云自家無志氣徒把祖宗誇無知可鄙一至于是嘗咲一故相遠派在姑蘇游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孫某至此後有李章好訕誚題其旁曰泗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章繼至觀此益可鄙無知自叙者吾願有志子弟幸而嘗

門第除盛愈加進脩守其故家風範不幸赤身特起便以高大門第為已任斯之謂奇男子斯不負大冶鑄

○好華飾

近世侈靡成風紛華日盛無知子弟踵未躡一名山巔胼不接一意氣友所眞讓上兎園數冊椽舉業常套與目不識丁腹無墨汁者角枝較勝或偶遇主司即脩飾邊幅揚揚市里酬呼狂叫自謂承前啓後雄視么魔居則曰雕椽刻桷丹漆黝聖文窓綺几錦幃繡幄大丈夫之所為也安能土壁茅簷絕樞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俯仰效窶人乎狐袖豹褏京肥膾腴青紅犇目甘醲淪膚大丈夫之所為也安能被褐束韋飯糗茹蔡粗糲淡薄僅禦饑寒如貧士乎推此好也淡薄不必明志紛華足以欣心寧可敗絮其中何可不金玉其外唯大豪傑立身高處世淡自

視此輩若糞花石火倘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裡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能超達華飾之外處世不淡一步處如飛蛾投燭羝羊觸藩如何能安樂恬淡之中故與奢寧儉誠立身處世第一法

○易呪誓

大丈夫所恃者心耳心果青天白日便可與天知便可對人言人即我疑我心無愧不惟無待呪誓亦且無可呪誓易呪誓者必小人也必其

心不可與天知不可對人言者也是彼不能自信其心又安能使人共信其心既不能使人共信其心而且假呪誓以使人必信其心將誰欺乎使神明而可欺則十目十手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使神明不可欺則其質之以為証引之以為盟欲明逃人非自不得不幽業鬼責也不思世有不可信之人無不可信之心彼丈夫之所以行褻狷者何在丈夫之所以格豚魚者何在此為呪誓者與為忠信者與奈何不信人而並不信心也信心則無自欺無自欺而人尚我欺乎人不我欺而我不益自慊乎易呪誓者欲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也於此自欺又安望其慎獨哉故正心莫要於慎獨丈夫最當喫緊

○○好言貧

貧可言乎言于貴人必謂求薦言于富人必謂求庇胡文定家貧于親友間非唯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對人言貧者意將何求是言貧者皆由無學無識遂不免開口告人嘗讀段柯古送窮文而知莫貧于才歉升竹腹腸嘁咯幾童其筆爍心汗滴莫貧于開卷數幅空心妨目製經攻史方寸日蹙又莫貧于議古酌今左凌右浸攙埏酒滲短淺不禁若夫饞饞歷感循陰索隙帑輩瀹餅直脛涎漉寒哭蔟憐敗衣綳身惡覘牆閒冷嘯淒辛者吾不言貧貧且不言如何好言此其無學無識可鄙可羞東坡云詩日益工貧日益甚故士患詩不工果能日益工吾且不以讓倚損羽其不久黔窶也

○翻亂書籍

吾輩之愛書籍猶賈豎之愛貨貝也賈豎窮山入海以求之十襲珍藏以重之其愛護有不可言者而一種粗心子弟藉父兄嘗致不勞己力

不費已財反視此書不如貨賄其智出商賈下多矣有嗔翻亂書籍者曰自書籍不幸一燼于秦再遺于莽三燹于卓傕四燬于湘東五佚于巢六竄于宣和闖闖之家所餘幾何乃復遇此翻亂之徒是亦佚竄之遺熵書籍之一厄噫翻亂書籍者念此能不惕然原其故皆粗心所使即此粗心决無成器雖使之為賈豎且不可守貨貝况可列士君子之林乎

○○借書不還

天下惟理不容私書所以載理也既可讀人亦可借乃杜暹之書皆自題跋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為不孝嗟夫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吾見子孫化為大蠹者有矣又能保其不化為蠹魚也余性愛書有李[illegible]和癖每得一異書便即圈抹批點竟夕不寢閱畢乃安初未嘗為子孫計

則亦不必為子孫計也其中遇得意語喜以示人人從而借亦所不禁乃有借之不還者抵抹快意家無兼本永和當年便以為壞我百城何以異楚人國門而奪之寶夫書公物也遇如此人復安得公若果有仲宣之才余便當盡以付與孰謂千秋下無伯喈其人若惟借而不還此其人可知已非可以書籍付與明矣噫不還而私以自娛雖賢于束之高閣者則又何如共相披閱之為尤賢乎

○○苛禮

禮緣人情苛則非情有云禮豈為我輩設者是不知禮者也不知禮則不近人情矣人情好安由于禮則安人情好佚由于禮則佚或曰莫苦于禮何安之有莫勞于禮何佚之有噫是非吾之所謂禮也吾所謂禮者性也性由中出不從外入性從天降不從人得性則當然而然而莫

知其所以然非性則有所為而為所強于其所不可為于是莫安于禮而世自苦之莫佚于禮而世自勞之故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聖人死而盜猶不止者則以聖人之禮不與之俱死也吾所謂不與之俱死者非死此原來本具之禮死此添設強民之禮也人人原自有個禮在命之天卒之性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遇父便孝遇長便悌遇君便忠遇上便敬不信觀

之虎狼彼何知父子而父子之禮若聖人所瘵觀之蜂蟻彼何知君臣而君臣之礼若聖人所瘵觀之犢豕彼何知長幼而長幼之禮若聖人所瘵則禮也人之所以為人也人既具耳目手足為人矣而復益之以耳目手足曰如此者為人人有兩耳目兩手足乎人既已各自本來有禮矣而復設之禮以強民曰如是者為禮是本來一禮所設者又一禮何禮之多也猶之耳目

手足我不得與人人不得與我各相安而不相借兩相順而兩相忘故聖人之禮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鵲卵皆言自然也聖人因人之自然而人始求之于不當然而然而禮始苛矣文王謂鶡冠子曰敢問詐之所始鶡冠子對曰始于一二文王曰一二奇偶自然之數也惡乎詐鶡冠子曰有一二即有千百有千百即有計算有計算即有文字有文字

而天下之機變不可勝窮況復創言一禮以為詐根乎語云禮多必詐言苛禮也乃余所謂添設強民者也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余所謂原來本具之禮也性也緣人情者也故緣人情謂之禮不緣人情謂之苛此非臆説也試取驗于君臣父子之間日用起居之際從自了了矣

○○○爭道

入情世態倏忽萬端誰輸誰贏不宜認得太真以致紛紛多事故就一身了一身者方能以萬物付萬物還天下于天下者方能出世間于世間如此則輸贏不着天下享無事之福若必欲存一有贏無輸之心拘拘然以天下爲事勿論天下不治即治一家亦必擾夫天下本無事久矣庸人紛紛我何不以天下僥倖也王安石以贏心宰天下事聞其與人奕見勢將輸即以

手亂局作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夫必道我贏誰當其輸者又曰諱輸寧斷頭悔誤仍拙頰以此心宰天下毋怪羅景綸之言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噫安石誤國之罪雖不容誅何至與

秦檜作配也安石初心欲事必贏一子之差遂致滿盤俱錯何嘗有誤國之心若檜者殘賊小人主意誤國者也安石惟自恃其無誤國之心故膽張志決一意執拗莫可挽回反不若有意誤國者自知其罪莫逃猶時或折于正人君子之論得以解赦乃安石既已誤下錯子又不許旁人指破既不許旁人指破又欲其局之必贏世有是理也哉而猶曰且可隨緣道我贏隨緣

道贏真贏乎假贏乎且可隨緣四字誤了安石一生蓋有且可隨緣之心便把天下事輕易擔當而況出之以必贏意氣安得不誤事乎東坡觀奕有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真看破人情世態以天下還天下者矣故湖自游事自了若令東坡當國安石還須讓老蘇下此一着也嗚乎爲天下者爲之堂上安可眷眷與天下爭輸爭贏

○○對景無酒

殺風景六事一曰對景啜茶夫對景何必不啜茶啜茶何必不對景噫我知之矣若有酒何必不對景何必不啜茶也若無酒又何必對景何必啜茶也余每逢良辰美景無不携酒以從與至便傾杯而醉〻後耳熱便擊著而歌〻竟撫掌大咲〻竟仰天大慟嘆美景之現在哀良辰之無多懷淵明于黃菊籬邊吊太白于鯨魚背上注秦坑扶醉日挑天獄出酒星視後錢虜名奴駒隙糞英浪吞幾萬個于胸中不能滿吾寸胃更可當酒具脯羞大嚼細嚼此等助景添興詎可以啜茶了事也人亦有言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余謂酒可千日而不用不可對景而不醉蓋人生幾何對景當飲對酒當歌非徒為風流樂事亦求不貽咲古人

○○虛度佳節

人生石火光中能幾度良辰美景幸而百歲猶可屈指不幸而三十四十真虛過一生也今之名利如則曰待我名成利遂第恐名未成利未遂而閻王勾帖將來相催都只為名鬮利鎖誤此賞心樂事不知何月無節何節可虛其在履端之辰是日也浴五木湯饋五辛盤食膠牙餳飲屠蘇酒洞庭春色豈特黃柑為釀而椒栢之進先少後老令人渙失之間憐然惟是人日可命駕登山寓目原曙嗣而元夕火樹合銀花星橋開鐵鎖鳳扶輦下鰲駕山來當此金吾不禁之夜長安士女踏歌入雲誠為太平盛際而唐人之詩又云富家一椀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椀燈父子相聚哭風流太守知不知惟恨望歌無鼓曲何其欵洽至此仲春舉趾則勾龍不可不祀設壇結宗社飯相遺酌而社酒可以治聾陳平于此宰肉識者已卜其有宰天下之度時

而暮春三月曲水流觴脩禊踏青是日也上巳青鞋履清明前後士女艷粧翩翩游賞乃孝子順孫起追遠之思祭掃興焉猶冷烟之節火食不舉人皆寒食用楊桐冬青之葉染色作青精飯乃刺史周擧移書子推殊為可咲何如魏武之直禁民禁烟也四月維夏八日諸寺浴佛宜作放生乃江梅欲雨隴麥先秋荷知有暑先擎蓋柳為無寒盡脫綿陶潛葛巾野服羊欣著新

練裙時維五月天中之節續命辟兵蘭湯蒲飲而九子之粽龍舟鬪艸說者以為吊屈原曹娥嗚乎屈原曹娥自甘沉溺使佳節千年不改江流萬古如斯則忠孝之名亦將與汨羅會稽之水爭清潔乃俗之所忌以是日浴子者棄之則田文王鳳胡廣鎮惡之流皆能高其戶興其宗孰謂是日不祥哉暑入三伏道路無行車程曉閉門謝客河朔避暑會飲以瓜鎮心以脚踏氷

者何當一夕金風芟為我掃除天下熱毋時屆七夕天上佳期人間巧節阮咸曝竿上之衣郝隆晒腹中之字望日中元目連度母子孫于是日當度心清醮普度祖考八月四日以絲絲就北辰星下祝求長命十五中秋月色平分庾亮之樓可登袁宏之渚可泛不盡太液池玩月之意即築來年妃子望月之臺孰鄰長安戍婦夜津擣衣對此清光而不動玉關情者非婦也九

月九日登高泛菊孟嘉帽落白衣酒來戲馬臺之遊滕王閣之宴固一時佳會而今安在誦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之句悽然悲心十月之交爨松燧火作煖爐會橙橘綴金丸香粳春玉粒冬至之日陽德方亨百僚稱賀古人謂比亞歲群黎慶同新年紋添五線樂陳八能況梅開雪盛浩然于馬而尋陶穀于馬品烹殊覺風致不冷臘月八日釋迦成道作浴佛會

未幾而故歲新歲介在一夕餞歲分歲情洽一朝乃小兒但喜新年至頭角長成孤意氣老翁把盞心茫然增年翻是感吾年吁今歲今朝盡明年明日來而一年佳節盡于斯矣余嘗悲名利之徒每遇佳節不得置酒讌集是彼以名利為佳節以品名貪利為度佳節不思古人秉燭夜遊乎故四時之節俱不可虛擲余乃詳著于篇凡嗜名利曰中者俱當讀一過也寧直蘇子所云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哉

○○○居無花竹

心是一顆活潑ゝ常惺ゝ的物藏在靈臺冊府不可見每ゝ見之花竹以花竹之生意即心也有友家花竹甚盛數月未往剖除幾盡余駭問之爲妨陰削去如此破琴烹鶴豈獨殺風景有以知其中生意之不存矣蘇子瞻謫黃州寓居定惠院ゝ東有海棠一株每歲盛開必爲携客

置酒已五醉其下王子猷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夫寓居暫寄猶不可已況家居乎世人不識謂蘇王得花竹之趣而不知蘇王直得其心之趣心若無趣便是牛心馬心即牛馬之心亦各有趣但人得趣多牛馬得趣少耳心趣者何性是也故性從生從心ゝ之生處即性所謂尋孔顏樂處者尋此所謂異于禽獸幾希者異此若友人之削去花竹不惟無得其心之趣亦且不得花竹之趣居心不淨生意索然真爲行尸走肉耳豈其得趣少者耶

○○扇無詩畫

今人咲不識字者曰酒囊飯帒嗟夫識字何容易若不識字而有酒可囊有飯可帒又何必識字乎若識字而有囊無酒有帒無飯又何必不識字乎故使人號之曰沒字碑反不如寒山一片石堪與語矣今人但取有酒肉便足了一生

豈不曰有字也是一個碑無字也是一個碑不管其堪與語否也吾于此而有感于扇無詩畫者夫一扇也有詩畫風不加多無詩畫風不加少而人必歆其有詩畫何也噫此其故可思已王右軍書老姥六角扇各為五字便值百錢蘇文忠畫負綾綃者白團夾絹木石人償千錢小小一扇一經名公品題如許增價况人而可以酒囊飯俗終乎可曰沒字也是一個碑乎蜀有

富人費錢十萬求載一名諺言中楊子謂其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不得妄載富人豈酒不足于囊飯不足于俗者竟以不識字故見拒吾以是并記以見不識字者與扇無詩畫等

○○○文士不能詩

彭淵材五恨一恨時魚多骨二恨金橘帶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詩夫子固文士也如何作此缺典事吾聞文士

者傾瀲灔瞿塘于筆底貽回萬丈光芒納天祿于胸中組織一家機軸豈能口吐白鳳乏凍雪騎驢之懷咽吞丹篆而無春日聽鸝之致采筆生花而少孤山訪鶴之思是必西塘春草與不減于東閣官梅鄭子鷓鴣名且并于謝生蝴蝶也安有干將莫邪之鋒不能奪錦龍門崇巖峭壁之勢不能價售雞林拔地倚天之雄生馬長蛇之活不能詩冠中朝乎噫此其文可

知也故吾不必責其逸興如淵明之詩宗放達如禹錫之詩豪清新如閬仙之詩祖第以蒯賈壘短劉墻薰班香摘宋艷者而令人有驢鳴狗吠之悲亦足羞矣若子固者非不能詩其才凝于文無暇于詩至令彭生有恨則令人文不如子固者詎可藉口也吾又幸其有此不能詩一節少一能藏一拙亦然文既攄批詩復鄙俚不免來人驢鳴狗吠之誚耳

〇〇〇騷客不會飲

余嘗咲不善飲者曰會飲酒又會吟詩作文此為上等上人品會飲酒不會吟詩作文不失上等中人品不會飲酒只會吟詩作文則為上等下人品若不會飲酒又不會吟詩作文此之謂無品嗟夫會字豈易言乎若真正會飲酒的人決是會吟詩作文的人歷觀從來韻士高人有一不從會飲中來酒飲一斗詩成百篇非虛語也蓋其人果有登高作賦之襟懷必不辭金罍碎玉碗其人果有日傾百杯之手度必能筆生花雲作彩彼畢吏部之夜中盜飲與李翰林之醉後捉月謂之不會飲亦可雖然今世能飲酒者不少求以吏部郎夜盜比舍酒者毋論今人不肯為即令人亦不能為非得酒中妙趣惡能如是酒脫使令人為之不勝醜惡矣李公以一代騷雅竟醉入月府人生皆有盡頭彼壽久者在世間做得甚事反多費了世二幾年米鹽余謂二公者可稱上等上人品與淵明二三君子同列矣如今所稱騷客者內既無實外以竊名幸有此不會飲一節得做個無品自在人不然詩既不成而飲復無量不益出醜乎飲者紛〻求一會飲者了不可得〻見上等下者斯可矣

〇〇茶無火候

性好清苦獨與茶宜幸近茶卿愿我飲啜乃友人不辨三火三沸法余每過飲非失過老則失太嫩致令甘香之味蕩然無存蓋誤于李南金之砌蟲唧〻萬蟬催忽有千車梱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夫火候至松風澗水則過老矣何如羅玉露之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乃為得火候也友曰吾性惟愛讀書玩佳山水作佛事或時醉花前不愛水厄故不精

耳前人有言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害則不謂茶災耳受俗名綠此之故噫茶究甚矣不聞禿翁之言釋滯消壅清苦之益寔多瘠氣耗精情惡之害最大獲益則不謂茶力自害則反謂茶殃且無火候不獨一茶讀書而不得其意玩山水而不會其情學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不飲其韻皆無火候者也豈余愛茶而故為茶吐氣亦欲此清苦之味與故人共之耳

○○○間斷妙談

太極既剖談論橫生虞廷談精一洙泗談仁義佛老談空無諸子談天晉人談玄唐談詩宋談理學我明談帖括經之皆妙談也要皆談文章談經史談道德性命古今生死天地帝王俱不容間斷者也若可間斷便非妙談何者惟其第一也矣下惟第一不可離也且不可何容間斷故談文章則會文切理開發聖真或時千百言或時寥寥數語廉不深中理曲中情英華中色雅潤中態令人解頤盡心舌張目眩即有譸張之士歛以艱深鉤棘牛鬼蛇神之語從旁撓之亦自卷舌是名文章第一之談至矣妙矣無容間矣談經史則帝王之建中四始之歌咏三千三百之秩叙六十四卦之畫列二百四十二年之勧懲諸子百家之詼奇雖人人一推鑿家家一宮墻無非統一聖真紹明來學令談者盡聲而吐聽者致志不怠是名經史第一之談至矣妙矣無容間矣談道德性命雖宗旨工夫入門結果種種不同然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入門即結果結果即入門誰耳食目聽舌臭鼻嘗掌步趾攫手自後世標旨立名聚訟不決頭上安頭夢中說夢吾唯衣鉢尼山誰不言下自了是名道

德性命第一之談至矣妙矣無容閒矣談古今生死此個關頭孰能勘破消是解者一切大椿朝菌鵬鳥蚊虻焦螟嵩山須彌芥子毫光六合太山為礪石黄河為衣帶滄海為桑田宮室為陵谷商之盤周之刀秦之碑漢之鼎魏晉之名帖宣德之窑祝唐之書畫李禿之禪王貍之舉業天地一壞萬劫一瞬泰山一秋毫彭祖一殤子誰古誰今誰生誰死是名古今生死第一之談玄矣妙矣不容言矣談天地帝王氣運遷旋理數自定化工不能卑天而高地冷日而熱月霜夏而蒸冬流岳而峙河走鳥而飛獸則必不能令五霸之世為春三王之世為秋五帝之世為夏三皇之世為冬故無懷葛天堯禪禹繼湯伐秦爭自自然然無可移動是名天地帝王第一之談玄矣妙矣不容言矣故曰妙談不容閒斷閒斷便非妙談以其第一不可説也惟第一則談文章便為天下第一篇文章談經史道德性命便為天下第一件理學談古今生死天地帝王便為天下第一等絶頂之談第一等無上之妙此時堪着一些閒斷否如其有着蛇足蛇足亂談亂談

○甘肉食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非肉食者皆無遠謀大要無遠謀者多出肉食輩耳故咬得菜根之人何事不經歷胸中何事不運諸掌上真西山論菜有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蓋百姓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士大夫若知此味必能清廉彼甘肉食之人安望其清廉也不清廉則愛一文不值一文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究其人皆由菜根中得來故菜根滋味須要嘗些天下惟菜根可久愈久愈不厭而不聞藜口莧腸者多氷清玉潔膏

梁王食者甘婀娜如顏商人有言志以淡薄明節淡肥甘夜豈誑我哉

○○旁客促

君子作賓王家為公卿大臣為正賓為百司執事為旁客湯之時伊尹為正賓汝鳩仲虺為旁客然卒佐湯有陞陑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未聞汝鳩仲虺促客于其間也武王之時太公望為正賓太顛閎夭輩為旁客

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未聞太顛閎夭輩促客于其間也使汝鳩仲虺太顛閎天輩得促客其間何異主人設席敬意正賓正賓無能反使旁客得代辭讓勿論非主人所以待正賓之心亦甚非正賓之所以自待則又安用正賓為矣後世主人不待賓々雖有憂主人之心亦噤而不敢吐徒令遠在旁客者憤々于其下極力進言以觸主

說夫主人不怒無言而怒有言是終無敢言也客惟不至彈鋏足矣何樂呶々為余謂為正賓者當如伊尹太公望使旁客若汝鳩輩各承主意以陪正賓乃無負主人待賓之心不然則有乘駒以逍遙而已安能浚坐旁客上徒占主筵也

○纖手拭器

天地間之物最潔曰眼不見最潔則凡眼可得

而見者皆罷也皆罷則皆纖也試舉一身青娥白妍莫纖而目烏喙鳶唇莫纖而口穢々鮑肆逐々海邊莫纖而鼻比里塞聰咬繩注聽莫纖而耳染指刀臬攘臂銖兩屈膝要路濡腳權門莫纖而手足么荷失守茅塞不開穀種無收空花競彩莫纖而心皆罷也則皆纖也以纖手而拭纖器有何不可雖然纖潔生于媸妍媸妍生于真妄真妄生于無常而不見銅雀嵯峨金谷

壯歷穠艷瞬息荒落億禩又不見五陵俠少七雄豪貴俠身歿舞埋骨蒼蘼噫蓬迷孤塚蔦掩斷碑肉潤草根腐沫林莽生時費心求絜終歸于腐穢而莫能免則穢豈獨一手胡生穢潔觀也然則穢手拭器者聽之乎曰非彼有穢因我有眼我不眼覩彼不手拭夫家自在揔歸無事

○○反扇索書

扇固不可無詩畫而反扇又何必有詩畫也反

扇而與之書畫則是無品骨之人而皆可與之品題矣蓋天下惟無品骨者百事不可為我雖費心培植彼反忘義背恩何者其品不成品骨非真骨我以真人品真氣骨待之彼不知真人品真氣骨為何物且以我待彼者為不啻薄矣勢不至忘恩背義不止者雖曰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然亦須其堪為品題彼伯樂一顧價不增重乎亦須有千里馬伯樂始一顧價始增十倍耳若非千里馬使其妄指曰此千里馬也人有不始信所疑終咲伯樂為狂悖喪心者哉彼無品骨者而索人妄題其為千里馬是以反扇索書而人書之也不待費壞人筆墨人將因扇以議書因書以議人則我亦一無品骨者流耳安能復為人作扇書

○○必索愛食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凡遇食而多所嫌擇愛

索此皆識神所為迷悞終身不知正味故禪家謂食有二種有智食有識食此等皆識食也自智者觀之蘭膏珍髓與糲飯粗羹過喉皆成穢物有何高下而苦苦將心分別必索所愛夫不耕而食已覺薄福難消剋終身飽食不知農父之艱一箸不工便覓庖人之過甚至有憎嫌他餟自携供具者不思餓易為食渴易為飲手此由無學無識子弟日用飲食不知慚愧或倚父

兄之貴而得食或恃祖宗之富而得飽徒知頑口不識祖宗父兄之所以致此食者甚難將日食月愛日愛日索寧塞無底坑莫塞鼻下橫非虛語也慈覺禪師云飲食于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饑瘡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忖量知味哉知味哉

○○○執物窮價

物不可齊則價不得不貳余嘗鄙執物窮價者之有愧于漁父舟子也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々上有一漁父乘船知胥之急乃渡胥々既渡解其劍曰此劍值百金請子父々曰楚國有法得五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值百金劍耶不受宋丞相文山公脫京口趨儀真舟不可得以白金千兩求諸人其人曰吾為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百金千兩哉強委不受竟得舟而渡夫天下之物莫大于忠孝天下之價又孰

貴于忠孝二公執忠孝以求人此雖窮其一時而價重天下後世何止粟五萬石爵執珪位丞相白金千兩已也使當時有執物窮價者與之一劍不許與之千金不許一公將奈何吾知忠孝雖切名價雖高而河水茫々終難一葦則千秋節義有付之流水已矣是此辭劍漁父却金舟子二人千古奇人二事千古奇事惜史皆不載其名哉令人不知有當時事者使辭劍却金大節不得與長江同流則余之所悲也余高其人欲為之傳以見豪傑作事不與人同而且以愧夫世之執物窮價者或曰漁父舟子河伯海若所變也噫果是河伯海若變化則其事益奇而其人益當傳矣

○○惢嗤

嘗咲天地一唾壺也日月河山何者非唾物人鬼鳥獸又日月河山中之唾物也六經騷雅何

者非唾餘而詩賦古文詞又六經騷雅中之唾
餘也皆唾也則今之人皆從唾中覓唾者也今
人見日月河山則意其清見六經騷雅則意其
奇見有恣唾者輒鄙其穢不知皆唾也清則皆
清奇則皆奇穢則皆穢者也乃有云咳唾落九
天隨風生珠玉者是皆作意尚奇絕俗求清余
謂能脫俗便是奇不合污便是清捴之皆唾也
即余所謂能脫俗不合污者亦于唾中覓唾者
也噫安得王處仲鐵如意碎此唾壺令世無清
奇穢污之觀可乎

○攪睡

王長公謂山棲是勝事稍一營惹則亦市朝書
畫賞鑒是雅事稍一貪痴則亦商賈杯酒是樂
事小一狥人則亦地獄好客是快事一為俗子
所撓則亦苦海余謂清睡是怡神事一為俗物
所攪則亦阿鼻或以為甚曰攪睡有三正欲鼾

寢忽塵事鞅掌奪我華山片席使不得夢入聊
鄉此亦狥人名曰地獄力倦神疲方作栩栩會
未睡側而屈覺直而伸却被丸泥翁喚醒此亦
俗子所撓名曰苦海若乃花竹幽窓午夢正長
偶為俗隷催科逋負責券此段碌碌火煎都因
一生貪痴營惹不能早自解脫墮落輪廻豈非
阿鼻獄乎昔潘大正欲清卧聞攪林風雨遂起
題壁云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人至意興索
然不能成句嗟乎此等俗障寧直夢魂不清直
令詩腸攪亂

○塗几硯

性好讀書每看单衣胸前輒以楷畫穿而不自
知其為癖明窓淨几見友輩又有塗几硯殆遍
者此其為癖更惡也余謂顧其人何如耳王子
敬愛羊故元〻年十二夏日著新練裙晝寢子
敬為書數幅而去更潑著此求書右軍嘗詣門

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門生驚懊累日若在他人便以塗污其几硯染壞其練衫為恨安有更復著此求書而其父誤刮去驚懊累日者然則人第恨不為王家父子耳若是王家父子又安見塗几硯之為惡癖也

○○摘花香

人生如樹上花世事如空中花雖香不久故丈

夫濃不可碌碌松花泛硯徒涎萬卷中作蠹魚亦當萬里覓封胡霜拂劍方不失男兒氣槩不然眼花落井水中眠亦可不虛花一生也總之功名富貴皆眼前花鼻孔間有無不定則有不待其自落而早摘之者故摘花香者不念及此念及此手不能下矣溫公二十登科趨聞喜宴獨不簪花同年以君賜不可違不得已簪一花而出後來事業盡見當時夫花且不欲簪也忍

摘之乎羊欣王武仲仲曰君可去吾不可去蘭忍踏碎滿徑落花夫落花且不忍踏也忍摘其香乎先君子見人摘花者輒不欲曰樹中生意安忍殘折猶之好人一旦早夭聞此令人惕心彼摘花香者其殺風景又有甚于花上晒衣者矣

雪菴清史四卷終

清福　古閬

天湖樂　純思白父著
陟嶓余應虬猶龍父訂

○○生聖朝

予嘗按古地圖及次傳記所載三代以還聖跡幾何自秦來千八百年之間所當侯王戰爭兵革之跡不可勝數迨元以腥羶污我中夏纖德

彰聞天命不假肆我　聖祖應運而興天戈所向乾清坤寧蒐爾犬羊拔角脫距東暨蟠木西抵崆峒朔交南北來享來同炎海氷天執兆什五被髮椎題盡為編戶　列聖相承齒繁俗易四郊之間不識兵壘民生其際所習者小吏治租賦歲時伏臘宴飲之社及閭里慶弔賑賻鬪雞走馬蹴踘遊冶之戲而已問故時侯王所伏尸淶血處蓋已晏然禾黍桑棗人烟市屋之相

壓于其境草莽之臣追仰古先聖明若詩書所剌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勤欣慕而況身被其澤目覩其盛使得能讀詩書左唐右漢如耶如携也何以頌之臣拜稽首天子令名基之構之乃登太平臣拜稽首天子萬齡不解于德萬國來庭

○大有年

歲將凶小民餐必借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

氣先見者也故歲欲豐甘草先生謂薺歲欲苦苦草先生謂藶歲欲惡惡草先生謂水藻歲欲旱旱草先生謂蒺藜歲欲雨雨草先生謂藕歲欲病病草先生謂艾歲欲流流草先生謂蓬師曠之占也以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蓋五木五穀之先欲知五穀先視五木擇其本盛者來年又種萬不失一由此而觀有年自雜況大有年則大有年之為福也誠不可量余嘗行田

閒見秫稲已秀翠色染人因憶耕者胼胝闢草萊且溉且糞不餘稀力積勞至膏沃旅亞痔錢鑄麹首望納稼期不啻歆㧙苗起農之勤苦至此使得大有年庶不負胼胝也吾輩坐享其食而不思為無負計豈不為天地罪人如何可無負曰吾輩亦自大有年舌耕筆織不特農人也

○○○尊生

天下莫尊于生是生原自尊不待人有以尊之而後尊也待人有以尊之而後尊則生始失其尊矣生失其尊而世始紛紛以尊生為事矣於是愚者執而狥之曰是生也尊之則得弗尊則失槁形極慮尊之之事也富貴安佚生之之徒也不遺餘力以尊此生而生尊矣智者聞而咲之曰是適足苦生也奚尊之有節嗜欲則生尊謹視聽則生尊時勞佚則生尊噫此養生也狥者失矣養者亦未為得也夫養生起于貪生今

生我何終歸于盡貪亦死不貪亦死但貪則養養則可緩斯須耳故賢者聞而咲之曰生尊之云爾養之云乎尊則無夭雖夭不感尊則無壽雖壽不欣是夭壽不貳者也然此猶見生在夭壽之中不見生超夭壽之外適家又聞而咲之曰是惡足以語尊生善尊生者外其身而身存外其身者不有其身者也不有其身斯能實有其身夫生無內外以外其身為尊生則分內外見矣釋氏又聞而咲之曰嗚乎是皆以生尊生者也安知天下之生原自無乎凡物屬之有形者有生死有生死即有榮辱有榮辱斯可得而尊卑吾知天下雖有萬生終不能生此原無生不能生此原無之生則生何甚尊也天下雖有萬死終不能死此原無生不能死此原無之生則生益見其尊矣尊生者夫亦尊此原無之生天湖子又聞而咲之曰何紛紛也生原自尊尊

之者亦于其原自尊者尊之不許有一毫作為于其閒若有一毫作為于其閒便非原自尊之生矣即如釋言無生勿論愚者不信即賢智者亦必不以為然也以明明有個生釋氏必欲空之形骸外是以虛空門生以虛空不壞為尊生其言生者大矣其言尊生者至矣此唯佛祖能知此生為可尊即其徒亦將覓此生何在而不知尊也人人有生必如佛祖之知方能尊則又何貴此原無生也反不如居易以俟命者為尊生行險以僥倖者非尊生流芳百世者為尊生遺臭萬年者非尊生乃為人人易悟人人易曉人人易尊矣何紛紛也

○○○闢道

諸先大儒以釋氏說空道家說無既無着落而堯曰執中孔曰一貫又無處尋思下手不得故種種標宗立旨曰敬曰靜曰良知曰止脩把一個道分出許多法門若人從敬道便得敬法門而閉敬道若從靜道便得靜法門而閉靜道若從良知便得良知法門而閉良知若從止脩便得止脩法門而閉止脩夫敬靜知止皆道的本体即堯之中孔之一亦皆于本体中畫出一個影様今又從影摸索去畫影様則後來道學諸公亦必自立一宗旨蓋敬既可做宗旨彼仁義禮智信何者不可做宗旨靜既是道動又何嘗不是道良知既是道彼不識不知何嘗不是道止脩既是道彼誠意正心又何嘗不可以標宗何嘗不不以立旨若曰道實不外一敬然道何嘗外靜與良知止脩也標敬為目則敬即是道標靜為目則靜即是道標知止為目則知止即是道宋朵論禪云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諸先大儒皆是于一車中各取一

件来弄各能降魔各能得力至于寸鐵殺人在昔堯舜得其實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又孔子得其全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釋氏得其玄老子得其紗故一曰空一曰無此皆能寸鐵殺人者後人種々分別種々好聽信如湯先生嘉賓所謂三教分明一個漆桶是誰打破捏道是佛是老是孔一至病偏枯兼三病癰腫東家曳驢西家撲冢總不如一筆抹撥終朝鬧茸也須還我自堂々不綰他邊收骨董噫道既如此鬧得是鬧不得是此時大地山河已屬微塵而况塵中之塵血肉身軀且歸泡影而况影外之影一了百了一徹盡徹無鬧無不鬧無靜無不靜無敬無不敬無知無不知無止無不止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故纔能殘便思舍殘方是無事道人若騎驢又復覓驢終為不了禪師悟後去五湖烟月皆入寸衷千古英雄盡歸掌握何必敬靜知止紛々分別雖說得好聽終不若脚下承當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蓋聞得便去行行得便是道行不得便不是道去行便是道不去行便不是道道無不在行之即是又何必標宗立旨乃為道學家乎余在武夷嘗以此意質見羅先生先生惟大笑而已矣

○○○課兒

兒子之賢不肖係諸人兒子之富貴貧賤係諸天係諸人者人不以為憂係諸天者人反以為憂何也彼蓋于天人分上未明也惟于天人分上未明故恐畏兒子之貧賤不吝作馬牛以求富貴之是明以富貴為人力可致而賢不肖則諉之于天顛倒妄悖大惑不觧痛人于此日優

其兒高堂之不安寢餐之不適至于課勞苦課事業并不注念則曰天也又有入于此則使其兒犯風雨冒霜雪以從師取友于數千里之外必課之以勞苦必課之以爭業凡古英傑所能為者則曰此皆丈夫所當為者也卒也此一人者不辨菽麥頑嚚無知不問而知其為不課誘天者之子也彼一入者克振家聲為世名儒不問而知其為日課盡入者之子也當誘之天而不誘之天當盡之入而不盡之人毋怪忤逆橫生愚痴滿世余謂苟其能盡夫在入自可邀之于在天曾見世有課兒能克振家聲為世名儒者猶憂其不富貴乎曾見世有日憂其兒不富貴而置之不課者不須嚚無知不辨菽麥乎故子弟生大富大貴之家多是不幸惟富貴則性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為子而傲便不孝為弟而傲便不友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父

兄必是不屑教誨他的朋友必是不敢諫諍他的做個天地間極惡大罪人因父兄不早課至此時悔之已晚況富貴之家其所為狎友門客之類甚多不肖子弟勿論即賢子弟當此鮮不習與性成也可不大哀然則為父者尚憂不能取富貴以為子孫謀是不欲子孫之賢也且子孫貧賤亦何患乎課子者須使他知貧賤的意味古來大聖大賢何人不從貧賤憂苦中來惟貧賤則思自立思自立則百事皆可為又何憂兒子不富貴余看世人既不早自課兒使其兒日從惡朋佞友游及陷于不肖則曰沒處嗟夫彼兒子之不富貴獨有處乎唐元徵云今天下有三事沒處法燕都中士大夫得病無良醫秦晉入種田無時雨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一味但靠天耳夫無醫則保養無雨則穿渠無家教則慎交游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也可誘

之天哉雖然課兒須擇明師庸工誤羆上可他
求庸婦誤衣上可別置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
胚乎如無明師寧可自課慎勿藉口不責善易
子而數之說為數學先生作地步也

○○弄孫

先大父三子曰傅曰傑曰佐傑余父也年十四
與伯傅同補弟子員昔伯年十七其明年夭無
嗣而先君子及叔佐俱晚子先大父未及弄孫

而卒先君子生余又晚子亦未及弄孫而卒余
年未半百已長孫枝昔陳太丘詣荀朗陵令元
方將車季方持杖時其孫長文尚小載著車中
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其
孫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余愧太丘朗陵又安知孫能長文文若乃馬援
有璘不墜先業龔茂有良求繼美緒李廣有陵
克紹祖風如晦有顥弘恢相業有是祖宜有是

孫有是孫自不愧是祖余非能必一代勝似一
代但喜吾兒之又有兒割甘以分含飴以弄娛
羲之目前關伊山咲顏恨不令吾祖吾父見之
也雖然得孫不在早晚貴于能賢余兒未是謝
瞋余孫未必靈運可免張蒼梧以子戲父之誚
第異日者蘭芳玉立但得碩家敷張家玄使
其越席提耳不意氣宗淩且此實足矣

○○家庭孝友

家庭之間有兩大根本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是
為一大根本即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亦一根本
也何也雖至關係如妻子亦必兄弟翕樂且耽
妻子和兄弟翕而後父母順則兩大根本譬之
樹然根本一培枝葉自盛未有不培根本而枝
葉不凋殘者也根本何以培曰孝曰友為子而
不孝為弟而不友則根本傷矣其斬傷此根本
者卻有斧子兩把一為逞虛名一為積厚利世

人日受兩斧戕伐但有能以名與我以利歸我者便以為德便思報德至于昊天罔極之德捴付度外但有友導我以名誨我以利者便如手如足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至于同胞之親友置勿顧即此不孝不友天性汩沒良心盡死間有賢者雖不汩沒然一涉此途勢不容已又被他賺了許多天倫至樂勿論逐利遠出梯山航海即父子兄弟俱登科第沉沒仕途飄泊異境如

何勾得承歡膝下追隨步趨古之孝子二白垂堂不敢以身許人者正恐遠聘王途忘却家庭至樂雖然父母一體人猶知慕乃兄弟則一體而分余觀世人鮮不猜者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羅景綸云人倫有五惟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聚久速難必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

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固無有量余謂能孝友者必能為忠臣為信友根本既培自然有許多茂盛的枝葉天下大名大利反從此根本出如何只爲些小名小利傷戕了這個大根本不思款報之德昊天罔極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乎若能時時念此則時時受福未

聞孝友之家子孫不昌盛者也豈待為吾等清福天必福之矣

〇〇〇骨肉無故

凡事屬之天者不可據屬之人者皆可為也父母具存兄弟具遍此屬之人乎天也天則不可為故古來大聖大賢如孔氏不知父墓孟氏獨有毋存皆天也雖仰不愧俯不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總不能補此終天之憾每讀蓼蓼者莪

有杖之杜彼何人我念此未嘗不罷卷痛哭也
噫緑字殘碑髗頭之血無目不揮聲斷影滅
裹之懷何時能已乃愚夫愚婦得享其全而不
知與名夫利奴知有其樂而不能享甚有聽長
舌之妻得罪我父毋離間我兄弟做個天地間
極悪大罪之人不思上古聖人尚瀝歷山之泣
吊羽泉之魂鳴浚井之琴破東山之斧當此大
故猶自有處此吾所謂屬之天者不可強屬之

人者皆所為若屬之人而不可為則必其生来
不孝不友究其不孝之故在于見父毋有不是
處原其不弟之因在于見兄弟為易得的若有
人知天下無不是的父毋識人間最難得者兄
弟方究全得個骨肉無故

〇〇〇佳兒佳婦

兒婦何與人事而必欲其佳唯佳則雖貧可以
自立奚但芝蘭玉樹欲其生于庭階也然佳又
在教王敬弘未嘗教子學問各随所欲人問之
荅曰丹朱不應之教寧戚不閑被椎噫是何言
與世不教而佳者應自有數教而佳者滔滔皆
是也教則知孝知弟兒子有和順之氣積于胸
中他日受用寧有盡日知是者佳兒教則知誠
知朴兒子雖有十分聰明亦須帶五七分古拙
如是者佳兒教則知謙知謹兒子若具真正豪
傑決能若無若虚舍己從人如是者佳兒黄魯

直云人生須輟生業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為
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既得佳士便當尊敬久而
不倦始能收得士之報然亦有不教而佳者如
林下諸賢何嘗教兒然其各有佳兒也藉子曰
渾器量弘曠康子曰紹清遠雅正濤子曰簡疎
通高素咸子曰瞻虚夷有遠志瞻弟曰孚爽朗
多所遺秀子曰純曰悌並令淵有清流戎子曰
綏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惟伶子無聞王荊公

教元濬也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蒺蒙何必
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主由此觀兒何必不教乃
佳也若夫頭玉磽々迥異凡品掌珠特々遠邁
庸流俾見者不驚寧馨則指英物不訝龍駒則
稱鳳雛不羨石麟則嘆神驥是必昴宿毓其秀
長庚孕其瑞歲星洩其精崧嶽降其神然有此
佳兒自宜有此佳婦佳婦者詎必王夫人林下
風顧家婦閨中秀耳即栢谷老嫗教雞射客一

何哲晉室淑姬埋羊示使一何潔孟光之舉案
齊眉少君之提甕汲井樂羊氏之激夫斷機佳
耳婦也是豈在色如以色則採桑瘦瘤劣于容
而優于德閔王何必愛而不棄醜容許婦欠于
色而備于行許生何必敬之不衰蒸教家之道
惟婦為難化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維家之
索詩曰婦有長舌為鴟為鴞自出妻之令不行
閨門之內無警然不去惡婦又何以成身成家

也歷觀古之惡妒如絕賈充之嗣禿任環之妃
牝雞鳴敬通之室獅子吼季常之家嗚乎是惡
得為佳婦裴炎嘗言人妻有三畏彼劉伯玉之
妬津王文穆之畏堂王導驅車謝安閉帷是皆
表表男子亦復如是真生菩薩耶九子母耶鳩
盤茶耶婦而畏夫斯為佳婦夫而畏婦何貴佳
兒人生既得佳兒復得佳婦誠古今之盛事天
地所獨私如二者不可得兼則寧有佳兒而已

婦之佳不佳自有七出之條在

○○冰清玉潤

有婚姻則有夫婦有夫婦即有翁婿皆緣也緣
則月下老檢書宮中女題葉水下人傳言不能
逃其緣也雖有仇敵莫易于赤繩之繫矣雖隔
仙凡不計于玉杵之搗矣乃虞翻與弟書曰求
婦惟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虞公之見雖卓然不有賢

父安淂賢女故擇婦須擇婦之父未有其父氷
清而女沮溺者郗太傅之求壻也但取東床上
坦腹卧如不聞者淂此玉潤勝矜持者奚翅百
倍故竹筍往嫁賣犬以遣苘有淂于氷清奚嫌
門不盈爛又况其人皆玉潤也藍田之玉種之
淂白綉幙之絲牽之淂紅有嬀之鳳卜之協吉
實屏之雀射之中目如此快壻非氷清之婦翁
孰能識之樂廣之淂衛玠也曹公之愛丁掾也

百中未有一焉豈但緣哉然雖不但緣絕不外
為婚姻不外為夫婦不外為翁壻皆在緣之中
雖欲謂氷清玉潤為不但緣也不可淂矣

○○○宅心厚

心為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心為
後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固基植根
惟在于厚心厚則如春風曲育萬物遭之而生
心薄則如朔雪陰凝萬物遭之而死故仁人心

地寬舒便福集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氣象
夫念頭迫促便祿薄而澤短事事淂個迫促規
模妙哉心也為我希為方寸存之為君子去之
為庶民遠之為禽獸未宅心至如禽獸則薄之
極矣而語又云猛獸易伏人心難降谿壑易塡
人心難滿何也豈非以古人獸面人心今人人
面獸心耶揔之獸有人心人有獸意判于厚薄
之間人惟厚則此心常看淂完滿天下自無缺

陷之世界此心常放淂寬平天下自無險側之
人情韓魏公自言其平生未嘗見一不好人故
為相日每見人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
不令人見此其宅心何如者夫心厚則無所不
厚勢能濟物則遇故舊之交意氣愈新處隱微
之事心跡愈顯待衆朽之人恩禮愈隆勢值貧
窮遇人痴迷出一言提醒遇人急難出一言解
救如此便是造福余見積書積金者皆無所周

但留此方寸地與子孫耕者福乃無窮

○○○能忍耐

世界原自缺陷能忍耐便補得一半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何人不從忍耐中來若韓淮陰一生窮困方其漂母進食即少年胯下亦且忍耐得過及佩大將印一下齊城便欲自王一時不能忍耐卒甚女子之禍可見能忍耐便得力便可為大將不能忍耐便不得力便死女子之手

是世界頗不缺陷淮陰淮陰乃自缺陷世界留侯初欲為韓報仇不能忍耐于一擊大索幾得卒身祖龍直至老人納履教以忍耐決斷能功成仇雪便自超超可見不能忍耐幾誤大事一能忍耐卒成自安安劉之業是留侯處缺陷世界而能補者也善乎婁師德之唾面自乾真飽諳世故一任覆雨翻雲總慵開眼會盡人情隨教呼牛喚馬只是點頭語云登山耐亥路踏雪耐危橋閒居耐俗漢則忍耐之樂受福寧有量哉蓋世界缺陷一忍耐便能退步甘清淡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張公藝九世同居亦是此忍耐得力孰謂忍耐補不得一半也然忍耐之功全由智識無智識而妄為忍耐則是懦弱不振之夫世界益為缺陷矣要知要知

○○知節

節者儉之別名大要是慳耳而文之美名曰為節儉天湖子曰慳何嘗不是美名我慳于言語便少禍慳于理閒便少非慳于嗜慾便少病慳于飲酒便少過慳于交游便少累慳于作事便少勞慳何嘗不美而必文以美名曰節儉也即此節儉美名使俗人為之即做出一個教化模樣來反把此美名壞了古來賢達何嘗不慳慳又何嘗不美李翁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

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張無垢云余平生窮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桝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

見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林和靖隱居孤山種梅三百六十株梅熟售價一株作一封供一歲之用又有一禪僧種芋三百六十科日用足以給食尤省而易辦夫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便覺有餘矧萬事皆然也則節之為福大矣哉

○○○不貪

古有以不貪為寶者夫不貪何以為寶凡人貪則思天下無一物可少極力營求積怨叢禍不至殺身不止者若不貪則天下何物不可少試舉種種嗜好此可少乎不可少乎有一人焉始也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追視向時所為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咲也傭工乞人儌倖得十數錢則買肴市酒一咲大醉自以為天下之樂莫踰于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佗佗以程錙銖日夜苦不足今此兩人

易地而觀亦未始不啞然自咲也人之所愛而最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其住于世也能泣能咲能摯能擊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住于世也則又有脩有短而卒無不腐為野土化為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夫七尺之軀且不得自有也又何必役役于貪而歆種種嗜好以為已有哉有賈于京師者放舟中流儻積萬斛江濤洶湧幾欲

覆之旁有漁艇客號泣曰漁者能生我耶舜以
萬斛易漁者挽客入小艇客已驚怖如喪心人
須臾風翦萬斛亦倖免其客大喜登舟識謝迺
舉一揪來且吝且予漁者唉曰喪值萬乎客曰
生而死之則惜命死而生之則憐財噫嘻貪者
之不知足若是乎此特費者也乃有讀書客亦
厭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謂坦曰某家子
與惡人游破産公為捕盜盡察之坦曰凡居官

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
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
道以歸于人夫貪者之心本欲多積金錢玩好
以厚遺子孫使子孫世世勿窮也孰知反使其
子孫多藏厚亡乳甚矣讀書客若猶不知也蘇
子有言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
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嗟夫身如浮雲無去無
來無亡無存則夫不死與不朽者又安足云孰

是可貪之物為不可少者此余所以三渙古言
而慨夫貪者之役役也

〇〇衣食粗足

富莫富于常知足人惟不知足便于衣食外增
了許多營求添了許多煩惱安能脫俗貴莫貴
于能脫俗能脫俗則不俗此非有大見識大骨
力者不能也貧莫貧于無見識無見識則是非
莫曉賢否不分不過一黑漆漆之人惟知華其

衣美其食而已賤莫賤于無骨力無骨力則侍
人而行倚勢乃立倚門傍户不知羞恥安知衣
食粗足者之樂乎昔一士人貧窮無措日夜焚
香致禱一日間空中有神問曰汝日勤拜禱如
是意將何求士人曰某非敢過望但求衣食粗
足逍遙終身其願足矣天神大笑曰此乃上界
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吾不吝與耳夫
世人之所駭為難得者莫如富貴孰知富貴不

惜粗足難求天神以為上界神仙之樂余獨信之何也人希衣食粗足則無世事煩惱又不必勞心營求但見有違無窮有壽無夭况心無一賢曰窮朋来四方曰達得志一時曰夭流芳百世曰壽知足何事不可為何憂身無一閒何俗不可脫何憂朋不遠來方且有識見有骨力可為萬世永賴為衣食萬世之人何論百歲榮華一時得志也即此便是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

得

○○官私無負

先大父瓊山公一丘一壑綽有餘樂嘗曰詩書勤課子賦税早輸官吾無憂矣又自務借不還者其人必不忠若先大父者可謂官私無負矣余謂無負之本在于節儉一知節儉便可致富富則好施奚後有負况儉乃衆妙之門無求於人寡欲於已可以養德淡薄明志清虚厭神可以養志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于前留有餘于後可以養福善哉儉也公私完足外則春秋之期有雞豚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為嘗晝則杜門有琴藉足以為娛疲則寄卧有蒲榻足以為安昔文文山先生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為公私撓獨蒔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呼虎嘯各適其適先大父蓋庶幾

得古人遺意云

○○嘗得無事

人生孰能無事但能了得此心便覺嘗得無事即千古英雄鮮能一二覷破者蓋人世穿衣吃飯所費幾何此外盡為長物盡為他人白樂天云故舊懽娛僮僕飽始知官爵為他人豈惟官爵凡一應多積而此身無用者盡為他人造業而自已招報也故富貴之勝于貧賤者都是無

要緊事如食以止饑衣以禦寒此誠不可闕若衣而華食而精此于身心有何要緊至于大利害如生老病死雖侯王不能令人替淂宜早料理淂清々閑々不必役々多事終身為他人忙也英雄念此淚自不休心自灰冷東坡云無事閒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老深淂無事之福

○○竹窓茶話

昔人云月團百片渺磨文字五千無于水源輕重辨知瀹滌火候文武調若丹鼎自湯社茗戰之會標幟卸菖各立勝場真如語所云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者耶嘗讀陶通明不為無益之事何以見有涯之生又自悲矣故仲祖嗜茶目為水厄王肅喜茗詆為漏卮是惡知幽人韻士耗壯心送日月寔必登高望遠即檜雨松風一甌春雪堪寄高齋之賞豈同酪奴嗟乎世無慕巢何能賞識季疵已矣誰是知音欲知花蘂清冷味須是眠雲卧石人可與呼入竹窓作茶話

○○○淂心友

余任真黜詐以涉世見世無不可交之人見人無不可與之友故余交亦多矣而未見有一心友者想不獨余未見有以心友者即天下亦自難見也是以慷慨排悃懷情上古意歆于夢寐中淂之何也余任真天下人未必皆真間有真者反以余為假彼真者未肯即信我為真亦以天假似真謂天下人未必皆真也余黜詐天下人未必不詐間有不詐者反以余為詐是不詐者不敢即信我為非詐亦以大詐似誠疑天下人未必皆不詐也如此則心友何自而淂余嘗淂一多聞者矣九丘八索靡不窮搜往古来今錯綜了了此一種人益吾孤陋可曰耳友又嘗

浮一多識者矣纖毫曲折情莫能遁上下四旁
物罔不徹此一種人益吾明鑑可曰目友又嘗
浮一能言語矣談言微中議論風生說法講經
石皆點頭此一種人最開岐吃可曰口友又嘗
浮一知香臭者矣忠告善道不可則止廉隅自
勵識義知恥此一種人最利廉節可曰鼻友又
浮一執友握手論交中心乾乾知非下石落井
挾引律之心友斯爲有聞命曰手友又浮一自
立之士舉足不忘步趨可則知非儒軟力量可
法方之心友尚或有隅可曰足友是六友者都
則非心心友云何非耳非目非口非鼻非手非
足渾渾淪淪金石一片有耳有目有口有鼻有
手有足相視莫逆奚計其益知此之友浮何容
易浮既不易將無友乎我能任真真在即友在
凡天下之真者皆吾友我能黜詐誠處即友處
凡天下之不詐者皆吾友若是何關于金蘭訂

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無知後之視今不異吾
今之思古云

○○○知己談

談何容易非談之難知己之難惟知己難則談
愈難何也以天下未必皆知己之人也夫既不
皆知己矣談何容易今世稱知己者大約知己
以勢耳知己以利耳以勢知與之談勢則合勢
去則反以利知與之談利則趋利盡則疎是惡
足語知己知己者不惟無勢無利亦且無彼無
己彼即是己因彼有己以己知己知何須談己
即是彼因己有彼以己談己談不必知吾知吾
己勢來如是勢去如是吾知吾談利至如是利
盡如是雖然吾非敢以世之知己者皆勢利以
世之談者未必皆知己也知己相談惟孔子之
于七十子方可稱也何也七十子所欽談之物
惟孔子能之他人不能也孔子所能談之物惟

七十子知之他人不知也他人不能故終七十子之身不得含孔子之談他人不知故終孔子之身不能加七十子之知蓋七十子之知非勢非利故孔子之談有悅無違斯方稱真正相知非若虞仲翔死以青蠅為吊客而抱恨于天下無一人知已也噫談何容易果遇知已雖孔門七十不為多仲翔一入不為少如其不然徒資天下人談柄耳談何容易

〇〇架插萬軸

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惟李永和知得此趣說得此言以其杜門却埽絕迹下帷棄產自營手自刪削若不能刪削縱擁書萬卷亦奚以為然邢子才架插萬軸每有錯誤不即校讐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其子弟李節不識開思誤書何由便得節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人一浩廣積書籍自言其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惟是專心思書蟲夢與鬼爭議始知古書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如此方無負于萬軸洗枚之嘈嗏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不然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皆在張華所使張華而不博物洽聞亦奚貴架插萬軸也乃倪若水之藏書列架不足疊牀安置借書者先投束脩羊孰如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較之投束脩羊者孰優劣也世有如此好主人天湖子心不厭而走矣因録架插萬軸諸入以為藏書者千萬莫作書奴也

〇〇〇得讀奇書

世有貧不能享客而好客老不能狥世而好維世窮不能買書而好讀奇書如此等人是名何品曰此乃今之古人入之君子其家雖貧其品甚富具此富品好客雖世無徃不亞無施不可

獨彼奇書振天動地氣奪山川色結雲霞故爲宇宙間奇男子須讀宇宙間竒書作宇宙間奇文然此奇書何可易得余嘗屈指五經外如漆園蒙叟談空說有嘻罵聖賢奇々怪々不可方物是名奇人所發奇書汨羅大夫愛君忠國何意爲文真精所結變幻綜錯爲汨羅語是一奇書若聱素臣古々雅々典懷渾厚爲一種書如[illegible]太史虛々實々奇正橫生又一種書如柳々州蘇翰林李觀察卓和尚開人不能開之口又開人不敢開之口天地以來其書有數余皆饑當食寒當衣第不知後之作者竟屬何人若果奇書余見必哭大哭不已繼以呼呵呼呵不足繼以慟哭慟哭云何與我意合意合我者即名奇書此而得讀猶不可量世界茫々安絕此書吾抱清史歌呼俟之

能文章

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宋子相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構梲知言哉乃今世作者于鱗謂其悍于脩辭理勝相掩忘其鄙倍取合流俗見能爲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于時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嗟夫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爲皆侏儒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人情乎天下風靡之士復從而咤之曰彼能文章此何異塗之群瞽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纍々載路稱培塿則皆翹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又何怪李于鱗痛其疲蠱傳火不疑于日也則後生學士人々自爲宗工家々負爲哲匠竽濫不可區別有能超衆而上者是必神品仙骨人望而不可及者也人有戲言塵剎中有三種神仙一者貴人一者美人一者才人貴人紆紫拖金前

呵後毀人望而不可及美人玉貌花容嫣視盈咲人望而不可及才人聰明絶世高步詞壇人望而不可及望而不可及者皆神仙也况闤闠詩書之中能超乘而上則天下之大貴大美在我矣經國不朽之業孰大於是其福寧有量哉

○○○行胸臆

世人一落世界自非有大識力者便受世界束縛若生富貴家便受縛富貴生貧賤家便受縛貧賤若夷狄患難無入不束縛無時得行其胸臆蓋世界原是不得行胸臆的故小兒墮地便叫號哌哌可見人生帶來不得如意不如意而強求如意愈見束縛不得解脫今人處不如意事不亟料理徒生煩惱障中于事無益細而思之世界自寛人心自隘古來能自行胸臆者夫豈是人外非世界外又另有一世界也同此世界但彼能看破耳看破何由束縛也看彼之

去蘇子瞻沒來得之故鄙言曰水到渠成若早自看破而并不染指者得一人焉其陶元亮乎元亮惟看得破故愛做官便做官愛歸田便歸田愛飲酒便飲酒愛作詩便作詩不受世界一毫束縛真可謂善行胸臆者蕭南郡云人生不得行胸臆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知言哉奈何今人徒取必于在外之功名富貴以為能行胸臆耶夫在外之功名富貴便受世界束縛彼束縛者可以語清福否

○○名山遊

李青蓮一生好入名山遊嚴君平州有九遊其八以為恨高人韻士遑遑于此處留情故司馬子長少年足跡遍天下向子平欲以婚嫁畢遊五岳一壯遊一晚遊白樂天每入名山輒寫景數律謝東山圍棋墅嘗以妓隨一詩遊一妓遊王子猷山陰雪夜之舟蘇子瞻秉月懷民之

訪一興遊一夜遊宗少文凡平生所履皆圖于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又以卧遊矣柳子厚登高山意有所極夢亦同趣則又以神遊矣羊太傅之于峴山也欲其百歲後魂魄猶應登此嗟乎若羊叔子者則又死遊之矣余少年頗效子長今學向子愧未即遂然四時登眺詩酒聲妓之娛何山不遊何遊不樂但未能乞得閑身探蘭臺石室之藏委宛冊書之秘問燕趙故墟訪鄒魯遺俗走塞外弔古戰場勒石燕然而返然後五湖烟月盡落吾手十洲奇勝入我吟囊庶幾乎畢吾志以了此遊

○○○遇故知

故知者非朝夕相握手之人即平居相往來之戚日相握手日相往來此時即樂亦不可見安見其不可離也乃人生非麋鹿安得長聚首一旦離矣離且久不得遇矣勿論其離群索居孤

陋寡聞即此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必遇則喜不遇則悲遇則不悲即悲亦喜不遇則不喜即喜亦悲余嘗空山無人聞跫然足音而喜余嘗遠遊海濱聞鄉人語而喜夫跫然足音何如此故知也聞鄉人語又何如遇此故知也今且有人于此遇古書籍泗涕交流慷慨悲歌此何以故豈非以古人心若事與我心若事有相同耶今又有人于此遇塗之人性情卓越意氣橫秋便思與友此又何以故豈非以塗人之性氣與我之性氣有助益者耶况此故知之遇非遠如載籍所傳非跡若途中所見其蕤吾慷慨悲歌之情增吾寂寞無聊之感有千萬倍于此者故獨坐無賴忽然一遇則悲喜交集其悲也乃其所以喜也其喜也斯所以為福也人生知己難逢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此世俗交吾所痛惡

○○澹味

性愛種竹雅好良朋藝植之家不能享客客每過予止具一味有牲不肉有肉不魚匪曰寬胃以養財福東坡留客一爵一肉尊客盛饌乃餉三品寧損勿增取可常繼入或召我預此告知主入不從過兹不食子猷寄居便令種竹無竹不居無友不樂竹窓茶話安用食肉肉食則瘦笋食則肥我性已然客宜見亮倘罪菲褻我則不辭如不見罪共此澹味肉食者鄙可自廻避不揣臨況逃之竹內作此淡箴以告我友我友召予亦海如是不如是者不名我友

○○小飲

性既喜澹雅好清談正聞客至忽報花開倒屣迎之向泉對奕一局未了家人出酹止一古碗品無兼味豈以口腹作此煩費任意所如或歌或咏有琴在席有酒在罇有塵在手有榻在旁弹罷以飲談罷以寝神情既滌夢魂亦清友或召予仍作是觀或延俗客勿勞相召不赴方命赴之損趣與其損趣毋寧方命士故有癖交貴知心知心之交清淡茶飯愈嚼不厭愈久益親畏途交結譬大廷癰瘡錯陸離終非常食倉皇下咽氣味索然惟是小飲勝彼大酌

○○開新釀

酒者天之美祿入之歡伯除憂來樂無貴賤無賢愚無夷夏共甘而飲之余于山中取薏苡仁

同綠豆蒸釀更取白蓮花風乾作麴名曰蓮酒以佛吐冊同糯米桂花而釀名曰桂酒又用早秋同細辛桶藥砂仁搗和燒酒浸以栢棗名曰栢酒是三種酒每于風晨月夕與到客來便令開之作詩清談了有饒趣因憶古之釀品郢曰富水烏程曰若下劍南曰燒春滎陽曰土窟春富平曰石凍春宜城曰九醞潯陽曰湓水嶺南曰靈溪博羅河東曰乾和蒲萄東城曰西市腔

蝦蟇陵曰郎官清河漠曰三勒法書波斯三勒
曰菴摩勒曰毗黎勒曰訶黎勒朱崖曰椒花扶
南曰石榴辰溪曰鈎藤赤土國曰甘蔗又夷釀
曰柳花曰椰子曰檳榔曰樹頭曰停花河中曰
桑落曰索郎隋煬帝有酒曰玉𤤈此酒本學釀
于西湖人豈得大宛之法如司馬遷所謂富人
蔵萬石蒲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乃釀飲諸名
則又有異者酒母曰醾渾汁曰醪三薰曰酎一
宿成曰醴肯曰醑清曰醲厚曰醹薄曰醨白酒
曰醝曰酸買曰沽當肆曰鑪漉酒曰釃相飲曰
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釂使酒曰酗甚亂曰營（音詠）
病酒曰酲飲而面赤曰酡不醉而吹曰罌（音娙）共
飲曰醵獨飲曰醮賜民同飲曰酺主人進酒于
客曰酧客酌主人曰酢故天垂酒星地列酒泉
人著酒德所自来矣余安得劉玄石之中山千
日酒一醉三年三年一開也陳暄有言周伯仁

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
杯吾不以為多譬之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
以覆舟江諮議又謂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
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
飲而不醉噫吾安得飲中趣如江陳者若而人
當不惜開余新釀三種酒與之大飲數日今不
可得矣余獨無飲乎則雖貴人賤人賢愚人夷
夏人皆可與飲皆宜開新釀何可以歡伯乃復
紛々形撵為

○報花開

花看半開酒飲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爛熳
酕醄便成惡境山中無事每于黄雞正肥白酒
初熟時便呼朋儕清談小飲酒意半酣詩興不
淺山童報花開遂與羯鼓催之益令毫揮玉屑
樽開珀光乃知七貴五侯不過一番黄粱夢一
本玉壺氷金谷華林不過一滴草頭露一瞬眼

前花詩不云乎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作
月開嚴盈滿者宜思之
○景中送酒
魏摩師曰徐君房年隨情少酒因境多可謂知
言因憶往年三月三日大雨淋漓蘭香滿堦前
獨與兒子煑茗花塢何異元亮公九日無酒乃
于籬邉摘菊盈把也心念安得白衣送酒人忽
聞雨滴笠聲至則獻庭家叔遣奚奴以豆酒相

餉亟呼兒子熱之而飲不覺頽然傾倒詩云何
處難忘酒朱門美少年春分花發後寒食月明
前小院廻羅綺深房理管絃此時無一盞爭過
艷陽天余遇此處安得不酒多叔名明俯猎入
泮爲人雅飭渾厚不喜與俗子作伍亦不以俗
事經懷今年六十矣時人稱其長者
○○○對酒當歌
歌言志也人有意鬱氣結不得直行其志欲告

之人人無可告語欲訴之天天漠不聞聲一旦
對酒不覺慷慨淋漓悲歌自傷故以孟德奸雄
猶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既知人生幾何何不
脫任歸山終身爲漁家一故吏日與名士飲美
酒賦佳什不亦瀟瀟落落以樂餘年計不出此
乃今日與吳爭明日與蜀戰以無幾何之身造
孽作周文王如是乎赤壁對酒悲歌自憐英
雄志氣陡露于此吁嗟悲兮人生如薤露真易

晞矣露晞明朝更復落人生一去不復歸又露
之不如矣據孟德當日意駕三王氣齊五帝終
不免代司馬家兒爲驅除難反不如即時一杯
酒清歌一曲也吁嗟悲兮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孟德之志有可憐矣倘騎虎之勢不得下者耶
柳赤火已厭治世良臣不得不變爲亂世奸雄
雖欲脫任歸山無人可托此其志亦良苦對酒
當歌其意鬱氣結不得告人不能訴天矣至今

赤壁之上徒令人悲英雄之已往慨人生之無多而慷慨淋漓之志有遥想足哀者吁嗟悲兮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此桓子野之所以每聞清歌輙喚奈何奈何奈何誰能解此

○○婢僕拙

王川先生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真得古人意古人所任者皆蠢蠢之人所行者皆悶悶之政故司馬公家僕婢惟取其樸直謹

愿勤于任事至出言不雅禮度未閑固不計也自人家子弟不知温飽所由来不求自己德業出衆而求僕之黠慧婢之嬌俊動曰邻家奴鄭家婢噫邻奴何如方回鄭婢敢望康君獨不曰巧者拙之奴乎蓋僕婢巧則生事生事則主人當之亦何貴費財以蓄此生事之輩然拙者亦自可愛拙則可與同甘苦可與共安樂吾當愛之若子若女何可賤之為奴為婢乃有一僅無智主人日為僕婢作奴可咲也余家僕婢布衣短褐以給薪水而已吾安知吾之客有蘇子者好個僕而不為吾敝壞也

○○○得佳夢

或謂夢為因為想余謂夢非因非想人生俱在大夢中誰為先覺且覺即是夢夢即是覺故至人無夢非無夢也無可認之以為夢也無可認之以為夢又安得于夢中認之以為佳鬧之夢

南柯者一樹功名富貴即覺中之功名富貴鬧之夢黄梁者一炊終身究竟即覺中之終身究竟鬧之夢蝴蝶者一物自喻適志即覺中之自喻適志吾安知覺者之非夢夢者之非覺又安知夢者之為佳覺者之為佳噫覺既是夢夢既是覺則佳而不佳也奚辨不佳而佳也又奚辨惟至人其心如鏡照見此身為夢中身照見世境為夢中境照見世事為夢中事故牧羊者得

佳夢為國君夫為國君是夢則妝半非夢耶夜夢國君為快活三萬六千場則日間妝半不更快活三萬六千場耶然則夢非假也而覺非真也從古至今覺在世者幾人不久皆入長夜大夢中是覺者短而夢者長也即余真假長短之說亦夢也余方且夢中說夢又何能執此為佳不佳也佳亦夢不佳亦夢夢固夢覺亦夢世有能知無佳無不佳無覺亦無夢者此之謂至人此之謂清福又奚必紛紛于為因為想之辨

○○暑雨後涼颸

氣候有涼暑時人心則無暑無涼若有暑涼皆念想造成故釋氏云利欲熾燃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機息即有月到風來不必苦海人世心遠自無車塵馬跡何須癖疾丘山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尺盛夏猶以為不可屈常額士自郊居来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

其故曰野人無脩簷大廈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移則從東西移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奚必暑後雨雨後涼颸也蓋胸中無他念便是涼的本體本體一得無暑非涼無涼非颸奚待雨哉惟人不得其本体即于涼中亦生暑見種種念想如何解脫譬之優人傳粉調硃效妍醜于毫端俄而歌殘場罷妍醜何存譬之奕者爭先競後較雌雄于着子俄而局盡子收雌雄安在人常念此則時時暑雨時時涼颸不必郊居何怕涼堂

○曝背觀古帖

冬月曉起推窗風簷盡白霜華厭浥侵人奚奴吹茶竈爇火爐既乃東角陽熹移榻就日披覽魏晉搨本淳化閣帖後先駢集燦若卿雲整如魚灑大抵天下法書其點撇屈曲力送一身手

骨駿勁心手相應故其運筆之妙或喻睃奕豐
極有好勢或風流綽約獨步當時或作戈如弩
點如墜石或作牽如藤縱如驚蛇或如危峯阻
日孤松一枝或如孤蓬自振驚沙坐飛或如大
娘舞劍低昂廻翔乃知古人書法皆精神命脉
所寓以故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豈欺我哉維是時和氣暢神怡務閒披閱之餘
令人胸中飛灑筆下神奇故曝背觀帖為人世

一奇趣

○○暮雪圍爐

雪菴之前蹲踞而玲瓏者數石呼為貞友拳曲
而穿石者數梅呼為清友得此二友時常與談
可使點頭可發暗香為之快賞未幾冬陰六花
繽紛促事圍爐呼我二友不覺貞友頭白清友
魂消二友如此我將奈何然三日不談舌本閒
強亟呼鬧兒孫兒携尊玩咏高談玄諦玉屑霏

霏真如雪消春水固不亞紅爐點雪也忽而花
飛爐中香滿雪上頓二兒曰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二兒頗有所悟是日酒興淋
漓如登瓊島因憶撒鹽空中柳絮風起彼時景
致千載如睹

○○獲未見物

楚昭王與吳戰亡其踦屨行越舍還取之曰吾
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孔子遊少原之
野見婦人哭甚哀孔子曰何悲也曰吾非
悲亡簪不忍亡故也夫簪與屨其小者也江瀼
之君越舍以取少原之婦慊故而哀則其忠厚
誼足以動人千載之下奈何人心不古徒以
目所未見之物得獲為慶而懷屨哭簪此道今
人棄如土矣不知目所未見之物則天下奇物
也獲一奇物即獲一奇禍而不見東吳之子以
書畫殺其父乎則象箸奇商祚亡鶴翥奇衛懿

戚黿味奇子公殺西施奇吳官沼綠珠奇季倫誅禍起目睫徃事昭昭如以獲此為福是余之所謂獲一奇禍者也焉得智

○○○薄醉

世事翻翻覆覆吾人不可太自認真只好隨緣飲酒以樂餘年即此飲酒亦不可認真認真則六醉太醉則神䰟昏亂在書為沈湎在詩為童羖在禮為豢豕在史為狂藥何如但取半酣與

風月為侶歷觀古之醉者若東方生海鷗武皇小遺便殿蔡中郎橫卧道上名曰醉龍畢吏部盜飲被縛劉伯倫動則挈榼提壺而以二豪為蜾蠃狂于醉者也若吳術之因酒失䖏潦忍斷杯中物祖台州之遁人達士累于此物衛元規醉失歡從此因酒星于天獄焚醉日于秦坑猶于醉者也若荆卿游于酒人易水一歌悲風蕭蕭聲莽天地漸離酒酣擊筑旁若無人鄜生以

高陽酒徒而談哄下齊猛于雄兵百萬勇于醉者也若徐景山時復中聖人畢茂世柏浮酒池中孔思遠二十九日醉劉公榮非類共飲貪于醉者也若顏延之醉甚可畏使何尚之望見便佯卧高季式車輪括頸馬武面折同列無所避忌胡綜椎引杯觴捽擊左右嗔于醉者也若饒德操之登屋痛哭達旦乃下艾子四臟可活唐有三藏檀長卿醉作沐猴舞與狗鬭為樂痴于

醉者也若夫阮仲容跨馬傾敧觀者謂乘船行波浪中李青蓮騎鯨上天而呼吸通于帝座嵇中散醉倒傀俄如玉山之將傾石學士沉冥自晶為鶴飲了飲鼈飲囚飲鬼飲得醉之態若老羌姚世芳一龐園醉後善說王者興亡事曹山晉化一水田和尚而或以顛酒說法或醉後喜作驢鳴得醉之情若使酒罵坐腐齊酣身餔其糟而啜其醨者得醉之皮若青山可埋則鍤可

黃歩兵厨鞅則礌磈可澆天命苟如此則頭上之巾可漉若是者得酔之骨噫劉忘埋未忘鍤畢忘盜未忘甕是皆未若薄酔者之可以自適其適也狂酔乎俏酔乎勇酔乎貪嗔痴酔乎其得酔態耶得酔情耶得酔之皮與骨耶孰爲真孰爲假任世事之翻々覆々忘物我之真々假假蓋太酔近昏太醒近散非酔非醒非真非假浩々乎蕩々乎華胥無國混沌無譜真假半真不真假不假亦半故但取半酣無真無假自是一壺天地何愧高陽酒徒

○清睡

世人皆于醒時作濁事安得睡時有清身若欲睡時得清身須于醒時有清意此睡訣也余遂著日枕書晝寢睡起莞然一咲西牕没日無多不知醒之清睡之清但覺人于醒中有睡意余于睡中有醒情耳豈如蔡季通睡訣先睡心後睡眼睡側而屈覺直而伸若耶李愚告人予夙疢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于洛陽買水竹作蝶庵令得謝事居菴中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不許忙者注藉供職此老真得睡趣者也雖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則當如周之爲蝴蝶乃可彼醒者方且作牛作馬奔々逐々何能睡時化蝴化蝶栩々蘧々若其有化是必爲糞蛆士君子以鮮風之身而至于睡以糞蛆化也可不大哀

○遠歸

遠歸何以爲福曰知止難也知止則不殆張季鷹在洛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能羇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其歸也豈真爲菰蓴鱸膾哉陶元亮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帯見之元亮曰吾不爲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即解印歸其

歸也又豈怕甯東者哉惟知止故遂歸惟遠歸故爲福此非有大智者不能也偶看張循王老卒事而竊咲世之貪位至老不知歸者循王遊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老卒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錦綾奇玩

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是以獲利如此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嗚乎若退卒者真能知止者也是大英雄是大豪傑能做得如此事更有何事可做乎然其最不可及我所大服者在其不肯再往若是今人一往有利決不肯收不盡喪其五十萬不止者何意一老卒大才如是而且有大智如是也且曰此戲也再往則敗令世名利客惟把做一件真實事去做故逭逭至敗不悔夫天下事何者不是戲老卒把此等事做當戲看是以得利而歸得享退老之福彼張季鷹陶元亮輩蓋得此意者也吾故曰此非大才不辨非大智不決彼不知歸者有愧老卒多矣如以從遠方來爲歸福豈在是

○○病起

昔海有八病，其一也。第人知病之若，而不知病之樂。病何以樂？病深理方悟，所以樂也。今年病矣，病且不起矣。牀蓐百日，呻吟簀屋數旬之食不嘗。廉將軍一餐，烟火外傲骨一具，危乎危乎，庶其有瘳乎？有友從東師來者，得清供諸目一紙。余癃然起曰：此愈我病。乃取諸目，刪而廣之，復借諸目以寄余病中語，非敢曰此大藥王可以醫世，聊以自醫而巳。昔萬曆甲寅五月六日也，起自是日，成于仲秋，共得語若干，為日既少，蕪以病脫，故不工。噫，病起成稿矣。復于病中作此病語，吾安知吾之所為禍，非人之所為祟耶？則又安知吾之所謂樂，非人之所為苦耶？第病百日而成此書，此書成而病起，未知其福與否，乃病則實起我矣。甲寅中秋日書于雪庵之醉石。

雪菴清史五卷終

清史跋

逢余弁公餘君交知天湖子最，公餘語余曰：家大人傲骨弍具，不呂俗，途營衰時，唯攜酒聽鸝，囊詩策蹇而巳。余每聽其言，蕭條高寄，弍被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乃今得其病中清史讀之，泠泠勝塵土俱盡，而實本人情，切物理，真實不虛，吾知其且以為衡鑑，且以為蓍龜。天湖子蓋真儒哉！不佞方慨世之偽學，孰知此中得真儒？因書此以還公餘，俾可簡清史後。

古髭巴揣劉起濮琴手撰

雪菴清史五卷 浙江朱彞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樂純撰純字思白號天湖子沙縣人是書皆小品襍言分清景清供清課清醒清福爲五門毎門又各立子目大抵明季山人潦倒恣肆之言拾屠隆陳繼儒之餘慧自以爲雅人深致者也

露書十四卷

〔明〕姚旅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露書十四卷》提要

露書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譔

姚園客露書十四卷十四篇核篇二駁易書詩三經孔曾思孟四書諸子史之訛誤者韻篇三論詩賦諸文體之嫩惡者華篇倣法言問駁言道者雜篇諸雜論錄焉跡篇記古跡風篇記風俗錯篇記土產人篇記人物佳否政篇記政事籟

篇記偁言諧篇記譚言規篇
記譏刺枝篇記雜枝異篇記
恠異其名露書則東漢王仲
任所謂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
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

適耳也其書視論衡卷財居
半篇財六之一而體例評論六
相出入余孤陋寡聞然無它伎
倆嗜好唯以誦讀爲生計每
遇古今文字有所未晰無從質

正得園客書犂然當心其於
經世宰物汙隆損益之故確
有知見匪直仲任釋物類同
異正時俗嫌疑而已史以仲任
與王節信仲長公理同傳節

信公理所著皆有称引獨仲
任鈌焉豈以二十餘萬言盤鬆
未可一二擿耶園客精簡居
然自勝史又称仲任閉門潛
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

置刀筆而論衡甫就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令不傳園客好進足跡幾遍天下年未半百精神長王仲紙揮毫若不措意而營搆夙成其才性殆天之所授然也人既異人書復異書余不敢為蔡中郎匿之帳中而竊效王會稽以實對人虛其傳与

衆共之曰為題簡端如此由今以往若董勤之辟謝袁吉之薦世自不乏憐才者矣

洪寬仲章書

金陵徐登督梓

志怪也搜典籍之舛譌究衆流之淵源商大雅之存亡紀名賢之蹤跡著風土之通變襍里巷之瑣尾悉睹記之龐襍察幾祥之微芒其志豈不大哉可與論衡分路揚鑣矣雖然六合甚廣

至理甚微性地宜霽耳目宜廓明鏡豈疵于屢照而清流寧憚于惠風故同異離岐是非雜遝可否易地好惡分曹園容艾年足跡幾天下偏見以識定議以時遷其繼此而筆札之後富豈

不足徵且信邪余固無所短長值時之韞拮据戎馬無寧晷然性喜涉獵稍暇未嘗廢開卷其自此而見異人睹異書矣遂忘淺陋而漫為題首

壬戌中秋黄猷可書

園容露書敘

河東友弟晉應斗元杓譔

盡天下皆言也而有不解之言盡天下皆言〻〻也而有不解所解〻言〻

夫不解者與不解所解者似能除言守黙妙合渾同然而不得所解之竅而盡以不解除〻不發能然莫辯乎園容君與余遇危堂終日而不言〻於書無所不窺而不欲盡解所以言余曰以不解所解者目之矣及索亦著露書如核韻昔

篇又何言之詳解〻盡耶嗟乎園容君不求解者也而言〻詭意蚌魯魚豕亥之混率為〻病夫古今言者与〻〻者欲以

解破斯人之障而亦能
解者乃托不欲解以誤
古今〻〻之〻則夫有園客
之解也而後能不解者
園客君之不解也而後

能解所不解然則是
書也固欲天下士縣解以
入不解而曰必盡解公非
園客君意矣
癸丑中秋友弟周嘉胄書

姚旅曰賣壺種者置大壺其傍云子取之壺桃之則
非然欲者不取壺取子履之則在足市履者不準足
跟踰奔歸云遺則經生不尊經尊注詞家不本諸性
靈而尸祝杜陵殆類是已余每爲煩悶余性僻少讀
書遇義晦如解帶結不解不休遇傳注旨背如食蠅
吐乃已第少憨不屑登之牘壬寅來客泰淮曹能始
謂吾輩談諧儻一紀載何減劉義慶時徵逐佳麗未
暇也丙午客青守盧作仁署中無事追憶昔者凡身
之所交口之所談足之所履目之所觸耳之所聞及

一切可喜可愕輒命管然耻襲人牙後間偶昔賢亦
以先發已見積若而年得十七萬言分十四篇合爲
十四卷自跡篇而上多稽古而間附以今風篇而下
皆徵今而欲還於古命名則王仲任所云露書顯文
是非易見篇之鱗次亦略有意存余貧不能多積書
即積不暇讀故所著只剔諸耳目猶讀芝麻通鑑遑
談說古今耳若謂經籍之訛舛詞賦之妍媸理性之
衷正陵谷之變遷世教之汙隆人物之錯綜鬼神之
情狀盡是則待宰木以爲牘無盡期一壺無益於溺

有時可亂流辛亥書粗成抵秣陵屬張爾建芟訂旣刻日發程入齊以事稽遲刻書燬於火時爾建借宅讀書先是夜坐聞瓦上多人馬聲以六丁戲余已未方續成壬戌持二冊就友勘市語偶寄市肆慕歸肆反扃仿偟達旦其夜果復燬惟是潦略付梓非郎謂坎鼁足誇河伯乃朱鬱儀語余俞羡長柳陳父揚扢風雅而博識未聞李本寧謂鬱儀幽窮古奧文筆稍遜則吾豈敢

露書目錄

靈書卷之一

核篇上

莆田姚旅園客著

潛龍勿用勿用者勿爲也葢初九動則爲姤故戒其勿爲潛龍也若以勿用爲未可自用則云樂行何也且樂行憂違正不欲其執於潛也

或問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於卓小仙小仙曰合九與六者十之有五也按此合七與八不亦十有五乎大抵河圖出龍馬馬九竅洛書負

元龜龜六竅天地陰陽之定數準於此矣况遊魂謂九六也九六金水之數金水用事而物變易主變此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也或曰天一生水地四生金九六爲金水何曰土旺四時五得四爲九五得一爲六此金水爲九六

確乎其不可拔承樂行憂違來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非謂其一於潛也

天下文明孔穎達謂陽氣發見之義固一理也但九二動爲離離則文明在内卦故曰天下葢天下太

平有文明之象而龍方見耳不然方在田安能令
天下已被其化也
乾道乃革革者鳥獸希革之革文彩始著之謂
坤六三无成有終蓋爲臣之道勞出於已功歸於君
如山出雲雲降爲雨不曰地雨而曰天雨此之謂
无成乾資始坤資生天施氣地成形則有終也非
若注所謂始雖無成後必有終也

六四无譽于寶曰功業不遂故无譽也按四爲三公
之位而云功業不逮何也蓋四動爲震震爲聲譽
又四迫君處危疑之地不欲有譽鄰戾之自汚是
也淮陰之不免以有譽耳故既云无咎又繼以无
譽若謂卽能无咎儻有譽猶有咎也不然无咎足
矣何必云无譽也如於无譽致不足之意則免咎
之人又何樂於有譽也
龍戰于野荀爽曰坤在于亥下有伏乾是矣謂其兼
于陽故稱龍也則非疾果曰六稱龍者陰盛似龍
故稱龍也亦非陰何由稱龍所謂龍戰者上六人
臣數窮道窮之時謂坤與龍戰也龍者君也如湯

武不得不正桀紂之罪臣失臣常道君失君常道
是兩傷也故曰其血玄黃黃者臣玄則君也又坤
十月卦十月當亥位有與龍戰之象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慶今讀作磬不知慶音羌始與
必有餘殃韻合觀上文有常也化光也時行也其
韻自明卽詩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亦然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袁坤儀謂大象辭皆明著獨此
不可解按荀爽曰經者常也綸者理也蓋屯難之
世人易震蕩失次惟君子不失常理猶雷風而曰
恒也昔賢不得其解遂以經營之意當之致使後
世以經綸草昧爲成語
比彖詞後夫凶其道窮也互卦剝故曰凶曰窮六三
不亦傷乎亦此意也
履六三以一陰爲五陽之主故曰大君又以陰居陽
故曰武人爲于大君亦猶師之九二以一陽爲五
陰之主曰王三錫命卽以九二爲王也曰承天寵
王爲天所寵也曰懷萬邦卽九二之王錫命以懷
萬邦也丈人古本作大人亦指王言非指丈人爲

軍正謂以九二承五之寵又謂五錫命於二以懷萬邦也蓋善讀易者原不滯五爻爲君位也

武人爲于大君象曰志剛也美之也本義云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與經旨背矣

泰之互卦爲雷澤歸妹故六五之詞以之非占得此爻又非如傳所稱如帝乙之歸妹也

否九五繫于苞桑程傳桑根深固苞叢生者尤固也李鼎祚易解作繫于包桑荀爽曰包者乾坤相包也桑者上玄下黄以象乾坤也乾職在上坤體在

下雖欲消乾繫其本體不能亾也按此苞古作包

同人九五大師克相遇同人與師旁通故曰大師互爲姤故曰克相遇

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彭原作尫虞翻曰其位尫足尫體行不正四失位折震足今尫變而得正故无咎或作彭作旁聲字之誤

易而无備本義云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夫易而用威能必人格心耶又信以發志謂足以發上下之志則指已言人將易之又指人言詞氣一復自背戾疾果曰有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此解裁得聖人過化之妙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謙君子有終謂內卦艮凡詞必取象程朱未見發明

謙初六用涉大川袁坤儀云用涉與利涉不同凡爻有川義則利涉此爻無川義特欲其用此謙謙者以涉險耳又云程傳謂雖涉險難亦无患害原借涉川以贊謙謙之盛耳按此殊未繹卦體謙互震

坎坎非大川乎震木在水上不亦可以涉乎

謙卦主謙六五忽言侵伐程傳朱義又不言所以利用之故殊令人悶悶李鼎祚云六五離爻離爲戈兵侵伐之象也稍快人意然亦未暢余按互外震六五動之離有如鼎祚之解巳互內坎六二非五正應又恃險故曰不服地能克水故曰利用曰征不服也正惡盈好謙意也

豫初六象志窮凶也內卦坤互艮有剝之象故曰窮凶

六二介于石互艮艮爲石耳

遲有悔處豫之時人易沈溺六三以柔居剛不能審斷故曰遲有悔

臨至于八月有凶虞翻曰與遯傍通臨消於遯六月卦於周爲八月遯弑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荀爽曰兌爲八月李鼎祚曰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其說皆非袁坤儀謂作文不用似不必攷然不得其義作文即極力摹

寫終屬影嚮旅按八月觀卦也臨與觀反臨二陽漸長觀二陽漸消臨至觀則歛藏者已盡呈露且循至于剝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見盛當慮衰不可處盛而奢淫又見時難得而易失當兢兢保泰云

六四象曰至臨无咎當位實也謂下應初九當位有實也今本作位當也失其意誼矣

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何一貴人以爲閉關只此一日儻至日以後俱閉商旅將何之乎余詰之曰此以今俗槩古政耳古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又死徙無出鄉即有商旅與居有節不若今之商旅終歲道路也故二至閉關二分方啓關若只閉一日則此後不閉矣何以至二分始曰啓乎白虎通曰孝天下靜不復行役是也

无妄不利有攸往朱子謂不利攸往由有眚也程傳則以不往由於無眚曰不合正理則妄故匪正則爲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蓋以往則有欲心既已无妄而復有往是无妄生妄此不利

攸往耳

大畜京房易傳引易云既處畜消時行陽未可進取今易無此文豈逸之耶

頤重養賢以養民故以顛頤則吉拂頤則凶蓋養賢則澤及天下養君則財力弊於下王澤竭於上失養之道矣

舍爾靈龜朱注靈龜不食之物謀龜節食之物耳震動欲食艮止貴節今舍龜爲凶

六二朱子以顛頤拂經句于丘頤征凶句蓋以求養

於初爲顛倒違常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誤矣旦

征凶此解屬丘頤至象解復屬初上又自背戾旅

按顛頤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句顛頤者二宜養

五今五非正應顛而養初則於養五之常理有違

然此卦以陽爻爲君子養初猶爲養賢五既无應

征必凶也是拂經拂於五非拂於上而征凶亦不

屬於初矣又互坤坤能養物而養爲養人非求養

於人也

六三象詞道大悖也按易解作道德悖也

六五拂經五君也似宜受人之養今反養人故曰拂

經然所養者賢也萬民賴之得君之正故曰居貞

吉非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之謂也蓋卦體五

居互坤有養人之象无受養之理耳卽上九由頤

亦天下由之以養非養六五此象辭之所取義也

儻如程朱之解與象旨背矣

大過之時大矣哉遇過之時當汲汲以調劑也險之

時用大矣哉紀綱法度所以防國之險遇險之時

當思所以用險也遯之時義大矣哉當遯之時當

以義自裁也各有深意

坎六三勿用此戒人處險勿非分營求也三動之巽

有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意非置而勿理也

九五古本象曰坎不盈中未光大也體屯五中故未

光大今作中未大也殊減旨趣

晉六五悔亾失得勿恤程傳謂六五大明之主不患

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

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按易解作矢得勿恤荀爽

曰五從坤動而來爲離離者射也故曰矢得又虞

翻曰動之乾乾爲慶也矢古誓字誓信也勿无恤

憂也五變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恤往有慶也

兩說雖異要其爲矢得無疑

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謂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

荄滋非商箕子也則文王以之當作何解

六二其象只以二居足上爲股故曰夷于左股並無

傷而未切之意程朱不識何所見而云然儻傷未

切何必用壯馬又何必獲免之速且謂股在脛足

之上於行之用爲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於理皆

難通矣又按易解只云明夷于左股今本多一夷
字
六四于出門庭震爲大塗出門庭則大塗也
家人六二處家之道男貴剛女又恐其剛剛則奪家
秉喜專遂家窮而敗矣六二爲家人一卦之主無
攸遂又爲六二一爻之提領在中饋正見无攸遂
耳程傳蓋矯偏之言非質論也
睽六三其人天且劓程朱皆以天爲髡首之刑虞翻
以天爲黥額之刑袁坤儀以天爲去須之刑然三

者之說字書皆不載不知何所見以天爲此解王
孫朱欝儀云其人而且劓而者須也舉不至髡曰
耏耏而同蓋去須之刑也而小篆與天不遠以此
訛乎
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程傳三實无惡故後脫弧
而弗射李鼎祚易解作後說之壺解云後說猶置
也兌爲口離爲大腹坤爲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
壺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兌故後說之壺也按此
弧古作壺一字之差便隔千里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坎爲狐二動之坤爲田二
動互成艮艮手拘爲獲互離三數爲三故曰田獲
三狐離爲矢坤爲黃故曰黃矢
九四朋至斯孚袁坤儀曰二四俱陽有誠信之象故
曰孚此解未暢蓋九四與九二兩陽爲朋故曰朋
至九二坎中孚也九四在互坎之中亦孚也以孚
感孚故孚之速而曰斯孚也
損六三按一爻有一爻之象程朱解以全卦之義殊
彖三六爲一卦之主少男少女意氣相得男女搆
精萬物化生矣然必專一始生倘疑則不生故此
爻戒以當致一也天地間一陰只配一陽故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一人非三人之
中汎損其一蓋三則所配者心疑疑即不相得是
損所配之一人也一人行非獨行也蓋專與所配
一人行如是則心相得精意絪縕故曰得其友按
益六三朱子益之用凶事句无咎句程子益之句用
凶事无咎句按損上益下爲益未有益人以凶事
者此居陽應剛果於爲益用之凶事則无咎程意

爲長也余意六三有正應益之者上九益之也既
有上九輔益之又以柔居剛善幹事幾故用凶事
而无咎
六四中行告公從程傳謂行得中道則可以益于君
上告于公而得信從矣按益有益下無益上傳與
卦旨背矣朱注以益下爲心得其義矣
九五勿問元吉崔憬謂有孚于國惠心及下終不言
以彰已功不言者勿問也極得經旨儻以爲不問
而元吉可知則象辭不應只云勿問之矣之指功

也
夬以五陽決一陰若易事也既曰孚號猶曰有厲者
何曰小人而只一人在朝勢已孤矣若能善用之
則小人悅且化爲君子若欲盡決之則小人懼且
堅爲小人矣此其禍不可測而決之殺難者故曰
孚號有厲
居德則忌居德者伐善施勞之意苟以德自居小人
忌而誅之矣此君子所自忌也忌者避也敬忌忌
諱之謂

九五莧陸王弼謂莧草木之柔脆者陸爲木陸之陸
耳荀爽謂莧陸皆草木名莧根小陸根大朱熹謂
莧陸馬齒莧也虞翻謂莧即莞爾而笑之莞陸和
睦也言草木者誤也旅按聖人解易禽獸草木皆
所取象正不必謂非草木況五動爲震震爲萑葦
乎第解詁雖繁於九五義終不明朱謂切近上六
之陰如莧陸然決之不爲暴王謂莧爲易決則莧
陸應繫之上六不宜繫之九五矣荀謂莧根淺爲
五陸根深爲三又謂葉柔爲上六根堅爲三五則

決者爲決三五之上非三五決上矣余以爲莧陸
也莧音桓山羊也上從艹非廾下見傍有點字與
莧相似而易混耳蓋兌爲羊爲附決羊狠喜決山
羊形大而尤狠九四牽羊牽尚難決九五莧陸決
之又決矣莧繫以陸震爲大塗也
姤五月卦陰雖方壯勢必至剝剝可取乎故曰女壯
勿用取女朱子謂一陰遇五陽女德不貞取以自
配必害乎陽姝非經旨乾循至姤亦天運之常朱
子迺謂不期而遇

萃初六乃亂乃萃初動爲震震則驚擾萃而亂矣巛
謂亂乃萃曰乃亂乃萃者文法也
一握爲笑一握解釋鍾婉文理終滯余以爲當作呼
喔強笑貌呼喔一握聲相近或訛或同以俟君子
上六齎咨涕洟程傳齎咨咨嗟也易解作齎資涕洟
虞翻曰齎持資賻也貨財喪稱賻坤爲財巽爲進
故齎資也上體大過死象故有齎資涕洟之哀此
義自長
升以木生地中必至上升故曰地中生木升程傳解
柔以時升曰坤上行也與大象旨背矣
大象積小以成高大今書落一成字
革革生就熟與鼎同義但鼎有烹飪之節耳惟是序
卦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今鼎言烹飪享
上帝革全不及名義者何曰巳日乃孚正言之也
巳日乃孚爲祀日乃孚也言惟革乃可孚鬼神也
巳之爲祀非余臆說損卦巳事遄往虞翻以爲祀
事矣
艮九三厲薰心注云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按易解
作厲閽心意以艮爲閽閽人也互卦有坎坎爲心
爲盜三動爲盜動門所以危厲閽人之心古閽作
熏故前輩疑爲熏灼其心今熏字不知何由加草
加艸則爲薰芳矣又可解爲熏灼乎一字之訛失
之便遠
六五言有序程傳中節有次序也又云輔言之所由
出艮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不知互卦有震有坎
震爲言坎則有孚故爲言有孚非言有序也
漸九三利禦寇互坎爲寇艮三爲閽三動坎象不見
故利禦寇也
九三象曰順相保也易解作順象保也蓋互卦坎坎
爲寇三動互卦爲坤坎象隱而不見矣故曰順象
保也今講解非旨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須賤妾也帝女下降必有娣姪
又有媵妾兌爲妾六三柔變剛有猜忌之象互離
不見又有不明之象故不以娣而以須然明未嘗
滅也故反歸以娣
豐上六象曰天際翔也說者謂豐屋之人驕奢之狀

露書　卷之一　十五　核易

若屋之翔於天際也易解作天際祥也祥災也災之爲祥猶治之爲亂又自內生曰眚自外曰祥故孟喜曰天降下惡祥也不識祥何以訛爲翔

天際翔也鄭玄云際當爲瘵瘵病也

巽九二用史巫紛若二動之艮艮爲廟互兌爲祝史巫覡紛者拭巾也風能病人巽在牀下言風易中人也風易中人言邪僻之易入人也當巽在牀下之時能用史巫之道敬自拂拭嚴守此中則邪僻無自入矣九二原中而人易邪能用斯道吉矣故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中孚初九虞吉虞者娛也蓋四爲初正應故樂其信也人惟初心最眞轉念則生二三矣故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小過初六飛鳥以凶初動爲離離爲飛鳥互巽爲弋艮爲拘互兌得離爲革蓋鳥拘而將烹之象故曰以凶

九三弗過防之九四弗過遇之弗者彿也互兌爲羊彿彿梟羊也即焦氏易林小過之同人所謂彼災獸心難與爲隣來如風雨去如絕絃爲狠所残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兌在艮上爲山出雲互兌也五又動之兌故曰密雲雲則宜雨然雲起於西必不雨此關西之雨候也兌爲西故曰不雨自我西郊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弗遇者弗述之訛也互兌爲羊弗述似彘似羊繫辭意言本以遮獸而飛鳥離之即詩有兎爰爰雉離于羅之意不然兩句兩不喚應矣係辭者必不若是脫脫

上六動亦爲離離爲雉雉得以囮囮以葉或以竹爲屏翳震爲蕃鮮即鳥囮也而雉離之鳥在上六則高飛矣不宜離而離故曰飛鳥離之

既濟六爻義應作已濟後景象若程傳所云濡其尾則不能濟是未濟象矣

六四繻有衣袽程傳繻作濡濡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其意以濟卦必取舟爲義然九三九五亦不盡然則不若虞翻之說爲有謂也翻之言曰乾爲衣故稱繻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

繻有衣袽離爲月坎爲盜在兩坎間故終日戒謂
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愬勞衣服皆敗鬼方之民
猶或寇竊故終日戒

余少疑繫辭非孔子之書蓋孔子之言簡繫辭之言
如家語文以麗後見歐陽文忠童子問益了然文
忠之意以爲繫辭繁衍叢脞必學易者雜取衆說
以資其講說非一家之書又曰繫辭者必以辭繫
爻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至後漢已爲
繫辭矣但大傳之言文忠能引之而不知實證之

也今易明曰繫辭上傳繫辭下傳其爲大傳何疑
世人只提首二字遂忽傳字直以爲繫辭矣猶風
俗通義通義二字不可闕一今直謂之風俗通白
虎通德論今直謂之白虎通也

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至神无方而易无體皆贊易之
道與天地相似也範圍天地之化也朱注謂此聖
人盡性之事也此聖人至命之事也誤贊易道而
插入聖人不其厖乎

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聖人者作易之聖人非
周易之聖人也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盜之招也重擬議以成其
變化一句後引卦七爻皆以明擬議之道非釋卦
義也引鳴鶴言擬議之善則同類應之所謂言行
君子之樞機是也引同人言擬議之必有應所謂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引白茅言擬議之貴慎
也所謂慎斯術以往是也引勞謙言擬議之貴謙
也所謂德言盛是也引亢龍言擬議當謙之不當
亢也引不出戶庭言擬議之當密也引負乘言擬
議之不可以小議大也故余謂當云引某爻以明
擬議之何如不當云釋某卦某爻義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一章統論易之妙有此道四四
道錯見互出不拘拘在此章也如擬議章尚辭也
大衍章尚變也庖犧章尚象也設卦象者章尚占
也此道四之大槩也朱注於將有爲也節謂此尚
辭尚占之事也於參伍節謂此尚變尚象之事也
則拘矣

易曰自天佑之亦非釋大有上九爻義也引此蓋言

天佑之者由於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見作易者亦惟履信而後能不言而信不然道與器二矣人非其人而道可虛行耶故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又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下傳原不宜分章若分章天地之大德曰生五句亦宜另提起屬下章蓋此五句言聖人當準易法天地大德備物致用以兼濟天下也故曰守位曰仁聚人曰財下自庖犧氏至取諸夬皆言備物致用兼濟天下之事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謂震坎艮一陽二陰以二臣而輔一君則君權一故君子之道也巽離兌二陽一陰以二君而爭一民爲權臣盜國柄故小人之道也鄭玄注云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此說鑿矣易二民何必作如是解又方千里者百與萬里反

易曰憧憧往來六句亦宜屬上蓋言得民之機以足上一君二民之意也

日往月來以下因咸九四之義而推屈信之理又因屈信而言君子當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下引十爻正反覆以證安身崇德之旨也故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曰安其身而後動也困于石言身苟危辱則德難崇矣所謂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是也射隼高墉言崇德者當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也待時即屈信也獲之无不利即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者履校滅趾言小人不能崇德得小懲而大誡也何校滅耳言小人之所以不能崇德由於以善小而不爲是以善不積而惡日積也繫于苞桑言君子安不忘危所以身安也鼎折足言德薄位尊則身不安而禍及也介于石因折足之戒言崇德之貴知幾也不遠復接言知幾

之難其人也三人行言安身之道在致一也莫益之言君子崇德當先安身儻身未安則羣善不應矣所謂莫之與而傷之者至是也余又謂此當云引某爻以證安身崇德之何如不當云釋某卦某爻義也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言知幾之難也若曰如此者民之望也接之以顏氏若曰能此者惟顏氏之子朱子分段以此三句屬上文誤矣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說者謂憂患百姓未知與利遠害則此章所論未見有興利遠害之事又有謂文王羑里故有憂患之心則文王繫易者非作易者或指中古爲文王則自開闢至庖犧自爲中古矣余以爲憂患者利用安身進德修業之事也蓋孔子讀易偶見有關於身心性命而發此嘆也下引九卦正準之以安身者也先言九卦之體次言九卦之妙末言九卦之用反覆論之惟恐人不準易而進修耳

萬物出乎震章即物情以解上章後天卦位次序之義說者謂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淺矣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此因上後天八卦申言五行成物之神而著其功用也故曰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變化既成萬物也註未得其旨

說卦坎爲赤以先天卦坎在西方西方主金金赤故耳今說者謂陽之色赤乾純陽大赤坎得乾之中畫故亦赤不知乾之爲大赤以先天之在南方也今說俱失之矣不然艮震得乾之上畫下畫何以不言赤

賓于四門四門明堂也堯曰衢室正以一室四門注謂四方之門未審門在何許又云諸侯各以方至若謂東從東門西從西門舜不勝其僕僕矣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叢子載宰我問此孔子曰堯既得舜歷試諸艱已而納之于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

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按此陰陽不愆非聖人不能也若注所謂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此一有膽略者皆能之何必聖人

帝讓于德弗嗣注兩解一云讓于有德之人一云自以其德不足爲嗣也後注于旨爲暢今學士家只用前注殊未妥

五玉注謂卽五瑞非也五瑞有等獻之天子將焉用之葢五色之玉也所謂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純漆者是也琢而爲器則爲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聘義曰以圭璋聘巳聘而還圭璋卽其事

西江藩司有五經旁注流共工於幽州州作洲注云水中可居曰洲

庶績咸熙爾雅熙興也注訓以爲廣

大禹謨禹拜昌言按爾雅云昌當也葢言所當言耳

宗彝類猢猻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出得果卽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以次食上者未食下者亦不敢食此先王取其孝繡之於裳（十二章繡於裳 九章繡於衣）白帖因周禮秋官誤以宗彝爲宗廟彝器而列於祭器且以作會宗彝爲句何紕繆至是

宗彝今黔中謂之宗彝閩中謂之蜼（音壘）葢一物而兩名也注只宜云蜼不宜云虎蜼按虎蜼又原爲虞蜼久而訛寫也虞亦貜類見爾雅與蜼相連註者忽而並引之今訛作虎蜼不可解

帝（句）光天之下（句）按前節帝字何言又都帝愼乃在位皆帝字爲句葢呼而重以醒之也又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亦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意今以帝屬下爲句注解遂牽強費力

罔水行舟謂丹朱好舟遊無水而不行舟也注作如奡盪舟

禹貢至于岳陽岳霍岳以其在霍岳之陽也注作太岳云卽霍山之一峯

覃懷底績覃懷地名卽今懷慶府在孟津之北太行之南注云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

皆未歷其地作影響之語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條古作卤卤草木實垂下貌繇悅茂貌草之有實者草木有實見其地昔爲沮洳今有生產之利也或曰楊州曰惟夭惟喬何曰夭者花盛也木有喬木灌木喬木可爲器用如梧桐梩梓是也蓋木之在兗者敘其實在楊者敘其材草之在兗者敘其蕨在楊者敘其花也

檿絲卽今山蠶紬山蠶蠶似蠶而大而綠而食檡葉檡俗名臭椿爾雅謂雔由檡蠶是也第不知山

桑以何樹當之齊中亦見也

拾遺記禹疏川奠岳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書云蒙羽其藝始知小辨破言也

蒙山近沂羽山近淮書經蘡勉便蒙集注於蒙羽其藝注云蒙羽二山名淮水所經也誤

彭蠡旣豬袁坤儀云蔡前注謂在彭澤縣是也後注謂卽鄱陽湖非也旅按蔡註前後皆是蓋古彭澤縣卽今都昌縣陶元亮爲令正在都昌今彭澤縣至隋始建蔡只宜云在古彭澤縣不然則後注是而前注非蓋彭蠡原卽鄱陽湖也

島夷卉服注云卉葛越木綿之屬袁坤儀云木綿自宋始入中國蔡傳引之誤也按李商隱詩木綿花暖鷓鴣飛則唐有之矣張勃吳錄謂永昌木綿樹高過屋吳都賦云緜杭桅櫨則漢有之矣而漢以前未必無也宋末入江南者爲古終藤草本之綿也非木本坤儀失攷耳況卉服貢於島夷何必定其何時入中國耶

齊民要術引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笋名苞

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今書作包注遂解作裹

九江孔殷旣云九江卽今之洞庭則岷山之江在洞庭之北漢又在江之北皆不入洞庭便蒙注乃云江漢之經流何也水經云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注云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也得其實矣

岷嶓旣藝注云岷江水所出按吳船錄謂江水出西戎而經岷山亦猶河水出星宿海而經崑崙耳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按織皮西戎國名與
上織皮不同猶臙脂飾面之物在國則曰月氏在
山則曰焉支在虜婦則曰閼氏耳庸上腐談云西
毘卽是織皮國名訛而爲西毘也而注云三國皆
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則下卽敘又難解矣況貢
皮衣而曰織皮可乎
陪尾山名在今泗水縣東四十里一培塿土石耳泗
水出其西趾泗水者四源並出也其地卽卞邑傍
有泉林公館昔爲水部分司繚繞山脊水出牆內

灌木陰森當夏無暑爲今東魯一勝地注謂陪尾
在豫者非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可證也
大伾山名在今濬縣城外平地突起高若可跨大僅
容足惟林木青翠欲滴耳注謂禹之治水隨山刋
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按
此殊不然
東爲北江江皆東流至湖口縣始流向北故曰東爲
北江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余以爲五行者五
常也三正者三老也卽狎侮五常播棄黎老之謂
也詩正大夫離居羣公先正鞫哉庶正正皆訓作
長其義見矣
洪範沉潛剛克左傳甯嬴引商書作沉漸剛克注云
漸滯溺也
金縢語多舛背書曰未可以戚我先生矣下云乃告
太王王季文王何也注云卜則必禱於宗廟用執
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人心搖動矣下云
乃卜三龜何也卽云周公自以爲功而私卜之然
爲壇除墠非一人力太史冊祝亦非一人事能必
上下之不喧騰乎
絕纓三笑云文王語武王曰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
焉此語想周公不與聞故有金縢之禱不然九十
三之壽數已定周公落得說人情話耳此語雖戲
其義甚正
康誥克明德孔叢子載孔子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
德舉而任之也不謂己德之明也按人君不自典
刑舜亦用皐陶用德之言是矣注者不引此何也

或曰此與大學自明之旨悖矣答之曰引經者斷
章取義不必本旨也
洛誥汝乃是不蘉蘉音忙勉也上从竹今書作蘉訛
茲予其明農哉注云有歸老之志也按終篇無歸老
之意安得以明農兩字輒出此注余意明農猶文
王卑服卽康功田功也蓋初創之都聚民爲先食
惟民天農明則民富裕而無遠弗至矣逸周書大
聚篇云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
先設其利而民自至

君奭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責債同借以言有餘不
及也言召公無以爲大無我責而收藏之不勗成
王之不及也古人措辭輒有風趣如此
蔡命囚蔡叔于郭鄰逸周書作雒篇作郭凌注云地
名當爲郭外凌陰之室
多方不克終日勸句于帝之迪句勸者勉也言終日
之間不能少勉也于者往也言不能往蹈帝之則
也今不克終日讀勸于帝之迪句則文理不順矣
惟天不畀純純者美也不可槩訓爲大也

君陳三細不宥所姦宄敗常亂俗之三細人也細人
小人也注云犯此三者雖小罪不可宥罪莫大於
姦宄敗常亂俗犯此三者尚有小邪
顧命之四嚮敷席仍几隨在而致如存之敬不忍死
親其注云將傳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
設平生之坐失其旨矣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注蟻玄色按埤雅蟻裳言以中
君臣之義也蓋綱蟻於裳非玄色之謂矣
康王之誥皇天改大殷邦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句羑

若句克恤西土句蓋羑者道也羑若者道而順也
言殷之命爲文武誕受之天下道而順之晏然視
天下如爲文武所固有者以其素能恤西土耳
呂刑罔不寇賊句鴟義姦宄句奪攘矯虔句鴟義由
於姦宄奪攘由於矯虔此皆寇賊之行也
劓刵椓黥椓注云椓竅不知所椓何竅何爲椓攻
之說文云椓去陰之刑則亦宮刑耳
越茲麗刑并制句罔差有辭句麗刑者人之犯罪於
五刑之中無正條而附麗於正條故其罪無分別

而爲折制也所以然者出於罔差有辭耳辭者五刑之辭然辭有參差則當察而差別之今罔差有辭而乃麗於則淫刑不止劓刵椓黥而無辜者皆庶戮矣

絕地天通按白虎通引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蓋社原無屋以受霜露風雨達天地之氣苗民播虐帝伐之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矣乃命重黎屋其社故曰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宮辟男子割勢婦女幽閉割勢者古只割其兩腎若雞豕去勢之去其腎也今則並莖而去之幽閉者於牝則去其筋亦若制牝馬牝豕之類使慾心消滅故皆置桑室蠶室而謂之宮國初猶用此而女多死焉因不行非如白虎通之所謂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若只執置宮中任浣洗針工舂作之事女何所畏而不淫耶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佞者才也言折獄以德不以才也以德則能哀矜而勿喜以才則察見淵魚非祥刑矣若以佞爲口給口給之人不過以口勝人耳未必有才安能折獄耶蓋佞有三解一曰口給一曰諂一曰才故古自謙不才曰不佞若一以口給爲解則不佞反成美稱矣自仲尼屢指爲口給世遂不復解爲才矣

文侯之命閔予小子嗣句造天丕愆句造者偶值也

詩自孔子刪後始稱得所但歷秦漢已失五六後儒補葺遂多錯亂何以明之孔子修春秋必先魯今毛詩不著魯國其外一綠衣燕燕日月終風衛莊姜不得莊公詩也新臺二子衛刺宣公詩也有茨偕老鶉奔衛刺宣姜詩也泉水載馳衛女詩也柏舟衛爲共姜作也式微旄丘黎侯寓衛詩也擊鼓衛人從軍詩也北門于旄衛大夫詩也凱風桑中序亦以爲衛作也今或列於邶或列於鄘其外二周公居東詩列於幽其外三楚茨南山魚藻采菽盛周詩也今或次中興之後或殿變雅之末其外四孔子曰鄭聲淫今鄭詩多稱淫奔則是鄭俗淫矣其外五如是謂雅須得所吾不信也此申培說詩爲有叶於孔意乎世廼重毛詩可謂膏肓之疾

已

王新建謂五經皆史也史以明善惡存訓戒善可爲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或曰如是詩何以不刪鄭衛新建曰詩非孔門之舊本孔子云放鄭聲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孔子所定三百篇皆雅樂可奏之郊廟者鄭衛之音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之數者姚旅曰此未必然如此則變雅亦宜存其戒而削其事在所必刪矣然新建之言非始於新建車清臣腳氣

集已發之矣

詩朱注多采爾雅然亦有不盡采者殊不可曉聊摘于左如左右流之爾雅云流擇也又云流求也今注云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既云順水何以曰左右流之

左右芼之爾雅芼搴也郭璞注云拔取菜也郎曲禮雉兔皆有芼亦羹而和之以菜非朱注熟而薦之之謂也況惟拔取得曰左右若熟薦與和羹皆不得謂之左右矣

中論云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按此言敬也中林無人之地能肅肅兔罝不以冥冥惰行也故可爲公侯腹心上兩首採之丁丁公侯干城施於中逵公侯好仇皆以敬之顯隱定材器之遠近

于以采蘩注謂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閨中王孫子斗謂此古夫人親蠶之詩然注亦備載直今不必重此義耳

誰謂雀無角余以角應音祿雀喙也若音覺則雀實無角而鼠有牙或曰鼠有齒無牙曰非也象以齒

焚牙不稱齒乎門牙齒也齒不稱牙乎況宋人曾以鼠牙實證介甫乎

素絲五紽蓋皮小則合縫多而用絲煩五紽見其皮之大只用五紽耳皮大則賤正言其儉也羔羊之革皮敝毛落則爲革蓋因敝而改作也羔羊之縫革敝則用縫蓋又因敝而補葺也皆以愈見其儉也注未見發明

逍其謂之注云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爾雅云謂勤也蓋有事事故爲勤也有事事亦六禮之意非云語

語可定也

寔命不猶猶古本作猷一字而兩寫也今遂分爲兩

字不復通用矣

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鶹鷅卽留離詩留離之子言其

處久狐裘蒙戎之意今留轉作流注遂解爲漂散

失之遠矣

薆而不見薆音愛蔽也今傳寫訛作愛解者遂失薆

字之義而直爲愛矣古愛作㤅故易訛耳

爾雅云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謂口柔之人視人

顏色面柔之人常俯恭之朱注其義始備

鱣鮪發發鱣鯉魚也鯉古作黃以色黃鮪鱘魚也鱘

古作鱏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芄蘭之葉童子佩韘芄蘭白環

藤也實尖垂于支間似觿葉后彎似韘故以起興

注未明其義

投我以木桃木桃樝子也似木瓜小而酢澀色亦黃

投我以木李木李榠樝也似木瓜大而黃木瓜有重

蒂木李單蒂耳

將仲子兮朱注謂爲淫奔之辭王孫子斗云此齊欲

昏鄭太子忽拒祭仲之辭也按齊欲昏忽祭仲曰

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必不立則子斗之言

必有徵矣

與子宜之爾雅云宜肴也注云和其所宜此可爲爾

雅發明

齊子豈弟爾雅云豈弟發也謂發行也觀上下文方

有次第注云樂易也與發夕翺翔之義不相蒙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按爾雅柚條也又埤雅云柟渡

淮爲枳梅轉北成杏今終南有條有梅山之美化

也以譬人君之道化非漫言也注條山楸也蓋因

陸璣草木疏及石鼓文鳴條之注而誤也

顏如渥丹渥丹花名今其種不一有散丹有捲丹注

云渥漬也未得其解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言無民而不可治豈其取妻必

齊之姜言無臣而不可使此已所以遂衡泌之樂

乎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蓋鴞食椹則美其色好其音食

侮則容色不變音聲不革此剌陳佗無良師傅也
可補朱注之未備矣
樂子之無知爾雅云知匹也蓋亦無家之意
匪風篇序稱憂周之衰微也潛夫論云匪風冀君先
敎也豈古有此解與
六月食鬱及薁鬱棣屬薁蘡薁也今鬱作郁曰郁李
薁作粟曰鸎粟
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嚶鳴只言鳥與黃鳥全無影響劉夢得嘉話已辨

之矣爾雅翼猶引禽經謂鶯鳴嚶嚶遂以遷喬求
友屬之黃鳥後世不復致疑槩引用焉
南陔詩陔階次也朧也困學紀聞因序謂孝子相戒
以養郎訓陔爲戒如以陔爲戒則補詩之循彼南
陔言採其蘭將何謂乎
魚麗于罶鱨鯊魚麗于罶魴鱧魚麗于罶鰋鯉蓋鱨
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五色俱備故
序以爲萬物盛多也朱注未闡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謂方叔雖老其猷則壯也老壯
二字照應甚巧而訓詁者槩畧之
我車既攻爾雅云攻善也善則合堅之意矣
伐木掎矣掎者斧伐其前以繩繫木從後倒之蓋伐
木之法也注謂倚其顛說者遂謂恐傷本根按伐
木之時安其禁其本根不動也
楊雄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杼柚其空
亦云土木之輿民窮財盡方與序意合注云杼持
緯者柚受經者認爲織作之物矣
廢爲殘賊爾雅廢大也廢之爲大譬如今窮人始迫
於貧只爲小盜終迫於官將錯就錯至爲大盜勢
不可收不亦大乎此廢爲殘賊之旨今注解廢作
變抑何所據
我孔熯矣爾雅云熯敬也故下曰式禮莫愆注云竭
也則鑿矣
有壬有林爾雅云林君也與今注異
方言詹至也陳楚文則謂楚人以至爲詹詩六日不
詹亦云不至耳注云詹與瞻同誤
薄言觀者爾雅云觀多也觀之爲多猶足觀曰足多

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其義顯矣
英英白露露彼菅茅此古本也今本作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按天有雲則夜卽無露葢見今文之訛
牂羊墳首爾雅翼云墳猶羒也羒牡羊牂牝羊牂羊
而羒首喻褒姒以男冠化於上婦人而為男子之
事也注云墳大也謂羊瘠則首大牂羊匪瘠何由
首大
陳錫哉周左傳陳桓子引此作陳錫載周
陶復陶穴陶卽窯字今皆讀作桃不知西人穴山而

居皆呼曰窯不曰桃
潛夫論引皇矣章其解憎其式廓云夏殷二國之政
不得乃用眷夸廓人上帝憎之此據本文而解不
似注之費轉折也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中論云照
監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
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此語本
之左傳朱注惟克長克君克順釆此而克明克類
克比據朱所注特一吏之職不若左傳為得君人
之度也
爾酒旣湑爾肴伊脯藝文類聚牖門引此作爾酒旣
湑爾肴旣脯湑古作湑遂譌為湑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左傳季文子對韓穿引此作是
用大簡注云簡諫也大簡甚古今直為大諫矣
無為夸毗爾雅云夸毗體柔也謂屈己卑身以柔順
人也注云夸大毗附葢亦求其解而不得而揣摩
乎
泰風有隧泰風西風也今秦轉作大解者直以為風

之大者耳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論衡云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
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愁痛之言是矣苟
若注所稱靡有半身之遺則作詩者非全人乎又
庶正冢宰獨非人乎儀云靡遺者黎民則旱非兵
戈何禍獨鍾於民也
先祖于摧爾雅云摧至也非如注摧滅之謂若旱而
遽言摧滅不已甚乎
于邑于謝南國為式潛夫論引詩作于邑于序謂申

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若依論文則篇中因是
謝人既入于謝皆不足憑乎

肇革金厄厄即蚅蚅一名蜀葵中蠶也以金爲厄象
蜀之形也今婦人之手鐲亦取名於此乎

闞如虓虎注虓虎之自怒也按說文虓獅子也虎鳴

夙夜基命宥謐賈誼曰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
祟民不謗怨故曰宥謐注以宏深靜密解之索然
無味矣

爾雅云憮有也郭璞注云遂憮大東今閟宮作遂荒
大東而無遂憮大東荒其憮之訛乎

露書卷之二

核篇下

莆田姚旅園客著

莫知其苗之碩碩音綽即今所謂碩號之碩方與惡
字叶韻此江南北獨得其傳而閩中獨失之

一家仁節重其機如此句言一家仁一國即與仁也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引古語以證其機如此
也非正文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節正以實其機之
語也注云此又承一人定國而言誤不承正文而
承引語有此理耶

堯舜帥天下以仁帥閩中讀作率率爲倡率一字兩
寫耳今海內盡讀作將帥之帥不知何也

上老老而民興孝注老老所謂老吾老也非益老吾
老推恩之事所謂親親而仁民也上老老則平天
下事所謂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也或曰
養老是長長事如君言長長是何事答之曰君不
讀大戴禮乎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
以明有孝也若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則長長

事也

所惡於上節注中兩不敢字未妥只宜以毋字還之

孔叢子載子思困於宋撰中庸四十九篇今書只三十三篇散逸乎或刪之乎

天命節只發一道字故下接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修道之謂教教應作敬下文曰戒慎曰恐懼曰愼獨皆言敬也蓋是書原在禮記中自宋仁宗天聖五年四月始以賜及第進士王堯臣以下各一本八

年四月又以大學賜王拱辰以下自此二書始單行久而漸忘其本楊太史四書眼謂二書首尾皆重一敬字得其旨矣按宋人諱敬高宗所書孝經敬字皆作欽東殿新書敬字皆缺一乀其一證也第敬大臣足以有敬不動而敬又皆如字或以此必不可易當時只缺乀又不可知

必有禎祥項時秖有以景星慶雲講者夫祥而曰景星慶雲妖而至山走石泣一恒人能辨之何必至誠大抵妖祥皆在氣兆之先至微至隱卽能辨識故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又曰至誠如神

初學記云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今中庸禮經作禮儀朱注禮儀經禮也不知指何者爲經注又云威儀曲禮也按三禮儀禮與曲禮各爲一書朱注與初學又背矣

自明誠謂之教教應作敬其次致曲非敬而何

人不知而不慍人惟見已之是一不遇卽怨天尤人君子守已忘遇卽不遇亦反求諸已而已故曰不見是而無悶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重敬事及節用敬事方能信未有不敬事而能信者節用方能愛人未有不節用而能愛人者玩兩而字自見

無友不如己徐幹中論云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已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憤也亦無日矣此言深得君子之心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子曰君子不器謂其身皆道而不囿於器非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之謂也吾鄉林三教主如是解往見楚中官應震

制稅主此意

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非舞於大夫廟庭雍於大夫廟堂也盖三家為魯公子孫見魯祀文王因謂已亦文王之後而祀文王於家廟此八佾雍徹所自來也不知大夫只得祀始爲大夫者僭禮之漸魯實啓之矣

寧儉注汙尊而抔飲今作杯飲誤盖汙地爲尊之時必以手掬飲又安得杯

管仲反坫注以爲反爵之坫致逸周書作雒篇云乃立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反坫外向室也廣雅釋宮室云反坫謂之坏坏亦廊也管仲反坫亦必向外之室今解爲反爵之坫未知所據若以爲曲禮士於坫一之坫乎則士禮而管仲非僭矣況以坫而强解反坫可乎

富與貴注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功益明矣此說殊未見道自古豪傑素負涵養者一當貧富變色變操者靡靡而然若素無存養能取舍者未之有也兹君子之能取舍皆由無終食之間違仁來不然存養功疎取舍先亂矣安得云取舍分明然後存養功密耶

朝聞道夕死可矣按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道謂之聞則猶粗也何以夕死今問之焦弱侯弱侯曰聞字今學者看得細余笑曰幸而爲孔子之言耳

汶上古中都地孔子嘗爲中都宰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盖欲依孔子也

仁者樂山注云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此得山之體而未盡仁之德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之所以樂山也

仁者壽中論云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又引殷王中宗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國享國五十九年此論最宏遠若靜而有常之註而顏淵竟夭夭年何以解之

或問仁者壽荀悅申鑒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或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在其中矣此論近注第曰不傷物不違天不違人則亦利物之意較俗說爲宏拓

子罕言利句與命與仁句江南北皆如是讀唯莆中讀作子罕言句利與命與仁句余嘗如是讀盧觀察循楹數迴因告余曰君讀爲有義

王新建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証以此望人

事物紀原及中華古今注紀被引鄉黨篇必有寢衣則寢衣者被也後人執衣字遂誤爲上衣矣

家語注載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卒年三十二則孔子始六十二也孔子二十而生鯉鯉五十而卒則孔子已六十九矣且顏卒哀公五年鯉卒哀公十二年先後自明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何也或曰聖人設論耳果若所云幾於小人怒罵矣而謂夫子然乎

禮記諸侯元端以祭端古冕字論語端章甫之端未必與禮記異

古者龍見而雩曾點暮春數語王充以爲言雩祭也孔子與之者與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不然方問用世而與其無意用世不相反乎蓋大雩之祭舞童暴巫所言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浴乎沂浴者涉也風乎舞雩風者祭風也周禮邦有大災則歌哭以請故有解風爲吁嗟也詠而歸歸饋也詠歌而饋祭也古歸饋

通用歸孔子豚是已儻如朱注則暮春詎可浴可風之候世儒守師說因仍不察耳

壬子順天鄉試出爲國以禮題中秋次夜集阮堅之先生宅先生謂此句是稱子路能爲國以禮余因憶注中蓋許其能句方有着落閱十方家新說評亦作如此說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廣韻作彼彼邪也

高宗諒陰諒照察也陰默也闇也其義甚顯而注云未詳

王新建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
情君子恥之之意
蕭墻朱注屏也按今親王府外墻曰蕭墻郡王則只
曰墻關中中州士人人人能辨之朱未聞方言而
妄謂之屏也
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蓋以操心者歛志凝
神若鷄伏卵常靜常覺不寂不馳奕者專心致志
雷霆發而耳不聞太山崩而目不瞬珍味不假於
口絲竹不淫於心心歛在奕有類於操存故孔子

稱其猶賢
箕子爲之奴古者男子有罪入于隷隷即奴也然刑
書有爵者七十者未亂者皆不爲奴今箕子以太
師而爲奴見紂之失刑也非如注所謂囚箕子而
爲奴也
鳥獸不可與同羣解者謂人不可與鳥獸同羣往余
讀淮南子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
不同游者力不敵也始解書義謂鳥不可與獸同
羣也同謂之人則安可辟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
周有八士朱注未定其隱顯今稱爲盛世多才不知
何所據余以爲亦隱者流耳蓋此篇皆紀聖賢流
落不偶遺世獨立之事唐蕭頴士遊蒙山詩仙鶩
時可聞羽士邈難覩此焉多深邃賢達昔艮秘尚
子捐俗緣季隨躡遐軌則季隨固隱者也朱子曰
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
子亦皆一世之高士讀者可致思焉又按頴士所
遊迺魯東蒙余意季隨周士所隱必終南之東蒙

頴士亦影響用之耳終南有東蒙峰老學庵筆記
辨之詳矣
周公謂魯公節舉先世用人忠厚之意正以見八士
節多才散逸不能法祖用賢故耳二節當是一章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非謂夫子生而人榮之死而人
哀之蓋謂夫子得邦家則邦家之人生者得其所
以生死者得其所以死耳不然上四句方指邦家
此兩句忽言夫子文已不順又生榮死哀何足爲
夫子重而忽及之也此車淸臣之言而余聞之淸

臣日榮者生之理也哀者死之理也蓋春秋時人不得其死者多矣不得其死則謂之畏不得謂之哀也又天下人若禽獸然父母兄弟之死漠然或不相關夫子得邦家人於死者亦知哀而盡死之禮矣

禮恭敬撙節撙從手音忖裁也今不達農詩注作樽節誤

刺人而殺之刺七迹反音戚世讀音次者非貨殖傳刺繡紋不如倚市門即今刺鞋刺血皆呼爲戚書獨讀爲次者俗師沿譌耳

四書一字有兩音者如王者必世而後仁王平聲是心足以王矣王去聲蓋論自然與作爲耳今海內俱讀作平聲楊用修嘗辨之矣又如有復於王者曰復音伏如請復之復音嗅原有兩音癸辛雜識亦辨之矣今惟閩中辨此海內盡讀作伏蓋亦難返矣

周九府有錢布刀刀布皆錢也布作布形刀作刀形今其物猶有傳者廛無夫里之布布即其物也非所謂布縷也檀弓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周禮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牲而供之皆其證

孟仲子注以爲孟子從弟孟氏譜謂是孟子之子睪府志謂孟子子睪譜載睪爲仲子

孟子將朝王注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大小兩字非蓋丑所言君臣之正禮但不可以處賓師耳孟子自處客卿難於顯言故就事以答之安得謂丑所言爲敬之小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在臨淄南二十里今猶呼晝邑書作晝朱子不敢遽改者應未至齊地耳北人今仍讀晝作畫

不爲厲陶冶陶即窯字猶咎繇之爲皐陶崔駰曰胚胎一陶是也今讀作濤誤

王季木謂陳仲子與齊同姓憤宗人之爲篡避兄離母有所託而逃也得其隱衷矣

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孟子之意以蚓無求於人仲子未必如蚓之廉也不知蚓避清聚穢以譬仲

子已非其倫況欲仲子似之若必克仲子之操余
以爲蟬而後可
禹惡旨酒章或曰重周公思兼也前四段特敘所思
兼之事耳
於禽獸又何難焉臧晉叔曰人之横逆比於禽獸置
之不較一恒人能之葢難讀如字則有躊躇憂慮
之意故下云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孟子論禹傳位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
矣又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

子薦之矣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
也則贅矣何則益非無薦丹朱商均未至桀紂耳
周禮春官駹車雚蔽然複髤飾注云然複未詳按然
者果然也獨猴類有急難則羣赴以然皮爲複取
此意耳
六彞有黃彞者黃目彞也注引儀禮云黃者中也目
者氣之清明也余按埤雅云黃目葢以黿目飾尊
今黿目黃而許慎解字說彝亦曰黿目酒尊是也
則儀禮之解亦寫其義而不着其象矣

考功記桃氏爲劒桃能伏邪去不祥劒亦以辟邪故
爲劒屬之桃氏
鳧氏爲鍾昔賢謂周官立名皆有取義獨爲鍾而曰
鳧氏義不可解余按鳧以晨暮羣飛聲如風雨鍾
以晨暮鳴其節相符故爲鍾而謂之鳧氏也
㮚苞生最堅固量豆區鬴正欲其固故㮚氏爲量
染之爲事順陰陽發斂之理明寒暑燥濕之節黃鍾
之類正順時之物故鍾氏染羽或曰羽輕物染欲
其沈耳

王充嘗引爾雅以辨景星曰四氣和爲景星今本作
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氣字作時星字作風又
多爲通正三字必今書之譌不然既曰四時和謂
之玉燭矣又曰四時和謂之景風不同一和而有
兩名乎且爲通正三字亦費解
王充嘗引爾雅以辨醴泉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
之醴泉又曰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
之味甘也甘露亦謂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
味甘也然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

萬物之甘露也按此則漢所傳爾雅爲甘露時降
無疑今爾雅作甘雨時降一字之訛相去懸隔矣
且此並上段俱載爾雅祥篇王充謂居四時篇亦
一誤也葢爾雅題在章後王充以章前爲題耳

鼠而豹文終軍賓攸皆以爲鼮鼠矣郭璞賛亦因之
余以爲豹文者鼫鼠也觀爾雅鼫鼠夷由則鼮鼠
豹文爲句可知豹文應屬上鼮鼠不宜屬下鼫鼠
矣

春秋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儒者以爲有缺誤葢以
七月烹葵及菽故耳然豆之種類頗繁而冬熟者
亦甚夥詩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見春秋非訛文
矣

游吉曰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注云君臣有尊卑法
地有高下誤所謂地義者如山川吐雲而爲雨不
曰地雨曰天雨臣任其勞君尸其功也

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
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後引用者謂楚王好細
腰宮中多餓死遂以楚士爲楚女矣

國語伐吳軍政篇明日遷軍接龢按孫子軍爭篇交
和而舍和軍門也接龢亦交和耳注曰上下皆和

穀梁云水北爲陽水南爲陰今漢陽府在漢之南宜
曰漢陰而稱陽則穀梁之攷亦未足據也

穀梁傳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今讀者皆以長音掌
余以爲當音常葢牛老則齒短馬老則齒長若謂
馬猶吾馬也而齒稍加長耳

家語五鑿爲正心從而壞正者政也猶昔日之羊子
爲政心爲政則以小事大以賤事貴五官爲政則

引之而已今注謂五鑿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
色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非

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
則言善而行非一則貌惡而行美自家語及韓非
謂子羽貌美行惡後世遂因之莫矯其非行不由
徑之人而以爲行惡可乎

楚辭注云禹治水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
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啟禹曰歸我子於是
石破北方而啓生列女傳曰啓母塗山之女禹取

四日而去治水啓旣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
入塗山獨明教訓啓化其德卒致令名是塗山未
嘗化石也
離騷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按岳陽風土記
渚作渚渚與余始同韻今刻皆作北渚非
管子裸體紉胸稱疾紉胸應是束胸觀吳均詩輕雲
紉遠岫細雨沐山衣意自見注云紉摩也謂自摩
其胸不知何所據
管子弟子職左手執燭右手折即即燭燼也今書作
右手執燭左手正盡燭盡何須正左手正之不旣
背乎詩紀作正櫛櫛注作即是矣但左右兩字亦
錯
老子之學多以爲縱橫家以其經有曰將欲取之必
固與之不知老子之學本之黃帝帝金人銘知天
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世未有識貳黃帝者
道德經本之金人銘銘之言約經之言詳
道德經如春登臺春登臺含如許景趣今用者皆作
如登春臺

佛是老子弟子按唐僧惟晢進香花表云真元皇帝
東辭函谷西入罽賓使尹喜爲佛與胡王爲師討
本尋源乃知佛是老子弟子化胡經内具有明文
西域傳中非無事跡
文子曰以數集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
而益之數集數年也今本作數算不若數集爲古
矣藝文類聚引淮南子作數離之壽離者載離寒
暑也尤勝於數算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藝
文類聚秋部引此作浮雲蓋之蘭部引此作叢蘭
修發必有一誤矣淮南子引用亦作浮雲蓋之而
叢蘭句又作蘭芝欲修
於陵子云臣之首逢胡而宜臣弊帑帑字訛按方言
陳潁之間大巾謂之帑又廣雅頭帑幧頭也必此
兩字而帑字尤順帑音禱
或問良弓之子必善爲箕良冶之子必善爲裘何謂
余答之日用者誤也列子引古詩言良弓之子必
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甄先字意自瞭然即

學記亦云必學爲箕必學爲裘也
莊子楚之南有冥靈者齊民要術引此作楚之南有
宜冷者或作冥冷字異音同不妨互用乎
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
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
此言魚鳥以類爲美而不知人之美故曰四者孰
知天下之正色也自初學記捸魚鳥二句說者遂
失其義謂美貌爲魚沈鴈落之容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顏氏家訓載延篤云尸雞中之
主也從牛子也當爲雞尸牛從今蜀本引延篤注
國策者乃作口雞中主後牛子是師曠𥈊導也
董子褎然爲舉首褎音佑詩實穎實褎褎禾之先出
者故稱爲舉首今用之者或作褒然或解褎爲褏
沿訛而不攷耳
金日磾傳云莽何羅反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
日磾得抱何羅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
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注云胡
頸也余謂胡頷也狼跋其胡是也人頷爲人捽則
氣閉而失勢故捽其頷而投殿下也
椎埋之風江以北猶有之以鐵椎長數尺隨地而椎
遇響則知下爲古塚卽抉所埋之物故謂椎埋今
注王溫舒傳者謂椎殺人而埋之也余舉此以正
之廖季符曰誠如君言不然殺人者又暇埋人耶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
倚市門倡家也所謂目挑心招者
賈誼聖人有金城比物比志也今用者多作此物此
志

漢武帝呼朔來朔來朔與東同音東東爲棗東方生
因射其爲棗徐文長謂因來來二字射其爲棗誤
孫叔敖曰荊人鬼越人譏譏卽禨字鬼俗而好禨祥
也譏字甚古今淮南子及楚禱杌皆刻作禨儻書
爲譏或反指爲訛矣
楊子法言云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篡取也今用者
多作何慕焉
木牛流馬今人皆謂爲武侯所創按蒲元别傳元牒
與亮曰元等輒推意作一木牛連仰雙轅人行六

尺牛行四步杜佑通典注又云按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則蒲元諸人實創設之今皆歸於武侯盛名之下衆美集之矣

沈約謂蕭曹扶翼漢祖滅秦寧亂有功於世故魏氏時乗於前皇齊握符於後第南史齊高帝論云據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為先祖之次望之本傳不有此說齊典所書便乖實錄顔師古注解漢書已正其非矣又考曽瞞之父嵩夏侯氏子為曹騰養子則子桓之竊據漢祚於

曹參何與焉

魏略曰田豫為并州刺史鮮卑素利等寄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寄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後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夫金至三十斤以一袖受之有是理耶非當時上下相蒙則史官張皇之過也

魏董尋上書有衣冠了鳥之語李本寧先生引解者數種謂終未快余按說文曰了尥鳥原作了鳥紐音鳥不知書何以直作鳥又按魏明帝大興宮室羣臣皆負土尋諫云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黒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則了鳥者因舉土而衣冠懸挂耳

今人詩詞於事母者多引孟宗竹笋事按藝文類聚宗母嗜笋及母亡冬節將至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笋為之出得以供祭是竹笋為亡母事今

用之於燕喜之日可謂不知忌諱矣但劉殷下園亦曾泣笋

世說陳仲弓為太丘長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在草者昔人謂生産曰坐草

世說新語文學注云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為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攷之乾鑿度云孔子曰易者

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包籥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内也光明四通效易立節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入卦錯序律曆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孳結四瀆通情優游信潔根著浮流氣更相實虛無感動清淨炤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變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以象變節相和能消者息必專者敗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呂九

尾見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妲巳擅寵殷以之破也任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是注與原書訛錯二十三字遺落二十九句或謂尋章摘句則天地不變不能通氣君臣不變不能成朝此必不可易者今日天他不變不能成朝非錯落而何

曹娥碑文爲度尚弟子邯鄲淳譔今攷度尚傳及魏書邯鄲淳傳皆不言作文事又攷碑文作於元嘉元年魏書載淳黃初初年爲博士給事則相去七十二年矣淳即弱冠爲文不九十歲耶後攷世說新語注作文者爲邯鄲子禮魏書載淳字子叔實兩人矣 叔一作淑

世說謂曹操閱曹娥碑見蔡邕題其石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操不即解楊修解之第操未嘗過江何由閱此有按典略辨之者云魏文帝爲世子過陳太丘碑見題黃絹等字不即解楊修答曰陳寔之墓蔡邕之辭鍾繇之書此絕妙好辭也當以此爲

正雅是碑辭爲邕撰則題黃絹者又不應是邕矣

謝萬往王恬許王入内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了無酬對意萬還安曰阿螭不作爾今秣陵猶謂不貴重曰不作

王敦病危使郭璞筮璞曰壽不必久敦怒曰卿壽幾何曰命在今日日中敦遂收璞璞曰吾必死雙柏下隨果然是璞死在敦前又顏含致仕璞嘗欲爲之筮含却之二事攷郭璞顏含傳俱未載年月今綱目載王敦死在甲申太寧二年顏含致仕在戊

戌咸康四年是璞死十五年後猶能爲顔含筮也
抱朴子釋滞篇廩君起石而汎土船沙壹觸木而生
羣龍今本作廩居起石而泥土船沙丘觸目而生
羣龍書三寫魚爲㝹帝爲虎不信然乎
博物志云長狄喬如身横九畝長五丈四尺或十丈
九畝積之爲三十丈計其人如龜鼈耳抑何不經
也
治鳥者木客之類鳥形而人語時作人形高三尺入
澗取蟹就人火炙食之今博物志搜神記並作治

鳥恐久而眩人聊記以正之
水癡馬蟥也俗呼水蛭之訛李石續博物志載治水
癡之法今本作木癡令人不辨爲何物
秇文類聚紀馬引説苑云鵲食猬猬食鵕鸃鵕鸃食
駮駮食虎攷説苑有鵕鸃食豹豹食駮秇文脱落
矣又按猬者犬之任駭也鵲食猬而誤爲猬耳説
苑仍作猬是矣又鵕鸃山雞也狻猊獅子也聞狻
猊能食豹未聞山雞能食豹也則説苑與類聚並
訛矣

秇文類聚兔門引彖同契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
又初學記金門引黄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此四
語乃彖同契注中徐景休語也今引爲正文見注
與正文混雜爲一自唐巳然矣
韻府羣玉引古今注云梓爲木王又云木莫良於梓
今攷古今注脱此兩語
睽車志載一人陳乞改名雍觀王荆公惟其義及閲
山海經廼知爲水官之名其人後果沒淮水今按
山海經無雍觀二字

刀劒録章帝鑄一金劍投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弘
景云按水經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爪人俗輒
沒不復出今查水經注不載此
陸深燕閒録曰頃見盤瓠蠻誓狀云其等既充山職
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持捧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
得生事者上有太陰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男成
驢生女成猪舉家滅絶不得鄰面説好背面説惡
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
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

又曰具載范文穆公桂海虞衡志今閱虞衡志缺
此段見書多脫落也
尤射非尤射觀其所爲詩及所引詩皆男女相悅之
辭是知有所託而作者末篇濟于鴆水失厥僉獲
越子里其隱爲沈野作者姓名乎春渚紀聞載宋人餘杭有沈野
貴耳集云崇寧錢上字蔡京書崇字自山字中一筆
下寧字去心當時因語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項
余得此錢爲八分書崇字則山字中畫透至示字
上畫而止寧仍有心張端義在宋所見必真今何

以異豈錢書有兩耶
古字愈傳愈訛如白翰今作白鵬藷蕷今作薯芋箴
之爲鍼鍼之爲針盬之爲硷堰之爲𨱏杷之爲帕
韡之爲靴蓋亦多矣
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注云川竅也則
水之稱川非以其竅地而出乎而川亦可爲穿矣
泗水縣泉林有碣云子在川上處孔子之在川上
卯未必此然泗源竅地與川義合見碣不苟立
女墻者人掩避以窺下若女子然故曰女墻釋名謂
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真謬悠矣
入東省見耕者必以三牛始悟犇字之義
曲中謂不溫雅輕跳善觸者爲粗鹿性善觸三鹿爲
麤其義明矣
或問姸媸之義曰蚈蚩類身有光彩蚩蚩也其形蠢
蠢然姸媸之義見矣
踟蹰卽蜘蛛凡猶豫才能諸字皆借獸名踟蹰只解
云行不進而無出處余以爲字本蜘蛛蓋蜘蛛織
網往而復還故行不進曰踟蹰梁昭明太子詩曰

雁鶩鶬尾鳳度蜘蹰星
蝻卽螽字俗書也今齊魯公移多有蝗蝻字皆讀作
南恐數世之後遂真以爲南字也
莽中以蒲爲蔦合兩爲一謂之蒲合攻之字書盍蒲
蔦也是此盍字亦作蓋陳仲子之兄蓋祿萬鍾蓋
邑在今青州沂水縣其地猶出蒲蔦
莆音蒲籧篨莆之莆實音脯傅咸扇賦云雖靡飾於容
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籧篨
陸機扇賦云各有托於方圓蓋受則於籧篨莆合茲

器而不用頗爰取於鳥羽序羽爲韻其一證也
王右軍丹陽帖帖作丹楊解云地多赤柳故名又按
王子侯者年表亦作丹楊今通作陽
古有三老五更蔡邕曰更當爲叟字之誤按嫂俗通
作嫂則更當爲叟無疑矣
梁費旭詩不知是耶非簡文曰旭不知其父雖是戲
語然晉曲耶婆尚未眠又唐太宗與諸王子書皆
書耶耶是知耶字古不加父
醬濁音斛突醬濁虫濁酒中之虫也今俗多呼醬濁

虫而字直作鶻突多不知作此
正月之音征避始皇諱耳今有何諱猶然不正膠於
故而汨其眞也
費宰之費音秘今費縣曰肺縣州邑之名亦訛至此
蔡蔡叔及書二百里蔡蔡皆音撒今皆讀作菜
崔駰達旨力牧之略尚父之厲厲音烈伊皐不事奚
論范蔡蔡音撒始叶韻
說稅脫同今用說桎梏及堂阜而稅之不稅冕而行
皆讀作脫而說于桑田未知所稅駕稅介免胄又

讀作帨一字兩音沿而不察
揆有兩音一音葵詩天子葵之注云葵揆也是也一
音跪納于百揆上無道揆是也余里中作此讀汪
南北鬃作葵音
顏黃門曰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屛
之藩今洪武正韻亦列藩音信俗沿而難變也
縣者懸也謂民懸於君也州者鳩也聚也府則六府
五藏之說謂其可以藏也故曰青州曰兖州曰太
府曰少府各有義也今曰青州府曰兖州府既仍
州名復加以府是儒履鞋鍍草鞋之類也
佛家慈悲之義慈則春生悲則秋殺亦如吾儒德刑
之謂故云殺一闡提勝供五百羅漢今持慈悲之
說者即虎狼毒螫之物皆欲放生愚人則可賢者
可嗟
闌干參差貌北斗闌干苜蓿長闌干玉容寂寞淚闌
干皆是也今正韻於苜蓿曰盛貌於淚曰流貌皆
影響之語如是則北斗之闌干謂挂於廊檻可也
西內有衆辭橋問之中貴云衆音引但字書不載豈

古有金水橋而縮爲一字乎

董博士旌一醫者書爲我祝齊四字或問祝齊之義曰周禮云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祝音注注同齊即劑也

淸江浦鈔關門前書司察白箸或問白箸之義曰高雲有白箸歌江淮之人多白箸大抵謂額外無名之征出劉晏傳又春明退朝錄所載謂世人謂酒酣爲白箸其意以人不堪其困必顛沛酩酊其說尤新

王百穀嘗作書與于文若而中及余曰牡丹芍藥皆題徧無令姚君獨咏鼓子花或問鼓子花之義余引徐山詩話以答之曰杭妓龍靚有詩名張子野居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

事物紀原引書斷曰漢左中郎將蔡邕作章草雲麓漫抄謂章奏之草曰章草則章草非章帝草矣

淳化帖章帝書非章帝書或後人集章帝書耳千字文爲梁散騎侍郎周興嗣所撰章帝安得先書之散騎之撰此因上有右軍草書千字命以韻語屬之今草書不傳傳右軍書者文與散騎與

梁高祖武帝名衍字叔達淳化帖分爲兩帝

鍾繇得長風帖筆意辭氣皆類右軍且長風松等王帖有別見此爲右軍書無疑

王曇首王珣子僧虔父淳化帖作王曇故帖中首字解作答

孔琳之字彥琳梁武帝評其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帖作孔琳

薄紹之南宋給事中梁武帝云薄紹之書如龍遊在渚繾綣可愛帖作唐人

宋儋唐人也帖列於古帖中

右軍餞行帖是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集右軍書代申帖是釋智永書有辨之矣僕近修小園及得華直疏二帖是大令書未有辨之者慶與華直皆子弟名惟大令帖屢見

右軍疾不退帖大令帖中重出何也筆法少異耳

嘗同徐興公在謝在杭席席只八人有行觴政者以

八爲題依對類分門門稱一事其人先云八風次余稱八天或曰有九天無八天浮白余余受而飲之按佛經有三十三天謂東西南北各有八天而統於忉利天故謂三十三天時坐多博雅竟無一人證之者

先儒嘗謂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故月一月一周天日一年一周天葢言日行遲月行疾也余謂不然日每日寅出於東未嘗少變月酉出於東自望後每夜輙稍遲數刻至月將盡則五鼓始出是月遲而日疾也

王克言日初出徑二尺余嘗臨東海觀初日踴躍波浪中徑丈餘是王克未始見初日也

小兒問日遠近於孔子孔子不能答王克斷以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以日中溫日出入時寒也余謂不然日初出時夜氣尚涼故寒日中則日氣蒸晒已半日矣故溫不得言出入遠日中近也又日初出側視則大日中正視故小不得言日中遠出入近也

徐整長曆云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與騏驥之步相似據此是日晝夜始徙兩規皆揣摩誕妄之談也

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極景極長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按冬至管三寸九分最短自司馬遷誤以爲九寸俗遂云最長然賀履長者至日後日漸加長管亦漸加至九寸故云履長也

白帖云星無光日照之有光舊曆說云月無光也光生於日余以爲不然葢星月皆有光日則爲日所掩及日落始見其光耳驗之日蝕明星煌煌其一證也儻星月無光惟日有光則宜云一光一曜不宜云三光七曜矣

說者謂堯時十日並出羿射其九又云羿得不死之藥其妻竊之逃於月中曰嫦娥王弇州曰羿能射日獨不能射月耶因作詩按瞿宗吉曰后羿空能殘九日不知月裏却容私王長公之意本此

白虎通曰景星大星也王充嘗引爾雅以辨之曰四氣和爲景星言景星廼四時氣和之名非着天之

大星也

陶元亮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人皆謂醴泉從地中出卽漢已有此説矣王克嘗引爾雅以辨之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謂醴泉乃甘露也卽今稱甘露爲天醴可證世以甘泉爲醴泉不知曷始遂譌以傳譌至是

十二屬如子鼠丑牛之類蓋十二支配二十八宿按星禽角木蛟亢金龍在辰宮故曰辰龍氐土狢房日兎心月狐在卯故曰卯兎尾火虎箕水豹在寅

故曰寅虎斗木獬牛金牛在丑故曰丑牛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在子故曰子鼠室火豬壁水貐在亥故曰亥豬奎木狼婁金狗在戌故曰戌犬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在酉故曰酉雞觜火猴參水猿在申故曰申猴井木犴鬼金羊在未故曰未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在午故曰午馬翼火蛇軫水蚓在巳故曰巳蛇每宮兼二宿唯子午卯酉四正之方星辰至此轉移稍遲故三之又陶隱居本草注略所引子則鼠也蝙也燕也丑則水牛黄牛兕牛寅則虎豹貙卯則兎狐狢辰則龍蛟虬巳則蛇蚓蛞蝓午則馬鹿獐未則羊犴羚申則猿猴㹶酉則雞雉烏戌則狗狼豺亥則豚也貐也蒿豬也以爲十二支上應三十六宿其説甚明楊用修謂朱子不解巳乃引説文巳象蛇之形亥象豕之形之説以實之則鑿已

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小大盡決定不差殊謂看本年至後餘幾日卽爲來歲之閏月餘一日爲一月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十一月

大盡冬至二十四日餘六日來歲應閏六月今閏四月却差兩日按雲間陸深燕閒錄載庚寅年十一月大盡二十三日冬至明歲置閏六月已差一日今且二日曆官不恠不攷一異事也若執月無中節爲閏則歌括之言反妄耶

九州分野顧明今浙閩東粤俱屬牛女滇南并屬井鬼黔中并屬參井何數星所屬獨遼濶乎蓋閩粤滇黔非九州之舊想後人強附耳元微之送客遊嶺南詩云波心擁樓閣規外布星辰其見卓矣

晉秦蜀鱗次西方今分野移蜀於觜參分則越秦隣晉矣星有錯綜地難移縮其誤明矣益蜀原屬鬼分李白詩捫參歷井是也

通典載殷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按二百一十國得地一萬三千二百里已與方千里之數乖矣又安得附庸閒田耶通典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按九州天子畿內千里矣外只八州則建國只一千六百八十所云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適今[illegible]六百八十之數安得千七百七十三耶

爾雅釋山云獨者蜀蜀亟名好獨行故山獨曰蜀汝上之有蜀山維揚之有蜀岡皆獨立之山也今或指山似巴中或云脉從巴來未讀爾雅乎又管子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蜀音猶祠器也甚不然謂山如祠器尚可不勝於似巴之陋耶

道經云崑崙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雍記終南山云中南即終南中南者言居天之中都之南則天中不在洛陽明矣而汝寧又有天中山皆謂天地之中則不得其解矣海內甚廣中州去東海甚近其三陲甚遠謂之禹九州之中可也不應曰天地之中日影獨此得中也

今之言區域者湖廣稱楚南直隸稱吳浙江稱越福建稱閩東西廣稱粵盡然不紊矣第余按寢丘者今之固始縣也孫叔敖曰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則固始與越隣

矣固始今與鳳陽黃州界是濠稱越也傅亮從宋武帝平閩中詩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是徐揚爲閩中矣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荆州詩分符蒞閩越終然慙勵精是荆州爲閩越也劉長卿酬李郎中夜登蘇州城樓見寄詩日照閩中夜天凝海上寒是蘇爲閩中也太伯逃之荆蠻一作荆閩是姑蘇爲荆爲閩也華陽國志稱哀牢歸義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種閩越濮鳩獠哀牢今雲南之永昌也是永昌至交趾西粵皆爲

閩越矣見古之閩越地方遼濶不獨一福建也

劉熙釋名云荆州取名於荆山也則山之名荆又何所取又云必取荆爲名者荆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常警備之也又云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辛楚之禍也皆以臆釋不知楚者荆類曰荆曰楚皆木名以地多此木因名耳

釋名云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余按越蒲也左傳云大路越席又越葛也吳都賦焦葛升越弱於羅紈潜夫論云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

筩中女布則越之爲越因地多葛越而名耳又按甘石星經載有越星在婺女之南經國分野安知不以星而名之乎劉不此之攷而以臆誤後人妄矣

滸墅關初名虎嘐按吳地記云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吳王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故名其地爲虎嘐後唐諱虎改虎爲滸吳越錢氏諱鏐改嘐爲墅滸音虎今直呼作許

管子令諸侯之子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武古與虎同虎林之爲武林訛者謂始於避唐諱殊不必然

顏衎梁龍德中官臨濟臨濟有針姑廟里人奉之甚謹衎以爲淫祠焚之針姑不知何神未攷其始臨濟今章丘縣與壽光隣壽光古斟灌氏地針姑或斟姑乎亦杜拾遺廟而訛爲杜十姨乎

雲間舊有牽牛織女祠或云牛女一歲一會不宜並祀因去牽牛只祀織女而廟名曰黃姑祀織女而廟稱黃姑亦好新不攷之病也

異聞集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枕盧生睡炊黃粱未熟而寤今地名黃粱夢是也呂翁在開元中非唐末呂仙明甚今所祠爲鍾呂二仙訛傳黃粱爲鍾呂事不知作之者何人信之者遂盡人人

展禽論祀爰居曰烈山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杼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今曰殖穀必始神農而罕及其子稱稷必曰棄而不知有杼

洞庭君初稱湘君故洞庭有湘君廟後廼改稱洞庭君湘夫人則湘君之夫人也葢岳陽風土記可攷先是屈原九歌亦未嘗指爲二女稱爲堯二女始於秦博士之對始皇遂令後世以洞庭君爲婦人以妻爲妹又以洞庭君夫婦爲舜二妃爲千古不剖之冤

說者卒謂閩庠序與於常袞按唐語林云閩中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新學記云緩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及弟

蘊與歐陽詹覩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是庠序之興始於李錡不始於常袞矣翼學編亦云錡爲觀察在大曆八年袞在建中初想李錡後反故美名獨歸之袞耶又按薛令之開元初爲東宮侍講林披天寶十一年明經則文物之興亦不自建庠始

國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以是知關尹喜亦關尹之名喜者今以尹爲姓

計然今直以爲姓名按史記裴駰注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今有文子書柳州辯文子注亦同而漢志作姓韋名文子想訛傳耳

前涼索綏傳張重華宴羣臣于閑豫庭講論經義顧問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綏曰孔子婦姓开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刑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今刻本开官作拜官元杲作元泉胎刑作胎則

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注國語者作名禽字季誤

易自孔子授之魯商瞿子木子木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之江東馯臂子方子方授之燕周醜子家是橋庇者橋姓庇名字子庸魯人也馯臂者馯姓臂名字子方江東人也楊用修以爲庇子庸則以名爲姓以字爲名矣以爲馯臂子方則以姓名爲覆姓以字爲名矣

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者也呂子曰東方之墨者謝子秦之墨者唐姑果是也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聃當姓老孔子當姓

僞也

孟子之父名激孟之先爲魯孟孫氏曰孟孫激字公宜母仉氏今世謂父名激公毋姓仉者誤方伯文著文廟攷亦因之見余言而欣然正之仉音掌

齊策有董之蘩菁楊用修謂是三字名余意之字助語耳如王光介人字子推而曰介之推

荆軻字次非曹參字伯敬魏徵字玄成宋齊丘字超回佛印名了元俗姓名謝端卿

世謂董仲舒爲董永子永千乘人奉父避亂安陸仲舒廣川人兩不相涉豈以永子名仲而誤耶董仲善道術雲杜多蛇仲書符於石以鎮之蛇絶人謂爲織女生故多靈異

東海孝婦姑死爲姑女所誣于公以爲冤者郯城誌引通志作竇氏不著其名按搜神記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于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其血青黄緣旛竹而上極標又緣旛而下此事誌既不載世亦罕有談者

古今逸史凡例有所謂崔鴻周稱皆逸史之鴻筆按漢圖稱著陳留風俗傳三卷凡例所引必此人也而圖錯爲周耳

頳姓也風俗通漢有太守頳先今姓頳者直作賴

范丹滕誌作范冉冉音柟焦弱侯亦曰觀其字史雲則名冉無疑

井音膽姓也古有井春今失一點以爲井春

鍾繇繇音姚與咎繇同今讀作由即學士不免

桼衷晉人也桼音森李鼎祚易解引之今易解刻本作宋衷

李鼎祚易解有日蜀才者范長生也一名賢一名延久一名九重一名支李雄尊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河東安邑人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充母

陽羨吳龕即得五色石夜化爲女子者今述異記刻作吳合龍巢鮑照因唐人避武曌名竄照爲昭蔡昭因晉人避司馬昭名改昭爲曜後雖有辨之至

今猶有莫決爲誰何者茲吳龕若不一指其譌安知後日不指合龍爲的名反以龕爲誤乎

輔世裕據丹陽叛李衛公靖禽之安吉舊屬丹陽土人德之玉磐山之祀衛公以此碑載其事與史合近李爾權名臣錄李德裕傳引平世裕事蓋以德裕亦封衛公因而誤耳

顏魯公作宋廣平狀今集中逸其字有以廣平爲字者誤廣平公封爵也

楷書有柳誠懸書誠懸公權字也公權書耳或以柳

誠爲姓名以懸書爲懸腕所書可笑

博異記稱谷神子還古纂胡元瑞以還古爲谷神子之名第序稱只求同已何必標名則知還古亦必非名余見耕餘雜錄云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有谷神子序而不顯姓名攷之唐人馮廓也

南漢劉巖改名龔後復改名龑龑音儼古無此字巖以飛龍在天創此名郭尚書劍記作名劉龔儼誤矣如南岳夫人魏華存劍記作魏華或傳寫之落耳

父者成人之稱故古人既字又益以父字如弗父何正考父是也今人既字曰某父又加一父字則贅矣

闕里聖像猶仍袞冕史直指學遷曰袞冕者以宋元封王爵今稱先聖先師則宜仍司寇之冠服矣

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蓋束髮之冠耳及貴常冠魏了翁遂誤爲朝見之冠故古今攷云以亭長自爲竹皮冠亦見王制之不明蓋未攷耳儻真以竹皮爲朝見之冠成何模樣

南海守鮑靚每夜訪葛洪於羅浮山達旦乃去人訝其數而不見車馬密伺之但雙燕飛至網之則雙履也今人只用雙舄事

丹鉛續錄云南史輿服志有鷩鳥鵫知四色用修曰鵫音卓白色餘未詳余按南史無表志云輿服志者誤又按山海經白翰卽白鵫白雉也爾雅鷩赤雉鳪黃雉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是皆以雉言色而知字實秩之訛想由刻手漫漶

朝野僉載謂唐以鯉魚爲符瑞因爲銅魚符以佩之

楊用修謂唐姓李故以鯉魚爲瑞不知自隋開皇九年已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十年悉頒於五品以上官唐武德元年特改以銅耳非始於唐也

朝野僉載云僞周武姓也玄武龜也故以銅爲龜符楊用修亦述之第蔡邕讓高陽侯印綬符策云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宜服佩曹植王粲誄金龜紫綬以彰勳則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後魏董徵云腰龜返國昔人稱榮則龜符不始於武曌矣

北國子監聖廟二門內左右列十石鼓鼓赤色字多剝落卽周宣王獵碣好事者猶搨其文碣原在陳倉宋移之開封元移於此今人多呼爲落星石蓋由我　朝以制科取士士槩不稽古耳

秦始皇嶧山碑今但有宋摹者在縣治內莫知舊碑摧毀之始按北魏主拓跋燾元嘉二十七年率兵南侵登嶧山見此碑使人排倒之致始於此

今人墓前有石羊石虎按石羊天祿也似鹿非鹿名曰挑拔石虎者辟邪也似虎非虎以能食鬼故曰辟邪今元旦畫形懸門正辟邪也荊楚歲時記謂虎者誤羅願又謂挑拔一角曰天祿兩角曰辟邪者亦誤若係一獸十洲記不宜兩著其名矣

輯柳編謂後人以石麟辟邪乃帝王陵寢所用改用石羊石虎則漢宗資亦非帝王墓前已用天祿辟邪矣且設此原以辟猛獸若用石羊寧復足畏

周穆王八駿有踰輪所謂魚文也詩云有驔有魚是也楊用修乃引劉楨魯都賦馬似遊魚以實之所謂馬似游魚者言馬之多且以寫水嬉之景與踰輪抑何相蒙

麒麟有翼能飛故孝經古契曰吾所見一禽如麢羊頭上有角廣雅曰翔必後處宋均曰駕六飛麟從日月飛

韓非曰馬似鹿者題以千金則馬有似鹿者趙高所指寧無因乎

駿者馬之迅足也故牛羊之迅足皆得稱駿宋書何偃乘在前劉瑀居後瑀問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故疾此言駕牛之駿非馬曰牛駿也郭尚書迺列之

馬記

昔人謂始皇求仙終無所遇始皇東巡與安期生語三日夜生留赤玉舄爲報不可謂不遇也但始皇不知安期爲神仙謂之無遇可也

史謂漢文帝爲緹縈上書除肉刑矣然司馬遷以救李陵腐刑許廣漢以誤取他郎馬鞍下蠶室皆在武帝朝弘恭坐腐刑遷爲令在宣帝朝是漢尚未盡除肉刑也

范丹桓帝以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遭黨錮而隱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令直以爲在官有清德而歌

龎德公雖隱子煥爲牂牁太守有作李叅政父壽詩云卻笑鹿門夫與婦雙雙白髮守田廬其意以龎之子不如李叅政也亦不攷矣

兗州滋陽縣公移從水爲滋印文從山爲嵫問之或曰鑄印特誤或曰地多水故從山然則公移何憚一攷

里人林德夫作先祠梁上畫瓜瓞先大後小余語其

子元巽曰所謂綿綿瓜瓞者謂其先小後大耳

露書卷之二終

莆田姚旅園客撰

韻篇上

往謝康樂每一詩至都邑莫不競寫今交未許一名流口莫傳一佳句不知作者未與抑亦解者未至古人服善故能賞音今人人自抗桓文家家自稱齊魯左太冲才藻不免譏貳益巳不能言亦惡人能言

顏魯公文章節義千載一人所著述數百卷悉逸不

傳搜輯金石所刻僅滿數卷今人著述連篇累牘未有楓落吳江冷一句巳之身名尚若煙雲未定猶惜寄載姓名惟恐以千秋借人

張新建稱詩錢象先往看之及行屬爲先其所往張不答象先譙讓張輒委之曰余非當家者姑取樂於是何至相苦

措大率不喜詩惟恐浼巳及爲父母上壽或行役輒裝潢卷冊歷門索題惟恐不多好者有時不好不好者有時篤好總之非眞好也

洪洞劉應時嗜詩陪鹽直指游靈巖曰勝地不可無詩淋漓滿楮不計直指之不逮也直指撫他事因中以歸此何異滴黃州之精味飲食無害於政亦人所共嗜而不免見彈有時乎竊人之短耳

余嘗謂詩徒工靡麗而乏風趣是不啼不笑不喜不怒紙上之美人耳然人不工詩亦不啼不笑之人也不喜人工詩亦欲人不啼不笑也

呂叔簡曰天有浮雲遊霧地有野草閑花人有詞客騷士雖點光景既巳無益於人崇長浮華未必無

損於世吾願雲霧變爲雨露花草變爲桑田詞賦變爲耕夫織婦此有感之言也至云世間少了詩賦不見有甚欠缺是三百篇可秦火也然浮雲之說亦非也天無浮雲遊霧爲偏枯之天地無野草閑花爲偏枯之地人無詞客騷士爲偏枯之世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呂叔簡謂詩賦是不用之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何異王介甫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也

劉閣老健忌人作詩曰就作到李杜只是酒徒余因

疑三百篇皆出酒徒作
陸士規過黃陵廟詩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出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士規爲秦檜客檜以小嫌絕之及見此詩稱賞不已待之如故檜猶好詩今人多不喜詩豈欲出檜上耶
或者謂雅道淪絕嘆不生王元美時曰使子生元美時骨已朽矣且飲食不出於饑渴亦不覺有味
李于鱗謝茂秦梁公實王元美宗子相徐子與吳明卿結社稱中原七子後茂秦與于鱗有隙公實又夭折遂云五子昔顏延年因山巨源王濬冲仕進黜之作五君詠今黜布衣獎仕進古今人不相及奚止河漢
袁中郎既謝長洲因游越作詩多游戲名解脫集中有插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句虞長孺題詞曰大地一梨園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淨古今六詞客也壞父而下不施粉墨舉如末陳王作淨丑面然與六朝初唐人俱是貼旦浣花叟耍似外李青蓮其生乎任華盧仝諸家半淨半丑而樂天東坡教化廣大色色皆演王維張籍韓子蒼所謂按樂多訴氣率歌工也袁中郎自詭插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
詩須有警語始不虛作然有得警句而七句隨至者此皆有神焉宗子相嘗問謝茂秦曰子嘗謂作近體之法如孫登請客其旨何如曰凡作詩先得警句以爲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若主客同調方謂之完篇譬如蘇門山深松草堂具以琴尊其中綸巾野服兀然而坐者孫登也如此主人庸俗輩不得躋其階矣惟竹林七賢相繼而來高雅如一則延之上坐始足其八數爾
作詩須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方稱妙境章給事嘗問謝茂秦曰子嘗云詩如剝皮句法愈奇何謂也曰秋過園亭梨棗正熟摘取啖之即快人意或有作讀之悶悶尚隔一間如摘胡桃并栗須三剝其皮乃得佳味
謝茂秦論詩曰格由主定意從客生此作詩之大較也至云面東言西如倚太行而詠峨嵋見衡漳而

賦滄海是情由景生非景由情觸矣此以引發爲
進則可謂之當家作吾不信也何則以因詩立題
非因題作詩耳
有以詩喻制秇者曰重字只宜頸聯用之不宜在項
聯唐詩用之項聯者惟李杜爲多所以李杜不與
選舉余戲謂友人曰然則以三百篇應選舉亦必
不中關關雎鳩開卷即用重字
宋人注詩經多有叶韻蓋以沈韻限古韻耳不知詩
經皆古韻不必叶也沈約以越音分四聲昔人已

譏之況宋儒所按爲唐劉淵禮部韻略又非沈韻
乎洪武正韻雖未盡復古猶破沈病今人既不依
古舍嫡而從庶又不從時舍父而廟別祖矇矇相
沿終不省悟惜夫
或問平聲一耳何以分上下曰五音有宮商上東爲
宮下先爲商始盡律呂耳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詩既如此筆亦如之古人稱
文爲筆有辨之矣但稱詩爲文未有提之者文者
五色相宜之謂唯詩有之按謝靈運傳論云升降
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禀氣懷靈
理無或異北史文苑傳敘云煬帝意在驕淫詞無
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得依而取正焉劉勰云堯
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
又云子政品文詩與歌別又云論文之方譬諸草
木唐歌在昔廣於黃世虞歌慶雲文於唐時本事
詩云賀知章訪李白請其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
之又云吳武陵有文筆才石鼎聯句序云此皆不
足與語此寧爲文耶是所稱文並指詩歌

曲有豔有亂豔者曲之引也曰三婦豔豔歌行是也
昔昔鹽鹽即豔也古字通用豔字三解豔色也無
鹽女是也無鹽地名其地產醜女故曰無鹽歆羨
也郊特牲而鹽諸利是也有餘也曲之引是也
陳德遠謂今之作選詩是假骨董眞贋難遽辨
初盛唐詩以氣魄勝盖欲矯陳隋之靡弱若摘其警
句如風定花猶落寥寥不可多得中晚詩即不純
其佳句最多余譬之宴客初盛若果罩卓煒皎爛
大觀不堪飽腹中晚如山珍海錯即非鼎烹實堪

廿口此選唐詩鼓吹者多采柳柳州以下李于鱗
刪唐詩皆采初盛而罕及中晚謂唐詩盡於此是
買桂櫝而還珠恐賈胡笑人矣然以救前代之庸
因時下藥則李不可謂無功也
臧晉叔不喜杜少陵詩見人詩不佳者輒曰似少陵
不知者猶自謙讓有贈曹能始詩曰法比少陵多
余戲謂曰何不以贈臧晉叔
西溪叢語云殷璠爲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
武爲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姚合作極玄集亦

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後山詩話云歐陽
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又云詩文
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則不
滿杜詩不自臧晉叔始
宋詩故多腐淺然宋人原不肯蹈前人口吻自出機
軸固自有佳者未可槩忽之也蘇潛父曰耳食之
士乃謂宋人無詩詩必稱唐且屑屑乎初盛中晚
以自爲知言初盛中晚郎秦晉閩楚之音也韻不
一而其爲語言則一也若宋人無詩是趙家二百
年都是啞子喜不能笑悲不能哭也陳橋紀事匡
山嘆世皆光音天中人耳若唐以後遂無詩則到
今幾乎千年此千年中雅皆未鳴鵲皆未噪眼前
張兩片皮粉天花者曾不得比于牛鳴犬吠甚矣
生盲者之甘心孤負已靈也
袁中郎與江進之論詩曰古人之詩歷千百年讀之
如初出口而今人一詩甫就已若紅腐之粟後進
之引中郎語以敘中郎敝篋集曰唐人之詩無論
工不工第取而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脫筆研者

今人詩即工乎然句句字字拾人飣餖纔離筆研
已似舊詩矣此即中郎之意而轉換詞藻耳第進
之之舊不若中郎之腐爲定論也蓋周漢之鼎舊
也而翠色淋漓然猶謂之古而不謂之舊若漢玉
漢篆晉書宋畫唐墨宋錦皆舊也而世益重之不
以舊爲病是故舊不足以評今詩今詩嚼之無味
直蔗渣酒粕耳
詩人模擬初盛牢不可破自袁中郎一洗夙套後人
宗之者戴面具而學叔敖徒搜一二酸辛字眼以

粧點章句刪去此等字面即若嚼冰生人落鬼胎
猶驢鳴犬吠自矜其異於人也吳中鬆有詩規之
云盛初中晚漫矜持時調于今派各支怒詈笑嬉
兼醉語教人傳誦作新奇

洪仲韋謂吳元翰規其勿作情詩即稿中亦宜削去
余戲答之曰覺三百篇多了國風

洪仲韋謂杜詩可厭正在首首憂國余應之曰怪仲
尼不刪變雅

洪仲韋謂看王維詩如聽人談禪看李白詩如聽人
談仙看杜甫詩如聽人談家事

曹能始招尹恒屈吳季騶諸人謝公墩眺晚飲永慶
寺方談秇洪仲韋謂莆從來無詩人余應之曰是
有一江采蘋是女流有一黃滔是晚唐有一劉克
莊是宋有一仲韋又還白下莆故從來無詩人衆
大笑

金人銘是黃帝作周以置太廟李于鱗古今詩刪遂
以爲武王作

岣嶁峰禹碑楊用修釋之曰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
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
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
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徒南瀆衍亨衣
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今岣嶁碑刻在南都
兵部其釋云承帝令覲翼爲援弼欽塗陸登鳥瀉
端鄉邑仔龕流船瘖歇遲眠即夙訖冬次岳麓屎
晉同陌裂亞析弼罔墮纏往求出竅華恒泰衡嵩陲
事裒獻稃挺禋鬱濬墊徙南暴幅貝節別界聯魍
魅夔魍竄舞蒸彝按此較楊釋爲順爲古

列女傳引古諺食石食金鹽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
豉可以得長壽晉定公記載古語寧得一把五加
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用明月寶珠按
金鹽者五加也玉豉者地榆也皆煑石而餌長生
之藥也陶弘景曰用五加作灰煑石與地榆並有
秘法齊民要術云地榆一名玉札其實黑如豉北
方呼豉爲札當言玉豉也能爍玉爛石與五加煑
服之可神仙故尹公度曰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
月珠西域眞人曰何以支長久食石畜金鹽何以

得長壽食石用玉豉然要術所引不如本草綱目
爲明悉唐愼微曰東華眞人煑石經云昔有西域
眞人王屋山人王常云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畜
金鹽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豉孟綽子董子
固相與言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
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寶珠蓋五加者五車星之精
故其莖節華根皮於五色各占一色因曰五加魯
定公母服五加酒得長生

宋朝與衛夫人南子會洮野人歌云既定爾婁豬盍

歸吾艾豭詩紀注云艾老也誤孟子曰知好色則
慕少艾艾男子之美色者使宋朝而老南子何愛
焉（依此則孟子之所謂慕少艾是時習俗亦可、）

漢郊祀景星歌泰尊柘漿析朝酲柘漿卽蔗漿也柘
蔗古通用

柏梁詩惟陳粟萬石揚以箕齧妃女脣甘如飴兩句
有風趣又三輔盜賊天下危盜阻南山爲民災外
家公主不可治三句有警誡之意餘則茅茨未剪
土階未飾謂之創見則可謂之詩猶河與漢所隔
尚遠

漢白狼王唐菆歌昌樂肉飛屈申悉備昌樂者倡人
樂人也肉者肉聲也曲聲有抑揚故曰屈申悉備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海水枯桑應是蟲鳥名卽
枯桑鳴中林緯絡響空堦亦言鳥與蟲也若以枯
桑爲樹不應言中林矣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註者謂知豈知也枯桑無
枝葉不知天風海水不凝凍不知天寒然於枯桑
鳴中林說不去矣張華情詩巢居知風寒穴處識

陰雨此義可相證、

乾鵲鴝鵒也鄭箋鳩也搏黍倉庚也春鉏鷺也不過
螳蠰也非載籍所載今便茫然矣則枯桑海水斷
爲蟲鳥之名但載籍未載耳不然抱朴子曰于玃
識往歸終知來淮南子曰歸終知來猩猩知往今
人知歸終爲何物

陸凱寄范曄詩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
有聊贈一枝春託意耳說者遂謂自江南寄梅一
枝詣長安與曄夫枝離榦而枯既非剪綵安能歷

遠

阮籍詩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此借山海經以刺
時事經云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迺令應龍攻之
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
黃帝迺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詩話補遺不
引此迺引趙武靈納吳廣女奪嫡亂國爲妖女誤
矣

王子敬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
苦我自來迎接詞意既不圓轉而末兩句復弱靡

不成語余壯時曾見一本作桃葉復桃葉渡江不
用檝但道無所苦苦我自迎接何等圓勁

張協雜詩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經阻貴勿遲此
理著來今遲當解作疑經險阻見當如王陽直前
無疑耳註以勿遲爲恐墜

晉子夜歌玉林語石闕悲思兩心同石闕碑也碑隱
作悲則玉林應是玉屏之訛玉屏哭思也思隱作
思與悲思兩字方相應又按石闕夷白詩話作石
闕

劉妙容宛轉歌願爲煙與霧氛氳對容姿對容姿姝
無趣味按事類賦引此作願爲煙與霧氛氳君子
懷何等情趣

謝眺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楊用修
解之曰南中榮橘柚卽諺云樹蠻不落葉也寧知
鴻鴈飛卽諺云鴈飛不到處也此卽註所謂知有
橘柚不知有鴻鴈也又云樹不凋鴈不到本是瘴
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如楊所談何妙之
有余按閩中原有鴻鴈謝用鴻鴈直言秋耳葢秋

景凋零南中橘柚綠林丹實不異春華寧知有鴻
鴈之秋觀首兩句自見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
見無樹無地不凋零獨閩有橘柚之榮此景方妙
楊解殊煞風景妙從何來

梁元帝詠池中燭影詩映水疑三燭翻池類九微入
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河低扇月落霧上珠星稀
河低二句佳入林度渚二句則越題矣

沈休文八詠世所謂絕調者然歸春風作既云燕値
羽差池復云趙帶飛參差而此猶謂古人不拘拘

馬至於落花雰似霧後又云復爲風所落則重複
矣既鏗鏘以動佩唐類函作動旆一字之訛便害
文理佳人不在茲佳人指良人不然與解羅衣之
秋襞背矣
吳均行路難云吾丘壽王始得意司馬相如適被申
又云當年反覆無常定薄命爲女必已麄適被申
必已麄六字拙死顏延之庭誥云富則盛貧則病
不惟形色麄黶或亦心神沮喪麄字本此
吳均登八公山詩含珠岸恒翠懐玉浪多圓按尸子

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故張文琮詠水
詩方流涵玉潤圓折動珠光今云懐玉浪多圓誤
邢子才酬魏收冬夜詩霜氣有餘酸酸字下得巧然
本之管子天酸然雨
庾信詩濁醪非鶴髓蘭肴異蟹胥一作蟹蛆甚無謂
按周禮註青州之蟹胥劉熙釋名蟹胥取蟹藏之
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張載詩果饌踰蝑蝑胥字
加虫亦傳刻之譌
庾信慨然成詠云值熱花無氣花冷則不香李義山
云寒花更不香是矣暖則香安得謂熱無氣也
古文苑載木蘭詩雄兎脚撲握雌兎眼彌離雙兎傍
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爾雅翼云雄兎脚撲朔雌
兎眼迷離二獸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中不同
六字豈愈寫愈訛耶
許敬宗賦得山樹鬱蒼蒼云葉疎猶漏影花少未流
芳是集中最佳句但葉疎恐與題鬱蒼蒼相背耳
慈恩寺浮屠唐高宗爲太子時爲文德皇后祝釐所
按此方塔也用甎周砌曲梯而上每層中鋪以板

若樓閣然初建十層層開四門以資眺望故盧照
隣詩云十層碧瓦搖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却訝
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
絕頂初攀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樹雨
濛濛隨嫌其艮地太高減去三層只七層七層則
門只二十八今詩盧集不載訛作章八元云七層
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七層門無四十此
最易見乃相沿無一譏之者又碧瓦搖虛空有生
趣突兀在虛空索然無味矣余又以爲十層之詩

惟初唐人得爲之八元大曆時人寧有前身而爲
此律
駱賓王詩靑陸春芳動黃沙旅思催黃沙晉獄室名
非漫指也
杜審言使出鳳皇池京師陽春晩楊用修謂見古本
陽是易字且言易字善寫京師之景其說雖新第
上下詞意不相蒙耳
沈佺期和立春游苑詩風射蛟冰千片斷氣衝魚鑰
九關開淮南子說林若碾薄冰蛟在其下蛟冰事

用此一作狐冰或以狐善聽冰解之然蛟冰爲新
劉庭芝代悲白頭翁意多重疊既云今年花落顏色
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又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
年年人不同既云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
少年復云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讀
之不覺終屬類句
顏延之謂謝希逸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
晩乎張若虛春江花月夜詩江畔何人初見月江
月何年初照人雖云到語亦是癡言

陳伯玉晩次樂鄉詩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許之
者云無句法無字眼天然之妙曰斷曰平非無字
眼野戍荒烟深山古木非無句法評者亦未之思
耳
宋之問明河篇爲武曌作其秋蓮賦應亦想禁臠耳
所謂見其少見其長見其老語意自見
謝偃樂府新歌上客莫畏斜光晩自有西園明月輪
宋之問晦日昆明池詩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意偷於謝而宋更圓勁

宋之問太平公主莊詩此日侍臣將石去共歡明主
賜金回游宗振問將石賜金事余答之曰此集公
主第詩將石用織女支機石事賜金則漢武帝過
平陽公主悅謳者子夫賜公主金千斤也
唐玄宗幸蜀至劍門詩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注
于鱗唐詩選者云班固勒銘燕然山下汝行比部
云張載爲劍閣銘玄宗劍門詩用此事注者誤以
爲班固矣然在德注引吳起語余亦以爲非與寶
在德卽劍閣銘中語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宮亭湖廟神甚靈塗旅祈禱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王維送道士詩歆人郢割酒送客乍分風其事本此或以爲鄭弘樵風者非

王摩詰使至塞上詩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直字是本色語圓字不免凝矣

秦始皇葬驪山以水銀爲大海金銀爲鳧鴈臧晉叔清涼寺戲謂諸人曰摩詰過始皇墓詩有海人仍度無春鴈不回其事本此

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摩詰經始皇墓詩雖盜此然王較有致且是當家事

全唐詩話開元宮人詩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玄宗曰與汝結今生緣按本事詩云今身已過也重結後身緣玄宗曰我與汝結今身緣兩身字視生字佳十倍

李白見崔顥黃鶴樓詩因閣筆去作鳳凰臺詩可謂服善矣第不能另出機杼不免效顰可厭且神情氣魄終落下風豈見大巫便索畫耶

李白戲贈杜甫詩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見摭言此戲作宜本集不載

杜拾遺江亭送辛別駕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沙暖與風蝶既不相涉天晴浴鳧亦何異景予謂不如花暖低風蝶沙晴喜浴鳧

杜拾遺送田四弟詩燕辭楓樹日鴈度麥城霜燕雖秋去辭楓樹則湊合霜言麥城亦無經見余謂不如燕辭楓社日鴈度荻葭霜

杜游何將軍山林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按月支音臙脂據此是讀月作曰不攻耳又紅綻雨肥梅梅花能綻梅子不能綻今初夏言綻則好新之過也

杜拾遺摩訶池泛舟詩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高樹能落高城安能落又既言落復云樹晚相迷兩句之中不勝矛盾矣又長史津亭留宴詩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宿春天不知爲何等語令人尊杜詩亦如博士尊朱註葢一時難返已

杜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結句愼勿近前丞相嗔

許彥周曰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郎嗔耶按楊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爲姨封韓虢秦國夫人則國忠之從姊妹也國忠以椒房寵貴安得謂秦虢無預國忠事

錦江春色來天地句云少陵佳句但春色云來天地既屬湊泊復似癡人說夢也

杜子美詩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閱夢溪筆談作紅豆啄餘鸚鵡粒鶴林玉露作紅豆啄殘鸚鵡粒鸚鵡食豆不食稻至易明竟無一悟証之者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向羨其意疊出余意悲秋不必萬里多病不必百年也

李青蓮詩純以氣勝索其警語百未得一也杜少陵詩如太倉庾簿能實言不能微言能直言不能婉言索其警句千未得一也

盧綸夜中得循州趙司馬書詩瘴海寄雙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全竊之庾信信答王琳詩云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且齊海雙魚句與一紙嶺南書不能無類

唐以詩名家者其詩多難解世人只以名家而不敢置喙余略舉一二以資論討如錢起酬元校書詩忘機貧負米憶戴出無車負米何必忘機又呂安憶嵇康輒千里命駕今憶戴只可言舟不得謂之車也

劉長卿尋岑秀才不遇詩應向桃源裏教人喚阮郎桃源應云漁郎若阮郎則必云天台矣

劉長卿月下呈章秀才詩貧家誰好月空愧子猷過非雪非竹何言子猷誰或應作惟

劉長卿登遷仁樓訓壻李穆詩賴有東林客池塘免寂寥池塘與東林有何相涉

韋應物詩楚江微雨裏建業暮鐘時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有謂漠漠一聯大無致然此兩句跟微雨來自大有致未之想耳若謂盜梁簡文帝入堦雨詩濆花枝覺重濕鳥羽飛遲來則韋自無言矣

許巖長謂昔人作詩多蹈襲如夢得花樹滿空迷處

所搖動繁英墮紅雨即玄蟬鳥散餘花落意也

本事詩載劉禹錫飲李司空見歌妓賦詩曰鬖髻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楊用修云浮渲梳頭宮樣粧鬖髻即墮馬粧字妥浮渲渲音選畫家染色也宁新遺史作高髻雲鬟宮樣粧索然無味矣結句作惱亂蘇州刺史腸惱亂亦淺且以爲韋應物飲杜鴻漸作劉集今不載豈以是乎

今刻元微之寄白樂天夢遊詩曰夢公兄弟曲江頭

又向慈恩寺裡遊驛吏呼人驪馬去忽驚身已在梁州按本事詩作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中更數字即極風雅之趣

白樂天寄李蘄州詩笛愁春盡梅花裏簟冷秋生薤葉中二物皆蘄產笛今無矣簟則有之薤葉亦用舊事不必蘄簟便名薤葉

白樂天題玉泉寺詩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是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期蛟龍作醢麟爲脯何似泥中曳尾龜此詩爲王涯賈餗騈首就誅而作先是白因李訓鄭注用事知其必敗自刑部侍郎乞分司而歸歸後王涯賈餗果敗故用石崇潘岳白首同所歸之句顧索素琴用嵇康憶牽黃犬用李斯皆臨刑事蛟龍作醢麟爲脯何似泥中曳尾龜喻貴寵而誅戮不若生而貧賤類貞子乃云宰相王涯好琴舒元輿好獵故及之則鑿矣又云龍醢事見左氏麟脯事見列仙傳何迂拙也

昌黎集載石鼎聯句全譏當路而作託言彌明耳解者相沿以爲譏喜失其旨矣余得其意句句快心快他善罵

韓愈和張員外宣政殿賜百官櫻桃詩香隨翠籠擎初至色映銀盤寫未停此意得之王維不如王寫景爲妙耳王云中使頻傾赤玉盤者以櫻桃與赤玉一色故雖已傾猶疑未盡而曰頻傾今韓曰銀盤則有無易見矣何以云寫未停王曰歸鞍競帶青絲籠是既受賜貯以青絲籠也而曰競帶寫喜

躍之景宛然在目今韓是未賜之先用翠籠以擎
之也擎以翠籠分以銀盤不勝瑣碎有何意趣
皇甫冉曾山送别詩南望千山如黛色愁君客路在
其中佳句也但山色如黛何等樂境而云愁君則
非合作矣
金鋪今之門環作獸面者屈戌今之門牌作擐者原
兩物應庵隨錄謂李長吉宮娃歌屈膝銅鋪鎖阿
甄好此重復是未攷一物而異製也
李長吉長平箭頭歌云漆灰骨末丹水沙淒淒古血

生銅花白翎金簳雨中盡直餘三脊殘狠牙我尋
平原乘兩馬驛東石田蒿塢下風長日短星蕭蕭
黑旗雲濕懸空夜左魂右魄啼肌瘦酪瓶倒盡將
羊炙蟲棲鴈病蘆筍紅廻風送客吹陰火訪古洮
淵收斷鏃折鋒赤璺曾封肉南陌東城馬上兒勸
我將金換簝竹長平卽今高平隸澤州澤州志載
箭頭歌云漆灰骨末丹水砂淒淒古血生銅花白
翎金簳雨中盡直餘徑寸殘狠牙我來訪古收斷
鏃折鋒赤璺曾到肉古色慘淡凌風霜猶有燐光

夜離陸海上射鼇不足憑長平鬼哭雲冥冥白骨
相撐尚未朽至今城下流水腥冰流有聲鳴復咽
冤氣千年凝未絶往事俱成一聚蚊後世空悲尺
餘鏃清朝四海無甲兵禮樂還徵魯諸生鏃乎鏃
乎且置之我將援筆歌太平較原集只前四句略
同下盡相異原集所載我尋以下八句別爲一篇
誤合爲一無疑矣澤州志近之但末四句非長吉
口吻而中亦氣韻不類尚爲可疑長安訪趙玄度
太僕太僕曰槖中攜詩集乎余答之曰無之有之

長吉一部耳太僕因出澤志所載者見示太僕博
聞強記卽此一事可知
李長吉莫愁曲末四句云今日槿花落明朝梧樹秋
若負平生意何名作莫愁盍以容華易謝一謝則
失意失意則愁矣故曰若負平生意何名作莫愁
今本作莫負平生意何名何莫愁文理難通而解
者亦因誤証誤可笑
僧無可送僧歸中條詩按宋本云卷經歸鳥外轉雪
過山椒今唐詩品彙作卷經歸物外轉雪下山椒

物外是僧家本色不若鳥外爲有遠趣而下字亦
不若過字與轉字有呌應者也 普寂曰豈容標身鳥外
僧無可寄青龍寺原上人詩磬罷風枝動燈懸雪屋
明品藁作罷磬懸燈便直致少韻
僧無可送崔秀才游南詩莫向巴江過猿啼促淚流
品藁作猿聲但淚流少許多風趣
無可寄原上人詩高杉殘子落深井凍痕生井不能
凍故漢時瑯邪井中冰厚尺餘以爲恠此作豈别
有所解耶

唐詩選所載羅嗊曲如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
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諸詩謂劉采春作也及閲
雲溪友議載元微之贈采春詩曰更有惱人腸斷
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羅嗊之曲也采
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按此則羅
嗊曲者當代才子所作采春選之以歌唱耳今系
爲采春作者誤
王建霓裳詞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雨作霓裳歐
陽文忠詩話及癸辛雜識作聽風聽水作霓裳且
文忠不識風水爲何事宋本爲聽水無疑矣
令狐楚思君恩詩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
又去翠輦不曾過此詩怨而不怒只在眼看春又
去一句首二句只敘春去耳有註云鶯歌蝶舞用
意最佳言一春鶯歌蝶舞而已人則無之自歎其
不如也失之鑿矣
李義山喜雪詩人疑遊麪市馬似困鹽車鹽車句巧
麪市句稱錦繃萬花谷遊作迷尤拙
李義山詩立題最佳如錦瑟詩即無題也學風人以

首二字爲題耳中兩聯皆就情言之或認爲適怨
清和爲詠錦瑟失其旨矣觀結句此情可待成追
憶秖是當時已惘然題旨自明 誠齋雜記云錦瑟令狐楚青衣益見注誤
李義山荆門西下詩一夕南風一葉危西風能危葉
南風長養葉安能危
李義山促漏詩亦無題也亦以首二字爲題觀下六
句舞鸞鏡匣收殘黛睡鴨香爐換夕熏歸去豈知
還向月夢來何處更爲雲南塘漸暖蒲堪結兩

兕央護水紋皆寫人間情語其爲無題何疑詿者疑爲深宮怨則爲首兩語所誤耳是詩本集不載

李義山九日詩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首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按摭言乃九日謁令狐相不見題屏風而去作蓋與令狐先人舊知其子貴倨故有感而賦此非義山得意作但摭言起句作曾共山翁把

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頸聯作莫學漢臣栽首蓿還同楚客詠江蘺結句作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視原集爲老練

李義山定子詩檀槽一抹廣陵春定子初開睡臉新却笑喫虧隋煬帝破家亡國爲何人杜牧之集亦載此詩云紅霞一抹廣陵春定子當筵睡臉新却笑丘墟隋煬帝破家亾國爲誰人而中不同七字攷西溪叢語載李義山定子詩堪笑喫虧隋煬帝破家亾國爲何人喫虧應作喫虛矣又攷北里志劉泰娘門有樗樹贈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莫使奔波遂喫虛虛與樗爲韻爲喫虛無疑矣

杜牧訪張明府同趙嘏聯句陶潛官罷酒缾空門掩黃花一逕風古調詩吟山色裏無絃琴在月明中遠簷高樹宜幽鳥出岫孤雲逐晚虹別後東籬數枝菊不知閒醉與誰同全詩皆用陶元亮事但用黃花又用菊既曰缾空又曰閒醉雖云別後終屬背犯當是情到不及點竄耳

杜牧集張明府聯句門掩黃花一逕風余謂與結語

別後東籬數枝菊意重後閱杜牧集作門掩楊花一夜風雖不相犯然不若黃花一逕風爲佳也楊花且非明府當家事必出訛錯

杜牧之贈張好好詩龍沙看秋浪明月游朱湖今問南州無朱湖陵谷變遷乎抑東湖之訛耶

陸魯望詩折葦荒芹白鳥家蘇潛父渡金山詩獨憐只尺蓮花國家國二字下得酸巧修辭固不可已夫

陸魯望甫里先生傳云先生貧而不言利其別墅懷

歸詩何人壽我黃金百買取蘇君負郭田何言不
顧行耶
何𢦏爲吳興太守宋孝武賜之蟬雀扇善畫者顧景
所畫陸魯望和皮襲美夏景詩蟬雀參差在扇紗
竹襟輕利籜冠斜註者未引之
韋莊春早詩聞鶯纔覺曉閉戸巳知晴閉戸知晴方
妙一作開戸始知晴便失之矣晴景若待開戸始
知有何趣味況下一帶窻間日斜穿枕上明正寫
閉戸之晴景乎

韋莊思歸詩舊里若爲歸去好子期凋謝吕安亡稽
康與向秀吕安友善秀字子期有思舊賦詩用此
事蓋當云稽康凋謝政不必拘耳註唐詩皷吹者
乃以爲鍾子期
唐吕太一詠院中䕺竹詩心眞徒見賞籜小未成冠
冠隱作官字太一自負才藻爲御史裏行而不即
眞寓意未成官也今詩紀作籜小未成竿殊失本
旨又籜只可爲冠安能爲竿張泌和太一詩歎息
爲冠小良工將柰何足證其訛

慎儇歌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巳行一千三所有
二千在此猶有風人之趣若唐人詩一百饒一下
打汝九十九風斯下矣
蘇子瞻詩學劍要須問曹蔗蔗事本之曹丕典論自
序云與鄧展飲宿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
空手入白刄求與丕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
以爲杖下堦數交丕三中其臂韻府羣玉誤以曹
蔗爲人名列之蔗韻
齊中志書過目頗多古人題咏佳者如兔角唯李格

非過臨淄一詩稍可入口見代不數人也詩云擊
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
者曾得當時九府錢
胡邦衡至福州黃師憲餉以子魚紅酒胡報以詩曰
盈尺子魚來丙穴一瓶女酒敵新興按南荒有女
酒女數歲釀糟致壺于水中女嫁時決水取之味
極佳胡詩用此事宋時重新興酒故曰敵
宋人謁孔林詩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
惟有孔林殘照裏至今猶屬仲尼家殊無宋氣惜

逸其名

宋益王廣王南奔駐莆戶守臣蒲壽庚拒不納併黃
冠野服歸隱而潛納款於元後官平章開府泉州
忽有兩書生稱自潮州來謁閽者辭以寢兩書生
各書一詩而去詩曰梅花落地點蒼苔天意商量
要入梅蛺蝶不知春去也雙雙飛過粉墻來又曰
劍戟紛紛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
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壽庚閱之愧汗浹背遣人
四覓不見兩書生其是曷二帝之魂乎何詩不作

人間語按詩上首葢自況下指蒲不臣之心難掩
太祖詠雁詩天下英雄都葢盡任他風雨半天來自
然帝王氣象
雲間袁凱白燕詩人謂之佳因呼袁白燕然袁詩白
有佳者而不在白燕詩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
王謝見應稀月明湘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
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浸衣趙家姊妹多
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結語應用玉釵化燕事若
雪滿梁園則事出矽合既云雪滿忽云柳絮詞意

不貫矣又起語閒散殊無着落
卓侍郎敬詩如紅梅作誰教姑射飲流霞爛醉西湖
處士家幾度春風吹不醒至今顏色似桃花墨竹
作洞庭木落水生波月入斜窗露氣多虞帝不歸
秋自晚滿江烟雨泣湘娥墨菊作我向玄都逢羽
士自言種菊不多根灌園只汲臨池水歲歲開花
帶墨痕又栽梅作雪冷江深無夢到自鋤明月種
梅花寶香作白雲忽去山在戶紅日乍晴人倚闌
一聲兩聲花鳥好千樹萬樹松風寒皆出人意表

公忠節炳炳詩文人或罕覯
岳相公正出守吾郡善青烏術於城中堰一湖瀦水
種荷其中命之曰小西湖作詩紀美云性癖耽山
水莆陽不負吾林巒青欲滴城郭隱如無天險關
形勝神靈效畫圖全功些子欠我作小西湖欲滴
先是作若滴一布衣謁之曰若字與如字合掌公
請易之布衣謂若字不如欲字岳欣然改之今刻
石欲字補跡猶可按
謝時臣以畫名不聞其能詩余嘗見題畫云韶光廻

綺障笙歌三月遊蹤分外多誰氏長堤朝綫轡不
禁香絮撲衣羅　水雲依約弄模糊向晚風生起
荻蘆一夜不成孤客夢月明疎柳叫慈烏　題芭
蕉云舞袖怯西風翠帶羞芳草無限相思貯此中
斜捲銀箋小葉裡更抽心心事知多少昨夜初凋
一葉秋添得人煩惱詩詞皆有致末自署云嘉靖
壬子春仲樗仙謝時臣戲作小景各賦蕪句聊遣
孤興不足存也則為自作無疑矣見古人多技倆
以畫掩耳尚四絕多出韻今不錄亦見其不着意

之本色也

羅壽字原溥上元人太學光澤丞與邢太史許太常
結社有淵泉集四冊（淵泉其號也）詩皆清新有致如早
春山寺次與槐內翰韻云雪霽溪山落細泉天寒
郊郭帶輕烟花枝怯凍紅猶淺草色經春翠漸妍
僻性慣於僧舍坐高情還欲酒家眠清時勝地逢
新歲山水登臨與灑然此全錦之一花也其人無
子於萬曆癸未下世居人遂不復齒及因為闡出

洪洞邢性之為余談吾鄉一孝廉起家令尹以不羈
三月落職逸其名誦其詩云睡起西齋日未斜溪
邊汲水試烹茶捲簾坐見雙飛燕銜落櫻桃幾片
花姝佳第夢得詩山禽忽驚起銜落半巖花宋徐
都尉次子瞻詞鶯誤入驚觸海棠花片前人先道
之矣

戴秋官欽字時亮粵西馬平人以諫大禮廷杖死後
錄諸死事而逸秋官秋官能詩有存稿數卷中如
曲江春色早直為麗人催離愁撥不開結在春江
樹春風亦作憐花態恰到花前却倒吹皆佳句也

京山李東白能詩隱於衣工人無識者李宗定誦其
登黃鶴樓詩云西望家山一改容白雲飛盡楚江
空興饒老子胡牀上秋在仙人鐵笛中鄂渚霜花
沿岸白漢陽楓樹隔江紅倚闌拍手招黃鶴千古
登臨感慨同秋在一句可謂千古絕唱矣後游秣
陵歸舟至雲夢澤中蒿臺寺前自吟兩句云好水
好山來路遠秋風秋雨到家遲拍手一笑跳入水
中死（李本寧太史猶及見此人）

大學士壽光劉珝雲門山詩石井尚留三寸雪雲門

忽聽一聲雞警句也
李于鱗結七子社一日李伯承徑入其社于鱗殊不
悅因故以玉河白燕爲題又使人伺伯承得句輒
以報伯承詩先成七子共大歎賞遂皆閣筆不作
詩云昭陽宮裏洗新粧粉黛三千枉斷腸不是樓
臺涼似水那教毛羽化爲霜河邊度影銀生色花
裏銜泥玉作香莫向衆中誇素質蛾眉妬殺雪衣
娘

謝茂秦遠別曲阿郎幾載客三秦長憶儂家漢水濱
門外兩株烏臼樹叮嚀說向寄書人搗衣曲秦關
昨寄一書歸百戰郎從劉武威見說平安收涕淚
梧桐樹下搗寒衣皆佳第阿郎句稱余改爲阿郎
爲客久三秦一書字空余改爲秦關昨夜寄書歸
茂秦好鍼唐詩之病余亦爲一鍼之
孝豐吳維嶽雲門山詩十里丹梯趂鹿羣洞門殘雪
鎖氤氳城陰半入千家樹海氣全連萬壑雲石扇
倚空虹欲墮松祠映日鳥初聞漫驚麗藻援孤賞
玉笛春風醉右軍太倉王世貞和之云蒼莽關城
指掌論依微刻石洗苔存千林雪擁俄全出一柱
雲扶迥自尊歌罷君詩爭海色醉來吾屐亂春痕
吳山鹿豕交游在怕有藤蘿閉洞門王詩如負百
鈞上峻坂遠落吳下
吾鄉方輿邢字懋藩律詩遒拔歌行奇絕爲宗子相
吳明卿所稱所著作頗多罹於兵燹一友人於煨
燼中檢出詩一帙可八十首今所刻裔村集是也
余拔其秋日天壽山展視　陵寢一律云永安山
郭俯濤都步入康陵日未晡象衛千年朝絳節龍

池九道瀉玄珠月明露下芙蓉斷天淨霜飛鸛鶴
孤八駿東巡傷往事秖今父老泣蒼梧讀之可窺
一斑已
蘇鏸爲益王長史九日陪王賞菊同作詩蘇有可憐
有髮一般碧獨惜無金相對黃之句王笑即爲題
加四品服俸
優人將有所之龍巖蘇鏸送以詩云行李瀟瀟路遠
斜半頭秋葉半春花秋葉句新
吾鄉李郡丞宜春善詩以子幼稿散落不傳林希萬

爲余誦送客詩芳草難爲別況逢江上秋足嘗一
臠

吾鄉林休徵考館時用岳太守小西湖詩曰萬里林
巒靑欲滴九重城郭隱如無典試者曰去上四字
便是神語

穀城于相公有詩數卷滿卷菁秀但欲采一警語不
可得余獨愛其子夜夏歌含桃初作花良恐傍人
見今日食含桃空條誰復盼不謂又有先道之者
晉子夜夏歌春桃初發紅惜色恐儂擿朱夏花落
去誰復相尋覓第于語較簡潔

張幼于詩初三皆上巳十九卽重陽語不襲人牙後

王百谷初謁袁相公煒袁令賦餅中紫牡丹詩色借
相公衣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袁大歎賞一日名
遍長安

陳台州調吳興王百谷贈之詩桐江道上行千里瀑
布聲中住一年馬是桃花仍五色蠶如楊柳亦三
眠是王得意句然第六字皆用數目想典到不覺
耳

崔峒題同官李明府書舍詩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
影裏見人家譚用之寄岐山林明府詩鸚鵡語中
分百里鳳凰聲裏過三年皆當家語王百谷送陳
台州調吳興詩桐江道上行千里瀑布聲中住一
年實胚胎於此

白雲先生曰陳昂者莆田黃石街人倭亂領妻子奔
豫章織草屨以自給後依秣陵姚太守太守卒益
不能自存及卒林茂之急索其稿得五言律七百
首餘散佚已鍾伯敬諸君爲刻於長安茲拔其二

使讀其詩如見其人門外詩云門外日三丈奚童
辦易炊年豐憂亦少巷僻睡相宜新水平橋際嬌
鶯遷木時暮春將過也莫欠落花詩靜詩云晚年
惟好靜山亦懶春登草露斯須際松風耐久朋不
知世味澹安得道心增虛久宜生悟蕭閑已似僧

佘宗漢頗得意夜合花詩每醉形之口誦詩云風動
香飄十二闌雨中相對一尊殘玉容莫向黃昏斂
正欲携燈醉後看

玉泉寺有李獻吉詩七律二首李本寧太史云已作

也志乃誤爲獻吉又出廬山詩數首云此志不錄
録贋作者夫靚面如此數傳後何怪裁桃作李

豫章王孫貞吉負時名慕孫太初亦易姓名曰來相
如字不疑浪跡吳越其詩如帆銜山果落棹惹浪
花腥野竹雲千頃田桑雨一犂野磵蘋花積田家
芋葉香蠨屐黏香絮單衣緬雨痕山泉供水槳秋
葉逞春容又七言如林連北郭藏春色水過東家
作雨聲皆其到語

朱鬱儀元夕曲前後十餘首余獨愛其一夜春歸花
郷新笙歌五里路朱塵停車試問來游女誰似天
河欲渡人新年節物報芳菲火樹星橋徹夜輝祗
訝江南歌管沸都忘遼左事戎衣憶昔先朝御六
龍頻年燈火鬧歌鐘直今風土隨時薄猶喜春情
似舊濃六十年餘白髮生眼中元夕幾迴晴江南
不是無燈火取盡脂膏照上京少年不解呼牢愁
月夕花朝結伴遊今日故人零落盡祗餘春色到
南州皆以舊題寫新意所以爲佳耳

吳允兆贈鳩茲榷使詩有艱難徵國課容易寄家書
句章元禮先生戲云榷使何嘗稅及家書殛賛其
容易耶 其實榷使吳與人故云易

雲間陸伯生作詩首首有鴻鴈字用之恰好令人不
覺章元禮先生因呼爲陸鴈

西湖湖心亭梁上有徐茂吳詩章元禮不能遠覊屬
余誦之旣誦元禮曰茂吳著糞梁間矣

壬寅春章元禮先生送余餘不溪上作詩贈別中有
白鷺一行曉青山相向春句初是曉鷺一行白春
山相向青一倒便覺老辣有趣

林初文孝廉才情淒婉其詩如客情如春草無處不
堪生春風與楊柳年年是故人無家逢寺好多病
見僧親曉烟常帶雨夜月忽啼禽春好年年晚月
寒夜夜秋行人遙指點道是古幽州野水上道路
涼風吹衣裳獨憐山寺月相送海門秋千山風雨
裏一任子規啼曹能始謂其酸楚寥落可詠可傳

林初文八歲時塾師在海上見牛羊下夕指首行一
羊令詠之隨口云三百羣中步獨先時時高叫白
雲天曾從北海風霜裡伴過蘇卿十九年後蛾眉

篇云立馬能將韓子題牧羊解把蘇卿賦即其事
林初文嘗在楊子江中青山口覆舟坐皮箱上見有
持紅燈二從前過隨木商救之又嘗夢人贈之以
扇上題茂陵風雨四字自意不佳後以上書得禍
因作蛾眉篇云茂陵風雨千秋夢楊子波濤一夜
悲
胡彭舉韻詩素質本廉看山乃貪具茲腹心惟與愁
貯讀其詩知其人矣
黃伯傳詩人多稱其未曙春粧竟邀遊隔夜期王摩

詰扶南曲歌詞同心勿遽遊幸待春粧竟黃意或
自此翻出然王意又本於劉孝綽孝綽太子洗落
日望水詩榜人夜理楫櫂女闇成粧欲待春江曙
爭塗向洛陽
姑蘇沈野作寒食詩廚下由來烟火斷不知寒食是
今朝徐熥賞其語往訪之及進閶門重門已閉進
退不得因於簷下坐一夜沈因是得名
沈從先爲人所誦者寒食一詩然前人已道之矣伍
唐珪寒食獻郡守詩慚愧四隣教斷火不知廚裏
久無煙不第晚唐而盛唐已道之矣孟雲卿寒食
詩貧居往往無煙火不獨明朝爲子推
羅隱詩老知風月終堪恨貧覺家山不易歸游宗振
詩老憶弟兄馳遠道貧愁妻子畏還家意本此
吳元翰夢題羅漢詩黑雲無路長孤往雨雪何天獨
遠歸曹能始每稱之
吳元翰嘗夢作一詩云久在青溪住因作青溪蠻談
逐青溪水流出青溪山元翰嗜隱其詩宜然
吳元翰山居雜詩有山中雜木宜留火井底寒泉不

作冰句里中怪之余謂此何足怪如漢琅邪井中
冰厚尺餘始足怪
吳元翰謂洪仲韋曰余詩似鷓鴣仲韋曰余詩似黃
鳥元翰曰所謂余詩似鷓鴣者游子乍聞衫袖濕
佳人纔唱翠眉低黃鳥謂何仲韋曰爾晚唐爾綿
蠻黃鳥余詩蓋三百篇也
汪明生和方伯文掩關詩起句云逆旅即君廬余初
以爲佳章元禮先生云若云君廬即逆旅則有越
世之意今一倒用有何意趣

程孺文誦鳳陽盛太古賦盈盈樓上女詩結句郎非
黃鶴子那得便相親爲詞林所膾炙然古有此意
矣梁橫吹曲郎非黃鶴子那得雲中雀
來鯤字子魚貞吉王孫長公也喜游好事者選其詩
與太初貞吉謂之明宗三逸游則挂瓢纍纍自其
癖其詩如疾愈寄友作深冬惜病顔幾日望春還
門外草初出牕中人轉閒餘生聊住郭不死會尋
山待到桃花發相期夫姥間又金陵月夕作羇客
望江月不禁秋夢長況當臨水際猶自憶家鄉對

酒消此夜滿船都是霜疎疎白門栁一笛斷人腸
又窺園春興作樂此丘園靜步𠬝嘉樹閒廻塘分
雪澗遙岸疊晴山酒不從人勸花多妨我閒徑迷
幽鳥語未可放春還皆錚錚新響
莆中稱詩如剖珠合浦家家而是然縉紳林咨伯司
成陳爾鑑儀部及布衣吳元翰著詩巖長酸楚流
利雖少含蓄不失爲雍門鼓琴黃漢表博聞強記
過目不忘至發之聲詩亦可謂正平摻撾目既無
人人罕儔匹林咨伯送余之楚詩曾於湖海見君

詩故里相逢慰所思共賦桃花臨雪澗愁攀楊柳
別山池腥風近市還家少急雨衝泥送客遲一路
竹雞啼不住烟波渺渺楚江湄可謂弄珠戛玉有
采有聲矣
鄒邑潘榛字茂昆詩十一卷余愛其石梁鎮示屬作
羣山當路起流水入村斜禱雨大蜀山作露濃山
徑滑水盡稻池平次盱眙作人隨山勢高低住門
逐日光向背開和孺文留別作風霜處處凋黃葉
淮海年年長綠波包城寺留別作衰草霜千里疎

林月萬家雨後偶述作靈藥近生衙舍下好山多
在郡城邊壽州道中作鴈趂霜前度人當雨後耕
李後主硯山後落米元章手米在丹陽卜宅蘇仲恭
有甘露寺下一古基多羣木因以易之後爲海嶽
庵者是也陳長孺因作硯山圖索諸友題詠陳惟
秦詩甘露寺前猶有地更無片石似南宮讀之令
人慨歎深
余向謂半山寺在銅井庵傍今不遠有半山亭見古
跡在玆亭可遠眺卞比部汝行半山亭詩半山山

畔草亭孤萬井平臨白輿區好景肯致肥綠後會
心笑倩瘦筇扶泉分剩水流偏細徑逶疎籬步轉
紆回首故園新獻歲烟花得似此中無汝行名孔
時先丞武昌以抗直忤稅璫逮　詔獄十餘年一
鐵漢也
滇中唐郡丞懋德詩余愛其同馬湘蘭集焦弱侯作
但致簾影能招盼不聽歌聲亦斷腸又楓作白日
高林常聽雨紅花滿樹不聞香然陳山父謂後作
佳於前作余不敢奉命豈余多柔腸耶

游及遠字元封負傲骨居平與予善居相去不遠憶
甲午乙未間無日不往來也頃讀其刻稿如曉發
九牧嶺云嘶馬促行役出門星月稀松風吹短髩
竹露濕輕衣鑒水秋容瘦緣崖足力微鄉關今日
盡愁對嶺雲飛又過九牧嶺云峻嶺嶒岏古樹蒼
憑臨絕頂思茫茫當關苦霧晴飛雨入澗流泉暗
帶霜見路人行歸鳥外住巖僧在落星傍村沽此
地休辭醉白髮今宵尚故鄉讀之不勝聞笛之悲
矣

游元封小竹林草余愛其五言絕句如野鹿園雜咏
云潭水清人心芙蓉亂江影白鴈一聲秋蘆花明
月冷　詠殘燈云夜漏斷還續燈花開且落應識
含羞容滅光進羅幕　春閨思云傷春無限愁愁
對鴛花語流水如有情緩泥飛紅去　送春云昔
日隨春來今日送春去惆悵姑山雲年年留客住
戍婦吟云寄語邊城鴈征人久未回愁心秋不管
虛帶尺書來　賦得宮中落梅云雨過洗輕粉風
來落暗香亂飄宮樹裏欲上壽陽粧　汝陽曉發
云殘月掛高樹秋林生曉風淒涼千里色都入客
心中　惜花詞云問花何太愁愁因風雨劇別有
送春情遊人應未識　聽鳥云把酒坐花陰孤吟
和鳥音春風不解意吹起故園心　楚姬云宮鬟
鏤蟬薄宮服鬬挪輕惜春嬌欲語傳出買花聲
懷潘景升云夜靜草蟲寂秋深花露紛客眠猶未
着那得夢逢君　相思曲云薄命落花輕娥眉明
月妬杜鵑血滿山不似思郎苦　醉中辭竹軒宗
侯飲云夜雨度花谿風花踏作泥惜花頻喚酒未

得過城西

游元封文每欲酸巧亦有不酸者惟題梅花帳詩乃

其本色詩云寫就寒梅挂竹牀筆端飛雪夢中香

呼童輕拂瀟湘簟恐有殘花落枕傍

余從子巽卿卒于秣陵游元封哭以詩何意金陵卽

夜臺旅魂飄泊客心哀九原有路君先到酒伴詩

朋次第來蔡君豪戲之云君兩人皆高陽酒徒君

當先去次年元封下世詩竟成讖

朱元介少宰風箏詩十首皆譏世作余尤愛其自負

雲霄早致身安排線索靠他人摩天手段乘風展

掉尾精神逐日新暫聳觀瞻喧里巷終嗟破碎委

埃塵捧來拽去成何用驟雨淋頭斷送春尤點破

世態

余不喜王太古西湖詩及閱爨餘藁則首首悅心爨

餘者太古良覺非齋詩有為刪去若干首太古不

自安請定於鍾伯敬伯敬為品藻拔出五十四首

因以爨餘名之中如對雪作隨風緩復急終日簡

還繁月照周墻角花開到樹根光輝同一地歡怨

有多門恃此精嚴極能令白業存如詠雪作人家

開異境光耀吐殘年應念羣花盡都令滿樹懸江

山非在地樓閣似居天氣象無烟火遊心太素前

一班具見全豹矣

薛千仞兒進新酒詩云備嘗人苦澀不辨酒辛酸

冒伯麐有撮成語為詩云滔滔天下是譽巳者為賢

斯已而已矣不然乎不然於此見今之世界矣

新安汪堯卿香櫞詩云色淺麯分橘香濃欲化蘭

余鄉柯無瑕酒後作云未醒成酒鬼不死是人奴曹

能始亟賞之

曾波臣誦王德操重九西湖雨中作湖合白無際山

昏青不多謂詞場賞歎

近來畨都縉紳稱詩者多蜀中而莊典警鍊惟韓立

之司城如昆陽作連山數峰盡野燒入平蕪帶郭

烟如織彌天水似鋪夕帆千里疾海月半輪孤欲

問驅馳意狂歌愧接輿早發昆陽作城角鳴鳴海

霧殘天廻北斗掛闌干葱蘢未辨晴原色淅瀝先

驚朔吹寒野戍荒雞啼月落長堤高柳報春還故

園消息知何似應就梅花蕊上看立之家世清白
宜其詩仙仙霞舉
米仲詔嗜奇詩亦多奇偶覽其重登岱岳作如漫留
巖坐酬雲舊小待途餐引月鮮三春崖奮猶封雪
五夜暘烏已弄潮直躡風尖收古籟倒拖海氣流
春衫憚疲弱僕輿相待失職行厨饌每慳囊草好
求青帝潤山春合倩韻人漆性巖取路偏宜誤野
蔌需僧反厭廉足訝出雲猶在世身能無繫詎妨
官村民愛逸偏刪峻羽士憂貧反棄幽宛然秣陵

子弟冠履皆新製
陳爾鑑送余之楚云山靈今日覺舒眉楚客歸山數
賦詩秣馬脂車何太劇白雲芳草正相期生憎喚
友鶯無語却妬懷人髩有絲幸借龍潭修禊事不
[illegible]又負賞春時後余入燕酉酌詩云涵江碧水靜
娟娟宅在橋西得趣偏燕市悲歌纔一醉龍潭修
禊已三年同袍與子秋初冷乙夜留人月正圓劇
飲何須規厚祿冷曹亦剩俸餘錢虢國夫人不須
脂粉而色笑婉麗

林爾寔守分寧當刁頑之地凋敝之秋猶善苦吟豈
歐陽公得之三上耶如豫章道中作只道披星慣
仍來帶雨行山楓遙送冷潦水亂爭程百感隨喘
咽諸艱遇坎生北山元盡瘁遑問旅魂驚讀之猶
如茹蘗
吳非熊秦淮鬪草篇最膾炙人口詩云樂遊苑內花
初開結綺樓前春早來春色染山還染水春光銜
柳又銜梅此時芳草萋萋長秦淮女兒多閒想借
問佳期誰不懷借問春心誰不蕩橋南渡北風日

好相戲相要相鬬草芳草遠如積青青無遺隙將
綠將黃不辨名和烟和霧豈知數燕雀湖邊緜密
齊鳳凰臺上纖疎布直覆斜侵廢苑基如袍似綬
故宮路如此可憐那不賞分岐散袂爭來往馬上
無心顧子都桑間豈暇伴羅敷矜態攀陵藿映妝
掇渚蒲陰谷悲採菌平原喜束芻擷茜紅懸頰拆
茆白勝膚荇摘風牽帶茗攀露滴珠綠崖巡野日
遲遲憐柔護弱復含思既生思客西堂夢又感情
娥南浦離未鳴鶗鴂先愁歇乍轉鶬鶊正及時側

行防蘚滑客取臭人窺釧响能驚烏髻高偏礙枕
盈矧盈襜羅衆芳蛾纏蜨繞滿衣裳蘭臯藉作爭
衡地蕙晼翻爲鬬技場分曹花隊逐對壘葉旗張
行行齊角敵色色兩相當君有麻與菜妾有葛與
藟君有蕭與艾妾有蘅與芷君有合懽莖妾有相
思子君有拔心生妾有斷腸死羸歸若箇中輸落
阿誰裏羸輸鬬罷反生愁芳㢌逍雨忽疑秋別本
辭根何倚托傾青委綠滿郊丘蘼蕪攬恨從教棄
芍藥司情且自留雖殘已受妍心惜縱賤曾經纖

手求人生寵愛幾能終人心安得採時同情知朽
腐隨泥滓會化流螢入幕中此正非態作在唐必
稱吳鬬草今既無稱者近來復有妬婦之口謂出
捉刀人手不可不一明之
詞場中王濂翁張鉅卿於音樂事事皆精當筵競奏
令人色飛誠快士也鉅卿更有女伎姿韻並絕濬
翁因贈詩云紅袖傳觴酒滿車主人情重每招余
管絃雖好難如肉狗馬都拋獨嗜書銀燭照來花
妬面綵雲飛盡月當爐石家選色非容易曾費明

珠幾斛餘
徐惟和才情藻麗爲晉安巨擘其弟惟起古意新聲
十首以宋錦裁新衣彩色奪目當與並驅詩云白
頭吟罷更凄凄不分身如濁水泥玉筯啼妝黃鵠
怨青絲銜鐙紫騮嘶春明醉挾倡家女日暮行逢
秦氏妻夢裏綿綿思遠道枕前無賴汝南雞　爲
郎顛倒破瓜時腹裏車輪轉憶誰江上鯉魚書斷
絕林中雌兎眼迷離莫愁歌罷石城樂有恨吟成
團扇詞記得當壚年十五酒家調笑羽林兒　佳

人傾國更誰如紈扇團團月滿初四海孤凰中夜
起東方千騎上頭居蒲梢天馬來無數落葉哀蟬
怨有餘狹路相逢年少子誰云道隘不容車　莫
笑羅敷自有夫耳邊留得大秦珠陵前忍對青青
柏天上驚看歷歷榆涉洧已歡投芍藥上山休怨
采蘼蕪鴛鴦七十方羅列愁殺秦家樹上烏　白
頭誰道不相離挾瑟高堂少婦悲行樂每懷將進
酒憶歸空念遠如期陽迴絃上箜篌引淚濕盤中
錦字詩却被城東桃李笑春風誰折路傍枝　山

上那知復有山襄陽估客不思還門前柏樹烏頭白龍首苞桑雉子斑㛹㛹竹竿孀婦咏盈盈蒲鍛女兒環感郎自有千金意貴德從來不敢攀　明月盈盈鑒薄帷羅裾窈窕整容儀機無經緯難求匹蠶爲纏綿故結絲黃蘗向春心獨苦枯桐生井子何遲牽牛織女遙相望芳樹空看連理枝　合歡繡被夜薰香明月流輝燭我牀夫壻上頭徒遣吏小姑獨處本無郎楊花飄蕩歡連臂瓜葛相依望斷腸湖上雌雄看野鴨成雙因誤逐鴛鴦　上聲豔曲聽姑恩油壁青驄在郭門夜月苧歌還苧舞春風桃葉復桃根枯魚過矣還能泣黃鵠離哉更自翻日夕思君衣帶緩博山沉水擁香溫　紅羅斗帳七香車碧玉年時正破瓜城上烏栖翻舊曲月中龍笛咽誰家偏憐末世多輕薄不信長安有狹斜最是春江花月夜哀歌頻聽後庭花

徐輿公信手皆詩一日可得二三十首故曹能始和其春日間居詩云詩無宿債輕酬客筆不停耕可代農

余移居秦淮柳葉初齊謂洪仲韋不必春花麗日綠意郎自快人仲韋因舉管仙客贈曲中楊七詩人生一日不尊前綠意紅情枉少年尊前一月無楊七三萬六千虛一日快句也

朱圖南謂喻宣仲詩固多佳而尤喜其金牛寺看月作獨照三更月何曾照俗人又夜宿所歡作芭蕉今夜雨都不是愁聲

喻叔虞集商孟和園中詩紅雨春殘香滿地綠天雲破月橫窗是佳句

曹能始招冶城看雪坐層樓甚溫能始選七言絕句余謂楊用修言獨憐幽草澗邊生見古本生作行以予較之行字理順生字韻勝已而雪花如掌萬瓦如銀能始得句萬瓦似歸潮

曹能始永慶寺竹園看雪詩搖搖林影外雪滿夕陽前此地無人到來看尚宛然翠深俱在嶺寒極不生烟欲問茲心境惟應一喻禪後在葉循父園看殘雪諸人共道前詩頸聯佳余謂頸聯出於雕琢不若項聯有天然之趣又有一段興託一段名理

不可摸捉曹笑謂自覺此爲佳

於林谷伯司成扇頭見曹能始聽鶯詩欲覓之花底猶言在柳條鏡花水月風趣難捉令人把玩不忍去手沈君攸鶯早蟬詩望枝疑數處尋空定一聲江總詠蟬詩忖聲如易得尋忽却難尋皆趣矣而姿態覺損

人之才情相去不遠故所得佳句多有與古人暗合者如曹能始看雪詩此地無人到來看尚宛然與鄭谷人稀境靜雪銷遲林初文客情如春草無處

不堪生與李冶離情遍芳草無處不淒淒意皆略同

馮開之嘗與余言山水眞好者鮮多經前不一登臨恐人譏其俗勉一赴馬余以爲眞好者惟曹能始

熊艮孺憲使飲能始山園詩今代文章伯前身山水仙可爲小影

程孺文贈葉伯英詩竹塢寒雲榻松房夜雨棋洪仲韋謂曹能始游福盧山詩夜雨棋初罷寒雲榻更連爲有韻余謂孺文亦不失莊典

曹能始爲余誦洪子厓詩逢人寒食春風後送客蹤鐘暮雨時爲警句

詩有別才不貴組織每見博學者堆積而不韻博雅有韻余獨見鄧遠游杜史耳如山中樂云山中四序煥如春樵汲相通不出隣雜坐鄉人無少長居恒妻子若君臣朝將白粥祠蠶室夜用黃羊禮竈神飲啄敢忘明主賜五風十雨太平人又送馬廷尉恤審事竣歸維揚詩云亭平早徧黃沙獄餞送爭號漆齒蠻易月歸期看破鏡占星到處指勾壞

霧迷杉木千重箐帆落茱萸第幾灣應念馬遷獨留滯春花回首碧雞關皆簫曲山集中之片玉也

楊令然詩十種如由長陵至西山作一官能有暇數日踏花行對酒寫山意逢僧問寺名風驚松鶴夢潮靜木魚聲爲避遊人跡雙柑獨聽鶯如馬底過泰處百里作客程愁馬底風磴許猿知路仄溪流折峰高日上遲崩雲飛化石倒樹寄生枝猶有泰時鳥傳聲故自奇如感懷作傍水依巖小結檻歸家擬辨郭西耕多培高柳留鶯語曲駕危橋放鶴

行腹不厭書仙亦俗身能任岳病還清于今瀨得
山中味鶡鷺翩翩却有情皆清新有韻
余鄕潘元辰太守游木末亭詩云故鼎由來非逐鹿
忠魂何必怨啼鵑亭有方孝孺墓故云亦善搜意
矣
今爲詩者皆蹈襲古人脣吻猶女子纏足非其本來
余以爲雜詩猶有風人之趣如新城王季木打棗
竿詩打棗竿光瑩瑩岸上小兒赤身槃去而復來
無時停終日剝啄不盈升低枝已盡高枝熟我竿

恨無三丈六　山老雅詩山老雅過河拾杜梨羣
呼若雲聚朝東暮復西日晩腹飽不歸去風塞蒹
葭迷歸路緡繳又潛河邊樹爾腹已飽爾不知飽
人之腹良足悲　東皐曲牧牛東皐蒺藜生滿路
剌牛口不可食血我足不能步欲驅牛歸又恐逢
主之怒不是蔓難除自是偏雨露吁嗟上天胡不
令黍稷茂生蒺藜死飽我牛腹飲河水笛兒歡殺
牧牛子　空城雀詩空城雀飛且鳴厲風吹沙翮
無力怨雲愁月一聲聲空城雀鳴相隨晴日曬羽

古廟碑徘徊莫爲昔人悲空城雀飛且止不嘗[illegible]
巢不哺子相呼莫向網羅死皆寓風人規剌之意
爲足佳耳
王季木山家詩山家香稻飽椿芽雨歇籬傍自種花
割麥積麻旋剝棗一年三度坐牛車不雕飾而趣
自別
歐陽伯宣給諫喜攻詩詩多巧思如集芮園詩云長
堤環合水清漣夾岸花陰別有天㮇石經霜苔徑
古轉橋過雨屐痕鮮魚因狎愛爭銜尾蝶爲牽情

故比肩最喜三生逢二衲引栝移倚興翩翩
歐陽伯宣花朝游一線天詩金陵無月花朝況復
繁華未盡消此兩句摸盡金陵之景游此者甚多
向未有一人寫及此
歐給諫嘗與余夜飲作云衝寒泛酒巵愛此秋空勝
澹月寫疎篁微風遞遠磬無喧中俗覯有寂堪獨
聽胥冷同山居心閒已禪定詩冲澹有韻時九月
半矣月色如霜忍寒苦唫亦騷場中一段佳話
余每嘆李善書篋而不能屬辭近見董司寇纖周集

八冊組織粲麗腹五車而文筆皆工如是宿山寺
作云山寺曉雲新曉風月作嶙起看塼是鏡轉覺
背生鱗客夢疎鐘破僧厨瑞露陳登車重回首何
日再光塵

李升仲水部南遊草余絕愛其初冬早行閉門人在
曉霜中句又如早發辰溪詩招招舟子渡黔西又
上重岡下朗溪陟岫前驅時隱見隨山我馬任高
低誰拋鋭石田中立忽見平鋪戶外齊轉過泱泱
流水處小橋側畔草凄迷季冬野行詩曉發盡殘

星行行瞻野坰霜函千室冷日破萬窻暝樹色渾
雕翠村烟時帶青逼年多貿易來往亦無停皆有
態有色

李升仲桃源道中詩到眼致偏活疾行翠可惜余捧
誦此句不忍釋手及閲武太守所作南遊草序云
即以升仲詩易一字還而品題升仲之詩曰到眼
致偏活疾看翠可惜

李升仲水部分署蘆政所居官舍有荒地三十畝水
部開池種蓮四岸列芙蓉楊柳稍前分畦蔬蔬間
以桃李桑柘爲居民植利然板橋朱楯虹霞掩映
又可爲游觀之資梅花開日水部曾勝集其間有
花勝巧裁淮浦雪冷香歸夢洛陽春句都人士傳
誦之

余嘗與楊冷然水部談四明戴有斐詩多韻致冷然
謂信佳然少示人余因誦其黃海獨遊草如秋深
人又遠別苦葉俱黃如練浦初紅樹羈人欲白頭
遙知行縣處村落不曾秋如地僻人非遠秋深葉
未稀如巖居低隱竹水碓冷春雲無人領幽意水

石自爲聾如茅屋參差出柴門清靜開如分將兩
袖雲詫所得如此如滿載離羣恨歸舟幸不空皆
龍宫珍錯與天下共之矣

曾元贊詩多秀句嘗送一民部使遼陽云驟黃馬上
梅飛瓣鴨綠江頭杏自花

崔公超余日與往還未見其全稿一奇事偶見海虞
訪許仲嘉詩如夙慕當前詰乍逢逾古歡如於我
腹能置令人肯不攢皆錚錚不作時響

姑蘇袁景休字孟逸攻詩隱於卜王百谷作打油詩

戲之日不去門前搖激聒也來座上學蔵推激聒
者錢在龜殼中作響耳人因呼爲袁激聒死後林
若撫爲刻其稿一冊然亦穩妥而已中如足驚春
澗滑面觸晩雲寒盡日蒼松冷空山宿草秋柳瘖
鶯彌歷花殘蝶未開不愁霜欲令還喜月初圓疎
花明夕照落木澹寒雲亦足雄視一時然數句之
中獨面觸花殘兩語尤爲警切見詩非易談
羅雅州 萬鍾 嘗同房師曾廣文 祐 春試在都比下第
將別同就伎飲或謂師弟未有同遊伎館者今作

詩須用師弟事羅遽詠曰馬融帳内人如玉程子
門前雪作花曾續之曰明日馳驅車馬道不知春
色落誰家
吳衆香詩喜奇如遲春作勞人巡徧舊香堤知道東
皇何處稽冰影望恩銷宿凍燒痕待澤茁新荑紅
猶冷落枝無色青未歸來鳥不啼欲倩江梅訪消
息林梢剛被雪花迷住山作岩棲造物已無權消
繳溪雲嶺月緣慚法都從中散學馳方應自華山
傳息 心厭養會夫婦祛病熱辭酒聖賢惟有吟癮

降不下三春場遍蠟花箋則奇中之平易秣陵一
時游客衆香與嚴感遇茅止生爲擧首宋比玉與
盧原父張伯迴聯鑣劉師藩與陳和卿朱景周並
嚮
鮑元則嘗夢中見一人詠曰覺破浮華無可扳此生
夢裏未曾開元則賡之曰青山與我原相約何必
留名落世間余謂夢裏未曾開句奇
山陰夏連叔相遇關中出其詩數卷予愛其憶友作
柳含岐路色花膓故園春仲秋述懷作天秋雲影

薄風午稻香來北上留別作片帆秋雨岸孤鴈夕
陽樓
關中朱長房送予詩予絶愛其斷夢閒能續窮愁遣
復來句黃六治謂馬上續殘夢昔人先之矣第曰
斷曰閒未自覺有委蛇之趣耳
歐給諫許見徐侍御 吉 詩數首如過犁溝望水簾洞
作雨過水[illegible]高瀑絕峰危處客方歸寒鴉飛盡
樵歌動野樹[illegible]落[illegible]若嶮石懸流飛揚有態
游子[illegible]初不即慧父嚴督之一夕與客對酒父問能

詩乎試卽景作騏作一絕末二語待月月不來問
花花皆笑父大異之王杈宗振聞之挾以登登瀛
閣閣瞰海上適見歸舟命驥試詠詠曰蟋客臨江
邊扁舟載霧返不知魚有無但聞歌長短
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易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游勿驁有苦雨詩東風何不放吹霧見山容余引
此以折之後與里人談始知莆中氣候獨與詩易
相反此可為泥經者誡
余鄉稱詩自游宗謙先輩始游子騰字勿騁元封仲

子宗謙孫也近得其游子吟如別兄弟作樹末凉
風起秋聲散鵓鴿所嗟離故國不忍醉郵亭去住
皆無計間關損壯齡寄書藉兄弟立馬更丁寧
洪江晚泊作繫纜江頭暮飄然思欲飛潮來喧出
浦酒退冷侵衣苦霧寒山隱疏林遠火微忽聞歌
款乃清夢戀漁磯　竹軒宗侯朝爽樓作朱邸傍
城構層樓矗堞開地形全上控山勢盡西來檻外
晴懸瀑林端巧置臺飛甍與浮柱一一出新裁皆
合作彎儀宗侯嘗為余言游家多才士然宗謙不

若元封元封不若勿騁
游勿騁客邗江余在筠州訊以詩勿騁酬云交道殊
崇古詩情每逐新才高衆所駭調合我能親竹雨
他鄉夢汀烟兩地春相看名下士若箇得辭貧問
鄉異地讀之每自䰟銷
余客秣陵游勿騁以益藩王孫白華肇鄣幼艮稿見
示白華名常瀶如嶽雲圖在壁湘雨挂于簾甲乙
書從亂詩稗友或兼遠山窺屋角獨鳥下簷牙皆
佳語

肇鄣名常潮防露館稿如惟鳥啼深樹閒雲入敝廬
三春過大半半在雨中過偶掃庭前葉因知秋氣
來新水秋連屋孤雲日觸窗夜月懷中影秋風夢
裡聲落葉如秋雨聽來不耐愁疏星河際沒明月
水中圓竹徑含烟暝松亭近水寒皆酸楚有致
幼艮名常洼古怨云妾思亂如絲纏綿無斷絕難將
纖纖手解得心中結山行云山谷風多花亂飛飛
花帶露濕人衣晨炊茅店烟光動散作浮雲入翠
微皆晨藥不作常豔

芃漫翁瀟瀟穆穆詩亦然其苦吟稿如秋日移家入村云肯負入山志偶來居一村緣花斜取徑編竹直爲垣池靜容魚戲庭閒任鶴飄雖非終隱處聊亦避人喧開卷即佳李本寧云大江以南人人言詩躁則未卵而求時夜偶則土梗而蒙文繡陋則引蟬葉翳目放則驅市人而野戰芃生詩自任其力之所至自得其性之所近自發其衷之所知自適其景之所遇必不啜人殘瀋拾人賸馥補人舊衲

耆酋難作郡邑望風而竄韓仲彝獨屹然不動酋破瀘州見書具如故意其素封懸賞格購之仲彝避入秦至寧羌馬墮駒因作詩云馬墮駒悲何慮恨夷醜守貧爾驅二十日來生死俱秦蜀道交千里蹁風霜日摧旅寄迂峰帷幛袂路踟躕望邇蹤遐我心剝

嶺南盧原父客秦淮暱伎王小鳳著秦淮莫命既序之曰作鴛鴦之社主抽鸞凰之希音矣比游五湖過越凡夫見王脩微女史詩而好之時脩微游苕溪留寄以詩曰睡醒醒還睡苕溪定霅溪自懷千古意不作兩行啼萍葉隨風合花枝映水低扁江何處客凡鳥到門題蓋有史鳳迷香之想焉

許嚴長在長安夢營小隱得二句云種松夜月嫌多影蒔竹秋風厭有聲佳句也且有道氣後成一律云烟霞夢寐見平生買斷高深隱姓名白石巖邊茅草屋清泉溪上豆花棚種松夜月嫌多影蒔竹秋風厭有聲間却當門十畝地桑麻秔稻好收成

朱向之七夕生官潁州著七夕囈語云汝陰留滯過三載惟笑生時巧日同散巧天孫先不巧人生何事苦踟蹰天上無人干帝澤長空歲歲守清嚴金甌疆域傳千古莫讓銀河獨滿天兵荒到處無夫婦願以餘懽照寂寥七載游人家萬里何如一歲一招尋李本寧先生云古人詠七夕者敘離合悲歡恒情耳獨小雅大東篇云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星河懸象於人何恩何怨而詩人詞若有憾此與聆囈何姝蓋憂國愛民忠臣義士無聊之極思耳向之意

如是謂之雅語可矣
吳中必住秣陵江東門陳季相每出城與闇詩以破
旅寂後一夜季相倦徑索卧具鼾睡中必吻之云
我剔燈花和雨坐君抛筆硯抱雲眠可知今夜華
胥國也笑詩人叟白箋
南昌王孫多稱詩而康侯拔出康侯刻稿最多余愛
其送謝在杭分守大理詩南詔分司擁傳貽嚴城
保障建高牙漢兵據險皆屯柵蠻族依巖郎住寨
布穀曉啼郵店樹刺桐春發訟庭花君恩懷遠多

寬政公暇吟詩早放衙
夏何能燭花詩云屬付花香莫過墻隔墻人在繡鴛
鴦聞香只怕停針線繡不成雙不寄將來子魚喜
之謂稿中第一二日車馬盈門詰之則子魚誦其
詩也
湯義仍謂本朝有駿雄之空同放逸之太初卓左車
以風起雲湧之氣起而震盪之今左車薊丘集具
在然余於集中獨愛其懷中夜夜幽花吐掌上明
明素月流潤草至今垂恨髮落花猶自嫁東風山
間宿雨春猶睡江上寒雲夜有香真可以蹴蹋一
世
諸甥黃艮翁攻詩如風聲傳遠籟月色散青蘿家家
敲暮杵樹樹起秋聲莎烟悲蟋蟀月露冷梧桐室
秘初疑洞松寒竟未花露重遊魂冷月孤人影悲
又對雪作虛窻明作月著柳惟為花皆未經人道
覺我形穢矣
鄭大益字謙伯善制稅而兼工詞賦故其稿曰讀餘
中如流鶯巧轉修篁外野草閒生白石根近看樹

影重生樹遠望山雲幻作山又如風舞高低樹烟
籠遠近山皆出獨匠
李宗定嘗夢游一危樓問之曰燕子樓也有青衣授
箋索詩宗定題之云家家娃館倚城開十里芙蓉
擁浪迴柳弱不堪春繫馬樓高可對月擎杯燕子
去還人在否雲山彷彿客愁哉目中大梁淮河勝
遊盡長年莫淺催後宗定游清江浦伎夏盼盼樓
壁有此詩惟問云乩仙所題問扶乩日即宗定夢
日也

余里中有北山社社中刻春日閒居詩余人取一句
句或謂太刻答之曰崔信明兆五色雀而生一生
只楓落吳江冷一句耳今所取猶謂太濫
北山社刻有社草余爲拈其佳句如賦得百花深處
一僧歸送僧詩張隆父空色皆成境歸心只聽鐘
如聽林希萬談智泉之勝詩吳元翰丹臼晴春香
雪碎陳牧伯烏徑亂花晴亦雨虹橋流水晝常陰
如秋日永明寺訪僧詩許岩長山門秋色在寒葉
如北原寒望詩林啓封蒹葭霜落見魚梁黃漢表

絕憐秋盡芙蓉老欲采何由寄遠情如白鴈詩盧
元禮本自霜前至疑從雪裡飛如春夜過蓮山院
訪僧詩盧元禮明月隨人松際白如春晚閒情詩
高彥升縱令妾貌花相似保得春花不落時陳肩
之殘花未解愁人思不肯風前住少時如閏三月
三日留春詩林希萬勝日重來修竹裡東風不放
落花飛盧元禮鶯鳴深樹聲猶滑花落平林影未
空如詠落花林彥式起語花開不厭早花落不厭
遲採龍得珠不顧鱗爪巳

近匪但縉紳談詩多蜀中即游僧稱詩亦多蜀中余
每以長白爲首座然長白盛推扈芷偶聖僕出芷
偶庵草展讀數行如送禪師還蜀是我舊時路送
君今日歸又如懐故山記得別家易轉思歸路難
信射鵰手張籍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不相伯
仲矣

盧原父至京山與宗定結梅花社以盧羅浮人也旋
結芳草社以其勤康侯二王孫至好事者選而刻
之曰七子社詩選余嘗許之曰宗定如林花爛開

新鶯乍囀又如鳥道欲絕峨眉突横康侯如兩斷
雁月出淸冷之中每成鑑境宗衍如金谷
園中波斯市裏令人應接不暇山甫如王謝子弟
奕奕不凡徐娘雖老丰態自佳其勤如珠簾怨婦
情語多淒原甫如紫蛙江珧雕盤奪口宗之如苔
徑飛紅疎楊乍綠

吳元翰詩如吳兒度曲丰韻可人林初文詩如秋風
羌笛聲聲悽婉曹能始詩如隔水名園梅花盛開
淸韻自遠人罕得見胡彭舉四言韻詩如空山泉

響薄晩江霞章吉甫詩如洞庭雪後怪景疊出茫
東生詩如楊柳當風嫋嫋有態吳非熊詩如青猿
夜嘯斷續淒人鍾伯敬詩如河朔邀賓盤餐無宿
味林茂之游燕詩如虢國夫人不施脂粉商孟和
游楚詩如秣陵後少衣衫冠履色色皆新郭聖僕
詩如秋柳鶯聲聽者竦耳而惜其稀郭聖胎長安
詩如遠客逢故人言皆肝鬲葛震父詩如五陵俠
少不依時裝束寶劍蒯緱氣韻自別柳陳父詩田
舍翁暴作封君舉止生澀洪仲韋詩如名優戲單

擅場有數袁中郎詩如丑淨登場嬉笑怒駡皆令
人喜王百穀詩如名士齋頭尾襍亦佳梅季豹壬
寅詩如霧豹既死猶想其斑

李本寧太史謂近代詩文獻吉聖之任于鱗聖之清
伯玉聖之和元美聖之時洪仲韋曰先生集大成
矣

瑯嬛集云詩文有味全至者少偏至者多近日如袁
石公空明灑脫恨小酸陳眉公綜博酣鬯恨小甘
李卓吾率真嘖薄恨小辛屠緯真斑斕古色恨小
醎虞長孺雕鎪鏟刻恨小苦

洪仲韋謂詩須弄韻畫須弄墨書須弄筆亦必能弄
韻能弄墨能弄筆始臻佳境

游宗謙侍人范鹿字允馭少美姿容善吹洞簫能琴
能書能詩詩多膾炙人口王長公贈之詩曰除却
數行童約外也應事事勝方回

惠安謝允與美少年依游勿礙忠恍款款余愛而敬
之近日見其詩如月色山山曉風聲葉葉秋露草
生蟲恨霜花含客愁酒債寒來積詩情悶覺賒酒

醒真稱聖詩成自覺魔當場者恐却步范允馭之
水向巴江作字流不免蹈襲應拜下風矣

來子魚有侍兒曰江娥十三歲即事事解意能詩萬
曆戊戌年子魚有守歲作江娥和之云小窻留得
隔年燈惜其早卒爾

露書卷之三終

莆田姚旅園客撰

韻篇中

朱淑真武林人負詩名然閱其斷腸詩集多陳氣唯七言絕句如春日雜書云春來春去幾經過不似今年恨最多寂寂海棠枝上月照人清夜欲如何中秋聞笛云誰家橫笛弄淒清喚起離人枕上情自是斷腸聽不得非干吹出斷腸聲才情亦不凡

金谿節婦黃嗣真初生之夕父夢人授以玉鏡因名

曰玉娘少通子史且攻詩詩不多見如咏鏡中燈云寶炬菱花共照臨風吹不斷影沉沉五更滄海涵晴旭半夜金星犯太陰翠袖拂塵紅燄冷朱唇呵霧碧光深任教撩亂飛蛾撲難滅虛明一點心雖善體物亦自鳴其心耳及讀其漁村唱晚曰網影垂簷江樹空晴川隱映落霞紅欲知千古滄浪恨盡在斜陽款乃中則令人淒絕矣

姑蘇陸卿子趙凡夫內子也著考槃集玄芝集與范長倩內子徐氏一時兩秀文釆相映兩人又相得最歡徐隨范宦滇南陲有山中憶范夫人詩云相送還憐臘雁沙相思何處望天涯無情最是溪頭月獨照寒梅一樹花又酬范夫人詩云萬壑松風萬壑秋一聲啼鳥一聲愁忽欲寄憑誰寄寄與溪頭帶淚流其韻致逼人

陸氏嘲女巫詩薜荔爲衣電作軀形容應是與人殊不知若箇爲媒妁能使娥皇嫁有虞　漢女鑑言偽作真幾回白眼望他人不須重乞天孫巧祗學琵琶可賽神　歲暮家家開綺筵甫堂華燭晝生烟五郎盡有諸姬侍曾問佳人若箇邊女巫宦族女也筆端游戲可謂前無作者

陸氏贈徐夫人詩爲借口脂時避飲不妨眉黛倩重描寫態如畫

徐媛字小淑范長倩少叅夫人也詩文與陸卿齊名然徐以綺麗勝才情稍遜於陸所著絡緯吟四冊余獨愛其別曹娘詩云木落西風萬壑幽忍將離思爲君留碧雞關外淒涼月偏向蠻雲夜夜秋江上青楓一葉輕停橈不敢問前津山深自是無

楊柳折得桐花寄遠人又春日四弟招飲舟過虎
丘詩云雨微風細漾輕流載酒尋芳郊外遊花草
吳宮渾一夢白公堤畔木蘭舟　清溪小築雨中
樓目送春帆帶雨流自古貞娘冷香骨殘英飛盡
故宮秋此四首獨以情勝即董斯張所謂其爲絕
也蓋賢乎其爲近體也
温太學婦吳氏歸安公擇駕部女善詩兼博覽書史
嘗在父金陵官舍送季父允兆詩曰官舍知秋早
那禁骨肉離長江望不到風雨細帆遲

吾鄉黃漢薦名幼藻蘇州別駕議之女嫁林儀部仲
子丰姿韶秀十三四即工聲律兼博子史所著柳
絮篇有沒之者余索之未得第所傳偶賦四景夏
景云深院塵消散午炎閨情似水淨粧奩絲池菡
萏輕風送獨愛香來爲捲簾冬景云蕭索隆冬百
事閒白茅簷外雪漫漫此身香閣堪誰比曾許梅
花共歲寒詠雪云鶴舞玄空玉洞幽瓊花滿樹珠
琦樓銀城浩蕩乾坤淨萬里寒生月一鈎雨中看
紫芍藥云枚樓初下自傾城冉冉香生繡户清厭
謊廣陵春色暮胭脂和淚雨中傾恨白芍藥不開
云萬種花開鬬曉紅含羞無語倚東風素妝不理
因誰倦一段春藏粉黛中明妃曲云琵琶一曲度
龍沙悔入宮中鬬麗華萬里孤身雲外隔恨教奴
虜作夫家其二天外胡風滿面沙舉頭何處是中
華早知身被丹青誤但嫁巫山處士家其麗才雅
藻何減梅妃惟是婿奇貧一生寥落三十九而卒
卒時猶誦殘燈無焰影幢幢悲夫
黃漢薦有竹枝詞云家住橫塘白石磯門前春水流

羅衣朝來繫著木蘭棹閒看鴛鴦作隊飛其二昨
夜燈花燦紫釭今朝喜鵲噪紗窗可中三日郎相
見重繡麒麟錦帶雙披前一首桃花仕女詩也景
泰間紹興葛棠有桃花仕女古畫棠對之戲曰誠
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
日間重辱垂念茲持歌以侑觴連詠百絕中一首
與首作同只橫塘作東吳春水作流水見艷異編
想好事者竄易二三字託漢薦以眩人第二首亦
古作但不記爲伊誰嗟夫漢薦眞作爲人埋沒今

徒盛傳其廣安得起漢薦而問之

丘慧貞字法融建昌府丘蘭別駕女歸益藩輔國將軍常𣲖其詩多佳如月下溪聲云溪漲一夕雨瀉出萬端穀夜雨與君偎分韻云所欣今夕雨相對古爐烟夏日云不知愁裏事渾向夢中過新涼晩眺云瞑陰雲忽到山霽雨初收皆廻出閨流

鄧遠游杜史夫人朱氏南昌宗室女也善詩寄遠游詩云春早梅花風故剪秋深蕉葉雨偏聲

新建文學丁立祺妻姜氏方伯春雨之女孫也寄文學山居詩云何必入山深居然似漢陰雨殘雲在竹野曠日平林負郭多幽事爲農長道心芸窗閑卷罷多是聽鳴禽姜兼善制舉秇生萬曆己丑而卒於庚申有才無年惜夫

許氏朝鮮國狀元許筠之妹也自號蘭雪主人七歲能詩十二歲[illegible]李長吉作上梁文藻思蒨麗女神童也適金誠立誠立士不見愛故哀怨每形之詩篇余採其一二令觀者知外國有人焉其寄女伴詩云結廬臨古道日見大江流匣鏡鸞將老園花蝶已秋寒山新過鴈暮雨獨歸舟寂寞窗紗掩那堪憶舊游其和孫內翰北里韻云旭日紅欄上玉鈎丁香葉葉結春愁新粧滿面貪看鏡殘夢開心懶下樓夜月雕林寒翡翠東風羅幙引箜篌嫣紅落粉堪惆悵莫把金盆洗急流其遊仙曲云烟淨遥空鶴未歸白榆陰裏閉朱扉溪頭盡日神靈雨滿地青雲濕不飛其莫愁樂云家住石城下生長石城頭嫁得石城婿來往石城遊

周潔字玉如秣陵江東門胭脂巷人嫁京兆張羽王

有雲巢集其望秦淮云秣陵無處望離水正前流何不教東下將心到石頭

秣陵張氏博士馮問奇寵姬也家富博覽能詩父嘗有事繫獄問奇爲救解父德之因以歸問奇余從問奇索其著詠問奇謂雜在瑯嬛集中如用古人名詩及女史序皆其作也先以梁詩少而附益之容分別相示越數月而問奇化爲異物無從質証今據所云擇其一二載於此山居云住山不用買山錢起見紅藍遶碧山濤韻鄰鄰清若許行看淨

月印溪間寄郎云羞把梅花額上粧欵欵[illegible]
蘭香别來肥瘦何須問繡帶而今幾許長　春夜
羸得小宫腰淡淡纖眉也懶描欲笑欲啼俱未得
烏鳴花落送良宵
有會稽女子題詩新嘉驛無從問名姓故只稱會稽
女子詩云銀紅衫子半蒙塵一盞孤燈伴此身恰
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舊時春　終日如同虎
豹遊閒情默坐恨悠悠老天生妾非無意留與風
流作話頭　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

此詩莫把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末自敘云余
生長會稽幼攻書史年方及笄嫁與燕客嗟林下
之風致事腹負之將軍加以河東獅子日吼數聲
今早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鞭箠亂下辱等奴婢余
氣溢塡胸幾不能起嗟乎余籠中人耳死何足惜
但恐委身溝壑湮沒無聞故忍死須臾俟同類睡
熟竊至後亭以淚和墨題三詩于壁并敘出處庶
知音讀之悲余生之不辰則余死且不朽嗟夫婦
人負才藻如此爲人作妾猶不聊生才士之蘊寶

巖穴辱於奴隷亦若是矣讀之令人悽然
徐安卿姑蘇人美丰姿善寫蘭竹梅花且善書余嘗
於戚不磷齋頭見之詩亦楚楚嫁一書生以失德
出之復歸海寧陳太學爲妾太學就選長安安卿
因與其親太學陳三狎憐陳三之麗容也爲其夫
所執三得脫去乃率弟兄甃其夫安卿與三以是
坐極刑當秋部堂上面試有詩一時傳誦今失記
或爲作傳謂卽會稽女子之題詩新嘉驛者誤會
稽女子嫁武人安卿嫁太學會稽同行有正室安

卿獨與太學俱安得有獅子吼耶時余在燕目擊
其事詎可以溷會稽閨秀乎 鄭謙伯云會稽女子名季秀
小青名玄玄傳者隱其姓或曰姓馮維揚人母爲女
塾師小青因涉獵書史能詩嫁武林豪公子公子
婦奇妬小青不得意死死時在壬子始十八詩稿
爲婦餘妬所焚故名其稿之餘曰焚餘余采其佳
者著後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
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　春衫血淚點
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

變杜鵑花　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
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何處雙禽
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箇憐文彩也向
秋風鬬羽翰　脈脈溶溶灧灧波芙蓉睡醒欲如
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　鄉心不
畏兩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說是浙江潮有信浙
潮爭似廣陵潮　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
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詩原未
注題惟新粧一首署默默兩字

朱玉耶郭聖僕妾艷質善詩其空庭閒思二十首中
有云桐樹花香氣似雲最堪憐處映斜曛憑誰報
取君同賞可惜桐花滿地分又云末利何情傍晚
開嗅華遶樹百千迴侍兒不會遲留意呵叫分華
睡去來殊有韻致

李宗定姬人劉玄芝字秀生秣陵人作宮詞百首余
采其三十七首傳之好事詩云月明如水浸宮寒
宮裏佳人衣尚單徧賜錦袍多得御御時穿與內
家看　桃花未落李花開艷李濃桃各自媒須惜

春風好光景等閒去了不重來　誰是宮中第一
行秋衣欲着預添香舞時能使風吹透飄出仙仙
繡帶長　秋風搖落院中生刺繡佳人無奈情晝
幌夜來渾不寐愁聽亂葉打風聲　金鞍玉勒珊
瑚鞭騎向雲車五色前斜鬢不關曾墮馬時新粧
束髻兒偏　白玉梨花白雪香官家賜酒洗新粧
謝恩未了傳呼急上殿吹笙學鳳皇　芙蓉花映
遠山眉舌小如簧巧若吹脂裏隔花輕笑語乍疑
枝上囀黃鸝翠雲裘進尚衣官聖主因憐舞女寒

催進吳綾與蜀錦民間辛苦不曾覓　蘭湯浴罷
試新衣著拜簾前嬌力微兩兩侍兒扶不起如山
恩重古來稀　爲言消妬殺倉庚捕盡虞人調大
烹長鎖何曾見小寵幽宮猶賜一盃羹　羅衣長
袖製時新曾入昭陽作舞人久放笥中緘不敢悲
秋弦過又愁春　珠簾乍捲水芝香水殿風來晚
更涼對月無言看紈扇秋來收拾入深箱　白玉
爲樓貯玉姬杏花天氣醉腰肢扶牀三起凡三覆
終是嬌嬈不可持　裊裊蘭葉滿堦紅老大青娥

一半空尙有數人道舊主宮桃苑柳盡春風 上
陽宮冷葉紅飄高閣朝元秋雨宵獨抱錦衾愁莫
解殘燈孤影夜蕭蕭 燈花藥落卽成煤好畫眉
尖置鏡臺欲畫春山纖指怯愁眉畫恐綴成堆
紫閣重重翡翠巢鴛鴦金尾望相交琵琶聲斷紗
窻雨欲續絃無鸞血膠 六位時乘駕六龍蒼蒼
春色仗前峯露染旌旗猶帶濕千官早候景陽鐘
臘雪初殘晒欲遲寒氊久坐有冰澌侍兒忽報三
更月已上梅花三兩枝 茶沸銅爐烟較青三更

夜氣冷銀屛推窗惟見濛濛月失却牽牛織女星
金獸頻添沉水香錦衾熏蓋合歡牀當年樂易東
方白今夜天長不見光 雪深三尺擁宮門一片
瑤堦無履痕暫見華淸多樂事鎻簧難禁夢中魂
小苑梅花綻九英相看忽地不勝情千重久斷東
君敕春色緣何向內生 溶溶春氣月娟娟雲淡
風收丙夜前玉遂何方聲漸近梅花吹散殿落邊
日射黃金榜上頭佳人相對不勝愁縈迴柔嫩千
條柳惹落桃花水下流 玉墀春草傍堦生幾樹

梅花四照明抱得秦箏樓上坐含愁彈得兩三聲
長毛猧子雪兒名紅毯安眠未受驚鳥喚鶯飛花
瓣落輕狂常吠不停聲 水下桃花片片紅枝頭
判別浪頭逢非關老去銷顏色總是空園一夜風
上林百頃曉鶯啼仗下花明駿馬嘶時令當行移
玉輦歸來寢殿日沉西 轉餉民膏百萬錢鍊衣
猶冷艷陽天君王寄語裁縫女每製征袍多着綿
經撫漸聞共被收白頭司馬秉吳鈞退朝才記成
都戍又報三苗奪貴州 西臺日夜進封章彈劾

多從口舌長市馬招兵勞氣力六年猶未見勤王
蛾眉花貌枉由然得見天顏若上天欲向良宵薦
枕席掌宮常索五千錢 桃李無枝不着花粧成
輔曆鬭妍華腰肢好學風前柳數米何如楚國娃
如今行樂事偏優不似襄王夢裏遊雲雨巫山神
女下後身現在殿西頭 鬬草閒時共奕棋春朝
且遣鬥懷思游嬉未覺迴來晚月上雕欄花影移
萬幾多暇入宮遲御女行方按四時寵幸眞成天
上貴輕敲檀板製新詞

林娘者漳人隨所私奔至楓亭私者爲官較所捉林
怨望作詞詞不甚暢已知所私在獄作詞寄之曰
妾怨君君怨妾如此良姻成惡業昔日盤旋水與
山今日相思一指間怨怨怨復何言秋風𩙪徒斷
魂亦有才者而薄命可惜

朱素娥名斗兒桃葉伎送所懽詩云楊子江頭送玉
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
種幾行又托所懽買束腰其人寄問短長朱荅之
云寄買紅綾束如何問短長妾身君抱裏尺寸細

思量

徐翩翩字驚鴻桃葉伎能詩而且有俠骨頗太學行
翩翩送至燕子磯頗持一詩扇尚空數行曰卿寧
無一詩送我乎翩翩立塡其白云一日發江口五
日下長洲可惜送君淚不隨江水流頗長洲人見
之驚服翩翩後嫁江陰郁文叔文叔死復還秣陵
削髮爲尼居簾子營小庵時齒髮已暮矣余每欲
同程孺文往看因循不果旋聞下世遍索其稿而
不得爲之惋惜云

徐翩翩嘗雅集分韻見陸成叔詩蛺蝶淡黃裙句大
擊賞卽贈以百金成叔後來萬金之富皆權輿於
此時方尚蛺蝶裙

趙四娘名彩姬字今燕桃葉伎所交多名士後老居
琵琶巷口每閉門日閉門趙常教授女流所著詩
冐伯麐爲選之如送別淼淼春江上孤舟去莫留
思君若流水日夕伴行舟　送王仲房還新安暮
雪江南路城孤尊酒期殷勤折楊柳還向去年枝
見燕獨坐掩羅幃愁看雙燕飛思君不如燕一

歲一來歸　古意河邊楊柳樹枝葉何裊裊一朝
花落飛東西不相保人生會晤難別離何太蚤昔
爲連理枝今爲斷腸草睠念當時歡相思令人老
和桃源人去絳帳寒云桃源人去絳帳寒強㩦
花枝帶笑看月上梅梢空有影風吹柳絮不成團
暮春江上送別一片潮聲下石頭紅亭送客使
人愁可憐垂柳絲千尺不爲春江綰去舟　送張
幼于還吳門花前雙淚濕衣裙把酒紅亭落日餘
此去吳天霜橘滿逢人好寄洞庭書　寄陳八玉

英時留姑蘇何事簫聲獨上樓傷心桃葉水空流一從南國香銷後誰復佳人似莫愁　代客答曾傳錦字寄相思夢裏行雲未有期不及多情花上月隔墻偏照最繁枝　送沈嘉則游廣陵秋風吹送木蘭舟處處青山待隱侯莫向尊前歌玉樹揚州花月使人愁　憶故居柳絮香泥玉壘封珠簾深鎖暮烟濃分明記得雙棲處夢繞青樓十二重

馬守真字月嬌小字玄兒以善畫蘭號湘蘭子又稱四娘居舊院石橋輕貨重諾王百穀謂爲犀袖朱

家紅粧季布惟是伎籍中名最起番君猶長無不知有湘蘭者余見馬姬時年已五十七猶塗脂傅粉作少年冶態是歲盡室入吳爲百穀壽歸即物化姬舊有稿二冊今散落僅見冒伯麐所選四美人數首耳中如自君之出矣不復舉瓊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箇時誦之猶令人酸楚

馬大者名如玉桃葉伎脚不減老四娘桃花結子後面又雀斑矣善楷書詩英英有致國華王孫社中人也能對客刻燭刻韻嘗有刻稿今覓之不得只記其池頭賞牡丹詩云楊家姊妹擁臣妝露下微聞笑語香似欲令人魂夢斷齊臨曉鏡競新粧

郝文珠字昭文珠市伎面有雀斑然爲人文弱清致逼人余嘗在其齋頭見信筆作報札頃刻數百言字不減黃庭信佳秀也後嫁遼左李通侯家奴郝鄆才人爲厮養婦鄰女多惜之詩多佳不復記記其送陳孝廉大還云無言共聽離鴻淚妾倚闌干君上馬

郝文珠詩散失不可復得然於張隆父扇頭見其所

作聽經行聊存之以當告羊云詩云年來戶外可張羅閒叙那經車馬過繡幕閒垂銀蒜冷珠簾慵捲網塵多囊琹匣鏡幾曾理鳳瑟鸞笙絕里耳漠漠寸心寒似氷瀟瀟四壁清如水焚香趺坐草蒲團有身無處覓心安使君爲揭波羅諦等閒塗我白旃檀旃檀一嗅餘馨遠彷彿鈞天奏雲巘色空空色兩如如淨盡六根棲柰苑柰苑祇園常晻薆粉碎虛空無罣碍何當長棄謝紅塵頂禮皈依觀自在

薛素素嘉興伎有十能善詩善書善畫善琴善奕善
簫而走馬射彈則其絕技也壬寅中秋馮開之徐
茂吳大集西湖月光如水素素自秀水駕一艇跡
之五鼓會於六橋亦豪舉巳嘗見其懷人作云良
夜思君歸不歸孤燈照客影微微攜來獨枕誰相
問明月空庭淚濕衣
范夫人徐小淑贈薛素素詩連城聲價舊名姬養紙
芙蓉雙粉奇綵筆揮雲誇濯錦誰言蜀女擅稱詩
幽蘭九畹墨華淋走馬章臺彈撲金却買輕車

駕油壁西陵松下結同心　雙彎嬌襯步蓮生一
束蠻腰舞掌輕乍倚東風力不勝素華纖霧月中
盈　花神俠骨氣縱橫學寫蠻粧向魏城手把龍
文談虎畧胸羅十萬薛嵩兵　重開別院貯文君
寶絡千金換翠裙非雨非雲香滿路前身應是薛
靈芸皆素素實錄也
景翩翩字驚鴻閩名伎也嫁丁長發丁爲人誣訟于
官景聞之狼狽自經因寄白巾與丁訣并寄一詩
云別君妾魂斷白巾是妾魂出入懷君袖歸來拭
淚痕景時以救而活丁亦事白然後一年景竟死
結語遂成讖語
丁長發客秣陵景翩翩病將革剪指髮并作一詩寄
丁令賍其髮長可四尺猶光澤可愛詩尤婉致動
人詩云憶郎別時妾顏好別來日漸成枯槁大藥
由來不護身一命須臾竟難保剪茲指髮涕交垂
千里題緘寄所思生魂死魂未與指髮長相隨隨
郎出入懷郎袖莫似生前輕別離
鄭妥名如英字無美桃葉伎能對客揮毫數百言立

就但嗇儉故名稍稍遜湘君所著詩如花朝玉隱
園芳辰羣卉茁勝地足盤桓坐愛條風軟歡悰水
色寒雨中花氣發雲外午陰殘笑祝春光滿酣歌
酒未乾　雨中送期蓮生執手難分處前車問板
橋愁從風雨長魂爲別離銷客路雲兼樹孤樓暮
與朝心旌誰復定幽夢任搖搖　秋仲湖泛晚坐
放鶴亭訪古來尋鶴秋風透薄衣羣公欣共集一
葉思將歸坐愛危亭寂行看落木飛分題慚和雪
閣筆倚斜暉　十二詩有寄曲曲廻廊十二欄風

飄羅袂怯春寒桃花帶雨如含淚只恐多情不忍
看　燈下與黃裳話別起來粧罷卽黃昏愁向燈
前進別尊最怕酒闌天欲曉知君明夜宿何村
和江淸極寄來韻秋盡江南草木黃美人相憶淚
沾裳客途自是愁心亂況有征鴻喚夕陽　春日
寄懷黃裳月落西軒夜已闌孤衾不耐曉來寒君
情莫作花稍露纔對朝曦已便乾
朱馥名無瑕字泰玉桃葉伎居台州巷姿婉媚友人
魯談其私處墳起想之猶魄動初工楷書畫蘭後

遂能詩如芭蕉雨滴破愁中夢聽殘葉上聲新詩
題未得偏送寂寥情　賦得新月懷人萬里無雲
夕青天月一痕垂簷光尚弱低樹影猶昏別緒羅
幃冷離心寶鏡存徘徊無限意細語欲誰論　花
影纔見臨窓還傍席忽看橫檻復沾身幾欲摘來
無處摘沉吟獨立可憐春
周文嘉與伎嘗在岳使君席賦詩共用池字韻周秖
謂姚叔祥曰今岳氏弟兄甚盛諸君必用池草事
須避之姚試問何以押之周答予押以差池旋諸

詩果不出周所度叔祥大快之此眞有想頭者今
草艸速成不求越人者寧不心愧惜余未盡見其
作惟名媛集載其詠懷一首云幾點愁人淚不許
秋風吹吹到長江裏江流無盡期其肝腸自別矣
周今歸吳江沈會元
王微字修微小字王冠維揚妓歸茅止生後以止生
覗姬人楊宛厚於巳遂遯去逸時匿其親金七家
三日王素居廣厦金七屋如斗猶日坐井欄讀書
胸襟出人頭地矣所著有期山草二卷採其可意

者如左送生甫云爾別何所游月明江上舟異日
思君處憑欄看水流　偶賦月落寒流急風微桐
影斜更堪霜裏鴈飛過少年家　秋暮送韮卿折
柳欲爲贈折時心正長柳絲渾未斷先已斷人腸
過宛叔夢闊照返江流急霜多楓葉殘年年月
光好只共一闘寒　初冬拜孫太初墓松逕看成
遠烟寒鳥一鳴應知泉下客仍在此山行　秋夜
送別握手應無語離亭日漸過霜寒天不曙月好
夢無多莫言君去急妾思逐流波　秋夜淒切秋

聲亙絡絲入檐殘月似蛾眉愁心不逐閒雲散長比寒溝月照時　昌化道中作照返烟溪樹影斜千山含翠暮雲遮年來已自多愁緒古道無人更落花　新秋賦送止生東歸月落寒江烟水生荻花楓葉自然清砧聲未動腸先斷不待孤鴻天外鳴　宮怨一往心期似夢中三春已付落花風君王苦禁東流水舊恨新愁總不通　戲代憶昔花前目應時今來如夢復如思縱然他日能相見結得同心應已遲　夢宛叔泉聲乍遠雨聲聞殘睡

昏昏夢到君最是夢醒無意緒睛推窗看水邊雲　湖上早起中流何處聽雞鳴只看船窗烟霧生剛到五更偏睡去急披衣起已天明　懷宛叔不見因生夢見心自愁孤枕與孤衾如何永夜曾無寐悔向湖邊獨獨尋　同太史過湖上未幾先歸予獨湖上苦雨感賦愁風一葉打輕鷗消受湖光十日留閒自不留閒自住償他寒雨數番愁、代宛叔寄止生月自明愁自生分飛雖已慣長歎若爲情月、入疎簾桐影薄幽思應怯洞簫聲　中秋

賦戲宛叔霜瀟枝月瀟枝彷彿孤衾薄徘徊就枕遲年年此夜翻成恨落盡芙蓉知不知　春夜送止生東歸調得長相思未花殘惜花殘月落江潭烟水寒離恨欲無端試凭欄怯凭欄帆驅雲際路漫漫何人上木蘭

蔡清卿名彬別字弱雲廣陵人母夢白衣女人持隻繡授之而生幼棄五輩父以貧故携之長安令學歌舞清卿肝膽並裂遂失明久之夢見白衣女人日視我鏡旋從羣兒戲辟間摸得物之似鏡者照

之雙眸復明因工琴奕蘭竹怪石尤善韻言如自君之出矣云自君之出矣憂君結中腸縱有寒衣寄難銷驛路霜　莫春病起春色拋人易堪憐抱病中入樓驚睛絲拂檻惜殘紅柳重仍霑雨花翻欲趂風薄寒侵瘦骨猶自坐簾櫳　覽鏡感懷怕聽流鶯歷亂啼日高猶自掩香閨蛾眉減盡紊纔半誰寄相思到五溪　贈別二首傷情不奈出宜春遙見離亭倍慘神昨夜樓頭好明月今宵分照遠行人一鞭行色馬駸駸欲挽垂楊意不禁何事

橋南千萬樹能遮望眼不遮心　竹枝詞飄花落葉任東風蝶怨鶯愁與殺儂自是紅英難寄語枉敎人在斷腸中　楊柳春風初試小鵝黃漸覺青青拂花牆葉亂曉烟輕帶雨花飛晴雪細生香吹殘塞曲征夫淚揺〻說宮娥少婦救莫折長條對樽酒提邊都是別離腸

王素如眞定人小字金哥原張姓爲人掠賣於王居長安青樓卜介父昵之嘗效丁六娘十索詩與介父云寒月下幽窗秋風入羅幔初起傍粧樓解衣

不掩昏欲裁合歡襦索君錦繡段介父喜其文雅以潯陽琵琶婦諷之素如作天長地久詞曰羅帳方夜永華臺日又遲並飛原有翼連理自生枝海水無枯日南山豈化塵不須論浩刼長作合歡人如此韻致介父儻不成其願負此良友矣

任翠容晉產居長安青樓與姜師肯狎後師肯之友張起叔挑之翠容答之以歌曰昨日對故人今朝逢新好寧知眼前花不及路傍草起叔大喜其文與定情焉

任翔雲翠容女弟也卜介父諸人嘗集其家翔雲方按拍欲歌舊歌花非花客曰見新人不宜歌舊詞翔雲遽應聲曰花非花葉非葉久傾情乍相接傾情莫作負情儂相接還成薄命妾如此文情乃若蓮花之在汚泥惜夫

王金字麗生珠市伎其人白皙修艶嘗病起東馮化之云宿疴才減喜新晴侍女添香炙鳳笙欲睡且慵臨錦坐東風吹送賣花聲

梁小玉東吳伎七歲能詩所著有瑯嬛集二卷其立

夏前一日詩云低低問春色明日歸何處是爾帶愁來何不將愁去雜咏云憑春常買夜問月欲賖晴接葉看鶯宿携柑聽鳩鳴虞美人云貞魂化作芳園草不逐東風入漢宮夜舞云目送檀郎眉欲語不知舞錯鬱輪袍皆到語

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又云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梁小玉立夏前一日及夜舞詩意本此可謂曲中偷香手也

方伯文有八音杯余嘗以八音爲詩同作者多難愜

意見瑯嬛集中自咏二首殊穩貼詩云金谷曾聞
貯綠珠石家風味近何如絲桐邀月淸音廻竹逓
通泉冷韻餘匏葉行觴消壘塊土花繞砌映璦裾
華除塵念心如洗木筆新題錦字書　金屋何須
貯阿嬌石巖深處更玄超絲竿釣水拖霜練竹逕
遮雲護翠綃匏酌幾行香骨醉土菘連𦨭野厨饒
華家釀法還留譜木落庭空仗此銷
沙嫩名宛在字未央桃葉伎善絃管工楷書著蝶香
集馮化之爲刻閨情百首如梅花一樹照淸池踈

影涓涓聽月移不是暗香來鼻觀渾疑萬蝶抱空
枝　今年青帝政因循小雨輕寒釀好春草氣花
香憐淡漠應知愁殺踏青人　迅速狂風捲地塵
嬋娟檻外折蒼筠香閨深處心猶怯愁殺江頭渡
水人　撿到壵盧勝槩圖峯名載道有香爐不知
石罅雲生處得似旃檀氣味無　朝來報到牡丹
開拚取紅紗護錦堆凝蝶貪香尋不得遶兒衣袂
百千回　秋水澄鮮浸碧虛鸕鷀一隻下灘徐抛
將錦石相驚起恐啄閒遊比目魚

郝賽名婉然字蓝珠珠市伎麗容媚態楷書有昭文
門風著調鸚集如作畫濡筆染羣花春工生紙上
難描翾蝶倩兩兩飛相向　筆頹戲成欲作意中
書須倩管文子渠亦解相思筆筆雙鉤起　看梅
一樹梅初放三朝峰正來靑尊與紅板應不憚頻
催　夜成帷燈靑閃爍斗帳錦斑斕春夢不知險
悠然度幾山　自題畫扇水環幽澗曲山定野雲
閒何處菰蒲客臨風曳杖還　午睡解宦家姊妹
嘲爲破朝寒酒一盃醉眠午晌未醒來鄰家女伴

偏多事憶舊懷新各浪猜　扇繪嫩絲池塘燕壘
鴨淡黃楊柳帯栖鴉圖賦方塘檻畔是垂楊鴨翼
斑斕鴉戶黃各各夜來俱有夢不知若箇到西墻
　春陰風逓微寒入小樓添香獨坐聽鳴鳩六街
院落燒燈罷冷雨絲絲織暮愁　夜坐東閣初生
月一肩花叢簌簌影離離帷中侍女挑燈久夜色
牽人欲卧遲　郊遊晴雲淡淡日䐁䐁黃鳥閼閼
白鷺飛一路東風如有意亂吹花片拂人衣　鳳
凰臺雨過荒臺春草長浮雲暗處是斜陽杏花零

落知多少黃蝶飛飛野菜香　次韻答淡如瀟湘
深閨春又中相憐相憶夢相通穠花半隱初生月
嫩柳難禁乍起風　題美人畫惆悵多情一見難
海棠如醉倚雕欄恐驚花下雙棲蝶斜抱雲和不
忍彈　東閣簷端風靜鳥聲恬東閣初暘消繡簾
不到小窗才兩日海棠如綺照香奩　豔辭春感
酒力助情酣欲滅銀燈怯乍歡的的一莖開兩穗
含羞帶笑挽郎看　春初同張却林小酌賦小院
莓苔碧漸回春風春日舉春杯閒庭有石雲常住

芳樹無花蝶偶來　秋閨清宵屢屢欹雙䖍門外
西風戰敗荷秋老最傷人去久天寒偏覺鴈來多
清嘯園同未央淡如賦名園風日快斜曛滿地春
苔繡碧文乳燕雛鶯能宛轉落英飛絮故紛紜池
邊瘦石森如樹天外寒山淡似雲行過小橋新水
活轆轤聲細隔花聞
李大名貞孋字淡如桃葉伎工畫書著韻芳集如靜
游絲作低聲語游絲勿逐兒衣袂倩子連綿情好
把郎心繫　游絲答絲微不敵纏力紗還輸苧斜

陽風起時儂亦夢無緒　留春舉袂攬東風頗作
須臾住莫學薄情郎陡地拋人去　題美人垂釣
圖纖手約文竿獨釣清溪水為思尺素書願言得
雙鯉　芳樹小院饒芳樹春來花事穠夢香憐睡
蝶魂艷羨游蜂　薄暮薄暮坐虛堂中懷殊耿耿
清風故入簾吹我衣裳冷　午日同諸姊妹戲艾
虎新雕巧蘭湯舊事仍邀陽烽火忌好繫辟兵繒
春朝花下西廡日曈曨倚欄成小憩天清風力
微花氣撲衣袂　題沙未央畫近水緣不了遠山

青可憐漁舟棲泊處多在酒旗邊　古意薄倖將
何擬含淒欲問天乍同雲漸淡難望月恒圓　移
花誰手自移萱草殷勤貯小樓問郎花與妾若箇
可忘憂　題雲散比凝烟曉乍分積同堆絮自糾
紛巫山有夢能留客不分人將薄擬君　春愁寄
未央小池新浪乍融泥暖日暉暉照晝題無奈東
風交不得吹愁只遣到深閨　月夜有懷不見風
前舊令君滿庭霜月白於雲伷居只隔清溪曲此
夜鐘聲應共聞　元妹初破瓜戲貽之南窗簷下

綴蜂房競揉春花釀蜜房昨夜風狂歸不得朝來
一箇已銷黃　晚春寄蔬珠漫空小雨細於塵杜
宇聲聲椰色新莫道落紅無意緒撲簾偏攪惜花
人　沙嫩以下或疑倩手此輩靈心慧性耽書籍
如脂粉弄筆硯若繡牀謂湘靈不解鼓瑟誰其信
之錄之令冶遊者柔腸寸斷
米元章謂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
字臣刷字余謂今人皆描詩唯袁中郎可免此誚
能始體似描意不描伯敬似袁孟和似曾

今人皆排詩佳者爲描詩縱意自如者爲畫詩
作詩須有警語未經人道方能傳遠若拾人牙後已
披之華何足奪目余有元日江行詩春聲得野雀
歸意競江鴻不道芳年改還添衰鬢中自謂無所
蹈襲矣然唐太宗首春詩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
開劉長卿元日詩律變滄江外年加白髮中則余
向作總不出古人範圍矣安得佳
詩景須在有無之間著相則不佳杜拾遺綵衣挂蘿
薜涼月白紛紛此在有相無相之間紛紛二字只
可如此用之若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已猒
相至坐客醉紛紛則俗矣
壬寅仲春西湖戲樓船鏡中笙歌鼎沸一貴人手持
檀板自倚曲忽言緊字入曲則佳入詩則否余應
之曰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未始不佳
賈島作詩因敲推二字未定今人輒謂改詩爲敲推
又因敲推謂敲詩湯太史台州東湖詩云詩敲一
字腸俱改茗鬬三班舌幾回詩可改安可敲唐絕
之所謂卧對南山改舊詩當矣

余有寄朱文寧太史詩花樹重重圍彩筆綠楊處處
絆羅韉友人高彥升謂韉者馬貼脊物積毛而成
安有羅錦此以措大眼孔抹殺富貴景象不知宰
相賜繡寶相花韉金羈玉勒繡羅韉已載韻府矣
又儒林公議云看狀元者錦韉繡轂角逐爭先長
吉詩銀韉刺麒麟誰人織錦韉則用此已夥豈盡
未見耶
余嘗有湯子婦詩寫月翻悲月嗔君復念君新愁嘗
紫燕舊淚檢紅裙夢易迷蘭渚書難寄錦文敢云

心似雪留得髩如雲第三字皆用單字初疑之比閱唐人詩如楊炯送豐城王少府詩愁結亂如麻長天照落霞離亭隱喬樹溝水浸平沙左尉才何屈東關望漸賒行看轉牛斗持此報張華又如炯驄馬王勃重別薛華韋承慶凌朝浮江旅思沈佺期長門怨盎多有之

余作九日烏龍潭登高詩盡是屯鄉客同開九日樽登山如出郭依樹自成村遠磬過潭水秋暉半野園霜華涼葉下澗影晚霞飜戲馬玆追勝驪駒獨

愴魂當筵正懷土寂寂竟何言曹能始謂余試致唐人詩恐成村野園兩聯韻脚皆實乎盍五彩成章一濃一淡一實一虛此詩律之正法也然余閱王德貞奉和聖製過溫湯詩握圖開萬寓屬聖啓千年驪阜疏緹騎驚鴻映綵旓玉霜明鳳野金障藻龍川祥煙聚危岫德水溢飛泉停輿興睿覽還舉大風篇又如王濯淸明日賜百官火詩薛元超奉和同太子監守違戀褚遂良安德山池宴集王勃三月曲水宴陳子昂入峭峽安居溪伐木蘇頲和聖製幸竇希玠宅張子容辟池望秋月劉長卿栖霞寺東峰諸詩兩三聯連用實脚者盎亦多矣

里中方園墻外盡古松中結一亭曰聽濤曾偶集作聽濤詩眺聽初尋勝江濤若撼巖聲多出松杪秋只隔青杉孤鶴棲春艇層山落夜帆好風吹不斷的的濕衣彩因憶能始言恐四韻並實旋檢唐人王維過香積寺詩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逕深山何處鍾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歸潭曲安禪制毒龍又如維送李判官赴江東

沈佺期長門怨孟浩然赴京途中遇雪岑參送任中郎出守明州送揚州王司馬王昌齡客廣陵諸詩四韻用實往往有之

七言律亦有四韻用實者如錢起登劉賓客高齋詩能以功成疎寵位不將心賞負雲霞林間客散孫弘閣城上山空綺季家胡蝶晴連池岸草黃鸝晚出柳園花日陪鯉也趨文苑誰道門生隔絳紗又如郎士元酬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張南史陸勝宅秋雨中探韻于鵠送官人入道李商隱九成宮

溫庭筠休澣日謁西掖所知諸詩往往而是
五言詩有五字皆實者如劉孝綽釣竿篇金轄茱萸
網銀鉤翡翠竿是也七言詩七字皆實則少如劉
孝威賦得香出衣云香纓麝帶逢金縷琦花玉勝
綴珠徽鮑照白紵詞云洛陽少童邯鄲女秦箏趙
瑟挾笙竽古東飛伯勞歌云羅帷綺帳脂粉香只
六字實若七字實記得柏梁臺批杷橘栗桃李梅
吳均行路難氷羅霧縠象牙席耳

五言律詩首二句平起卽宜並用平如溢城潮不到
是也然亦有路遙雲共水朴門無大吠而路與朴
字之類多不用平以問數人皆云唐人多不忌此
亦不妨問所以然則不能答殊不知此惟一三五
七句不忌若二四六八句卽忌矣如秋來未著花
年衰憶故鄉皆一定不可移易於此處苟第一字
借仄第三字卽宜用平以應之如弄花香滿衣愧
君相見頻只應持釣竿是也未可槩以爲不妨矣
七言律二四六八句三四平聲準五言之平起如第
三字借仄第五字亦宜用平劉滄半夜月明潮自
來却憶舊居明月溪蕭寺竹聲來晚風黃菊滿籬
應未凋隔水數聲何處鍾皆足爲詩家粉本
余嘗有絕句寶刀半蝕氣淋漓暫逐幽燕輕薄兒平
起實字用仄第三字卽宜用平如日長風暖柳青
青是也此七言一定之法許岩長嘗以爲言第古
人亦有之如樹頭樹底覓殘紅綠楊陌上送行人
近來中酒起常遲皆是也葢以起句又不必拘耳
若二四六八句卽難假借

刪詩正樂雅頌得所孔子山人之領袖也轍跡周流
席不暇暖孔子游客之先鋒也幸生叔簡之前吾
知免夫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今呂
叔簡謂詩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心身性命是
欲廢詩矣如欲廢詩亦必廢樂樂旣崩禮亦壞禮
壞則子可弑父臣可弑君山行水上天入地中可
不思夫
呂子訾詩是欲天一於日而不必以月以星也一於
雨而不必以霜以露以風以霧也地一於田而不

必以山以挂也水一於河而不必以瀾以澤以漉以沼也時一於春而不必以夏以秋以冬也人一於溺而不必以涕以淚以津以汗也人只有其口其目其耳而不必有鼻有須有髮也目亦留其一耳不必有兩何以故以類推之皆無用者也

露書卷之四 終

露書卷之五

莆田姚旅園客撰

韻篇下

吳都賦嶰谷㟺能連按嶰者脘也谷者竹溝也葢云竹之脘無溝節者故云伶倫取竹之嶰谷後人誤以嶰谷爲地名丹陽記遂云採竹嶰谷致注文選者亦仍其誤

蜀都賦於前則跨躡犍牂枕倚交趾余意在後則爲枕今交趾在前宜云凭几不宜云枕倚矣

蜀都賦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于何不育於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此四物正承上百藥灌叢而言草木之奇也注云青珠黃環皆寶也碧砮碧玉可爲矢鏃芒消石藥皆誤旅按青琅玕一名青珠陶弘景曰琅玕崑崙上樹名黃環葛類以葉黃而圓故名黃環碧砮亦如天麻之爲赤箭乎今鬼臼抽莖如箭莖末一葉如鏃疑即此類芒消今以爲掃地霜而煎成蘇頌曰舊說朴消芒消消石三物同種初采得苗以水淋煎成者則此四物

者委皆草木注夫攷耳
子虛賦云臣之所見葢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
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
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
池陂陁下屬江河或曰雲夢未有山所云山誕辭
也余按雲澤在應城景陵間夢澤跨江南北在沔
陽華容又按京山有大花園小花園皆楚王苑囿
大花園在西門外十里許亂山下小花園在亂山
中去二澤百里耳則賦言皆有徵安得謂假辭

上林賦留落胥邪注云留未詳落樓也胥邪似栟櫚
皮可作索攷之留一名劉子生交廣三月花實如
梨八月熟味甘可食胥邪即椰子也一名胥餘音
轉作胥邪耳
曹子建神龜賦嘉嚴周之抗節援斯靈而託喻嚴周
者莊周也周有曳尾之言曹因引之東漢諱莊爲
嚴故曰嚴周初學記誤作嚴州唐類函遂沿之
曹子建九咏菌薦兮蘭席蕙幬兮苓牀菌薦苓牀殊
無意趣菌一作茵苓一作荃若作茵荃取太直歟

郭璞江賦云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江與淮泗杳不相
涉此爲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所誤葢江禹時與
淮泗不相通至魯哀公九年秋吳始城邗溝通江
淮然亦舟楫相通而水各自入海何嘗包淮括泗
也又云注五湖以漫漭灌汙六州之域亦影響之
語江只跨梁荆揚三州亦不注於五湖也
郭景純江賦虎蛟鉤蛇夸言以敘水怪耳如鯪石首
鱟鱝邵陽魚一名鮏鱷䰽玉珧江瑤柱海月土肉石華蝦江
䗅螺蜁蛣水母紫蚢洪蚶尾屋石蚨佛脚蜛蝫章

魚玄螭䲓鮆文魮赤鯩鯧組紫菜綠苔石帆皆海
錯也斷不可以溷江族作者借珠翠以櫂首祇欲
侈富觀者對金碧而眩目遑恤其誣
謝偃觀舞賦飛鉛雪落頹鬟雲垂昔人稱色謂露濯
舜姿月鮮珠彩者已若塗朱傅粉則亦鬼母耳况
云雪落不知幾觔
後魏盧元明劇鼠賦云淮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按
鼠三易腸爲唐公房事今稱淮南誤矣
庾信鴛鴦賦共飛簷瓦全開魏宮俱棲梓樹堪是韓

焉今唐類函作共飛詹几全開魏宮令人惘然不
知何謂
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曰逐朱
汗之馬開黃金之埒曰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
曰馬似浮雲向埒一事屢見不免重疊然猶意異
古或不忌至如騶虞九節賦曰詩歌九節如吟猿
落鴈賦曰鴈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如絲則
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賦曰小衡之錢山積織
室之錦霞開則不勝重犯矣葢子山只務琢句不

討文理故耳
宋廣平梅花賦皮日休謂鐵石心人乃能作如許娬
媚語廣平立朝風節侃侃不阿可謂鐵石但顏魯
公為公狀稱其恢諧善謔每客座開其笑語令人
絕倒則娬媚正其本色
書坊刻東坡集有評後赤壁賦者曰晉陸機云前賦
已極其妙後賦精於體物
徐小淑絡緯吟四本余絕愛其續春思賦恐王庾復
起亦當閣筆序曰於時春也遊乎江涘感條風之
扇物悵吹萬之不齊喟然興思援筆為賦昔龍門
年少玉藻掞天鬱彼羈懷綴茲高響既折字而成
珠亦汎聲而當珮後有作者吾無間然至於繡閣
雙鬟幽懷萬緒經春濺淚理非一端得無留欲吐
之章俟後來之秀者乎予本恨人驚魂無定輒成
斯製裒廣寫幽憂可謂千古傷心一時遙集者矣其
詞曰遡長流而進櫂駕日彩以浮梁雲濛濛兮輕
曳烟靄靄兮微揚維時青帝司晨女夷節鼓鶯窺
吳歈蝶翻趙舞碎銀沼之萍花散玉樓之冰柱氣

暖平原香繁別浦欲流月姊之輝未值風姨之怒
冶遊則拾翠採珠奇樂則沈宮振羽嗟哀樂之致
懸匪一理之可研類銜傷於暮序或撫心於綺年
境何觸而非恨淚何人而不泉若閨外之殊悰羌
難得而備宣也至如金屏椒壁繡棟瑣碣若有人
兮閉其中步徙倚兮私自惜簾捲水精枕留琥珀
風斜轉而吹奩月孤生而照檠豔朱謝唇輕黃罷
額池桃空紫石苔長碧羊車過而塵杳鳳吹繁而
院隔何遊絲之似繞更落花之如擲舞驚鴻其已

涯慰眞珠其奚盍乃天遠之鳳子適月窟之烏孫三月雪飛萬里晝昏星懸漢影笳折胡魂駭鷩沙之無斷傷芳草之盡髠俗侏𠍲其難掇色蕪絕而不言登別館而凍雲集眺荒野而苦霧屯氊鄉侍寢擅酪當餐臆中鵁鶄之覩夢裏蒼龍之門睇故國兮無日知天子兮少恩亦有少小容華生來婉弱笑非蔡而羣迷腰未楚而先約芳菲菲而入宮黨訛訛其謠詠君意不自堅君恩俄已落脩成之肉可糜新人之鼻幾撕鬼帝詛叩皇孫欲啄勢甚

橈椎危踰巢幕恒撫節而骨銷轉當春而神索別有便娟銅雀妓漳水東來寫姿媚俱照渚而成蓮各臨風而拂翠翛篠玉喉翩翻繡袂旋娟爲之氣奪洛珍因之色墜値君王之未疲泊賓筵之半醉態轉裾迴魂挑眼刺雕閣黛浮璜臺香膩守宮之血未乾碎寒之金爭餌痛尊酒其寂寞空西陵之歌吹駘蕩青陽悽焉雪涕況乃初歸瑤鏡慣畫青蛾忽河關其遐別邈烟路而安之琅玕結意芍藥贈離舉邯鄲之翠袖泛蘭陵之淺巵君啼妾拭妾

臂君持孤舟尚纜短篴乍吹草縈情而碧礙沭帶恨而橋垂寫素懷於石闕申丹款於屐屧渭水波兮代咽越烏吟兮助悲故歡亮已矣良晤終何期及夫秦生赴椽細君未從將千里而同子何二豎之留儂一則故廬善病一則天涯浪蹤鐺茶夕冷杵藥晨舂錦衾橫而鑪氣歇華燈燦而樓影重憐琴心之別鸛妒鏡背之蟠龍夢遙尋而難寄書促往而忘封對此關關鳩語灼灼花茸何嘗不抽簪覺短約帶慴鬆乎美亾此誰適爲容是以新光新

氣新景新愁回千悲而一族亦異感而同憂莫不寄微情於湘女結幽恨於靈修豈與夫康娛漂珧流連桂舟豔曲平原之第巧笑如皐之遊夜以繼日忽忽悠悠者哉重曰蓁蘋既巳蘅紅蘭亦巳長浩空江兮無人邈予心兮愴恍復鶗鴂兮先鳴蕪歲華兮將往寧攀雲際之瓊枝不願河洲之宿莽有韓娥者聞此辭乃抗音而奏陽春之歌歌曰魚潑濶兮烏綿蠻逝白日兮銷朱顏蕩許春愁終不去解許春懷終不闌詎怨多而心死直歡餘而淚

班欲知妾恨復誰是皺盡雙蛾不似山

東方朔客難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此自謙之辭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用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則議客之辭也或皆以為自謙或皆以為議客皆未考辭意也

相如封禪書諷諫之書乎輿必慮衰安必思危曲終

奏雅之意乎議者不一終軍白麟奇木對諛辭滿口佞態可厭觀者畧不及之人固有幸有不幸夫劇秦美新文全摹封禪如伊上古之初肇雄易以權輿天地未袪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攺面欺人詞復不倫其中卓哉煌煌煥炳照耀郁郁乎煥哉炳炳麟麟諛詞逕出讀之易厭班固謂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亾實殊非公論

王褒童約規世耳世人求多何以異是顏之推謂王褒過章童約或未察耳

張衡為太史令史官即日官也風后重黎古之日官也應間篇引風后重黎二段正言其有功於世亦以見已因藝受任亦可自見耳評者謂風后重黎二說原非正意特見人各有能能為此則不能為彼明已之能守道不能狥世也皆類說夢已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云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後又云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

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文曰厲山之祀九井尚穿洙水之堂七璧猶在豈非德合體氣神降空桑蒸民仰其立功太上懷其貴德今唐類函厲山作黃曲仁尚穿作尚懸洙水作沬水七璧作七壁訛矣九井者神農生於厲山九井自穿汲一井則八井皆動七璧者鍾離意修孔子廟張伯除堂下草得玉璧七枚懷其一意發堂下懸甕中有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空桑者孔子母

夢黒帝使請與巳文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長
沙王而用神農者神農崩於長沙茶鄉用孔子者
孔子稱宣尼德含蒸民接神農神降太上接孔子
皆默默有針線惟體氣二字恐有誤第二字亦有
據豈古人用字自不同耶

梁簡文帝庶子王規墓志銘云玉挺藍田珠潤隨水
價重連城聲同垂棘今本隨作隋隨之爲隋自隋
文帝始梁安得豫作隋蓋俗書傳寫之訛耳

梁南平王使蕭子範制千字文甚美蔡薳注釋之今

獨傳周興嗣者

唐授蘇珦右臺大夫制云西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
憑熊風起露冕題輿者別駕事也周景辟陳蕃爲
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露冕者刺史
事也郭賀爲荆州刺史多異政帝賜以三公冕旒
勑行部去幨帷露冕使百姓見其容服蘇制用此
二事謂先是歷是二官也非直指右臺大夫也即
展驥憑熊亦皆就其本事用之也今人多於中丞
啓中採道掩風起二語失細攷耳

劉無機出秦鏡示余篆云常富貴樂未央長相思毋
相忘按其語及篆法似唐而非秦

程仲謀有漢鏡銘作小篆云尚方圭貝莫大好上有
仙人不知老解渴玉泉饑食棗游游天下敖四海
如矦王銘四句如矦王爵也但解渴篆作丌渴丌
者介也解之省文乎不然文意不屬矣矦篆作[illegible]
反文也

京山見一唐官鏡鏡有銘作楷書銘云寫月非夜疑
冰不寒影合眞鹿文瑩翔鸞粉壁交映珠簾對看

潛窺聖淑麗則常端

陳爾鑑大參有古鏡青綠可愛銘曰賞得秦王鏡判
不惜千金非關欲照膽特是自明心銘楷書似唐
或以爲漢

郭聖僕有晉研背刻建元甲辰建元爲晉康帝紀年
嚴感遇爲之銘曰土德興黑帝出陰風晝雨立爾
極背面日月鳥跡深腹作江湖逝波疾吁嗟世固
甲子千四百

梵語如鷹之爲僧娑塔之爲窣堵波猶齊鼻[illegible]

羅晉謂頭曰敵腦方言也讀佛經者以玉有夜光不期龍輔珠有照乘不必魚銜今有掇其半滿以飾文章含華言而襲侏儒是棄隋珠而買櫝也

世傳爭狀元者云覆試出聖門七十二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爲題者而不知其人爲吾鄉陳實也實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與環同邑不服環狀元疏稱不公　成祖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因命解縉擬此策及記里鼓論實芥詳悉竟以違　旨謫永成其軍由書　廷爭狀元云

後每勾補至嘉靖間有司始爲請免其事奇其禍奇不可不繫策以備覽實對曰聖人之育材與王者之報功事雖殊而道則一也請試陳之昔孔子當春秋之否轍環不遇乃欲以轉否之責博望諸徒故杏壇設科時則有七十二賢焉漢明帝承光武之統國家閒暇乃欲以敘功之典激厲羣雄故雲臺紀績時則有二十八將焉收桃李於宮墻列姓名於廟廊天下後世稱師道君道之極者有以夫今自夫七十二賢之德言之顏閔冉耕雍子子貢與夫冉有季路言偃商師其德之載諸孔論者無待陳矣自此之外去捷徑而私謁是戒持狷介而百結是甘有滅明原憲矣然遇事而不更其守貧賤而不移其心不有商瞿顏襄曹卹顏高者乎親賢以造君子願學而爲小相有子賤子華矣然脫庸俗以遊高明習禮樂以養性情不有梁鱣漆雕哆商澤冉孺伯虔者乎南宮适之所尚在德漆雕開之見道分明固不可及其他公孫龍后虔或學君子或務自修褒恥赤樂欬孔忠或道中庸或

明家學其有得於聖教何如哉公冶長之非罪冉子季之四長固爲可稱其他漆雕徒父鄡單榮旂或以操著或以才名公晳哀艮孺原亢籍（旂按原亢字子籍）步叔乘或敬治己或惠及人其爲聖門之傑出何如哉究孝弟以體悉聖心遭患難而寵辱一致石作蜀有若巫馬期句井疆縣成其人也志不降而行不淪俗畧細節而守不詭隨申棖（旂按家語作申績史記作申黨）罕父黑琴牢左人郢其人也更寒暑而學不厭隨窮達而守如常孰若公夏首狄黑秦商顏之

僕燕伋秦非馬仁孝備而貌如愚祖鄡變而志任
道孰若高柴公堅定鄭國奬須焉避叛兄而能潔
遵善誘而德馨司馬耕與顏子栁耳至於句茲咨
箴公西箴施之常其所以聯同姓而明臣道謂非
斯人之徒與道可明而志不屈開詩禮而喜得三
公西輿與陳子禽耳至於顏噲廉潔任不齊叔仲
會邦巽其所以履中正而挺高尚謂非斯人之匹
與吁此聖教之所甄陶而為天下萬世之所崇祀
者也復自夫二十八將之功言之減羣雄除苛政

當夫斬將搴旗攻城畧地者固不乏人而其功之
尤為特異者果為誰哉首建大策以光復為必可
為鄧禹壯矣然鎮守河內使民生不苦於兵戈不
有寇恂乎八戰八克以蔽國為不足謀吳漢勇矣
然安集關中致百姓相安於無事不有馮異乎折
衝千里彎弓三百自古惟勇將能之而賈復蓋延
匹美矣憂國奉公善待士卒自古惟仁將能之而
祭遵王霸克追焉耿弇決策定計而以勝算高天
下固兵家之雄也而耿純陳俊料敵如神每出而
成克捷之勳非中興良佐乎任光羽翼太平而以
威望先士卒固當世之英也而邳彤萬修運奇掌
上逐鹿而樹萬全之功非佐命巨擘乎王梁杜茂
應赤符而擊五校矣乃撫劍抵掌志馳伊吾之北
者臧宮馬武也岑彭姚期平西蜀而斬王郎矣乃
善治障塞身負矢石之難者馬成堅鐔也景丹傅
俊李忠或收戰勝之烈或叅帷幄之謀為功不同
而其策立於當時者要皆從王事以有終者也朱
祐劉隆劉植或稱汗馬之勞或展運籌之功所建

不同而其効力於王國者要皆為社稷之翼衛者
也然論者謂七十二賢中有秦冉顏何申黨旅按史記
載有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有蘧瑗林放二人夫三人者將以
為是則德業聞望寂然無聞何與意者世殊時異
傳記有所差訛故若存若亾如此耳又謂二十八
將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夫四人者將以為非
則弁書於臺一體崇祀何與意者功非草創績在
方來故推恩至此耳要之賢人君子何代無之而
名世之出每待王者觀聖廟者甚毋以七十二賢

爲絕德當如宋邵楊程朱諸公庶無負聖教而得
與夫從祀之列觀雲臺者甚毋以二十八將爲奇
功當如　國朝徐常沐郭諸公庶感動　帝衷而
得與乎畫圖之選者哉　家按七十二賢與今黌宮所祀同但顏子黌宮作泰祖以顏子在四配也按之家語則家語有曾參曾點顏繇顏刻泰祖薛邦懸亶中續孔弗九人而無顏高孔忠鄡單申棖鄭國五人皆點顏繇亦弟子後以配叔梁紇曾參亦在四配宜不預此列今所祀亦後人以意爲更定也
朱侍御吾弼露齒視給諫世祿題其小影曰不言見
齒吉則見心

屠緯眞鴻苞是百衲衣又是寄售骨董肆華云富有
皆非已物不如袁中郎在言一字一句新意錯出
足以解頤
袁中郎方伯文各有華嵩記或議袁作余答之曰方
虎頭寫照神態畢具袁探龍得珠何顧鱗爪
黃嗣眞薦夫疏中云抱布貿絲擬逐蠅頭之利中流
失楫遽興魚腹之悲又云江邊收骨雖與櫬之來
歸地下修文慨游魂之何在雖稍遜唐韋氏亦敵
楚合作韋氏杜濟婦祭夫文一朝孤立更復何依

魚失水而鱗悴樹無根而葉萎更有婉致耳
徐德瑛字雲卿徵丞廷龍女余從嫂元瑛之季弟元
瑛博覽經史子集數十部皆能朗誦余諸父新寧
公作文用史漢有疑事嫻於按本每遣婢問元瑛
元瑛曰在某卷某板作如是語按之良是第不能
文及作字德瑛善臨池草書絕象其父而博覽更
過其姊作詩最悽惋作讀史及論郎老吏斷獄不
如也生平著作最多余裁得其一賦一詩一書四
贊三論八讀史當搜其全另刻以傳今姑摘讀史

之一令雅士見其一班焉其論楊廣云亂臣賊子
昏君暴主自古有之未有若隋楊廣之甚者考其
二十年之間奢虐凶忍惡餤滔天雖古昔不道之
君如三代之桀紂幽厲秦之政亥漢之桓靈宋之
駿昱子業齊之寶卷北齊之高洋湛緯周之贇闡
之叔寶無不兼而有之而其悖逆過之迹其罪惡
神人共憤開闢以來一人而已當時不能聲罪致
討肆諸市朝固爲可憾後世君子始正其弒逆之
罪大書于冊似可以少快千古之憤矣然弒逆之

罪遂正而誅討之義未盡于不能無疑焉何則吳
楚先王之封國也賢君數輿春秋以僭亂之故貶
而夷之今廣也弑父殺兄僭于天位豈吳楚僭亂
之比哉乃以一統受授之例書之何歟豈不以天
下混一統當在隋不得不以一統之例書而君之
誠如是也則孺嬰既黜居攝卽眞漢氏之統固以
絕之新莽矣而作史君子乃於莽則削其帝號不
齒於正統之列者豈非以莽之篡竊爲後世僭亂
之首故特貶之以示戒歟夫君親無將將則必誅

三代以還未有以臣弑君而奪其國者有之自莽
始也亦未有以子弑父而君天下者有之亦自廣
始也雖其爲惡不同然其亂天常而滅人極爲萬
代首惡則一而已今也於莽則貶而名之於廣則
君而帝之是君臣父子有二義也如以廣雖可黜
而國不可以無君則莽亦常君天下矣天下固無
無君之國而豈有無父之國哉彼不親其親人安
得以君君之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夫以廣之悖逆暴虐人不能正名討之生前而作

史君子又不能舉春秋之法誅之於死後顧乃拘
之於歷代傳受之例而君之帝之偃然兆庶之上
是舉中原之地皆爲無父無君之國而胥爲夷狄
禽獸之域豈不大可憾哉或以爲當時天下混一
隋氏之君非廣而誰今削廣而何君乎曰削之以
其悖逆以示隋氏之臣子不得以君父耳而非以
爲匪隋氏之君也其義亦始王莽而已矣宋元凶
劭弑君父而自立武陵王舉兵討誅之然劭之僭
位亦有時矣作史君子亦不以僭也而遂以宋主

書之而必正其名及廣之時羣盜蜂起不曰反而
曰兵起亦以明廣爲隋氏之罪人而天下不得而
君親之耳廣之漏網視劭頗久而被禍一也而其
書法獨異於劭斯予之所憾也至於隋之臣子猶
有可言者訓有之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
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夫以廣之弑逆暴而爲
之宗室爲之臣子者皆默然坐視甘於豢養罔恤
君父之難迨夫虐焰燎原然後乘時奮起互相吞
噬以塗炭生民而討賊之義無聞焉揆以大義寧

能免於素王之誅乎凡士於其朝者作史君子皆
宜斷以從逆之例若楊雄之死曰莽大夫春秋之
義其庶乎

馮問奇姬人張氏家故齋書架滿四壁張氏得縱覽
郎女史序觀之博雅兒甞一嚼矣序云批風抹月
鼎呂觴于騷壇衮正鉞邪刀球歸于椽筆余女子
也僣定石渠無逃越俎簒修彤管或免曠官二十
一史有全書而女史闕焉掛一漏百拾大遺纖飄
零紙上之芳魂冷落閨中之玉牒是以旁搜羣書
犁爲八史顯幽悉闡鴻細兼收亦香奩之水鏡淑
媛之志林也一外史夫仙風道骨女流正不乏人
霞珮瓊琚根器多能度世故練形蛻去標塵外之
烟姿持鉢皈依印法中之正果直毛女麻姑已哉
二國史夫媧皇鍊石補空重新世界金輪河魁迭
手燀赫寰區代有聖神制多嬎政千秋生色萬姓
式靈亦笄黛之羲軒珮環之姚姒也三隱史夫烟
霞結性耻嗅羣羶蘿薜爲衣生憎俗膩如接輿績
於陵妻纍纍可數洵貪子鍼砭廉夫鼓吹雲中白
鶴天半朱霞不令巢由傲色圖繪占馨矣四烈史
夫剛腸所激何難捐脰明心正氣常尊亦可全生
矢節甞橫襟而覽擊節而嘆何烈女之多奇也從
容慷慨各呈夷峭之標玉瑩霜嚴俱現孤貞之致
獨雖陽齒常山舌子卿旄節已乎五才史夫無才
便是德似矯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眞平等之論乃
知巧心濬發藻思飆飛著作勒丹青結撰潤金石
獨照之匠大雅之宗千秋來大家惠姬輩未易彈
指也六韻史夫名媛高葛名戛玉之鴻篇仳女幽
棲剩敲金之秀句冷堪棒腹凄欲斷腸汰其蘩蕪
茹其精液傾筐取琰倒海探珠詩窮寧獨男子耶
七豔史夫苧蘿村中驚琪花之絕代芙蓉城上咤
異采之如神是靈氣所蜿蜒江山所勃窣望而魄
落見則魂褫就令叔寶璧人平叔粉郎並立西子
玉眞間恐消滅無色也八誠史夫桑間濮上並厲
關雎冶女淫風可砥芳潔婦人之駘軼無檢者豈
少哉人生于情而節情乃導情誰能無欲而損欲
勝多欲摘爲女戒是慾火坑中清涼散也噫世有

知我者其目余爲女董狐

露書卷之五終

露書　卷之五　二十二　緩下

露書卷之六

莆田姚旅園客著

華篇

初念者眞也轉念則妄矣初念者人也轉念則禽矣人欲不爲禽保其初念而已

鹿戴瘦而角斑魚含珠而鱗紫有諸中者必形於外

春草拔之復生及其霜飛露零雖日漑之亦萎列子曰終者不得不終猶生者之不得不生有味哉其言之也

聖人者以其能照照由於明明由於靈靈由於虛虛由於清不清何由虛不虛何由靈不靈何由明不明何由照心一清卽能照矣非清而始虛虛而始靈靈而始照也清心由於寡欲今世之寡欲者誰與

養心者必有事焉而勿正至矣盡矣不有事則忘正則助長忘爲頑空助則執妄爲眞認賊爲子矣

古之人得之不知今之人失之知何則今之人問以修身爲本知也問以身若何而修則不知矣問以

致良知知也問以知若何而致則不知矣蓋不知
則求求則不知不已知則不求不求何由知是今
之人以知鑿其不知也
求心者求之有路入之有門處之有舍今世亦知求
矣得其門而入焉者寡何椎乎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也
一僧方靜坐胡覺來問何以故僧曰冀來生託生善
地耳覺來曰修行冀證無上果乎若云善地不過
託生公侯家富貴必淫逸再生反墮落矣何用修
為
管仲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關雲長曰
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語雖同指則異
漳之節推聚講有云心體活潑鳶飛魚躍節推詰之
曰鳶死魚烹後作何景象其人語窮寧洋一道人
起而答曰鳶飛魚躍心體本空鳶死魚烹總歸於
空
林兆居問道卓小仙曰日月顧林三教詳之三教曰
日在月中兆居又問小仙曰水火顧三教詳之三
教曰以水制火兆居不達三教曰日者火也月者
水也聖人之火在月亦不熾亦不滅而其下者火
在日惟其熾也最下者火在目任其熾也旅按此
坎離之說也周易上經終之以坎離下經終之以
既濟未濟即此意矣
登泰州門樓下觀世人膠膠擾擾超然有出世之想
姚子曰若能常葆此念則證彼岸矣第恐下樓時
依然一世人也
有金則妄想繁生是富者溺性之昏途吾從有欲以
觀其竅矣金盡則萬念俱寂是貧者證道之寶筏
吾從無欲以觀其妙矣
朱元晦謂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引月影在盆水
除却盆水月影匪歸却月裏花落匪歸却枝裏明
年復生這枝按此終是道問學意未見德性耳即
其言而詰之盆月除天上之月亦除乎花落明年
之花未落也匪歸根而何
陸子靜謂人讀書為義外工夫必欲靜坐先得此心
薛文清謂如其說未有不流入禪者吁心學失傳

久矣靜坐輒疑爲禪然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宜尼語也禪乎世儒推尊元晦朱之言曰靜而常覺則朱亦禪流耶是訐其人之殊而不訐其理之一矣

羅文莊謂胡叔心力攻禪學以想像二字斷之難服其心因謂禪家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余按文莊初有得於禪學故見其妙後爲語錄所

誤遂貶其辭若曰所見者適此心虛靈之妙非性之理則明德之註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一虛靈也在吾儒則爲明德在佛則爲光景在吾儒爲具衆理在佛爲非性之理抑何舛歟

林緝熙陳公甫門人也緝熙寄書云端默踰月從此得些光景何氏疑此爲佛氏頓悟之說嗟夫心猶鏡也塵之則蔽磨之則光端默得光下鏡藥之效也而輒疑爲佛則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亦頓悟者流歟

王文成謂知行合一世多疑之謂良知卽天理則羅文莊攻之不置薛文淸曰體用一源不可分而爲二又曰物格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文淸之論何殊文成今不攻文淸攻文成葢疑文成爲禪疑其人遂疑其言耳

論者曰道之道能生天生地生萬物者詩人已說無聲無臭非佛所謂玄者乎聖賢深懼玄之爲害亟亟焉欲人反諸身而求之孔子曰仁遠乎哉吾欲

仁斯仁至矣子思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孔子子思孟子豈不知闡性與天道而立言垂教只在彝倫躬行上如先生者獨指未發之中而曰道必求其玄而後爲得道所云先生者指薛君采也夫無聲無臭卽指爲玄是古聖賢皆禪流矣又據所引且指仁與道爲躬行矣不知仁爲何物道爲何物反而求之不得又非玄乎況人之一身耳目口鼻已不勝玄而論者反以爲近信乎心學之失傳也

胡叔心曰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放心自收德性自養孟子以求放心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嗟夫心是何物忠信篤敬是何物忠信篤敬非心與參前倚衡非求與抑亦不思矣

胡叔心曰今人言心學者便欲說靜又曰彼信以爲靜時眞無心與理矣於乎未涉靜境寧知靜趣靜如伏卵安得無心靜有鳶飛魚躍安得無理若無心與理無所知覺謂之頑空不得謂之靜矣

羅文莊斥王文成良知爲天理之非曰今以良知爲天理卽不知天地萬物皆有良知否天高也未易驟窺山河大地吾未見有良知也又曰雖頑然無知之物而此理無一不具不然卽不得謂之各正卽是天地間有無性之物矣

姚旅曰天下無無知之性亦無無知之理天與萬物之有良知最爲易見山河大地雖未見有良知却見有良能天下寧有無知之良能葢有氣者方有知儻無良知山河大地寸寸灰矣

山川大地未見良知然有神焉無知而祀以爲神是罔也有神而謂無知是誣也或曰神亦司山川大地者耳豈山川大地能神耶然則吾身一塊血肉耳神寧外來司舍葢吾心之神也

謂人無知乎言言默默行行止止各因乎時謂人有知乎不期言而言不期默而默不期行而行不期止而止若非知之所能卒辦也惟地亦然生長成收各因乎時又生不期生而生長不期長而長若有神存焉或曰天以四時運於上地應之耳於地何與答之曰天以四時運於上頑石枯株何獨不應或曰應者草木地何能應答之曰草木非離土而生地葢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

羅文莊曰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曰不思而知知必中禮禮非天理乎是良知卽天理也

羅子行之而不著

或曰孔子教人只在躬行實踐孟子便云必有事焉而勿正令人把捉不得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孔子語也今試問心在何許仁在何許若何爲違若何不違反而求之於何摸捉葢心學久廢講學者徒

事口耳遂昧操存

或問呂子曰見先生而退心卽廢弛何也呂子曰見我時一心退時又一心也姚子曰呂子之言二心非也譬之田有人則治無人則荒只一田耳

或曰子規呂子之言二心書云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何也曰而聞夫晴天雨天乎

李中丞講學動稱修身爲本後謫戍閩中過莆中猶張黃巖姚子曰心猶未正

屠緯眞曰人生飽煖煩渴非泯以涼漿則迷悶欲死子謂衣食急涼漿遂可廢哉姚子曰屠子之以涼漿喻道非也蓋道者人之衣食過不及者煩渴也而智則涼漿也故非涼漿無以解煩渴非智無以入道

世以佛一死生捐形骸爲虛空不知人之爲累只此死生未舍耳因是而貪欲戀䁥昏暮乞哀何所不爲死生一舍則孤雲野鶴何修不得由是家化則家齊國化則國治天下化則天下平若以佛爲守空未能及物則吾儒之道政齊刑所得幾何又進而道德齊禮時雍烏覩

道者海也孔老佛者江河漢也江河漢雖異名其爲水則一其歸於海也亦一蓋不可執江以訾河漢矣

孝出於世家子弟者蓋多以其習聞禮義也亦有出於鄙野則仁義之根於心者不容遏絕也孔道猶之世家之孝也佛道猶之鄙野之孝也不可謂鄙野有間於世家矣

孔釋異地其道寧殊今不求其道以治心惟訐其人之異同猶香蘇豆豉均足發汗今不計愈病只執其藥之異同議藥未一人已斃矣

孔老釋迦立言雖殊爲教則一余以爲轍迹周流孔子聖之任也和光同塵老子聖之和也出離生死釋迦聖之清也合而一之謂之集大成

今講學之符不務爲人而務爲道猶之種樹不溉其根

黃鵠游雲氣熙黃壞陂澤是娛林皋亦適蓋無往而不得醯雞盎甂爲天酸味是甘盎甂之外卽斥爲

妄此學士拘迂之分也

今夫鄙野之人見父箕踞見客則鞠跽非疎親而親

疎愛有所玩矜於所暫也使客與居久亦必箕踞

矣

鄙野之人得一物則必遺親不遺客客與親閧則不

右客而右親向不愛今何以愛向矜今何以盡忘

則天人之别也

今夫事親者有供具而畧文飾宴客則供具與文飾

並隆非客厚而親薄事親者眞心敬客者情貌也

事親者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夕視寢朝問安膳必視

飮必嘗有慶事則必召客可謂綦隆矣然親欲私

所愛則忿然作色禮綦隆而孝衰者何禮者忠信

之薄也

鷰之雛爲風所墮彷徨欲死父母之愛子者亦若是

矣烏之雛折足母爲含食雄爲撫摩世人之愛妻

子者亦若是已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幾希爲君子言也若庶人則不如矣

或謂余曰人之爲人恃有此五倫今只有半倫奈何

問故曰今所存惟夫畏婦半倫耳餘盡土苴矣余

笑而無以對也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

今黨得其牝而牡隨得其牡而牝逝不亦牝者馳

牡者逐乎今聞夫畏婦不聞婦畏夫婦一呼夫百

諾不亦婦者倡夫者隨乎

妻子者繫驢之橛朋友者繫舟之栰

余在洪洞促裝將歸夜夢臨流濯足旋而淸風吹波

濕履余舉而穿之臨行口謂心曰濕履猶穿惡無

禮也

呂司成於金陵鷲峯寺講諸部郎就聽呂修客主禮

請上坐諸郎謙讓呂子曰如此將無道義之交耶

今人知有軒冕不知有道德盜跖衣冠莫不癯慕焉

丐人而孝友敬之者寥寥也

見枯木則踐及其雕爲社主也則僕僕然拜枯木不

異而懼其禍福則異故耳

瞿塘壁立千仞斧鑿之痕猶存非神人不得爲爾姚

子曰上古之人神中古之人人末世之人鬼

胡覺來問動爲陽靜爲陰是矣又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修德以靜爲主今曰陰爲小人則靜卽小人耶姚子曰小人陰險君子光明以其德象陰象陽非謂陰卽小人陽卽君子也

飛魚如豚食之可辟兵是人之力不如魚草曰嘉榮食之不畏雷是人之膽不如草

魚不見水龍不見石鬼不見土人不見風余以爲人不見禍利之所在雖禍若丘山就之如飴

鬼不畏狩只畏唖人不畏辱只畏妻

積財而不解用亦猶藏茶與藏曆也

民生猶蝸牛然蝸牛緣壁不枯不已世人騖利不死不休

歐陽給諫嘗夢云世人營居逐室不啻燕幕蜂房木非無耳豆非無目也而聰明則舛屐非無齒鞋非無鼻也而臭味不辨燈非無心也而善惡何關爲人而下同木石乎何以人爲

枯樹復生者仁在故也不仁之人雖謂之生吾不謂之生已

今世慳悋或問之曰吾學聖人一介不與問者因曰子能一介不取乎曰未也問者曰然則子只學得一半聖人

古之人一介不取易一介不與難唯其難所以易今之人一介不與易一介不取難唯其易所以難此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古之人儉今之人鄙或問曰儉與鄙異乎曰異儉者躬薄而豐人鄙者躬厚而嗇人故儉者必能舍舍則淸鄙者必吝吝必貪謂鄙之人不貪是謂鴉不啄腐也

今人動稱神聖弟視顏閔聽其言則是攷其行則背作聖在於人舍人而求聖是執鍐牛而跨瑞麟也善哉曹元父之言曰聖人不求爲聖只求爲人吾人不得爲人遂不得爲聖

見燒濕薪誰能不悶如不得巳猶之可也乾薪在傍悶當何如天下之燒濕薪者多矣然背意得人知諫之以爲謗也則天下之譽濕薪者亦多矣

斮一臂與之天下愚者不受也沈於利名逐逐弊軀

而不覺斲臂顯弊軀隱耳世人見顯不見微視身
不若臂悲夫

笑亦有時矣喜笑者足以自禍不笑而笑則足以禍
人千金買笑不得笑跛者無錢而得笑反以爲怒
買者何心怒者何心乎原斬笑以謝跛謂之好士
幽王以國而償笑謂之昏君笑之無益如是而世
不吝千金者則閻王押到錢也

人終日攢眉作苦以求樂耳轉求轉苦終無樂期人
能奈苦不求此樂信境行去轉無拘束觸地皆樂

境矣故夫逐逐營營者祗自苦耳亦何益哉

人皆愛死然以元氣佐喜怒以元神營無益是以愛
死之身而作催死之事

梁武帝之囚頂水不溢奏樂不聞愛生而畏死也今
粉黛成列絃管晝夜不但不守水而且簸水是以
愛生之心而行買死之路

鼠去勢則忿而噬鼠鷹孤飛則哀而警鷹

交惡人若養蜂然得免辛螫爲幸然亦未有不爲辛
螫者

蜀猿談經羅先生汝芳習之因問何以不作人身猿
答人身不易得然產兩子之孤欲得其皮又不顧
爲人矣

孔子曰仁者人也世知仁而未知求仁自孟子曰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世始知鳴鼓而求
亾子

孔子曰好學曰無終食之間違仁世知求仁而未知
所以求自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世始如昏之得燭如濟之得筏

燭原有光點之始明闢中馮直指云人人有心人心
如燭宣尼爲人點燭耳

滕侯問學答之曰古之學非三墳五典心學也求其
放心之謂學無須臾違仁之謂好故哀公之問好
學而答以不遷怒不貳過也心定始不遷心一始
不貳定與一則好學之功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學好則忠信保而人不好則心漓而負此仲尼
日競競而非以好學耀人也

善學者修内以攝外修外以養内不善學者修内而遺外逐外而忘内善學者日樂不善學者日喪

道之未得也欲無情道之既得也欲有情情之未生也心欲冷情之既生也心欲温

聖人之言爲明道今讀其書者以求利祿耳猶佛之教在空心今禮其刹者以求福利耳

或曰古之質美曰忠信今之質美曰聰明姚子曰昔之質美曰聰明今之質美曰智巧

古之學者能行而不必能言今之學者善言而不必

善行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顔子介曰古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已可以觀世矣

聖人師天吾人師人師天故天地位而八卦顯鳥跡著而書契興師人故以書籍爲矢孔顔爲徑道德爲鵠若挾詩書以弋富貴口聖賢而行梟獍師也而失所以師

夢者迷路不知身在家中比寤而始喜學者迷途不知道在此心何異夢者之未覺乎

接樹是教紅白是性紅不可使白苦可使甜則接之功也

謂雷脣如丹目如鏡毛如牛角人弗敢辨也謂兎有角龜有毛則羣爭之矣何則龜兎可見雷不可見也言行亦若是已今之談道者言則言矣行稍匿焉其孰信之

見人衣汙未有不樂告者見時文則否衣汙見告欣然濯之詩文有疵聞忠告必怫然色變若身見擠焉

吾鄉周瑛知廣德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密戒之曰汝第舞若樹葉落地則笞汝童子心在守葉道士百計作法終不能動見守心者非邪所能惑

蕭汝芳初在太學日閉關静坐臨試只看唐詩數首或以爲言曰三試文機盡在此詩

樹果者生長挂樹鳥不食實爲政者誠誠立刑不試而民無干紀矣

人先偷果禽始爭嘗上先偷而下始有嘗法者矣

彩鸞臨鏡見影而舞銀杏臨池照影而生上誠感而民式化捷於谷響矣

樹一移則悴再移則死治民者如護樹可也

有種新柳者令僕守之經數日不失主異其能守者曰吾夜拔置屋内耳防樹則未失而樹無生理矣今之牧民何異守樹

今之官民者若養蜂然與蜂爭食貪多者並亾其蜂使虎牧羊使狸牧雞理家者不爲之

馭馬者先嚴下數鞭後鞭方舉馬即迅步先以寬後雖加鞭頑然不聽矣有所玩也然此中馬耳上馬不待鞭下馬日加以鞭無益也余以馭馬得馭民

狐爲人生子猶欲爲狐狐之心未變也爲民父母而搏噬小民則虎狠之心未忘也

東土有仕西土者爲妖所搦因棄官歸及東境妖不敢前問之曰此間城隍嚴嗟夫神弛而鬼肆跳梁者巳

人皆可爲君子又皆欲爲君子而不免小人僻則廚世者未得其人耳譬之婦人貴賤由夫又如弈伍

勝敗在將

渭南史愚父直指云曩按楚楚中循吏僅僅兩三人余答之曰吏由人品先有人品後有循吏直指曰善哉言立品也

莆有賣螺公方面巨眼黝肥漆黑聲如銅鐘能止小兒啼小兒啼父母輒曰賣螺公來矣兒識不識皆即禁聲賣螺公賣螺輒以杖隨見驕兒教之揖揖教之拜拜兒不敢轉視蓋先聲足以奪兒之魄也今四夷多故廟堂不求先聲之士何智不若止啼也

倭追雲間究一指揮從軍每出即先以白旗倭見白旗皆相披靡一日易以赤旗遂見害於倭蓋白旗者指揮之先聲也失其先聲與庸人無別此倭先嚴而後易之也國家不知重士猶用指揮而不投以白旗

韓求仲曰目不在面而在足何益賢不在國而在野何益又曰吾不積賢猶止貴人所積非賢必至貴國姚子曰有國者當深長思

魏愸權曰邊疆以敗爲捷廟堂以賞代誅姚子曰則
今三十載時事又可知已

古之設官以爲民今不爲民而爲君古之設官猶爲
君今不爲君而爲貴人左右夫設官而至爲貴人
左右則操煙之徒也有中飽耳尚爲國乎

吏爲民者忘已爲君者樹已爲貴臣左右者固已已
彌忘彌尊彌固彌解

水龍之國也蛟决隄直以爲龍困而蛟並困焉不知
水亦蛟之國也

魚者所以養鷺一日百魚而分十鷺鷺必肥一日一
鷺而總百魚鷺必死鷺知所養不知所害

養鷺者不以踰尺之鯉養鶴者不以針亞之鱗擇所
任也

之琅琊解裝洗硯童惟弗潔之慮墨繡黝漆可鑒頓
失其舊之箚陽借宅栽椰慮不垂楊耳俄而垂楊
也主人長鬚唯婿娜之嗔悉剪其絲任國家以暨
儒何以異是

李本寧垂楊也焦弱侯墨繡也不免宜夫

官欲清乎清矣而不免以小節見訾是求千金之璧
而責以微瑕也

官當職耳當矣而猶訾以宴游之適戶外之屨是得
馬千里而數其踶齧也

今世之求人也若木必直幹而無曲枝若水必平流
而無波濤湍激若人必飯食而無酒飲嗟夫難矣

今清如伯夷不以薇蕨遺人必羣譏之曰有國而不
受盜名之竿也今才如謝玄却淝水百萬之兵不
以紫羅徧魄世必繩其後曰此挾伎而從其权者

圍棋而失墅者則宜太后髀加於身之說也

蜩之清無益於民也獮猴之伎無益於國家之事也
螻蟻之陳無益於邊陲之計也世皆悅之有所以
娛已之耳目也

很貪獸也使很盜隣之物以與隣人雖不喜亦不嗔
也使盜已以與隣則挾弓抽矢隨之矣使盜隣以
與已則飼之唯恐他適貪一而好憎屢遷者何也
已與人之利利不利之分也以是知很不自貪固
有縱之貪者使一挾弓之心天下無貪很矣

古之人以忠信待人正所以待巳今以忠信待人則人盡鬼蜮何則彼得以忠信先嘗之也以鬼蜮防人則人盡忠信何則鬼蜮無所復施矣人之以鬼蜮待人也哀夫

下之爭也激於氣爭之不巳也釀於上之不斷

劉曰寧曰吾未見耳目鬬于面手足鬬于身曾子曰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意惟劉子得之

蜻蛉食蠭蠭食鼃黽鼃黽食蜻蛉物之相制有如此

者弱肉彊食者可不鑒與

韓求仲曰無事既苦其分有事又虞其合善哉其言民心

力用之不加減不用不加多烏獲一日舉數千鈞力故在也終歲不一舉力猶故也居高位怯一啓口一舉手以薦賢者亦未審乎此矣

花彌開香彌遠開彌少香亦彌歛不開則瘳瘳乎無香矣人之好賢好賢之名亦惟是巳公則大則遠私則小則近

人之怯恩澤惜齒牙者恐損巳名位耳然喜士無如王元美元美名益大位不爲益小不及元美者身名亦限之如貨之售直不爽秋毫何則天道虧盈而益謙耳彼嗾響繞絕聲華俱寂草木同腐者惜夫

張職方書楹曰所識窮乏者得我我必不爲或聞之問曰張子隱者乎曰析圭也或笑曰張子方乞墦不暇何有餘澤分人

穀城于相公子夜夏歌含桃初作花良恐傷人見今

日食含桃空條誰復盼姚子曰居當路惜恩澤者讀此可惕然矣

屈原宜放馬遷宜腐傳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觀其經觀其書不亦然乎

韓子曰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余謂屈原亦然司馬遷爲侍中絕賓客之知及下蠶室左右不爲言宜也乃云交游莫救視不亦背乎

楊雄劇秦美新胡正甫謂雄卒在莽簒先此文或出於谷子雲黃侍郎紹夫作文辨之甚悉雖然雄諛

莽當一歲九遷何爲官之拓落

邢性之問二疏崗令賀監俱知退者有軒輊乎曰二疏老而避禍知章老而好名唯元亮一段眞隱有難對人言者

范冄看姊病姊留之食出門留錢而去姚子曰范冄能作劫

王戎持籌鑽李卒多鄙之第父卒却故吏贈賻數百萬又能却劉肇箋布顧其人非齷齪者比傳謂王室將亂與時浮沉有以哉不然竹林之賢羞與比肩已

或問曰唐太宗爲秦王時弟兄謀之不輟則不有身輟之則有蠹天倫如之何曰不爲舜爾舜棄天下猶敝屣也

瑯邪官舍紫荊半歲蘂欲發因旱而含英乍落半後發遇雨而爛目悅心盧觀察曰花未有不發者姚子曰花之開落在雨雨與不雨則遇也

或問人有方歿而名登賢書者何曰條去榦而葉猶生枝在瓶而花尚發耳

火中生鼠水中生魚樹讓樹而承露藤向樹而扳焚鶡問舊君犬戀貧主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亦不察乎此矣田眞之荊因聚散而茂枯祖士雄之槐因孝而榮瘁玄奘之松識意而西東武曌之花見詩而奮發花木之心皆脈脈與人相照謂花木爲無知吾不信也

露書卷之六終

露書卷之七

莆田姚旅園客著

雜篇

神明者正直之謂甄異記載章沈同一女子被錄天曹主者乃其外兄女子脫金釧託沈以與主者乃得還又續搜神記載徐陽病死云爲吏所持見人多行貨得免因嘱起將婦臂上金環去以與吏明日亦還世人作惡猶謂幽有鬼神若神鬼亦要錢是明赫之府與犇俗無異誰復警畏耶

正直者方得爲神神異記載陳敏許宮亭神銀杖後以鐵爲幹以銀塗之神降巫宣教投杖水中送以還之又云斯篾之罪不可容敏舟遂覆按此神計利之心與世人何異且覆其舟寧姝世悖悖負氣者流乎昧心固有鬼責而索索至是何以稱神

搜神記云郭巨兄弟三人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令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以供給養妻產男恐妨事親又恐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乃鑿地欲埋兒夫有母在以錢二千萬獨不可留數千爲母地耶至傭賃以給又欲埋兒此皆矯枉過激飾行害理之大者焉得爲孝乎不然則傳者之誤也

劉伶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人以爲達余以爲生趣既畢腐胔何爲失夜光而顧桂櫝厚螻蟻而薄鳶鴟桎梏俗情烏能作達

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若妻生子亦可謂爲官舍所生遺而去耶蓋矯俗之過也但矯清勝於不清矣

道子問西土所產之美張天錫對曰淳酪養性人無妒心先是天錫遣劉肅潛弑玄靚而篡之位此不爲妒耶亦誇言不慙矣

文中子集載關朗爲文中子曾大父彥樸蓍遇夬之革斷國運之盛衰了了在目矣復斷文中子之生謂在丙午豈非以乾之變爲離乎後文中子生於甲辰不知互卦上乾之爲甲下巽之爲辰也亦千慮一失矣

顏魯公平昔詩文皆可喜獨不喜其書後見其與僕

謝爭坐帖則摭松映雪明月瑩珠蓋魯公有意於
書此獨以無意得之

蘇長公觀醉道士圖獨畏執杯持耳者酒以合歡酒
政太苛誠爲惡道然紅裙雜坐酩酊苦難亦須執
杯持耳方有意趣

米元章非有潔僻有潔態耳鞾經人手洗之至敝飲
食之類有甚於鞾亦必不經人手始爲真潔不然
當洗腸刮胃矣汪仲嘉有潔性無潔趣仲嘉好男
侍兒如炭引之同榻有何趣向

柳永字耆卿崇安人工樂府官水部宋仁宗曰此人
任從花前月下淺斟低唱豈可作官遂流落不偶
死之日家無餘貲羣妓合金葬之郊外每春月上
其塚謂之弔柳七夫生爲人主所忌死爲羣妓所
憐快士也亦快事也況花前月下淺斟低唱神仙
之樂也鍾離所謂天下都歸散也何必齷齪冠帶
耶

禮記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蓋野夫黃冠也劉删
採藥遊名山詩道士貴黃冠則指道士矣文丞相
欲黃冠歸故鄉意若以得爲田野之夫足矣世皆
謂欲爲道士殊無意謂

鳳凰之瑞率以爲太守事然荀藐爲榆次令鳳凰集
其境王阜爲重泉令鸞鳥至學宮則邑令亦可用
鳳凰事矣且太守事槩稱黃霸不知泰彭轉潁川
守亦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也

製錦槩以爲令尹事矣第傅亮讓尚書僕射表云敢
駕傷錦備之前誥韋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不
惜美錦令臣製之北魏李延實除青州刺史曰使

夜行罪人裁錦萬里則用事政不必拘拘也

抱朴子曰行炁者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故
曰仙人服六炁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從半夜以至
日中六時爲生炁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
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徐景休則云春夏據內體從
子至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又只辨四時
而不廢午後矣參同契云子須右轉午乃東旋又
只辨左右而不論四時矣是二說皆參同契之病
也

吾鄉林三教先生周天之教云法天左旋參同契曰
云子須右轉午乃東旋則陽入陰還之說也不但
左旋矣又云卯酉間隔主客二名別卯酉脫胎爲
沐浴且宜住火養元根之說也此皆火候之訣必
不可越者吾儒恐不分火候矣孔子曰君子無終
食之間違仁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

人頭向天其屬之天乎草木頭向地其屬之地乎鳥
獸頭橫植其缺五行乎

飛禽有耦地禽多無耦草木亦多無耦惟銀杏有耦
若無耦則須照影而生

金鯽以盆爲國以水盈縮爲荒熟終日行走不出只
尺之內

蚊以高樹爲樓閣以豐草爲茵褥夜飲清露甚適也
乃喜嗜人而糜爛於掌股

挂席傍門以蔽斜陽童子謂解維乎余招以附舟童
子曰此死船耳不見行走余答之曰爾在舟中不
見舟行若在岸上自見之矣童子曰岸在何邊余
答之曰回頭是岸

怒峯飛瀑是愁苦離亭

近余居有岳公祠長松蔭道嘗秋夜與游宗振踏月
祠傍松陰滿地凉露侵衣宗振曰家家鼾睡此景
惟我輩獨得若活七十年亦可謂百四十也

庚子除夜泊舟白帝城下縱飲口渴命童子汲江水
飲之味甚醇甜中冷惠山頓減聲價豈以雪消日
暖釀成神品耶

半月泉在德清縣北水清而味重蘇長公倅武林請

假來遊題詩其上云請得半日假來遊半月泉何
人施大手劈破水中天余亦有詩云半規禪定水
七尺翡翠竿欲釣水中月來從松杪看一個求書
書此與之書未竟范東生曰此半月泉詩乎
壬寅冬[illegible]之遂父[illegible]武康山中余適客翟明府許
因同[illegible]寺看[illegible]前橋余指之曰此餘英溪
也六朝諸沈居此時沿溪種桃李花落溪中麗目
可愛故曰餘英開之曰待余致授於茲從遊者令
種桃溪傍不數年可復舊觀因循三載開之下世

語在人亾言之悽惋

王百穀作生域白馬澗因有三勝古梅古松澗水潺湲可聽後古梅漸次枯盡松是隣人物斫作薪售之不聽余乙巳秋欲往看趙凡夫謂二勝不存矣余猶欲往張異度曰即今秋冬之際澗水亦竭矣

臧晉叔曹能始同往清涼山看殘雪寺前有大樹謂諸同遊狀之已而曰積錢隱人此亦可隱余辟之曰櫟社之樗其大蔽牛晉叔曰此亦可蔽人

臧晉叔同登石頭城指江北諸山曰此八公山也余

應之曰八公山在壽春何以在此後閱志始知有飲者八公隱此非淮南八公也

曹能始同在葉循父園看殘雪指假山曰此是真山佳否余漫應之曰佳於心終不安已而翻然曰若真山者安得佳

入閩者多苦浦城山路余謂之曰翠嶠含烟綠林如染野花冬麗異鳥時鳴三里一亭五里一聚千山翡翠而爭飛澗水管絃而競奏家園之遊不樂於此

屠緯真欲挂冠有止之者緯真曰吾耳邊已聞太湖水聲活活

夏何能九月過楚新化道中見孤巒五采麗如宋錦作詩云誰說書生行路難楓巒如錦向人媚當年傳食諸侯者未必秋風到箇山

陳俌鑑大行遊武夷歸與余談一貴人列騶從擁欽差牌上接筭峯因相對一笑後閱韋應物詩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始知癡絕不獨今人

倡即佛也以能濟人又能破人慳吝

有典衣悅伎者或譏之姚子曰是人不以衣故累其胷次是自能得趣者其視紕吝者爲之猶賢乎已

吾妓王翾蘭睚盧公旦適有微嫌坐上脈脈不相語王簪頭有鷺余誤以爲鴛問之曰鴛鴦應雙今單何也王答曰鷺鷥也余戲笑諷之曰亦單鷥耳王不覺泣下盖單鷥者單思也適觸其非相思耳

張鴻父謂李肇卿曰當買數妓可驟致富肇卿曰寧遽作此余戲謂之曰今賣香者皆竊劉鶴顧春橋之名汙名不避祇爲厚利耳

壬寅後詞人各挾一妓夾秦淮而居吳阜倩梅子馬相繼下世或者謂天女散花兩人作羅漢矣以阜倩爲第一尊子馬爲第二尊洪仲韋體羸曰第三尊必我俞羨長與爭羨長有雪盤仲韋有劉二也一夕在許無念席上有述以告余者余謂胡可復挾兩妓當讓他三尊次早報可復謚無上果同輩相駭以爲異可復二妓爲陳大及大妹釆釆

王弇州謂羿能射九日其妻嫦娥竊羿長生之藥逃入月中羿獨不能射月於理相倍因作詩云不信

雕弧摧九日卻留明月隱嫦娥余謂此弇州癡語也羿非不能射月懼內不敢射耳

李宗衍東家佼不令人見余謂之曰山女插花有情不減西施西施毛嬙苟與我無情視之猶木偶也

陳善化爾官攜俊童戲予流盼余謂之曰既種名花不得不與人共賞

喻秀才叔虞能相地至閩訪管觀察曰使我此道行我不訪之矣余戲之曰足下乃欲目耕耶

喻叔虞與甘監司厚善有欲屬喻者見喻貌不腆遂他屬喻聞而嘆曰彼未見吾腹耳何遽窮我余戲謂之曰皮相賢者不免於小人何尤

洪洞邢性之攻古文辭既謝諸生邑令尹與來往其附鄉紳上壽也署銜生員不便迺稱禮部儒士後以不韻改稱山人予戲謂之曰宜稱廣乘山人兼禮部儒士前洪洞縣儒學生員耶某廣乘其邑山也

米仲詔家童有下紅者中翰吳文中謂已嘗病此醫治皆不效後驗之內痔耳一藥而愈則此不當問

內科當問外科余謔之曰亦非外科中書科耳

程用貞社集諸詞人而席多糖果馮問奇云何多糖余答之曰欲作唐詩耳

夏何能金陵僦居小齋買花數枝額以賃春。董茂文比部謂古只有賃舂。賃春自何能始。佳甚。何能太學生也。余故謂之曰原賃舂。何能錯認爲賃春耳。

客京師寄居承恩寺北廊曾元贊太史見過見其寂靜云栽野竹數竿即同仙人矣余答之曰仙人固難只學得輕身似仙人耳蓋以長安米貴也太史

爲失笑

臧晋叔謂澤室寄命撲滿不肯積書卽積之子弟狗馬聲妓又不肯讀貧士欲讀則四壁徒存緗帙不備卽有書盈籠又瓶粟營營志餒心煩對書如租糲食不下嚥有書肯讀惟曹能始一人年復正茂抱巨海以納衆流惟恐無書以塞其志余少時雖喜書籍而未嘗實事雖喜涉獵而不甚經心今曦馭漸移若光難返每憶其語悽然斷絕

蘊璞著心經注名之曰鉢柄鉢不宜柄喜之者或以

便於把捉今世爲之鉢柄者多矣其喜鉢柄者亦多

焦弱侯家居不卽起或謂所著養正圖未經 御覽而私進於 太子人以是薄之後讀澹園集載進養正圖疏則經 御覽矣覿面之言猶不足信千載之下又當何如

薛助教敷教方正蹇澀仕途在鄉常步行一日過王百穀又欲看一友問所居王曰與人自知薛曰弟無輿王曰弟有輿令送去薛曰弟不慣乘輿旣別去王曰身旣貴何自苦若此余應之曰不勝金陵游客乎王大笑蓋先是余嘗與百穀談金陵游客囊中不必有錢出門必乘輿作貴人狀故也

播州旣平或問數萬人並罹鋒鏑豈生命盡然與答之曰命也命繫於君有天時焉有人事焉請以匏匏方匏之結實也如斗如盂如盌如孿纍纍不一本根一斷而併日盡枯此人事也背秋涉冬嚴霜夜零其如斗如盂如盌如孿者亦併日盡瘁則天時也有宋之末天時也播事則人事矣

齒牙既疎食物一塞不刷夾棍余顧童子快取科道拜帖來及至則剔牙棒也客與其名余解之曰立解嚴刑非臺省之權力不辦此

諸人方談古器余戲謂之曰有兩件小骨董未見下落諸君何不試尋或問答之曰周九鼎秦金人

太祖龍潛時與隣陳四漁四戲以魚罩罩聖躬後問所漁何地四意欲爲恭乃謬云烏龍潭 太祖善其對授以戶部江西司郎中嗣後戲呼本司官爲漁長方子及先是爲此官乙巳曹能始集諸詞人

於烏龍潭登高酒酣席地劇談子及舉此以自嘲

屠長卿與徐茂吳不協嘗謂余曰茂吳日夜望我死我今署詩文篆我死彼署之矣

祝無功處人加甘草人亦嚮慕之故能薦引寒士比被察吳非熊曰金陵失一大鑰匙已

屠長卿長齋自謂不近婦女諸人在西湖戲晚宿昭慶寺馮開之扃一妓與長卿同榻及曉問妓妓云彼擁被自眠殊不顧人衆訝寒凍奈何長卿不覺云彼衷綿半臂衆失笑

吳元翰醇謹不喜狎人謂吳孔子一日許伯倫嬲之青樓比酒散諸人謂明俟我以纏頭來次日諸人故不至元翰初過不便去書苶蹶促之曰爾輩速我於火坑速以水來救

黃季父王長公嘗贈以詩今刻稿中作黃季文季父殊怏怏余解之曰君名懋宣字季文亦可何不云一字季文冢之石章乎季父甚喜後胡長白刻稿所贈余詩多誤作桃園客余謂洪仲韋字可改姓亦可改乎洪曰桃園客佳

蕭俗有不快者輒曰乏九成餅煎湯服謂低餅銀可以解病耳余在建溪偶銑戲謂王宗戢曰豈乏九成餅煎湯耶王答曰君服湯以藥渣貽我

余入楚攜一蒼頭王宗戢戲謂余曰此佛脚也問之曰急時可抱

胡繩武司農招予集朱元介少宰閒園是日余乍疾少宰問故余答以昨寒穿紗衣所致旋而余蒼頭在余背立少宰訝問此爲誰余轉視曰余僕也少宰遽曰此即紗衣

吳元翰謂鄗翰卿爲鄗蛺蝶人問其故曰翰卿矯拔幃身重重裓衣道邀余飯進門從者始市束薪升米猶之蝶翅文彩有餘而身分太小矣

史愚父直指問閩中重青烏家乎答之曰重之第見布衣墓出公卿希見公卿墓復出公卿直指曰德可修福不可徼也

朱仲成觀察云其祖曰運久者別駕東昌署堂邑篆邑有胡馬蟻者名某作文過思每難入彀一日蟻塡蒲睡牀僕方舉火焚之胡駭問僕語以故胡曰

物命也聽之後胡秋試每舉筆蟻輒聚筆頴令不能書胡歎命薄因擲筆假寐遂睡熟比過午守舍軍促之曰遲矣胡忙迫卽信手寫去是科中第人因呼之曰胡馬蟻

庚午福建場詩經題是蟋蟀在堂將塡榜問蟋蟀在卷中鳴舉之爲謝杰卷因去朱廷揚名而塡謝遇合豈有神耶

林絡用父善春秋與鄒德溥爲名交癸未會場春秋多牀旨絡用趨問鄒鄒初託不知比行憐其貌呼

問之曰汝閩人識林繼志乎林答父也鄒曰如是則通家也卽授以旨出場繼志束裝促歸曰吾尚懵然況孺子絡用答以吾遇鄒君繼志曰如是卽入穀矣揭曉果入榖

焦弱侯博雅且善講學久困場屋己丑楊修撰起元分考於場中尋其卷初得一卷曰非也再得視無功卷曰初場似矣第後場不博冣後始得焦卷因謂前二卷皆講學者弃取之視無功謂子講學未始不利

顧太初負重名丁酉葉進卿主應天試比折卷不見顧名謂此佳士試尋看所制稅甚佳爲一老學究塗抹之矣卽取前列儻非顧有夙望明珠沈之海底巳

萬厯庚子浙江秋試外簾閱封卷錄九十名欲以驗內閱閱竣廉憲李本寧公嘆未有元卷上虞尹胡君直公曰某所閱一卷可李閱之亦賞嘆取二三場閱之曰此眞元矣則來宗道卷也比揭曉來僅不入格至癸甲連捷人始服二公知人

癸卯浙秋試士上虞尹胡公對黃節推景星曰浙中書經名士來宗道賀萬祚兩人也倘在房中而失錄者場事畢罰一席爲西湖主人比折封二十一名賀在胡公房錄之矣黃以目語胡作喜狀五十二而來君亦在黃公房中舉之矣胡因閱其卷猶以不前拔爲怏然兩公之賞識亦可謂精矣

晉江秦伯起名鐘震云爲秀才時不閱時文閱程墨程墨亦不再過目平日只看古文詞賦知友謂之曰必司馬遷主試李杜房考方能入彀第苟得第卽

聯捷矣癸卯年秋試秦自早至晚始作首義自咎
不閱時秕致筆枯澀後六篇怱迫即信手寫去天
明尚無稿既投因門已下葳獒鑰復回請謄稿是
科以後六作欲擬魁因首作抹勒殆盡屈置十二
然即中甲不出友人評隲

聶直指豹按閩以拔薙為主輯仙遊李御史豸諸陰
事李皇甚有為指畫者李乃東繡衣而見懇之曰
狐死兔悲聶爽然自失置之

莆俗舊質朴嘉靖壬戌前諸生槩布帽與齊民無別

一生野外便丞過以為民也朴之五生進城訴諸
同袍衆譁侯丞旦日廟謁持膏藥如面大敷丞面
丞于思一時難揭去因共毆之令護丞怒欲治狀
令姓某故畏諸生因聚家丁圍令宅三匝欲窮其
貨縣與驛項背相倚有媚令者於背穴墻出其貨
於驛屬過客順去令既空居始治激變狀諸生相
率訴諸當事當事詰之曰令父母也天下無不是
底父母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何故詬令諸生答
之曰令南面而治我吾君也撫我則后虐我則仇
當事為憮然

從伯諱文煒知新寧時德清胡公友信知順德粵西伍
其知新會入省叅謁三人每聚首胡獨與從伯談
論古今新會內不怏新會無善政姻親蔣選部欲
拔無由以囑于同鄉張直指按粵屏人問之新會
云有善輒為胡姚所揜直指銜之順德有海直抵
城下賊常夜猝逼城胡因令訟者載瓦石塡海以
抵贖塡可二十里順德賴以安堵胡家故富每催
科不及格即從家取貲足之後考績署此二事直

指考之曰善地利未必得人和善催科未必能撫
字胡頓足立斃先伯後亦以他事中去

屠長卿宋西寧侯以九日西山事有妒而蛾之者長
卿去諸詞人餞之盧溝橋屠問余宗漢曰西寧侯
與僕還往每譏君必預易內之事信有之乎宗漢
曰青天白日之下誰敢為魍魎魑魅

從父新寧公上公車在長安街見老翁賣人作父者
行人聚觀旁笑曰有買子寧能有買父者乎不數
日一菜傭者迎歸養之菜傭家有百金少喪艱夫

妻孝慕不減丁蘭又虔事神神故授之意叟入門即病孝養半載已盡所有夫婦因謀鬻身以終之稟命於叟叟命鬻所居買車載已回故業叟家貧故百萬有子不肖去家半載共子已費數十萬因與子中分載入長安就賣菜傭老焉叟葢智人也

甲辰有人載一女子手纖足小顏色妖麗至金陵上新河賣之一太學納百四十金得之定情之夕一男子也訴之朱侍御侍御曰從江上來何從跡之又一太學見之願以八十金與求此生反不忍舍

之已

吉道人父秉中以紿諫論嚴氏廷杖死道人七歲爲任子十七與客登虎丘適上海一宦家夫人擁諸婢來遊一婢秋香姣好時道人有姊之喪外衣白衫裏服紫襖絳裩風動裾開秋香見而含笑去道人以爲悅已物色之乃易姓名葉昂改衣裝作窶人子往賄宦家縫人鬻身爲奴宦家見道人媚雅令侍二子讀書二子習舉子業道人陰敎之二子益愛暱道人道人一日求歸娶二子因留之曰爾毋歸娶我言之大人爲汝娶道人曰必爲我娶者願得夫人婢秋香他非所須也二子爲力請卒與之定情之夕解衣依然紫襖絳裩也秋香凝睇良久曰君非虎丘少年耶君貴介何爲人奴道人曰吾爲子含笑目成屈體惟子故會勾吳學博遷上海令道人嘗師事焉甫下車道人隨主人謁令旣出竊假主人衣冠入見令報謁主人并訪道人道人外父白方爲吏部郎令問起居甚悉旋道人從兄東游其僕偶見道人急持道人歸宦家始悉道

人顛末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道人道人名之任字應生江陰人本姓華爲母舅趙子

張幼于之父任俠好雅家有大鼓一面鼓面畫花週唐伯虎筆

吾鄉李明府頗豪餐史孝廉性嗇欲召客而怯李因計於內內曰李多早至以芋餈之可得減省史如敎李悟其意是日故快嚼漸及隣席史益駭矚詰之李紿之曰謝君進芋故開胃進食史驚惋疾趨呼內曰後必不可以芋款客開胃進食物也

趙城劉秀才暱一妓妓謂與親後暑夜開門睡劉潛
入其室覘之妓方與夫狎夫問我親乎劉大親乎
妓答劉大以錢親耳劉始詬忿
洪洞秦秀才暱妓玉梅即有公事將藍衫至其家便
脫藍衫爲推磨以爲常後玉梅兩眼翳秦自謂舊
情猶日至其家奉湯水一日秦在牀前坐妓以爲
夫耳遽問秦家無廉恥的去未秦答曰秦家無廉
恥的尚在此事汝嗣後始絕不聞問
姜督學行部多面定優劣時文字多至千字仍有套

字如知行分股之類姜一切裁禁試閩縣時一生
作可四百字寸咎之中失檢套語姜閱畢署一套
字生遠望恚云文字未有如我短者乃云太長
李郡丞宜春初爲諸生即博古貧而授經富室託書
鄉禁末應大書防盜二字李公用禮記書之曰坊
盜里中大哄謂秀才不識字富人遂謝之歸
湖州家置花舫必架屋水中以棲此舫免就風日何
叔度云一鄉紳指船亭曰滕王閣序云飛閣流舟
寫景宛然同遊爲忍笑幾欲腸斷

跡篇

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于橫山注在烏程南橫衡
古通用今按章元禮先生舊居之後有小山曰衡
山即其地也章公別號衡陽以此
沈麟士武康人隱餘不吳羌山餘不溪名在今德清
縣孔愉封餘不亭侯即此吳羌山在德清城南以
吳羌隱此得名蓋麟士里中之溪山也今詩紀作
隱餘于吳差山即詩羌山中亦作差山中麟士未
嘗隱餘干餘干亦無吳差山

卞和泣玉荊山或謂在南漳在懷遠矣但攷之蔡中
郎琴操卞和歌曰悠悠沂水經荊山兮精氣鬱泱
谷岩岩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穴山採玉難爲功
兮按沂水出蒙陰艾山經沂水縣西又南逕諸葛
城王祥墓至沂州城東小沂水入之又南經郯城
西北至邳州入河則和得璞之荊山要當在其間
今沂州西南六十里有荊山不識是否若在襄之
南漳濠之懷遠安得悠悠沂水經其下耶
汝寧府輿圖有天中山云山在天地之中故名載山

在城北余過城北極目平地並無突兀安得有山
豈古以稍高者即爲山耶
洛陽北卬山自狄梁公橋視之地高數尺一隴耳若
登其上亦平地耳塚纍纍故在葢江以北寡山平
地稍高即爲山耳
青州雲門山壁多尾礫及海蚌之類或云刼灰中舊
物也
點蒼山爲大理府後案山中六月猶積雪城中樓居
往往見山六月輙開窻看雪兩都夏月賣冰大理

夏月賣雪皆異境異事
建寧府都司內有石壁壁有風穴夏出冬入大暑坐
其傍令人挾纊
孝陵衛觀音寺觀音座後壁一石方一丈六尺餘大
士背石坐傍視之大士眉髮正暎其中如對鏡然
陝西藩司堂後有定官石一片色黑云隋唐時落星
石也初在鄠縣至唐移置府城九耀街舉子多以
鐵釘釘之以卜中否釘故在今移司中云以釘釘
之官清者入否則不然故曰定官石石首篆此三

字
九鯉湖山上一巨石危立石上一指指之輙搖搖不
止努力推之反屹然不動
丁司空濬河於珍珠橋竹橋之間得石山於河底高
若干丈上有字云宋某年臧茂叔游此勒是必園
林之物久而在河底高陵爲谷耶
青州東門外有兩大磚方丈許不知是何時物
秣陵問半山寺人無知者六朝事迹謂在謝公墩之
前似矣以荆公詩云我屋公墩在眼中又荆公捨

宅爲寺非在墩前而何第半山者因自城東門至
鍾山正得其半也古城東門在今大中橋謝公墩
反在城內西北與自城東至山居半之說不合矣
顧太初侍郎客座贅言云大內東長安門外銅井
庵傍有半山里即半山寺舊址最得之然謂中有
一墩即謝公墩又恐未必然何則今址寺與墩爲
一處者皆泥捨宅爲寺又泥我屋公墩之說不知
云自城至山居半者荆公每游鍾山自居宅出城
至此適得其半必另有荆墅暫憩之所後捨爲半

山寺耳非捨居宅爲寺也故余以爲墩自墩寺自
寺不必牽合爲一處也
謝公墩在冶城後李白詩云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
墩是矣第今人謂紅土山卽謝公墩則非六朝事
跡云寺後有謝安墩其西有土山曰培塿乃荆公
次渠積土之地陸放翁親游其地載在入蜀記亦
云然則土山自土山謝公墩自謝公墩也
六朝事跡云謝公墩在半山寺後土山在半山寺西
及紀東山又云上元有兩東山一在鍾嶺爲劉勔

所隱一在崇禮鄉土山是也謝安于土山營築以
擬東山今去縣二十里按今之土山在古邑城中
事跡云去縣二十里豈更有一土山耶
屠長卿金陵八詠其一爲蝦蟇陵詩云彩毫金粉各
成行南國風流總擅場芍藥朱欄浮夜月芙蓉水
閣映初陽客來簾外題宫扇馬到花間踏殿香今
日淒涼陵下路霜高平野散牛羊又金陵道中八
首其一云龍盤山勢入青天六代豪華逝水前香
散蝦蟇陵下路行人車馬踏平田按秣陵有蚵蚾

磯長卿以爲蝦蟇陵誤矣蚵蚾磯卽宋齊丘使人
誘沈汪台符所蝦蟇陵在西安府城内葢董仲舒
墓人稱爲下馬陵訛作蝦蟇陵也但蚵蚾卽蝦蟇
易誤耳
留都午門前有數尺地不生青草云方孝孺受刑處
荆門州南行四十里曰麥城杜預攻此設壘城磨城
而破之卽其地也其地周四十里土皆黑土人以
雲長走麥城遂謂雲長困此作家訊畢覆墨水於
地因而土黑訛其名曰墨城夫一硯墨耳安能黑

四十里之土誠野人不根之言也
曽國孔林泗南洙北上無鳥巢下無荆棘
泰安州古爲博邑所隷有嬴縣季札葬子嬴博之間
卽此
嶧縣東三十里有石門庄相傳爲子路宿處
嶧蘭陵城古魯之次室邑昔次室女倚柱而嘯次一作漆
去貲縣五十里有接輿祉云接輿歌而過孔子在此
後因以名祉
甫塘北之北往皆人居後漸烟散化爲玄宅從兄允

可一圍據其趾曾開地取土入地數尺即有磚漫

凡三見亦陵谷變遷之一驗也

慶都縣城南河涓涓細流雖隆冬不凍土人稱爲溫

江河以地脉溫耳既曰河又曰江儒履鞋意也

應城縣西南六十里有溫泉上池石體囊米其中頃

刻可熟南十餘丈爲下池泉出土中熱不可浴引

水向南以石甃坎而浴兩池苔草青青魚蛙跳泳

於內若以他處投之即糜爛矣

重慶府入合州可百三十里江邊爲溫堂寺殿後有

溫泉冷泉泉源相去尺許西源冷如秋霜東源暖

氣蒸人分流殿兩傍而合注於殿前石池池中架

石橋橋下羣魚聚焉以水溫冷適中耳欲觀魚則

寺僧持竿驅之始勉一出魚長尺有只容貌頗不

佳寺名崇教古名縉雲以在縉雲山一名相思以

山有相思崖因有溫泉俗呼溫堂寺

嵊縣北六十里有滄浪淵即孔子聽孺子歌滄浪處

嵊邑滄浪淵旱禱則雨禱者以缸置淵趾水自缸湧

即雨俗謂之聖雨水

泗水縣東北有盜泉相傳謂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即

此

關中王孫長房招予遊曲江不羈宗侯謂曲江昔時

掘地三尺即及泉自嘉靖末年地震後十尺始及

泉昔時冬無青草地震後冬且原草芊芊不殊春

日驗之信然蓋地氣漸煖耳

櫻桃渡在德安府城西南三里許往見太守王璽詩

云樹裏人家半掩扉風光彷彿武陵溪行人欲渡

傍花語乳燕飛來隔葉啼兩岸暝烟分野色半篙

春水亂雲泥漁翁向晚醉村酒長笛一聲歸路迷

令人心豔而幾欲縮地比問渡日芳草兩涯蒿萊

觸目不覺興味索然

餘不溪在德清城東門内孔愉放龜餘不溪即其地

今有祠溪干不音拊花蔕也六朝沈氏沿溪種桃

花落溪中故云餘不一說不音浮謂此處水清別

處則否至今土人繰絲者皆操舟至此載水灌絲

獨白蜀稱錦水此可稱絲水

章元禮先生宅在德清東二十里齊背山下宅之東

爲蠡湖湖南行十餘里爲蠡山山上祠范蠡西施
云蠡擕西施隱五湖卽隱此湖寬數里其中島嶼
星布正合蠡種魚經之法今島上往往人住有桑
麻雞犬之聲風趣何減桃源

草堂前爲百花潭潭實在錦江中潭水稍深於上下
上下水比潭中水皆輕四兩想潭底有湧泉味獨
醇釀耳成都烹茶者皆取水於兹

海水皆鹹莆巖潯山下海中突開一泓水獨清冷
井水多鹼去余家數武曰孝義井雖在人居之間而

水獨甜冽可與惠泉爭價取以烹茶色味俱佳汲
者無虛日

莆延壽橋南行不數武一井八角曰徐井云是徐狀
元所鑿中界石梁梁左右水一瓶輕重較爭四兩

金陵鑾駕庫迤東有銅井庵庵前銅井以銅爲底葢
下通大江井中水如鼎沸魚鱓隨水上下可謂浪
井矣

秣陵吉祥寺雷從地奮遂成一井井泉味獨勝今謂
之雷泉

京師安定門外有井曰溺井者水只平井口加甎數
尺水亦加長如所甃而止近加石槽水復適槽而
已葢汲之不減不汲不增且能隨意高低故曰滿
井

去京山六十里曰接官亭農人方可耕地失足視之
一井二口井上磚篆漢節妃井傍篆五九百年方
可來淘

平都山閻王廟中案前一井其深不測欲看者燒紙
錢擲井中於火光中觀之謂下有海眼故多歷年

所而灰終不滿

泉州洛陽橋望之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
之云先是入番舡壞有人得島見巨蟒夜出有光
如豈因插刀穴口蟒出爲刀傷性急直奔胷破腹
裂遺下明月珠纍纍其人旣歸遂得巨富隣初未
知後覓富家女爲婦富家翁惟其誕妄因紿之曰
余女見渡海風波能作橋又金布與橋埒卽嫁女
與之其人卽作橋布金俗因呼爲娘子橋

學宮皆祀孔子滋陽惟祀顏子以顏子爲滋陽人耳

壬子兗守吳汝顯始建議易之

汶上縣公座下有一池刻石作五魚魚立五方云孔子爲宰時置生魚於中事得其平則魚各依一方今姑存古意耳

官署門皆設屏江寧縣地謂是牛穴門前兩圓亭謂爲牛角門不設屏設之則令病喉向有設之者疾作而撤

青溪小姑者漢秣陵尉蔣子文妹也嘗遇難妹挾兩女投溪中死則青溪之有青溪小姑祠其來舊矣

萬曆戊戌間有以通紀載黃觀夫人翁氏死節挾兩女投淮清橋下見此像相似以爲當時隱其迹也遂改作節烈祠祀翁氏母子余心不安問之焦弱侯弱侯云秘閣見書載翁氏母子死節在賽公橋三屍倚岸久之有以一木共收之者至弘治間始有以土掩之者賽公橋近馴象街與馴象奴說合癸卯弱侯倡議於橋傍建祠祀之乙巳猶有新青溪之祠者

九鯉湖九仙廟每科舉年祈夢者襍遝便者夜輒爲

蟯蛔螻蟻轉盡雖烈日終不聞穢人稱爲聖地

莆墓兜地名東曰白水塘塘西盡一嶼曰浮嶼嶼上有神宮曰浮嶼宮嶼隨水上下平日嶼與水平比水高一丈嶼亦不沒今有石橋鎖之云水漲亦稍沒矣

莆荔浦一神宇相傳爲魯班造兩翼相搓中開四霤飛亭上覆雨無簷溜

天下學宮皆書明倫堂獨應天府學書明德堂云文天祥手書存其跡

莆港頭有新有社三字爲文天祥手書筆勢遒勁翩翩欲飛云港頭鄭氏有祖學士曰願吉者與天祥友善天祥當播遷時至其家欲招以助已見鄭方牧雞知無意世務遂去

湖州府三字謂趙孟頫書局促無韻嘗辨其非土人謂愈臨愈失眞耳後見謝在杭吳興枝乘謂元稱路不稱府盖了然

吳興城中天寧萬壽禪寺是趙孟頫書謂初在案上戲書後書終不如因鋸案作扁今砌合之迹猶可

見

吳興倒龍寺正殿雖新建然古壁管夫人竹今猶在惜傍著樹耳

莆陳山頭地名一神官因就額更作於梁上得宋時曆日及童子做紙一本做書郎上大人孔乙巳詩

高宗嘗書登瀛閣賜黃公度黃居甲臨乃模刻巖澤山石上今山上有廟曰登瀛閣本此閣在莆城北

金陵鼓樓及江東門不打五更云江東門地 太祖借之水母許以五更還之故然

金陵鼓樓上二十四鼓以應二十四氣中置大鼓若太極然西行為鐘樓鐘有四一懸者一坐其傍一仰卧於鼓樓東一在江邊或曰飛鳴宿食也

牛首山塔西一室門留一竅掩閉則塔倒影在卓裙上因呼倒影塔

秣陵鐵塔倉倉以塔名塔晴夜朗有紫氣或雨夜放光或晴日有彩雲一片籠罩其上蓋建塔之所下必有舍利灶為光彩無足恠者第此塔久塞不開相傳謂登之可望見大內 太祖因廢寺而閉塞近丁未間董崇相為司農管倉始開之今便可登登眺矣

天下塔皆圓余所見西安慈恩懷慶東關為方塔惜懷慶以排馬匆遽未及登耳

今人稱舜崩于蒼梧葬于九疑皆本於史記但孟子與呂不韋皆在遷前一云卒于鳴條一云舜葬於紀蒼梧山按陳留有鳴條亭海州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則舜所葬在海州明矣遷知楚有蒼梧不知海州有蒼梧遂誤後人矣

江夏東湖驛有梁山伯墓墓傍十里之草人皆以衣帶絲縷盤結如螺謂之結緣則此地之草應謂結緣草矣

漢書高獲傳載獲卒于石城按池州為吳石城侯邑獲卒即其地今池州城西臨江有培塿高丈許即其墓片石橫勒其傳於墳面獲與光武有舊光武曰欲子為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父母不可改也遂辭去其人亦嚴光流而名稍晦於光可謂真隱矣漢書注云石城在姑蘇西南誤應作姑孰西

南

汜水地名去寶應縣四十里汜音巳村人開土見磚因窮之見一穴若巨屋棺居其中按之袁術夫人墓也開土者尖年疽發背死胡玄州國子正說丙辰年事

萬曆二十四年南昌瑤湖村岸崩露一巨槨棺皆楠香木中空無人唯鐵兜鍪一可藏穀一斛鉄牌一上篆吴征北將軍黄蓋墓

秣陵鳳凰臺傍有阮籍墓壬辰李公昭掘地得石碑半段曰籍之墓旋又得半段曰晉賢阮始知此地

爲籍墓後有人窮之多得殉物籍蹤跡多在山陽不知何以葬此楊朋陵鳳臺覜眺詩云秋撇朋儕杖具遊鳳皇無迹剩雲流臺繼古佛進千月酒狎高賢辨一丘所謂高賢辨一丘正指籍墓

南陵縣郭外富人開塘見一石槨槨下金作八寶墊之啓槨一金頭甚巨蓋古陣亾者葬此富人原萬金因得金見訟家事盡落

郭冀淮陽太康人也天寶中避亂汝陰與夫人馬氏同葬於穎州城西八里鸞翔鄉今其地名雙塚張大司馬云爲諸生時居民張繼寶掘曈得古磚二徑二尺許一刊行書大字道逸有晉骨云吾居此宅千年後有張氏猾長壽破吾宅者不吉一小楷書云淮陽郭府君記府君卽冀也大司馬爲文祭之磚仍瘞故曈間是年繼寶鬬門疫作子四人俱羅官刑繼寶八十四始卒悉如府君所識

莆林母墓莆九牧之先母墓九牧者弟兄九人皆爲牧守其先母喜施日施一道人道人德之指地爲謝云當出一斗芝蔴官母墓在烏石山半據演武塲上山原在城外後拓城址遂在城北門內有謂

演武塲宜在城外者移之林氏科第輒有作輟因徙歸故處云墓是獅子穴得操演其勢始備

莆城北門內有地名後村劉尚書克莊之號後村不知號以地起地以號起相傳謂尚書家有井疫時汲飲輒愈尚書厭煩塞之人因謂劉尚書無點水恩公知人心不歸作疑塚十今延壽山不數步郎有石翁仲辟邪土人皆呼劉尚書墓

章元禮先生舊宅西墻外卽爲趙子昂墓翁仲石馬具在章公留心草書或謂爲子昂後身

單父西北八里有陳子春墓子春不知何代人俗傳爲三官父云美姿容有學行東遊海岱三龍女悅而適之後各生一子爲三官

太行山中有碑標之曰孔子回車處石路有轍跡云是古跡不數武有孔廟云廟因跡而設但書載孔子之趙聞趙殺竇華鳴犢臨河而嘆曰吾之不濟此也命夫是車跡至河而返未登此山心竊疑之比閱水經注云孔氏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則跡亦太和時修廟因廟而訛言耳

黃州赤壁山下江渚有石碣刻毛寶放龜處蓋世人皆以放龜爲毛寶矣不知放龜者寶之軍人也後邾城破放龜者投水如墮石上視之即所放龜也載之東岸獲免又按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屍沈江不出戴詳移告河伯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足證放龜非寶矣

棲霞寺明徵君碑唐高宗御製上元三年歲在景子立其曰景子者丙子也因前代避諱耳今綱目丙子作儀鳳元年本年改元也金陵瑣事云大中庚子歲立誤大中宣宗年號也歷十三年中亦無庚子

金陵解成父諸子從軍陣亡　太祖龍潛時與有舊因令見其孫孫始能言因名之曰解道朱筆手書解道二字賜之今筆跡猶存武狀元曰解元者其後朱匣藏于家

西安城中開福寺有貝葉經三葉每葉橫書梵字四行其葉如竹籜闊竟三指長四之短者兩葉祇長半主僧云唐時物也今天下只有十葉彼寺得其

三

開福寺藏光明　師惠月所書華嚴經字皆泥銀惟佛菩薩世尊　來法天諸字泥金字甚佳禪師朧西人爲終南山寺僧蓋至元二十八年歲次辛卯四月八日所書者然此直手跡耳近日釋寶藏在京師書法華經將竣事數日舉筆即火光見尤爲奇火光佛光也

露書卷之七終

莆田姚旅園客著

風篇上

天子於親王有答書稱之以行次曰某王叔父殿下或叔祖殿下雖尊尊而親親之意藹然

太子入宮儀從先之以宮女十數人皆坐布兜內人舁之次中官十數對最後一對抗刀太子坐肩車皇孫未賜轎則亦坐布兜用宮女者云進宮則中官皆止扶翼獨導皆宮人矣

郡王於親王稱臣同稱曰王而名分截然矣

侯伯見相公舊制皆避道世敎陵夷漸成苟且近劉相公奉　命祭丁前列校尉十數人開道天威在上尤宜敬避彰武伯初襲不聽呵殿相公竣事攝其長班付錦衣獄伯始怵迫懼劾謝而得免蓋相公攝人必遣校尉而繫人必在錦衣

吏兵二選部選後皆有宴兵部則大司馬及兵科都給事上坐諸郎傍列吏部則吏科都給事先陪冢宰宴酒竣復陪諸郎宴前後二席俱上坐蓋天官尊不欲苟屈分爲兩席耳章元禮先生爲武選時適與同年許給諫同事宴散長安道上許調章曰何隅坐比章調文選許亦調吏科宴散章戲謂許曰今日同上坐矣許答之曰君是第二席

戲歲初二南都謁文廟大小九卿及省中在廟二門外一舍候齊臺中不與焉初至一揖太學生遞茶拜廟後就東廂以爵序立分左右兩拜拜已左右換班復兩拜叅贊機務尚書班在冢宰左未加叅贊勅班在右既坐九卿在上省中及司成下陪每

位頭腦酒一鍾（酒中有二鷄肉貝蓋菜之類門役仍就索犒金鍾酒盡而始起）

臺省威儀自別南都禮部拜牌省中至儀門下馬由脚門進拜畢由中門出儀門外登肩車出臺中在大門下馬兩門出入皆從脚門

朝制南北官俱騎馬隆慶間因南人不慣始乘小轎不數年北亦如南矣省垣道遇大九卿或拜之仍上馬越數步始乘轎名之曰引馬

比考滿過吏部必素服歐陽伯宜給諫適接　皇太子恩詔四司不受門揖比留飯四司皆吉服必請

給諫吉服此從來異數也

凡上疏者以副呈當事皆曰揭帖獨省中曰疏草

南都官皆行南禮惟臺省行北禮余初在耿公祠見祝給諫與耿中丞揖中丞在左余意之曰給諫長耶或中丞長以其兄祠中有主道耶後在給諫宅中王柱史來揖亦在左余尤疑之豈其盟弟兄耶比王行問之祝給諫始悉其故

北部皆行北禮聞之胡繩武司農云吏禮二部獨行南禮

天下撫臺見所轄司道皆門據上坐惟淮安巡撫前席豈以道臣與部郎同見耶巡撫與閣下帖稱晚生獨貴州用手本署官銜晚生年月下稱晚生某不知何所昉而然 屠長卿云作令初見巡撫上坐幾欲扯之前席後始悉其故

令駕前有圓扇數對非扇也乃安漢刀也葢內列列爲刀外作皮鼻以備不測也

五城兵馬曰頭牌二牌五牌者頭牌有印無牌二牌五牌皆有令牌故云然夜間巡城則執牌指揮使以下見牌皆跪尚寶司坐廳日兵馬送查以物擊之以驗不壞南都中城五牌徐象元嘗出以示余牌銅鑄身圓如鏡上如荷葉有蒂作孔以繫繩一面楷大書令字一面符篆夜巡牌三字兩傍楷書午字貳號四字葢 太祖設制者

郊祀遣攝則太常以祝版請 上親塡御諱太常博士自奉天殿捧出由御道行至大明門上馬由正陽中門出

國制年年臘月二十四日遣太常寺官爲魏國祭竈相傳先是中山王嘗祭竈日欽辭回 太祖留語

因遣官代祭後遂以爲例云恐未必然苟暫遣非著爲令次年即廢矣乃相沿至今耶

白虎通曰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又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此天子社也余以爲民社亦宜受雨露往入晉見社在平野立石爲祀正與古合今閩中社稷皆有廟宇不可謂無嫌也

晉人之社用石越人之葬樹松殺禮也葬或樹柏家皆祀竈周禮也

所産白蠟但有祈年神旦即作蠟燭一對對可百

斤每燭迎以綵架繞境誇耀於人余見閩州張𧻓

侯廟中日所點燭其大如之蓋酬願所供者

西楚儉朴有事輒多許神願事後如豬羊之類皆以

銀償償畢慢歸毫無損費人以爲鬼折乾

古者賓得主人酒則尊長者一人舉酒以酹地故有

祭酒之稱今皆主人自祭是行祖道之禮矣

南都宴客持壺者壺嘴不向客一向客即以爲忌問

其義則不能答攷之禮曰凡飲惟君面尊則南都

之不向客者客不敢並君耳

洪洞燕客必有妓主人送酒妓彈琵琶酬酢皆拜客

上席妓列叩首起而侍立席傍酒三行妓捧杯置

席前只用箸矣每上一葷一素一飯先以燒賣終

以羊血湯及徹席妓始賜坐用盒痛飲然余客其

間不免破例一兩杯妓即就坐矣

洪洞人請客帖曰市餐則就麪肆食蝴蝶麪麪已繼

之以小菜酒

麻城京山相招席上柜枚數行古之遺風迄今

未變聞蜀中貴陽大畧相同

寧洋邑係新設赴鄉飲者謝邑長須數十金又報門

子及農民皆輸金而罷後秀才有條陳者曰寧洋

有三畏少之時畏報門子壯之時畏報農民老之

時畏赴鄉飲

南州宗室有壺盤之風宗中有一事相厚者即各以

壺盤至肴或十盤或八盤或四盤酒或一壺或兩

三壺隨其家厚薄不計焉即日主人必具團碗謂

之湠換另日仍設席酬謝後流而製一衣置一器

亦輕舉焉有一王孫千金之產以此不越歲而破

費殆盡

莆中生子飲人以雞蛋酒貽人以雞蛋粥海内之風

畧同獨南州及廣西飲人以薑酒

洪洞縣嫁女女出大門始上轎及壻門亦即下步入

所謂往送之門必敬必戒於茲見之莆俗輿而登

堂云至七日方敢見天室有隙地蔽以采布不知

何所昉

洪洞嫁女以漳州牙轎爲華觀縣則多方借之撒去

門寓女露坐其中遍遊坊市以擢人即對門亦爾
余嘗見劉大叅與李孝廉對門而居劉氏嫁女與
李迂遊城中半日始抵李居

漳浦人初嫁女親戚沿路以卓攔轎勸見喜錢有多
索不即放行至失日始抵壻家者如莆俗只攔門
而已

莆中新婦轎至堂必以五六歲小兒轎前作揖婦始
出轎不知出何典故

抱朴子所言戲婦之俗今惟新安有之娶婦之夕親

族擁塞臥房規足評手擲果取笑且譃弄新人必
求其答不答至以唇鬢譏誚少連每嘆其陋

蜀男十二而娶壯女吳與女十二而嫁壯夫兩者相
譏是梟責鶴以長脛鶴責梟以短頸也

莆中歸女七日壻來謝親曰轉馬豈由於左傳齊侯
反馬耶

莆嘉靖間男子初娶婦必織馬尾為裙以衷衣服貧
者不得此為恥誠為惟俗近來有以馬尾為韓者
亦好異一事

南州謂重婚為過婚俗極厭過婚之婦上輿謂在人
門前即主其家不利故一巷之內有過婚者隣家
各持棍石以待之婚家亦知舊俗皆以午夜背至
曠地而後登車又聞過婚女家亦不肯令從門出
甚至穴墻而徑焉

青州俗原奢侈其流至於不情如初喪之家里社羣
集開筵演戲以與孝子破悶名之曰伴坐[illegible][illegible]務
路祭結綵備極繰繡祭品動費萬錢名之曰隨會

洪洞人有喪親隣送米麪雞鴨諸食品曰送飯攻之

雲南百夷亦然

京師朞功以下孝帽頂心皆綴紅絨一朵曰花花孝
莫知所自而流俗可笑

嘉禮有賀喪禮有賻皆助之也今莆中視來為往貧
與富胥失之已富不致力貧者竭蹶

喪禮致賻準賻厚薄余每嘆其薄惡以為致賻宜均
賻由人力亦可復也

莆中過節皆啖米果喪家則不然曰恐眯死者之目
又不放爆曰恐彈死者此為禍福之言以愚俗耳

不知爲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意也使知此意遂爲
之巳益其畏禮不若畏禍也
閩流送葬處處皆素服帷車獨洪洞盛飾衣紅綠張
蓋隨其夫及父翁之廕得者又徒步旅行男在柩前女在柩後
方送出城外而别女止門内
南州宗室謂親死日爲暗忌生日爲明忌宗中極重
明忌親死者遇十生日如五十六十之類猶追壽
焉族人具禮謁賀一如存日
蔡邕琴賦云間關九絃出入律吕屈伸低昂十指如

雨謝惠連賛曰體兼九絲聲備五音爾雅曰大琴
謂之離郭璞曰大者十絃樂錄曰大琴二十絃伏
羲斵桐爲琴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徵則琴不但
七絃今幷無其器矣
昔謂伏羲作瑟五十絃黄帝使素女鼔之哀不自勝
乃破爲二十五絃矣第按伏羲所製瑟有絙桑三
十六絃者吕氏春秋載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
而陽氣蓄積士達作爲五絃之瑟矣三禮圖載雅
瑟有二十三絃者云其常用者十九絃餘四絃謂
之番餘則瑟不一種今不惟異者不可見即二十
五絃者人間亦不見用惟祭祀以備器以指法久
失傳耳李本寧先生謂中州一宗室近日得諸能
復古意矣
張籍廢瑟詞千年曲譜不分明樂府無人傳正聲幾
時天下復古樂此瑟重奏雲門曲則瑟唐以前巳
失傳匡倩曰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是大
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鼔則瑟之
廢其故難言矣

琵琶皆長柄李本寧先生云見查八十琵琶似琴而
小亦四絃想必有所本也
箜篌形如船身長二尺二寸七分腹另箱一梓木長
比身減四寸七分前作龍首長四寸後作龍尾長
減首一寸五分首蜷向上尾蜷向下蜷長各如之
身上平闊五寸首尾闊殺三寸尾豎一方木如檣
檣高一尺六寸檣有二十孔以安柱柱首繫絃凡
二十在右下繫於腹腹中貼一木叐如脊脊長一
尺三寸五分下第一絃長六寸五分上第廿絃長

二尺一寸槽下有支柱長五寸三分腹有四竅各
加新月外向以出聲前竅去首八寸後竅去尾五
寸一分中相去四寸二分腹近尾三小竅畧如筆
山形底尖中深一尺八分下畧平如拨闊一寸尾
束於人腰用兩手齊擘關中王孫朱伯明有此朱
子斗修之因出以示余此伎近幾絕響唯武功伎
半斤善此今老矣欲授一弟子而無學者子斗又
言肅府有箜篌置之於地高與人等蓋箜篌有竪
者臥者余所見適竪箜篌肅府則臥者乎

事物紀原云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
十三絃李長吉詩二十三絃動紫皇則箜篌體應
曲而長二十三絃今體製雖曲只二十絃何也
曹毗箜篌賦云龍身鳳形注云形一作頸今閩箜篌
乃龍首鳳身則賦當云鳳身龍頸恐傳寫之訛耳
關中王孫朱季鳳箜篌曲云裁聲因依製雅形鳳
身龍頸聯翩出蓋實見其製也
箏俗云十三絃李商隱昨日詩十三絃柱鴈行斜楊
修聽箏堂詩鴈柱鸞絃十有三徽按今箏皆十四
絃又攷風俗通云箏五絃筑身也傅子曰絃柱十
二擬十二月阮瑀賦云絃有十二象四時賈彬賦
云設絃十二太簇數也而皆與今殊今南北人彈
箏必唱北調豈有所宜耶
篥形似箏箏十四絃篥九絃箏長今尺五尺篥三尺
五寸以文梓爲之俗云筑也但筑舊云以竹擊之
今用桃枝擦松香以右手鋸之稍似擊形耳豈其
法漸變與曾在關中索人鼓之其音最悽人燕市
賣香者多置此於高臺上令童子鼓之以招人聽

之猶有漸離之遺風焉
胡笳葭管也李頎有聽董大彈胡笳聲詩何也非彈
胡笳彈琴而學胡笳之聲耳昔蔡文姬被虜入胡
及贖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作拍而象胡中吹笳
哀咽之韵所謂胡笳十八拍是也今人只謂胡笳
耳不知以胡笳之韻寄之於琴也文姬之琴意者
今之琥珀乎琥珀胡拍聲相近而訛耶
京師賣香楊美竹門前有竹琴五絃以竹筒爲之竅
竹之膚即皮爲絃攷之通典曰擊琴柳惲所作以

管承絃又以竹片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響舉以
擊之以節曲則竹琴即擊琴也亦有所本矣
阮咸者因阮咸作而得名其形似三絃但加一絃耳
武后時蜀人蒯朗于古墓得銅器似琵琶而圓元
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因以木爲之以其形似月聲
似琴名之曰月琴則阮咸之名月琴自行冲始原
銅而易以木亦自行冲始後人直呼之曰阮曰搊
箏撥阮今又只知有月琴不知月琴即阮也
胡琴今曰二絃身如鼗鼓以竹爲長柄耳繫二絃又

以竹繫絃如弓形横持於手兩絃相切作音楊廉
夫張猩猩胡琴引云一雙銀絲紫龍口瀉下驪珠
三百斗劃焉火豆爆絶絃尚覺鶯聲在楊柳神絃
夢入鬼工秋湘山搖江江倒流可謂胡琴寫生矣
序云胡琴在南爲二絃
即墨王子魚律呂正聲云爾雅大簫謂之管小者謂
之筊郭璞謂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是也然
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管尺二
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筊筊應十二律

正倍之聲也其爾雅又以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
六管而荀卿蔡邕郭璞王安石之徒皆本爾雅以
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則失之矣旅按簫十
六管而正聲之言又屬偏見矣其製以薄板爲夾
夾列管於内近視如偏提遠視如香爐上七管稍
長九管短兩面朱漆各繪兩鳳管雖參差然夾在
板内未見其勢之似鳳也又昔云小者有底今無
底余初入神樂觀問樂舞生簫幾管答云十二管
及從懷中索觀十六管見事須目睹未可信耳也

說文云笙十三簧三禮圖云笙十三簧大者十九簧
今按笙京山十五簧秣陵十七簧（諸書三與九豈五七之訛耶）
管長六寸（今官尺）前七孔後一孔上置鴨嘴吹之
風俗通曰笛長尺四寸七孔廣雅曰篴謂之笛有七
孔說文曰笛七孔篴也羌笛三孔皆以笛爲七孔
矣馬融笛賦曰京房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
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則又謂笛
五孔矣傅絳賦五音是備六孔斯設則又謂笛六
孔矣今按横吹者謂之笛豎吹者謂之簫簫五孔

在面一孔後出笛八孔皆在面上一孔受吹上次一孔帖膜下六孔出音笛合於傅粹之賦篇合於馬融之賦第加後一孔耳豈古洞簫皆謂笛耶

會稽王澹翁有竹鎖吶以竹爲之長一尺末稍寬吹之其聲卽鎖吶也數年前新安人創製此以便筵中三弄澹翁因效之

笳以葭蘆爲之莆中謂之蘆笛然亦莆中多此豈余所見未廣耶

今之管聲只用工尺上一四五合六凡九字尺音車五音烏六音溜上第一孔工第二尺第三上第四孔一第五孔四五合後一孔六第三孔與後孔齊放爲凡按夢溪筆談尚有勾字共十聲今亡此一聲何也又今聲只六云第五孔高爲五低爲四而已筆談則謂每字各有高下如燕樂以合字配黃鍾下四字配大呂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夾鍾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勾字配蕤賓尺字配林鍾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下凡字配[illegible]高凡字配應鍾六字配黃鍾清下五字配大呂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緊五字配夾鍾清葢以十聲配十二律今盡不知矣因循師授放孔出聲莫知所以然而然也

籥章掌土鼓豳籥注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今莆中細腰鼓匡爲瓦兩頭卽鞔以革懸於頸左以手拍右則持竹擊之惟祈年用此正合周禮見此風亦古矣周禮惟不言細腰耳俗名此鼓曰讓不知何義或古人擊壤卽此物耶

沂州迎春多持羊皮鼓鼓只一面以竹爲圈鞔以羊

皮葢山東西巫覡亦多用之卽古鞞鼓也亦曰鞞鼓鼓形如團扇故劉孝威鳴鞞詩鞞扇鞞俱欲扠剌箕鞔以鼉皮匡周有小鈸用指揩之則鈸音響攻之答臘鼓也曰此卽羯鼓則非壽卓羯鼓錄用雙椎此用指自別矣羯鼓製頸長而甚小面鞔以皮而底空

軍中鐃歌余初以爲鐃鈸耳說文云鐃小鉦則今之點也第余鄉有鐃鑼架木以篾爲匡稍大於鐃懸鐃於內擊之聲鐃鐃以節答臘鼓則鐃歌者擊此

物而歌也

歌永言永言者長言也引其聲使長也所謂遏清響於浮雲游餘音於中路也故古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勾中鈎纍纍乎端如貫珠按今唯唱海鹽曲者似之音如細裊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不背於永言之義至於歌者反不然歌者長短疾徐以春夏秋冬為節其音甚平不類乎如抗如墜之節豈古有安歌緩歌今之歌皆安歌耶

古有長歌短歌猶今之大曲小曲也小曲音響甚捷大曲如抗如墜非一刻不能度一字蓋引其聲使長故曰長歌近代音律不明作詩者徒借題以寫意未必盡合律呂而可播於管絃也

梁元帝曰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按登歌者不用絃管甚重肉聲也以其在堂上故曰登歌拍板者擊節之遺意也蓋古人擊節末纖易之以拍板

古人多善嘯今俗皆不解往在安慶府前見一僧道中坐余覺有異與對坐良久僧起指日作嘯聲若匏笙此外寥寥絕聞矣僧贅懸一銅牌前敘為夷陵人幼啞而託跡禪林後數語云頭頂一笠風則風雨則雨背負一蒲團坐於斯臥於斯遇不足隨緣募化遇有餘隨意結緣廣歷名山收勝趣啓我真悟遍參方丈聽指訣覺我頑空余意必高僧而託於啞者

今俗絕不識舞有之惟兩都中貴家然所見菩薩舞耳人演大士頷戴一碗手持兩碗為節公孫大娘舞劍器此舞器耳不知者直以為雜劇往在洪洞所見有涼傘舞回回舞菩薩舞花枚舞拓拔舞巫舞回回舞飾貌如回有容無聲涼傘舞手持小涼

傘為節花板舞手持檀板隨曲應節如飛花着身巫舞即古鞞舞也餘舞尚多則皆巾舞也因曲赴蹈雖未盡古古意猶有存焉

今戲場歌舞之遺意也近世歌舞道絕直云劇戲耳

古人傅粉今人若傅粉不免哄堂古人善舞今人若舞即指為兒戲余意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世界遞遷亦若是已古之世方在少時乎何多穉態也

今臺省轉京堂歎為王府官謂失其氣燄也然古仰

有之古語寧登瀛不為卿蓋古以侍從為登瀛也
南都臺省清議尤重正統天順間猶以南轉北後遂
有軒輊南途獨塞近李本寧太常與余談有南北
流通之議欲於南都六科皆設都諫而散給事或
置或不置無定員都諫以北俸深者轉之南中散
員亦以轉北左右臺臣如之庶南北並重不生分
別城府之嫌儻實行之聖朝一國政也
國制貢士至京必四考故俗嘲之曰四考文王何可
當一官天下莫能破謂四考為文之王而官復至

小後李爾權宗伯上言初制禮部考者為選翰林
吏部考者為選科道今此制不行而猶考之實不
副名始著令只　廷試一考
國初三途並用況鍾之輩皆至顯官量材量品最為
公典後限資格故世目九載出身者為阜隸官謂
三年即爛穿三年不穿亦三年以此限人誰肯向
善又謂計吏為遝貢瘟舉人瘴瘟無不死瘴則有
死有不死既無公道貢舉之為邑令者有載胥及
溺耳

絡與吳復金抱兼材以尉而簿簿而廝廝丞凡東省
有大興作必令復金估計費省功倍計日用力又
只居人之半有心計而潔已奉公故也業數薦僅
轉湖廣宣慰司經歷河工需人當事者　題留擬
以判官管單簿銓部覆以衛經歷署簿不數月竟
棄官歸復金之才人所共稱既用以劇任而處以
冗官誰肯竭力為　國家任事耶亦大限資格之
過耳
兗東監司盧大參行部河上夜半中途遇雨昏黑既

不能前又無民舍可寄吳復金正管河事突出火
把四十背鐵桅松明雖雨不滅賴以走四十里方
抵驛舍夫昏夜嫉雨淋漓不堪復金能使四十人
用命其才真有大過人者衡世者以資格抑之安
能盡人
泗水尉李春茂其人修偉遇事如珠走盤能使十八
斛鐵鞭大盜畏之魄喪就禽後循資轉某處巡檢
當事者賞其能欲　題留而不果　國家多才多
以限格而未盡其用

詩云大仁驕稚子稚子王渙字也渙爲河内溫令商
賈路宿人開門卧人爲謡曰王稚子代未有丁未
間鳳陽太守考邑令語曰仁驕稚子用此事也選
部不知謂令任其子縱肆劣轉此令太守控辨始
復令官

近有作令者奕最低僚佐累讓以婿之遂至數十子
令私意奕漸高便愁異日林下無敵手者寂莫難
過及罷官依然一舊著也今當官自負高識卓見
亦若是矣

今世以明經取士士宜爛熟經義最耿督學以干戈
戚揚問士士或以一器對或以二器對其知爲四
器者數百人中數人而已近鄭督學以端章甫試
士端皆訓作正謂正章甫一邑之中如是者半舉
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自昔然矣

近來宗室制科之禁稍開黃貞父督學西楚於南昌
優等宗室欲照例廪膳鄉紳遒謂旣支宗祿復食
廪餼似占寒士之額如是則任子旣受恩蔭亦不
宜科舉乎然掇巍科者比比而是何獨於宗室而
抑之是在執此一推廣耳

今選官者掣籤之日多以銀一錠及曆日扎於右手
腕流俗相傳莫知所謂

南京兵揮使守禦浦口有養驢食園人菜者園人訾
之驢人恃氣以賄入祈兵責之旣責之矣侯引問
園人服乎園人答曰服我菜食驢安得不服今爲
金陵話柄

浦口趙甲與乙鬬訴之侯守禦甲以錢三千進乙知
之亦以千五百進侯因陰諭甲曰乙亦理直難求

勝甲諭其意然持入錢多於乙因要之曰授乙之
妻足矣比庭見侯責乙妻曰夫生事皆汝不勸之
過欲因是懲之乙妻哀懇曰妻不避懲只求一言
妾實苦勸乙不聽耳妾勸之曰今世官糊塗左右
賺前此訟鬻一女矣今訟鬻一男若非官慈仁不
鬻及妾乎侯面發赬遽驅之去

洪洞縣薄村王太學託人營利其人蕩費資本並盡
太學初不知方與查理其人遽投繯而死邑丞以
王富索賄不遂遂云王太學持刀殺之置之重典

後臺使者疑其獄下當事者覈實當事恐其富汙
巳竟高閣不敢措手設官原以理枉一人鍛鍊後
人灼見而莫敢矯其非非今世痞政乎
筠州林倅饒有幹才第理訟必勝原告以告詞中有
林青天之稱勝之以邀非譽耳余嘗見新昌人鞠
珮與鄒曾閧鄒忿不勝推其族人下崖跌死新昌
令業置鄒於理矣鄒知林能令先告者勝因告批
林讞林輒爲改坐鞫珮聲譽小事至使重刑信手
出入此從古所未聞可謂一時政之妖矣

諸城有弟兄耕於野者弟稍強以言語而毆兄兄之
子亦耕於野遙見而越隴護父並力毆弟弟竟隕
命當事者遂坐兄之子以主令夫始事者兄也下
手者兄也又惟父可稱主令未聞子可主令父也
當事者徒知姪毆叔爲異變不知弟毆兄爲亂常
世風憒憒大都類此
漢書曰立春之日皆青旛幘迎春于東郭外又曰迎
春于東郊祭青帝勾芒車旗服飾皆青今迎春衣
朱若迎夏然溺於俗而忘其義也

陶稱圭太守謂滇中正月初一日廳堂庭砌盡以青
松毛鋪之賀年者即跪拜於上多致衣汙俗云火
把蠻人節松毛漢客年蓋謂此皆漢人遷居其地
者爲之也
正月二十日洪洞謂天倉日是日不以物借人家家
以麵作花帖稚子額兩傍謂之貼天倉
梅子庚與余談二月二日爲虎禳辰因出南豐趙睿
通太史二月二日舟中詩見示詩云二月復二日
浣雲蕩輕櫬暖風撲天地爽氣變原隰白蘋流欲

乾碧桃光似濕刻玉豫河濱酵溝種盆粒正値虎
禳辰還憶龍擡集迎富萬家來賜尺千官入茲事
成夙昔放懷脫羈縶容與江上行扁舟恣所及按
此詩種盆粒龍擡集迎富賜尺皆此日事人並罕
識之矣
清明重陽之景無過秣陵雨花臺數里之內士女席
地若蟻聚垤絃歌入雲簫鼓沸地土風之樂以此
爲第一
京師風塵漲天絕少流水高粱橋淺水漣漪游魚可

數清明之後漸游集焉兩堤垂柳交蔭淸流佛宇輝煌羅綺花騾亦一樂境也盍雨花以鬬勝高粱以淸勝

清明重陽上墳海内風俗相去不遠惟河南延津縣正月初三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皆上墳一年多此三度十月謂之燒寒衣淸明則先於墓前演戲三日至祭日而散覩海内爲盛

北都天壇傍有金魚池魚長尺餘分池種育以待上供端午前後士女爭游觀焉過此則内進及分供公矦矣是時土人依柏爲亭置甕貰酒殺核之珍畢集山海且當壚有歌伎侑觴有妖童抓旅過游殊足遣懷

端午龍舟之戲眞州獨盛觀者結綵爲標侑以鬻酒龍舟兩兩相競先至者得之盍奪標意也載酒買船日須數金五日之内計居民日費不啻萬金矣

莆中端午童子髻皆插虎虎以艾蒲或通草爲之美人間亦以爲步搖焉

宗懍荊楚記曰五月五日荊楚人並蹋百草然江陵樂曲陽春二三月相將蹋百草則不但五日巳五者君位居中曰端故凡五日皆曰端五唐玄宗八月初五日生源乾曜張說賀表曰序屬中秋日惟端五則不獨五月五日爲端午矣端五之作端午翻素雜記巳載

南中冬景只圍爐閒話餘三時多游眺而姑蘇游山船更盛王孟質嘗暑月挾六七麗人洗髮因城湖好事者作洗頭歌以豔之山陰夏連叔詩云炎炎日長如小年靑樓女郎晝不眠三三兩兩齊扳緣行入欲[illegible]翩翩輕好事王君興獨偏懽呼共泛游山船因城湖上浮漪漣垂楊古木夾兩堤都將黔髮濯平川紅裙微露凌波鮮游龍驚鴻恣蹁躚湘靈帝子臨風前綠雲蓬鬆亂四筵花容玉貌憑誰憐回頭顧影日落天開妝重整雙翠鈿輿闌歸去情纏綿東林西墅飛紫烟

姑蘇六月二十四日競游於葑門外荷花蕩畫舫雲集麗人烏錯袁中郎謂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可謂盛矣按緝柳編六月二十四日爲觀蓮節冶遊之俗豈起於是與

滇中六月二十五日曰火把節家家門前懸鉄桅燒松明于中置酒聚飲其下問之陶稗圭太守云先是一土官死他土官見死者婦美強欲娶之婦令葢松樓方許完聚比樓成計令土官先登以火燒之婦亦投火中死後人想其節因相沿以此為節日第王用和憲副有詩云六月星回節家家有夜光剖瓜消酒渴走馬笑童狂火樹占文運田燒說歲穰故鄉風景好何日一徜徉則又若為星回節而設矣

七月初一日洪洞人以麥種盌中觀其茂槁以卜一年安否謂之起業至十五日棄之屋上

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國于水游楊用修謂魯以秋祓不知古春秋皆祓謝玄暉詩秋祓濯流春禊浮醴是也

吾鄉中元祀其祖先盛於海内所燒與祖先銀錠面上皆印京宵花銀四字不知其義云何余族有居涵江塘北者先是斵地於人其人在地内掘土得銀數十錠若宋元所埋者面上亦並有京宵花銀字見俗有所本也

荊楚記八月一日以朱墨點小兒頭名天炙以壓病緝柳編八月朔以盌盛樹葉露研辰砂以牙箚染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天炙古人以此日為天醫節今俗便不知有此節矣

中秋之盛海内皆然獨虎丘以幽勝以韻勝而吳歌尤勝袁中郎云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

遠而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鬭雅俗既陳妍媸自别未幾而搖首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消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如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端午龍舟八月十五夜中秋天下皆然閩薛千仞筆餘謂四明以十六為中秋又以中秋競龍舟相傳宋相國史越王母以十六日生故易是日為佳節越水國中秋日人皆載酒泛月相國遂以龍舟娛其母俗竟因之至今不改

春秋社日俱不作女紅謂之忌作唐宋皆然張籍詩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周美成詞聞知社日停針線採新燕寶釵落世移俗改今遂不知有此忌

俗云登高必曰九日按魏李充隋陽休之皆有人日登高詩嵇含詩云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則登高古不獨九日矣

應山縣十月朔俗作粢糕以飼服耕之牛牛是日河飲照見角端有懸糕則已無即墮淚見俗傳已舊牛習以為常也

績溪極重年冬祭祖舉在十二月内即貧者不廢胡君直中丞謂其家堂中用四卓以擬四時堂兩傍列八卓以擬八節合之為十二月杯中間四傍各所用七十二為七十二候合之為三百六十日其義殊可嘉日别家有用三十六卓者義各不同

除夜洪洞人以麪作窩窩十二以應十二月置甑中蒸之蒸熟覰其中有水即卜其月多雨

莆中新年五日不掃地問之胡翼雲太學云績溪亦同此風

延平楊文純謂其鄉移居五日不用銀問之胡翼雲云績溪亦然

洪洞人遠行其家五日不掃地韋莊詩云去路香塵莫掃掃即郎去歸遲

古有五角六張之忌謂每月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日作事即不成耳玄宗游華清宮劉朝霞獻幸溫泉賦中有述德云直攫得盤古髓掐得女媧瓤遮莫爾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自敘云今日是千載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即其事也今係無此忌遂不知五角六張為何語

風篇中

莆田姚旅園客著

鍾伯敬秣陵桃葉歌三十六首金陵風土之信史也余摘其一二如桃花春水燒秦淮油壁珠簾障六街隊隊三吳輕俠子大冠廣袖淺頭鞋　踏春南陌女同車羅綺椎荊雜廣除夫出他家擡婦媪留錢妻出傕肩輿　排當食肆客成圍飣飣零星太細微十歲女兒能適市一錢買得兩般歸　一派

青樓晝掩扉無湖新去未曾歸應門只說新歡至邀住棲霞與燕磯　呼兒紳紙墨加濃不論偏鋒與正鋒但要乞君題數字近詩書似大詞宗　小合輕囊貯甲煎自溫舊火試新烟休論爐底名香價一碗爐灰買百錢　衲子稱詩也不妨西方亦自有詞塲開函首檢新題額春日邀同某部郎

屠長卿江南謠云十千買一爐百萬買一畫妖童與艷姬大艑閶門下　菱花與藕花綠水平如掌堤邊油碧車湖上青蓮舫　村村帶流水遶屋足蒹葭割門鬪雞犬舟楫過隣家　江南饒水竹臺榭碧嶙峋昨日絃歌罷明朝換主人　朝從紫陌游暮向青樓歸家中無斗粟身上著羅衣　江南冶游之風在在可樂讀堤邊帷車湖上蓮舫便令人神往舟楫過隣家唯吳興擅其勝末二首最中江南之獘明朝換主人余於諸友中每身見之

屠長卿江北謠云女郎騎駿馬帕首抹烏雲一道流星去西風吹繡裙　客從臨洮來長刀角弓綠日暮上酒樓撾笙啖羊肉　陌上羅酒漿東郊拜墓

罷脫下黃衫子紅裙樹間掛　馬上逢卿里無奈馬蹄疾寒暄欲一言風沙忽相失

王行父作朔方風土十詩余記其七云門前一陳麤車過灰揚那曉的踏花歸去馬蹄香　綿襖綿裙綿褲子胖張那曉的春風初試薄羅裳　頭上髮髻高一尺蠻娘那曉的寶髻雲鬟宮樣粧　開口便食燒道子難當那曉的蘭陵美酒鬱金香　出蒜生葱生韭菜腌臢那曉的美人夜半口脂香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臉那曉的春風一曲杜韋娘

行雲行雨在何方坑上那曉的美人夜宿芙蓉
帳
閩中風土吳非熊游閩詩略寫一二詩云舟中喧水
碓城上出人家荔子家家種榕陰處處遮居民晴
着屐市女晚簪花
李宗定京山竹枝詞云紫氣氤氳帝里東南新開市
雜其中一年好事無多少只有謠言疾似風　婦
女紅花插滿頭逢人遍說學蘇州短衫寬袖長羅
帶蛇髻三盤搽柏油　山葛高巾濶緣邊布裁朱

履血同鮮傍人訝問佳公子盡是豪奴惡少年
不爲商賈與農桑整日山歌信口揚清客一呼千
萬至甕無宿米學焚香　狎斜幾户竹爲蓬妖姬
房小畫如籠兒郎車馬無蹤跡買笑黄金半足銅
滿城婦女粉如泥客販杭州價不齊縱有一船
方到岸明辰盡送入深閨每一讀之風景皆宛在
目中
近來法度廢弛時事多更卽如京營一事水夫長班
動竄籍其中以抵工食又昇平日久文武畸重致

主將類能操觚而不閑弓馬干戈巳未遼左失事
劉杜二將陷没海内遂楞馬無備關中王孫子斗
作紀事五首可謂言言對癢矣詩云遼陽烽火照
燕關悵望三城杳莫攀哀痛不聞　明主詔蒼皇
空賜逐臣環中原芻粟艱如玉内帑金錢積似山
七十二營閑虎豹徒兒新募又人間　一　完顏遺部
海西傍雜種生滋漸獗猖鐵甲千羣聽鼙纛旆麾
百里聚水霜頻年貂馬翻投餌計日鯨鯢且跳梁
聞說酋書隨漢使自將七事奏　君王　二　漢朝法

網未全稀嘆息軍興事巳非急發紅旗諸校没從
容玉節撫臣歸血腥戰壘陰風慘燐火沙場白日
微自是　聖皇修省切故將　恩澤當神威　三　時
清諸將慕文儒勝韵長才亦自殊競羨江花生彩
翰不聞營柳避雕弧餉金輾轉隨津貴宮錦封題
待市胡覆轍于今堪自鑒嫖姚何必薄孫吳　四　吾
皇端拱繼前風絕代黄虞事可同四紀衣裳垂秘
殿五雲繚繞白深宮西臺封事多難下左省官僚
半欲空今日杞人頻涕淚隱憂不獨爲遼東

楓窗小牘載王禹偁上疏云古有四民今有六民謂古者農即兵也今執戈之士不復事農四民之外又一民也佛教入中國度人修寺不耕不蠶而具衣食五民之外又一民也余以爲今有二十四民借籍三清專門符水六民之外道家又一民也錢櫂子毋藥假君臣七民之外豎者又一民也灼龜擲錢自謂前知蓍草梅花動稱神授駕言管輅籠絡孔方八民之外卜者又一民也手抱五行口生𢙣欬九民之外星命又一民也姑布𢹂孩麻衣糟粕十民之外相面又一民也尋龍第一青烏無雙十一民之外相地又一民也技擅攻城智能略地十二民之外奕師又一民也頷瞬眉語低昂在夫口頭赤手空囊珠玉堆於半壁十三民之外駔儈又一民也生長烟波慣聽風水身寂岸飛千里坐至十四民之外駕長又一民也緩行如桎梏飛步若甜飴任不借一雙踏河山百二十五民之外舁人又一民也論斗不論星論君不論民始於五虎終以翻龍十六民之外篦頭又一民也臭過鰒魚香云龍挂錢乙何親趙甲何薄十七民之外修脚又一民也捏手捏脚揣前揣後十八民之外修養又一民也藏龜真傳瘦馬捷法粉胸翠足螺黛朱唇機關日練媚態橫施㬪網滿前貪坑無底十九民之外倡家又一民也彼何人斯居夫簾子翠袖羅裙曰男如女兩兩三三拔十得五二十民之外小唱又一民也改頭換臉世態備描悲令人悲怒令人喜廿一民之外優人又一民也吞刀吐火度索尋橦聚衆山於目前種瓜蘇於頃刻廿二民之外雜劇又一民也游閒公子俠骨豪民家藏劍客戶列飛霞激游矢若驟雲探囊金如故物里羨其雄官何敢問廿三民之外響馬巨窩又一民也宋徙六民今隆十八凡此十八民者皆不稼不穡除二三小技其餘世人奉之如仙鬼敬之竭中藏家懸鐘鼓比樂公侯詩書讓其氣候詞賦揖其下風猗與盛哉

白龍挂者南都偷倉米之盜名也以白布爲長橐蹐墻出米因曰白龍挂黨與甚多漕糧起運散搭艙

上北行而會於通州運官少米者請以上坐輒爲他盜賍値輸之誠兩都倉儲之巨蠹也

水老鴉者揚州舟猾也舟人多託故與客鬨其一即跳入水中久不出其一與索命行旅亦爽然自失不得不多與金帛求息然跳水者伏行水中已在二三十里外登岸矣

秣陵有夜市在笪橋廊下每五更盜者以所盜物至不舉燈惟暗中度物又不出聲物値隨其所指即度錢或價與物等或得利數倍習以爲常略不致

訝蓋所從來舊矣

唐多劍客我朝惟邵武一見他絕不聞宜世之多不平也陳仲醇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其然乎

古多小吏如石奮爲高祖所愛是也今惟蜀中有之與門子同執役亦如門子與官同臥起第古之年不可攷然翟方進王尊稱十三石奮稱十五與蜀同矣

薛千仞謂今長安中無位而游者不分牛驥皆自稱山人人亦不分牛驥皆從而山人之蓋以山人爲美稱也余謂古之山人高今之山人辱何則山人者上而好修重己重人次而詞賦艷口悅心茲留都以箋片一曰催末屑一曰催客爲詞賦京師以幹辦爲文章與箋片揖讓者利招致新安太學拜門生而媚巳曰爺與幹辦腹心者利通仕路之血脉而作巳耳報神淮陰與絳灌伍謂我山人我面頳矣

僧者佛弟子也今形貌則是衣履則是而其道蓋非矣余嘗見雪浪蘊璞經僧也雪浪多妖童客至童即出門看蓋隨車從之多寡以爲款供之等第蘊

璞在永慶寺講朋輩拜之輒稱禁足余嘗早至覓之不得云答某部郎拜恐妨經講每早行也庸慭苦行僧也寓鷲峰寺刺指血以寫經心甚服之越數月以沙彌故他徙又嘗同王懷亭僉憲臧晉叔博士施仲宣儀部游燕子磯散步弘濟寺前傍一茅舍中坐一禪僧見人盤踞如故徐而臧公問其里因問敍同年某無恙乎僧知皆官長及行不覺下榻送出門矣爲僧而未忘世味何以僧爲

佛寺大門內即塑四金剛一持劍一操琴一持繖一

持蜃蜃龍類問其何義答曰風調雨順也以蜂爲
風以蜃爲順沙門全無心竅矣蜃音愼愼順古同
音
楚有談三教者意甚得因問袁中郎可增可減乎中
郎曰可今世之盜名盜利者非蹤教乎媚世取悦
者非愿教乎不可增之爲五乎然三教皆習其末
失其源猶之呂秦牛晋惟蹤教愿教最真不可減
之爲二乎
楚小人之家夫殘疾則復招一夫曰招夫養夫今長
沙不必夫病亦招一夫有訐於官即執養夫之謔
南都妓文雅口不談刀錯北都妓高價而俗楚妓麗
而多情晋伎黠而太受甲抑晋妓城中不敢騎馬
道行見人縣舉手稱拜見秀才則不敢稱拜曰磕
頭而滕略近地矣城外騎馬見衣巾者在里外即
下馬稱拜余嘗出平陽北門遠見翠袖兩兩耳語
意其妓也比有車將近列跪道左矣葢其俗然也
北都妓既無几案又無香爐極雅者沉香在汗巾角
就火盆中挾片炭於盆簷爇之欣欣德色矣余嘗
刺之曰都門妓眼眶大而香爐亦大房中有長案
案上有書壁上有畫雲居寺遏張五耳
癸卯冬僦居淮清橋隔桃葉渡即曲中也予謂陳元
凱廣文曰國家耗矣廣文問故予指曲中謂之曰
此間華榱麗棟曲榭層臺半委草萊矣廣文謂此
正宕俗轉淳君反以爲耗者何曰李文叔不云乎
天下之盛衰係於洛陽洛陽之盛衰係於花園此
亦洛陽之花園也當國家盛日城量珠玉民生富
裕因以餘力酣歌於瑤箏錦瑟之間且太平時人
心宏拓眼界濶大視金如糞土今物力詘詘既無
餘資以事此又心與運移漸入鄙細金重性命矣
內多欲而外難割捨紅粉冷落曲榭變爲蓬蒿所
由來也予謂國耗者正辨以此
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爲儒云老奴無意後夜分王
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進自稱鄭玄責之曰君年
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耶梁帝召見
何點詔拜常侍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
今自稱老子此風絕少惟三晋人惱時開口即自

稱老子

二王帖多稱諸舍今莆中宦家子稱曰幾舍幾舍清漳晉江亦然或只稱舍人猶有晉之風焉

莆公子稱之曰幾舍幾舍從行第也子亦從而呼之曰阿舍

莆田福清小人稱上人曰使盖從通政使布政使以尊人也而子稱父亦曰阿使則從僕之稱也

莆田人稱子媳曰幾房幾房從其子之行第也新入門則曰新房小人稱之曰房人子亦從而呼之曰

阿房阿人

晉陽不知有字僕呼主人之任皆隨主人呼其名只加以哥其風甚古新安亦然然晉人猶或以行新安至老不避失之野已此惟吾鄉爲得體吳下亦略相似（王犖卿爲仲嘉從叔仲嘉六十餘犖卿之蒼頭皆呼仲嘉曰道會哥道會仲嘉名也）

司馬君實童子隨人呼君實蘇長公勅之曰宜稱秀才後童子以秀才稱君實君實曰長公壞我童子今漳平寧洋之間爲諸生者僕輩皆呼爲秀才即此風也至爲孝廉仰呼爲大人矣

莆中稱授經師曰先生吳興稱官家童僕曰先生洪洞稱秀才曰師傅別處稱工匠曰師傅風之所漸莫知所始

吳興鄉紳之僕見鄉紳之弟兄皆作長揖呼之曰幾伯幾伯不論弟兄隨其行第槩加以伯也盖有太古朴略之風焉予鄉禮分甚嚴唯山野之中呼主人爲阿叔與主人同坐起曩郭人有買山僕者客至與主人兩人耳僕向內索茶三杯俟客與主人舉已已亦持一杯次末坐主人切責之後客至索

茶只隨客多寡然向主人笑語曰今日佳否朴野之態終難遽忘

奉新人見親知僕至輒與之左右對坐親陪茶酒即縉紳皆然紹興人初結姻僕至雖縉紳必請其上坐讌款焉二俗似古予獨以爲不然盖古之使者多以門人家臣子華使於齊是也故蘧使孔子與之坐若今則皆臧隷矣豈可猶執古禮

廣平童僕命名必曰貴如貴小貴新之類新安命名必曰旺如來旺邉旺之類土風相沿久矣

浯江人名女必曰貞如柔貞秀貞之類

石林燕語云婦人以姓爲名今筠陽婦人如姓蔡嫁於胡則曰胡阿蔡遺風猶有存焉

彈棋起於漢成帝劉向爲作以代蹴踘之勞魏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顏黃門謂彈棋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一爲之此戲今絕無知之者余意俗之拾枚姑卽其遺也

古以石爲箴山海經鳧麗之山其下多箴石今絕無石箴亦不知其法若何或云金剛鑽卽其物

古者后妃羣妾當御於君者女史授之銀環著於左手以進之既御著於右手生子月辰則授以金環退之今女人著環直以爲手飾耳

俗謂箸曰快莫知所始余意船家之俗忌耳蓋行船惡住故諱箸作快猶以猪舌爲猪利也今俗安然以爲正名畧不致疑

骰原作投以手投故又曰叜古以玉爲叜曰瓊叜今曰色子者叜之訛也骰有六面古只刻四面以梟盧雉黑犢四物刻其象於上據晉書惟黑犢輸梟勝盧盧勝雉今俗刻點猶曰呼盧實不副名

宋朝有肉笑靨載在程史名亦不惡今不識爲何物豈肉餅耶

寒具卽今俗點心之謂蓋因寒食而得名也寒食不便舉火先日具物如餅饊粔籹以備饑困故曰寒具今不專用於寒食致世不解其義

劉夢得寒食詩纖手搓成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褊佳人纏臂金所謂玉數尋

余嘗在合州見之請官長席面必有此物爲敬

吾鄉以米粉爲果又以米粉爲餛飩曰果繭土人惟冬至作此仍以相遺嫁女之家猶盛二月二日則間有之初不知字作何亦不知其義謂何後見載籍云楚人以米爲繭以祈蠶始知所自今其形漸遠故其義亦晦又此俗惟盛行莆中他所未見未審何以

長沙喜飲熏茶茶葉先以草熏之而後烹云病者飲此尤效

周九府有錢布刀龜貝今天下不用貝用之惟滇中

滇中曰蚆（蚆音葩博而匾中廣而兩頭銳也蚆貝中之一種滇曰此者以用者此也）有
底曰孤兒蚆底開曰開蚆開蚆入小蚆曰合子蚆
則一當兩用一箇曰一莊四莊曰一手（以每數必四箇也）
十手爲半索二十手曰一索（八十箇也）二十索曰一袋
（一千六百箇也）五袋爲一百索五十袋爲一千索貴則錢
一錢換十二三索賤則十五六索以十六索計之
是一錢得一千二百八十箇也一蚆可以買一物
則滇中之風景尤勝於秣陵一錢買得兩般歸也
弁如憒但當耳有兩手作扑耳余少時於戲場見之

猶有告羊之意今卽戲場亦廢之矣恐後便不知
作何狀

古人皆戴白帽今惟中州楚蜀仍此夏天戴之呼爲
涼帽此外絕無矣陳傳武與張合州兄體敬游峨
眉傳武有制初出合署暫戴緇巾行數里紿隸人
曰取我涼帽來隸以爲眞也媢問體敬曰官涼帽
在何所

楚人夏日多戴涼帽或問死者誰李宗定曰死了帽
子

說者謂網巾國初一道士始創此　太祖嘗私行問
之云一統太平　太祖喜甚官其人今閱謝宗可
詠物有網巾詩則元時已有矣不自我明也（謝宗可詩云烏紗未解絛塵袢一綱清風兩鬢寒篩影細分實綫滑棋紋斜界雪絲乾不須漁父燈前結且向詩翁鏡裏看頭上任渠籠絡盡有時怒髮亦衝冠）

謝安折屐阮孚蠟屐皆平常履之非爲雨設今惟晉
江猶然其木輕皮靭製度亦精晉江因晉人南遷
居之故曰晉安有晉之風無足怪者

婦人戴鬏髻天下同然獨莆中旣嫁猶如曲中佳人

裝束卽新嫁娘有髻亦爲簪花之資越七日卽棄
去矣

黃六治謂開封婦人皆戴網心竊恠之後余開封渡
河見舟中婦人網蒙其首非六治先言幾絕倒比
過通許太康門子披髮者皆有網亦一方之服妖
也

洪洞女人裙摺簡寬如韭葉莆田女人鞋底多以綾
包靭木底板曰高底鞋梁簡文帝詩羅裙宜細簡
畫屧重高牆於二俗見之

過青縣見婦人道行皆佩紅帨長去地三寸耳詩云毋感我帨兮風見於此

洪洞婦人衣重重卷袖道上行露其手𢭏詩云手如柔荑不第齊風矣若南土風俗則披子逡巡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但應報道金釵落彷彿還因露指尖

余游洪洞謂其有五美美城池美宮室美園亭美男子美婦人謂其有五不解不解食飯不解飲酒不解賞花不解金扇不解石篆則淳朴未雕矣

績溪胡翼雲謂其鄉風作壙先作虛壙以瓶裝油裝穀蓋之又以松木一枝並置壙中俟踰年取出油無水氣穀與松枝不腐即佳地也此法甚得敬愼之意處處可試焉

建溪之舟如梟前尖小而後深大及遇水漲則倒撓上灘北方冬日遇顛風而轎亦倒舁陶比部人表懷來道上苦風詩云越人舴艋撈須倒西塞風尖轎倒擡路上小兒休笑取有人驢背倒騎來

江北呼牝驢爲騲驢牡驢爲叫驢騲字字書及顏氏家訓有此字獨不得叫驢之解詢之者皆俱茫然偶一童子云以驢駕轎必以牡故爲轎驢耳余問令駕轎以騾不以驢童子亦不能答第楚辭有蹇驢服駕之語漢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騁馳爲樂薊子訓張楷皆嘗駕驢車又晉令乘傳使遭喪聽乘驢車近日余友廖季符曾倩驢轎則驢委可駕轎驢之說不爲無因矣

滇南遞公文有雞毛一枝炭一塊在手即知爲火速飛遞十日之程兩日便至

巴陝人遇物皆負之於背外夷人遇物皆戴之於首雖數十斤步履自如孟子曰須白者不負戴於道路未可以彼俗爲非也

火盆駕炭至微事亦自有勢南中熟炭在下駕生炭於上氣即焰上北邊生炭在下置熟炭於上氣方焰下若效南中即熟者亦黑矣蓋一陽之後氣宜上焰北邊陽氣不勝寒威故焰氣降而下耳

莆有著沙之病令人腹痛手足冷狀若傷寒治之只用頭髮繩刮兩臂上及頸上令發紅謂之刮沙又

内服薑湯而已稍甚者以針挑背上白筋如線刃斷之愈最甚者以針刺十指尖出烏血即愈此病尋常有之初不知所謂及閱抱朴子始知南方有沙蝨亦射工之類中之至有殺人者則攪腸沙不治者其驗也第云沙蝨生水草中觸之則病今女人在閨閣中何以亦中此病恐未必盡然也

今俗易豚星緯忽畧禮樂吾家姚信著士緯談理窊信武康人舊志列於儒林新志乃羼入方技非以昕天論乎又彭攀能獻樂書樂以和入風亦非易事瑞州志亦列之方技顓頊渾天夔作樂將盡方技之流不足稱聖巳

今郡邑志書列女傳只載節烈餘賢如佩母德比孟光文如道韞皆黜入雜錄蓋巳成風如興化志以江梅妃方孝女徐德瑛載於叢談是矣殊失列女之義余惟嘉興志爲得體賢母賢女皆列焉但易列女之日爲閨行亦未能免俗

今爲親上壽率十數金爲錦幛然惜重幣求文只持數錢索學究筆借一顯貴姓名以誇燿戚里桂匱而寶燕石虛詐之俗相沿不覺是不惟誑俗且誑父不惟誑父父亦自誑也

福唐人不欲居人下多誇言一人渡同舟者問其姓其人答曰姓葉問者曰葉相公家乎曰彼小葉耳

回回朔望集禮拜寺閉門不與人聞人亦莫知其何狀秣陵有鑿辟闖之者見其分坐兩傍相次以手提隣坐者耳一手指西方以炷香爲度而散蓋修淨土意也

土官既死子幼者皆婦署事婦襲男子冠服與流官應酬亦作男子長揖其風與占城同

北港俗親死即刳去臟腑以火乾尸貯木懸梁歲時出而祭之其不識禮義如此其人散居無君長惟甲長之類爲頭目中國十人以下至其地則彼殺之五十人以上則彼閉戶而避我捕魚逐鹿者入其境必分贈甲長土宜閩撫院以其地爲東洋日本門戶常欲遣數百人屯田其間以備守禦

交趾以足第二指交拇指上也其人皆被髮好以奇楠香尤時時擦體關吏見即索之間有秀才關吏

令其作字字畫枯勁並無重輕國稟我　朝正朔
頒曆之時委一雜流賫去彼國遣方伯至關跪拜
迎歸公讌與雜流迭爲賓主焉
陳益稷安南人元時爲湖廣平章政事天曆二年夏
征西凱還艤舟君山詩萬頃烟波一葉舟虛名輕
似水中漚層層浪捲千堆雪浩浩風生六月秋適
意野禽頻出沒忘機沙鳥任沈浮明朝匹馬長安
道又是紅塵別樣愁陳人則安南詩不囿於安南
安南前代皆郡縣其地我　朝雖奉正朔然偏安

一隅尚阻聲敎惜哉
琉球民犯剽掠無輕重皆以開腹之刑
琉球漸染中華知禮義有子居喪數月不食肉者有
寡婦不嫁守其二子者每津津對華人道之
琉球國居常所演戲文則閩子弟爲多其宮眷喜聞
華音每作輒從簾中窺讌天使長史恒跽請典雅
題目如拜月西廂買胭脂之類皆不演即岳武穆
破金班定遠破虜亦以爲嫌惟姜詩王祥荊釵之
屬則所常演每嘖嘖羨華人之節孝云

琉球國等威以手巾別之手巾者裹首帛也紫手巾
最貴即國相大夫之類黃手巾次之紅綠等又次
之靑者爲下王手巾則兼用五色我使往封彼皆
華服來見不復用彼服色矣
使琉球者讌之日拜位坐位俱分賓主王至使館亦
然國相等拜二使則並四拜二使不還拜其體與
待中國屬官稍畧
琉球國理錢穀者謂之哪嘞官
庚戌仲秋後至北雍看適朝鮮入賀三使亦來遊遇

人分高麗扇及紙刀扇上題詩爲辛丑秋東岳李
子敏作其作北京詩曰薊門烟樹遶居庸北極神
都壯國容樸地閭閻靑海近隱天宮闕紫雲重詩
書禮樂周風俗道德皇王漢祖宗萬曆太平端拱
日廣庭鴛鷺綴夔龍其作聖節詩曰九城初日瑞
雲曇虎拜形庭百辟森黼黻星辰璣極北梯航玉
帛越裳南河淸適際千年一嵩壽齊呼萬歲三鰈
域小臣陪獸舞內樽偏荷霈恩酣詩雖未及朴寅
亮亦以見其俗之文雅云

高麗使臣網巾以玉爲環大於大通錢云彼國官階以環大小爲品級又隨從皆戴竹笠衣皂服問之則千百户之類也大抵其國中官員皆戴斗笠入使者始襲我　朝冠服耳

高麗婦人寡而無子可依卽令處傳舍以侍使客生子卽收爲通引通引者卽中國之門子也

賈島有送褚山人釋無可有送朴山人歸日本詩褚朴者必與中華相頡頏今不知彼國有其人否

國初倭國嗜哩嘛哈來朝有詩答問云國比中原國

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瓮篘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項聯自誇其雅然衣冠製度大背唐俗而迺云然則狡譎矣頸聯自誇其富則不離腥酒也惟結語頗佳冉駹邛筰昔皆荒徼今文物不異中原倭奴有此文彩儻革音反性謹奉聲教亦一善國二百餘年來自恃風濤不改島俗則可惜也

宣府熟夷重客至其家榻地而坐主人先牽生羊以獻隨對客宰烹熟則盛以器戴於首以獻方宰割奉嘗侑食卽有歌妓挾琵琶列侍客酬主人須以布帛在客厚薄不計尋丈賞妓須針線之類若以黃白則主與妓皆不免有怒色以爲賤己也

達女皆垂髮比嫁卽將前兩鬓下垂者剪去其末名之曰廉耻

北狄西戎皆用帳房行卽捲之惟熟夷有房屋以茅結之或圓或方而頂尖如保定近邑民間小房耳

明妃傳有妻母之說今胡俗猶然宣大套虜之妻曰忠順夫人卜石兎其子也虜死兎復婚忠順李大

參君華監兵陽和有詩云胡婦胡兒款塞年相持悲泣轉相憐躍瑜未展交歡帳運酪先開合巹筵五路良媒氷始泮四傳佳偶箭將懸喜看剪葉頻輸馬關月邊風動管絃

南海在粵可達京師往時海運往往揚帆蓋由東海而北海也頃見羅華宗云自北海而西海而抵南海則是四海周流西北隔於戎狄人莫由至耳羅華宗者西洋人慕華而至華衣冠飲食言動皆宗華者余問西洋布出若國乎答云彼小西洋吾所

居大西洋在京師之背北海中去京師不遠阻於韃靼不能飛越故必至南海焉自西洋至南海須閱三歲海中自有小島小島自爲一國時可泊舟焉問其酒則蒲萄也華宗與琍瑪豆同國或云琍瑪豆之徒其道稍遜或云琍瑪豆之友琍瑪豆善天文所著圖與中國頗異且善煉丹余問華宗供帳所出云家中時有至粤者此殆託言或亦善煉丹乎

琍瑪豆友論云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焉　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手雙足欲兩友相助　友者古之尊名今出之以售比之於貨惜焉　多有密友便無密友也　世無友如天無日如身無目矣姚子曰人有異域其道其情一也讀此誰謂海外無人哉世每少異域夏蟲耳然生中華而徒有其胸反不彼若矣不愧殺乎

近西域琍瑪竇作自鳴鐘更點甚明今海澄人能效作人謂外國人巧於中國不知宋蜀人張思訓已爲之以木偶爲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矣

風篇下

莆人語異中原而古有此字者畧記如左

青盲 瞎也　任永馮信託青盲以辭公孫術徵命

戹 頸也　謝靈運詩頷望戹未悄

骹 音敲 脚也　考工記去一以爲骹

弄 巷也　樂府有江南弄

一墣 土一 塊也　淮南子土勝水非以一墣塞江也

汗衫 道袍 也　名起於漢高祖

箍籃 箍音甌竹器 小兒所睡者　俗云然恐不知字作此

柴肺 劄下木 片也　肺音沛漢書風吹劄肺但有音癈者豈有兩音耶詩云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亦音沛

法燭 取燈 也　按事物紀原淮南王招致方術之士延八公等撰鴻寶方法燭其一也則法燭之名古矣

胡餅 酒餅 也　唐太宗賜李大亮胡餅後人不識胡餅爲何器今詩多用酒家胡胡姬不知胡即壺也

惡颯 南都曰 狎水臭 似蟬身作臭氣余初惟莆語之僻及閱

罯客捭犀始知古有此名矣

剌虎（剌音喇謂惡少也）按剌虎草名此草招人皮肉卽如火燒故以辟極惡之人謂不可近也

鵶頭（婢也）按杜牧傳在吳興見鵶頭女指幼女頭青似鵶耳非指婢也今俗字丫頭不若鵶頭之雅也

敝喬（妻姊妹也）令喬（稱人妻姊妹也）語出於江東二喬

倩子（謂壻也）令倩（稱人壻也）此本齊語也而謂妻之兄弟曰團子稱人曰令團則遍攷無謂豈以長孫無忌爲唐太宗后兄歐陽詢嘲之曰索頭連背暖褌襠畏

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名起於此耶然此極不佳之諱何可以稱人曰令團乎

齊眉（謂童子初留髮髮始齊眉者）蠕蠕傳髮始齊眉

花灺（灺音謝燈燼也）燭灺（燭燼也）

柏（謂以物就火烘也或就日曬也）瓠子歌魚沸鬱兮柏冬日

䣼（黴也）白居易詩廩米陳生䣼

熱洛（謂食熱物令腹中暖也）洛水不冰下有礬石古人謂之溫洛見莆語有所本也

戾臼（謂誑言也）唐有戾臼滑稽善謔其言必本此

衎衎（妫也）屈戌（門牌也今屆音近骨）糒（音殑粉也）末 做鍼黹（做女宂工也）

壂（以泥墁墻也）捩刻（捩音列謂異常作事也）䫜（物裂也今以謂事壞曰䫜）泛泛響（泛音乏水流聲也）欶欶笑（欶音閻微笑也）嚇嚇笑（嚇音𡀔大笑也）搽（謂扳樹枝之類也）䋰（音捐以繩骨物也）摑（以手打面也）肩頭妖妖（妖音憂謂愁而眉頭皺也）閅（音抹以眼䨺人也）屆（到也）夥頤（夥多也頤助聲）語雖侏儺字出於古

莆人呼天曰汀來曰𪚌冷曰凊原有此音卽睒斜車皆有別音古韻已然矣若謂雨曰戶扇曰信樹曰㮕美好之好曰夥則蠻語也

急焦（磁茶銚也）梅花引（項吶也）羊迷月（科斗）羊迷（也蝦蟇）猴急（怒也）馬醒（伶俐也）小禮（羞也）無琉球（謂戲而不知節也莆土語）

打敵都（謂刁蹬之難制者）莆田語不知所解亦不知所本第徐文長四聲猿中亦有此語

罪過莆人於痛楚之事卽呼曰罪過

撓（稱謝人也）莆人意謂攪擾耳黄州亦謂然

有稍（謂富人也）莆田秣陵亦然然義稍不同莆直謂富者秣陵謂身邊有物曰稍稍帶意也又曰有瞥則以身邊有物可質也

莆語不變正音者余記憶六十字如父子富貴困賤
善聚贅鬚鬒鬆草木花酒衣椅以矣意薏苡止旨只
侈此梓始豕矢史士似祀俟彼妣比疕技妓喜憘
庶免釆色蒙腫宂勇凶儒如進飲摻修德
或問曇花記所稱土音而獨曰閩何曰襲蘇長公之
餘唾耳長公觀賢巳圖呼六言自有味長卿則無
謂矣又問屠長卿自持土音而笑人土音何曰西
吳人謂水曰矢東吳譏之東吳人謂死曰洗有婦
與翁祝壽曰願翁壽似阿媽脚翁問故曰千年不
洗西吳亦舉之爲笑柄
儂自稱也福州一府閩人自稱不曰弟曰我必曰儂蓋吳儂
之舊也
人客稱客也福州一府閩人稱客不曰兄必稱之曰人客
翁謂夫也莆田泉漳
路頭翁謂婦人所私者漳州
增重漳人呼妖童也外國銀錢每一錢漳人以水銀法浸之
可增重一二錢故以諭妖童然舊錢增多新錢增
少因又以新舊爲冶容次第

赤脚兵謂替人受杖者漳州泉州
空庵謂人欠神也泉州漳州
支姑摺謂帽也泉漳
逢羊苦瓜之別名也龍溪言此瓜不可煮羊而食食卽有害
余意當爲妨羊土音訛耳
八死謂羞也不知八死謂不知羞漳泉
老先父也後生子也大者兄也細者弟也姐妻也賽
奴婿也赶赶婢也白賊謂誆哄也使鬼謂譏罵人也猴鬼怒也
湊伊謂蹐他也無事倖也無數窮也行動便也寧洋縣
寧洋人謂覩曰車謂精曰避凡稱物精製曰精精
陳學一謂漳平人訴人村俗輒曰五色村五色村三字新益謂備諸村也
林陵輕佻之語皆本於曲中如燥脾謂快也肉麻謂可羞令人肉麻也趣也調猴擴音者謂作態也波老謂不在行也西廂肙之所謂波學士也
尸鬼謂突然而來也水虛獎太過也括目挑心招也扯淡沒來由也嚼蛆
亂說話也猴食可厭物也藝妝也來回底事也撒漫肯散金也如此之
類卽衣冠漸涂焉
巴眼帳謂隱事也卽來回之說一溜烟逃走也牙疏落齒牙謂指

說哄也

遮留秣陵謂譯也揚雄方言曰譯或謂之蜆𠼝音啼聊蓋指江東也今曰遮留見俗音漸流漸遠

秣陵亦有土語而字皆有據者署如左

巽音遜官之遜謂柔詐人物也按胥鳥之網曰巽語亦有義巳

扰音輝謂訪人也

泧音儀謂汙也却嫌脂粉泧顏色字亦雅巳

跉跉謂閒游漫行按跉小兒步也蓋言一步方一步也取義極肖巳

覞一作瞥今金陵看物之美惡動曰覞一覞

羸搏其衣袖也禮王制云羸其股肱

戴子謂無賴惡少也戴毛蟲也音刺卽巢刺王之刺言毛蟲螫人人不敢近耳

幾稜稜音近進問道遠近也

螳起謂作發家者蓋開張畫繒曰螳張皮曰鞳音諍取鞸力之義也

熅以火伸物也今謂熨斗曰熅斗

火隱火死也火隱字佳

俗音漸流漸遠秣陵語音最正亦有與去街鞋巷參

媽雨六三話柄

陣頭雨六月西北雨也秣陵

架鷹謂手持一二骨董旋賣者

泥團謂老實頭也先是秣陵謂江北人曰土巴泥團者土巴之別名也古巴有沙魂之語見江幾隣雜志

稻官老實頭也兩都

廣客稱妖達也秣陵先是稱食蚝因食蚝而曰廣客

秣陵罵人動曰牢戶曰拉牢的其語亦很也

南都辛丑間有市語罵人動曰勞瓜變如云要搗則曰勞瓜變成蒜要搗如云要敲則曰勞瓜變成捶錘要敲殊不知所起而勞瓜亦不知所謂或曰老鴉之轉

倉飲酒不中程也眞州飲不中程卽曰倉蓋倉以貯官米沒官意也

火隱雹電也米酸飯夥也丹徒村落

阿椒叔也阿況兄也阿弔弟也東吳隱語

白象游玩也羅利那裡也沙府何物也閒姑蘇

北京方語甚多如云白臉謂害羞也燥得荒謂羞也利把謂不
在行也焦牙鬼謂能言也少倒謂顛倒在我謂是我事也蓋攬其事也拿
糖謂作態也怕人笑話謂恐人笑也不是笑話謂言戲也不浪謂淫
也厭謂故以言困人也拿鵝頭謂挾人之私而詐財也
骹音筱京師謂脚也碎翁菜即閒褻菜音重而然也罵人動曰狗攮音囊
媞音蹄美好貌江淮謂母曰媞今北京罵妓曰媞子
則必怒形于色問其意曰罵其蹄子也蹄者糊腿
之謂殊不知其解
小婦者二婦行謂小弟婦耳今俗謂妾曰小婦北京
妓罵之以小婦有憤而啼者
京師謂婦人淫曰浪故謂之浪婦人即不悅張家灣
郭氏童蒙師一日出一對曰泥深埋屐齒浪急打
船頭郭氏子尚少念船字略涉於床其母聞之怒
曰浪何關先生事且訐我打床頭乎即日具幣謝
去
北都有市語如云該打則曰屬綿花的該打云該細
則曰屬螃蟹的該細里巷之間語即態出想共言
猶見其態矣

北人多讀入聲作平聲燕中有諺云馬快船進東進
西光祿寺宰鵝宰雞翰林院作文作詩中書科寫
誥寫勅這都是天下有名的誰知道有名無實勅
的實三字皆入聲今與西一韻其一驗也
洪洞人予與處最久其土音有可舉者
扻梳扻音撣謂剔梳也莊子簡髮而扻是也蹈蹈謂馬蚱蚱音渣蓋蚝
蹈之轉也枕鍬頭也奘大也拖大也冽冷也皆古字也如云敵腦
頭也波羅膝頭也脲脲乳也梳扢蚤梳頭也腦搭小兒頭太
也布衫道袍也論紬段矣不生火筆也娑羅桑樹也卜子樹也
麻結達蜻蜓也嘯霞也冷子雹也挑擔連襟也連手夥契也
也生受稱謝也自起戲也捲罵也擡藏也乏了倦也
說喬說哄也淘湯也則洪洞之土音矣
洪洞人讀仍為戎頊為婜頊為穹蟄為浙呼牛曰敖
皆鄉音也
洪洞之呼韡軒盲寫妞城碑畢皆音與莆同呼羊墻
採畫上娘又與莆田之水北人同音不知何也
昨暮昨日也今盲今日也今夜莆人土音也夜裡昨日也今盲今日
也洪洞土音也

黄黄子 新鄕人謂無頼少年也 玫之黄黄鷹也以其能[illegible]
山東人謂牛曰油油曰牛開口即曰平不癡
巴搭 草鞋也 敖 牛也 河南
吸破鞋 關中軍士至冬守邊多不在家其婦即與人私不甚索人錢故人謂之吸破鞋
闖頭 石頭也 攩 打也吳與土音
矢 水也長與土音
方言云憐職越人謂愛也不知憐者愛也職者越人
助語之辭子雲未玫耳越人語末即有職字猶蜀
人語末即有敖字燕人語末即有價字也

北西廂一箇價糊突了胸中錦繡一箇價淚流濕臉
上胭脂今長安語末有價字其來舊矣
長帶 茄也 鳳尾 消息也以鵝毳毛扎竹棒快耳之物也 罷散 謂晩間家庭聚飲也
頷下 省下也 皆筠州新昌之鄉語也
頟 西楚人謂魚也
蕩 游玩也楚
白公 伯也 椒公 叔也 可老 哥也 弔公 弟也 至公 侄也
皆折字隱語也 哀妑 祖母也恐阿妑之訛 家家 外祖母也 大大 姊也
亦謂通房之婶也 恩娘 侄呼姑也 皆不可曉矣京山

[illegible] 寰闕也京山土語
聒耳 嘈擾也沔陽 客朱觀察署中有弓人在廳事念佛已
而剃哌曰弟子在此聒耳
單人 閒人也 何斯个 那個也 摥火虫 螢火虫也 措 擦卓也善化
一天 一日也蜀中 罵人動曰百鬼入
犬 父也 馬波羅 謂催末席者雲南府
㷌㷌 杭人徽人謂游玩者
海身 杭人謂道袍 蕭人謂一撒
耙子 雲南謂貝 泰州謂錢

祲子 祲音雪 維揚人謂道袍 蜀人謂裙
脤肊 音抵都 金陵謂花蕊 關中謂腹大
東吳人自稱曰身西楚人自稱曰仔 仔舊作崽
李本寧謂天子守在四夷語言文字何可不悉余偶
有所見筆之於此以俟修舌人志者
達郎古賓 甘露也 撒馬兒罕國在西番
烏爹泥 烏丁泥 烏壘泥 孩兒茶也 爪哇暹羅諸國
蘇伐羅 金也 梵書
楊邁 紫磨金也 交趾

阿跢巴 鋸也梵書
窣多僧　窣陀僧 爐底也胡語
鉢攞娑福羅 珊瑚也梵書
摩羅迦隸 瑪瑙也佛書
彌訶 余帝也
吉由羅 瓔珞也
吃力伽 朮也西域
河輪勒陁 仙茅也梵音
阿達羅喝悉多 白及也金光明經

割孤露澤 胡黃連也胡語
祢祇 水仙花也芾林國
闍莫迦 芎藭也金光明經
矩琵佗香 木香也金光明經
苦彌哆 甘松香也哆音址金光明經
蘇乞迷羅細 豆蔻也金光明經
多骨 白豆蔻伽古羅國
迦拘勒 肉豆蔻胡語
阿梨訶陀 萆茇也拂菻國

婆固脂 破故紙也胡語
迷 音迷、蒨黃也西戎
月卒哆 莎草香附子金光明經
耶悉茗 一作野悉蜜素馨也西域
荼矩摩 鬱金香也金光明經
嗢尸羅 香茅也金光明經
兜婁婆香 楞嚴經 多摩羅跋香 法華經 迦算香 涅槃經皆藿香
逢蓮奈 破肚子也
布瑟波 花也佛書

毘尸沙 金錢花也胡語
撒法郎 番紅花也西番
曼陀羅花 山茄子法華經今萉中謂鬼茄子亦謂花爲曼陀花
畢楞伽 覆盆子西國 蘇蜜那花 覆盆子花點燈佛說
火失刻把都 番木鼈回回語
迦師錯 婆也梵書
沙吉木兒 蔓菁也蒙古語
栞婆你 蒔蘿也一名野茴香金光明經
慈謀勒 小茴香[illegible]

窣鼻力迦苜蓿也金光明經

頗羅果也佛書

菴羅奈也佛書

居陵迦李也梵書

忽鹿麻巴旦杏也回回語

篤迦梨也梵書

鎮頭迦柿也胡語

波淡樹扁桃也南番

菴摩羅伽果俗名香蓋奈類也色如鵝梨佛書

播羅師核桃也梵書

阿月渾子胡榛也波斯國

菴摩勒 菴摩落迦果餘甘也梵書

窟莽 實曰苦鼻麻棗無漏子也一名海棗波斯番

波羅蜜梵語 曩伽結安南 婆那娑波斯 阿薩嚲拂林

阿馹波斯 底珍拂林皆無花果也

忽野簷波斯 阿梨拂林皆阿勃勒也狀若皂莢而圓長不花而實味甘可食

昧履支胡椒也摩伽陀國

畢澄茄 毘陵茄子嫩胡椒也南番語

給敦羅草蜜也火州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胡言

咄嚕瑟劍蘇合也

阿迦嚧沈香也

拙貝羅安息也

阿嗟音嗟波香樹

兜婁婆香櫰香也楞嚴經

須薩折羅婆香金光明經 薩闍羅婆香梵書並楓香脂也

天澤香 多伽羅香 杜嚕香皆乳香也佛書

羯羅羅香片腦也金光明經

央匱涅槃經 哈昝泥蒙古人 阿虞波斯 形虞天竺 並阿魏也

尸利灑樹合歡也金光明經

訶黎勒訶子也金光明經華言天王時來也

尼俱律陀木椰也佛氏

迦羅婆劫 睒婆木綿也梵書

阿濕摩揭婆琥珀也梵書

那伽龍也梵書

宮毗羅蛟也梵書

摩竭鯨也

失收摩羅 鰐也

毗羅拏羯車婆 龜也 梵書

阿八兒忽魚 鱑魚也卽鱣遼人

乞里麻魚 鱘魚也卽鮪遼人

牟婆各揭拉婆 車渠也 梵書

姑栗陀 鷲也 梵書

僧娑 鴈也 梵書

娑羅迦隣提 鴛鴦也 涅槃經

鳩七咤 雞也 梵書

迦頻闍羅 雉也 梵書

迦布德迦 鴿也 梵書

舍羅 百舌鳥也 梵書

蓩尼 鵡也 佛經

臊陀 鸚鵡也 梵書

摩由邏 孔雀也 梵書

斯那夜 鷹也 梵書

揭羅闍 雕也 梵書

阿黎耶 鴟也卽隼 梵書

[illegible]摩帝 牛也 梵書

娑磋富羅 犢 梵書

阿濕婆 馬也 梵書

馬思哥油 酥也 北虜

瞿盧折娜 牛黃也 金光明經

僧伽彼 獅也 梵書

失剌孫 豹也 東胡

伽耶 象也 南番

揭伽 犀也 梵書

容剎迦羅 鹿也 梵書

莫訶婆伽 麝香也 梵書

舍迦 兎也 梵書

何慈勃他你 骨肭獸也卽海狗胡人

合剌不花 地猴鼠也 蒙古人

令邦 黃鼠也 胡人

摩斯咤 獮猴也 梵書

荼首機 音蔡茂機 雙頭鹿也 番言

頭鳩羅 細布也

那波吒 縄也
鬱多羅僧 上著衣也
泥縛些那 裙也
鄔婆弟鑠 父母也
婆帝 夫也
婆黎耶 婦也
拘摩羅 童子也
馱索迦 奴也 皆佛書

胡君直中丞有家童曰攏言兎者甘肅近邊虜雛也

爲劉裨將所得而獻之中丞閒日問其虜語頗詳悉列而紀之以助夫犂庭釆風者云爾

忝革利 天 那喇 日 灑喇 月 我督 星 灑力揹 風 毆勒 雲
忝革利刀 雷 虎喇 雨
甲咱兒 喚甲兒也 俱地 禋喇 山 耻滂 石 舞速 水
我暈 年 那蘇 歲 哈布兒 春 諄 夏 那木兒 秋 我布 冬 恰時
鵝禁灑喇 正月 可渴灑喇 二月 他布灑喇 三月
主喇哈灑喇 四月 躲洛灑喇 五月 乃罵灑喇 六月
乙遜灑喇 七月 阿兒八灑喇 八月 以吃苛力兒 九月
把阿苛力兒 十月 虎遜灑喇 十一月 哈喇火計兒 十二月
灑喇躲托兒 月裏 酒喇喻答納 月外 十匣酒喇 月初 灑喇把喇八 月盡

大朋呵 大明罕 皇帝 杭哈屯 皇后 厄吃革 父 厄客 母 我不良扯革䏚 爺 腦願 老爺 轄屯 奶奶 喻哈 哥
白勒艮 嫂 兇 弟 厄圪 姐 我揹兇 妹 阿不亥 公子 我磬 女子 哭愠 人 頟利 漢子 頟墨 老婆 咱牢 后生 我不健 老人 婆羅漢 菩薩 扳困兒

陀羅谷 頭 奴兒 臉 阿罵 口 奴杜 眼 阿罵兒 鼻 緝吃 耳

亞乂兒 額 克勒 舌 罯杜 牙 和洛 喉 白邁 身 假兒 手
阿喇素 皮 啞速 骨 馬轄 肉 泊洛 腰 格得數 肚 克七 脐 頟脇格 肝 無數 髮 可目似克 眉 灑轄 鬍 我肴 髈
我着谷 吊 喻得格 卵 武托古 屄 不和兒 屁股 我合 俞
兀素 毛 托洛不 生 厄克彌泥五哭入 死 我不得白 病
瞎喇 罵 盥七 打 倒答納 叫 跪 跑 亞步 走 胡阿喇八 折 穩答 睡 召 咬 惟辣 哭 苦 擺押素 喜 哂納 想
革兒 房 毆得 門 嘔得轄 關門 嘔得頟 開門 我洛 埊 河駝 成

阿力塔 金 猛骨 銀
恩斯格 胭脂 惡 粉 兀掬 筆 差速 紙 哈力甲 硯 柏各 墨
格兒 帳 昆担喇户室列 轎 奴木 弓 鐙不吃 弦 蘇木
箭 允力督 刀 火葉兒以兒大允督 劍 假達 鞘 包 砲
都喇呵 盔 鴨 甲 塔受兒 鞭 虎都兒呵 鞦 跌列 鐙 我
朗 肚帶 轄喇步 射箭 踘哈 鍋 阿啞押 碗 煮簇 箸 竹
蠟 燈 托素 油
馬喇呵 帽 揑克叠兒 皮襖 獨祿 紬 我抹督 褲 麻害 鞋
愛抹素 襪

吐吐轄 大米 阿木 米 捕兒扯 豆 打不速 鹽 阿兒克 酒
不達 飯 阿木不達 米飯 兀力兒不達 麪飯 不達以
的 吃飯 哈刺器兀 吃酒 鎖忽托撥 酥 扯都柏 飽 十
吃兒 甘草 即糖 木杜 柴 吐勒 燒 夾兒 火 闇荅太 甜
把呵歸列素 李 歸列素啓乞 桃 把當十歸列素 杏 赤
八呵 棗 呵力罵 梨 討賴波兒 栗
桑 吃納 葱 洒稜木洒 蒜 我惡 韭 撩哈納木乞 白蘿蔔
陸 龍 八兒 虎 以力必思 豹 阿兒斯欄 獅 補務 鹿 克你
思五克兒 麒麟 家 象 我特格 熊 耻納 狼 舞哥格 狐

討賴 兎 哈害 豬 脳害 狗 毛力 猫 主木喇 黃鼠 苦力
搦 夜 猴 脉乞 猴 麽力 馬 飾麽力 好馬 舞克兒 牛 矮
力直格 驢 老撒 騾 夥匿 羊 披兒力哈害 野猪 帖脉
駱駝 苦特類 麀 非召亥 雀 灑潰轄 喜鵲 可可十 報
鴿 呵澇 鴈 混 鵝 夥惡素 鴨 榻恰 雞 波速 乳 你撒伯
飛 買阿速 魚
黑喇 青 擦罕 白 渴渴 藍 烏檻 紅 石喇 黃 那倔 綠
你箇 一 火葉兒 二 古兒辨 三 迭兒辨 四 塔布 五 主力
阿 六 朶洛 七 乃罵 八 以速 九 阿兒辨 十

以勒 來 額七 去 叠列 上 多洛 下 哂汗 好 莫害 不好 擺
哈 不要 惡素 那 押揷喇 拿 場畢 放 苦洛 到 押兎兒
急 阿喇谷兒 漫 掃 坐 捆杜洛 敬 克勒 說話 咱稟 墨
的八 知道 耐打 戲耍 武爪七 看 馬兒荅八 忘 蔡屯
冷 扯爛 暖 把罕 小 一契 大 擺納 有 吾貴 無 克杜 撟
敗納 多少 擺荅 罷 箔速 起 訖 與 鬼喇七 窮 罷燕 富

露書卷之九終

莆田姚旅園客著

錯篇上

桃花蜆若飛燕臨風翩翩欲仙西施舌若帳中李夫人追而望之是耶非耶江珧柱珧海月也若徐娘老大頗資脂粉二者要當與桃花蜆作姆

銀魚膾殘魚也在在有之而平望爲多余不喜此聞其氣卽頭暈章吉父出雲間之小者可寸許晒成一片薄如恭牋云此爲佳烹之氣自在後在海陵

嘗鮮者味甚甘始嘆世重其名而未得其實因評之鮮銀魚如竹雞茅舍中美人時魚如珠簾繡柱中美人河豚一冨翁耳刀鰣則妖童之狡者後見寶坻銀魚肥若玉環千里相貽味猶鮮甘又若夏姬之雞皮三少江南所產不無寒儉然清氣出其上

丙穴魚肉白如雪絕無腥氣何減四腮鱸然視其狀貌頗不快人意亦猶王粲才華不免以貌寢見詘

保德魚冬以贈人千里猶鮮但須冰耳余未嘗其嚮都閫鄭紹勛嘗守備此州問之曰黃河濁流此地兩山夾澗其流獨清故肥膩芳美問其品則鯉鯽鱸三種耳水用滾水隨進隨凍亦有膺者其味稍變涂以胭脂澆以綠豆水則可玩不可食余笑曰魏主雅望非常固不如牀頭捉刀人

鄱陽之鯿大踰尺縮項細鱗肉細味甘攷之字書魴也惟其尾不赬後見苕溪之魴形固不異身小於錢餐之有韻赬尾可憐

嚴灘之魚俗謂子陵所釣者長半於鰍大不踰蚕然

無正名應字以鯤

其間四鰓鱸肉白無腥故古人稱爲玉膾博與亦有之土人不辨目爲豸魚味去遠矣蘇長公錦秋亭詩且食鱸魚美託興耳

九江魚子醬何異西王母所謂連珠雲醬古有蟹醬蝦醬魚醬蜂醬黃醬鰕鯽醬今尚有遺製然睬魚子醬不啻尹夫人之見邢夫人

詩云炰鼈膾鯉辛延年詩金盤膾鯉魚張季鷹秋風起思鱸魚膾古人皆重膾今遍歷土風作之者寡

惟東粤絶重匪惟宴會即歌樓酒館往往而是重客雅士閒輒就餐一舉而盡數盌然腍重餽者以肉白無腥粤雖以青魚可掩昔美往在翟武康衙齋嘗其一鬻至今奪吾口政

劉道眞少漁草澤一嫗樂其歌嘯殺豚進之道眞食盡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夫二豚餘半乃其小小者今惟粤中有此宴客匪此不敬蓋取初生者用香料燒之含粤豕豕絶無彼中土官其先皆上國遺風故俗猶有存焉

合州爼無異錯然所割魚肉雜子薄踰蟬翼累如疊縠七路所稱一見於此

蟹惟海陵爲大大踰尺三吳出以深秋莆中出以深冬風味大畧相同驟食猶有腥氣若以膏糁麪味更爲勝董偃隨母賣珠非不瑩然一入館陶公主家頓消寒氣風韻自別

周官庖人注青州之蟹胥今蟹胥以江南爲美青不第無胥矣博典雖有蟹亦小小者耳味復不佳

蠣房固佳然蠔大若雞子潔若初剖荔支以元水煮之甜如波羅蜜余以爲蠔如石季倫蠣若王君夫猶有傖氣

永嘉之蝦亦若苧蘿之西施脂肉皆香大不能尺貴欲千錢

燕窩以潔白爲貴煮之雖皎若水晶然如嚼蠟亦陳平冠玉耳或曰能化痰則不如鵝眼錢矣

雞蹤油盌須千錢余以爲如王安北見之不使人厭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金山豆豉相沿以爲佳味過香甜不堪下箸然暑寒

疾可稱妙劑亦猶王大將軍事事田野只擅鼓吹

余聞天花鮮者香美異常何異武帝讀上林賦

楓亭荔支仙姝神女也蜜荔支若曲中窈窕色澤雖佳殊乏本來風味姑蘇楊梅土妓耳雖不令人厭那得風韵

荔支果中之仙也桃花覡海錯之聖也

蘋果食之固美然置牀頭時聞香氣覺有眞韵一曰相思名不虛加

余在青州飽食蘋婆果每歎未嘗甘州素柰耳不知

𣘊果即柰也見服虔而不識子愼可發一笑

文官果若安榴皮肉不可食食其核中仁耳鮮食若

嚼蠟訝之後食乾者味香而甜如含雞舌久而不

散始知高宗官獻者賞不爲侈

柿三接則無核琅邪之柿以是可喜鮮啖之殊勝江

南𥡴柿燕栗有由來已余以爲蘋果似公瑾見之

如飲醇文官果似子雲生前以容貌祿位輕之死

後始重柿似子產始疑爲蠆尾終以遺愛歸之

張載詩江南都蔗讓液豊沛三巴黄甘爪州素柰凡

此數品殊美絕快渴者所思銘之衣帶今不第豊

沛無蔗海內寥寥有之惟閩粵多液而甜其運入

兩都者出自西江長不半闌而味復短甘亦惟泉

州漳州爲佳兩都得之喜同隋珠洞庭只堪作奴

三巴至小至酸稱以重臺可也

瀕葡萄名以錦荔支亦孟公之驚座者

金陵無酒近長干王家薏酒亦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江北無如青州趙家露酒可謂從事矣曹州董酒

頗似余鄉酘酒稍淡耳然皆讓建溪玉帶春以淸

勝也

巴漢咂酒宛然章臺妓羊羔刁酒三白則屠伯也三

白若家釀則佳

過大名見桑落多送幾杯猶王謝子弟雖未即佳亦

自不凡

黎惟敬嘗對朱圖南云桑落酒者九月九日作水麴

米皆以三斗爲準熟于桑落時故曰桑落圖南云

西羌有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蒲萄壓之晋宣

帝時來獻則此以地名非以時名又庚子山乞酒

詩云蒲城桑落酒則又出蒲州矣

襄陵酒謂是白墮之遺味雖稍甜猶可伯仲玉露河

津酒又出其上洪洞惟韓晋二州司馬善作此江

南無酒江北無茶若岱神河伯各擅其雄矣

有大將餉王司馬蒲萄酒二瓶王怪其少嘗之復無

味置之後問大將大將謂取家酒一杯灑蒲萄酒

一點則跳起三蒲萄滿室作蒲萄香王試之始歎

異

龍井茶不多虎丘則薦紹分地而種人得數兩耳岕

茶葉微大有草氣見丁長孺試其佳者與松蘿不相伯仲松蘿天池皆稍梗稍尖謂梗澀尖苦也天池武夷多贋者天池則近山數十里槩名焉若山上之眞者與松蘿岕山虎丘龍井武夷清源可稱七雄然而岕山如齊桓實伯諸侯天池如晉文清源味稍輕如宋王襄蒙山生於石上重之者以能化痰然須藉別茶以取味亦若東周天子耳

酒以色清如水爲佳青蓮詩云玉椀盛來琥珀光則今之皮酒也有何趣向茶近日尤窮眞味若宋人擣以爲餅色味俱減矣而反重如尺璧是宋未嘗知茶唐未始知酒

王肅在魏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經數年後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魏祖問之曰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是陸產之最魚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作奴此畏死游魂諛言取悅非確論也

莆中榕樹大蔭數畝上可駕亭榭四五月田頭蹄涔產花魚長二寸許身若文錦五彩相間童子取之畀盆而飼飼以蚊欲鬬者各以盆至其盆即鬬銜口翻身怒目鼓浪敗北者循盆而走勝者逐之至斷其尾因其勝負以取樂余嘗與仲章論快事一則五六月在故鄉木蘭陂上榕陰樹底剖鮮荔支看妖童鬬魚一則二三月在蘇公堤上綠柳陰中傾玉帶春看冶妓走馬

鬬鴨之風今絕未聞鬬鵝亦惟見於漳州鵝之佳者可直五千鵝鬬爲護其子故鬬時主人執雛交立其前雌鵝隨後厲聲助其勇也主人以手招之壯其膽也先以酒漬米飼之酣其力也若去主與雌便不能鬬矣弱者敗即逐北佳者雖敗猶堅立不肯少卻

鬬鵪鶉之風秦中爲盛曾於王孫長房宅上觀之方卓鋪氈氈上安篩篩牆箱以布放鵪鶉於內誘以少粟相見即鬬勢亦可觀負者竟逸飛因其勝負以相賭王孫士人袖口一袋皆此物也即肅客游覽皆不去此蓋此物穫粟時方至置之袖口欲

其暖耳
鬬促織之風今惟燕京爲盛市上有籠賣者置之於
盆即鬬鬬者視戰之勝敗爲賭雄能鬬雌不能鬬
雄能鳴鳴以翅雌不能鳴翅亦短雌三尾雄二尾
京師可單養楚中不可單養單養則死江南亦不
甚喜鬬見風氣之殊也
鬬蛛之法袁中郎謂自公安龔散木始鬬宜雌不宜
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易辨養之之法先取
別蛛子未出者粘窗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爲巳子

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爲奪巳極力禦之惟腹中
有子及巳出子者不宜用鬬時初以足相博數交
後猛氣愈厲怒爪獰獰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
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
交即罷者其色黧爲上灰爲次雜色爲下其名有
玄虎鷹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姨嘴飼
以蝇及大蟻
蟻善鬬埤雅巳載之然蟻有目而以鬚視始發自袁
中郎蟻以鬚爲眼行動之時以鬚左右審視然後

疾趨抉其鬚即不能行因憤而鬬至死方休
瓜戰者西瓜熟時莆人兩兩對斷瓜之肉色或斷子
色或斷拳剖時落子在地若干負者出錢償値以
供笑樂按吳越時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
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瓜戰則此風之
來舊矣
蔗戰者甘蔗上時莆人以數束積傍爲賭只取數枝
兩人遞擘次數同而比試短者償値蔗長須立椅
上擘之熟此者一枝一刀直擘到地游閒少年以

此爲樂
錯篇下
蜀中有九頭鳥一頭巳斷兩血淋漓土人云血淋人
屋上則不祥此鳥過則爭敲竹片以驅之余在合
州官署忽聞滿城竹片響問之云九頭鳥過九頭
鳥鵂也一名鬼車鳥
滇中有鳥狀類雞聲作阿彌陀佛朱仲成觀察名之
曰佛鳥
滇中又有鳥亦畧類雞聲作五谷豊登朱觀察名之

曰瑞鳥

隱雞似鳳皇而小鳳皇無咮隱雞有咮甚大口三吐火滇中雪山爲多

滇中多紅班鳩其色則異其聲葢鳩

方長逸有鶴能飲至醉次日中酒如人汪遺民爲賦醉鶴詩

梁小王有絳色鸚䳇號緋衣娘有靈性教以金剛經能誦之常念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忽一日言郎在嶺南思一見之遂閉目不食嗚嗚啼泣竟死死時猶念彌陀數十聲

最宮中有黄鸚䳇屠長卿詩云一入雕籠奪翠裳羽毛新得染鵝黄銅池淺淡嬌明月金屋曈曨晃太陽語罷斜倚宮柳色朝回遥接袞衣光佳人玉手親調處妒殺釵頭雙鳳皇詩雖少丰趣而體貼頗工

西内有白鸚䳇狀旣如鴉大亦與鴉等爲人教稱萬歲清利似人

癸光楚携白鸚䳇至京師形亦如鴉比西内稍小耳但黄方勝黄裳爲異後中貴購而進之大内

在渭南見黑禽身與鸚䳇等喙紅尾長鸚䳇也其聲鸚䳇也脚帶鋏繩葢人家馴習而逸者余以爲黑鸚䳇也鸚䳇有五色此其一種耳問之土人謂爲紅嘴老鴉失其質矣

相思鳥大如雀紅觜綠毛文彩可愛凡鳥睡皆相背此鳥睡獨交頸放其一籠其一旋自歸籠驅之不去若兩放則長逝矣故曰相思浦城最多南都南州見畢鴝其狀相似不知即相思否

蠟嘴鳥能嘴銜假面隨曲應節而舞又能認字南昌宗室多養之以取樂

鴻之與鴈別者鴻飛薄雲霄鴈飛不度高山鴻色白鴈灰色鴻寡侶鴈旅行故余賦秋鴻送客詩云候氣向鄱陽星河掠桂香衝霜憐羽白催葉渡江黄顧影成佳侶將雲束遠裝他鄉有離別撩恨綺尊傍

洪洞劉氏得一鴈執之一戀戀在空中鳴數日不去

一日下就縶者交頸共死

盧觀察言平陽一守嘗荒年僱乳母活棄兒千數一日羣烏聚庭下不去守諭去遣人隨之烏所宿樹樹主貨之已度錢欲砍守卽輸直與贖

丁酉冬余過武昌鴉銜火黃鶴樓樓燬延及縣宇銜火者火鴉鴉之精也

野鶩抱卵可五六十層層銜草漸壘作堆堆高尺許雌雄隔日遞伏雄伏堆上則雌在下晝夜週巡雌伏亦然慮有他虞也隔兩三日卽一翻動令下處

上故出彀日一時並出無一後期者

甲寅春吾鄉陳尚書一鵝將烹以享客鵝夜託夢於主人云已原佛子墮落禽類今願皈依上生寺聽經以識往因主人卽送入寺初猶置之一室聞經唄啄門鵝鵝欲出及出隨諸僧後行禪禮佛日以爲常覩者鱗集張隆父作詩紀異云求生翻作逃禪客離世曾爲託夢人

虎林沈之問寓南都驍騎倉傍家畜雌雄二鴨一日家將烹其雄豫以籠罩之雌卽旋繞其籠驅之不去飼之食弗食已而雄以沸湯燖之雌哀鳴投沸湯盆中宛頸而死沈因不忍食同瘞於竹園

萬曆初溧陽史秀才之傭工人居龍塾家有母雞能笑邪能作小兒語雞窩之語爲有據矣

秣陵北門橋劉醫生鄰有雄雞飛入其家劉醫攘之不數日此雞生一卵五色後不見他異

癸酉余同學生郭兕家雞生四足人爭傳示數日而殞

盧青州署中雞雛初出獨一不出剖示則生四足而

殞已 乙巳年

余里中鄭掾丙午年雞產兩頭數日而死按物類相感志雞黃雙者生兩頭及三足則理有固然矣

萬曆初西苑有獲猊狀如虎尾直長身有牛獻自西番所養之人留與俱臥起鎖以鐵柱有時人侮之則拽柱悻悻出門去養者諭以平昔撫養之恩如何遽舍我則復歸故處

雅州傅進士良選云其鄉蔡山多貔貅狀如黃牛犢一性食虎豹而馴於人常至僧舍與僧索食

陝肩之夜歸去余家數舍有小巷巷口踞一物豬形
而壯於牛兩長牙如象至地眼光如火燿人陝疾
趨而去或問豚而有牙必有此物方有此鬼效之
山海經欽山有獸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
見則天下大穰其斯之鬼乎今野豬云亦有牙出
口外不知卽當康否
乙卯年六月末上高縣獲得一虎首有王字身文皆
作飛禽走獸狀
熊掌最難熟關中不羈王孫謂須用草繩匝掌煮之

方易熟物類相感有固然者
萬曆間荆門州學中畜二鹿牡者病牝相依喘息亦
不食及牡斃牝悲鳴而絕
吳廸季有一鹿自雛養之因馴習携之市行受吳指
不觸人吳行殊不顧鹿追及之廸季莆田人生長
秣陵後暫往故園鹿從宅内遍尋不見廸季卽不
食數日竟死
穆天子得白狐以爲異以天下無粹白之狐也今西
內有白狐居籠中甚馴虞人曰狐神獸也比白必
閱有年歲非大內則逸矣
西內一猴長與五六歲兒等但面小耳見外人卽跳
掣不止似欲扯人人以錢與虞人便帖然任人往
來蓋解人意者
洪洞有豺狗長如貓大虎見之卽伏豺跳據其首取
腦而食虎終不敢動
豬初生子屬虎人看之卽自食其子越數日屬虎人
看之卽移其子於他所物性之靈有如此者
凡馬耳後有角或腹有鱗或蹄後有爪皆曰龍能行

千里萬曆三年天方國獻之青驄色高出人頭蹄
脚甚大步旋如風後一月耿趙玄度太僕謂時
上却回此馬馬或愧憤而致然也
馬駒不淫其母以馬之知識也泉州城中人有一牝
馬當交之時因無牡馬迺赭其毛牽入暗室令駒
與交事畢出之駒眎知其母也卽跳躍悲號若自
咎者頃刻而死居人義之作義馬坊
高安熊士典洪武間人嘗乘一黑驢後士典爲賊所
殺驢以舌舐其血悲鳴三晝夜而死鄉人義之葬

之坪上呼爲義驢塚

三十三年穎州民家驢生卵殼如石剖視中如鋸木屑

驢父馬毋而生騾騾有牡牝而不復生育其理難明

秣陵江東門外沈子才世業宰牛一日牛見將殺已即銜刀奔江而死子才感而改業余意銜刀者懼其殺已也奔江而死者欲全尸乎蠢動含靈牛馬之類尤解人意直不能言耳弱肉強食抑何忍耶況牛爲人力耕乎 戊申年蔡君豪親見其事

三十三年潁州三塔集李攀蟾家產牛一身二頭

己酉山東旣報牛妖之後復有一道人賣藥歷下懸一小犢一身二首問之云得之樵者欲以聳人耳目便售藥耳當事者傳示以方疏報因罝之是此歲東省牛妖不特一也

辛亥二月初八日汲縣郭世顯家牛生犢一膊兩頭兩嘴四眼兩耳七腿兩尾先是獲加縣產牛兩頭四眼四足一尾

辛亥年二月十六日倒馬關軍袁朝臣家牛產黃色犢一身四蹄一尾一脖二首兩耳四眼二嘴嘴各有牙産出即死

辛亥四月十五日降夷七克在石井山住牧牛產一犢人頭人面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耳牛身牛蹄大小牛隻當時俱死本夷又殺一毋羊腹內一羔亦人面羊身先是靖虜衛軍郭守欽家一乳羊跌死剖出一犢一身兩頭三耳四眼兩嘴四蹄

釋長白游漂水道上見一牛背上生人掌五指分明但有毛耳 天啓元年辛酉

太原崞縣民王臻家羊產一首四耳身後分兩半二尾八足 三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萬曆二十八年三月穎州城西居民戴遐家猪產白象

永平燕河路營軍潘其家猪產一身二頭六蹄二尾 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癸丑十二月初七日京師莆陽會館傍人家生猪一頭一口四眼四耳項以下分兩身身爲雌雄生巳即死懸以示人

萬曆戊午七月二十七日安慶程來旺家黑犬生一子灰色長五寸高四寸一頭二身八脚亂生面鼻類人落地即死

漳浦徐廣文女旣歸適壻家黑狗死掩者戲埋之久而爲妖狎此女女甚病從王父爲胗脉責其壻曰負此重病如何嫐之壻辭間者久矣因窮其故始吐一秀才每來狎之身畧有毛家人因悟爲死狗作祟掘瘞果有生氣碎而焚之遂絕跡而女亦痊復

大海中有海和尚蓋人魚而頭似和尚者常跳上番舶船上人聽其坐望徐復入水若不知而叱咤之返水即作大風巨浪欲覆人船

從兄承父與余言在廣州大海中見似山者喜告舟人舟人慌甚輒張巨銃射之因若山崩浪花拍天舟倒行四十里後誡從兄曰此吞舟之魚也

新昌熊敏庚寅年出宰徐聞時大魚隨流入港潮退閣淺爲居民分割以一下脣貽令脣重八十斤

瓊州有鸚鵡魚身促而圓首似鸚鵡西安有什夢者持歸以誇里人然終不敢食

分宜縣三十里有鱸塘每年冬至後一日始宰豬祭神開塘取魚先進鮮官長居民始敢嘗前是嚴相公奪專其利魚不復生比嚴相罷官塘還居民魚復生如故余弟季文曾嘗之云其味如鯽魚

洗生予㝛居大功坊廳後巨池池中壘石爲山山下金鯽纍纍長數尺殆是三百年物

有倫金鯽者以草紙蘸燒酒包之納之袖中可耐半日養之仍活謂魚醉酒忘其出水耳

子魚之美自昔重之矣然子魚以子月至此子魚之所得名

易云信及豚魚廖季符曰昔賢謂豚魚河豚也河豚有信洎其時則至謂信者亦如河豚耳今按秣陵物候河豚以二月初至刀鯽以三月初至鰣魚以四月初至皆有信候不爽毫髮秣陵人喜嘗新逐時爭先不爭錢物稍後即置不盼鍾伯敬秣陵桃葉歌所云四月鰣魚不論錢千錢方得一時先河邊挑向城中去走到城中減半千即其證也豚魚

之說出爾雅翼翼謂出以冬至誤矣
比目魚莆中曰鞁拖魚謂其形如鞁鞋也
字林鯖雜肴也婁君卿之五侯鯖是也又說文云鯖
煮肉也今齊中自有鯖魚出登州極爲貴重出時
馳長安以貽尊貴殊非雜肴之謂
鹿筋烏魚子鰻魚脬最佳味而海澄最多皆來自北
港番北港番者去海澄七日程其地廣而人稀饒
鹿與魚其俗得鹿只取其腸洗淨繞臂沿途生啖
之餘盡棄去故海澄人以濫物易歸又烏魚帶魚

之類皆咬尾逐隊千百爲羣取者必徐舉聽其去
半後取不然卽决網斷繩而去
吾鄉綏溪春水初生衆魚尋流水漲二尺許鄉人以
竹簿高可一尺置溪底開一面縱魚入薄魚覩薄
若至高環游遂不敢出鄉人因而手之畢之半餉
間人可得四五十觔大抵多鯉魚大者至一二十
觔觀魚之樂此爲第一
李宗定在秣陵夢一人云我玄武湖鎮殿將軍也宜
救我次日有餽鱖魚長三尺者云得自玄武湖宗
定憶其夢親送歸湖中是夜仍夢前人謝救已之
恩因言魚皆人變不宜快餐自後宗定見魚不復
舉箸
吾鄉鄭在質販糖泛海入姑蘇舟至寧波袖銀包登
岸不覺墜入海中心鬱鬱不樂旋見大魚在市買
以下酒破悶剖開所墜銀包在魚腹中
盧大叅分鎮沂州雙鶴日宿其堂脊一日相戾而一
墮地吐魚七尾大可五六寸時頗異之旋而死一
僮一婢死一妾歸途死一老僕抵家而一親姪姪

之婦及仲兄相踵而亡應魚之數尤可異也
林水部爲宰時服除赴闕謁選次建溪舟中假寐夢
九仙長須列坐溪傍醒而適童子網得九蝦因投
之水
鱟雌常負雄行得雌卽並得雄得雄則雌者飄然逝
矣莆中罵癡人曰騃如鱟公是也王敬美謂得其
雄雌亦就斃聽言之不審也但聞此物不獨生云
雄去而雌亦死則次公之言不謂無據惟不宜云
就斃耳

前人極重蟹蠘客非持螯不樂王敬美謂土人不之重殊重一重寃案

鮑魚辨之者多皆以爲乾魚矣又有言海中自有一種鮑魚形如小鱅第長安所賣鮑魚乃如大海螺其味甚芳價一斤三百銅錢今多以海螺肉充之買只百錢天地間物類至廣不可以未覩而妄爭也

龜在爾雅其名有十曰神龜曰靈龜曰攝龜曰寶龜曰文龜曰筮龜曰山龜曰澤龜曰水龜曰火龜豬先生謂名龜有八曰北斗龜曰南辰龜曰八風龜曰二十八宿龜曰日月龜曰玉龜曰九州龜各文在腹下曰某之龜周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色與其體辨之想郎爾雅之所謂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也今灼龜者舉上種種名色問之皆不知爲何物第辨其體曰龜王曰龜將曰龜判曰龜鵠曰龜心曰龜膌曰黃連曰黑老曰長梢龜王近首有兩乂龜將脇下有兩○龜判脇下有一○龜鵠宗股只有一邊龜心肚皮邊有一○龜膌肚皮有一○黃連雌者尾眠黑老雄者尾向上長梢雄之小者尾亦向上自龜王至龜膌六種皆以占功名間以他占而龜王尤貴重不輕用用須錢一二千黃連用以占盜賊黑老胥吏占則用之長梢皂快占則用之想亦有所本而名稱稍異耳

嘉靖年間楓橋瘍醫龔氏有大龜忽作人言

金陵劉秀才青萊劉之族也秀才入鄉得大龜烹而食之自是漸病夢閻王攝巳與龜對理巳理屈遂不起

紹興錢郡丞九思家煮鼈湯滚頂鍋蓋高數尺以物壓之隨壓隨起郡丞怪之剖視鼈腹中一玉彌勒在焉始悉鍋蓋頂起故玉彌勒者鼈寶也亦狗寶之類 陳南榮覩見其事

同安海澄海上有海鼉每春時放矢石上經雨矢漸生爲海粉延蔓甚廣粉以冬生綠色爲佳海鼉大

二寸許似鱉鱉頭能伸縮海黿頭如鮎寸許不能伸縮一黿只一矢矢秀爲粉卽死矣若芭蕉終于一花也篇海有黿鼀二字竊疑蜘蛛應從黽何以從黽後見此始知爲此物矣

燕窩不知何物所成秋來燕渡海畏身輕各銜之倦則置窩水上坐其中隨波漂蕩燕多歸于西洋之六坤東埔寨二番山中取燕窩者必於此地第龍喜食燕取者必先燒鷰殼雞毛及頭髮驅龍然後敢入山龍食燕則不能升天旣燒臭物見龍影一縷他徙耳

莆靑山海濱有小白石狀如杏仁而擘兩瓣腹有文如蚻置書笥中積歲不壞一石也移醋碟中兩石離立卽雌雄相逐聚爲一處生卵如粟王敬美分守時得之載之閩部疏曰雌雄石曰相思石顧蚧海槎餘錄曰相思子攻之名郎君子可治難產握之立生然亦有靑碧色者云出南海

鯉故產海中德淸城南門內橋下迺產鯉溪中有鯉亦異事味稍淡耳

謝大行杰使琉球舟中見海波頓裂深黑不可測從之老成者曰此龍神逈　詔也頃之涎湧如白塔高可數十丈涎盡處突起白虹直際天表且不翅千餘丈如是者三有若鼎足然虹盡處結成黑雲大可盈畝須臾驟廣衆請發牌止之正使以爲幻人心洶懼嘖有煩言謝公以安衆心爲請始勉爲書詔勅在船龍神免朝八字牌一發卽雲散于天涎歸于海其去來若可呼而應者　朝廷之寵靈而百神訶護如此

隆慶五年辛未七月二十日午時吾鄉有二龍出東角地名海中初黑霧彌漫疎雨甚大色黃而氣腥龍擁水高丈餘濶數丈亘野聲若烈爆勢若浙潮一飛騰初甚小旋若墮復起則長數千丈漸至竟天尾銳身若水牯腹背正白鱗甲蠕動若鷰足歷歷可見隨駕片雲而升一浮游田禾之末北渡洋水水皆湧從旋卷噴薄如火樹銀花至白石堀中水躍數丈埠上柚樹皆偃旋入于東華地名潭中禾樹水蘋隨亦如故而無寸拆

萬曆十五年應山苦旱至六月晦日邑中廣水店劉敦伯田間有物蜿蜒如巨木漫浮禾上農人胡金伏塍側窺之見此物有足足動則雲流有神人青衣白裳隨之如乘車然旋出田登山天地冥晦雨如注大風拔木而物所歷田禾無損

丁巳八月初四日日夕安丘清河社忽起旋風內裹白龍一條下引一烏龍吐火照耀鱗尾聲如猪白龍首上尾下烏龍首下尾上交際一會而後上升尾捲居民劉文煒草房九口共四十一間死傷三人田禾蕩盡草木焦枯

潁州徐潤幼時釣于黑龍潭舉竿得一物手足頭尾皆具畧肖人正黃金色長可尺許潤曰魚族人貌其龍乎舍之夜夢一黃衣叟高準長髯謝曰我龍也幼子遊戲誤吞餌感君不殺君後必昌今秋部治民徐之孫也

合州李甲在臨江寺前見漁者得兩金鯽長尺有半魚各帶金鈴凡魚眼圓兩魚眼皆橫甲貴放之人以為龍也

癸卯泗州水中鳴者三晝夜一日見三鱔魚水上游已而漸大忽水漲高出城頭溺死者甚衆

隆慶六年八月潁州良庄湖中有白物高四尺闊約二尺許蠕動俯眄悉如人晶瑩似明鏡居民競逐之奔馬不及射之劃然有聲矢逸經月餘始沒

琉球原名流虬以山形廻曲似蛇後改今字今山猶多蛇而無虎往使之役人曾擊殺蛇後衆多傷于蛇謝大行初至彼夜有蛇蟠鼓上鼓人以聞戒勿擊以後竟無至者若有知然

廣南多蟒精能知人姓名山行聞呼不可答答之即夜隨人至旅邸食人惟是主家多畜蜈蚣以待之蜈蚣長尺許昔有山行而答呼者問於主家主家夜覆燈及聞瓦響開籠放蜈蚣次早蟒長數丈斃於舍傍

廣南蚺長數丈以婦人衣覆之即伏不敢動因以繩繫之直隨至家唯所宰割

孫叔敖所見者兩頭蛇霍州霍山有並頭蛇郭璞山海經圖賛枳首蛇是也

[illegible]山有短䖸生於穴中身與穴大不能出入見人影吹之人輒病豈短蜮之類耶

李本立國子云獼能辟蠍胡人每廂以爲衣故得獼以爲異寶

鮫鯉莆中曰羅鯉

蜀中有蛤蚧形如守宫長半尺一在樹上一在地而呌呌極下與地者合抱而死晒乾産婦執之可解難産

楚新昌銀庫有鼠數十大拱把庫吏每日以飯投石

上有聲卽羣出爭食人戲執之亦馴習不驚新携一猫見之匪第不敢近且懼而不食者三日

丁巳五月内秣陵江東門外有鼠自江北渡江趨入圩田嚙禾稼一空或千爲羣或百爲羣皆銜尾而渡月餘不息其鼠俱長二寸餘頭方尾短與家鼠稍異按勝國之末有此異劉敬叔異苑則稱義鼠似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見之者當有吉兆草木子云䶂䶂數萬相銜而行而未聞方頭也

宋圖南游東粵至翁源羊亘 地名 三十里許深山中聞蟬聲甚宏如泣如訴心竊異之問之舁人云蟬也隨見地上一蜩似蟬黑色長七八寸雙目如漆大可龍眼核兩翼若烏紗翅蜩在在有之未有如此巨者

洪洞見負黍蟲黏於壁長寸許身如綴黍只六顆稻芒耳以手掠之始知爲蟲亦曰簑衣蟲篤形酷肖

辛亥松江西門内有蟻聚行路上濶二寸許自普照寺門前穿寺中而後往不知何所起與何所終時人異之松江城中有河原可通舟楫曩爲巨室兩

邊蓋屋跨河屋背相負遂失河路及守許維新涖任見私屋占官河因盡撤去時人始悟蟻遷之兆初撤屋巨室甚不便後運租直至門前復德之

川茶花花艶而淸芍藥疑不敢稱弟莆中嘉靖前未有此有仕蜀者携至秘不以分人鄭僉憲 東白 訪其人其人尚臥僉憲令蒼頭移去因折枝插地明年遂成數十本自是莆中盛開初時售人計葉取錢葉可百錢今亦計樹之大小

半月泉不數武有聽松堂堂前有川茶花可拱把傳

是宋時所植者
丁巳春廖季符官署寶珠茶結子如枳中兩核如枇杷子秋籬菊開並頭花余意以爲祥季符極清揲是年中譏而挂吏議豈物異常者皆爲妖耶
海棠不香不實惟孝陵一樹歲結實食之外香而中酸匾用孺太史爲作贊
莆中只有鐵幹海棠記稱徐侄結巢海棠上巢飲其間恠以爲妄及見西府海棠始知向見未廣范東生貴陽訪謝君采門前見一樹兩人合抱高出屋梁問何樹君采曰西府海棠也東生色駭君采曰君未見吾園中如此者數十株此眞可以巢居矣
垂絲海棠花與樹皆似碧桃但未若西府高大耳
秣陵天界寺半峯庵木蘭二樹可一抱云是宋時物開時賞者麇至
贅州普定分署內有假山山間有樹根幹枝條皆石也而有葉如榴梟梟茂翠開花似桂微黃嘉靖丁巳僉事焦希程賦詩紀之而不知其名按抱朴子石桂芝也

萬曆丙午年忽有向日葵自外域傳至其樹直聳枝一如蜀錦開花一樹一朵或傍有一兩小朵其大如盤朝暮向日結子在花面一如蜂窩金友琠與余言佛經所謂曇花也
謝君采云大理春時備四時之花言宵二月買石榴芙蓉菊花插瓶菊花之朵大如盌石榴五月在樹半開花半結子子大如拳可剖食
楚新寧至益陽小河僅容一舠夾岸盡蠟梅舟中舉手可摘花落盈艙可作茵藉如此者三日夏何能嘗過其地有詩云干戈自是戀繁華從此春心不看花欲向水窮山瘦處飄梅蘂裡作人家
成都城外十數里梅花甚夥獨二株甚古蒼枝亂曲偃蹇如龍謂之梅龍李本寧先生爲監司時每游咏其下
李本寧先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爲七十初度是日次子宗定書房中紅梅大放花梅皆先花後葉此乃有綠葉承之諸人因爲紅梅獻瑞詩以壽之
癸巳八月余園中桃樹花開爛熳當是先此颶風落

華氣未盡而更發耳或曰樹將殞而氣洩是年作
屋圍樹盡付斧斤
己酉琅邪盧大叅官舍見並頭桃數枚又舜花並蔕
者可百朵是歲盧有長婦之變豈泊宅編之言足
信耶
矮桃盆栽樹纔高尺許而結子如碟大蜀中有小桃
正月半開花不知即此否
内苑有呂公杏中使誇之於朱仲成觀察觀察悵難
得乃佯不信中使因以七八枚遺之啖之見核破

核復一杏杏中仍有核呂仙嘗自稱回道人今杏
中有杏故名呂公乎
曲沃縣有棗甜而大其枝皆向北因謂之向北棗今
人只稱葵向日不知棗之向北也
曾元贊大史寓邸在灰廠中有龍爪棗虬枝詰屈若
出人力亦一種奇物也
莆延壽橋頭一荔枝樹宋時嘗採其南枝以貢今不
錫貢北枝歲結果纍纍南枝不復生
吾鄉有菩提果實似枇杷其香撲鼻其甜如蜜初擬
爲來禽後問林彥式讀書處曰吾居在菩提樹下
始知其名俗謂葡萄果土音相訛耳
文官果即文林郎即高宗所賜之官名因以
名果俗呼爲文官耳或曰文林郎一名來禽誤葢
文林郎之實皮如石榴不可啖安能來禽今以花
紅爲來禽花紅味甜名副其實矣花紅如蘋果而
小赤色當是丹柰
滇人謂檳榔花仙人喜採食之故花開時即以狗血
厭之厭所不到則一樹無復一實

波羅蜜生海南樹生實大如冬瓜有刺不可食食其
子近漳浦趙甫調廣文云其邑有之矣剖開子如
芭蕉味如皂角衆皆棄去其嫂嗜之徐輿公謂不
宜生食煮食甚香
閩中極多香櫞籬園亭館何處不香且携四方贈人
南都人見閩人即問香櫞王敬美謂閩中無香櫞
而以佛手柑名是謂燕晉無棗栗也
中州密縣天仙宮三白松黃帝塟三女於此墳上遂
生三松上下皆連枝李于鱗詩云只愁明月銷爲

水更恐清陰凝作霜

長安報國寺佛殿前二松偃臥如龍墻外數株形勢亦作是若地氣使然

泉州舊典泉道公署原是城隍廟韓琦生于廟中門前有松樹大數十圍有吉凶卽吐烟前一監司將陞官吐烟一月及聞報而止

今所食松子皆生於括子松一名羅漢松其樹婆娑可愛最宜亭榭

羅漢柏葉似柏第垂絲婀娜可愛耳

觀音柳葉若柳而垂絲如羅漢柏此二種在眞州於林伯廣園亭見之倚粧無力信風流佳種也枚乘細柳賦吁嗟細柳流亂輕絲又有以蜀柳獻武帝者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曰楊柳風流似張緒當年據二柳之狀甚類觀音柳想一物而三名乎

後漢龍丘萇隱處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婦人品檉河柳也則今觀音柳羅漢栢卽龍鬚檉栢矣

洪洞廣乘寺山上栢樹樹身皆左紐俗謂寺先有聚寶盆勢家索之僧匿之栢樹下左紐爲誌次早樹皆向左矣

嘗見圖經云西嶽廟有唐柏五株巳未冬至廟按栢大者不止五以問道士答曰古則古矣未知爲唐與否因指一槐曰此則相傳爲楊貴妃繫馬槐也槐高大可數人圍蓋亦古矣

山西陽和白羊玄廟火鼎中生楡樹二株大如拱雖香火雲集楡茂不改李大參君章有詩云筴花寧受燭龍然

神異經十洲記皆東方朔所著一扶桑也經云樹高八十丈葉長一丈廣六尺椹長三尺五寸記云樹長數千丈二千圍椹如中夏桑也是朔未嘗實見皆信口誕言耳

游吳興見桑拳曲長如人身栽拳大過昭慶寺見所市魚鼓大如箕宅之曰安所得桑而巨如此後游筠州桑身數抱大可蔽牛始歎向猶南人不信北有千人之帳也

沂州有馬纓樹葉如胡蘿蔔花似馬纓王敬美謂卽夜合樹不知卽合歡樹也其葉夜合故曰合歡

閩中種榕若種柳截取枝幹可抍大插而溉之經春即發其幹勁植不緣他樹南州異物志曰榕樹初生少時緣搏他樹如扶芳藤形不能自立其說訛矣

今器具雅重花櫚木櫚訛爲梨俗遂呼爲花梨木

洪洞城東十里許有蜀村寺寺中一佛立地丈六身云先是一樹夜夜放光村人以爲恠因雕以爲佛以鎮其恠後始剏寺既雕以爲佛樹不復萌芽可恠也

承天西北五十里朱家埠五代時有大樹作恠胡僧伐以爲佛因建喬安寺近一緇紳欲廢寺爲毋墳移佛不動伐之有血淋漓比塟後夜聞鬼哭聲云爲神驅不容安寢未幾水冲而風水壞

潁州東五里有鄁丘人呼爲婆婆塚嘉靖中御史張光祖欲建游亭其上夢神冠冕黼服懇不已張不聽竟夷其頂樹之側柏又夢神怒曰吾語若吾巳愬上帝矣是年張歿

青州黃守每送迎出郭憇一古廟廟前兩古樹婆娑可愛一日忽不見樹云砍之矣守欲勾砍者云砍後砍者死矣問貨誰云府中公署作棲雨中柱即此樹也守忽不樂祭之而歸未幾而內子卒未幾黃亦卒嗣是居者率不利因移公署于東偏

曹侍郎時聘隣寺有古柏頗偉與僧貨作壽器俯夕見夢于僧云巳爲神矣語曹無伐當令曹利益曹私意僧吝巳而託言耳卒伐之未幾曹之二子死曹死僧亦死

張洪使緬錄載緬甸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櫚枝幹

屈曲無葉刲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食其肉必死即餽生牢亦必俟三五日毒去方敢宰用

巴蜀山中往往稱有聖燈夜中望之亦訝爲奇事癸丑在長安見陳刺史汝礪云游峨眉見聖燈以手承之乃一爛葉耳又見廖季符明府云少時避亂山中夜雨初晴見遠山火起遺人跡之乃一爛木在地復訝其理之難明比閱俞琰席上腐談云其先人收租無錫見鬼火無數老僕乘醉趨撲之乃石楠葉之濕者又葉玉岩云獨在五臺山中夜見

濕松皮有光此卽項二君之談腐草爲螢理無足
怪

廣州龍竹大如桶可爲甑葉長七八尺濶尺有半朱
圖南畀之云可題詩二三首

閩中竹品甚多莆中業有二十四種曰櫻竹湘妃竹
木竹筀竹苦竹淡竹猫竹箭竹赤竹綠竹慈竹紫
竹釣竹含簌竹方竹桃竹石竹鳳竹佛眼竹箬葉
竹桃枝竹斑桃枝竹貿箸竹王敬美謂閩中大都
有慈孝竹無他佳者亦耳視矣

丁巳歲寧洋縣石寮地方生白竹二株竹幹葉盡白
父老云嘉靖丁巳邑亦生兩白竹先是數歲連荒
後遂有蘇阿普之變

丙辰年余在家始見鶴蘭花雪白其形似鶴其香猶
蘭獨其葉甚濶如飯匙耳攷南方草木狀鶴子草
形如飛鶴當夏作花南人用爲媚草故亦名其花
爲媚花似卽鶴蘭矣第媚草云蔓生豈另一種耶

寧洋縣有蘭生木上取懸簷下不資灌漑不萎不枯
開花如故因曰倒吊蘭花香視蘭稍甜或曰卽石
斛草攷之生石上者曰石斛生木上者曰木斛則
木斛也徐輿公謂永福有此亦只呼爲石斛

觀音面狀元袍牡丹異種也楊冷然詩云紫奪錦袍
分學士嬌憐粉黛幻觀音

綠牡丹閩林間有之惜余未之見見徐文長詩云漢
水鴨頭教作被朧山鸚鵡未呼人不如林叔寶所
誦云珠還金谷樓前魄血化萇弘死後痕爲穩貼

長安獻歲朔日卽有牡丹花花大如巨盤葉菁葱如
翡翠蓋於窖中以火力奪天工也中貴市以進
上初折枝一瓶酬五十金漸次減値余於初四五
在郭聖胎齋頭賞之盖中貴以悅一甲科甲科以
詒聖胎爲催詩使者也

朱國南游英德清遠之間曰蒙里驛聞荷花香撲鼻
北走五里見人家池中止蓮一朵大如斗單瓣水
紅色其鬚淡黃長三四寸可二三斗許時五月初
二日也花開獨早又香聞五里昔人云蓮花大如
斗只謂誇言耳國南乃身見之

滇池三百里而百里蒹葭中有千瓣蓮花花含

苞不肯開以手揉之始躍開在池不經手者皆物

假面萎

壽州城中馬神廟內僧居香泥塑一大士其來舊矣泰昌元年庚申十月忽右胛生優鉢花一枝三朵旋而胸前右臂又各生一枝共六朵花茄色越半載始乾魏監司因建瑞蓮庵而馬神廟反附庸焉

末利花韋君呼爲狎客張叔敏呼爲遠客名稱固雅未肖其形余謂不若稱爲花藥夫人

南都紫末利莆中謂臙脂粉花似末利而不香處有其表耳云朱元介狀元移自朝鮮

秣陵秋海棠草本也高尺許花葉俱似莆中野梧桐但花如桃花淡紅而清艷弱幹舞風柔婉有態誠花中之麗華也瑯嬛記曰斷腸花曰八月春謂思婦灑淚所生不可知矣

秋海棠根曰澤瀉高者一二尺耳朱圖南謂在羊亘三十里內見峭壁上吐花如錦高丈餘連綿十里此眞異境矣

鴈來紅似老莧葉又名老少年朱圖南云按本草即後主房中樂一名後庭花

吾鄉園林一花葉如列翅花若萱草第近蒂白而末紫上作斑點狀如飛燕俗因名之曰紫燕攷之爾雅翼射干也一名烏翣烏蒲烏扇今世讀書每讀其名而昧其狀及見其物而又迷其名信末世一悶事 秣陵曰蛺蝶花

迷迭今之澤蘭花也按王粲賦布蕤蕤之茂葉挺冉冉之柔莖陳琳賦立碧莖之婀娜鋪采條之蜿蟺下扶疎之布獲上綺錯而交紛邪謂澤蘭寫生

盆中菖蒲草世以爲書室淸供其根九節即九節菖蒲也服之長生即此物矣

菖蒲花稀余辛酉在長安端午市之有花三朵余餐其二留一爲淸玩

百合花甘蒜也狀似蒜而甜耳

甘露者草根也形如貫珠但兩頭尖耳以爲茶果其味甚佳嘗在渭南史直指宅嘗之直指謂種之者希惟巳與南太史家有之不知江南甚多第食其實未見其葉作何狀耳

土瓜一名挂頭甜味有風韻他處未之見傳玄
瓜賦舊有蜜筩及青括蔞䅌含瓜賦甘瓜普植是
謂土芝之土芝蜜筩豈此物耶
莆中謂君達爲春不老後閩閩部疏春不老君達各
自一種則莆誤矣
葵菜楚新昌謂之冬莧菜以其葉歧紫象莧出以冬
耳淮南子曰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
莧也則論人易矣於此見楚言有自也王敬美謂
今菜品竟無稱葵亦不攷矣

甏菜閩中最多王敬美謂惟南京有之是以常見忽
暫見也
入兩粵有所私及歸婦人必以毒置食隨所約之年
月俟還日以他藥解之儻過期不還卽毒發而死
余里中有一人踰期越年始還婦人惟訝後食甏
菜婦人舉問爾鄉有此乎其人始知甏菜能解定
年藥毒
莆中有番蕉以從番舶來身如椶櫚高一二尺葉如
芭蕉長丈餘但作梳齒狀又如杉葉堅而刺人日

照之葉脊無影人家以盆種之云能辟火此物性
喜鐵日以鐵屑培之或稍蝕以鐵釘數枚釘其根
鳳尾蕉翠異常故又名鐵樹攷之茘挺一名馬薤馬
薤一名愼火戒火卽此物與
本草載景天一名愼火戒火救火據火護火辟火火
母云種以盆置屋上春生苗似馬齒莧而大又似
長匙莖極脆弱則卽莆中之所謂火辦也此物有
二種一種卽盆中者高尺餘能開花名火辦一曰
盧會一種生道傍鄉人以爲籬落大拱把高一丈

五尺有葉無花狀如火艶名曰火艶火艶擦人皮
肉卽皰不堪入藥只堪治癬生癬者以刀取其汁
以物挑擦癬上旋以醬敷之醬乾落癬卽平試之
神效擦時不可出癬外正以爛人故今本草綱目
載治十數病誤執火辦爲馬薤無疑矣
火艶樹極易生能辟諸疫養猪者多拆一枝揷門外
卽生長如林閩中惟福與泉漳爲多他處則寥寥
漳州名曰籬牢正以堪籬落也
火艶秣陵曰覇王鞭滇中曰金剛鑽滇人云孔雀喜

食之

山海經南山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饑疑之麥門冬葉如韭而花青結果亦藍本草云久服輕身不老不饑是知麥門冬古名祝餘今稱禹餘糧者祝餘之訛乎

天南星本草云花黃幹青者爲南星花紫幹斑者爲蒟蒻即蜀之蒟醬也今不問黃紫槩指爲天南星問之採藥者云相沿槩取之夫名實既混功用寧同余因是有感於用人者

牽牛子花紫色俗呼爲玲瓏花

妒婦者黃芩也以其心黑故曰妒婦

屏風者防風也荅萊亦名屏風王右軍與嫂索屏風當是防風

珊瑚菜者防風嫩苗

千心妓女者掃帚草也似藜一名地膚

阿羅漢草者狗尾草或謂即莠者誤莠自莠與狗尾相似而不同

墨記草者馬蓼以葉背有黑點耳

呂宋國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燒一頭以一頭向口烟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闢瘴氣有人攜漳州種之今反多於呂宋載入其國售之

淡巴菰今莆中亦有之俗曰金絲醺葉如荔枝搗汁可毒頭蝨根作醺

鴛鴦菊者烏喙苗

土檳榔者蟾蜍矢名實至易溷矣

天界寺西偏半峰僧舍有宋磁大士高可二尺許云農夫掘地得之田間第不損鋤鍬若有神呵護者北都西山亦有宋磁大士身與天界等亦云得之田間豈神物有對耶西山者後歸吾鄉陳子卿孝廉

荊州城外觀音前寺中有銅彌勒高三尺許鑄時人爭以金銀釵鈿投其內今身上猶見諸故物每南風即氣蒸如汗

袁州慈化寺普庵祖師道場也中有銅鐘鐘上如琉璃一片光瑩可觀云呂純陽過此與普庵鬬法以

唾沫搨之故也又有如翠荇一條云呂行時以鈔
柄拖之留跡也今游者豔以為奇
洪洞一鍾聲聞六十里云先是一尼鑄之屢鑄不成
尼即自投其內今天陰鍾猶見人形乎陽刹之載
以百牛車及至不鳴因以四牛車送歸其鳴如初
慈化寺普庵祖師遺鐵笛一枝並無一孔只口上微
缺每向缺處吹之六音具在今沙彌相傳皆能三
弄凄婉可聽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得一鏡一燈
臺鏡磨照之見墓中八僵臥猶帶弓矢農夫驚仆
於地又見農家室戶男女歷歷在目以為怪而棄
之獨携燈臺當寒夜發光如火樹富室因以
獻州守州守以獻萬相公及索鏡不知所之矣
客座贅言載秣陵華嚴寺有投壺座高三尺餘壺以
竹為之徑可三寸上下如一而節紋皆斜抱而尖
上與恒竹不類曰佛面竹也
成化五年六月河決杏花營漁者得龍卵於河大如
人首下銳上員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黑點持之

甚重氣煖而澤以手撼之中汩汩作水聲嚴分宜
有金厢雙龍卵酒壺二金厢雙龍卵酒甕二即此
類乎吳郡劉昌謂龍胎生未始有卵或曰蛟卵生
第攷淮南子云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剖於陵埤雅
云龍卵生思抱則龍亦卵生矣
方伯文好奇創八音杯亦自作古金石皆搜古物如
烏銀漢玉水晶瑪瑙絲以古細絲或古藤竹以竹
根土以哥定窰木以瘿木匏則用鎮江折項匏以
薦為座開其底以盛酒惟革難其類充以犀角物

雖夙有名始伯文亦聰明一事也
石崇舊有園在今都昌縣村中隆慶四年農人耕地
得赤玉巨椀一下篆太康五年荊州刺史石崇製
農人不識為何物以送南昌王孫谷簾谷簾雖稍
識而不甚珍重以貽康侯宗侯之祖祖後有事椀
歸江陵相公
廖季符有貽以大理石琴因問古有之乎曰未見也
劉瑾錢寧各有白玉琴而寧又有白玉琵琶耳陳
公甫夢彈石琴 雖然世有是物始兆

於識神乎
新建西山許眞君投宅處粤東王生游其地得劍一
上篆斬蛟第七劍
趙玄度太僕有刀方而斜見出以眎客德平丞金公
玄云以手激手能躍出數丈之外而刺人無備耳
然可三向用也余謂博浪之椎或卽此物與
趙玄度太僕有手箭出以眎余長尺有只用銕方圈
有柄爲架箭置其中不拘枝數藏之袖內掩人不
備擧手一激數丈之外皮肉皆穿其法自古有之

第今人罕用耳
張三丰有一絲暗綠色柔軟若絲按之實銅線也國
初以贈　蜀王萬曆間王以贈何存𠢎僉憲後何
與方子及同官于滇遂以贈子及今故在
莆前王村王氏一硯下二十八眼象二十八宿謂宋
時祖狀元所貽初不知貴重後有貿之者願高價
始賣藏人諧直三十萬錢後有事邑中落方伯文
手
余毋丁亥年抱余七弟光元地下戲見一銕鈕𢷬之
稱錘也錘下一瓶瓶內一小鍾錢大而高寸考之
甘羅錢也洪遵泉志不及此品豈遺之耶
龍冲龍鼻傍骨也黑色非角非𩑔截以爲素珠一串
可數十金於郭聖僕手中見之
入番舶壞有人漂至一島饑甚見鳥垠泥謬以充腹
遂得不饑其人異之因日啖此問卽築泥爲槧以
消日日久頗多後得附歸船以泥異故不忍舍去
卽載以歸比抵岸識者詫之曰此龍涎也得價無
算

新安有奕世寶一石者曰石寶視之一頑石耳取水
澆之須臾畢照若秦鏡然擧之甚重與戴羽伯奕
羽伯得之今在歐陽伯宣給諫許羽伯奕自稱第
三昔羊玄保第三手以奕賭得宣城太守給諫作
記贈之謂識者恐不肯以二千石易此一石也
紅羅炭御用之炭也出房山長四寸圓如碟雖千百
如度燒之易然然之經久難化香氣絪縕逼人帝
王所用乃天造地設如此
露書卷之十終

莆田姚旅園客撰

人篇上

窮御史徐文英者溧陽邑人洪武初爲御史一中貴應大辟從家請其父至京爲居間徐方待朝僕報其父至徐知必以中貴故倏彈章上始歸寓邸見父云無及巳次早以百錢及草屨二兩與父歸自傷貧無以爲情追送數十里遂失朝　國初法嚴逮徐至以實對時追其父回驗之百錢尚在腰草屨一在足一在衣帶　太祖甚嗟敬之見徐袍兩肩破因命宫人各繡窮御史三字於上時人遂呼爲窮御史　徐公由選貢授衛經歷轉御史後升憲副監英國兵於西河之南卒其地其賢聲卓犖如此乃諸書不載久淹没至萬曆庚寅間里中諸生始舉入鄉賢余里社中友鄭初守性之爲作呈文中有銅錢一百給道里之費殘瀟屨兩雙供山川之跋履句孫以德侍郎賞其語作書及耿督學薦鄭入庠按四語未至驚人而先輩服善若是

廖太守梯莆人素清介家居甚貧一同年按莆過訪廖絶無供設徐向門前市生荔枝一盤餉之直指大悅而去　安吉陳良謨所著見聞紀訓載公其同年也爲閩臬時行縣至莆謁公四壁蕭然坐久出菜四器桃四枚白酒一壺以飲意自恬如與此事略同見公之清修往往而是

賀訪峰人　國初司李建昌時大璫以織　御服至張威福郡守以下皆庭辱之訪獨高與出入與抗禮民謠曰知府是堆泥同知是塊土若無賈推官壞了建昌府

嘉靖二十年正月微雪羣臣獻頌御史富平楊爵疏其非且論勳戚擅權及内閣非據下詔獄旋杖之因暴風二日京師謂楊爵風

諸祖永令德化見太守私署不庭參守怒曰縣有黃金耶諸祖荅縣有黃金

張肖甫開府吳中歸行折簡招張幼于野服會于楓橋幼于謂禮有往拜無召見竟不赴

梁夫山名汝元楚永豐人講學所至徒雲從嘗在黃州耿中丞坐適張江陵至梁先起耿指以示張曰此子欲飛矣張曰吾能膠之張時始爲編修張去耿過梁問張竟何如梁曰是必爲相相必殺我有以告張張領之後張既相耿以中丞起家谷梁出處梁曰今所不能正者相不居難能正此則出不

然不如處也有以告張張憾之授意於楚兩臺必
置之死梁先是業改姓名為何心隱遁去比得梁
誣以謀反梁曰兵在何所糧在何所鞫者詞屈廼
令強賊涗之梁曰爾同盜者必悉吾家吾家幾指
居何向背盜者語塞梁乃謂當事曰吾聞殺牛以
宴客未聞殺人以悅相公當事者竟朴殺暴尸武
昌城下

全椒有項羽廟每春時遠近祭賽士女雜遝令余宗
漢諭祭者各帶草一束既積與廟高余對羽言曰

燒咸陽宮火三月不滅非汝耶今用相報因舉火
焚廟遊遂以息

吳中稱余宗漢字不如詩詩不如人

妖書時閣中當事者欲陷郭少宗伯(正域)郭請急歸尚
泊舟張家灣遣僕入京時執以為詞授意於比部
攝篆者攝者屬王郎中(古述)屬草郎中謂須一讞攝
者曰讞則事去矣郎中辭至宅草之已晚矣隨使
人促竟不應天明第白其無他郭因以脫於難

阮鋐(莆黃石人)負文藻老不得一第將卒自挽云本來無

君臣上下之緣何憂不足此去即父子祖孫之會
其樂有餘

平陽張尚書(澗)為諸生時道遇雨人爭趨避澗緩行
如故問之荅曰前途亦有雨

戚繼光將軍以方元沂為重客方之卒也戚方鎮淛
南海歛之正堂發引之日柩從中門出服朋友服
步送之葬所

合州歐陽文學(乾)孝友人也家貧自甘饑寒而喜善
樂施人稱歐菩薩與人較秇樂奬誘尤嚴品騭人

復有陽夫子陽鐵筆之稱

康海素豪爽楊少宗伯(文忠之弟)慕其名往看康留飲酒
間雜伎並作康自挾琵琶度曲宗伯喜以為為已
也曰見家兄當以為談康曰吾自取樂耳何預卿
事

粵新寧鄧子龍千戶能拍牛令馳從後曳其尾牛即
倒行鄧後竟登壇

馮元敏每雨下輒以傘置雨中聽其聲則樂

莫雲卿負才氣洪子匡言其能穿韝舞劍馳女墻上

王薹士令邯鄲適鄉紳郝吏部大獻歸往拜終坐不出
一語王怍之郝常游伎家王伺在彼猝持刺就伎
家拜之郝惶匿門後王拉出揖之而去

趙中舍任膠州人爲諸生時挾一妓赴省試共馬而
進省會觀者譁然蹇督學侯三試後召謂之曰爾
趙任耶不入格當襛汝趙應之曰已高中矣放榜
名在第四

趙中舍元宵搭臺於棋盤街已作女郎椎挾琵琶彈
其上觀者如堵以身既修偉相顧猜異後知爲趙
中書一笑而散

趙中舍請太平丞直指按部治戎裝請作巡捕令不
能止聽其往迎既迎行可十里許回馬喝止舁人
已舞戟於輿前再再十里復然直指初以爲故事及
其再也始訝問從者荅曰此趙中書也直指愕然
請與揖趙曰縣丞不第能舞戟且善走馬翻身上
馬揚鞭策馬去不復見已

趙中舍在太平時悅一戲婦潛隨入金陵婦供事侯
家趙亦隨往間倚婦背侯問爲誰趙輒伏地言婦
吾姊也侯問何以語音異荅曰吾少賤流落北方
耳侯因賞以酒肉趙卽向耳房自提壺大嚼太平
吏有事侯家見爲丞也向趙叩頭侯之從者以告
侯侯令物色之始知爲故中書請入同飲布帽據
上坐盡歡而散

張幼于有奇僻遇俗客卽戴假面與應酬客有俗談
輒擊鐘鼓云以洗耳每出戴紅巾令老婢荷鍤幼于每食諸妓滕坐乙巳與有夫伎夫怨不返乘燕客散殺幼于家七人客及幼于皆及難是歲李卓吾以講學僧達觀以談禪皆被逮李白頭達觀死于獄可謂滅殺亡羊矣

屠長卿九日集三十六人登西山余宗漢後往道逢
西寧宋侯世恩侯曰何以遺我然我當自至少頃宋
舍輿策馬至酒中屠令蒼頭采菱行酒客難以陪
飲每一客采菱陪一巨觥衆服其酒量宋方與客
耳語有告之者宋不信曰爾能再飲乎采菱因再
勸一巡陪飲如初宋始嘆服脫已蟒衣賜之屠曰
既得蟒不可徒步宋卽并馬與之采菱因披蟒跨
馬而返徐與公云登高未必穿蟒第余宗漢與其游而與余談者宗漢長者必不妄言

侮子馬素俠爲寶慶幕丁節推重之不拘常儀欲咨

梅卽過梅風晨月夕每流連杯斝竟夕達旦
喬伯珪 一琦 素任俠蘇有美婦人夫愛之婦乃與吏
私伯珪伺其狎頑兩人首囊之自投于獄後直指
高其誼爲剖雪
馮魯宗憲副先爲萊守歸泊潤州江口夜羣盜登舟
掠物方倥偬際喬伯珪忽在舟與盜作市語盜以
爲伴也語款款對荅之次舉頭始知爲喬跟蹌奔
逸溺水者無數 伯珪又擅異術每對客問客飲食所欲各開帋上卽以盌加開數弁帋以盤覆之任客博奕戲已開盤食物如所開一一精新崔銓部每預其遊

曹廷尉好登陟又不欲以冠蓋辱山靈游九華挾一
二朋從肩輿而進曹年少美姿容身既眇小復無
儀從靑陽令直謂是廷尉兒郎不卽供具
弘治改元莆中迎春戴大賓尚幼父兄抱看有指謂
守曰神童也守出龍飛二字令屬對戴見春牛對
曰牛舞守頷之意以牛不能舞丞傍解之曰百獸
率舞牛寧不舞乎守始稱善
戴大賓叔以色難令對戴卽應之曰容易叔初不卽
解曰既容易何不對

倭寇莆數歲不解戚繼光爲叅戎時督兵救之初至
謬云某日進兵及夜卽號令進勦出倭不意一夜
殲盡 王鳳靈曰未解甲卽登賊壘三更夜月霜霜刀不崇朝迅掃妖氛萬里天風傳露布
方元泝有美才以貌眇小爲婦所棄從戚總戎 繼光
游遼陽戚嘗過方飲因較酒量至夜四鼓不相下
散去戚伺方就寢復過方不令方知題壁云五鼓
靑萍客過此索飲次早戚以此揶揄之方曰公自
以智勝耳
姑蘇申公 用懋 有記性旗中千戶胡珠者五萬未還

胡頗不平以語朱仲成觀察申在職方朱問職方
法武職三萬卽還之乎申曰還之朱曰亦有五萬
不還者乎申遽荅曰有之胡珠其人也但彼有故
耳以語胡胡語塞
胡少保 宗憲 豪爽恩怨必報微時同邑王叅將瀬號
雪湖頗慢之王之妻獨敬重胡每以爲言胡後總
督杭起王於家用之稍以事欲與杖旣細論之云
罪當杖以雪湖嫂故原汝
劉充守治尚嚴擁蓋者誤以蓋傾其冠劉方有事命

姑繫之人方爲危少間薄治而遣之人問故劉曰
不繫之彼懼吾嚴將自經於溝瀆矣
陳也罷先生 音 與李長沙 東陽 諸翰林結社長安良
晨美景輒有讌集齒序而直例不往速中秋應也
罷直社是日雨如注也罷慮客不來自騎馬至諸
人邸促之及至長沙許長沙曰爾癡爾第歸彼當
自至也罷始悟而歸
鄭廣文 應旂 博覽善古文詞家寒一日子告之曰牛
老齒落矣賣之廣文曰賣之已而憶與之角者去

上齒始知子以貧故詭巳
王柱解州人馬上設帷幔輿則傍闢門皆不欲見人
及登第欲取妾人以其癡故指手足俱攣者以示
之王曰非我無要者卒要歸善視之
能溪梁靖耕農也有母在牛病不能食持草跪而叩
之曰梁靖親老家貧千萬食一口
孫太初初不言何許人人疑爲關中王孫隱吳輿道
塲山年四十人勸之娶始娶及卒只一女故王弇
州予以詩曰死不必孫與子生不必父與祖矣作

憑陵千古人依然寂寞一抔土
金華吳孺子喜游名山裝束若行脚僧及游武夷曰
山川無過此者吾當霾骨於茲遂偃卧不食爵山
僧死即霾之閱七日不死山僧以米汁灌之復生
莆陳昂慕峨眉山水無由得達因爲僧炊爨以往後
居秣陵不與世交織屨度日死後張金銘見其詩
曰今遇賣菜傭須物色之恐有白雲先生其人者
白雲其號也
國初蕭山來氏女未嫁而寡矢志不他適至七十八

歲坐化臨終書一偈云七十八年活計今朝撒手
歸宗得箇無邊三昧依舊明月清風
建平夏氏女許字廣德阮氏子未適而阮氏子夭歿
夏氏矢志貞守所居門前忽生二橪上下根枝皆
成連理 庚戌年
濮監丞婦鄒賽貞有才藻工詩文鴛湖費宏隨父之
太學鄒問其奇索見之酒間試以對曰金杯春泛
綠費應聲云寶燭夜搖紅鄒遂以女妻之
徐京兆女姪善書善詩兼解制秇京兆爲擇壻但以

文字置案上令覩以探其意後得范長倩制穊玩
不釋手京兆曰此子貌奇古女姪曰有此文字何
妨貌奇京兆遂意决後長倩聘徐意最篤
遼陽蕭汝芳妹嫁李錦衣蕭爲職方時以貧寄食於
妹及借差歸謂妹曰余長往矣此德俟來生償之
所謂今生作者是也妹荅曰應是今生受者是
歐陽伯宣母王氏節孝向來長齋佞佛癸亥秋自金
陵還蜀抵漢陰公署夜燭開花旋而花上吐葦馱
形像高三寸鬚眉畢具燭盡始消人以爲至誠所

感

人篇下

蔡中丞 應科 家居時佃人送筍曰初得新筍謹先以
獻蔡輒曰損汝不損我後有希旨者曰獻竹芽蔡
厚酬之又厭白厭死謂白曰不黑謂死曰不活
陳吳輿 經濟 不喜人穿白有言三白酒者曰三清可
也控告人命者題貼紅紙便知其事即署行孝豈
縣公移皆去孝字云陳奉母至孝故多忌諱
丁長孺奉使過家謁陳吳輿門者以其姓不便白私
改丁爲于及相見陳每稱于先生丁不省問爲誰
陳曰即先生丁曰僕不姓于陳曰姓于爲佳丁笑
而去
陳吳輿每聞鵶鳴即朴左右云爲爾鳴日令人庭中
敲竹驅之時稱老雅陳
屠長卿謂其鄉桃花開時士女遊冶極可觀拉臧晉
叔往觀比至憩一古廟中瞥見婦女椎髻布裳村
野不堪臧殊悔來已而數輩至靚妝妖麗臧問爲
誰屠云吾家兒女臧欲引避屠挽之云正欲君看

不然謂四明無人矣 晉叔與余談
沈德清性緩每梳頭飯與便皆須一鼓初爲孝廉試
春官適闈觀察覲歸沈預邀曾廣文送之及期三
鼓遣人促曾曾以沈爲老成練事及沈出門天已
明觀察已發矣其故皆爲梳頭飯與便也臨出門
出而復返者又數四
沈德清之子善酒沈初教諭侯官一友將入吳謂過
省必謁沈與沈兒索家報兒即入內書良久出以
書授之友不知其醉也至省沈偶出友置書而去

沈歸見書噤不能語家人惶悶沈曰兒中危疾且
晚死爾即請假歸未至家數里兒聞急出迎沈見
兒且喜且愕曰汝病瘥乎兒荅固未嘗病沈取書
示之兒省玩良久曰想是醉中書耳
有言葉相公字佳者一田父謂已能得之因往求葉
奇其意書以與之歸而村中醵賀田父破產設席
為謝
管仙客嘗移杭州望仙橋住橋倚吳山初僑人舁上
吳山見青草即下便便畢命舁歸舁人問何以不

竟所往管曰汝第歸後日日如是舁人始知只為
便耳
俞太學父生日酒中父行觴政曰能吟虎嘯龍虎齊
登各欲成語循次至太學太學起曰牛一羊一牛
羊父母坐客為哄堂
吳與沈太學倅雲間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白
非此平字沈即加一踢曰三乎亦罷
游元封館穀山中嘗託一陳生署陳生授書至郭外
城環圍也外城以下作一句讀元封咤之曰幾敗
迺公事陳生猶強口曰郭非城外之環圍乎元封
曰如是則夫環而攻之不必注矣始相嚮大笑
汝上李秀才父有事公庭已欲進看門者不聽前輒
拳毆門者時盧倅擬篆怒甚因口命黿鼉蛟龍試
之秀才不記黿鼉字制稅中但遇此輒作兩○盧
笑謂之曰既不記寫試說黿鼉是何物秀才荅曰
是誰見他不過是水中一物耳
蘇侍御督漕問黃泇利害把總蕭大仁為歷歷陳說
已而曰俗語云黃河之水天上來蘇不覺失笑

嵊丞賈應璧寧羌人民有犯舉者既入賄免異日復
以他事逮之其人舉日前事即嫚罵曰騃畜汝昨
日飯今日復飯否
漳浦熊大楠別駕其父故布衣大楠既開居偶為父
所杖趨出門外大呼曰里中看看百姓打官府
嘉靖間有常某者為飾推豸服黃繖問以豸服曰吾
御史耳目也問以黃繖曰吾太守同僚也
鄭虛舟吳門詩人也貧無資用乃典一官舫借一妓
載之江上已着麻衣云父卒于官妻匆嫁之一嶶

人納二百金至夕來迎致木偶人輿中輿之已同妓駕小舟逸矣李本寧先生云其人後相遇又為妓所困因令作玉玦記詈焉

程相如謁屠長卿於船樯上懸燈燈書迎接四明屠夫子屠見之喜作書數十函為延譽後欲見思無以悅屠乃謬曰夫子所著白榆社稿某已授剞劂板送入四明矣不知夫子在此也屠復喜為延譽如初

漢川尹開府之嫂某氏御史婦也西字面眼圓而露口闊至耳衣服重重即有豸補見人槩稱卑職開

府其郎叔也謂有年雅稱之曰年兄

李洪洞中州人多內及遷婦在輿上以怨氣告輿人及無聊輒下行一二里

政篇

石璞中州人永樂時為西江觀察西江有民娶婦三日偕婦歸寧婿先歸婦失後不獲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拷掠誣服云棄尸塘中果得尸獄成璞獨疑之曰殺人棄尸深怨者事詎夫有是乎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獄有歸矣比曉一童子竊闞門內璞召入曰爾黃冠者得非爾師令爾探某囚事乎童子驚遽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姦見匿楇麥中西江人因號為斷鬼石

滕人甯直宣德間為宿遷令邳民張謹妻朱氏晝失金環釵釧訴於直直問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鄰婦三人即日召四婦至則以布蒙其面坐帳中各伸足帳外令隷曰此是盜金環者取大杖杖之一婦即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鞫即服

洪洞鄭傑成化間為登州知府府有冤獄禱於神夜夢船中有虎身揷三矢次日讞其獄曰此必周彪也其人叩伏冤者以釋

仝椒令佘翔一夕夢五丈夫叩言救已及曉有新居淘井者得一枯顱以告佘佘曰尚有四往取之取之果然因窮治舊主吐言父在時為驵儈五丈夫主其家父利其重貲謀殺而並沉之井佘即按以法

諸父新寧公初為宿州廣文為州放賑見人多輕裘

將近而易鶉衣訪之則貧者逋負富室恐既賑難索故粧飾冒領耳後方賑新寧公因請凡賑皆剃肴少許方得實惠謂富者顧惜體面貧者何惜一毛當道許之貧者皆歡呼

新寧有殺人者首從俱論死謂爲首者破其額爲從者斷其手直指屬從伯新寧公勘之新寧公蔽之曰手亦破額時俱斷耳葢人見人以斧破額則必以手捍之故耳從者因末減

合州有被盜者知是趙甲往訴之道逢錢乙乙曰己之吾能諭甲還若物乙因往甲家道其故甲曰諾因醉以酒謝之歸既別去甲往中道要殺乙褫其衣帽乙母不知殺者誰訴之守守張鰲摒甲至詰之曰汝恥乙觸汝短殺乙者汝也甲不承張即遣一役紿甲妻云甲殺乙事甲已承甲屬我來取乙衣帽妻從內取授之張遂定其獄

保寧劉某商于合州一夕亡去金百藏金之箱棄于河爲居民所得曝之屋上劉執以訴守張鰲曰是非盜金者因問劉汝有同商者乎劉荅余同商皆巨富安有是張立召同商者至見一人偉貌鮮衣色稍怯張即詰之曰盜金者汝也按以三木即吐實遣人從主家取偉貌者箱至開之劉百金具在

上虞張仲五毆斃阮靖二賈和數年矣猶恐覺露檢有眞傷賄陳洪三病死僕屍夜換焉後新安胡公思仲字君直涖邑夢一人訴冤兩手上伸而無首次日適屍兄阮靖一與張英十八訐告僱工事審竣靖一欲去未去手探懐中囁嚅而欲言胡疑之因從其懐取視則稍涉買和事胡心動曰僱工事小人

命事大命人起棺屬以詳驗動靜役回言磚石散亂葢底參差胡意非眞屍即以禍福數言恫仲五之弟曰仲八者仲八直供眞屍投井中比往則桑麻徧野無復井矣試以鋤掘適觸石火起窮之而井見屍在井中獨無頭命啓棺驗之則棺中有兩頭葢昏夜換屍忙失其頭於原棺耳邑人因云胡公斷無頭官事

上虞有旅死者吏以無主稟邑侯胡公曰我爲邑主即其主也因命人察其左右詳悉以報役回言傍

有竹杖耳胡命持杖隨路令人認識適旅肆王美二認爲已物問之則云嵊人魏世科與慈谿章三九及章妻季氏過此章病因借是扶行耳胡公曰死者三九也命役偵緝至新昌獲季氏而世科逸矣後聞會稽有盜張三將配胡公曰豈其人耶以世科亦嘗爲盜耳役至彼試呼之曰汝魏世科也何改名張三世科忙迫搖手令勿高聲役因出牌示之世科曰我氣數到矣蓋世科久姦季氏與季氏謀殺其夫也比至不刑而服

上虞陳曾四與何大十二鬪以人解而散何夜歸竟死途中其家訟曾四斃之曾四云毆則毆矣原未重傷今頭破傷重委非出於已第不知所以然亦委於夙孽而服矣邑侯胡公獨疑之因問何有仇乎衆言不見其他惟見與何祥二有隙胡公因於干犯中挿入祥二名攝之比至深言其仇殺狀祥二即以手拍地云委以姤姦恨殺之也蓋先是祥二與大十二爭姦仇深乘曾四毆後殺以洩忿冀可移罪以自脫耳

上虞吳應二盜擊其門吳云家貧何以應盜云汝今日舂米幾升雌雞留之雄雞可與也吳如言授之是夜有月吳因於門隙闞之見盜六人過嶺去隨一人退回開門視之適隣李顯二持棍在傍吳因意已舂米唯顯二知之疑爲夥盜密以禀邑侯胡公方閱試卷忙迫攝之抵衙內顯二直招五人攝五人至胡公曰良民也舍之簿懼縱盜得罪曰當堂恐畏刑妄招今顯二在監中夜與重犯顧芳閒談敘已弄假成眞及連盜三家之狀歷歷可據尚安疑慮胡問顧芳良然又攝五人至曰此等安能盜哉復舍去懸重賞令捕役密緝捕役旋云是夜盜歷三家應二之後則盜舟家倪忠四盜頭受擊血淋漓奔旋劫何三何出逐被鎗腸出死今宿盜張亨一頭病者數日恐其人乎攝之至令驗頭有傷否張佯稱枉頭向後以磕石欄胡公意以磕則宜左右頭今向後者必欲破之以掩傷痕耳亟令人夾住曰此眞盜也驗之傷痕具在即輸服同盜爲田思一及夏氏三人夏氏兩人亨一獲時知

必不免卽自畢命矣田供鎗在茅簷中取之血漬
尚在葢盜只五人其一退回者人影也吳應二誤
耳先是胡拂著得復卦曰復生也必非顯二所供
者又曰復只五人今何以六又曰復形似夏有夏
姓在中乎皆良驗顯二事旣白胡公因問當堂猶
畏刑夜談而歷歷自敘爲盜者何顯二稱已先入
監時極口稱枉比當官自誣重犯恡其詐恐受非
刑故信口以冀自免耳嗟夫未加刑而人已自誣
重刑之下何所不至此拆獄者貴愼

上虞徐鄉宦被盜失金頗多每指宿盜促邑侯胡公
逮訊之胡云盜自有眞安可妄逮因見盜牛者羅
順一機警可用諭之曰吾縱汝汝能獲徐家盜貰
汝罪羅去半月回報云盜不見影但宿盜奉化丁
廿八能飛簷走壁人稱高師父今有金售人意其
人也丁與餘姚陳錦四厚願得檄往緝比緝陳至
供認丁與袁應四三人同盜原贓在地内罈中起
之俱在第不言丁袁蹤跡順一因密紿陳妻妻言
丁袁往杭售金耳約某日由蒿壩而回順一往迎
之怏怏未面識偶兩人問路順一問所從來曰自
杭曰經由何所曰蒿壩曰是矣卽詐從要路偵耕
夫稠集之處詭詰之曰我緝趙天民者汝兩人其
黨與乎因摣其臂驗之見俱有刺文始捉之曰汝
丁廿八也上虞侯欲汝丁遞售金之資十二兩與
羅求脫羅不受同地隣捉至胡侯立釋順一順一
至家抱母痛哭卒爲善人

上虞強賊趙甲扳錢乙爲已宿窩攝至乙極口稱寃
且云與盜未識面邑侯胡公曰有是耶因令乙伏

碑後命一人詐爲乙在庭喚甲來對鞫胡公指詐
乙者詰甲曰汝識乙乎甲曰安有窩家不識胡公
又曰彼稱寃如何甲向詐乙者曰汝歷受寄贓如
何稱寃胡公卽喚眞乙至而謂甲曰汝人尚不識
奈何誣指甲始首伏曰受人寄囑也胡公語乙曰
汝受誣家中必惶懼可疾趨回以慰妻子時以胡
善體人情

新安胡公尹上虞時偶旱齊心虔禱忽見片雲胡立
取衣冠向雲拜卽雨下如注然雨只至上虞界犬

牙而止鄉紳周公戲之曰公占住此雨耶

郭尚書（子章）守潮州時山猖淫人婦術家攝治不去郭公爲移文城隍是夜妖告婦曰郭公正人吾去矣

邯鄲城往往門垣無恙而失物相傳叢臺下妖爲祟馬婦裴氏爲妖所憑亦多失物歐陽尹（調律字伯宜）恐爲捕役藉口詣城隍神招其婦前手書攝邪文以授之婦歸妖遂屏跡先是夫婦相厭自是和好如舊

乙卯邯鄲歐陽尹分試歸見他邑多蝗問邑民民以獨免對尹疑之旋郊行西北見蝗蜂屯詰之云因風驟至尹具文禱神是夜隕霜於蝗界霜若畫地然由是遂滅

肥鄉魏武子七兒二齒虎牙以賭逃去後父見隴上一尸疑同賭趙甲錢乙斃之問牧童恰云甲乙過此遂訟不休讞者既泥虎牙相類甲乙亦自誣邯鄲歐陽尹獨疑之反覆詰難得牧童云魏武夫婦見尸辨識徐發悲聲無迫狀遂反成案人多駭之

既果獲七兒於齊遠近歎服

漢陽有姑通僧者爲媳所觸因誣媳令蔣君（時馨）訊僧僧作兩可語乃令姑媳共撲僧姑頗惜力即治僧與姑

漢陽甲通乙妻乙告令甲乃謬言乙妻巳妻也爲乙所汙令蔣君即繫甲乙而繫乙妻於他所次日覆訊密屬皁役云乙妻夜來死矣令即作治親夫抵狀甲大呼曰彼親夫也遂治甲姦狀

李元桂游商其妻蔡與劉文元通情密比桂歸乃僞禍桂父淇致淇羞忿投繯族人謂桂初歸父死必桂故公呈桂獄成極刑不知蔡圖與劉完聚也比與劉生子十年禍猶不解卞汝行比部嘗談是每歎無直之者東城蔣司城獻禎初蒞即覈得其情坐蔡與劉而雪桂之冤

籟篇

家新寧公拔紅鶴髦與佘宗漢游宗謙市過宗漢偶言人生適意耳安能營營阿堵物以遺所不可知之人又曰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新寧公慢

然曰丹朱商均大聖人也今父與人物過多子亦
有評語堯舜以天下與人朱均無慍色是知大聖
人也
古語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
子孫未必能讀臧晉叔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
必能用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賣
蘇潛父侍御招章元禮吏部游鶴林寺至陸秀夫祠
見牛溲馬渤砌其門闕穢麥滿堂元禮笑曰秀夫
不免黍離之感潛父曰歌麥秀耳

王敬美督學閩中適蔡伯華以主試至閩別不便交
談王舉手曰盈盈一水間
袁中郎令吳江進之令長洲與一二令君夜集姑蘇
門子俱善吳音有命以侑酒者門子目目相覷莫
肯先出聲一令見久相推拒於已所侍者怒命與
杖纔下一板肉聲沸發滿堂大笑謂板善催曲中
郎曰從來唱曲要打板
譚侍御飲酒恬雅竟席不醒不醉李侍御邀之不易
赴及赴復不易散偶南臺省集燕子磯有謂譚曰
君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歐陽給諫曰可對李侍御
招之不來揮之不去
余入吳至清湖同余叔亮黃漢寶之橋上戲叔亮着
屐後行回看已歸矣予曰叔亮何與短漢寶曰彼
其足長耳
黃漢表好市遊相過者輒難卒遇林希萬曰昔人杜
門謝客漢表乃出門避客
黃漢表妻父遙授冠帶所居鄉多畜鴨林希萬戲之
曰妻父官在鴨班張隆父笑曰鴨班亦何減鷺行

陳學一同飲坐次欲右余而誤揖余左已而自知其
誤大笑不已廖季符曰學一爲顏子坐忘矣
洪洞盧學皐方九歲讀書至寡人好貨曰前云我非
愛其財今云好貨畢竟是愛財
盧生幼戲規之荅曰老萊子七十猶學兒戲
伎顧節館雅集龔長安未至顧姬見諸人悵望遽曰
長安不見使人愁

露書卷之十一終

露書卷之十二

莆田姚旅園客甚

諧篇

成化丙戌陳公甫莊孔暘章德懋應南宮試試官相戒曰場中有此三人不可苟及塡榜章莊高列惟不見陳卷時題爲老者安之三句亟索至則陳破云人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同考者業批其旁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見者哄堂

東門皮三者行三以善作皮履故曰皮三常爲林貞

肅公役作一日請號於貞肅貞肅曰闢波其人喜甚里多不平者有以爲言貞肅曰闢東門也波皮三也不過以舊物還之里人始悟笑

浙自嘉靖以前士大夫多戴布帽黃洗馬請急歸過一驛驛丞見其布帽復不知洗馬是何官乃自前席且問公一日洗幾馬黃謬答之曰亦如公一日撥幾馬耳又問謁府邑若何曰平處謁監司若何曰平處謁兩臺若何曰平處丞始知是尊官頭搶地稱萬死乞假按耿在倫先進遺風載楊文懿以洗馬覲省行次一驛丞不知何官坐而抗禮且問曰洗幾馬公答以勤則多洗嬾則少洗與此同豈一事而好事者借言與

莆林某令香山屬舟人有鄉親問渡徑洗之海人無敢往者其從叔某嘗與同起居曰我能之至廣州作廣人裝束負膏藥一篋巾上貼一啞字遂渡伺林令出門欲困之林笑謝善待之歸

薛方山督學浙中較山陰伯徐渭而叔季祝繼志後祝僉憲西江有神官降云南昌缺城隍帝以命祝祝朝服登座而逝逝後櫬中時出香縷異香逼人徐偶以告薛薛戲之曰恨當時不以先子又不及

批其文曰似有神助

莆陳某稱醫郭大司馬給以冠帶向人索文中稱其孝云母病時曾刲股以示從伯新寧公新寧公笑曰公善醫母病猶刲股若我輩當無完膚矣

俗謂揚州人爲無耳躲維楊陸無從與丹徒鄔佐卿初會於王弇州許陸問姓鄔答姓鄔陸曰烏龜之烏乎鄔曰是有耳躲的

遼陽蕭汝芳與莆中張鷟友善蕭號豐原張號六山一日張寄書誤書楓原蕭曰相知名號詎可誤報

札亦故書以祿山

屠長卿衣冠看客便道過妓寇四寇之婢訝問四曰寧波屠老爺婢笑曰原來是波老爺曲中呼駔俗人爲波老嗣是遇俗客只呼屠赤水

吳翁晉瘦吳翁升腯謝在杭爲吳興節推行部孝豐翁晉鄉居晨起往謁道遇虎童子鳴金却之後向鄉先生姚君言之姚曰彼以爲翁升見非而退耳

徐茂吳眇嘗道沈士範制秇佳有人向士範述之士範曰徐年伯亦具隻眼者其人不覺復向茂吳贊

之茂吳大恚

游宗謙過王百穀王方作字不及寒溫游訴曰爾以爾書佳耶莆中嘗糞耳後將行欲索書不便索令侍兒范鹿轉去王不語便書書畢謂范鹿曰對相公道糞又擔幾石去矣

游宗謙初過周公瑕公瑕未有生平不即見游對門者訴曰爾主人不過善書使未見我書耳即行門者以告公瑕急令要回寒溫畢舉筆向游請作數字游曰初不能書欲見君耳

游宗謙游益府王旌以雪苑嘉賓一日陳公衡過從治具皆巨盤公衡故譃之曰已善罵坐而以小盤餉客鄭挺武在傍曰君不見其自署虐死嘉賓耶

王百穀作風字必垂宇落下上半空俗謂蘇人多空頭即眉毛亦空或以問百穀百穀曰不然出作惡者口袁太初在傍曰不見王二官作風字乎二官百穀之行也

沈蛟門與于穀峰初在館時沈戲于曰有人問丈姓作如何書余答以作如是書其人笑云原來腳是

團的初不知爲長的于知其以團魚嘲已也于嘗託沈邀一塾師一日沈生子于過訪因謬曰煩君見一塾師沈訝問向已覓矣于曰其人不識字沈曰彼孝廉何至是于曰沈竈産蛙乃讀作沈黿產圭沈捧腹大笑

漳州丁節推署篆試童生有曰詹之大鵬者曰胡魯於莵者丁見二字名已含笑時見詹眇與已同因問名已佳必有佳號詹謙退久之乃答曰號眞覺省齋丁大笑

金陵呼姓史者曰矢而經史之史仍呼爲使一江寧令欲作吳語諸生謁見偶談及子史令贊之曰公一肚子史史作矢音及出同行嘲此生曰公一肚紫矢

馬九雅妓也偶面有瘡瘖太學戲之曰爾何面上賣果謂瘡是楊梅也馬應之曰亦猶爾腹中生草耳

羅子昭劉刻詞林雅集草爲金陵社草欲刪去程彥之彥之忪困羈居間始免兩人皆癡絕洪仲韋因贈彥之石章文曰天外三峯居士或問之答曰天

外三峯削不成

成大勳廣東人爲寧洋廣文邑令註考云化雨不數桃李頻齡已逼桑榆因轉王官廣文恚曰化雨不數欲我挑水澆秀才耶

漳浦趙從誼判獨山州州極荒凉因題柱曰茅屋三間坐由我臥由我里長一个左是他右是他

漳州尹秀才於御史觀風三考首名刻一圖書曰烏臺三試魁人首尹某印

一青守作醋數缸忽轉監司分餽於人後每追悔云只五百里惜不攜來其爲監司齎捧在京以帑受鵝鴨售錢有戲贈之曰惜醋監司賣鵝參政

王光祿謂童僕有三珠初來是走盤珠半年之後是算盤珠一年之後是佛頂珠

余宗漢謂豆腐有十德生者柔德乾者剛德無處無之廣德自貴及賤喜之和德一錢可買謙德徽州一兩一盌貴德食乳有補厚德可以去垢清德投之汚則不成聖德建寧糟者有隱德

陳牧伯謂痧瘄有五德生之不至死仁也同坐臥卽

分人義也不上面禮也有事時不發無事時須發智也洗必以時過此卽發信也

壬寅金陵有十忪祝石林寫字忪何雪漁圖書忪魏考叔畫畫忪汪堯卿代作忪雪浪出家忪馬湘蘭老妓忪孟小兒行醫忪顧春橋合香忪陸成叔討債忪程彥之無事忪

建昌王孫戲問游元封山人有幾品游云與王者同王孫詰問游曰並無品級

胡仲修謂孔子亦喜諛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能也子曰太宰知我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子曰野哉由也
蝘露一頭兩足吾鄉林太守諸從有富而往謁者守
故留之而終不見其人貰衣被而歸抵家只一席
爽身其狀似蝘人因呼之曰蝘又宣政錄載宋時
截竹爲筒冒上作鼓時謂通同部令唱蓮花落者
猶多挾此近一友人謁林海寧海寧門禁甚嚴欲
歸無資因戲寫一狀遣僕往投中有兩句曰蝘乎
不免筒鼓也必

猪市伶人徐公望善別古器其祖牛某不從靖難之
師子孫發教坊甲辰有詔許自陳公望因得除籍
仍祖姓僧湛懷戲之曰猪市裏走出牛來
曲中呂大亦文雅與妹呂二同赴席或問之大曰我
兩口姓呂吳非熊在傍曰有我一口便成品大曰
少說天話詢其姓口下尚有天也
鄭夢圃家有質庫門前書金馬爲記館穀挪陳父教
授詞賦汪仲嘉聞之曰陳父避世金馬門矣
洪仲韋娶劉二後之安吉有對秣陵許伯倫道仲韋
不忍出門雙淚汪汪許曰仲韋如今亦有淚矣蓋
謂其有累也
俞仲茅（名彥）久游始歸姚允初（名履素）過看俞纔出姚
乍曰一春魚鴈無消息俞答之曰又手忪將禮數
迎
舊例邑尹坐次先首邑次以邑之大小爲序黃進賢
不拘常例每坐南昌上南昌心不平私呼之曰小
人後雅集南昌行觴政曰君子和而不同同而不
和或問小人同而不和南昌曰那小人說他怎的

循至黃進賢曰顛狂柳絮隨風舞桃花逐水流或
問是輕薄桃花逐水流進賢曰那輕薄的管他怎
的又一尹接之曰相逢不飲空歸去桃花也笑人
或問是洞口桃花尹答曰今日雅聚安可動口
高國柱爲陳總伯牧伯中表侄一日飲陳許高以親
昵據上坐牧伯曰無曰高高在上高答之曰是以
陳陳相因
郭聖胎謂莆中四無無僧無伎無酒無不識字者
郭聖胎旣入太學嘗讌會米稽部戲之曰今宵守諸

生禮聖胎答之曰雖諸生以山人體統行事

殳質父盛推顧朗哉忽謂祝無功給諫曰朗哉今詞客都總管也給諫笑謂余曰都總管有人矣君且作副總管

王漢陂林居好爲詞曲有客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宜留心經世文章王答之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

金尚卿善貌祝無功書法祝欲繩之董玄宰笑謂祝曰右軍有知弟應下獄矣祝卽笑釋之

有鋸板匠四人共妻後各生一子子雖異父和氣浹洽勝於同父或以問其鄉人李中丞曰寧復有此中丞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毋世間最難得者兄弟

南州喻中立訪曹進士進士遽問君爲君子喻小人喻

王曰常一日對曹司農多談冠裳曹戲之曰日常近來官腔矣王稍不平洪仲韋謂王曰君楚人楚擅弋陽腔今變爲官腔佳矣何忿爲

林茂之瞿呂六一日方秘戲吳非熊狀之曰彼兩人困而又困蓋謂兩木兩口以木入口也呂貌稍遜洪仲韋因戲之曰呆而又呆耳

舊院妓蔣二字靈修諸人挾之尼官寺戲蔣忽離席梛陳父問所往遽答曰擺梛蓋曲中諱溺爲擺梛

伎馬九見洪仲韋齒斑問以故洪戲云吾錦心繡口也時馬九病瘡方愈面有斑痕洪因問爾何以面斑馬遽答驄馬有斑

武林吳山一伎每晨卽倚梅樹遠望一少年意其有清癖特與定情比問其由妓答曰俟金汁行耳杭人謂取糞者爲金汁行

少年大失望洪仲韋述以告內子劉卿劉笑曰錯認清客

邢進士身矮嘗在鄱陽遇盜盜既有其貲欲滅之以除患方舉刀邢諭之曰人業呼我爲邢矮若去其頭不更矮乎盜不覺大笑擲刀

游宗謙善罵坐張幼于嘗與余言宗謙善罵得其罵以爲快既卒屠長卿謂其子元封曰尊公方在閻王前罵坐

重慶一道士右手五指甲長尺許每出觀者塞道謂

有内養布施錢米捆載而歸其徒十五人皆仰食
於五指有對歐陽伯宣談此伯宣曰食指頗繁
熊尚寳在長安居與余項背相倚尚寳猶常至余厨
竊食久遂不去余所倩小長班携道上戲經其門
尚寳謂竊之也屬兵馬治之且執以索所失狗後
對伯宣給諫道此爲笑柄給諫曰此禍苗也
歐陽給諫門生遠左人嘗送人參或曰此眞遼參給
諫曰是門參
兵垣年終較武萬夫長以下不善弓矢者槩告病即

赴較者非弓腐則矢折而射仍不中歐陽伯宣戲
之曰發而不中君子以爲猶告也
京師小唱李善肉聲余甲寅出都及已未入都此伎
遂絕歐陽伯宣曰小唱今爲大雅矣
余大行云京師有七味解熱丸用騾驢人馬牛犬豕
糞以大騾車羅過加久年陰溝秋實和之此丸專
解爭名爭利的熱火
余三長安雅伎也李肇卿欲與定情余辭以未得手
巾問故曰恐君油嘴以護被耳

李長沙相公之子兆先素耽聲妓長沙筆其書几曰
今日柳巷明日花街科場近了秀才秀才兆先回
見之即續之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
公相公
莆被倭後易公爲守一以寛厚爲政决人有逸去者
亦不追有夫毆婦者甲見其已甚爲不平毆其夫
婦見人毆其夫還同夫毆甲甲言爲爾出氣反同
毆我拉以見易易批其詞云福州剪子雲南刀廣
東茶銚蘇州縧擲示兩造兩造不解復取足之云

打得好打得好兩造見之含笑而去
有寡婦批改嫁易太守問嫁誰婦答嫁東隣裱褙陳
二官易戲批之曰批改嫁批改嫁嫁與東隣陳二
官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嫁嫁嫁、
黄季父貌王弇州供之因請弇州自贊贊曰我不識
我而汝識我以我借汝亦無不可汝欲我偕往而
我不汝往以我重汝其笑轉左然則如之何曰爾
爲爾我爲我請用從火
一人謁王弇州席行求贈詩弇州與之結語有莫作

倡家子細詩句其人不解弇州曰過吳門第問顧
郎哉郎哉曰君且飲飲畢謂之曰向一倡家善舞
不覺當筵失宗因羞入房中母強之倡猶羞澀母
曰毋妨吾令四婢四隅立定須舞至其處婢則曰
子細爾爾即警省客聞之大咀
沈生予謂有送枇杷與一令者錯寫作琵琶令笑曰
號曰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恨當年識字差適有客
在坐足之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
令大嘆賞或以爲屠長卿莫雲卿事恐借名耳

王百穀詩多用是爲字如吊袁相公詩山上杜鵑花
是鳥墓前翁仲石爲人人因謂百穀體後百穀目
畧騶復有風流罪過有戲贈之詩題曰效百穀體
贈百穀詩云面上楊梅瘡是果眼中蘿蔔翳爲花
吳興有陸厨之子攻舉子業因家世微眇不敢戴巾
臧晉叔作詩嘲之曰欲方不敢欲圓不屑無可奈
何姑戴扁折
陸厨之子因不避邑長被枷臧晉叔嘲之曰陸厨今
歲苦多端頭向青松木裏鑽日出乍看臺少脚夜
行那怕井無欄濛鬆細雨衣難濕料峭東風頸不
寒更有一般堪歎處入時容易出時難吳興以松木爲枷
吳興史道山少游泮宮以攻雜作三十而黜後屢試
不進荏苒七十志猶不衰臧晉叔改一字詩贈之
曰童生七十古來稀文字衣冠異昔時同學少年
多不壽道山何必淚霑衣
潘景升在西湖戲袁中郎寄詩曰杭粉上愁髭時袁
在燕著缾史潘答之曰燕花不住缾
甲辰冬夜集秦淮酒中行隱令謝少連曰一對好夫

妻不應要个小只爲心不平終日打不了乃金鼓
也曾波臣曰朝出蘭房暮即歸長干相守不相違
粧前猶有啼痕在只恐明朝又別離乃牛也荅蘭
者欄也干者竿也粧者庄也啼者蹄也離者犁也
金陵鈔庫街囘子寸金糖極有名妓呂二嘗以遺吳
非熊非熊因暱之每以誇名妓楊七一日邀楊七
過集當家者不悅別無供具故以藨兒菜恥之非
熊出口即曰討氣柳陳父因作打油詩嘲之末云
寸金囘子糖爲果兩盌藨兒菜當葷請得剛剛楊

七在只場討氣不堪聞
商孟和父令西楚自父許携貲入金陵因游曲中作
秦淮詩三十首甚麗又贈妓詩有可憐十二峯頭
雨化作秦淮八月波句或戲改之曰可憐幾兩江
西銀買得秦淮一个波曲中謂不在行曰波老
汪景醇有夾雪帖俞羨長欲臨刻借得其半而景醇
卒羨長往弔頭戴粗麻巾汪仲嘉訝重羨長謂家
只此巾耳許伯倫聞之曰羨長尚欲借帖此夾雪
巾也椰陳父爲陪客汪之諸從面生問仲嘉此爲

誰鄭景時弔而哭之諸從以爲感恩者不知景時
莆人莆俗弔即哭耳程孺文作打油詩曰俞公臨
哭景醇頭戴夾雪巾椰應芳來陪喪此客是何方
汪財主弔客苦但見淚如雨如雨景時名也
南海一香客自喜能詩詩故可笑所作僧童詩亦可
喜詩云僧童平日豔無霞何事形褒露齒牙不是
重陽蕭颯後却因短笛弄梅花重陽指和尚也
洪仲韋要劉二後多閉關秦比部每過不見乃作詩
嘲之曰豈是安劉故避秦

李大參君章有詩嘲客中酒傷面者詩云古今中聖
多如許伶白疑爲鐵面人
粵一香客妄意能詩遇俞清父於酒樓自號波也清
父亦給以爲吏因呼清父爲同袍自是與曾波臣
洪仲韋黃允修交載酒招四子四子執舟中聯句
贈之香客不知爲打油詩也喜甚每出以誇尊貴
詩云今朝相遇喜相親大雅翩翩有五人二吏由
來皆是假三清何必認爲眞名香自古推東粵宋
硯于今讓八閩畫舫細談風月事後庭先許老波

臣蓋以僧僮許波臣也三清者俗目詞客爲清客
孔太史入朝置帽套於坐旋覓不見姜太史改舊詩
嘲之曰昔人已竊帽套去此地還餘帽套頭帽套
一去不復返此頭終日空悠悠一時和者甚衆
黃漢表身甚修郭聖胎曰詞場中未有如漢表修長
者因作打油詩曰詞場未有此高人適曾太史至
漢表勸以杯酒堅不肯飲余笑嘲漢表曰身如此
修不能勸人巵酒因繼之曰杯酒何能勸史臣一
口翩翩如動氣兩肩聳聳若生嗔後兩語雖戲可

謂漢表小影矣

俞司馬一瘿木杯銘十六字云俞仲茅之柸銘曰苟日飲日日飲又日飲

程仲權在武昌昵一伎謂伎欲嫁之俞羨長不信也試調之伎亦爲動因作詩寄仲權曰官道中間栽李樹一株開作兩邊花仲權心爲之灰

余游秦先行期一日與子斗宗侯索彈箏伎酒散同仲宗侯步月仲宗謂家有琵琶伎能聽之乎余曰聽之比入座美人嬌寵不肯出彈余因戶號曰

許聽琵琶不與聽伴人無分見眉青方屬落句子斗遽續之曰不如早就藤牀卧猶見襄王夢裏形

京師候選末職以裁縫度日者甚衆及選紗帽拜客有戲贈以詩曰風吹展翅烏紗斷分明一對剪刀

圈

規篇

陳公甫偶作詩云開來文字莫思量或以爲文字不白應遂譏貳之

世宗玄修月宮中煉丹每見一神多手多目衆訝莫能解因問王元美君嘗撫讀藏籍中亦有此乎王答不必秘籍大學中亦有曾子曰其嚴乎將嚴分宜正秉政

毛伯溫按楚中廉察民告自矜無遺類而往往有漏網者落泉有諷之者云洞庭昨夜浪滔天處處漁翁罷釣船今日鄰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

張相公_{子微}因一官不稱任使甚怒官口宰相肚裏容得船過張益怒曰若糞船也容得過耶呂仲木聞之曰容得糞船過方是宰相度

汝南趙太宰賢有清操子方伯壽祖頗營產業一日享客壽祖侍坐適食南瓜太宰曰此瓜不良在城則占人屋在野則占人地客向壽祖曰尊言可繹

耿督學_{定力}行部閩中攜二蒼頭年可十四五頗解理性之學偶留一生飯生媚耿曰師已透悟矣蒼頭在傍曰透尚未能能悟

屠長卿自言爲青浦時已在泖湖戲儵然霧作只尺不辨已而舟在城東門矣居民跪言適見龍扶一舟在雲中不知爲使君舟也有人向馮開之道此

開之曰勿聽他他多說鬼話
元大內雜劇許譏誚爲樂嘗演呂蒙正長者買瓜賣
瓜者曰一兩長者曰安得十倍其直賣瓜者曰稅
錢重十里一稅寧能不如是及蒙正來賣瓜者語
如前蒙正曰吾窮人買不起指傍南瓜曰買黃的
罷賣者怒曰黃的亦要錢時上覺其規已落其兩
齒落齒者火者姓火
王太倉罷相薦趙蘭谿蘭谿薦沈四明四明罷復引
太倉鄭儀部振先彈之曰相公有過去未來見在

王令以過去爲見在
莆涵頭戚公祠祠平倭功後有媢一令者悉括均田
諸嘗事祀其中因祀令居民仍呼戚公祠陳進士
騰鳳過而嘆曰戚公而改爲七公已失立祠初意
增七公而爲十三公無迺薰蕕同器

技篇

建昌趙道三能役鬼神萬曆甲申年南州宗室與隣
一貴人不相下屬道三咒厭之道三咒令其白狗
雞鵞鴨數種箸及盞燈各四十九枚至期殺牲設
以草爲偶石爲臟臥於卓上卓前水一缸因用符
咒旋而箸一一自立燈盞點在地旋一二自坐於
箸末道三即下拜拜可二百草偶能自立拜將三
百草偶沿卓而行行有威儀及二百二跳過缸而
墮道三怫歎曰是人不墮水中痴氣尚厚吾反受
病矣必三年始瘥後果然其貴人是夜睡中墮牀
臥病三月始甦道三後謂世無能用我者隨入日
本及關白揚塵海上其隣人疑即道三也
雲在山者撫州人多異術能爲人追寫亡人小像酷

肖每一像只索謝三金丙午游南州住許眞君廟
其行李四擡皆長箱云藏古畫軸箱一一有標題
人借觀輒拒不啓視後交游稍狎謬詰之曰豈其
兵支刀劍耶何不以示人在山答曰信然今天下
十數年四陲多事矣吾以禦侮耳交游者奇其人
因招集城外廢寺中稍以言挑之在山索雙刀與
之舞如一團雪見刀而不見人立竹百步之外射
之百發百中
樂安王府殿中柱多白蟻輒五年一易屬雲在山治

之在山云此蟻最多因以二斗紙固封其上置柱
傍符咒畢令人避去而府中人至斗傍竊聽聞斗
中緝緝有聲在山云爾輩俟我事便減半斗矣及
期開瞭只一斗半次日始取盡自是柱不復洩矣
吉道人之任初爲任子後以倜儻不羈落産因南游
歷衡湘沅辰登太和遇銅帽翁授以道術又在洞
庭間遇袁先生授正一符訣在七閩遇神僧授神
通秘術故能檄召風雨役使鬼神知來藏往遁形
匿光飛錢攝物變幻莫可端倪東昌苦旱道人披

髮仗劍登壇作法即雲霧四合夜取石灰畫北斗
七星壇上以足踢一星即天上一星不見踢二星
天上二星不見約明日申時有雨至午未天日清
朗道人書一符令壇下一縣吏曰持符急走遇婦
人妝好白皙者納其懷中即還走吏持符走見市
肆中一婦取符納其懷婦項自解衣披髮跟蹌而
來登壇偃卧道人以足蹴之作法黑雲陡合雷雨
颯降平地水深尺五畝及申時
吉道人能爲人追寫亾眞令人家張絹置筆淨室中
遣神將追攝亾魂令仙人爲之握管畫像人從室
外聽之毫絹歷落有聲 頃而定開門瞭之肖像
儼然子弟見之無不代[illegible]號哭者
吉道人以百錢散投水中盂鉢收之纔誦密咒錢一
一飛入盂鉢百不失一
織造督中貴源病胸結實食即嘔吐懸千金能醫者
與之吉道人云此堂中有伏尸置甕胷中故主任
者中此非病也掘之四尺果見伏尸甕在其胷移
葬之而督病良愈

姑蘇管席之試輒高等而不利秋闈後失足忽跛吉
道人云此有鬼焉因書符攝之梁柱中取出一鐵
版上畫跛人傍書住此累世不第棄之而管足漸
平是年恩貢中選後吳縣廣文汪雨公家多見披
髮鬼席之因言此有吉道人能捉鬼廣文延之道
人書一符貼梁上令人聽之聞哭聲鬼在其中後
聞柱中有哭聲剖之得鐵版畫一人披髮一人持
乂乂其喉背書住此宅者速死棄之而宅安吉學
役因言先是住者皆病喉孝廉任者或遷以貢任

者無不死爾公以是德道人甚故人亦呼吉道人

爲華捉鬼

維揚周廷銓云戚小塘多幻術嘗飲一貴人宅適他貴人至主人屏當不及戚推飲座并他客入壁間他貴人至不見飲座與客客在壁間若坐三間巨屋他貴人去諸物及客復在原處

姑蘇吳生挾異術游南州見人家火起以一鴨卵書符其上向火投之火輒爲熄此亦噀酒之流乎

揚州江九霞有使鬼之技嘗在周廷吹許周以手所

執詩扇試之江碎之仍焚於火旋云此扇在某廳某櫃上廳久封櫃亦塵積尋驗扇在其上未損秋毫

江九霞在周廷吹許投在盆中據坐客若而人令人以紙重重封誌撼之投在盆作響及開驗不見投矣江云在庭前某樹枝上見之果在

世間有使鬼搬運之術第銀物不令見則已見卽重重封固亦難住守矣寧洋廖孝廉嘗有人至其家賣樟柳神約二十餘金封已仍留孝廉家期幾日

樟柳神用命方來取此謝金至期其人不至廖頗訝遣人旅邸跡之其人已先數日去矣按封金只空匣耳樟柳神亦失矣

余斗南住秣陵能爲人治鬼予鄉有兩張氏爲鬼中尾否余爲召入甕中以符封之沈之於水其甕兩人舁之不勝其重

姑蘇王淮竹挾異術其人固不可測但因物斷事應若枹鼓宜春管理斗野王孫嘗以壽問之王令出一物爲占王孫出瑪瑙簪王稱之恰重一錢九分

二釐私語人云王孫管理十八年矣今閱一歲必謝人世果一再歲仲春而逝應簪之數也

南州王孫晴所遣人索責於所親以扇求占於王淮竹王曰扇骨假紫檀也但好看耳其人必厚禮使者扇面假金也銀必不償矣又扇只一面有字必支吾答使者并書亦不答也王孫初未信後皆驗

錢象坤中第時家樹旂其竿忽折爲兩人以爲不祥或占之曰兩木爲林必有翰林之兆已而錢選爲庶常

汪龍新安人受數學於異僧著奇驗袁閣老煒寄一
白圍碁子託南都王冢宰轉問生子汪接碁子遂
云白者北也碁子者子也北京當局之人問第一
着但此碁子非水非石經火煅煉而成了無生氣
必不能生子若以生尅之理論之不久亦當終局
須急下官着可也不數月袁公果下世

泰昌登極頒年號詔至南都一道人見晏給諫曰泰
昌者一大二小二日而亡聖人御世匪久矣嗣是
年號爲天啓若言而中君宜急歸不去有大禍旋

而果然謝以十金道人曰吾所不欲者已吾所欲
君之有皆吾有也安用十金爲給諫請告未得忽
有衛軍之變燬室逐殺幾不免焉

王泰濟寧人遇一嫗授以陰陽一篇由是屢發屢中
馬中丞昂微服訪之泰愕然曰向貴人也公某月
日必陞兵部尚書至期果然
指揮盧彬金帶自開者三王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
是夕彬入舍人王鸞家爲鸞所殺
漕運都御史王洪就問於王泰泰曰此去入京必有
大禍後洪以笏擊死亂政毛長隨于朝果被謫戍
泰又曰公至某處當有　詔命仍理漕運又果如
所言

莆田楊繼宗與朱侍御澍之子中表省試同寓一藩
吏亦附膚居停一日吏趨府歸困臥廳上朱外歸
不平欲令僕毆之以楊勸而止吏雖困臥却悉其
語瞿然起曰某有罪第某善相人請以自贖因謬
謂朱曰君必高第稍遲耳回身向楊曰君只得科
不出今秋揭榜之前夕諸人聚飲吏在屏後瞷及

五鼓躍出抱楊曰君中矣先是猶以三場未定今
定矣然中在七十三正我伺酒明日當自攜杯箸
陪樂榜出而楊在七十一吏因與隣吏易袖出杯
箸暢飲而歸後領卷是夜果以三場爭而後得然
七十三之言不知何術斯亦可謂精矣

李本寧始生龔文魁爲推造曰十二歲入學補廩十
八歲登賢書二十二歲成進士二十九歲爲督學
人初以爲妄後一一驗

南昌舒日戴新泉善星命丁公此呂子立三員才名

某科江右主考丁公門人也丁意發科矣八月二日過戴門試以命叩之戴曰必中第有難星入命恐五日内必死耳丁大恚初六日早丁猶精神如故偶與妓狎死牀褥中

施太史 兆昂 嘗以已造質之戴新泉戴問何許人施初紿以南昌人也戴曰平平秀才耳次告以閩人曰佳秀才也問以如何而後可曰在燕則連捷矣施後游國學戊午巳未果然連捷南宫

嘉興胡裔及袁杞山游金陵寓神樂觀提點姚一山

失金杯責其徒兩人憐之爲卜得剝之頤曰金在土中從房之西南隅掘下五寸則得之如其言果得杯

胡裔初名浚善卜有薦於 成祖而名之胡將應召其中表袁杞山爲卜得乾之五爻袁曰五屬君升陽在四子命又午也其有錫名之慶乎胡曰吾直壬午壬爲水午者子之衝果錫名必不離水袁曰非徒然也四爲淵又値升陽而五居淵上淵而大乎以草莽之臣躋五位終非吉兆五爲火丁者壬之合也遇火則危矣後聞賜名裔袁大笑曰驗矣死不遠矣旋而新作殿命胡卜布算訖曰某月某日午時當燬上怒囚之以驗後至期胡倩獄卒往覘返報曰午過矣無火胡遂服毒午時正三刻殿果焚上急召胡已死矣因賜馳驛歸葬

人之足麻及因冷兩腿轉筋者時時有之余友鄭虞臣謂在潤州甘露寺一僧謂五月五日或七月七日以鳳仙花扎脚兩拇指上則終不復作虞臣試之良驗

蔡中翰光楚謂人爲蝎所螫忍痛以手就地土上書金木水火土五字即順手將土字傍點之土提起擦在螫處即不痛已

張爾建有授以治瘧之法用燒餅一枚一面用朱書敕字於上一面用朱書敕字於上令病人喫之即愈爾建云試之效者十之八謂邪瘧即愈敕敕二字稍不同蓋爭一畫也

食筋之法用筋九根或七根或五或三將篛切長寸許以手指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時化龍龍翻下海靈

等十四字於筯上又書盌水上即吞下無礙

治骨鯁訣與食筯訣同但於魁下添一字如猪骨鯁添魑字雞骨鯁添魈字魚骨鯁添䰢字餘十四字同前又只書訣於盌上飲之即鯁化矣張爾建云試之皆驗

岣嶁神書載治瘧咒云我有一枚棗一心歸大道優辟宜優降辟燒將棗向口對棗念此咒七遍念畢吹棗一口授瘧人食之瘧即止秣陵祝仙客得此咒云以治人無不効者

夏何能云一奇僧傳以治難產方用杏仁一个去皮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中用蜜黏住外用熬蜜爲丸滚水或酒吞下云試之有驗

楨州張玠善醫徐監司病塊投大黃數兩弗動玠曰脉細而附氣口虛是積在中央氣轉無力大黃逕消胃法當用獨參兩餘可下痰人以爲誕果下痰如敗卵而愈

陸吏目心痛張玠曰水溢脣正黑色此蟲也投苦楝下蟲滿匜即能食

黃昇京山人名醫善察脉戚分巡晨興忽疾作不語昇診之曰脉與證不應乃詢其左右云夜食烹雞昇曰此必食後就寢蜈蚣過其口鼻中毒耳投劑立甦戚初未信乃更烹雞置寢處果有三蜈蚣自榻頂下

嘉興殳珪善醫一男子請診珪曰此病不至死但脉無生理何也過三日方敢投劑未三日其人忽溺死

南都梁接骨爲人接折骨以絕技稱李應旂爲余言

其法只用土木鼈炒死末五分加半兩錢二釐好酒送下外用老鴉藤根紅者（一名老鴉眼睛藤葉如蒲萄）同酒糟搗碎蒸熟包裹折處痛立止而隨平土木鼈截斷能復合所以能接斷朝野僉載謂崔務折足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見折處有銅末束之即其驗也

今醫家謂小兒痘疹腰背作痛者即難治鬱儀宗侯謂痘疹有三其一挾外感一挾内傷一則爲時行所染腰背作痛者迺外感之証宜用香油葱汁自

胷背以達四肢搽之而飲以葛根升麻疎散之劑汗出痛止痘即隨出矣鬱儀第七子統鉦痘時犯前証醫目目相視不敢議方鬱儀以意出前法治之而佳

凡病危篤不可施藥者煎人參湯入童便飲之出王損庵太史藥書南州孝穆王孫丙辰病劇醫不敢治待盡而已其尊人鬱儀宗正用前方飲之連進三服即汗止不嘔索粥飲矣後惟飲人乳累月而平葢孝穆長齋十五六年腸胃乾枯故須人乳耳

鬱儀博雅兼擅雜技其隨事精攻如此

孫秀才汝澄字無撓新安人善醫不以醫爲事余友梅子庚妾夏日病目垂簾提其耳而目始開問之孫云以錢二文買益元散與服自愈服之立効後冬日子庚妾仍發前病以益元散治之不効問之孫云冬夏治法自異今宜治以四物湯加麻黃也服之亦立効

沈無咎宜與人秀才而兼精醫秣陵何秀才家生女臨嫁而目病垂簾沈以當歸白芍麻黃各三錢煎湯與服立愈

興化往泉州道傍有上大夫下大夫墓先是卜此地者埋錢爲誌後復有卜者挿簪爲誌及期兩家俱舉柩至爭先不決因各言所誌開視則簪挿錢孔中因讓埋錢者葬然挿簪者亦欲豎石架柩其上先卜者許可今架柩者世出上大夫葬柩者世出下大夫其跡具在

萬曆丙寅閩新設寧洋縣久無科第問之靑烏家曰邑治因其山勢坐東向西天三生木當三十年始

有興者又曰寧字四丁洋字三羊當閱三未至第四丁始發廖季符生於丁卯至丁酉發科適符其數

龍沙高過城江西出聖人南州里諺也或以爲許旌陽讖語城北門外平地一縷如龍盤護首尾向城萬曆廿五六年來忽高峻時內閣及九卿如張相公蔡冢宰范宗伯徐司空東郝御史皆南州人文物一時爲盛旋章布衣漢以聖自擬倡鄉紳剗去其沙將建文殊閣於其上布石爲基石以數千計

開未成而諸老相繼淪殁隕落矣鬱儀宗族精書烏家技癸卯春與廿子朋游其間咤其不利風土人初未之信及秋試新建漏榜仲冬旌陽宮燬士紳始謂鬱儀言良是亟合人工折去閣基今不數年沙長如舊杜牧之贈張好好詩龍沙看秋浪明月游朱湖想唐以前即有此沙矣

今世絕技胡長白吳文中胡可復山水丁南羽白描佛像何雪漁石篆時大彬沙壺胡竹亭磁香爐磁通哥窯

唐宋元山水不一體體體擅場惟吳文中郎花鳥佛像亦無不精工他若曾波臣小像洪仲韋小楷黃允修篆石皆名稱一時余嘗對陳元凱稱吾鄉四絕元凱戲余曰並君詩為五

江陰鄧彰父小楷擅名蠅脚蟻肝未足喻其細余嘗與言唐應用一錢書心經可方君寸楮赤壁賦否彰父不服蓋彰父一扇能書四部兩廂耳

舊謂軟玉之法用蟾酥有試而不驗者余知惟陳山甫能之問之曰用蟾蜍眼非酥也眼須二三對搗碎又用雞子黃調勻蒸熟搽玉上向火烘乾然後篆刻則如切泥矣

永嘉僧野雪以奕稱戊申七夕集許無念宅與吳嗣仙對枰嗣仙第一手泥思而後下子野雪殊不顧對客閒談隨手應敵無不取勝來子魚贈以詩云圖焦坐隱靜皈依十九行中偷法微慧眼欲生拋大劫觀心不定却斜飛分先未許爭先手戒殺那堪露殺機跳出刀山投鐵網與師一笑解重圍

露書卷之十二終

露書卷之十三

莆田姚旅園容撰

異篇上　萬曆間事多書甲子

仙鬼盈前異事錯出俱堪攷德寧廣異聞至於災祥則天之仁愛人君者散見諸書頗輯其尤

林太學尚炤之祖先是寓江右一道士將銅印來質太學不知也後數十年太學移居江浦夢道士取印甚急莫解其故時江浦伏龍山建玄帝殿宇有道士亦夢玄帝命至林家取印翼日來取正訝彼此之夢相符因遍覔得於佛龕中塵埃積封之矣洗視乃北極玄天上帝之印遂送殿中供奉其求印辟邪者立效因是踵至所得香火錢即可供一山之用云丁巳年

龍巖蘇鏓十歲時在其邑三清觀讀書道士日浼其填疏封蘇厭之一日戲書玉皇大帝夜夢玉帝仗劒欲砍之云王皇猶自可大帝寔難當蘇謝以戲本出無意已而云賴汝貴當爲長史姑恕汝蘇驚寤告其父父次日設醮以首過蘇後中甲科終益府長史

蘇鏓入春闈闈中忽失火家中素虔供玄帝忽見帝傍侍一人舉已過墻得免火厄是科蘇得捷

補陀山住持眞表驕悍飲酒噉肉好以微過撻沙彌至重傷徒訟之守守行郡丞龍德孚勘龍素好道愛民時欲取蓮華經三十六部火之令三十六房僧跨其上誓無再破戒吳參將止之乃火一部令衆跨其上處分畢龍往禮如來再拜而兩髀病輙遍體大熱胸中結一片如盂如石昏憒中若有所按治又有若伽藍者奏曰此雖罪大顧其人奉道愛民內傳佛旨曰奉道毀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罰作三石牛嗇官旋有送此官劄子到龍不受力求懺悔久之始許而甦則不粒者十日矣

三十八年庚戌五月十三日午時猛緬土司阿南罵者見金甲大將騎紅馬一匹從大門中道至廳大聲言曰吾乃西天神將奉旨到此隨有雷一聲大將不知何往遺批文一張上書西天觀音大士勑遣牛頭千身元帥前往金子江九劈臘地方波九

姐家查得一家七十八名一歲殺牛一千二百八十四頭已經拿解收入千牛牢內禁錮復差本將前往神州十三縣查訪據彼中世界屠殺腥穢鼻不堪聞的得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名陸續選將挨拿到天割肉飯牛正法等句因申報順寧府署篆余丞差盧相赴金子江查勘見一村屋盡燬止存周垣內一婦行出盧相叩問波九姐在何處荅曰就在此住我名梳菉是九姐大妻本年五月十一日天火將屋燒盡被天將縛我家七十八口每

一人用一牛駝至西天坐牢蒙觀音大士分付此婦一生不食牛肉每諫波九姐一家不聽姑放回令與倚高馬哨韋駡做妻語畢不見盧相又至韋駡家見此婦果在彼家煮飯問其故荅與前同余丞與其事因通詳院道

嘉靖三十二年潁州冦叛姚良客商丘値難伏雞籠中見籠上三神寸許緋衣賦提劒三匝若無所見困得脫

漳平陳乾仁文人諸道高王𤣥也年八十病卒見閻王傍判官指爲錯勾云此乾仁尚有冠帶又有酒三杯未飲嗣是飲酒不以三杯爲度至八十九初赴鄉飲例飲酒七杯是日無介賔府倅署篆只飲三杯而起又見其貌丰采立命吏送冠帶乾仁內不自安抵家而卒

寧洋吳從心爲典化府訓年七十二病卒見閻王大門對句云胎生卵生濕生生生不已形化氣化風化化化無窮比見王王云壽應八十四放歸歸由蜉蝣關問之有荅云世人朝生暮死關故云然吳後至期果卒

仙遊縣王嘉錄乙未年遇太乙仙人引遊諸地府見黑風司對句云仁義禮智信奸貪殺盜淫又對云法鏡無私生死只憑青帙檢業航自造輪廻常遣黑風吹葢司內書籍甚多皆青帙注人生死者

寧洋范心宇正月病卒至閻王門前門者不與進范望其故叔從事庭中以告門者始聽進叔索簿與看十一月十五日是其卒期范見簿富貴者盡朱書中等者濃墨書貧及無子者淡墨書

萠山前陳某負美姿而多所私然供大士極誠敬一
日同游元封入吳暫憇虎丘寺元封欲入闍門訪
客陳以已疲且元封即回令反舠去元封爲客留
飲遂忘反舠陳至次日始回開戶而陳始甦葢爲
閻羅王攝去訊淫狀擲冊與看淫一人則註某氏
下硃筆一又若寡婦則數又正彷徨中見一童子
持牒至云此大士弟子請歸自治之王乃顧判官
閱善冊回言有三善足以相准亦與看其一則避
雨玄帝廟見帝頂上漏發心修理其一則見老人

過危橋急趨往扶其一則濟貧因付童子領歸陳
只謂一覺耳不知已隔日也
丁酉游元封母病子騏願減算與母母竟卒七日騏
忽厥半日始蘇云三茅君召訊減算狀云王母有
宿業今以減算故超淨土已騏見其王母著故衣
當堂換鮮衣去及下堂陛見兩傍有門門以湘妃
竹爲格格內人頗夥若囚狀顏以東岸西岸余謂
元封曰詩云宜岸宜獄岸亦獄也騏幼不出此所
云信有之已或云三茅未攝事則未覩靈寶真靈

位業圖耳
乙巳秋張浙門病危爲鬼勾去至善惡速報司門前
一卒自內出曰非也勾焦尊生耳張問何以勾焦
卒曰其妻某氏生魂告天張謂勾巳之鬼曰焦吾
知友姑且待之鬼言此非可久住張意猶不決鬼
因言近此有水可往浴以待之張問淺乎曰淺至
則大海波濤一望無際張怪鬼給巳鬼作色因推
張入水張始甦則死已半日矣即令兒偵焦踪跡
焦無恙也至晚焦在床上臥穴帳而出伏地而死

壽光一生新娶婦父卒廬墓婦侍姑家居夜有人穿
孝衣作生入婦室且屬曰勿言也婦怪其飾行旦
告姑姑召生責之生愕然未歸也生憤婦悔俱投
繯母訴之令令王國相禱之神夜夢一人穿麻衣
首戴紅旂過其前因問此問有名洪旂者乎左右
荅有之諸生也洪旂即婦隣窺其美而計淫之也
即偏攝衣工問誰爲洪作麻衣者一工前認隨從
洪家按實付諸獄
董喜令妻死於外家藁城李尚賓唆其誣告妻父王

惟一惟一疑之尚賓詰城隍誓以自白不數日尚
賓病云城隍遣一將軍捉之遂氣絕其父兄時譏
告惟一尚賓復生曰我唆人妄誓致神追攝尚可
復犯乎語畢而死巳而復生曰將軍縛我於樹向
他處捉人去矣巳而曰將軍來矣叫號而絕

長安有莆田會館館之樓上祀莆城隍有懸燈供神
者夜半燈落案上因燒案館內闃無人惟陳刺史
汝礪寄寓夢中聞剝啄聲問之僕曰無也就枕而
剝啄房門聲愈急起視火光徹窗槅案燒將盡因

共撲熄又一夕燭落樓板上燒將穿周遭遇水而
滅天明見者共相嗟異

囬囬常掠蒲城後掠同官同官民人姚某有膂力角
殺數人囬囬因棄所掠輜重而遁旣鳴同官令令
通詳當事厚賞姚某姚獨受一騾納直得之騾即
囬囬掠之蒲城者後騾主見騾執以送蒲城令令
方苦失事即以姚某抵盜姚訴之御史臺臺檄愚
長安呂咸寧某同官會勘呂即蒲城令而調咸寧
者擬姚抵盜盜姚至斃馬不敢直同官令亦不敢
申前案時在西安城隍廟勘姚臨斃叩城隍曰吾
死閻天子殿前不放彼三人旋而呂亡同官令與
馬亦相次旋隕人謂鬼神冥冥而昭昭有如此者
丙辰年事

潁州訓朱顏正二僕長曰羅寶次曰陳機寶與機嬉
誤傷機死佯告朱曰誰毆機斃朱執門役投州門
役哀籲城隍宿神座下三晝夜寶忽白晝瞑目合
掌長跪於廳中曰樹杪有三神本紅白靑拷訊極
痛楚自訴陳機是我打死始麗法而門役之寃雪

珍珠橋宋一范居去馮開之祠不遠因讀書其中宋
素善謔一日天微雨獨坐書室忽門自開狂走雨
中蹺手足如縛口稱金甲將軍罪之其師陳聖典
禱於封門之關聖祠旋宋生見關聖至則金甲將
軍遁矣關聖隨欲去宋祈懇恐再至關聖曰我賜
汝印遂印一印於生掌中師及諸門人細閱之則
漢壽亭侯印生遂甦印紫色半日始消

秣陵小較場中關聖霛顯陳會卿之僕勇兒其兄
嘗五鼓過之取道較場中見儀從雲擁燈光星列

而升將臺此人遶臺而行往往與士卒遇不得前
進至曉寂然始悟爲關聖較閱陰兵也

使琉球海上天妃每著靈異但値風發必有先徵或
爲蜻蜓蛺蝶或爲黃雀紅燈籠令人得預爲之計
信之不篤者往往受其驚恐

眞州新城（地名）所祀都天神五月朔龍舟人爭往禱
初五舟事畢其晩人爭往謝謝畢卽各趨歸家不
得相問及失物不得囬耻囬耻相問者卽病死抵
家人亦不得問問則闔門病起極稱靈驗舊俗相

沿莫詰其故

癸卯閩焦太學附鯡魚船入京途中水手盜其金四
鍰藏諸花盆內遍尋不獲至病還金龍四大王降
神問太學金獲乎因登舟指諸花盆發之盆內金
具在

福州鼓樓下一吏宿其下聞樓上兩扶脾木童子言
曰明日呂仙過此作何裝束次日吏領文出見一
人裝束如童子所言者卽尾之至大江邊呂以杖
撥水作兩朶蓮花自立其上招吏吏不敢上呂自
度江去吏悵望問其地則滇南也因訴仙誤事官
驗其公文乃當日所押者因給引與歸

先是福州一道人賣墨口念云買者苦不買者亦苦
墨過手已而皆變爲金始知道人卽呂仙買者悔
其少不買者亦懊恨無反

余友諸生林岳圖游九鯉湖至四漈有兩老翁揖之
去有所供具且拉之過林生家見家方燕客某某
在座旋揖之歸初同游者失林所在皆失色及林
歸已數日矣後至家質之果以是日宴客

合州雲賓里李甲喜行善族有孤者撫之數年孤亡
遺地數畝其同堂弟李耀欲奪之甲卽推讓後催
耀納遺地均徭耀怒率家中二十人來殺甲甲曰
生死有數何避焉忽屋後熊家山降一道人面魆
黑頂綰三髻戴一木長數丈木兩頭各懸一布袋
至甲邊問故甲告以故道人曰阿彌陀佛因趨迎
耀將相及道人頭轉所戴木兩布袋將田間水盡
兜起高丈許人盡倒水中殺心遂消然道人唯耀
見之餘人不見也耀隨得癩疾因發心入道疾亦

旋復

漳平朱冉一書室羣戚子弟肄業其中忽有擲兎不者朱於靜室鋪香末於卓祈書何神便即修供卓上書呂洞賓朱因設果醴為供拜庭下見筵上豎一劍其薄若紙嗣是禱無不響應後半載呂書數字云欲他適今夜與諸仙聚樂屬諸生無妄言諸生夜於窗櫺偵之是夜昏黑一更後異香逼人霞光矚天於霞光中歷歷見八仙形影諸生中有廖存仕者不之信曰彼幻形以惑人耳安得眞仙

忽有四人拽廖責十五板而去嗣後寂然

朱冉既供呂洞賓書室求呂一聯句書室前有頹垣呂題云懶築土墻。怕風月怪吾拘束。剪開蓬棘。放江山入我情懷。

朱冉書室中肄業有陳九敘者不信所供為呂仙陳之父信之祈問九敘前程呂書云淮夷獻琛陳亦不知所謂是年嘉靖辛酉鄉試場題是景彼淮夷來獻其琛四句九敘果舉於鄉

武林何洪其仲子病請徐永為扶乩適純陽子附乩賦一詩曰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窗香雨濕春沙何閱詩知子不可救然時在冬詩云三春意死期尚遠後六日仲子竟死何異之屬徐更請為問所以荅曰三春者六日人也蓋春上有三並三而六耳

蘇中書潛父將還朝問其仙前程則題曰使乎使乎蘇又問以何差書曰騰騰任運三年後又駕慈航過兩淮抵京果選御史巳而有巡漕之命再使三晉而外推

漳浦鄭秀才在寧洋縣授經館中忽有一仙至不見形欲問事布香末几上即書以對嘗自題一詩曰去去與來來歸心不自裁水行看水止花落待花開又索對句題之曰敬亦多術矣其庶乎道若大路然則就之

米仲詔繕部好奇石家有歌童甚麗又作勺園於海淀多奇致上元因縮勺園之景於燈上比生日餘千仞作四奇詩為壽鸞仙呂純陽次韻和之翩翩仙氣信非塵凡所能及和米家園云鰲頂蒼烟鶴

背風郗歸鴻寶小山中御溝遠接無涯碧上苑新分不褪紅五朵花前攀桂子四人位裏忝趨翁醻成一勺寒泉酒園客千年飲不窮　米家燈云日出扶桑海淀光星能吞日海吞觴燈中罔阜園中具圍裏春秋燈裏藏深護秋蛾侵短燭早催春燕上高梁百年壽考千年業羽翼羣公照玉堂　米家石云米顛今作米家仙痼入膏肓止一拳常帶峯巒到衙舍每移案牘布山川秦王鞭石驅令海漢使支機覓自天欲頌君年舉君好南山雖大未

爲堅　米家童云清歌往往繞梁塵天實年間無此人菡萏頗分看石眼櫻桃只向奏音脣遣游湖海魚蝦隊許侍者頗文學臣徵得四明狂客句舞場不枉此生身

江州朱原虛父有綾錦十餘篋及亡原虛以二弟幼私而不分二弟因而困乏一日郗請紫姑仙原虛與索詩紫姑題之云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凄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見姜家布被香原虛感泣立召二弟還與之紫姑仙眞正直之神也

嘉靖五年承天洋渡口忽陷成穴有女子衣絳綠常坐其上一夕忽病哭河遂決

休寧江潭地名李氏所居宅後廳云唐時所建每有神在廳吹簫李應旂云其祖時往龍虎山請天師鐵符驅之其神遂移居宅後樹杪時時簫聲出樹間今宅雖燬樹簫猶故

歸洮尹峯頭名繼先徽欽時人至元爲僧成化間成國公見其元時羊皮度牒相與駭異及劉瑾時瑾欲威劫其術尹不荅遂誣以妖緝送法司閔司寇

營救得免後於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

南京留守中衛指揮解道嘗入朝與張眞人遇眞人與道拱手時禁百官在班中不得拱揖　高皇帝詰之眞人對曰臣不敢言言則道死矣固問之眞人曰道天上黑煞神也故臣爲加禮道旋趨出至午門前立化　高帝乃賜祭凡三易祭而尸猶不仆問之眞人眞人曰須上賜乃可帝乃解所服大紅團領袞龍袍賜之袍始加身身即仆今解氏猶有道像正服所賜袍出家傳客座贅語俶有訛

應城趙童邑人云洪武初巳乞食於市毛髮黑白無常雪時輒露坐去坐丈許無雪瀞暑向赤日臥身無汗垢平居不出應城邑人多於襄郢荆岳間見之嘉靖已酉秋遍辭市人曰吾行矣越三日張眞人迎之去懇長生術童不荅眞人怒加以刑童遽死令人瘞之昇棺覺輕啓覗惟一竹杖在焉

卓晚春吾鄉南渚林人自號上陽子一生蓬頭跣足或嘲之荅之曰天上逍遙卓晚春桃源深處老乾坤倒騎黃鶴歸海上脚帶青天幾片雲雖隆冬嚴

霜只着黑麻布裙背加青紗帕子夜必露宿石上日必浴於溪飲水數十瓢曰漂我紫金丹言人休咎皆驗人呼爲小仙當道慕而謁之者卓槩與抗禮嘉林三教心性之學日與之游或問天能壞乎曰天亦能壞子時一陽始生至寅而全午而盛酉而漸微至亥復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立極者如年之十一月或曰　世廟好神仙召之至武林而物化化後有見之於永嘉者卓初蒙召謂人曰我行後江口橋石折莆陽變矣隨石折城陷於倭其言良驗

宜溝驛江道人已得丹法而隱跡人間諸秀才讀書寺中道人間日卽以酒核集諸生笑語諸生怪其不事事而能用財不絕黠者數人私治具邀江酒酣求其丹術江拒以不敢輕傳傳卽有禍諸生怒環以杖攻之江執愈堅因擲壁而歸逍逢里中張長者憐之供於家江求長者寵姬兩人閉房中坐功可得速愈長者雖許之內頗不平加一婢守之云有他意卽共擊之江默坐一月胛平復卽辭張

去其行如飛不知所之矣辛卯年朱仲成觀察計偕至宜溝親遇其事

濟南王勅讀書大佛山與僧登山僧先行見山頂有人至王生也使沙彌下取食閉戶讀書又王生也嘗與樵者十餘人期樵各行一道晚歸十餘人皆見一王生人以爲仙云

王勅以進士及第爲太史出爲陝西督學嘗行部望見黑雲一片呼從吏往捉雲來吏笑而趨至則雲落地爲石矣吏取以奉勅擘食之

成都有西域僧云兩臂爲佛所執以水洗之輒蓮花

槳起卧水中入定肢體皆青及出定復桃花玉潤

袁中郎有醉叟傳稱其人盡日沈酣不穀食惟啖一切蟲蟻之類云蝎味大佳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食多則悶蜈蚣去其鉗夾以栢葉生置口中得意大嚼問之曰無益直戲耳此人口中常念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亦異人也

吉道人既醫督中貴中貴悅之與同卧起一日道人辭中貴曰吾師有大難關三木須三千金乃解中貴曰姑此寡幽入安有難道人曰往此死矣惟大

難乃解中貴不得已以三千金銀器皿稱是聽其所之道人御官舫買酒歌唱自杭之蘇時巨盜趙龍刼江陰官家還者怪其蹤跡中道擒之去江陰令利其財隱其人輸官二道人初猶辨加以三木即自誣服督中貴及道人雜知聞者無不具書白其冤令業以獲盜聞不聽留而當事亦稍稍聞其事矣久之太倉獲真盜趙龍通諳當事道人禍始解令得劣轉去 醫督中貴事見技篇

李少參爲蘇侍御潛父言其鄉之蓬溪縣有尼僧能說法老宿不能發一難縣官惡之砍之儀門內方僵留一寶數寸許年餘如生釋之嘉定州守迎致去仍閉之關中三歲餘不食不飲神愈王色愈澤今猶在也 庚氏記

吳女仙潯陽郡司前人幼持日月齋長適郭東市販家不茹葷酒者三載偶歸寧有道人過門因渴與茶道人授以真訣得逆轉法又三載爲庚申歲年始二十三而天癸絕日惟啖松枝柏葉而已朱脣皓齒肌潤膚瑩不異火食人但頰暈微金耳人因

呼之曰吳女仙 余友林弘衍爲作傳

徐氏滕縣魚村張祥妻事公姑孝姑薄常限其食徐無怨言一日出餉並於道遇道人問之徐告以故道人袖出桃一片與之曰食此可免徐氏食之數日不食姑怪之以爲竊食其蓄案驗之封識如故由是不食者十二年懷姙治生如常人

儀真樸樹灣周祥婦張氏姑病一道人告以人肝可療婦問何從取之道人曰右脅婦密買小刀乘間取之煮以啖姑姑病立瘥有司奇其行給以月糧

吾鄉涵頭鄭震妻方氏見翁病篤割肝活之已未年
莆鳳山寺僧清欽母病危困割肝以啖母母遂愈後
刀瘢未愈一道人以散敷之立効欲問道人住止
轉瞬不見矣割肝事　太祖有禁而方以救翁清
欽以僧皆不得旌
冉素園有五季丹一名六始丹服之閉關坐七日可
延年一百五十坐五日可延年一百二十坐三日
可八九十歲彰德守李元和服之只坐三日骨節
皆響暖氣蒸體林不奈久坐即出關後冬天多單
衣赤足殊不畏冷年八十四而卒
曹縣守清寺庭植二梧桐一已久枯辛卯閏三月望
日一道人趺坐桐根上索水噀之曰當復生人不
之異也夜半朗歌詰旦失所在越三日根中萌巨
芽旁苗二十四葉欝然成樹
戊申兗旱一僧頂負泥歌於市曰老僧頭上載黄泥
五月下雨還未遲黎民黎民不要散黄豆下土收
一擔好事者跡之旋不知所之越數日大雨
永安縣林明者人家養魚多寡能以竿横池上令魚

躍過竿數之百不差一又永安上石地名吳十九
郎嘗習法龍虎山亦能以竿數魚一日兒媳盜食
數尾吳不知為婦也將草一根折作十段弃於水
媳輒心痛欲死因吐盜魚事吳即令兒隨水尋所
折草儻得尚不死兒不能得媳竟死蓋折草作十
段者謂三魂七魄隨水去耳吳於是痛媳死非命
將劍剖石藏所習書於中今石猶有劍痕後有欲
取者輒雷震而止
又有云寧化一道士養魚池中間持一竿水上呪之
使魚躍過竿以核其數一日數少問之家人不答
也道士因束草為人呪之子媳自是漸病始吐實
道士剖草人視之云腹中黑矣無及也媳竟不起
此或即吳十九事而傳者差異
洪洞有獨脚鬼高三尺俗謂之毛鬼能盜谷米不能
盜金錢人家多養之以為利與之帋如升大即可
得米一斗但怕人罵米為所盜罵之即送還其家
山魈獨脚是豈其倫耶
洪洞劉應時所居傍三真閣一夕從友人飲歸見一

見在閣重簷上坐懸足至地見劉至縮足簷上或
曰揭帝也揭帝即今葬者所用開道神
堂邑蕭大才言已爲諸生時夜歸必有兩童子携燈
送至門進門而童子滅後只令洪洞復除襄陽卒
於官
漢州白比部受采與姚百雉言其鄉劉刺史嗣傳每
夜至其家必有兩燈送之見燈而不見人白甚異
之後官止州守而白亦甚訝之
福州林紹用初授茶陵守左右白初官皆祭儀門不

然即不利林時年二十一少年英爽不聽白比謁
當道回進儀門忽拔轎傍劍自刎死
高平牛司農從龍喜啖牛一日見牛頭人謂之曰啖
我子孫多矣今須償之不數日從龍卒洪洞盧大裕談
龍巖秀才廖應袍爲父造墳初開山見一樹半倒兩
枝槎芽傍樹爲礙塋地令工王猫兒砍去倒樹其
夜王猫兒夢一神黑臉戴幞頭舉劍向猫兒云此
樹有罪吾枷之者若干年若奈何擅脫其枷向王
便欲砍王苦言是廖秀才意神復言秀才亦慢我
然汝慣在山汝罪爲多王懇饒叫呼而醒汗流浹
背以語廖廖是日祭禮果薄次日更厚設牲醴而
禱焉後亦無恙
莆東黃地名黃某者宴客於後軒酒闌出前門散步
守廨童子見青臉人將菊花盆捧置盆上驚報主
人客爭趨看見盆甚重而盆壓不壞方相對駭異
而前門火起
吾鄉北山社在蘆塘南塘西有長堤堤盡處爲蒿里
壬子秋夜月如水許岩長諸人堤頭戲飲茶置甌

於窗旋覓不見舉頭則在厦瓦上蓋山鬼游戲耳
楓林僧照晃施食其徒偶不虔所施食碗皆爲鬼撥
置樹杪
固始許在廷守遵義只携一子隨任一日子見一人
穿紅袍坐內署堂中問之云我楊某也爾何據吾
室比呼人即不見矣其子由是病卒於任許守亦
隨繼之
秣陵董千戶住螺螄轉彎辛亥年張爾建携外弟陳
生借其居樓上肄業樓建天井中四溜環揷八窗

玲瓏可望鍾山陳生夜聞環窗甓上有人馬喧沓之聲以告張張殊不信後察之良然越兩月樓前火起居盡灰燼

陳孝廉廷策選貢入南太學所寓樓夙多鬼孝廉作罵鬼文遂絕嚮又樓下堂中夜發鬼火孝廉以兩足蹂之自是亦熄

陳爾敎在十廟肄業晚進劉廟見鬼高丈餘在階頭爾敎不顧徑歷階而進鬼漸逼之爾敎以手力推下階影遂滅只聞作車輪聲經時始息

宋煉令寧洋時公署後有高樓宋見樓上有一物似狗大如猿能從門縫中出入及跡之則空樓無所見宋後以艱歸復補侯官縣三月而亡

湖南尹督學駐長沙嘗見署後樓中有祟出沒因毀樓毀後見舊屋主楊方伯衣紅而過遂病不起

余司城閩人寓寄秣陵珍珠橋其僕媳爲妖所憑僕陰訴之城隍神許次日爲治至期僕於室中盡布竈灰夜二鼓僕媳房中覺陰風冷然旋而盡室聞鐵索聲次早視之灰上有狐跡自房而出後門妖遂絕

京山潘四與羅丑狎因而狎丑之妻丑忿欲殺潘藏刀以待之潘知絕不至丑寂不得飲復招之一日潘至見丑在樓上曬麵問之云以釀酒進房見床有臥人意丑婦別有所私卽擊丑所藏刀殺之頭斷不見血就視卽羅丑也始知樓上對談之丑乃丑出神耳潘逸去丑之妻兄弟跡之至景陵西湖堤上見巨人不放行云我方相也已而曰爾緝潘四乎方放行且屬之云潘躲武昌弘山寺茅屋內

果得之天啓二年壬戌十月事

丁巳余客楚遇漳浦趙廣文云今歲泉州甚疫死者數萬人士大夫多親見鬼後鬼言欲索食於粤士大夫盛設侑席爲餞皆穿大紅親與鬼酬酢

陳爾官僕曰陳三偶病狂易曰爾陳三匿此耶索汝數日矣以家中氣焰不得進纔從竈突下始得汝旋自言曰勾我須以檄已而復自言曰此六合陳三也我江浦人鬼遂去跡之一兩日則六合陳三死矣

庭中盧拱喃人耶便只呼爲盧拱嘗夢鬼勾人所
持符有盧拱在其內符中人漸次就殁盧岌岌候
死不知巳所以獨存者爲何後其兄拱宸客死於
楚計至始悉其故葢兄嘗給引稱盧拱耳
里中林葉蔡秀才病篤爲鬼所勾比見閻王云非葉
蔡也勾邪道惑衆盧文輝耳不久而文輝死
里中宋光台孝廉先是嘗道見死人脫巳所著白絲
毿衣畀而瘞之後秋試試官燈影下每見一人穿
白毿求耶宋卷

李宗定在秣陵隣有夫婦並死者宗定爲斂埋之後
宗定夜寢見死者夫婦從窗促之起宗定謂鬼魅
耳堅臥不顧巳而鬼踰窗挾宗定行方出戶床後
墻塌家具俱成虀粉
余鄉黃司農鳴喬權揚關時夫人病危篤自意不治
矣夜夢百餘人披髮求救云垂救能延夫人壽命
及入金陵同鄉旅寓於京者告以鄉人旅櫬向攢
寄一室爲春漲漂散議營義塚收瘞以倡義屬黃
公黃即捐俸薪百金爲營治焉嗣是夫人病良愈

京山庾桐館穀於桐城魏廣文許一女就之自稱百
花元君雖與庾狎常禁其縱庾與魏同飲元君輒
與庾同坐魏不見也與庾談魏不聞也適庾歸就
試問以等第元君云三百縱橫看九九顛倒顛後
庾試居三等連一二等計之正在三百八十一名
全州劉孝廉私一女後有妖亦狎此女劉敬以請法
師治之妖怒曰彼若治我我能制其死命居無何
劉果死死數日棺有微罅闖之巳不見尸遣人四
散覓之在一山洞中袁州伍節推禮順談伍全州人

寧洋縣芹萊洋一法師夜守稻一女鬼嬲之法師曰
我官也豈肯褻合鷄鳴而去次夜法師慮其再至
在家布壇演法而往比鬼至師復結印念訣鬼跟
蹌奔逃此鬼來時必帶一手帕及食籮挂於樹枝
此夜不及耶次夜至師前長跪哀鳴云失此二物
則失衣食願還其一師以食籮授之鬼臨去曰得
帕可享用十五年師初未知其奇也後偶頭重以
帕束之至塾看教授教授聞其語而不見其形始
知此帕可遁形每夜束以耶石鯩輒得五六十斤

蓋山間之物皆有神守之東帕即神不及守耳比十五年果夜死於溪傍失帕所在鄧成藩廣文爲諸生時授經其家出此帕視之以試門徒無不隱形者

何僉憲存敬四川温江人嘗夢呂洞賓欲附已次早發夢於家人家人並同此夢旋而頂門冷氣一線入腹腹中能言云有事皆豫報久之遇一僧道有妖氣不治且死越日僧過訪坐間密作法妖在腹中窘迫云我姑蘇楓橋白蛇精也何相苦爲僧不

聽隨僉憲禮宗數聲妖絶而身亦半枯矣

余里中林若愚孫女有姿容因亭午折荼蘼花爲妖所憑且拋甎中崖人有齒之者即拋甎中人不中人從耳邊過後窮其由所花樹妖亦寂然

南庫前陳九哥道逢一女甚艷麗目之女輒隨之與褻覺衣有荷香後無夜不至踪跡稍露或詰之曰妖也跡之一夕陳尾之至小西湖而滅後絶不至或曰荷花精也

余鄉黃太學鳴坊既亡其家多怪其婦晚見一人白袍臥牀上因與諸人坐守之至五更忽不見白袍人按驗牀上只二甎耳

京山李宗定鋪房賃人住住者見地發光掘之見一棺棺內青布重重捲一美婦人肢體柔軟猶生因即掩回里中訛言住者埋一婦人必其殺人不得已復掘視以自白再掘不復見棺宗定令深穿其見方磚數十厚五寸方尺許上篆漢建元二年製

壬戌客江夏僧幻如爲余言十五年前其地烏龍巷人端午日競舟舟入水底越三日始出問之云在

水底若半餉競渡猶故供給樹標不異人間但在舟之人出水越日皆死其徒宗學云城中雨龍巷人亦然越七日始出所食吐出皆青泥亦越一兩日並死令兩巷居人絶不競渡矣

代州楊給諫恂與一叅將結姻叅將死楊遂有其妾一日見叅將立房脊上挾弓矢射之楊因作文祭之曰吾恐其流落也數日楊竟卒 洪洞盧大叅談

溧陽張氏歸諸生唐有望閱三月而唐卒初欲以身殉以姑諭而止於妯娌與史及趙爲差厚側目者

蛾以蜚語史以告張張即引刀自決諸妯娌奪其
刀以牲訊釋之連殺二鵞鵞血盡白皆心悸因捧
刀而藏之張竟投經死死而色如生屍泣者三日
釋逵觀旣下獄乃坐化人初不知比三日異香逼人
跡之始知

余鄉陳堯仁讀書美少年也未娶而卒妻居去陳居
十里而遙是日妻見陳自外進內跡之不見閲次
日陳訃至

先子素節俠自知卒日對門陳氏曰鐵指甲者性剛

直人因呼之遇先子於路與揖行數步始憶先子
已卒驚仆地

余仲弟鼎鉉因起文卒於福州是夜三鼓余母聞仲
弟呼門聲甚迫而門剝啄亦甚急起問寂然次日
屍至蓋少年英銳之氣未散爾吾鄉闞氏子余弟
處之厚比弟卒事事相背後關從事南都病革呼
姚伯貞今爲玉皇香案吏令我入地府言畢而死
伯貞弟之字

獄畢力德初艱于偶族人淯卒於沂其艾鄉年老而
貧一夕力德夢淯歸口吟曰何事羈棲沂水東關
山越盡夢中逢六何椿老憑誰託萬里萍飄悲路
窮野草吐花空爛熳荒村有月總朦朧君能爲我
供甘旨願送雙珠入掌中力德因爲卹終老討是
歲舉長公懋康後至七子

莆東漈地名陳思琦旣死諸從思衡往秣陵奴婦在
門前浣衣忽見思琦至喜問曰何日離家思琦荅
之曰我某日離家即轉身進內奴婦尾之以告主
人主人覓之不得謂此婦作怪隨家信至云思琦
某日死矣蓋死之日即所荅離家之日也

四明屠尚書在任一僕在家爲持家秉此僕乍死有
乾沒之者亡僕即至京見形謁尚書尚書初不知
其死僕爲陳帳目顛末尚書旣悉僕即自下至上
其形漸消尚書怪之數日家信至始知此僕已亡
爲見形見巳也乾沒者聞之慚阻一一償債田叔淡

朱仲成觀察肄業曹溪寺僧借其室作齋有老僧卒
焉朱後夜讀燈忽作綠色而滅朱拋書欲睡燈復
明業疑爲老僧作祟後夜聞床下歎聲後夜方就

枕閣卓上搦管作響朱因語之曰老僧耶將管三
響管果三響朱命僧超度始寂然
胡友信抱憤卒於官繼胡令順德者爲漳人沈鈇僕
從在官舍夜輒爲鬼所困狂呼沈只朴責僕人而
已後沈在燈下刀牘見胡朱衣冠立傍沈佯不顧
如是者三夜胡乃以指滅燈沈亦不理只命點燈
來又如是者三沈乃謂之曰幽明異路何至相溷
必官舍三夜寧靜方爾超度嗣是果然沈卽召僧
度之
庚戌新安方汶死託夢於人云已爲本郡土神矣須
建祠祀夢者發夢於里人且禱之云建祠須里中
雄有力某某願託夢於此兩人方果復見夢於雄
有力者里中神其事卽爲立祠
吾鄉鄭侍郎大同一日五鼓擁輿從謁文廟匠人見
之以鄉紳無故謁廟怪之次早跡之是夜侍郎已
薨矣
延平楊明府大韶舊令武緣丁未正月卒矣三月有山中人
見於三千八百盤地名不知其亡也叩以何往明
府曰吾今授職爲此山土神耳山中人以口語必
曰如此則公亡矣因至其家驗之曰明府正直宜
其爲神也
瑞州周節愍祠以副使鍾祥周憲攻華林賊死難而
作乙卯陳太守重建塑像爲幞頭公服守夜夢有
吏持刺入府稟云周爺取舊紗帽比詢父老云及
見原像紗帽也遂易仍其舊
周節愍祠成偶有扶乩者周公附乩書聯句云提有
赫師討掃華林醜虜天喪予自許孤忠縣日月流

無疆福永安筠郡生靈君錫典特隆時祀享春秋
唐維城守青州拔馮琦鍾羽正于童年唐卒於官後
琦父馮子履夢唐授已以環次日生子命名琦子
履自是漸病後復夢唐至云已爲青城隍欲舉子
履爲代子履辭以母老唐因言然則還吾環卽就
案取環去次日環暴卒子履亦漸愈
許三姐者長泰人以溺死木停漳南門厲壇後有建
宇壇傍者守祠夢許氏謂已曰某日吾將赴吉遷
入若趣工速成將以若干金酬若守祠者次旦果

於道拾若干金數如所夢因詣傳主祠之神爲許三姐今欲有所私得帶髮以禱無不響應

曹本滕人洪武間以貢授蔚州判歷陞兵部侍郎初本父思明夢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曰是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一人後至曰曹某應一侍郎兒何以隸體與之其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以散盡奈何後至者顧視篋中曰此不一侍郎鼻耶遂復與之已而本生

顏悅道母將免夢琅邪山神至其家顏因別號琅邪及登第授諸城令因大修治此山

漳州徐鑾居鄰玄壇廟人謂玄壇神託生一日徐病耳夢神謂其耳有穢詰朝徐謁神見蒲盧蜂作窩於神耳徐爲剔去徐耳亦愈甲寅年夢神辭之謂將他適數日徐病作越半月竟卒

粵龍川千戶張廣無子禱於羅漢夜夢羅漢曰吾爲若子已而得子閱年十八而抱孫子乍謝人世張不勝痛忽於門上得子所賦詩末云那堪歸去西方急空染塵埃半世緣始信子爲羅漢託生

合州李甲孫曰照宗者頭斗大面方鼻聳兩耳垂肩耳中各有毫毛長數尺肚大不能行儼然一彌勒佛也至二十一歲曰有人迎之時父已亡叔問其託生之故云已華陰睡魔也祖嘗莊嚴法相故來報恩而二十年不能行走坐享供帳則宿生冤業也華陰其里中山也蓋甲先是嘗修睡魔羅漢耳

虞吏部淳熙往過德州輒昏瞶半日後請箕仙云德州土神一日於水次見一吏部心竊羨之遂託生於虞

胡少保宗憲生之夕父夢白侍郎至其家故留亂時父即器重之

孫以德狀元初生時父夢諸神護一貴人至曰狀元唐皐也孫因名紹皐後府試郡將易以繼皐

朱元介侍郎初有兒兒初生時祖夢一大貴人衣朱衣登堂拜之且云宜受拜因入內其夜兒生後兒痘將頗危殆祖坐守偶交睫夢前貴人辭之云來尚早兩三年方再來徑出門去祖以語家人其夜

兄卒後三年夢前貴人復來徑入內而朱侍郎生

此朱仲成觀察談與金陵瑣事所載爲僧轉生異

王士性每言前生是峨眉僧且云所居寥落可念後監司蜀中料理故居而去

劉湛之字元定父爲尚書時長安與一道士周旋道士忽羡其富一夕尚書公堂中坐見道士直趨入內跡之不見遣人庵中覘道士適尸解已遣者報命而元定生

舒探花早亡父母痛之因書其臂曰舒弘志後土官

生一子臂有舒弘志字仍以歸舒

諸生馬憲沂州向城集人娶高氏生二男一女而卒後李某生一女四歲言前生爲憲妻憲聞往看女泣言前事甚悉且言生前遺一金環在某處啓視不謬憲即具禮抱歸至十五仍爲夫婦今始年二十餘　戊申記

長泰楊寧波云生平有兩身已一也尚有一身面貌已也言談已也坐則並坐臥則並臥每告以未來事即揚屋作文亦在其傍助之唯已見之傍人不見也至得甲後遂不復見

蕭余工部嘗就青山寺買十松券上私加一撇以賴僧曰千松僧畏其勢不敢抗只日誐佛曰願爲余氏子彼盡余家財余某初艱子一夕見一僧入其室夜産男垷而憐愛之男稍長好壞人市貨余輒爲賠數年而貲盡余竟餓死

績溪許魁宦時枉死一僧比歸見所枉僧登其舟即日生一子命名曰舟生舟生少順孝稱父心長漸不羈落其家後與子爲處州礦盜覇横一方以死

潁州李與善盜貸劉升麥三石錢半千弗肯償後夜踰童登垣行竊童覺起暗刺之鎗貫其喉李去家三里踉蹌奔歸死死之夜劉升産一犢服役甚馴越年牧子驅就犂臥不起鞭之牛人語曰李與前負升債今償已足牧子倉皇報升趨視牛死矣　四年丙子九月事

朱梓令天柱元旦謁神道有一豬隨之廟中朱語之曰凶耶止此冤耶隨之公庭即隨入公庭伏兩柱間攝養豬者至云不見他過惟父趙甲在日失牛

疑錢乙因斃之摒乙兩子至豬輒至兩子前嗅之縱之直隨兩子歸蓋乙寃未平託生於豬以訴之耳時甲巳死未不罪也惟以豬付子仍刻書示戒

頼州守孫崇先獲巨盜審其贓仗不明於河北市杖釋之聚觀者衆偶一蝦蟆從稠人中躍至守案前長鳴數聲旋跳往盜李文信身上口吞者二守疑其寃卽訊文信文信供同李應學與田子香爭姦而謀殺子香席捲繩細其尸沈之三里灣河守命幕往撈半日不獲適岸上蝦蟆復鳴幕卽其處撈之得一尸繩細席捲文信始供此眞是子香尸云棄河者誑也 三十四年丙午五月事

露書卷之十四

莆田姚旅園客撰

異篇中

歐陽伯宣給諫戊午年出長安將息於江陵黃岡九月十九日忽日光一圍如盆在壁旋而又一大圍繞身又一小圍在身後皆黃金色次日水部來謁正談間復見在壁但半金半淡耳水部脊史云江陵相公少時有此祥後拜相

萬曆戊午九月二十八日丑時長庚星吐氣橫天如白練自東向西初起巽地漸移只地至十一月初旬沒

落星多化爲石盧觀察言令河內時落一星其色如銀其堅似鐵視之雖小捧之甚重

丁巳八月得八月山東武城縣朱宮屯落星三魏官屯落星一各入地四五尺初聲響如雷一塊稍長重一百一十三斤一塊稍圓重四十九斤又二小塊斜長不等一重十五斤六兩一重八斤二兩其形似石似鐵中多角坎色青黑剖之見白叩之如

金鐵聲

壬寅冬武康官舍甘露降松樹上大如雀卵未幾翟
伯助明府初度諸人作詩詠美余亦作云沆耶布
耶神之祐父兮母兮頌明府再閱歲翟明府卒於
官豈杜鎬之所謂雀錫耶 杜事見談淵

雷嘗發夏邑平民家爲檝所觸不能升邑宰因以香
水洗之始能升衆目見步步上天如登梯然

卞汝行比部云尉氏縣有人夜洗布眼於庭次早方
開門鄰婦來取火旋覓布不見直以爲鄰婦耳語

其夫夫迫婦婦不能自明即投繯隨雷擊布家牛
死腹穿布出婦亦隨活蓋布夜爲牛所食主人不
覺而誤指鄰婦也

卞比部云嘗在長安棋盤街見雷擊一紫馬死旋一
紫馬來雷復擊之而前擊者復活前馬若誤擊然

秣陵三牌樓柯氏子不孝於母一日雷在門前震柯
懸空中去地數尺其母見所懸者紅絲一縷耳母
爲叩頭祈哀請命云子死更無所依矣數刻始放
下而雷亦息其子後果更善云

甲辰金陵除夜雷震乙卯十二月念六日次南昌市
汊驛雷震時土人云先是十一月念九日南昌已
雷矣丁巳十二月念七日客新昌早雷夜震豈瑞
雷耶

嘉靖十四年二月孝感雲夢應城三邑天雨粟

朱圖南謂上饒簰林天會見福寧州有穀飛來成堆
具獅象牛馬之形民不敢取一夕復飛去

萬曆十二年四月丁未朔夜應山空中赤氣烜爍如
火龍連蜷移時始滅五月丙子朔六月丙午朔皆

如之土人以爲天門開

萬曆四年八月丙戌隨州建櫺星門時門南紫氣自
地湧出梟旋至先師廟前凝結數日不散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四月十六日陜白水縣明倫堂
梁上有香霧噴薄旋瑞氣白飛霞闕起其色蒼碧
其狀如驚鴻游龍蕩漾萬丈徧蕩學宮隨環翔於
邑署後樓移時飛布空中雲霞燦爛

嘉靖三十九年陜永壽縣城西武亭河崖穴中出白
霧俄而結成人形有乘馬者有步行者雄勇可畏

宛有生態至盤道山北皆散而爲有翼螻蟻

萬曆十三年八月丙寅隨州明倫堂階石忽變紅紺色歷兩月始復故色

正德七年三月念三日丈登縣泰始皇廟鐘鼓夜無故自鳴頃之火起桑樹樹焚而枝葉無損廟宇皆爲瓦礫而神像顏色不改次日流賊陷城

辛卯六月庚申日慈谿縣邵二五駕船至八都茅家浦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標起血星濺到船上船即出血濺到人足足亦

出血約半時方止時撫臣常居敬奏稱嘉靖時一見於慈谿而有倭寇一見於東陽而有礦賊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於餘姚有杭氏之變今閩人陳中報稱倭將傾國入寇乞加防禦

兩州孝廉汪彝望登廬山至幡竿峯日方亭午見佛光金色如巨輪鏡歷金印峯獅子峯凌雲峯隨隱隨發隨人開扇闔扇除笠戴笠拜舞指視鏡中之影一與人肖張彝叟主政謂是山光朱爵儀宗侯謂是寶光符元直明府謂佛光爲是

壬申莆中地震見河水皺上墻又天雨絲閱兩歲予夜之河干見流星似火拂頭自西而東

辛亥中秋後兩夜在琅邪監司署中登樓望月見城南雲起如樹高四五丈又如蹴毬一上一下此必潛龍吐氣耳氣嚴風冷令人毛竦沂州久缺賢書壬子發科三人意必此爲之兆也

臨邑縣紀家窪地方丙辰十二月地出火光大如斗色紅黃隨煙直上高二三丈狀能動躍遇一二人夜行光輒逐人其疾如箭近人一二丈即止

龍巖縣地名船巷去溪十丈許饒氏居傍一石巨如大屋形如虎踞甲午五月初五夜石忽走入溪中爲下流水口之障水分石東西流

莆甲辰十一月初九日地裂數處湧出黑砂志載之己至十二月五區地生毛長三寸如猪鬃次年乙巳五區有馬留精其將至也先有硫磺氣撒砂石於屋瓦旋見其人穿黃以舌入人嘴有二鬚入人鼻以侵人血其人侵後黃瘦欲死因是人家皆明燭聚守驅之者以桃栁樟三物此志所遺

里中盧公漸家井中忽作浪溢欲出井流者一日始定後亦寂然未見何祥

巳未二月廿二日下午京師忽沙霾蔽天家家上燈以爲日晡矣久之開朗則堂奧沙長半尺是日遼陽失事大將劉綎杜松道臣潘宗顏皆陷沒天變可不畏與漢書云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流血千里營頭者黑氣也來陽伯謂爲黑沙晝晦者恐誤

宣德間嵊人王佐令滎澤時母病冬月思桃佐禱之濟瀆神池中忽浮出二桃母食之病愈池中出桃殊屬神怪攷之宋時泰山枯石河作湧泉二十五眼一眼在眉阜上雙魚躍其中有果如李流出差小而甘果從何來尤爲異事

浦口守禦門前一障壁原畫一犴云　太祖所設以敵隔江儀鳳門內獅子山後一守禦每五鼓下操馬至壁前輒驚跳守禦怪之因撤此壁自是江水嚙地五里許詢之土人云先是渡江覓驢五里始上船今船直至浦口城墻下矣

福州舊有讖沙長南臺狀元來一日沙忽長里中以爲必出狀元及福清施氏志卒狀元孫繼皐往[illegible]之兆止於此孫無錫人施爲守時所拔士

福州有古讖南臺沙合河口路通前出狀元後出相公宋時曾沙合近壬辰前洪𬶍復沙漲巳而翁宗伯正春及第葉相公向高入相

先是秣陵科第稀相地者謂水聚於武定橋儒學前宜設橋以關水神因設文德橋草創以木後以石易之暨極橋下得一鐔鐔中有錦鯉三又金鎖甲一人以爲鼎甲之兆嗣是焦朱顧相接及第

王弇州監司吳興初至見一人在稠人中高倍於人私意其擔梯看巳擠之乃身長一丈者因收之門下出則令負戟前驅索對終不可得惟云有妹身與巳等

吾鄉黃石街每遇丙年自塔邊至少卿方伯坊門前各列古玩於中道云禳火災觀者肩相摩丙申年人抱一兒自眉以上長一尺

秣陵錦衣刁千戶育一兒三歲矣頭忽大如斗而猶如數月者或云母夜見一蟹在頂放光燭室餘人

並不見 辛亥年
應山縣南駱家村盧廷文妻張氏娃十四月生男周
月而頭長三尺五寸闊七歲亡 萬曆二十五年
李宗定僕曰裴文顯者妻有四乳生子皆有乳余鄉
翁背石四乳二子亦然然生業不見異人
隆慶二年秋山西男子李良雨變爲婦人良雨有妻
張氏以不[illegible]能而黜向同夥耕作至是忽腹痛久
之[illegible]漸微祇以爲病虛久之則有月事始知變爲
婦人也

吾鄉林氏居金陵生一女曰壽長乃變作男後淫其
婢人始覺之
秣陵聚寶門外孫繼祖母半陰陽人每以醫游諸巨
家霑染不少後與媳狎子恨而殺之
正德二年應山民張必顯妻生髭長三寸暴死
嘉靖十年六月甲子應山民劉思祿妻岳氏產男赤
髮肉角三目手卩如鷙
三十六年南昌宗室婦涂氏生子青臉鳥嘴紅髮手
上有翼初生下盆能跳跳上卓旋跳上床旋跳上

梁云吾與汝三世宿業旋而落地死後亦無事其
母至今在
貴州李華妻劉氏生子兩頭四手四足良久身死雷
鳴電掣 嘉靖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己酉年六月二十三日繁峙縣西河都上寨李宜臣
妻牛氏生二女頭面相連手足各分一女一眼一
耳四齒兩足兩手一女一眼一耳四齒一手兩足
李本寧人柯呈
貴安周侍御家婢產一子三面四手四足兩腹一身

露書 卷之十四

周惡其怪埋之城隅越日餘視之猶生亦人痾也
戊午閏四月十六日遼東孫應登妻余氏生一子猴
相頭有二角門牙四個身上有毛落地有氣隨死
應登廣寧蓮花池街民
京山城中民婦生子一身五首隔一日此婦復生一
子高四寸須髮具備旋而二子並死 癸亥年
解大性宇覺之秣陵武狀元解元之子其家僕婦蘭
花有孕四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忽生下鷄卵數百
大小不一

余嘗見友人妾李氏死時身縮小又吾鄉陳龍泉居
秣陵善邵子數一日忽不識字然其人事言語猶
然故吾也此二事昔皆有之見夢溪筆談惟趙城
一村夫一生只食小米遇大米飯即見滿盌蜂蠆
不敢近口誠怪事也

眞州岡子上汪某外商妻與人通有孕汪歸勒死之
死凡七日行人聞木中有聲因開視見其妻側臥
旋甦扶送其家越月而生子迄今並無恙戊午仲冬事

蘇鏓應鄉試正初場僕暴卒蘇不敢聞於主人姑捲
以薦而去在場中落筆於地筆忽若有人送還坐
上及出場見僕方鼾睡詰之云隨蘇入場原未死
且云見有戴小紅旂者數之共九十人蘇亦在數
中蘇不信僕云秀才落筆我爲拾起如何不信蘇
始與之是歲蘇舉於鄉

胡翼雲謂其邑周紳秋試初場之早其僕忽死周恩
告主人即須收拾有礙場務因以薦捲置門後徑
入場比出場其僕持燈迎之周訝云汝死矣安得
遽活僕荅云我原未死同主人進場耳周叱以爲
怪僕云主人落筆非我拾起耶周奇之因問場中
作何景象僕云此科該中者面前各插一紅旂主
人紅旂同邑胡琥秀才加一黃旂是科周與胡並
舉胡述徳此與蘇鏓同恐一事而傳者異

洪洞東門一木匠常變爲狼一日女欲看求父試變
父既變不知爲女斃而啖之

東粵土蠻有挾術能變人爲驢爲驅使者變而未久
猶能呪使返人昔有被變者親戚跡得其家即變
人還之因問爲驢時氣味云爲驢時却忘爲人食

草殊不覺苦

陝澄城人石道立面忽生惡瘡神潰亂如祟自誦云
鬼火三更夜鵑聲二月天又云土埋千古恨月照
一天愁又云窮猿悲夜月孤鴈唳秋風又云孤塋
荒墳空夜夜琪花瑤草自年年俄而索水與之碗
水一吸而盡又誦云飲瀑布之清洌廻膏肓之沉
痾即瞑目臥旋瘡腫消而甦叩其向句茫然不自
知蓋嘉靖庚寅夏也越次年夏六月妻死其日正
去年誦詩日也

龍溪唐大會入海觀比目魚忽推拔不起潛探之推入棺中拔起手探得銀一錠因以草塞孔歸呼子往不見棺矣回視所得銀有文曰修船工匠銀五十兩此隆慶間事其家故貧于今五十載發至萬金矣

秣陵倪某夫婦貧一室大中橋賣蓆偶於地中得銀一錠窮之則銀堆積船頭中因語其婦曰此船頭耳船身尚在屋土房內隨漸次買其屋掘之一大船銀滿其中因大富子後爲光祿蓋古秦淮甚寬此船應在河中喪亂之際屋宇燬敗遂淹沒耳

嘉興諸副使佣布衣時出郊見片紙在地戲溲之隨一老人至見以杖截紙詰公問之荅曰紅蛇也隨一少年至拾而啓之則一荷囊也內貯四大錢諸因嘆曰四錢之微非吾物則爲紙爲蛇 見聞紀訓載郎士英事與此畧同

余鄉方子淩早見門前亂紙一包旋而丐子拾以拭瘡仍擲故處終日行人絡繹旋拾旋擲皆以瘡污故至晚子淩亦怪其不潔以火焚之紙盡而內皆金銀錁賣之適得五十金家遂以富財之得失信有定分也

當塗趙指揮室燬就室中挖土築墻得金銀一窖土皆鑿嘉祐字衆競奪有賣米者奪得三百金恐罹於官藏之倅貸於富室富室亦知倅貸之一兩半耳已所藏銀化爲綠水矣依然一貧人也 見聞紀訓載一賈人藏銀數百兩其子竊發則水也後賈人歸發甕怪其位置擾亂畧與此同

撫州鄒基七年二十至永安縣開爐冶鐵發數萬金及四十九歲婢常於墻脚得銀鄒視之所藏銀也

發所藏窖銀皆他徙所存不多矣 國初廣積庫銀重數百斤皮穿庫飛出爲書生所得見事不可以理測

余鄉陳容卿曾祖母林氏居臨流嘗見錢流水面方如席大者十數席引手招得一串入告家人出卽不復見矣

寧洋秀才廖天經鋤園掘出一罈見錢滿罈中適背有呼者轉頭荅之及回頭只一空罈卽不見錢廖因嘆事有分定後絕不生計校

許岩長之祖夏夜坐庭中見羣物如蝶飛過鏗然有

□度鳳招得數枚則皆兩錢以造相頂而飛

太祖往在鑫湖風作纜斷令兵士各捐少髮集成三纜後棄於湖久乃作怪今江船所祀髮三秀才是也

金陵鐵塔倉一鐵葫上覆以亭不知所設亦不知何以在此先是倉中多失米謂是葫作祟今上米者歲一祭之

婺源邑署中有古爵久而爲妖人呼曰爵鬼漳浦吳琯爲令每朝祭多竊其衣冠隱去必禱祀始還故

物

濟寧一副將東征得一刀時時室中鳴鳴即祭之劉廷杜爲兗守欲之既得置床頭一日刀自躍出室

頃之決一蒼頭未即遣歸蒼頭夜持此刀殺劉及其家七人後解審旅次解役揷刀於地主人女就

看裙拂刀刀躍起去地尺

甫俗除夕則投燈檠於火盆中燒之除舊之意也有魏宗倫積而不燒一日鏑戶他出有孕女門前買

花買後竟不出還錢買花者大詬而去魏歸鄰以告魏求而不得其故已而墻下見燈檠各揷一花始知其爲妖

萬曆乙亥正月孝感縣因築城西北湖湼方就築地中鏗然鳴掘之得一函函見風燼而古爵見蟠腹

麥□三足兩耳體被五色空青結綠與天並瑩中有識皆古顓籀文大小凡六十字玫之周仲父爵

也爵甫出而有紫雲蓋之三青鳥時時回翔其上夜所置處有光燭天

秣陵司馬氏藏書頗富近日壁挂古畫上忽火起延

及書籍並付煨燼火從畫起昔所稀聞

司馬氏古畫生火余竊怪之比見李宗定云其家藏書嘗書中火起始信司馬氏事非怪陳山父言藏

書家每笥須以春意一冊藏其下不惟辟蠹且辟火故呼春意曰籠底書

異篇下

松江張鋪未第時夢老翁告之曰汝他日中式定在狀元前覺而思曰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

在孫山之外矣及丁未得雋於南宫名在十五費

問老鷲湖名在十六是科鷲湖狀元及第討得薦
時鷲湖尚在襁褓中
廖梯九里湖求夢夢見西山月將落傍一束柴席而
意殊不懌解者曰木在束中困字也日將落者日
不多也先生困無多日矣廖果以是年中第
夏言少貧嫂不悅其攻舉子業嘗卜之神夢神令問
嫂夏難之後不得已而問焉嫂故譏之曰相公相
公夏嘉謝嫂嗔曰砍頭後皆驗
績溪胡少保宗憲在諸生未知名其族胡文彬負時

譽夢與少保同榜慮少保名微不入格則誤已前
進每入場必先至少保許諄諄誨諭少保心感而
未諭其意是科少保中式文彬竟落第後文彬歲
薦別駕嚴州少保適督撫杭厚相視先是鬼神見
夢只為文彬樹恩耳
李本寧先生之先人方伯公嘉靖戊午年入　賀在
都中秋夜集茅狀元宅一友云今日子弟入試者
場事畢矣有佳兆必作異夢方伯公夜夢一人云
府縣道都同主考有南北之異時本寧先生方十
二方伯不知其解比甲子歲本寧先生應試方伯
公送至蒿臺寺有相者進謁其貌即戊午夢中所
見者方伯公啞然笑問之因舉前夢曰吾發科時
府縣道皆居首今子與吾同吾捷時主試者南人
今主試為北人子必捷矣果然
張熬字體極諸生時求夢九鯉湖夢同其諸父曰五
叔者至李宜春家對其叔曰水火爐是吾家物何
不攜歸李嘗為潁州守轉臨江丞而歸張意已業
亦若是耳後釋褐合州轉保寧丞自知不免時播

州初平忽有播守之議當事者檄先攝行府事行
百里而病作水火不通再閱月竟卒時僕曰五叔
者自家適至
袁坤儀初名表丁丑擬元以策佩直下第後夢袁黃
作會元因改名黃比丙戌登第會元為袁宗道而
黃汝良次焉
沈君典丁丑狀元戊子年焦弱侯夢君典驅牛在前
已驅牛在後次年亦及第
翁宗伯正春初為龍溪諭將計偕夢神語之云三人

同行必有死故比去京不五日所携兩僕一死於
旅次已復病垂困處與夢符且有歸志一友勉之
至京是科及第第一人同登爲史繼偕𩗗天竣始
悟死故之夢爲神
方伯文駕部戊戌會場後夢臨大江見一匣鳴而來
開視有一犬帶鈴在內其年中第
曾元贊太史初讀書福州鼓山偶夢見一佛叩以功
名佛曰揭一葉二張即中曾醒不知所謂後鄉闈
主試爲張脩撰禮闈主試爲葉相公房考爲張檢

討數亦前定矣
桂陽諭余履盛萬曆戊子應聘分較滇闈甫
入闈夢得兩錦繡異色爭妍芬氣襲人後錄八人
唯朱觀察化孚趙柱史日亨成進士即其兆也
舒進士日敬登甲午年先一夜夢登滕王閣見一人謂
之曰君功名盡在閣上舒詰之荅曰屈賈誼於長
沙舒後令泰興以拔薙敗教新安旋豪家修銚贍
吉府紀善吉府正在長沙
廣漢胡繼先將授職夢兒在孟戴紛諉解之曰兒在
孟中是孟字君當與孟氏有緣及選鄒縣孟祠久
圮胡侯始修之
安福王振奇己未禮闈本房得其卷夜夢一女子刲
股焚香迴環左右後詰振奇始知其母有刲股之
事狀與夢合
息縣黃基因戊午年夢一竹匡自天而下來其首怏
怏不樂後秋試其題爲一匡天下遂捷於鄉
新安汪元兆發科之歲元旦夜其姬人張氏夢汪首
頂紅棺木私意汪必死後放榜汪名在合縫處印

鈐其名上始悟夢爲先兆也汪乙卯中
張體極甲午上春官偶夢句云復見天公妙化工于
梅盡雷從地奮揭姓字于桃花人以大魁期之不
驗
漳平張克家九鯉湖問功名夢中聞兩語云讀書功
名就只聽鳳皇聲張喜甚有詔之曰何時得有鳳
皇聲後果無成
余鄉吳中行有名黌間辛卯科夢左轄賜以七夫自
意必中詔中則一轎一槓一傘用夫適符其數也

比初場文字以七夫犯格帖出
余鄉黄石街江氏子科場年索夢九鯉湖仙曰江附
中江氏以爲必中矣酒蒸鼓吹業已儲備及揭曉
而中者張濤張號江門也
黄賡文者金陵人以廩文赴禮闈試夢人云洞房花
燭夜金榜挂名時私意禮闈必得儁後不驗殊訝
之比復任譙飲演西廂法聰云和尚洞房花燭夜
教官金榜挂名時始知夢驗於此
胡中丞君直脩兵懐來時子翼雲太學於甲寅年夢

陞轉移撤署街有關字因思巡撫惟保定曰提督
紫荆等關山西曰提督鴈門等關至庚申果巡撫
保定
李本寧先生年將四十尚未有嗣息祈夢於神夢神
告之曰若欲生子須龍虎夫人後生宗衍者江氏
屬戊辰生宗定者張氏屬戊寅生宗工者羅氏屬
壬辰良驗
吾鄉秀才吳金陵初日者以爲嗇壽且艱子金陵力
行善事且供白衣大士甚虔年五十夢大士云爾

多善行今且送泰山記事功曹爲爾子是年生子
彬彬字文中以繪事冠海內見所生有自矣
林貞肅俊夢軍甚夥各戴紅帽圍已時方劾僧繼曉
罷而頗思及且有患紅菌者始悟昨夢意以試太
犬立薨
莆城先未陷倭張秀才磐夢月墜地月中一老人言
曰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滅王綱破上成庚午未至
酉申牛女界號令明重熈歳見太平後倭自戊午
入閩至壬戌破莆城皆驗月陰主兵所云天兵者

俞都督兵甲背皆書天兵二字遣兵入城洛塌爲
倭所得因殺兵令脅從衣其甲繆塌以給城中至
夜以布梯之登城比登倭也滅炎陷土成者城也
重熈者戚將軍繼光字也歳少音帥與歳同後
果戚將軍平其難
余鄉林彰德鳴盛戊午偶病囈語中似有傳岳使君
造者時督學行部將至彰德意其人也及閱刺乃
北地游仙岳正拜又有小札題四句云昔爲小西
湖令成黄沙路堪嘆兩龍脉已枯不知何時還復

故湖故岳公所開次年徐監司修濬故址閱月而
彰德沒沒後月徽茫有人見彰德緋衣偕兩貴人
徘徊湖上
貴無學丙辰年登滕王閣作詩十首皆譏刺滕王是
夜無學宿倡家夢滕王責已旋遺蛺蝶數百嘬巳
肌肉立盡少日陰生疳瘡遂淋至盡如奄人然旋
遍體楊梅次年下世
游元封病劇昏睡中見屠長卿爲閻王因謂其子勿
礙曰余所見若是恐不起矣後果然

績溪張汝功云其邑北門內有白鶴觀觀內有汪公
祠甲寅秀才胡名佐夢觀前揭一榜已名居首沾
沾自喜意乙卯秋闈必首選其冬夜觀中演戲忽
作怪風火起汪祠人爭避火觀門前階級甚高人
手背相推跌死階下者百七十人胡預其中唯胡
爲秀才則夢名居首之意也夫門階卽高何至斃
多人令受禍獨慘鬼神實司之矣胡離城十里住
是日在城還家巳行三里而復回信有數也
楊志輿合肥人鄉科爲令謫閩某司照磨署莆田篆

嘗病夢玉皇呵護之巳而游林彰德楓林別業見
所建玉皇閣像卽夢中所見者因任莊嚴並置香
火之田後偶醉登閣復夢玉皇責之中夜而衣冠
謁焉楊戀戀楓林不忍去歸里後楓林僧照晃夢
楊來若生平久之楊凶問至
洪洞盧別駕夢鳳　壬子臘月朔夢在頖宮作課題爲
公行子有子之喪盧問有子之喪是父母乎是子
乎或荅子耳閱五日盧有次子之變
丁酉春予夢遊一殿宇天雨初晴月光猶濕因題柱

曰似淡似濃松杪月半香半落雨中花是年冬遊
蜀
辛丑春蜀歸泊新灘暴雨入舫無容臥處少頃交睫
夢遊一官舍舍後連廊臨水釆色炫目簷外十二
峯青翠如染峯各一龕龕各有大士俄而張體極
衣冠而前共看懸鳥余轉其架鳥忽作兩語云野
鳥催人速歸去好花終日爲誰忙嗣是客南都五
載始遊齊齊得十二兆以此乎
辛亥初夏余泊舟鎭江之奔牛鎭夢得二句云雲今

只在山中住翃反爲龍四海飛時人瑯琊閟歲游
燕游晉游西楚人如飛蓬歲無寧晷
癸丑余在洪洞將歸夢爲高鄭方四廼齋中云性癖
只攤書屋角閑栽花半畝金空囡結客牀頭賸有
翃雙龍余嘗訪漢表於方邸方時外游未識半面但齋頭有聯句爲許恕先作而署余名見夢爲因也
甲寅十一月廿一夜余在新昌尹署中夢作詩二首
云秋孫一片緑秋霜滿地青鬟車柔落酒明月出
烏亭銀鞍馳遠道秋葉不停乾莫惜歌樓醉紅顏

耶次殘夢中見郭聖胎云秋孫即禾孫也
壬戌年會李本寧先生於家云二十年前曾夢兩語
云宮殿生秋草君王在白雲已不解其故或以後
三殿災應之
南昌王孫朱康侯丙辰仲冬生日夜夢游一山見五
十餘人追已過數嶺有人曰赦之矣追者示一牌
上有詩一首康侯醒而猶記兩句曰世事六還六
人情三復三後三十三歲有同宗之譁康侯未與
其事也而波及康侯三十六歲因其餘毒而備別

端產業遂蕩然
李宗定夢遊地府作白虎殿記記及歌不過奇然夢
中所歷款款如畫一段奇事也蘇長公强人說鬼
至令人姑妄言之此眞有鬼焉可不錄序云壬戌
八月六日之旦余病胃痛不止起披衣坐覺有人
戴氊巾貂圍項者迓余隨之行烟霧中不識其人
面目引渡一長橋橋石皆如玉入一宮門見殿榜
曰白虎黃金瓦覆梁棟柱礎悉七寶莊嚴或香木
爲之一人冠保和冠緋衣大帶引者指曰汝祖也

余下拜祖呼余名不曰嘗室曰復生葢余小字復
七惟易七爲生因撫慰余勿怖王欲汝作記耳余
對曰何不召父來祖云汝父年老難即遠道因引
見王者偉幹長鬚服冕執圭祖命余以臣禮拜默
語余此漢文帝也少焉一人冠方巾衣月下白衣
而多髯祖云此李滄溟先生爲是殿主賴今大學
士少焉一人衣緑袍美丰姿巾與李公同祖云此
宗子相先生也掌殿左修文院又一人白袷冠三
角巾貌蒼古祖云此謝茂秦先生也掌右文書院

余皆拜之王乃率群公衮冕玉帛告上帝曰重修白虎殿召李賀七十二世後身授以修文院主簿爲之記乃過修文院院書列架架刻龍鳳錦軸牙籤眞所謂羣玉策府授余苕葉箋形象芭蕉色正綠俾起草爲記係以長歌草畢滄溟先生易歲在嘉平四字持呈王王命書于碑碑猶人間製其質則玉一人唐進士巾黃衣揖余祖祖曰此太白先生也一女子從祖語余此楊家玉兒羞亂國家但以其有仙分世世謫爲捧硯人又一人身短爲杜

子美兩人身長爲賀季眞王摩詰冠服與太白同季眞笑而不言摩詰謂余我詩青草瘴中辭夏口非過也可爲我正之因與太白大笑而去莫知所之余書碑畢復王命滄溟先生復與余曰此中鼂亞文章又奇衮也乃惡道詆毀先輩大雅者受刑獄鼂若世有兩人其一巳墮阿鼻其一將不免尊公于文選澆漓時爲中流砥柱如孟子之闢楊墨上帝命昌大其子孫使之壽考又言予一百二十世爲人都姓李李長吉有七言律詩六十七首未

傳表弟棄其草廁中時𢇁仙多唐晉衣冠不能詳叩姓名余問祖王鳳洲兄弟何在曰在世間爲宰官巳私問祖余兄弟終身若何祖云汝可某官壽若干汝兄汝弟非碌碌者汝弟李嶠後身也頃之王以二筆賜余一金管一玉管余袖以謝王命以馬送余回儀從若進士及第狀滿目皆奇花異草馬忽蹶草中若墜深岩紅光奪目微聞從者言轉馬掖岑嘉州倏然而醒余初入夢頗覺陰肢體冰冷母氏及家人惶迫環守既醒索紙書其往來踪

跡并記與歌于左　天王歲在嘉平作白虎殿者地下修文之所也梁棟傾頹王乃使工師得大木從端門及殿燦然一新諸才人畢集司是殿者爲東海滄溟先生董其工則吾祖五華公也宗子相謝茂秦爲左右記室命馮夷擊鼓嬴女吹簫賛相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非玉堂金馬之比其瑤臺瓊室之倫乎王乃以玉帛享天召李賀七十二世後身爲文記之而係以歌曰高殿聳崔巍琪花滿太微帝子瑤客白雲鄉才士如雲屬高陽命我執

原缺

筆賦登堂如椽之管屬大方小玉焚名香瓊妃酌
壽酒我爲王壽王起舞萬年雄氣不消磨沛發胸
中慷慨多李白醉酣騎鯨去杜甫知章向逐波空
中寄一紙苔葉箋我爲大明七子作百言歌一共
跋云余不嫻于詞此記與歌膚淺類村學究語侯
道華云天上無愚懵仙人余所夢皆古今作者安
玑余詞災石無論古人并未省識然否即先王父
貌稍腴較影堂寫照亦不甚似謂余一二百二十世
轉身都姓李邈不可考考李長吉至今亦未必有

露書十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姚旅撰旅號園客莆田人其書分核篇二韻篇
三華篇襍篇跡篇風篇錯篇人篇政篇籟篇諧篇
規篇枝篇異篇各一襍舉經傳旁證俗說取東漢
王仲任所謂口務明言筆務露文之意名曰露書
然詞氣猥薄頗乖著書之體其核篇所論經義率
毛舉捃拾無關大指韻篇亦猥襍不倫諧異諸篇
尤多鄙俚至謂屈原宜放馬遷宜腐以其文之繁
也傎亦甚矣

書蕉二卷

〔明〕陳繼儒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蕉二卷》提要

書蕉上卷

華亭 陳繼儒 撰

匆匆非匆匆

顏氏家訓云匆匆非忽忽亦非匆匆說文云匆州里所建之旗以趣民事者凡息遽遽狀皆稱匆匆祭義云匆匆諸其欲饗之也匆匆猶勉勉也杜樊川有詩云浮生長匆匆王廙帖云臣故患匈滿氣上頓乏匆匆皆此意

胎卵二族

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過鵰窠站站吏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鵰窠其中生三卵一爲犬一爲蛇心切疑之後於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此犬爲鵰窠所生則知向者所聞不爲異也

相馬

相馬經云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

行五百里蘭筋豎者千里馬膝如團麴千里馬一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黄三十二歲齒落不復出

花刑

俗以開花風爲花轟扇潤花雨爲花沐浴至花老風雨斷送蓋花刑耳

楊用修

俗有規楊用修者楊答書云文有仗境生情詩或託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景修史使麗豎爨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以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頡慧

人有頡慧似出于學問似不由于學問者如介葛盧解獸語公冶長及侯瑾字子瑜並解鳥語李南解馬語詹何聞牛鳴知牛黑白沈僧昭聽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荀勗食飯而知炊者之爲勞薪乃故車軸脚也符朗食雞而知其栖之恒半露

青嵐帚

陳陶詠竹詩青嵐帚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蔡邕注陳張君祖竹賦青嵐運帚碧空掃烟蔡邕竹賛綠潤碧鮮甜文紫箋

玉米田

歸州有玉米田屈原耕此産白米似玉屈原耕田人多不知

臙脂虎

陸慎言妻沉傜狡妬吏民語曰臙脂虎

簏簌

唐李郢詩薄雪燕蓊紫燕釵釵垂簏簌抱香懷

麗㞒下垂之貌又作麗㞒

禹穴

后泉縣石紐村大禹生此石穴杳深人跡不到近世掘地得古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乃知會稽禹穴之誤

賈島詩

賈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為平生之冠全集不載拔詩注引用之

山㺐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捕鰕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鰕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蟹名曰山㺐其音自叫人常以竹箸火中爀熚音朴畢而山㺐皆驚犯之令人寒熱

見生樹生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言候農也見生樹生謂望杏敦耕瞻蒲勸穡也見死穫死謂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也

浮丘

羅浮記云浮丘即羅山朱明之門戶先在水中若浮丘然四面篙痕宛然亦初有陳崇藝者年百二十歲自言見時見山根有船數十今去海已四里矣

鹽

海鹽凡六路池則陝西解州解與安邑兩池井則川陝四路切中出於木石色青白紅紫黑皆有東方曰斥西方曰鹽河內曰鹹王溥傳甜者曰飴

蝦蟆

蝦蟆百粤以為上味脐者皮最佳云不可脫井此錦襖子

五滑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讖有寓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今猶沿之

御史灘

灘在嵩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灘出唐牛僧孺爲縣尉忽報灘出左右曰君是西臺當有瀉鵝一雙未幾雙瀉鵝飛下僧孺果拜西臺客有舉此事者余曰灘是驗其官耳者奇章入西臺當以鴟梟應之坐客皆笑

護門草

王筠寓直詩霜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特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寘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扶竹

武林山西蕉有雙竹院中所產脩篁嫩篠皆對抽並胤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

君遷樹

文選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註缺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嬭俗云牛嬭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可補選註

雥

篆文二隹曰雔三隹曰雥音戢三隹相聚其音戢戢也

白烏

水經注江陵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夏月無白烏余丞寢處其中及移北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白烏蚊也

庾杲之

杲之清貧自勵王儉領吏部用爲長史蕭緬遺儉書曰庾杲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故云其用事僻逸可

玄的

釋名云天子諸侯姬妾以次進御有月事更不口說以丹注面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賦睨脫桂棠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卽釋名所云也玄的蓺文類聚作華的

蕭子雲

晉陵蕭子雲正隸初學大令晩摹鍾太常子雲出牽東陽百濟國使人望舟落䑶正書停舟書三日而去

金枷

唐吐蕃作金枷欲必得渾瑊

輕容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卽今之銀條紗類也王建宮詞嫌羅不着愛輕容李賀詩蜀煙飛重錦峽雨測輕容是也

刺閣

梁戴暠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閣夜有急狡刺於宮門

木偶

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象見其所誤輒呵叱之

李陽氷

陽氷字少溫見于宣和書譜或以爲陽氷卽李潮之字

李白 杜子美詩汝與東山李白好蓋白嘗客遊以聲妓自隨效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故杜云然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白入東山人物考而引杜詩爲証寡陋甚矣

太白生于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縣南之匡山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

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是此後竟終于採
石病革猶以詩草託友人捉月之說流傳誤矣

蘇綽服制

後周皇帝后服制受繭則服鷩衣聽女教則服
鶉衣歸寧則服鳩衣盡蘇綽所制而鶉鳩
亦惟此見之

精鑿粹

舂米一石得四斗曰精得三斗曰鑿得四斗曰
粹

流蘇

五彩同心而下垂者曰流蘇晉書制流蘇爲馬
帳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蓋古者樂器之飾而
後世用爲幃帳之飾自晉以後始也

餐玉法

李預羨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得若環璧雜
器形者大小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
爲屑食之經年云有效驗及疣體色不變其妻
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謂曰君自云餐玉有神
驗何不受含言訖齒啓納珠因嘘其口都無穢
氣

越紐

越絕書後篇隱語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謂袁也
又曰厥姓有口承之以天吳也論衡按書篇云臨
安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即其人乎又
曰高君之越紐書絕與紐相近疑即越絕字

萬歲夜

姚寬注戰國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
今日之遊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
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夜如左傳注
窀穸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
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

摘瓜手

唐太宗瀛洲十八人許敬宗乃得與如摘瓜手
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

滅明

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滅明猛毅甚于子
路則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謂其貌武行儒耳
又按渡河投璧斬蛟則勇又不下季路也

讀書

董仲舒讀書三年不窺園法眞趙里皆歷年桓

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醒酒石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
者非吾子孫也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
其孫延古爭醒酒石全義殺之延古守祖戒因
以殺身亦何足貴焉

苦樂龍

福龍優樂過逾於人薄福諸龍日苦熱沙搏身
爲諸小蟲之所唼食又如人間畜生羈紲鞭打
擔輕負重驅馳走使不得自在

外國乞文

梁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有數卷乃劉孝標集大
曆中秋羅國上書請以蕭夫子穎士爲師元和中
雞林賈人鬻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
篇僞者輒能辨元豐中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
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章以金幣乞宋景

濂碑文嘉靖初朝鮮上言願頒示闕西呂某文
以爲式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山

東坡歌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
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太白歌云
猶人張網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
巖戶

枳椇子

枳椇子美如餳能令酒味薄若以其木爲屋柱屋中酒俱薄

相思子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搜神記云韓朋墓木也

禽經

禽經云風翔則風風鳶類也雨舞則雨雨商羊也霜飛則霜霜鸕鷀也露翥則露露鶴也四名

甚奇又以肫識風以鼉識雨肫江豬也鸛知風螘知雨

鳥有知

陳所敏云鴻鵝能敕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豚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蠹魚自出鴉有隱巢故鷙鳥莫能見燕銜泥常避戊巳故巢不傾鸛有長水石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家馬福燕趙衣裳福美女福

刀筆鉛槧

上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策以竹爲之而書以漆或用版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槧之

說

荒朝

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之篤于孝而妨于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字蓋史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指此類耳近世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
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云即詩所謂平林
也

宰我子賤

史記宰我爲齊相作亂夷其宗韓非難言篇宰
予不免于田常又云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
人手則二君亦不良死

百獸鞴

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令尚方採一百獸毛爲鞴
視之各見本獸形

張去疾

荀子韓之張去疾篡臣也按去疾乃張良之祖
然則去疾亂韓而良爲韓克蓋前愆者也

不夜城

齊地記云不夜城在陽廷東南古有日夜出此
城以不夜名與之也按班史云有如日夜出此
城是時城方成耳

潤家錢

南溪地狹力弱州縣時會僚屬不設席而分餽
阿堵號潤家錢

吳鈎

吳人殺二子釁成二鈎二子名吳鴻扈稽

四皓

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實字

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甪里先生姓周
名術字元道隱商洛山爲四皓

楊秉

楊秉震中子官太尉有直聲性不飲酒早喪夫
人不復娶所在以廉潔稱嘗曰我有三不惑酒
色財也震畏四知秉去三惑亦楊氏佳對

鯢魚

鯢魚四足黃身修尾其形如龍舉止蹻疾曰佳

鋸齒往往爲人害鹿行崖山羣鱷鳴吼鹿必墜
懼落崖爲鱷所得

水梭花

僧家謂魚爲水梭花

朱絲欄

李白嘗召入賦宮體詩不筆醉甚上令宮人張
朱絲以欄

記里鼓

記里鼓宋書不著作劉宋高祖平姚泓所得行
一里木人擊鼓一槌

龍頷鬚所織

李廞遇神女遺以疋素云蛟須所織後胡人以
三百萬易之曰此龍頷鬚所織三十小劫方斷
一綜

駟馬

單二馬爲駢三馬爲驂四馬爲駟

撾鼓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十二聲爲
一疊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
三通爲發昫

運斤

木匠總號運斤之藝又曰手貨手民

韋綬

韋綬官翰林學士德宗嘗幸其院綬方寢學士

鄭絪欲馳告之上不許時適天寒以從大蜀纈
袍覆之而去其寵渥如此

外色

太康以後人顧外色至多怨女五行占以爲災
漢哀幾于禪位符王堅成敵國季龍爲之殺妻
僧達遂將阮姪

百里洲

梁史陸法和有異術隱百里洲舊傳枝江縣有

九十九洲不滿百故不出王者宋文帝在潛忽生一洲未幾嗣位

海棠香國

海棠故無香獨昌地産者香故號海棠香國有香霏亭

勿報小紙書

何曾性奢豪人以小紙爲書勑記室勿報

執金吾

執金吾鳥名主辟不祥故以名官辟除非類

洞庭漁人

卓彦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卓問有魚否荅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荅

侵年

侵年言如年賊之食苗也

三泉

結恨三泉三泉者小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爲九泉

果下馬

濊國出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以果樹下行

要害

要害于我爲要于敵爲害

祈嗣

蜀江津有天水池邑人春月遊此競于池中摸石祈嗣得石者生男得瓦者生女頗驗故知毛詩弄瓦事非誣也

晁文元

晁文元公晚年常自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

酒海

符監拔襄陽獲道安安貌侻而姿黒喜談論故

諺滌道人鷲四隣左臂有肉方寸隆起如印世
號酒海

檿弧箕服

檿弧山桑之有文者以爲弓也箕服草似荻而
細織之以盛箭也

書蕉下卷

華亭　陳繼儒　撰

梁蕭思話

思話少好騎屋棟打腰鼓晚好讀書學書於羊
欣名不在欣下少子惠基善隷

不動尊

宣武劉錢民也鑄錢爲算子其子薄遊娼家妓
求釵奩劉辭之姥曰郎君家庫裡許多靑銅教

做不動尊可惜爛了風流抛散能使幾何劉子
云我爺喚算子作長生鐵兄錢乎彼日夜燒香
禱祝要錢生兒絹生孫金銀千萬億化身豈止
不動尊而已

與霹靂鬬

師孤延少驍果嘗從神武閱馬於北牧道逢暴
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命延視之延案稍
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鬃屋

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鬬之莊

史

筇竹杖

筇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峒蠻人持至瀘敘間貴之一枝纔四五錢以堅潤細瘦九節而直者爲上品

班竹杖

陸務觀云拄杖班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班欲微赤而點疎買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班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画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画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蕭綜

蕭綜嘗令祁陽方春時有州符下取急渡船結怒批其符曰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閑船守慚而止其風力如此

管子注

管子舊有注翻刻者删去之而不知有不可去者試舉一二于此輡革重革當心着之所以禦兵小匡篇縛跪古衮見字君臣篇城中積粮曰無委事語篇鮑古鵠字獵而火曰燒同上去聲鉥時樹長鋭也同上呼丘即葵丘

珠子樹

熊太古在廣時立珠子提舉司專掌蜑人入海取珠得珠子樹數擔置憲司公廳衆人聚觀如柳枝珠生於蚌蚌生于樹不可上下樹生於石蜑人鑿石得樹樹上求蚌采珠甚多蜑人不惧可爲異也

謙

謙之卦曰君子有終詰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誰不知之一臨利害巧爲趨避語曰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肉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故張毅之走縣泊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美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文字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偏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世變不同而文字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詞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詞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義帝

樂器圖有義觜笛謂笛上別安觜也深衣圖有義襴謂衣外別安襴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東坡義尊義墨盖本于此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號祭酒皆作義舍置義米肉懸之行路

跳出

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曰擡頭

四季荷花

清水池在儋州城東其中四季荷花不絕臘月尤盛

玄子之交

玄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此處不得放過

泥孩兒

宋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莫之能及陸務觀家藏一對臥者有一小字云鄜時田𤰈製慶學士伯生亦有記言其精絕今古

麗安常

麗安常名安時蘄水人宋神哲間名醫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性豪俊每應人延請必駕四巨册一聲伎一厨傳一賓客一雜色工藝之人曰費不貲

昆驍

昆驍好馬名注蹄研善升巔研平也巔山如巔者也

弓隆執明

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濡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琵琶峰

琵琶峰與蜀江相對形似琵琶比鄉婦女多曉音律

壽逸羣

嵩山神姓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

黃腰獸

黃巢亂有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堯封云掘破牛山賊自敗崔遂發卒掘之得一石桶中有黃腰獸一劒一獸見劒自撲而死巢至秋果敗

大刼

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四種相刼謂成住壞空成而即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連環無端都將成住壞空八十轆轤綰算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爲始終之極數所爲一大刼也

山水

陸儼山云登山涉水之間專事賦詩則反礙真樂葉石林記陳后山每登覽得句即急歸臥一榻於被蒙首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大是爲詩所苦大抵江山既勝風

日又往從以良朋韻士便當極躋攀眺望之興
罷從燈下或月夕追憶所遇歷歷在目然後發
之詩文庶幾各極其愜而無累矣

濫公

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
草且行已之度蓋如此

秦結了

蜀叙州有鳥名秦結了能言一日夷人買去秦

結了曰我漢禽不入夷地遂驚死

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
右把茅然則微子有四手乎不然何以旣面縛
而又有牽羊把茅之手乎史云微子抱祭器歸
周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究言之抱祭器
歸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
國論云去之者去紂都也斯仁耳

花九錫

羅虬作花九錫一曰重頂幄障風二金錯刀剪
折三甘泉浸四玉缸貯五雕文臺安置六書畫
寫七艷曲翻八美醑賞九新詩詠且曰亦須蘭
蕙梅蓮乃可披襟若芙蓉躑躅水仙石榴之類
何錫之有虬爲鄜州從事作比紅詩百

盤古氏

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冢述異記謂南海有盤

古冢亘三百餘里錄異記謂成都盤古廟有三
郎之名荊風土記謂十月十六日爲盤古生辰
可古冬時之陰霽湘鄉有盤古村贛之會昌有
盤古山或以湘贛爲盤古氏顯化之所

黃撥沙

閩越黃撥沙善覘墓畫地爲圖卽知休咎因號
黃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木根
傷葬者左目發墓果然出之卽愈

養花天

越中牡丹開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

耗磨日

正月十六謂之耗磨日張說詩云磨耗傳茲日縱橫道未宜

三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中下三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而今猶襲之也

張李詩辨

張子容海氣朝成雨江天晩作霞李嘉祐朝霞時作雨濕氣晩生寒二詩語極相似而盛唐中唐分焉

瓜芋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躍而瓜薦大昴中而芋食春秋元命苞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中收芋莒正用此二事

調水符

盩厔有玉女洞飛恐是泉甘洌蘇子瞻過此汲兩瓶去恐後復取爲從者所紿乃破竹作券使寺僧藏之以爲往來之信戲曰調水符

君王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之女曰君主猶公主也妻河沉河水即河伯娶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生失之遠矣

遵題格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遵題格也後人改松作枝語意

然矣

李吉甫

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

成均

古無韻字均卽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亦音韻周人立太學兼五帝二代之名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鵙冠子五

音不同均可喜一也均古韻字

須女

天文有織女主貴女須女主賤女貴則嫡也賤則諸侯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歸也妾之于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

歙

歙許金切爾雅歙輿也周禮笙師職云大喪歙其樂器蓋謂陳而不作之義也獨孤及墓銘歙衣楚挽徘徊墓田

明駝

木蘭詞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或改明作鳴謬也按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有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賜祿山荔枝

華巖洞

靈川縣西南二十里高數仞可容數榻泉繞洞前又名華巖洞世傳昔有桃花片潤寸許從洞中流出石壁有詩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閑歸去等閑來

博物

管子知俞兒卑耳溪神東方朔知畢方獨足劉向知貳負上郡山中械一足屍諸葛恪知傒囊山精如小兒陸敬叔知彭侯黑狗無尾張華知銅澡盤晨夕鳴與洛宮鍾相應又知

然后以水灌之便熱陸滋識服匿單于賜蘇武酒器

汶南

汶南無鸛鴿江南無狐爭無馬虎廬山人見駞以爲山精潤州人見鰍以爲王簿

棗昏

宋人書啓自叙云性本棗昏質惟木訥按范蔚宗和香方云棗膏昏蒙甲煎淺俗

鄉里

俗語有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橘黃

唐李伯珍與醫帖云白金一挺奉備橘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乃知時使然耳

夢命

癡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宋人就月錄以爲陶淵明語不知何據

買石碑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恠石紺氷去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榮陽費錢六十萬宋榮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痴人好一棒打殺何不

買百引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空桑

人知伊尹生于空桑按春秋孔演圖孔子亦生于空桑

寵禮

宋君崇禮儒臣過于漢唐正史所遺有二其一眞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一留甯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雖三代令主不過

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胄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書之秪辱耳

容頭過身

漢書虞詡疏公卿巽懦容頭過身按猫犬鑽穴頭可容身卽過矣詡蓋以猫犬喻之也

鹿

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草恒食九物餘則

不嘗羣處必依山岡産歸下澤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淸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以鹿嘗噉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諸藥也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蔥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苨

結鬚

江西鉛山縣三淸山俗傳晉李尚書與葛洪修煉時尚書結鬚渡此岩因名

六隺堂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

極廟

秦始皇更命信宮爲極廟注爲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

馳道

始皇紀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天子馳道也

漢壽

漢壽本蜀郡縣名雲長初爲漢壽亭侯卽亭長也後人不讀書遂以爲漢之壽亭侯不知壽義何據可笑殊甚

芙蓉香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華有聲怪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擊以箱案懸于屋壁

花妖

宣和七年牡丹皆開作金色又變黑色柳皆生黃花大如林檎靖康元年梨樹生豆莢木香架生蒲桃可食又王股直家籠中貯松花及起籠之際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籙宮前柱忽生松一枝童貫轎中木板上生雜草斫刻復生

盆水如畫

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紋如畫往井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愈出愈奇盡春暄乃止

化盆

世本云化盆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為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眞成横革之交五人為佐化　卽伯益眞成卽直成也

駁狼冬至

郭璞客傲云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頹駁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言著生于微盛生于衰也駁狼長暉言冬至之日也淮南子冬至日在駁狼山余不可曉

潮

寰宇記瓊州潮候不同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

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此又不可曉也然則曆家之著長短星蓋海中占潮候也謬者乃以為交易裁衣之用可笑

左擔

杜少陵愁坐詩云葭萌氐種迥左擔犬羊也葭萌左擔皆地名葭萌人皆知之左擔解者俱不得其詳太平御覽引李充蜀云蜀山自綿谷葭明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

攉務音權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此山也城西有碑漢桓帝時徐整所立銘曰上有攉務山王喬所仙收爲莊嚴寺碑攉務之精卽用此事

華不注

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戰于鞌師敗績逐之三

周華不注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注于水其說甚異而有徵九域志云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

邦

呼奴爲邦者葢僮僕未冠曰豎東魏高歡諱樹因以奴爲邦義取邦君樹塞門句

山名

崑崙一名崑岺君山一名嫣宮武當一名篸嶺菁𦻕一名㮼岺青城山一名天谷大復山一名胎簪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伭淵

律召調陽

智永居長安西明寺寫眞草千字文八百本律召調陽爲眞本也俗稱律呂爲誤葢以草聖召字似呂字其義以閏餘對律召耳

殿試

武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于洛城殿數日

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慶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

胡苑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漢書多不解胡苑之義按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婦女無顏色失我祈連山六畜不蕃息所謂胡苑之利當是此義

劉錡善射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

四和香

山林窮居四和香以茘枝殼甘蔗滓乾栢葉黄連和焚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功德水

佛經大仙彼界有池隨月增减其水有八功德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西山有寺名安德正取此義作記者以神功至德數行可笑

知風草

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

臿

賈誼新書大禹鬄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虆臿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鬄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臿卽插字

涂林

陸機與弟書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涂林涂林安石榴也

漢隸

漢隸歲久風雨剝蝕其字無復鋒鋩宋杜仲微乃故用禿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王宴

王宴爲員外郎父晋曬齋前栢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不能終

忠州木蓮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卭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中夏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折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

奇花亦未嘗見世有木芙蓉而不知有木蓮花也

龍鍾竹

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

枝官

書曰尸位詩曰素飡商君謂之蒞飽吳起謂之枝官史云冗食又云游手蟓蝗蟊賊不在下矣

草木

鐵馬鞭長慶二年義成君節度使曹華進獻且曰得之汴水有字刻云貞觀四年尉遲敬德字尚在

聒帳

太宗嘗謂侍臣曰後唐莊宗溺飲以鄭聲與胡部合奏謂之聒帳息昏達旦不悉

勾漏洞

容州有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其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畧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令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撑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猱玃森然欲轉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

八芳草

宋良嶽八芳草曰金娥曰玉蟬曰虎耳曰鳳尾曰素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

三葉

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三葉薺葶也亭藶也菥蓂也見三葉之死則大麥可獲之候

桐知正閏

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閏則十三葉小者卽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

月昔

月昔靡草死按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注昔終也

地犬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瑶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于

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

奇偶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偶之方也虛一以叙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爲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爲用故有對則凶

六庚

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

竹枝詞

元楊廉夫竹枝詞和者五十餘人尋獨愛徐延

一首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拋萬斛臙脂水溜向銀河一色秋

魚米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

白題滑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

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三羅

晚唐江東三羅隱虬鄴也鄴詩如聞愁云夢斷南隱啼殘烏新霜非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縣南行云鷹晴江暖鷓鴣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

醉方歸二詩隱虬不及也

牽絲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昌平李善注牽絲初任也解龜去任也

書蕉二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有邵康節外記已著錄是書皆襍抄古今名物訓詁及奇文雋字可供詞藻之用者隨筆劄記頗無倫次如執金吾秦吉了之類人所習見者俱泛載之徒費簡牘又如泥孩兒一條出陸游老學菴筆記而沒其書名亦爲攘美至以闞止爲宰予渾瑊爲渾瑊陳正敏爲陳所敏尤失考矣

枕譚一卷

〔明〕陳繼儒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枕談一卷》

提要

枕譚目錄

目録終

枕譚

華亭陳繼儒撰
秀州張[illegible]昞校
槜李曹[illegible]蕙閱

吾黨讀古人書往往承襲紕繆至有近在目前可以意解者乃不能互相揚摧殊足邪揄偶與兒輩洗鳩而譚之隨譚隨録藏于枕中

張玄

晉書謝安傳謝玄北伐苻堅下逮云安與玄圍碁玄上去一張字讀者知為何玄耶按張玄與謝玄同名人號南北二玄

新都

後漢書志注王莽新都在南陽今蜀之新都非莽所封

重較

漢世有諺語云仕進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

舉案

孟光舉案齊眉說文案几屬也用脩引張平子何以報之青玉案謂以爲青玉盌且云孟光一婦人安能舉案則用脩以案爲今案卓耳以槃作盌尤無據按楚漢春秋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則是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故說文以爲几屬耳或于案中別寘器或竟寘食若孟光則力能舉石臼而況一案乎

曹娥碑

按世說注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德祖未嘗渡江

麥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兮方秀刻本皆如此蓺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字也當表出之

太形

楊用脩引列子太行爲太形此亦一證

條脫

條脫臂飾也一作條達又作跳脫蓋傳寫之誤也

射烏

傳言羿日落九烏烏最難射而一日得九言射之捷也後世遂以爲日謬矣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竽者五音之長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倡則小盜和故云盜竽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故也

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音髻義同

伊傳

秦漢前書文多況喻伊尹負鼎干湯謂尹有調
鼐之才也橫義者遂以爲庖人誣矣說築傅巖
之野築之爲言居也猶卜築之築求之而不得
遂謂起于版築雖孟子亦云誤矣

狄香

張衡同聲歌鞮芬以狄香鞮鞮履也狄香外國之
香也謂之香薰履也近刻玉臺新詠及樂府詩
集改爲秋香太謬

紫濛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璅對紫濛人
多不知出處按晉書慕容氏邑于紫濛之野蓋
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臣僚送別紀
行之詩略不譏刺此用紫濛字亦隱而妙矣方
虛谷註云紫濛虜中館名妄猜語耳

二庭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
可汗建庭于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鏃
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
于北單于也近有註唐音云二庭未詳如此尚
未核何以註爲

叱撥

唐詩紫陌斷嘶紅叱撥叱撥馬名

偶語

漢高帝既定天下未嘗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

偶語以留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
臣年表曹參至陳平等九人以十二月甲申以
次而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封雍齒與
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
子等日相繼而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
四日而偶語輩僅陳武等二十餘人耳此曹非
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辭未可
知也

子姬

姬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遂

遂與歲通用史記註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又古作㞢

廣文選

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廣文選妄

枕譚　　六

改良作夜不知叔夜之死先于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作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疎謬如此殊誤觀者

服妖

晉傳玄奏議云妹喜冠男冠桀亾天下何晏服女服亦亾其身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

美

南史東昏侯被弒于西弄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是也元美游洞庭山記載風弄即街也人多不知

仁祠

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為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顥清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綱目

枕譚　　七

以祠為慈並非

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支張九齡荔支賦云維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紅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為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又好奇故耳

五大夫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而不知始皇上泰山封祀風雨暴至休于松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可證千古之謬

町疃

詩町疃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云町疃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可笑原詩人之意謂征

夫不歸町疃之地踐爲鹿場非謂町疃即鹿場也按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干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町疃皆說田野

罘罳

段成式云士林多稱雀網爲罘罳其誤如此按漢書罘罳屏也復也臣朝君至屏所奏之事于下又按劉熙釋名曰罘罳在外門罘復也臣將

人請事于此復重思也今之毀墻也

青并

史記豫讓漆身爲癩吞炭爲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不言何人初學皆不知按呂覽襄子馬却不前時事則青并也

措大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四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賣邑人指其醋

馱而名之又曰鄭有醋溝士人多居其溝州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爲皆謬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蔡邕

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悉以授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

一人可知此可補傳缺

聾虫

淮南子馬聾虫也用脩以為奇語按龍無耳牛耳皆實其聽皆以角可稱聾若馬則彼此能相語何言聾也

鏡聽

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響卜也

左袒

為劉左袒為呂右袒昔人頗以絳侯為失計者王應麟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左袒惟受刑則右袒故覲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呂之計已定若為呂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吳興陳霆則云淖齒弒齊王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作亂從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若以袒右當受刑則市人從誅者亦當刑耶應麟自為得情而不知其已見于陳氏矣情皆未得情也勃老將也已預知眾心歸劉而不能無疑于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間有遲疑未決者立誅之以令眾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即詩所謂平

林也

落月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即所謂夢中覓覓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詩本淺宋人看得深反晦矣

佩魚

佩魚始于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為龜也杜詩金魚換酒來

蓋開元中復佩魚矣

銀鐺

銀音狼銀鐺大鎖也後漢書崔烈以銀鐺鎖今多誤銀作銀至有銀鎖三公脚刀撞僕射頭之句其傳誤習舛如此

檀暈

東坡詩鮫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按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婦女暈眉色似之人皆不知檀暈之義何也

洗馬

洗馬洗先也騎而爲太子先導也

丈夫

按禮十尺曰丈男子成人之極也夫者膚也其智膚敏弘敎也

轂擊

蘇秦稱臨淄之中車轂擊以爲盛其義何居按樂府云齊人本好轂擊相犯以爲樂也

宣室

淮南子紂拘于宣室悔不誅文王則宣室乃繫所漢不宜名齋殿

官燭

丹鉛餘錄云宋官燭香煙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疑是蜃脂所成

鳩杖

續漢禮儀志云仲秋之月賜八九十老人杖杖端有玉鳩鳩不咽之鳥盖取不咽也風俗通記漢高故事恐未可據

令甲

令人稱法令曰令甲然攷漢書有令乙令丙則漢律當有十卷

茗

古傳註茶樹初採爲茶老爲茗再老爲荈今槩稱茗當是錯用事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人多不知按帝王紀云少昊崩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也

小鳳小儀

唐人以中書舍人爲小鳳盖以中書省爲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之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爲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獨以爲冬至事非也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冬至獨用書雲盖指此

神瀵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脉愕然神瀵[illegible]

神瀵字甚奇而不知其出于列子卽易所謂山澤氣相蒸雲興而爲雨也

谸眠

楚詞遠望兮阡眠呂延濟曰原野之色也按說文谸眠山谷青谸谸也則阡眠字當從谸眠

萬城

左傳方城以爲城方本万字訛耳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

亭堠

升菴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堠江繞畫烏亭用事甚僻而不知出處按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也上句用此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過亭障烏鳴亭長

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書烏下句用此

渴筆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謂枯無墨也在書家爲難

頖宮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頖宮今或盡作黌宮者非

杭諺

宜作璜宮

趙九齡

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營上不能用而虜已實偵知之矣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明日虜即退師當時但以爲郤敵之功而不知九齡之力蓋陰庇之也

十六

任誕

世謂任誕起于江左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歲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劉阮之先着鞭者也

忝

方言吳有忝娥之臺束晳賦朝享五郢之奉冬宿忝娥之房忝即七也大玄七政亦作忝褚河

杭諺

南書枯樹賦亦作忝

笨

笨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或目爲笨伯宋書王徽傳亦有麤笨之語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知笨字乃書作盆而以音發之噫諸葛豈笨者耶字尚不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十七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横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皐陶化益眞成横革之交五人爲佐化益卽伯益眞成卽直成也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枕譚後見乃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乃知文成用此

枕談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繼儒撰僅寥寥數條自跋謂讀古人書往往承襲譌謬因取目前常用之語而考據之然亦各有所本非心得也

偃曝談餘二卷

〔明〕陳繼儒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偃曝談餘二卷》提要

偃曝談餘卷之上

華亭 陳繼儒 譔
繡水 張 昞 校
海鹽 林有聲 閱

余入冬喜負暄讀書已漸相摊往往狎夏日軒睡以爲快庶幾有曾恭士行暘之意與客笑不能從曰王僧達云寒者共偃曝孟浩然云草堂時偃曝則請與眉道人塵尾共之余退而記與客談者

吾鄉泖湖金澤寺傍多蓴鐺孟熈云永興湘湖蓴菜三月盡采賣至秋則無人采矣孟熈此語止見一方耳春蓴如亂髮不足異秋蓴長丈許凝脂甚滑季鷹秋風正饞此也按書至冬爲猪蓴又云龜蓴又云七八月以前曰絲蓴秋末冬初曰塊蓴四月曰雉尾蓴

昔人云年號毋論正統僭僞自漢武至晉大都

承襲劉宋以後閒亦有之自乾德後及于胡元
皆前代所未有而寔不然余嘗總考之　漢武
建元　安建元　晉康建元　劉聰僭號建元
苻堅僭號建元　蕭齊高建元　漢武太始
晉武太始　張玄靚僭號太始　漢宣甘露
孫皓甘露　苻堅僭號甘路　漢宣黃龍
孫權黃龍　漢元永元　和永元　張茂僭號
永元　漢成永始　高雲僭號永始　漢哀建

平　石勒慕容盛慕容德皆僭　建平　光武
建武　晉元建武　石虎僭號建武　蕭齊明
建武　漢明永平　拓拔格永平　王建僭號
永平　漢章建初　西涼李暠後蜀李特俱僭
號建初　漢章元和　唐憲元和　漢和永元
蕭齊東昏永元　張茂僭號永元　漢和元
興　孫皓元興　晉安元興　[illegible]安永初　南
宋武永初　漢安永寧　晉惠永寧　石祗僭

號永寧　漢順永建　李恂僭號永建　漢順
永和　晉穆永和　收楗僭號永和　姚泓僭
號永和　閩王延鈞僭號永和　漢冲永嘉
晉懷永嘉　漢桓建和　利鹿孤僭號建和
漢桓元嘉　南宋文元嘉　漢桓永興　晉惠
永興　苻泰拓拔嗣皆僭號永興　漢桓永康
晉惠永康　慕容寶乞伏熾盤皆僭號永康
漢靈中和　唐僖中和　漢後主建興　孫

亮建興　燕慕容垂李雄皆僭號建興　晉武太
康　遼道宗弘基太康　晉惠永安　孫休永
安　張軌拓拔攸汎渠蒙遜皆僭號永安　晉
帝奕太和　曹叡太和　禿髮烏孤石勒拓拔
宏李勢楊溥皆僭號太和　又唐文太和　晉
孝武太元　張駿僭號太元　晉恭元熙　劉
淵僭號元熙　蕭齊和中興　拓拔朗中興
蕭梁敬太平　孫亮太平　馮跋隋末林士張

遼隆緒皆僭號太平　陳後主至德　唐肅至德　石晉天福　劉漢天福　宋太祖乾德　王衍乾德　輔公祏反江東亦號乾德　張重華五季蠻賊張遇賢及方臘皆僞號永樂隋翌衛郭子和反亦稱永樂王　元太子阿速吉八改元天順　西夏王乾順改元正德　以上皆歷歷可考而我朝襲之何也明昌三年太后不豫上侍疾隆慶　辛酉太后崩而穆廟襲朱泚

僭號改元應天而南京亦襲之何也昔盧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多遜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遂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曰汝爭得如它多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命洗去今如我朝年號使宋祖見之不知塗幾斗墨矣

王元美先生答愼侍御書嘗以示余余見而錄之如左來書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答云卽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起亦此義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答云雙五畝也末句云四十雙蓋二百畝也見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爲二百畝也陶南村輟耕錄則謂一雙爲四畝

陶弘景傳云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志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六字竟不知何義恒欲就之答云知此難立止句謂不可便住也六朝人文筆大抵膀溢如此

歐文忠詩譜補亡後序末云增損圖乙不知何以爲圖何以爲乙答曰增損圖乙圖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也乙字義見東方朔傳

晏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答云莎有二種草

也又樹也樹似桄榔亦亦有麪
又書云所諭長孫太尉祔祀義感帝卽感生帝也
以正月辛巳祈穀祀之高祖太宗皆配見唐書
禮示志第三卷其文只俱稱感帝非誤也鄉年在
燕中有一貴人問家弟索愼子而僕無之後聞
其覓得送去云其書不能佳故不復追寫也
又書云別紙所云庫露眞記是北酒名尚未的
也活剝吞蓋識其全用他人語記是張昌齡非

九齡也捭卽棺也今書作捭誤歲一漆之欲其
堅久不壞也古人墓中用漆燈蓋漆能不畏土
故耳苓侍御書止此
晉孝武太元中寧州刺史費統言所統晉寧滇
池縣舊有河水周回二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
辛亥神馬二匹一白一黑忽出于河中去岸百
步縣民董聰見之車頻秦書云苻堅建元十二
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負八卦

古字堅似石作池養之乃知河圖洛書誠有之
○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斷石之內坎有白龜在
焉獻而放之于江大石未破不辨何緣中有此
龜天寶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犁鏵有
平陸字因改爲平陸縣見天寶傳信錄夏侯孜
開貞陵于堅石中得金釵半股其長如掌餘尚
銜石中見唐史闕二事于白龜相類而終不能
曉因偶檢東觀餘論潯陽役兵鑿一石石中又

有小石若碑版視之乃王逸少書頭眩方可異
也黃長睿謂埋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入于
石中了不足怪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內蟻
蟲水晶內飛花片耳然王文秉石破而得金蠶杜
綰石墜而得活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
王荆公爲謝絳行狀其文云其所嘗言甚衆不
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
其責今在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已事故其葬

也盧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乃知古人銘狀各有所重非若今人以狀謂銘也其後又云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碩有述也將獻之太史則行狀又若備國史採擇而作也姑記之于此以俟知古者

武甯咸寧五年十月汲郡人掘魏襄王塚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晉書本記載

其事司馬溫公通鑑削而不書故朱子綱目因之按綱目凡例凡事關道術者皆書三代斷簡晦而復顯謂道術所係非與束晳傳亦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以礼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十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三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云紀傳歲月小異而古籍之幸存而不泯實賴于此載筆君子其可略諸

八陣圖在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鎮諸葛亮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棊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朱澤民集載異域說甚奇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儉齋適昆陵監郡岳忽難平陽同知散笠台偕來訪自言在延祐間忝宿衛近侍時有佛菻國使來朝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

地甚廣有七十二𠊱長地有水銀海周回可四
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
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
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
銀滚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卽廻馬疾馳
水銀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攔
沒人馬既廻速於是水銀之勢漸遠力漸微却
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其國人

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其地又能撚毛
爲布謂之梭福用密　冊染成沉綠浣之不淡
其餘氍毹錦罽皆常產也至正壬午間獻黑馬
高九尺餘鬉尾垂地七尺卽其地所產來使四
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過七度海方抵京
師馬岳監郡竺同知既別去㒒書而記其說是
歲十一月十九日也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　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

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　有所犯無不菑凶後漢
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　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
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
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菑患歟此
論奇特氏懌非徒狂者
道家字學詳見于三洞經教部曰本文曰雲篆
曰八體六書文曰符字曰八顯曰玉字訣曰皇
文帝書曰天書曰龍章曰鳳文曰玉牒金書曰

石字曰題素曰玉字曰玉籙曰玉篇曰文生東
曰玉札曰冊書墨籙曰玉策曰福連之書曰琅
虬璚文曰白銀之編曰赤書曰火鍊眞文曰金
壺墨汁字曰瓊札曰紫字曰自然之字曰四會
成字曰琅簡蘂書曰石碩
淨飯王令密多羅傳太子書太子郎初就學將
好最妙牛頭旃檀作手板純用七寶裝嚴四緣
以天種種殊特妙香塗其背上執持至于毗奢

密多羅阿闍黎所而作是言尊闍黎教我何書(自下太子廣爲書說)或復梵天所說之書(今婆羅門書正有十四音是)佉盧虱吒書(隋言驢脣)富沙迦羅仙人說書(隋言華果)阿迦羅書(隋言節分)曹迦羅書(隋言吉祥)耶寐(亡毗反)尼書(隋言大秦國)鴦瞿梨書(隋言掛指)耶那尼迦書(隋言駃書)娑迦羅書(隋言牸牛)波羅婆尼書(隋言樹葉)波流沙書(隋言惡言)父輿書　毗多荼書(隋言起尸)陀毗荼國書(隋云南天竺)脂羅佉書(隋言形人)度其差那婆多書(隋言右旋)優婆迦書(隋言嚴熾)僧佉書(隋言等計)阿婆勿陀書(隋言覆)阿㝹盧摩書(隋言順)毗耶寐奢羅書(隋言雜)陀羅多書(烏場邊山)西瞿耶尼書(須彌西)阿沙書(疏勒)支那國書(此即大唐國)摩那書(科斗)末荼叉羅書(中字)毗多悉底書(尺)富數波書(華天)提婆書(天)那迦書(龍)夜丫書　乾闥婆書(天音聲)阿修羅書(不飲酒)迦婁羅書(不飲酒)緊那羅書(非人)摩睺羅伽書(天地)彌迦遮迦書(諸獸音)迦迦婁多書(烏音)浮摩提婆書(地居天)安多梨又提婆書(虛空)鬱多羅拘羅書(北須彌)逋婁婆毗提阿書(東須彌)烏差婆書(擧)膩差波書(擲)婆伽羅書(海)跋闍羅書(金剛)梨伽波羅佉梨伽書(往復)毗棄多書(食殘)阿嵬浮多書(未曾有)奢婆多羅跋多書(擧轉)尼差跋多書(擲轉)波陀梨佉書(土)毗拘多羅波陀那地書(從二增上)耶婆陀輸多羅書(增上句)末荼婆呬尼書(中流)梨娑邪娑多波恀比多書(諸山苦行)陀羅尼卑叉梨書(觀地)伽伽那卑麗叉尼書(觀虛空)薩蒱沙地尼山書(一切藥草因)沙羅僧伽何尼書(總覽)薩婆韋多書(一切種音)爾時太子說是書已此書凡有六十四種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于中夏梵佉取法于淨天

古今注云彤管赤漆耳史官載筆以志心事也

注漢官儀又曰尚書令僕承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一官工作摂神訖又曰王祐病有

見至其家留赤筆十餘篇下曰臂之出入辟惡
几舉事皆無恙則彤管又若祓不祥者然古或
漆或鏤或以象或以琉璃至綠沉斑管而後今
始盡用竹矣故右軍書斯亦可愛詎以金寶雕
珍爲貴也

余見寶祐年登科錄第一甲一名文天祥字宋
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第二甲一名謝
枋得字君直小名鍾小字君和年三十第二甲

二十七名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是榜有忠臣
三人皆少年也

趙德麟述東坡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氣
拂拂從十指出也大是妙語不知此意出于崔
源昔崔渾至孝毋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
指中入俄過而毋遂安東坡善于脫胎大都類
此

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
留蔡邕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
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
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文姬爲董
祀妻者想又一女也

鄧州西有穀城城門石人刋其腹云磨兜鞭愼
莫言李敞立又揭三字于坐隅曰摩兜堅宋學
士續之以箴亦曰摩兜堅摩字與磨義不同堅
與鞭韻不同不知誰爲正

青元眞人注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種民天多
是歷代聖君賢相居之如浩劫交周鴻濛開闢
此諸天人降生人間元祐姦黨碑諸名賢多是
星宿晦菴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

都玄敬使西日記記多奇事淇猗有方石刻殷
比干墓四字字徑八寸其墓字已剝似篆非篆
元吾丘子行精篆籀嘗定爲漢人之筆

新安西王喬洞其石皆上所成取而破之木葉

之形文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不特一石爲然衆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一木復産枝葉

硤石山行五十二里道側有碑大書曰魏野草堂譙樓下二鐵人銘其序云鐵金屬土其母水其子也後之人慮河之奔決潰溢也乃歛其母鑄爲人形俾水得金而不横土得金而益壯水火成質子母相顧無奔決潰溢之患也

西嶽廟極壯麗其前土臺之上有樓凡一百七十楹其中樓特高大正與嶽對廟中古木森列唐栢五株恠甚其一大者四人圍之碑有唐明皇御製文其崇五丈字徑八寸經黄巢之火今存惟十數字廟又有漢郭香蘂字碑及大朝唐宋人碑甚多

華陰班家庄謁漢定遠侯班超墓墓已爲民居離班庄出大道登鳳居山山一名龍骨其麓有永慶禪院老僧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泉二道鳳償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至今院中有飲龍泉赤泉惟灌池而已僧又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于山顛塁磚爲塔覆之山因以名景泰癸酉鄉之人因築城逼于州官盡取塔磚以去而石函始露其僧少年猶及見之石上刻字云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脛骨長

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絜如玉龍之畏鳳昔所未聞斯亦異矣

臨潼縣驪山温泉上有室三楹扃鎖甚嚴蓋非貴人不得浴此其四周甃石如玉環狀中一小石上鑿七竅泉由是出室之内有古今石刻近知縣事者聚之壘于門外儼若屏障温泉之左有泉曰混池以浴小民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卧一巨鐘視其款乃華清物玉女

闊方池卽溫泉發源處[illegible]之可以已疾每秋[illegible]人取未熟柿投其中經宿食之不澁

唐興慶宮廢宮故址隆然而高四周皆古栢壽藤其右稍上爲沉香亭又上爲貴妃洗粧樓與興慶柱礎俱存

唐高宗陵石表二飛龍馬二方石上刻爲畢方之形者二石馬十石人二十石碑二其左無後人爲刻名于上入門乃陶甓所甃其半已傾右

石人爲回紇狀者六十有四其上卽高宗陵武氏與之合葬

趙文監平凉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舊常與張同知者遊山見山中二鶴玄色高七八尺首大如瓜視常鶴不止加倍飛鳴下上趙武臣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止遂飛入洞中歸以語其祖祖驚曰此千歲雀也汝何幸見之又言山中有王道人者河南人年一百四十歲髮白返黑齒落復生趙飲以酒至二百杯不醉從容問曰汝後亦死乎荅曰我安得死第恐被人殺耳近果爲盜所害斫其首去

弘治初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二寸許見邸報鄭陽一婦人美色生鬚三繚約數十莖長可有數寸許人目之爲鬚娘云然宋有鬚婦人爲女道士而唐李光弼之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則古已

有此矣

金山中泠泉又曰龍井水經品爲第一舊嘗波險中汲汲者患之僧于山西北下穴一井以給遊客又不徹堂前一井與今中泠相去又數十步而水味迥劣按泠一作零又作瀘太平廣記李德裕使人取金山中泠水蘇軾蔡肇並有中泠之句雜記云石碑山北謂之北瀘釣者餘三十丈則中泠之外似又有南零北瀘者潤州類

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為三泠今寺中亦有三井其水味各別疑似三泠之說也

西湖昭慶寺後有慶忌塔上聳峻壁下臨深淵每月明風雨之夜光怪百出傳言吳慶忌葬此然石骨巉露恐非容棺之區余因思水石之精名曰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魚又涸澤之精亦名曰慶忌其狀若人其長四寸黃衣黃冠黃蓋乘小馬好疾

馳以其名呼之可使一日千里反報二事在道藏中昭慶後所謂慶忌者得無怖其精魅故設塔以鎮之耶況吳將不應葬越地也

獱狐烏瞳人其狀赤色故夜見晝不見人目中瞳人黑色故晝見夜不見犬馬瞳人黃色故晝夜俱見諸魚目中瞳人睽淚所覆故水見陸不見人目中瞳水泡所成故陸見水不見龜鼈蝦蟇水蛭瞳人骨之所成故水陸俱見也

弘治中西番貢人獅一番人長與之相守夜則同宿于木籠中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兎兩耳尖長僅長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溺着體即腐吼猖獗又畏雄鴻引吭高鳴吼亦畏服俗所謂獅子吼非也

偃曝談餘上卷 終

偃曝談餘卷之下

華亭　陳繼儒　譔
繡水　張　昞　校
陳天保　閱

銅雀瓦世傳鄴城古瓦夫魏之宮室焚蕩于汲桑之亂久矣鄴中記曰北高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覆故油其背版瓦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濶一尺版瓦之長亦如之而其濶倍之今得其眞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塼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員外方用承簷溜亦可以爲研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研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鄴民乃僞造以

給遠方王荆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虛名動世人

○元羅春伯有任俠十三戒一曰戰與日戰不移表與神戰不旋踵與人戰不違聲菑丘訢所以耿目漢書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二曰仇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同國朋友之仇不與同市郅鄆曰子在我憂而不手于死我手而不憂三曰恩恩莫大于知巳知巳之遇人生所難終飯之惠必報寧過毋不及豫讓曰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彼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四曰施施恩于不報之地以情察之勿以事拘毋施非類毋施浮屠五曰委質親在不敢許人以死擇主而事待價而沽既委質後誓以終身如女出室不敢外視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六曰交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失使人各以我爲私巳四豪萬紀

不若田横五百其同類猶當重之七日色毋下
親二酒不染面于道路不許視人之妻女姊妹
然後告天地父母娶妾八日藝或劒或鉄或鈎
或七首或彈丸五者習一用小牌上寫辭受取
弓四字背書俠字旁書名上俠以金下俠銅遠
方相過饋贐假者手刃之九日勇無畏萬乘君
毋畏禍寬博毋叛本國毋拜夷狄毋凌貧賤毋
諂富貴餓死不刼盜十日掃除不平即探得赤

丸殺武吏探得黑丸殺文吏不干已事凡姦臣
賊子俱得而誅之風俗敗惡皆得直書于淸議
十一日樂三市鬬雞五陵走馬奇美衣服酒肆
結客一言相合緊千乘而弗顧弃千金如脫屣
十二日信一言授受千里命駕雖心胷之間有
未知之事亦不可以欺人十三日神以孟常平
原信陵田横爲四神隨意祠一不祠春申君祭
以端午日用雞有犯戒者或棰或刃俱告于神
而後刑誓

山水画自唐始變古法蓋有两宗李宗訓王維
是也李之傳爲宋趙伯駒伯驌以及于李唐郭
熙馬遠夏圭皆李派王之傳爲荆浩關仝董源
李成范寛以及于大小米元四大家皆王派李
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慧能之
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之又如方外
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

眞草隷篆四字乃村學究語六書中惟有楷隷
鍾王歐顔皆有此意後代以眞書別爲一種古
法滅俗礼生矣通釋云字原有秦隷漢隷今當
以晉唐書爲晉隷唐隷則自然易曉也張紳此
言可爲點胷洗眼之語

陳貞父云寶雞有尹喜故宅張三丰丘長春馬
丹陽王重陽劉綱樊夫人秦弄玉仙跡往往而
在第虎豹熊羆時出伺人有獨角獸椎者見其

臥林間或搏虎而食之食輙餘其半山家每得殘虎以飽縣苦無酒醲酒甜桑落酒有毒市中酒帘比屋競欲其剌口釀以烏頭纔沾舌舌破不可飲也

又嘗見鬻皮于市似猿猱而長尾尾色紅問之曰狨也去來林間如飛猿猱之族千百為羣出采山核狨至莫不俯首帖服不敢張目視狨歷視其肥腯者取小石或落葉識其首噉且飽狨

臥或它去猿猱散走其首有識者惴惴待牙吻無動其黠者乘間竊取首所識移之鄰巳得脫去而鄰代之矣

又能得人輙搔人猴若腋令笑人仆舌舐面血以為快人屏氣陽死乃棄去還視之再三人蘇欲起逃去追而扼之山民習其狀能脫于死

又寶雞縣與岐山接雷雨中有黑鱗蜿蜒攫民于庭民呼毋毋亟走抱持黑鱗尾掉毋墻外民腦入爪流血竟死南山有巨蟒噓氣成雲人入其中輙僵懸崖空中蜂國之家為木箱窾其裏榜而上之置空中蜂移國之以為利嘗有伐樹樹空中得蜜石許者深山大林多無人境故見聞與江南不類也

又登華山明星峰道者有石室老君棋正在其前三十二子鐵所鑄也子重五斤非老君不能措手

又太白山積雪盈望日射之閃閃照人經夏不消土人云祠在山巔六七月旱時詣祠前禱雨非挾纊不可往 以上見陳貞父寶雞錄

畢少董妙于鼎篆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耳余因思張有妙于小篆嘗言心字是一箇倒火字豈知心字畫一離卦三畫上一點上一畫也旁二點中二畫也下鈎下一畫也

歐陽集古錄云漢故北海相景君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眉壽者皆爲麋壽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余按麋羣多至千百京房易傳云廢正作淫者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博物志云麋千千爲羣麋壽者言多壽如千秋云也非通用眉字也

檮杌狀如虎長三尺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

人或食之獸鬬終不退却唯死而已甚哉史官之宜死于其職也又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此目之朱紫陽訓爲紀惡者又一義也

唐僧泓言張說墓不置雄黃以其氣燥草木枯而不潤葉夢得言勝國時有賈故于艮嶽內得雄黃爐甘石數萬餘斤雄黃辟蛇虺爐甘石雨後日炙濕氣鬱蒸淡藹瀰烟昳帶木末萋草蒼岑蔚即雄黃不能勝之如此巧思皆古人所無南轅北幕固其宜也

宋朝小說凡列祖位號皆提行檯寫相沿至今尚依原本抄刻甚無謂古竹簡之後皆易楮書之束而爲卷故曰一卷二卷自馮瀛王刻板卷變爲冊猶曰卷者甚無謂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制局書寫誤者側旁注半非令相仍以非字作卜者甚無謂此皆讀書稽古者當知也

余嘗謂世人但能筭九分其一分筭不及處此造化權也而變幻無窮之妙亦全藏此子中正如大衍四十有九其妙在虛其一天文三百六十五度其妙在四分度之一

吾衍云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未有攷言之者或作有墳前石人翁與仲之語好事者因續其事以嘲之西漢叢語載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即此人

也文翁字漢書不載而吾衍號博雅亦未及檢
証蓋墓前石羊名神羊石馬名駁馬身長二丈
三尺氣質端勇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歎曰人
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
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人以爲瑞翁仲死遂
鑄銅爲像置之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見之者
猶以爲生故古之墓間皆用之至于秦金人銘
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

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以爲
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
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鐫其膺又其後董
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苻堅取
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爲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
民以其勞苦患之乃排陌河中戴延之誤曰翁
仲所投故河流湧起則又誤傳之非也
歷查古人異相見于書史者如呂望芝眉唐叔
生而有手文曰虞遂以爲名吳夫差肉食而有
墨色仲子魯惠公夫人生有手文曰爲魯夫人
于將子眉廣三寸公孫呂面長三尺廣三尺張
良手紋如琴陳平手紋有兵符其妻蕭氏手有
帝金花印諸葛亮手長八尺形細而麗猶如松
栢皮膚枯槁文理潤澤石崇聲似鼓顧思遠頭
有肉角長寸許壽一百二十歲七子追死少子
六十矣杜皇后長猶無齒晉成納采之日一夕

盡生劉曜鬢髯百根長五尺身長九尺三寸苻
秦背有文隱起曰草付慕容銚版齒呂光左肘
有肉印劉元鬚三尺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
蕭道成鱗文遍體梁武舌文八字兩髆駢骨項
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梁簡文眉翠色梁武
妃丁貴嬪左臂有赤痣上有五釆而體多疣納
之其疣並失沈約左目重瞳腰有紫痣王敬則
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侯景左足上有赤瘤狀

如龜戰應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低及王僧辨至石頭瘤隱陷肉中又左足偏短不便弓馬韋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貴後醉墮馬鬢角小傷侯景之亂中流矢眇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仕陳位至司空釋曇如足白于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汙濁陳武章皇后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遇朞功之服則先折一爪張麗華髮長七尺後魏拓拔濬立髮委地每

臥則鬢垂至臍高澄賈子儒相之曰人有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目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楊大眼眼如車輪蘆曹身長九尺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嘗臥疾猶申足蹴二人黃巢足有黃巢二字唐高祖體生三乳馬周妻賣餅媼也袁天綱見之言法當貴周納之封夫人高力士胷有七黑子安祿山雙足黑痣有毫李光弼之毋有鬚數十長五寸誥封韓國夫人楊都女生而連眉果得仙王欽若項有附疣朱仲晦面有七黑秦檜眼有夜光呂文德足長尺餘有咫趙子昂尖頭小書生

琉球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爲之名曰米奇

日本有白樂天集亦有宋濂集

占城奇南出在一山酋長禁民不得采取犯者斷其手彼亦自貴重星槎勝覽作琪楠潘賜使

外國回其王餽之載在志則作奇藍此當是的

○榜葛剌國有衣黑白花彩縈帨佩珊瑚琥珀瓔珞繫臂硝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素素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步中入人家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没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

朝鮮酒岩有酒流出其下舟狀如亭上覆重茆

下布紋席棟梁欂桷皆用青炳燿四面皆蔽懸以素幕其國中亦有紅用荷花

于闐國徃返携一鐵鐺渉流踰河獨挈水而行鐺投水百沸矣故寶之

胡人以鵓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騞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徃徃會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榜葛剌國不飲酒恐亂性以薔薇露和香蜜水

飲之

堅昆國其人赤髮綠瞳李陵居其地生而黑瞳者必曰陵苗裔

撒馬兒罕古漢罽賓地人多巧藝善治宮室門楹皆雕文刻鏤牕牖綴以瑟瑟俗重拜天建壂祀之以青石爲柱雕鏤甚精經文皆書以泥金褁以羊皮按唐語林盧昂有瑟瑟枕憲宗估其值曰至寶無價

高麗箕子墓封樹而不墳石碑二尺陋甚譯者曰不敢易其故

拂林國鑄金銀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

于闐國有白玉河綠玉河烏玉河每秋取玉于河

哈烈國國有學舍中爲大室四面廊以居遊學之士名曰黙得兒

占城國人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

日本婚嫁不娶同姓拂林國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流養不容別村求食

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崐崘之陽諸夷中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書也

獅子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惟玻瓈則否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

楊雄酒賦曰鴟夷滑稽指子胥少伯也崔浩
漢紀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
若今之燧尊也
嚴滄浪云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
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此老以禪論詩瞠
門霄外不知臨濟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勦其門
庭影響之語抑勒詩法真可謂杜撰禪
山谷有酺池寺書堂詩云桃李無言一弄風黃

鸝唯見綠忽忽人言九事八爲律倘有江船我
欲東人言九事八爲律者王父偃上書言九事
其八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又桃花詩云湯沐
氷肌照春色海牛押陂壓字簾風不開真言紅塵
無路入猶傍蜂鬚蝶翅來按漢武故事曰上起
神屋以珠爲簾箔玳珀押之東坡詞云銀蒜押
簾此山谷改壓簾作押簾之意也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韓文公之故里也
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一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
按李翰爲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
昌黎又皇甫湜爲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
作愈父仲卿碑曰南陽人嗣後劉昫舊唐書列
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
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愈父碑而誤加鄧州
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
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

存焉則愈之爲修武人明矣
吾鄉自陶南村撰輟耕錄及說郛有此一種氣
習而嗣後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徐長谷何柘
湖張王屋朱察卿董紫岡繼之又與吳門文徵
仲王履吉交故皆能泛濫究討而莫廷韓又游
于四公間復得其外家常熟楊夢羲藏書尤多
朱大史文石廣畜宋版而抄本書亦不下諸君
捐館之後散落人間孫漢陽收得之至今借讀

皆朱氏收藏印記者

何宇新惠之博羅人毋死靡墓冢無三尺之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趙澤民爲山西廉使時畜一犬名桃花善獵有客至即呼名嗾之語家人先具酒果良久桃花必致一物如麞鹿雉兔之類無虚往陸機寄書黃耳劉貢父云陸氏有奴名黃耳觀此吾鄉黃耳犬冢不

妄也

楊用修以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成都碑目元費著器物譜蜀錦譜錢楮譜歲華麗記譜陸游及故元質牡册譜洪邁糖譜沈立海棠記皆載在蜀志可讀修郡乘者宜援以爲法

嚴州壽昌縣有朱買臣廟其地有朱池朱村乃樵李東塔寺後買臣墓在焉不知當時何以葬此余嘗一至墓頭其樹蔭可覩也按虹縣志云後魏地志載虹縣朱山會稽朱翁子之舊里本山廟即其別業有買臣墓在山之北麓河南志歸德府夏邑縣有朱買臣墓河南府有朱買臣廟又隋唐嘉話云東封之歲洛陽平鄉路北市東南陌得漢丞相朱買臣墓及考宦游僑寓皆不見買臣事不知其何自而得俎豆于梁也中都志云按漢書列傳買臣吳人爲會稽太守漢之會稽乃今蘇州嘉興縣故屬吳當以在嘉興

爲是然崇文總目載名賢姓字相同錄不兩朱買臣豈相傳之訛歟

近代尚質朝野之間皆用古折簡騃騃乎有先輩爲儀顧其相稱謂及諸儀式都未循體余考狀牒之原古惟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達姓名寓書于簡止爲問好官有公事上而下者曰符曰檄下而上者曰狀位相等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私自候請謝曰牒記

書啓唐世稍增始于刺謁有參候起因爲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事又周禮九拜辨一曰稽首手引頭至地稽留多時爲稽首臣拜君之拜也最重二曰頓首頭叩地即舉不停留爲頓首平敵拜也三曰空首頭至手不至地爲空首君荅臣之拜也三者正拜也四曰振拜戰栗變動之拜五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謂

三年服者七曰奇拜謂一拜荅臣下八曰褒拜謂再拜神與尸亦謂荅拜九曰肅拜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最輕

甲午四月有鹿渡浦大如牛無角浦口之民擊而斃之獻上海令許公許公割其肉分餉諸士大夫余按秘閣有李賛華畫于角鹿崇寧四年秘閣收畫以入使者殀其狀且求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董逌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今浦有鹿額帶斜𦯀一枝四條直上各丈人以爲角條支桃杖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㧞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千皆古之異鹿也遇之殆爲瑞又按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画問之言此仙鹿也且復不利陸不信强之獵者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則害之又殆

爲禍又按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又按西域傳云馬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又云兩角者爲辟邪一名扶拔又按永徽四年來州有異獸高丈餘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乃知獸有似鹿而非鹿種者甚多不知海上渡水者何物以俟博雅君子質之

偃曝談餘下卷終

偃曝談餘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繼儒撰取其平日與客談者抄撮成書無他考証所紀歴代年號一則遺漏尤多前有自跋云入冬喜負暄讀書故以偃曝名之云